

《马家军调查》- 创作札记

赵瑜

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上，有一处黄帝陵。炎黄二帝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这黄帝陵对于后来的我们自然意味深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务院即把此陵列为古墓葬第一号善加保护。1995年深秋，我到那里寻访始祖遗踪，想给笔头沾点儿仙气，见古朴的陕西人正在凝聚力量重修祖陵祖庙。有青石轩辕桥跨过印池碧水，五千块鹅卵石筑于大桥之上，象征我中华民族深值骄傲的五千年文明史。再看新建的功德坛，构思更加宏伟，其直径达到54米，上设天鼎、地鼎、人鼎，鼎高丈三，集中体现天人合一、法乎自然、圣地无双之势。斯时我正在写着关于中国田径马家军的故事。驻足黄陵，思接千载，瞻仰三鼎，茅塞顿开。当代马家军的辉煌就像昔日王师国旅的胜利，曾经令我们激动不已。天鼎、地鼎、人鼎，正可以借来用做书中的三个部分的标题。转而又想，强悍的马家军为啥后来经历了重创？谁重创了马家军？马家军为何又能重新崛起？秋风萧瑟，落叶飘零，黄土地上的千年古陵沉默无言。惟余黄河之水在晋陕峡谷中静静地流淌。

——创作札记

第一部·天鼎

第一章 马家军探营

只身赴东北，开始了五十天的探秘。不认识任何人，怎样进入风源核心？马家军当年是怎样叫响的？马俊仁亲自开车去买煤。曲云霞留在基地，是因为父母亲也在基地搞勤杂。张娟一身兼多职。这里的事情像公事，又像私事。作家在基地住下来。

是啊，是谁重创了马家军呢？

过了大年初一又过了初五，我就动了去东北的念头。遥想九三年中国田径马家军红火的时候，虽然也振奋欢欣，却到底没有引起我去深入研讨的热忱。那时我正在赶制电视纪实系列《内陆九三》，见到报上说马俊仁率领的一批东北女将，跑的很顽强，非常出色，打败了欧美国家的许多强手，震动了国际体坛；不久又在北京七届全运会上大破世界纪录，引得街谈巷议，全球瞩目。突出的两个尖子，一个叫王军霞，一个叫曲云霞，印象中都是农家姑娘，长相挺平实，跑开后凶狠异常。有权威说法是黄种人在田径项目特别是径赛上干不过欧美人，因为人种的品质差，毛驴难以跑过马。而今扭转乾坤了，改天换地了，扬眉吐气了。马俊仁在电视上做长篇报告时，我正看到了他的光辉形象，生的刀条长脸像条汉子，印象中挺能说，虽然使用一些词语较陈旧，比如学习王杰精神等等，但无碍大局，报告还是做得很成功的。我心里也很佩服这位土得掉渣儿的教练员。后来时常可见他在电视上为营养液做广告，总是扯着沙哑的嗓音说：“我们常喝中华鳖精！”各地观众多多少少有些非议，说这人怎么干这个？一阵儿红火过去，马家军的胜利堪称辉煌，而时下国人对于体坛上的胜利已经不再看得过重，胜利了人们不一定激动地上街游行，输了球人们轻易也不会再砸车闹事。体坛上的输赢都是整个社会生活当中合理的存在，就好像胡同里边突然出了人命案子，当时自会一惊一乍，闹腾一阵子，案子也破了，不是情场仇杀便是谋财害命，凶手自当偿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顺理成章就给毙了。人们便不再去理会他，又把注意力归到涨物价分房子评职称谈恋爱考学校的漩涡中，该重视的东西一样不敢忽略。

马家军调查1.txt434

忽一日，有《北京青年报》和《南方周末》等报刊先后披露“爆炸式新闻”——马家军队伍溃散，王军霞率众姐妹兵变大连！教头马俊仁又出车祸险些牺牲！昔日无敌天下的一哨人马突然内部崩溃全军覆没！报上的标题很醒目——《泪别马家军》、《马家军危难，马俊仁遇险》，文章一开头写道：“继刘东一年多以前离开马家军后，1994年12月11日，马家军的10名老队员，又有9人集体离开马家军大本营。她们是：王军霞、张林丽、张丽荣、刘丽、王媛、吕亿、吕欧、王小霞和马宁宁……老队员当中仅剩下一个曲云霞没有走，但在事变当晚也参加了同马俊仁的谈判。”

刚刚还在讨论学习马家军学什么如何学，转眼间这支劲旅又成了沉痛的教训，让人防不胜防。汉城奥运会时百米王约翰逊创造9⁷/₇₉崭新纪录，他如日中天，全人类正在欢呼，突然纪录作废金牌收回交给了刘易斯，从天上跌到深渊；天津大邱庄禹作敏也是从全国农民的楷模转眼问沦为阶下之囚。我在九四年底得知马家军溃败的消息，最早掠过脑际的人物竟是约翰逊和禹作敏，叹过眼云烟，人世沧桑。这些日子里世人争议马家军，说法千万种，就好比胡同里制造人命案子的那个凶犯分明在春节给毙了，咋的到了清明节那凶犯又打胡同口笑咪咪的回来啦？这一惊无论如何要比听说他前头杀人后来偿命那时的惊吓更深刻些。

我初五以后就说要上东北，又总觉得此时去采访尚且准备不足，脑子里平时对马家军的积累储备比较少，手头资料不多，一时间也收集不齐，便犹豫了一些日子。转而想到手头缺资料也有一份好处，就是少受他人影响，免得先入为主、主题先行，采访反而容易夹生走偏。究竟日后当如何看待这段震古烁今的体坛历史，写成一本什么样的书献给读者，最好还是让生活本身来解答，还是自己摸索到的第一手资料最可靠。我想索性先到东北去，下了水才能摸到鱼。而且听说马俊仁近来烦恼叠加很少见客，又听说他仍在住院疗伤，是否接待作家、能否配合采访还是未知，也许到东北采访不成，看看旧日朋友没啥事儿就又回来了呢。

1995年2月的最后一天，恰是农历正月的最后一天，我大早赶到太原刚启用的新机场，登上一架国产“运七”旧客机，向着渤海湾飞去。中途在寒冷的天津降落停站，旅客们下机呆了一个时辰，上机又飞，不久，我终于从窗口看到了久违的墨青色的大海。马俊仁在不在大连基地呢？抑或他仍在沈阳治疗？他会怎样对待我的采访？

我没有料到，从早春寒风凛冽的这一天起，我在辽东半岛的探秘生活竟一直持续到了万木葱花的初夏。大连、鞍山、沈阳、辽阳，我竟然一跑就是50多天。马家军的事情像一个硕大的泥潭，要么你躲得远点儿别沾边，要沾边便很难轻松地爬出来。

那天到达大连之后，已是掌灯时分。我随便找了一家相当简陋的小旅馆住下来——我们这种职业的人总是能上能下能高能低。我并不急于进入马家军的基地，我想先做一些外围的调查。

大连这个地方我以前来过两次，都是在海岸旅行。眼下是初春，街头的行人仍然穿着笨厚的冬装。斯大林广场上游人稀少，持枪的苏联红军战士塑像迎风而立，披肩上还残留着暮冬的雪。成群的鸽子在塑像脚下觅食，旁若无人，四周的空气里欧味十足。这情景使我再次想到真实的战争果真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人类在和平时只允许在体育赛场重现各个民族的呼啸与胜利。

大连体委门前的小饭店里居然也卖有羊杂碎汤，可惜味道平平，比之山西北部 and 内蒙地面的羊杂碎汤少了许多腥膻胡辣，这就不够地道。于是我每日的早餐就改用牛奶面包加黄油，自是晋陕蒙热游牧民族的伙夫所不可为。我有意识地想让海滨城市的氛围和特色把我感染同化，逐步忘掉山西浓郁的醋香和黄土地的滚滚风尘，以便更好地深入采访。我不想

太快地进入马俊仁的世界。

外围的先期体验在一个又一个大连体育工作者当中展开，他们都同马俊仁很熟识。据我的经验，凡外界视为神话般的人，在本地的人群中往往视为寻常。你了解一个人的来龙去脉，最好先去拥抱他生存的土地。你扎堆儿在形形色色的诸多知情人中，交叉了解情况，每个人都会从独特角度解说，渐渐地就可以抓住带有本质性的真东西。

我最早见了一下大连市体委主任盖增圣先生。盖先生毕竟是个官员，我们彼此间不熟悉，因而谈话相当规范。谈到马家军的话题，他很谨慎：老马是省体委的人，队伍也是省里的专业队，随便讲嘛会影响省市关系。我个人与老马打交道不多，但知道他的确是很能干的。听说他出了车祸，我们曾经派一位同志去看望过他，我本人也没见着。开始在瓦房店抢救，后来转到沈阳去治疗。这几天是不是回大连基地啦？搞不清楚。队员离开他，我们感到很突然。外面记者炒得很热，什么内幕啦揭秘啦，其实都不太了解情况。去年老马在开发区买房子办了基地安了家，我们市体委没有直接参予。不好说什么哟！要说王军霞、曲云霞、刘东这三个主力，倒都是从我们大连选走的。

对于盖主任的慎言我非常理解甚至有些赞许。现在马家军出了点儿事，新闻界的探子正在竭尽全力，如果地方体育官员说三道四破鼓乱槌墙倒众推，事情本身的真相反倒易被掩盖。倘若落井下石坏话连篇，就更不可取。中国人这方面的毛病很顽强，那样将极不利于我写作这本书，各种偏颇都会有损于生活的真实。

此后，我郑重走访了大连体校的校长谭兵先生，他人很正派。王军霞在这所学校受到培养整整三年。在体校我又同执教王军霞的基础教练、北京体校的毕业生王时忠交了朋友。我还去大连甘井子区王军霞的老家前盐村住了两日，王军霞的父亲王有馥极有性格。我直接任在他的家中。王军霞在68中上学时的体育教师名叫庞厚东，是她的启蒙教练，住在后关村，自然也有必要去走访一回。而后我转向金州区体校，曲云霞和刘东都出自一位名叫邱立斗的老教练之手。金州区其实就是金县，如今算大连市的一个区。谭兵、王时忠、王有馥、庞厚东、邱立斗都是多年来同田径运动或常同马俊仁打交道的人。他们无一例外皆善饮酒，豪饮微醉而不胡言，对马俊仁所知甚多，每每滔滔不绝。可贵的是他们都能公道评价，很少以偏概全，更没有信口雌黄。尽管我明显地感觉到以往马俊仁同他们相处不甚好，而且马俊仁这些日子正走麦城，社会上各种议论很不利于老马，但他们都能够反复强调四个字“实事求是”。在下几章里，我将把他们和他们所谈的令人震惊的情况逐步向读者报告。

匆忙之间，一个星期过去。我渐渐觉得差不多可以去开发区拜访马俊仁了。听说马俊仁轻易不想接待搞宣传摇笔杆儿的生人，我以哪种方案进入为佳？找个介绍人引见一下很重要。数日前马的队员同他“闹掰”时，所有的女弟子都卷起铺盖卷离马而去，唯独老队员、队长曲云霞原地未动，留下了。为什么仅仅留下曲云霞呢？当时我想是曲云霞对马俊仁的师生感情深厚些，有关报道也是这么说的，因此我考虑跟随曲的老教练邱立斗进入马的领地可能情况会好些？最差也不致于吃闭门羹吧。年过半百的邱立斗先生也很热情，他说这几天给曲云霞的父母办着些事情，已经有点眉目，正想同曲云霞通通气，陪我去一趟基地还是方便的。

早晨，大雾弥天。我和邱指导从金州体校出发，驱车向大连开发区缓缓而来。两地相距十几公里，因为有大雾，却走了半个多小时。前方能见度很低，朦胧中不辨南北东西，我感到一切尽属未知。

我觉得马俊仁肯定不是一个难以接近的人。长期的体育教练生涯足以把一个人锻炼得能讲

能做能同各种生人打交道。我至今还没有见过哪一位优秀的体育教练是很内向或很深奥的。果敢、决断、外露、善交际应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因为竞技体育本身原属于西方文化产物，同东方人心理相去甚远。人们常说，中国商人在同外国人谈判时往往态度不明令人费解，摸不清中国商人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最后倒把机遇也错过了。倘若换上一位体育教练去谈，情况定将大为改观，这位教练会认为这次谈判正是说服老外的良机，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一定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分析利弊，口若悬河，志在必得。这便是职业的差异，职业的背后是文化背景的基本形态——有鉴于此，我琢磨着，同老马打交道，应该没有什么大的意外。

大雾将散的时候，我和邱指导来到著名的马家军田径培训中心门前。这是一座中型的三层楼，涂料把楼体抹成了浅绿色，一眼望去倒像是一个水上运动或游泳项目的驻地。大楼坐北朝南，面向一条宽阔的公路，有汽车从早到晚轰鸣着高速驶过。楼前5米处是一圈新式的铁丝网，又漆成白色，把一座楼团团围住。楼前楼后无人无车，显出了几分沉寂，又像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别墅。

看来，这就是那个“马家军风暴”以及后来发生“兵变风波”的风源中心了。

邱指导打门，那门是钢管铁丝网结构。

二楼阳台上有人应了一声：邱老师来了！寻声望去是一眼熟的女子，着夹克便装，从阳台上露出半截身子对下边打招呼。片刻，她出楼来开门，邱指导介绍我是一位作家，写过关于中国体育的什么什么。然后又指着她对我自豪地说：这就是曲云霞！

曲云霞冲我短浅地一笑：马指导这阵儿不在，不过他上午会来的。

看见曲云霞我想起了《北京青年报》的报道，有个小标题是：《曲云霞喂饭，马俊仁泪流满面》，说的是马家军的队伍在兵变半个多月之后，偏又祸不单行，马俊仁翻车在沈大高速公路，身心俱创。报道称：“.....1994年12月29日夜间10点多钟，在沈大高速公路距沈阳296公里处，瓦房店市入口附近的肖炉大桥上，马俊仁和夫人赵素清在辽阳给父亲办完丧事后，马俊仁驾驶一辆海狮牌面包车离开鞍山，返回大连金州马家军田径训练基地。由于天冷，大桥表面结下了一层薄霜，路面很滑，车一下撞到一旁的护栏上，翻了个儿，马俊仁当场被弹出车外，夫妇二人头部、躯干多处受伤.....1995年元月1日晚记者到省人民医院探望马俊仁夫妇时正巧遇见曲云霞为马俊仁喂饭。当喂至马俊仁实在吃不下去时，曲云霞说了这样几句话，令所有在场的人甚为感动：马导，你一定要多吃一点，马家军现在正处在困难时期，你千万不能倒下，当我和几名队员得知你发生车祸的消息时，我们一个个都哭了。这口饭就是我代表我们姐妹几人喂你的，你一定要吃下！曲云霞这位跟随马俊仁已整整八年的老将哽咽着说。“马俊仁这位名扬世界的硬汉子，此时此刻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紧握曲云霞的双手，泪流满面地说：曲云霞，这几年，每当我有病，你都没少给我熬粥，这次你又代表队员专程从大连赶到沈阳为我熬粥喂饭，足见你一片真情。在我的队员里，你资格最老，贡献也最大，你代表队员喂我的这口饭，我说什么也得吃下！”紧接着，曲云霞又代表她的父亲和母亲喂了马俊仁两口饭。见此情景，赵素清及马俊仁的两个儿子、两个侄女也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赵素清一边接着眼泪一边对马俊仁说：老马，你累了这么多年，有这么好的学生，再累也值了

这报道给人一个印象，曲云霞之所以没有跟“叛军”离马而去，是由于她更看重同老师的深厚感情。我却在想，感情深厚肯定是个很重要的原因，在马俊仁车祸负伤后曲云霞的眼泪更是真挚无疑，但是别的队员同老马也是相处多年，你能说感情不深不厚么？事变发生前曲云霞同王军霞同居一室，姐妹们要出走她不会不知，却又没有报告，同马俊仁的谈判她也

同样参加了，而最终她却并没有同王军霞她们一块走出这座大楼。曲的滞留未走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吧？

曲云霞的父母现在仍然生活在基地。这时候，她招呼我们进了楼，邱指导去同她父母谈事，看样子还是挺急的。

我在马俊仁办公室的沙发上坐定。事变之夜的激烈争吵，师生的决裂，就发生在这间屋子里。那时办公桌的周围一定坐满了长大成人后肃穆冷峻的姑娘们。我凝视着墙上那唯一的装饰画，是以往的老队员李颖、厉建萍退役时赠送给马俊仁的，上书“恩师永难忘”五个红字。如今看来颇有些凄凉意味。我很随意地和曲云霞攀谈了一会儿，只是问及她的老伤，也没有触及什么敏感话题。我觉得彼此还很不熟，刚开始接触不宜深谈。曲云霞温和憨厚而腼腆，全然看不出世界冠军叱咤风云的模样。中国优秀运动员在场下大都是这个样子，来不了社会青年们那份儿油滑，见着生人就更收敛。何况眼下她正处在漩涡中心，出言尤为谨慎。

年过半百的邱立斗先生身体虽胖却健壮，面庞黑红而少皱纹，眼小如缝偏有亮色，嗓音嘶哑却不乏力度，实属几十年田径场风吹日晒的结果。在50年代他干过中长跑运动员，在辽宁也是一员骁将。这阵子他在隔壁与曲家两位老人议事已定，出来似要与我话别。我便问他还等不等老马见一见？他一摆手：我先走一步，以后咱们再联系。想说点什么，欲言又止。

他不再陪我等待，而我非常理解他，他自有他先走一步的道理。从十几天的外围采访中我已经感到，马俊仁的同行们虽然没有直接讲老马的不是，但是与马的关系都有点儿别别扭扭，至少不那么融洽正常。邱立斗先生在辽宁田径界年龄和资格都比马俊仁老得多，他带出过曲云霞，带出过刘东，算得上很不平凡了。风里来雨里去，烈日下严冬里，几十年如一日。我想，是不是马俊仁在成功以后，不经意间竟伤害过这些老黄牛一般勤奋的人呢？而这些人把一颗颗茁壮成长着的好苗子拱手交给马俊仁之后，他们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什么。那一群群坚强的男人们的内心亦有脆弱的一面。倘若马俊仁果真轻视乃至忘却了这批人，这批人就会记恨他无疑。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很深奥又很简单。人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邱立斗坐车而去。我独自坐在办公室默默地等待，马俊仁何时才来？

风源中心是格外平静的，现在的基地大楼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只是感到在马嘶人喊刺刀见红的肉搏战停息之后许久，阵地上依然弥漫着无边的哀痛。这时候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咋就叫了个“马家军”呢？而马家军究竟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要说马家军的战绩神奇辉煌撼动了世界体坛，决非虚妄过分之谈。早在1991年秋天这支队伍就开始显示出了整体上的实力。这一年，刘丽和曲云霞在第二届城运会上勇夺800米、1500米、5000米冠军，张林丽、古冬梅都进入了名次。当年，曲云霞还在第1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获得过1500米第3名，在第9届亚洲田径锦标赛上夺得800米、1500米两枚金牌。在全国公路越野锦标赛接力赛上，马俊仁率曲云霞、李颖、张林丽、刘丽、张丽荣、冯文惠、古东梅、常俊秀八员女将夺得冠军。王军霞那时候入队时间不长，没有参赛。姑娘们还参加了全国田径冠军赛，刘丽、刘冬包揽了800米冠亚军，1500米古冬梅打了亚军。更突出的是4×800米接力，刘丽、曲云霞、刘冬、陈玉梅合力打破了全国纪录获得冠军。这是马俊仁当教头以来他的队员第一次打破全国纪录。还是这一年，全国青年女子田径锦标赛，曲云霞、李颖夺取了1500米的冠亚军，张丽荣获3000米亚军，李颖获10000米亚军。你看，九一年就很不错了，马俊仁的队员在国内国际夺得的金、银、铜牌已经超过一打。曲云霞和马俊仁已经进入国家体委评选的当年田径十佳之列，受到表彰。

进入1992年，情况更好些。一开春，马家军参加北京中日友好长城杯公路接力赛，在中日39支队伍角逐中脱颖而出夺得冠军；马宁宁等鞍山体校队员代表国家中学生队，参加了世界中学越野赛，获团体第一名，个人第一、第四名。5月份全国青年女子田径锦标赛，800米刘东披金吕亿挂银；1500米刘东、李颖又获冠亚军，3000米李颖、张丽荣、张林丽包揽金、银、铜；10000米张丽荣、冯文惠打了第二第三。几天以后曲云霞又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上夺得1500米和3000米冠军、刘丽获1500米亚军。9月份，马家军出征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由吕亿、刘东、张林丽、王军霞四人分兵出击800米、1500米、3000米、10000米，四条金鱼无一漏网，王军霞崭露头角。此外陈玉梅、李颖、张丽荣还获得800米第2名、1500米和3000米的第3名。这次马俊仁率7名队员获4金1银2铜的优异战绩。此后，她们掉头如风般刮回老家参加全国田径冠军赛，王军霞又夺走3000米、10000米两块金牌，刘东、厉建平、王媛、吕亿再次登上4×800米接力冠军领奖台。就在这一年，曲云霞和刘丽在巴塞罗那25届奥运会上，开创性地夺得1500米第3名和第5名并双双打破亚洲纪录，标志着中国女子中长跑开始跨入世界先进水平。马家军1992年的特色是不再满足于在国内大赛中继续保持优势，而把马头更多地转向世界田坛，最终迎来了1993年的全面胜利。

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有关这支劲旅的报道不能不多起来，究竟把这支队伍称为什么名堂才好呢？令人挠头。读者会问：最早将这支队伍称为“马家军”的人又是谁？按照中国的人事体制说，马俊仁本是辽宁省体委下属辽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的一名教学干部。这所学院相当于各省的体工大队，在这里生活着从球类到田径游泳诸多项目的省级专业运动员。平时主要是专项训练，每年参加各级赛事，间或参加校内的文化课学习。之所以不叫做体工队而称为学院，原因在于中国运动员退役后普遍面临着出路难题，分配时候如能获得一张中专或大专的文凭，也就可以一定程度地解决运动员家庭对子女干体育的忧虑问题。不这样给予优惠和便利，谁还会把自家的孩子送来干体育呢？这是中国体育界长期面临的一个严峻的危机，过去我曾在两部反映中国体育问题的作品《强国梦》及《兵败汉城》中做过许多剖析，这里放下不议。而马俊仁所在的具体部门，在学院里仍称为田径队。当时的队长叫孙玉森。田径队应该是一个正科级或副处级的部门。马俊仁在田径队里执教一个十几号人的女子中长跑小组，内部人习惯上称为马俊仁组或称马导组，马导就是马指导的简称。对外也没有什么太正式的称号。如果一定要规范化地报道出来，这个队应该叫做“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田径队女子中长跑小组”，多达二十多字。记者和群众都觉得叫着别扭。九二年以后，这支队伍显见得就要呈现出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局面，各类报道必须快捷便当，名称问题便日觉严重，选一个恰当的名字已是迫在眉睫。

在全国大范围内最早也是最多地报道这支队伍的记者名叫邓学政，效力于《中国体育报》。邓学政在报社运动部当记者。这个部的工作是专门报道国、省两级专业运动队的训练和比赛情况。部里把三四十个运动项目都分在人头上，有的专报排球，有的专报举重，不一而足。田径当时在国际国内都是个弱项，影响不算大，分管的记者也不多，仅一两名而已。邓学政大学毕业来到报社后就被分到了这一摊儿上，人称小邓。这个小邓颇有一股子四川人的顽执劲头，干工作挺卖力气。辽宁马俊仁的小组形势发展较快，自然也就是邓学政关注较多的一项新闻宝地，时不时地要去沈阳或到高原训练基地深入调研一番，同马俊仁、孙玉森以及队员们渐渐地熟识起来。九二年以前小邓在稿子里对马俊仁小组使用什么样的名称，我没有核查，反正他一定会觉得很别扭也很不响亮。

到了九三年一开春，第七届全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女子马拉松大赛先在天津举行，其余项目均在秋季才要正式拉开战幕。谁也没有料到，马俊仁的队员在天津先声夺人，一举夺得女子马拉松比赛的全胜，在前六名当中除第五名以外，全部都是马俊仁的队员。王军霞披金、曲云霞挂银，张林丽夺铜，张丽荣得老四，吕欧打第六。领奖台上哗啦啦都成了马俊仁的女弟子。记者邓学政自然也很兴奋，深感一支队伍没有一个响亮的名称真是憾事，就

像一位憋了多日的好歌手要唱一首成名好歌而麦克风太不 争气那样。

一瞬间的灵感，“马家军”这个颇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名字从邓学政的笔下诞生了。就是打从这次赛事的报道之后，马家军的威名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体坛传播到社会，从中国传播到世界。由于这次比赛是在天津举办，天津的媒体报道亦多，乱纷纷当中可能也亮出过这个名词，所以到后来就派生了天津报界率先使用马家军一词之说。经过笔者调研查证，似仍以邓学政首开纪录较为地道，比较符合事物自身的逻辑。

也就是在马家军天津大捷的1993年，整个国内外田径界女子中长跑运动唯马首是瞻，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一次震惊接一次震惊，夺冠军如同探囊取物，破纪录皆在预言之中，以至于在我今天向读者报告的时候都觉得十分繁琐累赘。然而为了留给人类体育史又不得不写，特从简综述如下：

1993年，马俊仁麾下王军霞、曲云霞、张林丽、刘丽、刘东、张丽荣、吕欧、吕亿、王媛、马宁宁一千女将，在800米、1500米、3000米、10000米直至马拉松几乎所有的女子中长跑项目的正式比赛中——2人5次打破3项全国青年纪录；6人同创马拉松全国最好成绩加上王军霞创亚洲最好成绩；9人23次创4项全国纪录；5人16次创造6项亚洲纪录；王媛2次改写1500米世界青年纪录；特别是有5人13次刷新3项世界纪录，备受瞩目。从全国纪录到亚洲纪录直至世界纪录，马家军在短短的一年当中竟改写了66次之多！足够搞体育文字档案的人紧忙活一阵子。而且她们所改写的这些纪录尤其是世界纪录，业已突破了一些国际专家对2000年及下世纪初世界纪录的预测。1993年9月8日，王军霞在北京将沉寂了7年之久的10000米纪录猛然缩短了41秒99，致使场下许多人纷纷怀疑自己手中的秒表出了毛病。不等人们清醒过来，曲云霞、王军霞再创惊世之举，双双打破保持了13年时光的1500米世界纪录；还有一项3000米世界纪录也保持了长达9年，竟被马家军的王军霞等5人在预赛中同时打破，到决赛时，五女将再次同破刚刚创立的世界纪录。此前8月份，这群东方魔女在德国斯图加特世界田径锦标赛上大包大揽，将10000米和1500米桂冠、3000米金、银、铜牌悉数轻取归国。人们将永远记住三面五星红旗同时飘扬在国际赛场的壮丽情景；王军霞、曲云霞、刘东各得一台高级奔驰轿车的奖励。中国人在世界锦标赛上把奔驰车开走实在是出乎德国东道主的预料，舆论哗然。10月份，马家军又出现在西班牙第五届世界杯马拉松赛场，把从第一名到第四名的全部奖牌掠走！三面五星红旗又一次同时升起，《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云霄。

美联社称：“这在田径史上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功迹！”

法新社称：“作为新一代王朝的出现，使整个世界感到震惊！”

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在云南训练基地跟踪采访了马俊仁之后写道：“马俊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赢得了惊人的成功，这也许是体育史上最了不起的一场革命。”“教练马俊仁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

日本朝野的反响更为强烈，不惜耗费重金派电视专题小组赴中国探究马家军奥秘。

五星红旗在国际田径大赛中屡屡飞扬，往昔的种种迷信骤然被打破击碎，新的神话又被营造出来。中国老百姓打心眼里高兴啊！群众看体育比赛还有个特点，就是不管成绩好坏，爱看名次高低。七届全运会的电视收视率很高，真正让全国观众开眼的是：800米比赛的前五名全是马家军队员、1500米前八名当中马家军队员占了七名、3000米又是前五名马家军承包、10000米前五名当中马家军又占四名、马拉松前六名马家军占了五名，你不信服行吗？何况800米和马拉松的成绩开创了全国新纪录，其余三项则开创了世界新纪录，不仅名次高而且成绩好，你还有啥说的？分明是天下无敌了。

次年，马家军主将王军霞荣获世界体坛最高殊荣：欧文斯杯国际大奖。同时这奖 也是对中国马家军进一步的肯定。

马家军在国际国内的地位由此而奠定。

生活是非常具体的，一个人不论名气多响功绩多大，他也是非常具体的。在基地的这个上午，大名鼎鼎的马俊仁将要完成的工作内容是：驾驶一辆小型工具车去煤站 给基地买煤。我问他：不可以和煤站订个合同，让他们定期送煤吗？马说，可以是可以，但是要多花钱，我还想多挑点儿炭块儿呢。我又问：基地做饭用煤吗？马说，做饭用两只大容积的煤气罐，煤是用来烧洗澡水的。我又问：你这是伤好出院了？他说：出院手续还没办，现在仍算住着院。可是我在沈阳医院里呆不住，伤口长住点儿就跑回来了。曲云霞带着几个小队员恢复了训练，现在已经两天没洗澡。我不回来，好多事她们哪能办得了。

这么大一个基地，没有工作人员吗？买煤挑炭块儿也要老马亲自去干？

马俊仁出生于1944年10月28日，今年51岁了，比我大十来岁。但是看上去他 不像五十多岁的人，比实际年龄小六、七岁的样子。穿深兰色休闲西装西裤，外披一件黑貂皮领的真皮猎装，脚上是古铜色的高档鳄鱼皮鞋。一顶黑呢礼帽压得很低，挡住了眉宇间那道新落上的疤痕。这一身打扮成龙配套，看不出一丁点儿山林的土气。礼帽加上一黄一白两枚粗大的金戒指使得他更像一个商界老板，似乎与体育不太搭界。而以往在电视或宣传图片上见他，都是穿着运动服，手里握着秒表，扬着脖子在喊什么。

前头说过马俊仁肯定不难接触。曲云霞介绍我时只说了一句：和邱老师一起来的。我也只是简单地自我介绍了一下，姓甚名谁，职业写作，想来马家军搞点儿调研，恐怕还须在这里住几天，给你们添麻烦了。长期以来我习惯于这种直率的方式，并不需要什么头衔什么人物的介绍。有些作家同行在初见时希望生人对自己包括自己的作品有所了解，以便于打交道开展工作，有些作家则愿意以新交朋友为开端，我则认为对方不了解咱才更好，相处起来会更真切更单纯些，慢慢再了解不迟。咱们是写作者又不是官员，是来深入生活又不是来猎奇。即便吃了闭门羹受了冷落，也没关系。“生活是个什么样，就应该按照啥样子接受下来。

马俊仁只是问了一句，老邱先走啦？就当下表示欢迎，说过去跟作家打交道少，咱这里条件差，吃住凑合点儿吧。有些写家也真怪了，他说，压根儿没跟我打过什么交道，话都没说过几句，嗨，我都不知道昨回事儿，一转眼就把马家军整成了那么老厚的书，我也没看，不知道里边写了点啥。我说，马家军做出了成绩，大家积极宣传也都是好意。老马说，那总得和我真的打过交道，搞点调查研究吧，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对不？咱们过去不熟，我叫你啥，叫老赵吧，我赞同你这种认真研究的工作态度，欢迎。现在报上乱哄哄说啥的都有，有的小报把我整得一塌糊涂，一钱不值。你都看见了吧？唉，过去把我吹到天上，我啥都好，好得天天开鲜花，也是他们写的；现在出了点事儿，说坏也是他们，把我踩到地底下，鲜花成了狗屎堆，正说反说都是他们，胡抡呐！我长一万张嘴也说不清，听说现在上边又不让叫马家军这个名字了，说是封建，是旧社会的东西，我就不明白，马家军是我叫出来的啊？过去说好汉汉的时候不是也叫马家军吗？反正我打了世界冠军算是有了罪了，成天闲着没事干的人倒活得比咱强。我整不清楚这些人都是咋想的，就说这茶缸子，让它变，就变成尿盆子了，我仔细看了看，噢，还是这个茶缸子！我读书少，世上有好多道理我讲不明白，整得我后脑瓜子生疼。

老马说话很随意，按照自己的个性照直往外抛就是了，毫不设防，一上来就滔滔不绝。他

东北口音极浓，语言生动，很民间化，语速快，信息量大，随时随地可以抓住实物例子，感染力是很强的。

据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助理人员和运动员们讲，马俊仁的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讲话上。为了让你接受他的一个观点，他可以口若悬河，一口气说上两三个小时而很少重复，直到把你听得疲倦不堪，表示同意他的观点确有道理为止。如果是给运动员开会，这些女孩子都不大乐意坐在他的对面，因为他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唾沫星子足以喷射一米多远，但见老马两个嘴角已是白沫横生，也不擦擦。听的人早已口干舌燥而他竟一口水也不需要喝。他没有时时端起杯子喝水的习惯。到后来，听者已是迷迷糊糊半睡半醒，老马仍旧喋喋不休激动不已。老马在训话时常常见到什么说什么，看见谁就说谁，一个长会开下来，一屋子的人优点缺点大部分都要数落个遍。久而久之，训话也不是太起作用，用队员的话讲就是“麻木了”——这个现象是怎样造成的呢？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老马强调队伍的封闭性，队员们除了训练要在一起，吃饭、行动也要在一起，实在没事干也不准擅自外出。平日里训练完了吃完饭了，也必须聚集在老马的小屋子里，床沿边、角落里、小板凳上，横七竖八人挤人。听他讲话，谁也不用去想世上还有别的杂事，人间还有别的话法，队员之间也不要想三人一群五人一伙闹小堆儿——天天如此，直到睡觉时各钻各的被窝。次日如昨，一切照旧，老马的说话能力当然也日渐提高。而谈话的内容却不甚广泛更不具备什么时髦观念，绝大部分话题都是围绕老马自己所走过的贫困而又艰难的道路展开。从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到最早一批小队员的教学到当前的训练，无形中对历次比赛的成与败亦会做出许多深入细致的总结。如此投入如此痴迷的作法，一般的教练员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其效果也是利弊互见。从短期讲，有极大好处，中长跑运动通过老马无数次的重复业已完全渗透在每一个队员的生命中，中长跑运动成了每一个人生活的全部，占据了她们全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甚至到梦中还在跑啊跑啊，向着人类的极限冲击；精神生活的苦闷也变成了在训练中释放能量的源头，短期内成绩猛增。从长期看，运动员精神生活极度贫乏，有不少报道说老马推行“禁欲主义”，不准看书，不准听音乐，不准谈恋爱，不准上街，不准同外人交往，不准同社会有任何沟通，实在不符合人性的自然需求，是对一个健全人的强大挤压和无情局限，最终定会矛盾激化，引发造反。造反决不仅仅是物质困难使然，更是精神世界长期被挤压后的总爆发。所痛心者还是那句老调子：竞技体育的胜利，是以剥夺了人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的，运动员变成了最不允许健康发展的一群。“老曲啊，”马俊仁高叫一声，老曲头应声而至，“老赵来咱这儿帮助工作，搞调查研究，你给他开间房，用上新被褥，开饭时候招呼他一声，有啥吃啥，反正就这条件，凑合凑合吧！”

高大的曲老头已经老了，多少有些弯腰，他简略地答应着，回屋取出一大串铜钥匙，在一片哗哗作响声中，向楼道西头而去。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出，老曲头的内心是苦涩的，女儿曲云霞同样闷闷不乐。

我住了下来。老马当晚即与外界通电话，侧面了解关于我的情况。他做出了欢迎来客的姿态，却不会轻易交给谁真心，尤其是不速之客。一个人内心的开放是最难的啊。

现在马俊仁开车去拉煤。我提出和他一道去，他说不用了，张娟和我一块去就行。

张娟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女性，圆脸，微胖，现在基地为老马掌管财会钱物，同时还兼基地办公室主任。她同老马先是师生关系，跟老马在鞍山时练过中长跑，后来老马介绍她嫁给了老马的外甥，就成了亲属关系。老马的外甥原先是鞍钢的一名炉前工，这几年，老马把他安排在沈阳自己的商业集团，协助“马家军一号”营养液的经销，张娟则跟到大连基地来，协助老马管理基地的内务。

基地的事情既像公事，又像私事，既像一个运动队，又像一个大家子。而建立这个基地其

中还有国务院总理李鹏给予奖励批拨的一百万块钱，因而在外界又很有名。既如此，张娟的地位就更加显要。

正常情况下，每日里老马开车拉张娟一道来基地。从哪里来呢？就是从四公里以外的海边别墅来。那是一套西班牙建筑风格的新别墅，造价400万元左右，由浙江圣达集团即生产“中华鳖精”的那家公司提供给老马居住，产权也已经归于老马。目前这套别墅里住着老马全家，包括老马的媳妇赵素清和两个未婚的儿子。张娟领着自己7岁的小女孩也同住在这套别墅的顶层里。小女孩在开发区上小学一年级，老马有空就开车去接送一下。基地到别墅的道路还没有正式修好，坑坑洼洼的颇难走，也不通班车，所以张娟总是坐老马的车，和老马同来同去。张娟的办公桌与老马打对面，客人同老马谈话，张娟一般就默默地听。因此基地的大事小事内事外事，张娟全部了然于心。客人走后，有时她也发表意见，帮老马拿拿主意，还起着参谋的作用，是基地最主要的工作人员，身兼多职。既是财会，又是出纳，又搞伙食管理，又是办公室内勤；基地没有专职医师，买药的事情也由张娟来管。

在基地给大伙做饭的厨师叫王伟，是个年轻人，他从沈阳学院田径队那边来。过去一直给田径队的冠军灶掌勺做饭。七运会期间曾作为编外人员服务于马家军，每日熬汤不止。没有正规铺位，就在楼道里搭个铺凑合睡，其忠心可鉴。队伍迁居大连之后，王伟当时留在沈阳没有跟过来。直到马家军出事后不久，原先一位叫孙有巍的炊事员也上沈阳走了，老马要恢复训练，王伟就很热情地从沈阳来大连继任。王伟是运动学院的子弟，眼下也成了家，有小孩。来大连后，就和媳妇两地分居。显然他最近也感到这里闷得慌，我来了他很高兴，直个劲儿管我叫“赵哥”，是个热心肠的好兄弟。

我去的时候，即1995年二、三月间，基地的全部工作人员一共就这四位：曲大叔、曲大婶、张娟、王伟。没了。人少得很出乎我的意料。开饭时加上曲云霞和六七个运动员，也就是一桌而已。老马和张娟还常回家吃饭，偶有客人来才陪一陪。

我很快就同这四个人熟识起来。

我隐隐觉得这个基地像个无援的孤岛，风雨飘摇。而且一点也不热闹。你说它同广大体育爱好者以及老百姓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其内在的关系还是很多的。其中有一点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跑、跳、投是体育运动的基础，尤以跑为第一要素。马家军的胜利之所以同普通百姓的联系那么深切，正因为一看谁跑得快——这几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个基本命题。不论男女老少，不论高低胖瘦，不论职业千万种，跑和人生同在。每个健全的人都或多或少曾经有过跑步的历史，但你不一定打过乒乓球或者排球。在所有运动项目中，跑的参加者应该说是最多最多的。跑步大赛虽然也有技巧战术，但相比其它运动项目而言，跑的竞赛是最单纯的，是功能型的，甚至比竞走还要单纯。在民间，跑步的前提条件又是那样地充分，几乎什么都可以不要，有活泼泼的生命就可以跑起来、比起来。手里用不着拿任何器械，不用网，不用台，不用球门，不要专门场地，凡是人可以生存的地方，你在道路上跑起来就是了。小孩子穿着开裆裤就会赛跑。在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跑步从来就被列为第一项，在今天仍然是第一项。赛跑是人类最认可最相通的一种比赛。最早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人刘长春就是去赛跑，而我们从来就跑不过外国人。如今，灰色的历史终于结束，于是，在中国人心中，东北马俊仁的意义非同凡响，是他把中华民族女子中长跑的成绩提高到全世界全人类的颠峰，把梦幻变成了现实，把现实又塑造成神话。

有评论认为，马家军的崛起，可以同中国乒乓球队的连年胜利和中国女排在国际上的五连冠并称为中国体坛的三座高峰或曰三大奇迹，其影响都远远超过了体育本身而渗透在全社会的各个阶层。倘作深入剖析，东北马家军的胜利似乎更神奇一些，因为她们连驻京国家队都不是。长期以来中国最高专业运动队的方阵中居然没有正式设立女子中长跑这个项

目；直到今天也没有，只有大赛前的短期集训队。往昔在鼎力推行“奥运战略”的中国体坛，有计划经济体制作强大后盾，什么项目都不缺，女子中长跑应该说比别的项目花销还要小得多，却偏偏没有专业队而只有集训队，足见决策者对这个项目的前途太缺乏信心了。而马俊仁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给人们的印象土里土气，又带着一群农村出身的小姑娘，居然跑到这么高的份儿上，打败了无数强大对手，就凭这一点，也让人钦佩叹服。由不得让人产生相当程度的神秘感。关于马俊仁的种种传说也随之而来。

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胜利面前，海内外亿万善良的中国人人心花怒放，马俊仁使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得到了巨大的满足。在没有外族侵略，没有炮火硝烟的和平年代里，许多人果真已经从心底深处把马俊仁誉为一名当代的民族英雄了。

第二章 县团级的穷日子

基地是国有还是私有？马俊仁的官阶算多大？编制批下来，财政要独立。马俊仁闯市场一向精明，倒花倒狗倒猴没少赚钱。最早赞助马家军的个体户出血一万块，大吉大利开门红，老马却伤了人家的心。李鹏也给了一百万。

基地大楼里四处空荡荡。马俊仁告诉我大楼总面积有将近三千多平方米。现在除了少数房间住了八、九名运动员以外，其余上下三层还没有用起来，而马家军的基地似乎本应是很热闹有很多人才是。看来失败与寂寞永远孪生在一起。

晚饭仍在一楼大厅进行，曲云霞和运动员们在一桌吃。我和马俊仁等人另设了一桌。他劝我尝尝“千山陈酿”。这是他辽阳老家生产的一种白酒，也是老家酒厂赠送的。马俊仁患有胰腺炎，所以轻易不喝酒，据他说年轻时也是海量，八两一斤醉不倒他。千山陈酿的特点是入口绵而后劲不大，我喝着就起个佐餐作用。

席间谈话的重点依然集中在这个基地的建设上。许多朋友常问我，马俊仁的基地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个人的还是国有的？

这是一个很难作简短回答的问题。马俊仁只向我解释了一半，或者说我只是听明白了一半，另一半我又向多人请教，才算明白，现在一锅儿端给读者，综述如下：

马俊仁的队伍是辽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即专业运动队内部的一个组，多年来依赖于中国体育体制也就是“举国体制”生存发展，毫无例外是计划经济的一部分。从九三年春天开始，马家军在外面有了名气，眼见得红红火火，时来运转，经济上的收入也急剧增多起来，而且势必越来越多。鸟枪换炮以后的马家军已经显得不那么需要计划经济的哺育滋养了，反倒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机构比如其它兄弟运动队有可能沾马家军的光，花马家军的钱，用马家军的牌子。各路赞助费打进来的帐户常常是省体委，或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学院下来才是田径队，而田径队里边真正的马家军才一个小组，花这点钱多别扭啊！在这种情况下，包括马俊仁在内的许多人越来越急切地感到独立自主才是人间正道。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不就是一庄一户自给自足吗？多少年来各地各部门都渴盼着自家单位是个“小而全”，万事不求人。从马家军成功那天起，媒体舆论一直报道着马俊仁有自办基地的想法，为人所共知；另一方面，马俊仁原本是没有行政级别的，在九三年高峰时期也不过是争得了一个田径队总教练的头衔，而田径队队长孙玉森也不过是个副处（学院内各运动项目的领队少数为副处其余多数为科级）。可马家军名气如此之大，外事活动这样多，级别却没有相应跟

上，这在中国就说过不去。昔日优秀运动队成功以后都有像模像样的级别待遇，已成惯例，发展市场经济以前，奖金相应很少，尤其如此。官本位思想在各行各业依旧根深叶茂。于是，小而全万事不求人、有钱自个儿花的思想和官本位提高级别的思想合二为一，在马俊仁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当中形成共识——马俊仁本人首当其冲乐此不疲，身边人士推波助澜加速运作，独立自主建基地的梦想和规划频频见诸报端。给国人印象最深的是老马谈人生抱负的豪言壮语：我这辈子有三大心愿，夺世界冠军、破世界纪录、建中长跑训练基地。前两个目标实现了，后一个目标虽然很难，但也要实现！至今人们一想起他的这些话，都佩服得不得了。老马果非平庸之辈。不少报刊毫不掩饰地把 他誉为当代体育界的伟人。

正在这个时候，即1993年10月，从电讯里、报纸上又传来国务院总理李鹏要拨专款100万支持马俊仁的确切消息，国人无不为之振。10月11日，国家财政部正式拟就(93)财文字第631号红头文件，向辽宁省财政厅和省体委发出〈关于补助辽宁省女子中长跑队学习和培训经费的通知〉：辽宁省财政厅：

根据国务院决定，为表彰你省体委女子中长跑运动队自强不息、努力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和在第七届全运会上取得的优异成绩，一次性补助你省一九九三年体育事业费100万元，嘉奖辽宁省女子中长跑队，专款用于改善该队学习和开展科学训练的条件。请专款专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印)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一日

抄送：国务院办公厅、辽宁省体委

文件干净利索，坚决准确。我不知道，国务院总理指令国家财政部专为一个省级运动小组拨专款的事在建国以来是不是唯一的一次？大概不会再有第二家了，确实令人振奋。还有一种说法称，这100万人民币虽然是从财政部拨下来的，实际上动用的是国家总理基金，这就更加令人肃然起敬。当时的省体委主任闫福君先生接到文件后即批示：“这是国务院对辽宁马家军的最大关怀，这笔资金我们一定用好，要留在体委准备将来建立马家军培训中心时使用。”

文件说是把钱“专项用于改善该队学习和开展科学训练的条件”，倒是并不一定特指建立中心或基地，但是又并不相互冲突矛盾，反正是用于马家军的，也就无须计较。到了这个时候，只有疯傻之人才会跳出来反对建立马俊仁的基地，倒是有无数的人想沾这点光。

当下，辽宁省体委一千人马紧锣密鼓认真研究建立基地的实施方案，当月即拿出了给省计委等主管部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又经过反复认真的修订，终于次月成型。按当时报告的设想，谁也没有想过或提过要把中心建在沈阳以外，完全是按照沈阳运动学院大院儿内部设计的。最初的投资预算是1500万，可盖两栋七层大楼。报告向省政府申请投资1000万人民币，余500万体委自筹：内含国务院的100万，省体育第三产业开发总公司拿100万，社会集资100万。中心按每年培训400人、常任280人计，需建筑教学、训练、科研、测试、康复、外事、按摩及生活用房13000平方米。水、暖、电和室外训练场则利用院内现有设施，无需增加建设面积，同时也无需征地和搬迁费用。可节省资金约300万元。预计将在1995年10月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大楼的具体地点也就在田径队附近的大场地边儿上，还可以随时借助专业队的科学训练经验，用于培训工作，提高培训质量。

整个报告合理周密，马俊仁当时是很满意的，花钱也不算太多。在同一个月里，省体委相

继成立了十几个筹建培训中心的工作小组，分头就集资、招聘教练、起草和修改各种报告开始奔走忙碌。只是总资金预算不断升级，从原初的1500万很快升到2000万，2600万，到后来干脆称没有3000万到4000万就拿不下来，资金缺口越扯越大。

这时候的马俊仁十分繁忙，不仅在北京杭州等地作专题座谈报告，还要边训练边筹建中心。事实上他的杂务事越多，队伍的训练越不那么正常。为筹集盖楼资金，报界也披露说马俊仁为基地建设着急上火，在杭州表示如筹不够钱就干脆拍卖世界锦标赛和七运会破世界纪录的金牌凑数。没想到这个消息披露以后，一石激起千层浪，海外华人们倒真的着急上火起来，如泰国华侨包括中国驻泰国清迈总领事刘明辉等纷纷给国内报刊致函，希望珍重马家军的荣誉，切不可轻易拍卖金牌。他们在来函中说，“这些金牌不仅是运动员们的荣誉，更是中国体育界几代人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结果，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可以激励全国和全球华人奋发向上，值得我们永久记忆和纪念，其价值绝非用金钱可以衡量，而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应由运动员或体育博物馆收藏，切不可流入社会。”呼吁一番，赤心可鉴，遂捐助美金1200元，以示郑重。

很遗憾，这1200美金在马俊仁那里是不是显得太少了点儿？

在以上诸多因素促动下，建立马家军基地已经刻不容缓。1993年11月23日，辽宁省政府高级行政长官赶赴学院田径队马家军驻地，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狠抓落实，有力地促进了诸多问题的解决。

现在的问题是以马俊仁为核心的这个基地到底叫什么名称最好？在体委研究会上，有人提出叫“中国田径培训中心”是否可行？有人认为不大合适：虽然报上已有人这么叫，但咱们毕竟是辽宁省的一个中心，咋好叫“中国”呢？基地好还是中心好？这个争议不大，中心要比基地好，因为中心就是轴心的意思。那么中心前头挂不挂马家军呢？有人谈到马家军这个词好像是个代号，似不用此名为好，可否以辽宁订头？如辽宁田径培训中心？而更多的人则谈到，以辽宁打头牌不够响亮，人家外国人哪知道辽宁啊？而一提马家军，外国人就都知道，国际国内都影响大，许多事情可以迎刃而解，还是以马家军打头牌为好。一来二去，最后一致同意就叫“马家军田径培训中心”，简洁，有力，好使。人员编制怎么办呢？这在中国行政大系统当中是最难办的一件事。没有编制，就什么都没有，经费是按编制发的，工资表是按编制造的，级别待遇也是按编制指数套的。而现在编制的扩大单列绝不可能。要想快点办事，只能另想比较现实的办法。噢，有了，有办法了！干脆将现有的省田径队一锅端，把田径队的建制从运动学院抹掉，转移到培训中心来，而整个辽宁省的干部编制并不多增加，就不难办了！而中心成立后，规格自然提高，再把田径队的人重新安排一下位置职务，大伙儿都升一格半格的，何乐不为？好了，一经议定，雷厉风行。咱东北老爷们儿办事，别婆婆妈妈拖泥带水的，一拖又不知道拖到哪年了，让全国人民笑话。

不等出了九三年，辽宁省体委以辽体人字(1993)第174号文件形式，向省计委、省人事厅、省编委、省财政厅等省政府主管部门正式发出《关于设立马家军田径培训中心的报告》。而以上机关办事情，本来一向公文旅行文牍主义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这回则不然，马家军的事要开绿灯。赶在1994年春节前，即腊月二十八，就有正式批文下来了。为历史存照，现将省编委批文照录如下，文件头仍是标准的大红字：辽宁省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文件号是辽编发(1994)第5号，标题是《关于设立马家军田径培训中心的批复》，敬请读者一阅：

省体育运动委员会：

你委辽体人字(1993)第174号文收悉。经研究，同意撤消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田径队，设立马家军田径培训中心，为你委领导的县处级事业单位。人员编制，从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

划拨田径队运动员及教练员编制168名，从省体育学校划拨人员编制 25名，总计193名。

马家军田径培训中心设正、副主任3职，正副书记2职。内部机构设办公室、训练科、运动员管理科、总务科、财务科，设正、副科长(主任)10职(5正5副)。

院、校划拨编制后，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人员编制由859名减为691名，各运动项目领队由19职减为17职(副处级6职，科级11职)，省体育学校人员编制由181名减为156名。

辽宁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印)

一九九四年二月八日

抄送：省人事厅、财政厅

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说难办实在难办，说好办也实在好办，就看由谁来办。申批马家军培训中心这件事之所以进展神速，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当时马俊仁正在闹辞职，在那场风波的高潮时候，省里凡处理有关老马的事情便多有让步。

马家军确定为县团级，算是有了个官阶，与中国国情接了轨。却是一个穷单位。

这样一来意味着马俊仁不仅仍然是原田径队的总教练，而且也成了原田径队的行政长官。

这样一来同时意味着，马家军已经不只是经营女子中长跑这一项，还应该包括辽宁专业田径运动的所有项目，铅球、铁饼、标枪、跨栏、跳高、跳远，田赛径赛全能，男子女子长项短项，反正将近40块金牌的项目尽在其中了。

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给后来的历史发展提供了新的难题，直到1995年辽宁田径界各种人际关系还没有理顺：马俊仁领着少数人在大连，叫马家军，绝大部分人仍在沈阳，叫田径队。两套班子，都可以对外，事情变得复杂化了。按说辽宁省的田径队从编委正式行文之日起就归了马家军，已不复存在了，而马家军中心则从兵变那天起也就“疲软”下来，马俊仁实际上又放弃了对沈阳这边百把号人的领导权，两地就这么耗着，亦不知将来如何是好。九五年5月以后孙玉森升任学院的副院长，算是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省体委又派遣一位姓姜的同志来继任现在的“田径队”队长，补孙玉森的缺，同时表示马俊仁那厢仍可招收十多名队员独自训练——我去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复复杂杂的，没个明朗的说法。

建立马家军的培训中心已是既成事实。省政府上上下下都很支持，同意拨500万人民币支持中心建设。虽然没有拨足报告上所申请的1000万之数，但从辽宁省当时的财政情况看，已属不易。

然而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田径运动培训中心的确需要大数目大款项。从世界上看，体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本来就十分密切，体育竞赛与商业与广告与经费紧密联系在一起。体育赛场最应是商家见缝插针寸土必争之宝地。只是由于中国的情况一直处在体育与经济双重的老一套计划模式条件下，这方面的发展才显得慢慢腾腾。在很长一个时期，善良的中国人并不曾意识到体育可以赚钱，并且可以赚大钱。体育工作者们只是一味地抱怨每年上头拨给的钱太少太少，同时恰恰又是有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强有力的扶持，才使得中国竞技体育从五十年代初期的一无所有，发展到足以在亚洲体坛称霸，并走向了世界。新时期以来的十几年，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迅猛势头震荡着所有饱享计划经济奶水的行业，同样对体育行业也震荡不已。这震荡奇而又奇，一方面，许许多多的县区级体委

被取消，计划经济负担不了，改革掉就算了，因为他们是最基层且无足轻重，分明与世界赛场距离太远，老百姓要不要体育本无碍大局，留着这个机构不是白花钱嘛，你自己又养活不了自己!另一方面，省级以上专业队的经费在人们的力争之下又逐年增多，省里和国家千方百计要保住这一块，从而保证了训练和竞赛的基本条件。马家军成功就仰仗于此。整个中国的竞技体育体制由于改革进程缓慢，尚未独立成长，一旦断奶就弱不禁风哇哇大哭难以生存。现在倒是中国足球界置之死地而后生，反正是个输到底了，不如破而后立，大力推行俱乐部制改革，很快便生机勃勃起来。中国足球真正看到了希望。

而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格局正在形成；好比洪水滔滔无所不包，体育界如孤岛受到洪水包围，大水必将有力地冲刷这个宝岛，直到淹没。偏偏在这时候马家军成功了!在整个中国领土上都挥舞着一只看不见的大手。

马家军建中心正急等钱用!

市场上千万种饮料、营养液正在展开激烈的市场争夺!

巧就巧在马俊仁这位超级体育巨星与其他体育大腕截然不同，他极其富有商业头脑。他这个人就喜欢侍弄钱这玩意儿，其经商的意识要比一般的商人还要商人得多。

那是哪一年，对了，是1983年老马在五届全运会马拉松赛失败之后，他沮丧万分独自乘船返回辽宁，又回到鞍山。整个东北无人注意他的成败，东北人正沉浸在对君子兰的疯狂热恋之中。一棵君子兰小草可以卖到一万、八万、十五万不等。1984年10月8日，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决议，把君子兰定为市花，号召市民每户至少要栽三株到五株。谁知关东三宗宝，不如当今一棵草，“生财无路问君子，致富有道养兰花”，有些城市专门开辟了君子兰市场，据统计，最高潮时期某市场一天当中的倒花爷可达40万人次，成交额数以千万元计。有一位盗窃他人君子兰的人，名叫姜有田，案发后给判了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这花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在鞍山，有一位方姓检察官情急之中伙同他人全副武装驾车奔袭长春，图谋抢花发财，被一网打尽。不少鞍钢工人已纷纷离开工作岗位跻身君子兰的买卖行列。一位鞍山市民尖锐地致信市长曰：“你要钢铁还是要君子兰!”马俊仁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小户而大户，跻身于鞍山威武雄壮的花王行列。至今老马对我回忆当初养花图富争雄市场的经历时，仍然兴致勃勃陶陶然于昔日胜利的喜悦：老赵你说那玩意儿也真奇了，他妈的小小一颗豆，种在盆里头，不要大成本，长出就销售!东北各城市里有许多人可挣了大钱了。昨天还是个捞鱼虫的、捡破烂的、修理洋铁壶的、倒卖秋衣青菜的，嘿，一转眼就成了腰缠万贯的大富翁。有的人已经弄进了百万，家里趁个几十万的就更不稀罕。鞍山最早养花卖花的都是城市贫民或者小业主，一个过去是拉胡琴的，人称李胡琴儿，一个是修表的叫钟表王，一个是鞍钢的护厂人员都叫他于保卫，还有一个杨老太太，都超百万呐!我算是赶趟赶迟的，发展的还算可以。头俩月我在市场上转来转去，心里琢磨这玩意儿几片小草叶咋就值那么多钱呢?养这玩意儿又有啥难呢?赶傍黑收摊时候我花十来块钱买了一小盆回家试试，不几天就卖了二百八!除掉本钱还挣两百多，赶上一个月的工资啦，那真是有意思。养好花要好种。我先是通过关系问，哪有上好的花种?种子差了长不好，市里评选好花编了七个大号，我买小苗之前就事先问清了哪株苗是几号正品，你闹不清楚就上当。买杨老太太的正品苗她还哄我说哪盆哪盒可不好，我早摸清底了，我说我偏要这盆!别的我还不不要呢!我又琢磨侍弄这小花浇它啥东西就长得最快最好?慢慢地我上了道，普通粪水不太好使，后来我用大缸沤死鸡，闷着沤，上头压上盖，那场那个臭哇，可是真顶事儿，把花浇得叶子上直冒油。到市场上人家说你咋就往这叶子上抹明油呢?我说你这么大个人说话别胡抡呐，你看准罗，看不准允许你用手摸一摸，这油是人抹的还是它自个儿长的?那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别人的花都没咱的鲜亮，咱的花肯定就卖得快呗。哈哈，后来越养越多，没有花窑不行啦，那时候偷花贼很厉害，我盖花窑下功夫大啦，光

水泥就拉两大车。全是钢筋水泥，深打地基真结实啊，你使炸药包都炸不垮。这花窑盖成以后，把花往里一搁，我又琢磨，空气干燥了怕不行，花窑里空气一定要有湿度，温度还要大，咋办呢？他别人都想不出高招儿，往窑里乱喷水，湿度还是不行。我想了想，干脆，就在花窑里头就地挖它一口井！嘿，这下子地气从井口就上来了，湿度有了，温度也要保证好。就见那花长的真快真好。培养运动员同样要琢磨，世间的道理是相通的。卖了一段时间的好钱儿。可惜还有几棵好花当时有人出了大价钱我舍不得卖，总想再等一等。有人对这窑花估价已经高于40万元。偏在这时候，教委派我带中学生小队员出国比赛，对，就是第一次打败外国人那回。我高高兴兴回到北京，正想着他外国人也没啥了不起。啊呀不得了，我忽然听说《人民日报》发文章了，批评盲目疯养君子兰是瞎热瞎想；说东北君子兰抬价主要是挖国家财政的墙角，实属是公家买花才把价格抬上去的；报上说是虚假繁荣，是一种虚业，提倡干四化，要干实事不要干虚事。我一想，完啦，这行情肯定要跌，它非跌不可，它本来就不值那么多钱！我就连夜赶火车往家赶呐，赶回去处理花儿啊！回到鞍山先找汽车，要想处理的快还要找偏点儿的地方，开车上本溪吧。大花小花统统上车，一棵不剩。车上装不下那么多盆盆，我拔出苗来沾水装到麻袋里，赶天亮到本溪街上就吆喝，便宜处理啦。来来回回报个价钱，差不多就快出手，五百的、三百的、一百的、几十块钱的、十来块钱的，只要你买，好，再给你搭上一棵！跟卖菜一样。老赵你别笑，不这样咱就更惨。他还以为讨了多大便宜哩，捧着花乐哈哈走了。傻子！没几天儿，一分钱也不值！谁还玩这玩意儿啊！你看旅店里头，现在那花就放在公用厕所里了，没人要，没地儿搁。

我感叹说干啥都不容易，他就赞同，说做生意不动脑筋闷头瞎干就是大傻子。养狗也一样。马俊仁在全国城乡狗价看好时候，边带队伍边养狗卖狗也挣了些钱。最早先是要买一条怀孕的母狗。当时正在高原训练，他去狗市上一趟一趟转，有一天终于在傍黑散市时以一万元的价钱把母狗买回队里。不出他所料，这母狗不久就下了好几只小狗，马俊仁卖了一万八，前后没多少天本钱回来还赚了八千块。没多少日子他成了地道的养狗专家。有一回到了广西，他上狗市转悠，见一只纯种雄京巴，出价两万块。马俊仁上前瞅准关键部位档根子，伸手一摸，说这狗不值两千。狗贩子生了气，要和马俊仁说个公道。老马说我说清楚了你别怨我，本来纯种公狗是让配种的，可是你这狗只有一颗蛋，俩睾丸还不一定行，一个偏蛋就更不中用了。没有生育能力，它当然就不值两万块钱。狗贩子一份，伸手到狗档里一摸，他服气了，不服不行。

马俊仁的商业头脑从来就没有闲着。在鞍山当教练的时候，为了观摩田径大赛经常自费跑外地去看。有一回上北京，他回鞍山时没空手，在北京买了一盆高高的仙人山大花，用了一百来块钱。他也不怕那花刺儿扎得慌，抱上花就上了火车，满车厢的人都躲着怕扎刺儿。回到鞍山一倒手，竟然卖了六百多。他跟一块儿的教练们说，这不，在北京的钱补回来啦，你伯扎还行！

刚到专业队时，他一时还改不了这个异地买卖的优良传统。有一次去云南高原呈贡基地训练结束，下山前他又去昆明动物市场转悠，看看啥东西能变成经济效益。可倒把时倒一把。这回他看上了一只脏兮兮的猴子，那猴子特调皮没有片刻安静。他来来回回侃价钱，始终谈不成。又到了傍黑时分，老马苦谈不懈，还不成。一般人也就罢手了。没想到老马这人认准了的事儿就非奔到底不可。天黑以后，他居然跟踪摸上了养猴人的家。据叙述者说：“咱挺耽心啊，人生地不熟的，我们在云南那贫民窟里转了无数的弯，黑灯瞎火的生怕出点儿啥事，都说老马算了吧。他不，到底还是把那猴子花几百块钱买到手了。这猴子乱跳一气，毗着牙吓唬人，讨厌透了。老马他不在乎，牵着猴子就到了北京，也说不来他在火车上是咋混过来的。那时候谁知道他是今天的马俊仁！到了北京他又牵着这猴子上了王府井。你说咱们干体育的都还算有点儿面子，和他相跟上就觉得实在难堪，穿着运动衣牵一只猴儿，在首都大街上，那猴还冲着女同胞直亮家伙，你说这算哪一路的？老马他觉得没事儿，还挺兴奋，到了王府井就让人给围上来，看猴。他就当街大谈这猴子多么多么灵，通

人性，鼓动人们买。我们躲得远远的，不好意思。你别说，还真有人要出高价买呢，已经比云南高出好几倍了，老马嫌价低，在北京就没出手。又把猴儿带回辽宁，一路上那个乱劲儿别提了。后来他到底卖了个好价钱。想想真是乱套。老马他这辈子算是跟动物有缘份儿，跟生意经有缘份儿，跟马到成功有缘份儿。”只是在1993年以前，尽管老马有意于财神，而天时未到，终归还需等待。时势方能造英雄。

社会上最早投入马家军的一笔钱数字并不大，仅仅是一万元。但这笔钱的意义并不小，是大吉大利的开路钱。又因为它是第一次有人赞助马家军而必须载入史册。这位独具慧眼的赞助者却也不是什么大老板，而是一个开饭店的小个体户。他的确是在马家军并不走红的时候慷慨解囊的。这位商人姓耿，人称耿大哥或耿师傅或老耿。耿大哥过去在辽宁体育界当过司机，生活过得紧紧巴巴。1992年离职出来在运动大院的大门口开了一家小饭店。我特地到他的饭店吃了顿饭，想摸摸情况。这条汉子讲道：马俊仁社会地位的提高和人的改变是九三年4月份以后的事。4月份在天津打七届全运会的第一仗，女子马拉松，前几名都是马的队员，开始引人注目，马家军的大名也叫响了。后来的斯图加特、七运会和西班牙马拉松战绩辉煌就更不用说了。可是咱私人拿出一万块钱交给马俊仁的时候，他还没有去打天津马拉松的第一仗！那几年，马俊仁在大院里没有什么人看得起他。崔大林力排众议，说用人不疑，用人所长。我觉得马俊仁带队伍他很顽强，有事业心，不怕吃大苦，又常把为中国人争气的话讲得很感人。咱在体育界干过事，这方面的觉悟还稍高一点，打心眼里佩服他，想着他日后真要给中国人争口气就好了！就是不成功，也该支持他。那几年他和孙玉森经济上很困难，一个心眼就是苦练。赶到去天津以前，他俩在我这儿吃饭，说队伍经费太紧张了，运动员营养跟不上，全大院里就数他的队员穿的破烂，运动衣都添不起。咱们都替他着急上火，打马拉松，苦啊。当时咱开饭店时间不长，经济上没啥实力，开张时欠下亲友债务六万多，我天天琢磨着咋还得起呢！那时候也没人叫他马家军，只是想着他和咱都是穷人，是真汉子，不是说理解万岁嘛，再手紧也要帮他一把。当时我就表示，我出一万块钱，赞助你老马拼一场，他和老孙都挺感动。那时候从来也没人赞助过他老马一分钱。我老耿决不图他日后回报，总觉得他的队员能拼命，大伙儿帮，他没准儿真能打上去，我就是想让中国人也能在田径场上扬眉吐气！.....后来的事，我什么也不说了！赵作家你要吃好喝好，咱这儿没什么山珍海味，就是东北家常菜，你吃个稀罕吃个干净卫生，要写书也把咱提上一句半句的，就说我老耿希望他马家军再起来，也算我老耿没有看错人。

话说到这儿，我连连点头，赶忙吞一杯酒表示钦佩，只觉得老耿有慧眼，心气儿高，有见识，心想马家军首开纪录的经济故事还挺浩然正气的。不料想俩人的杯子还没放下，忙里忙外的一位健壮的大嫂快嘴插上话了：可不他马俊仁发了咀！发了就把穷朋友给忘啦！她话里有话：这世上的事情太不公平！老耿给马俊仁一万块钱的时候，老耿还欠着外头六万多，钱虽然不多，也算是给他老马带了个好头。他老马后来真发了，几百万、几千万地发，不指望他照顾照顾老耿，就指望他跟老耿还认那么点儿交情！老耿你别拦我，你让我跟作家说清楚，要说就痛痛快快说，老耿他不愿说，总还会有人说对不？老马发了以后，扬着个脖子凡人不理呀，老耿赞助了他是前年的事，老耿自个儿走背运，到了去年正月初八，啊呀不得了啦，就咱这饭店，失了大火了，救都救不及呀，一把火把咱这个小二楼烧了个精光，啥也没了，小二楼就剩下黑乎乎一个墙头架子，就差没烧死人了.....这一烧，把老耿急得哭都哭不出来。这节骨眼上，朋友们真够意思，都来帮老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都说没关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干脆重新装个中档的新饭店。老耿人缘好，都安慰老耿，火烧财旺。最多的一天老耿的朋友们就凑了五万多块。老耿也是个义气人，感动得不知说啥好。朋友们说了，这钱不用还，就是图了老耿平时有情有义。古话说，好能耐不如好德行，真是应了，你瞅现在这饭店光景不错，就是去年火烧之后重新干起来了。老耿你别推我，让我把话说完。可就在这最需要帮助理解的火候上，老马已经红透半边天，马家军成功了，那钱就哗哗地多了去了。这时候饭店刚烧光，老马他一个人在大院门口马路边上站着，不知道是等人还是等车。他眼瞅着老耿的饭店烧得那惨样儿，离十来米远，他就不理不问。

马家军调查1.txt434

有人凑到跟前和他说，老耿的饭店失火烧光了，老马你进去看看不？他马俊仁连理都不理这个茬，就差几步远，他都不过来看看，你说气人不气人。把俺们都给气坏了，伤透了俺们的中国心呐！这时候知道你老马发了，老耿也没指望你帮多少，就是给个安慰话，关心关心也就温暖了，人都是感情动物对不？老耿他还是最早帮助过你老马的人，就凭这点儿，老马他不教人佩服。他为啥就舍不得进来看看？还不是怕出几个臭钱：我这可不是攻击他老马，我当面也敢和老马说这事儿，我到底要问他个为什么！

东北人直爽，东北女人更是没遮拦。这位大嫂的话颇令我震动。旁边的人包括老耿竟都没有反驳什么，倒是都有一吐为快的感觉。老耿递给我一支烟，长叹一声：唉，我老耿无所谓，只是怕马家军这样下去真长不了。毛主席的能耐不更大吗，他的军队打胜仗还要靠老百姓支持对不？我这是瞎比喻。人呐，得了势要想着倒霉的时候，得了势要张狂，那就失去民心了对不？

看来，这位大嫂所谈的事儿还有几分真实性。我很替老马感到惋惜，一个人为啥就不能走到哪儿都让人翘大拇指呢？

书归正传。现在马家军是成功了，基本上也财政独立了。你说，马俊仁他能放过天大的一个大市场吗？

第三章 螯精核能的交响

中华螯精，生命核能，到底有多少真东西？老马略施小计，世人皆入误区。何总雪夜闯关东，谈判一次即成功。知识产权一千万，只是队医开了几味常用药。几十天打出名产品，当年就收回大成本。老马并没有认识到其经济探索的重大意义。

从1993年的秋季开始，到1994年10月的广岛亚运会结束，短短的一年间，马俊仁的经济效益十分惊人。在这个轰轰烈烈的过程中，筹建培训中心始终是一根有力的主轴。老马客观上在僵死的中国体育体制当中冲开了一片市场经济的大阵地，尽管他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先吃螃蟹的重大探索意义。

整个中国在改革开放当中的经济运作尚不规则，体育同经济联姻，更是初级阶段，萌芽状态。老马和商人们的超前操作就很奇特，随心所欲原始积累，却能频频出奇制胜——真是天助我也！

这一回就不是养花、喂狗、耍猴儿的价儿了。体育一旦同商业联姻，断然不是万把块小钱儿可以伺候。国人尽知，马家军的成功不仅仅是大运动量的训练和严格的管理，其关键在于马家军的教头“掌握了一整套恢复疲劳的方法和手段”。连外国人都 在探索，马俊仁使用了什么神奇的、能使运动员迅速消除疲劳的东方营养秘方呢？人们只是模糊地知道这些药物是祖国数千年中医学中草药的智慧结晶。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里，博大精深，这点儿法术道行还是应该有的嘛！它正好就让一个执教中长跑的教头发掘出来掌握了运用了。屡夺金牌的实践足以证明，这个神奇的药方雄厚得很，管用得很，谁吃了就是谁的福气。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所有的传播都沸沸扬扬已经把这一点渲染的毋庸置疑。

所有愿意跟马家军打交道的营养液泡制者，无非都是依据人们的这种崇拜和善意，为促进产品的畅销而奔走。

起作用吗?起。君不见，气功大师、特异功能种种传闻，压根儿不曾拿到世界科技场所当面锣对面鼓地比试比试，还有那么多人深信不疑，甚至走火入魔忠诚捍卫不容诋毁诽谤，更何须说我马家军铁旅扬威国际体坛屡屡破世界纪录弹不虚发不在话下!为筹集培训中心人才宝库更是理由充分掷地有声，乃浩气千古之民族大业，更非江湖术士扁嘴卖药者堪比。别说商家，连无数气功大师法力无边，还急于拜在马俊仁门下，寻找合作意向共商兴国大计呢。由此可见马俊仁当比气功大师更高一筹。

当我和老马谈及气功类各色人等时，他语气坚决：多啦多啦，多的都扯不过来，咱哪儿能跟他们瞎掺和?他们那是虚的!

这是老马绝对聪明之处，人玩虚时我求实，实打实的东西才好叫座，这正是体育工作者的思维习惯。气功大师倘若果真神通可以，那中国该出多少超世纪冠军，该破多少世界纪录?还用得着这么苦练吗?或由气功大师本人直接上国际赛场去跑去跳去投去拼，国家体委组织一下报名即可。国际大赛并不限制大龄的选手。

所有的营养液商家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没有比马家军的牌子更过硬的，老百姓买帐，金牌无价。

一场商业大战在老马身边就要展开，真正的财神爷就要到来。你说，久已具备经商意识的马俊仁这时候将把那钱袋口子张开呢还是闭上?那钱袋小了怕不行。

这里还要向一部分至今仍处在误区中的读者进一言，“中华鳖精”营养液只是借着马家军的成功作广告，马家军的成功断然不是靠喝了中华鳖精。崔大林先生对我说，强调中草药特别是强调甲鱼，这不过是一种对媒体的说法。原来，《人民日报》(海外版)还发过一篇这样的文章，题为《国际田联主席内比奥洛认为，有关马氏鳖血传说只是蒙人》，文章披露内比奥洛于1993年在马尼拉亚洲田径锦标赛上与马俊仁谋面并晤谈，内比奥洛开始也是“中计者”，在马俊仁坦诚相告之后才大梦初醒。内比奥洛说：“他(指马)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人，他确实知道他在干什么，但他也愿意成名。而有关鳖血的一切传说都只不过是為了蒙蒙人。新闻工作者抓住这个问题不放，而他也乐意向他们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由此可见，老马在电视广告中正面推崇中华鳖精说：“我们常喝中华鳖精”，是出于自身在商业活动中的需要。而企业更需要马俊仁，产品有了知名度、信誉度，也就够了。补品吃下去管用不管用，反正谁也不知道。据报道，一只甲鱼做中华鳖精，可以灌1600瓶以上。我实在不知道一天吃两瓶三瓶能解决多大问题。就按一天喝四瓶计算，1600瓶可喝400天，一只王八你慢慢吃了一年多，管用吗?不如买一只甲鱼养起来，天天看着欣赏，看一年倒还挺提精神。

说起来也是老马合该走运。成功以后天下扬名，就备不住哪路豪杰要拜会上门。

且说广东中山市小榄镇的一位年轻人，名叫何伯权，1989年以前只是在镇上担任共青团的副书记，后来则办成了年产值两亿多元的大事情，又同东北马俊仁合作开发“生命核能”，更加名噪一时。

何伯权先是同本镇的四位小伙子办了一家很小的饮料厂子，生产一种叫做“乐百氏”的保健饮料。这产品后来也遍布当今中国。而饮料业的竞争十分激烈，要想有大的发展绝非易事。何伯权创业之初自然也不会太顺，产品出来后，他们也不过是肩扛手抱，沿街叫卖。想作广告而无钱，就自己动手连写带画，再把这一张张充满渴盼的广告纸片四处张贴，招徕顾客。但是何伯权这拨人高就高在走了一条智能型开发创业之路，又瞄准少年儿童这个大市场，敢于突破种种禁区，遂使企业连年跃进。后来发展成庞大的今日集团，推出了“乐

百氏”和“反斗星”两种名牌产品，年产值从当年的300余万元直线上升到超过两亿元，不过三年时光，雄踞国内同行业领先地位。即便是在广东这块商家竞显身手的战场上，何伯权的速度也称得上奇迹，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称之为“在广东也不多见”的超高速发展。

创造奇迹的人其大脑结构虽然与大众没有明显差异，但特别灵光特别转得快却是无疑。一篇消遣娱乐甚或有些言过其实的报道别人很可能只是看看而已，不以为然，奇迹创造者则会发现其中价值进而把握机会。1993年12月16日深夜，年轻的今日集团总经理何伯权已经斜倚床上，思谋着本公司如何在新的一年再上新台阶，手中有一册消遣性杂志《八小时以外》。这是一本曾负盛名的天津老牌文化娱乐月刊，所登文章多属业余时间阅读的闲篇。何伯权在半阅半思间，忽然发现一篇关于马家军的报道，很快吸引了何伯权的注意。报道中夸张地说，马俊仁早在中学执教之初，就对中药、秘方、健身补品一类的东西感兴趣，拜老中医为师，一听说哪里有祖传秘方就想方设法去搜集，曾多次到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采集中草药，年复一年，他博采众长，加以创造，终于从祖国医学宝库中挖掘出了一套神奇的配方并结合运用于实际训练。实践证明，马家军称雄世界田径，不仅得力于严格的管理，科学的训练，而且得力于这深藏不露的“马氏配方”。它可以帮助运动员迅速解除疲劳，恢复体能，强身健体，保证训练质量，最终无往而不胜……何伯权顿时来了精神，一个足以使今日集团实现第二次腾飞的大胆计划迅速掠过他的脑际，不由之中他将杂志一抛，脱口喊出一句：“发达了！”把身旁的夫人李宝明吓了一跳：“你喊什么？”

何伯权兴奋不已：“你看看，不管是美国的百事可乐，还是我们国内的健力宝，都是先有产品，再由世界冠军饮用，这些饮料同运动队都是广告关系，不太说明问题，而马家军就完全不是这样，这是先有世界冠军，人们才注意到他手里有一种神奇的营养配方！我考虑要敢于把这个方子买过来。”

毫无疑问，30来岁的何伯权之所以成为商战中的大赢家，与他的个人素质、职业敏感分不开，他一下子就看到了马家军配方不论真假，其中已经蕴含着巨大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倘若果真能将马氏配方同今日集团的新产品合为一体，其影响其效益都将不言而喻。如今商界，不进则退，每日都要居安思危，改革锐进，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何伯权整夜未眠。

以后的局势发展很快，各种报刊杂志从不同角度做过详尽报道，综述如下：

1993年12月17日，也就是何伯权先生看过杂志报道后的次日，一大早，他踏进了崭新的今日集团大楼，当即召集部门经理会议，把开发马家军配方的初步想法亮给各位助手，请大家讨论。

几位同龄人经理之间很快达成共识，深感事不宜迟，应立即北上奉天寻“马”溯源，买配方，出产品，兵贵神速。

19日下午6时，何伯权飞抵北京，住进亚运村北京分公司。晚上11时零3分，即与沈阳分公司经理李振勇接通电话，指令迅速与马家军取得联系，谈明意向，必要时何伯权将亲自飞赴沈阳与马俊仁面商大计。

然而普天之下商潮汹涌，决不仅仅是何伯权一人先知先觉有此美意。辽宁人那厢不甘示弱，近水楼台，却已捷足先登。早在马家军连破世界纪录的九三年秋季，辽宁省副省长闻世震就明确指示：“要组织力量开发一批专用饮料、食品、器械，把马家军在体育战线的功绩转移到工业战线，促进辽宁经济发展。”有关人士将省领导的这一指示告知老马之后，老

马大喜过望，正可谓不谋而合。在此之前数日，还是广东省，还是中山市，就有一家“虫草王”公司同马家军有过合作关系，尽管后来发生纠纷诉呈公堂很不愉快。而今有省领导支持，正是如鱼得水，机不可失，马俊仁在家乡已经拉开了大干一场的阵势。就在何伯权思谋于广东家中灯下之时，辽宁这边已经有全国医药行业三大制剂厂家之一的东北制药集团公司沈阳第一制药厂以及辽宁中药新药研制开发中心，正在同马俊仁商议开发“马家军1号”营养液的大事情。此外还将有多种以马家军命名的运动饮料和矿泉水。

今日集团沈阳分公司经理李振勇也是“今日”系统一位极干练的人，他及时把上述情况电告何总。看来，好事多磨，唯有何总亲自飞沈阳探营破阵，方有生机。

改革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执着，凡是看准了的事情一定要干到底，不到黄河心不死。此后一周内，何伯权飞回广东中山市沙口轻工业开发区，向小榄镇镇长罗景林做了全面汇报。决心已下，26日再飞北京，参加完今日集团策划并投资的104集儿童动画片《反斗奇星》的主人公形象征集评选活动——这部大型动画片同“反斗星”口服液是连体兄弟；即于12月27日晚7时20分，上了北京赴沈阳的飞机，几个小时后，他已经在沈阳农垦大厦1618号高级房间里全面研读近来所获关于马家军的详尽资料了。

何伯权的活动半径横跨中国大陆，从南国绿茵到北国冻土，虽说千里迢迢，却是迅雷不及掩耳。

在何伯权到来之前，今日集团沈阳分公司李振勇等人曾多次与马俊仁联系，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现在的马俊仁已不是随便什么商家都可以谈买卖的。何伯权赴沈，算是来了真佛，然相见谈判仍需一个过程。

次日上午，何伯权和李振勇悬着一颗不安的心，前往辽宁省体育开发总公司，晋见高总经理和饮料公司王吉新经理，洽谈合作事项，要求必见马俊仁。何伯权先道明来意：“我们今日集团将出大价钱，全部买下马家军饮料的独家生产权。”“那不行啊，”高总经理当即回复，“我们辽宁已经在开发马家军的1号产品，准备投资几千万，省里是很支持的。现在要谈，也只能转让马家军二号给你们。”

二号就二号，其实，一号二号并无所谓，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于谁能买断那个神奇配方。所以不见马俊仁，生意谈不成。何、李二人再三提出要同马俊仁面谈。而这里的商谈也不过是间接地向马俊仁递上了一个“要出个大价钱”的信息。

老马很快得知广东大老板专程前来，并且谈判心切，也就欲擒故纵，先给何伯权吃个闭门羹，传言不见客。只是让张经理转告何、李二人在沈阳坐等。

何伯权和李振勇在那时也只能走到这步了。一个总经理，一个分经理，二人都是30来岁的年轻人，他们相互鼓励，又相互补充着思路上的疏漏，以十足的韧劲支撑在寒冷的沈阳，那情景我们实难想象。

又是两天过去了，何伯权已经显得有些焦急。马俊仁从整体上完全进入主动状态，这才决定正式见面，正是要吃热豆腐，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

12月29日下午2时，何伯权、李振勇如约前往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主楼二楼会议室。又等了一个半小时，正耽心之间，马俊仁和崔大林推门而入，可谓姗姗来迟。

马俊仁表示欢迎过后，双方隔着桌子，相对而坐。崔大林、马俊仁和饮料公司王吉新经理

坐一边，何伯权、李振勇等人坐一边。崔大林招呼一声：“开始谈吧。”

何伯权虽然年轻，却是历经多种商业谈判场面的巨头老手，现在见到真人，更加冷静自信起来。

马俊仁虽系体育人，不在生意场却是奇货可居，商业头脑发达，临场发挥一向很佳。

写到这里我就想起了“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鬼子不挂弦”之类的话。

何伯权观察马俊仁，看出他是一个有主见、有个性、不易被说服的角色，你没有实实在在的真东西，决不会引起这种人的重视。而马俊仁也在琢磨，什么配方才是他索要的货色呢？咱对外宣传说有秘方，那是为了堵外国人的嘴，当然也是为了生意好做，哪里有那么灵验的配方呢？没有方子，却有真名，我还能不能挣到他的成百上千万？谈判无疑是艰苦的过程。谈判就是实力的较量。

何伯权首先开口：“我们今日集团是生产保健饮料的企业，对马教练的配方很感兴趣，培养出了世界冠军，意义非同寻常。来到沈阳，我又作了了解，感到我们合作的基础是非常深厚的。”

对此加以详论之后，何总切入正题：“原来我们考虑与马家军合作，全部买过来，但是辽宁已经有了开发考虑，我们觉得辽宁可以开发，我们也可以开发。不冲突，不矛盾。”

马俊仁嗓音沙哑地回话：“对你们远道而来，我们很欢迎，在此之前，愿意出一千万的企业也来过几家，想买马家军的牌子，我都没有松口。对你们我比较感兴趣，你们的管理人员百分之八十是大学生，而日本好些企业才达到百分之五十，你们创业四年，销售收入增长57倍，发展很惊人，而且懂法律，知道办这事应该找谁，要坚持见我，就凭这一点，我就知道你们是懂经营的，也是尊重人的，是真正的企业家，”，

谈到这里，马俊仁看一看崔大林，收回目光又说：“我可以告诉你们，外面那些开发的产品，我都没有提供过配方，今天我说了，假如我拿出配方，交给你们，那就除了你们，其他任何一家都不能生产。”

有希望！”马导，中国人和外国人体质上有没有差异？”何伯权明知故问。

马俊仁当即回答：“由于生存环境、食品结构和补养不同，中国人和外国人体质上是存在差异的，比如说血红蛋白这个指标，外国男人是中国男人的10倍，外国女人是中国女人的5倍。”（注：笔者曾在后来的采访中多次听到老马谈同样的见解。）

何伯权紧追不舍：“那你有没有办法把这种差异缩小，把中国人的体质补上去？”

马俊仁一笑，用手在桌上轻轻一拍：“马家军破世界纪录都能，你何总经理提的这事儿有什么不能！”“那我们就合作起来，你拿出配方，我开发产品，那时12亿中国人的体质将会会有一个突破性的提高。”何伯权直探马家军配方。

马俊仁大手直摆，急忙拒绝：“你要我这个运动员的配方，你出八个亿我也不能卖，对营养配方要保密！”

这下，何伯权笑了，马上解释说：“马导，我不要你给运动员用的配方，就是你拿出来

了，开发成产品，国人们吃了也受不了哇，太补了，同胞们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倒可能还会起副作用。我要的是针对中国人体能上比不过外国人的那些差异，缺什么，补什么。这样，你能不能在运动员配方上加以改进，拿出一个新的配方？”

耳闻此言，马俊仁心里受到震撼，这位何伯权才30多岁，怎么那么多人都没想到的事，竟让他给琢磨出来了？今天算是遇上了明白人：“行啊！何总，我在运动员配方的基础上，给你一个老少皆宜的药方。”马俊仁此刻一言定局，双方心明如镜。

何伯权要的也就是这个。他伏身记上几笔，然后说：“马导，你看我们要拿出多少钱，来买你的神奇配方呢？”

一提到钱，马俊仁没有马上回答，片刻，他才掷地有声地谈出意见来：“马家军的改进配方价值巨大，最少不低于一千万吧。为了不要太商业化，免得外人又说我为钱，最好你们拿一千万赞助我创办田径中心，作为回报，我把20多年研究的配方提供给今日集团。”

赞助？何伯权深感不妥，立刻说：“马导，这次合作，采用赞助形式不好，我们同意拿一千万，但不是搞赞助，是花大钱买配方，这本身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们拿了这一千万赞助，可以在校名上写清今日中长跑学校。”马俊仁围绕赞助又谈出想法。

何伯权连连摇头，恳切直言：“马导，你现在已经是国宝了，没有必要捧着金饭碗去讨饭要赞助。假如这一千万我赞助了你，是你要求我赞助你，接受你的要求，是我支持你，而现在我们不应该是这种关系，而是你的配方本身就值一千万元，变成了我求你给我一个机会，成全我们今日集团，我们给你一千万，还要感谢你！”

何伯权果然有思想。见老马听得入神，他继续发表宏论：“假如我们捐钱，你办学校，结果也只能培养出几个、或者几十个世界冠军，而我们花一千万买你的配方，使大家看到知识产权受到尊重，知识有价，并且一张配方就价值上千万，那就会促使我们转变观念，推动知识界与企业界的大合作，花大钱购买技术，这不是更有意义吗？”“对，对！这样好。”马俊仁赞同何伯权的意见，并且说：“我转让了配方，那么一千万就是我的了，我可以拿出来办学，别人谁也动不了这笔钱。行，你们起草协议吧，明天就把事情定下来。”

双方心照不宣，皆大欢喜。偌大的中国体育界，在此之前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到过他还会有什么知识产权。马俊仁喜出望外，自己忽然拥有了价值千万元的知识产权，而且完全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又将受到法律的保护。而赞助则不同，要知道所有赞助都属于公款啊！要审计的。

何伯权、李振勇一回到宾馆房间，就连夜起草拟定协议条款，并向各处调集资金。一千万多吗？今日集团何伯权等人宁愿相信这个数字是便宜的。他们坚信经济效益应该建立在社会效益的基础上，所以，一千万就买了世界冠军们的改进配方，还是知识产权买断，无论如何不能算贵，不是还听说外国人要出四千万吗？

老马回到田径队，即同队长孙玉森商议提供秘方之事。事实上，马家军的胜利靠的是严酷的训练，恢复手段有西医也有中医，却是根本没有什么秘方的，时到今天，这一点显然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在当时，世人皆以为马家军秘方为国宝神方，还生怕外国人骗走呢！靠一张药单子就能打世界冠军吗？那才真正是天方夜谭。

次日上午，马俊仁见到队医张琦女士，指示她：“张琦啊，你给写个营养药单子，要中草药的。”当时的张琦并不知更多的内情，马导让写就写呗。写点儿啥呀？她天真地问马指导。

老马告诉她，写常用中草药，有益无害即可。也不用多写，有几味就可以了。剂量也不用写，光开药名就行。

张琦即取纸来，随手写出提供给今日集团生产所谓生命核能的八种药名，现郑重披露如下：红参、鹿尾、天麻、黄茂、枸杞子、阿胶、大枣、当归。

马俊仁照单亲笔抄录一遍。

一年多以后，张琦女士给我重复写出这八味中药，又想起往事觉得十分滑稽有趣。她笑着对我说，这几味药对妇女对老人真是有益无害的，只是没有那么神秘罢了。人家也不是要什么方子，是要马导的大名。我也笑着说，我媳妇身体一向不好，回去不妨让她照方煎服，滋补滋补。张琦就说，那我再给你加上几味，效果就更好了。于是她加上了五味子、五加皮、冰糖、桂元、刺五加，并且是每一味药后边注明了一副药的药量。这时我开玩笑说，好。我也拥有了比价值一千万的方子还要有价值的一个真方子！

距离第一次会议不到24小时，即1993年12月30日中午11时许，还是在这间会议室，马俊仁带着张琦开具的这张八味药方同何伯权进行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是决定性的。与昨天的第一次会谈相比，双方均无异议。何、马二人郑重地在生命核能配方技术转让协议书上签字。崔大林以辽宁省体委副主任、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院长 的身份签名公证。协议当即生效。

这份协议被传真到北京，由北京通鉴国际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大律师窦柏林先生在法律上予以严密和完善。这次合作是当时乃至今天国内价值最高的个人与企业之间的技术转让，也是知识产权一纸值千万的首宗大买卖，在当时惊天动地，倍受海内外瞩目——世纪性协议现在已经签定了。

直到这时候，何伯权才又露一宝，着实让马俊仁等人再次叹服。只见何总握住马俊仁的手，轻轻地说：我希望去看一看马家军的运动员，再给她们一些实实在在的帮 助，老马你今后也好说话。为了表达我们对马家军的支持爱护和崇拜，我愿意再捐赠 30万到50万元，用于改善你们的生活条件。

何伯权偏偏是在协议草签之后方提此事，虽然节外生枝，却更显企业家的真诚与练达。马俊仁把何总的手握得很紧很紧。

他在前头带路，领着何伯权上了田径队宿舍楼，亲手敲开了一扇扇世界冠军们的房门。何伯权此刻是动了真情的，他看到了渗水的墙壁，感到了暖气不足的室温，又走进没有冠军专用灶的食堂，看到了床下一双双破旧的运动鞋，何总实难接受这严酷的现实。于是他当即决定，出资60万，以30万建马家军专用食堂，20万改造宿舍，剩下10万元来买世界上最好的田径运动鞋。此外他还决定发动一千余名今日集团职工为马家军联合捐资一万元以上，以表达全体今日人的心意。在资金未兑现以前，眼下的任务是立即去购买电暖器和空气加湿器，必须当晚搬进马家军18名运动员的每一间宿舍中！

马俊仁和何伯权在各自胜利的微笑里，迎来了1994年的元旦。在共同欢渡佳节之后，何伯权并不急于离开沈阳，他说话算话，在元月2日也就是协议签字后的第三天，亲手将500万元的现金支票作为第一阶段的付款——交给了马俊仁。同时决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新闻发布会。

一时间，祖国南北的大小报刊竞相报道马家军又创另一领域内的新纪录，马俊仁在中国大

马家军调查1.txt434

陆走向市场经济条件下把金牌效益推到了一个令人望尘莫及的崭新高度。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很快把这一消息传遍了每一个关心马家军的群体。人们的反应是强烈的，又是复杂的。经济学家大声叫好，体育体制改革派大声叫好，整个今日集团遍布全国的子系统子公司如临盛日大声叫好，何伯权的预期目的达到大半。可是，更有包括国家体育领导者在内的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却疑虑重重：马家军的秘密怎么能轻易卖掉呢？倘若所有的尖子运动队的教头都如此办理，又会如何呢？当时的中国体育界还没有一部大法足以匡正此类事件的是与非呀！是该支持呢还是沉默抑或是反对？更多的马家军的热爱者则长叹今后中国体育界已无秘密武器可以致夷人于死地，马家军前程堪忧啊！老马24年的研究成果啊！马俊仁是不是太爱钱了？有了大名再贪钱，境界不高嘛——倒是有两点无人攻击，一是今日集团的市场经济头脑无可指责，二是竟然无人怀疑这价值千万元的“秘方”纯属一般保健中草药，队医张琦可以开得，乡村郎中亦可以开得。

由于北京上层对于此事的态度始终比较冷静，没有明确表示支持，甚至还有疑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的大事有拖延的可能。何伯权、马俊仁当机立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新闻发布大会改在广东召开，就在自家大门口开，还可以开得更生动活泼隆重热烈，广东就是中国的窗口！

1994年1月19日，马俊仁率其爱将王军霞、曲云霞从沈阳飞赴广州，按既定部署从广州机场直奔中山市小榄镇花城酒店。

次日上午9时，马、何正式出发。有12辆奔驰轿车组成豪华车队，何、马、王、曲先后登车，但见警笛长鸣，首尾警车开道压阵，驶上公路，向着广州呼啸而去。沿途警察一路绿灯放行，车队直奔广州中国大酒店。

当日下午4时，大酒店一楼四季大厅内贵宾如潮，人人喜气洋洋，个个衣冠楚楚——生命核能配方技术转让正式签定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此隆重举行。由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主持人宁辛小姐临场主持。南北各大新闻单位均派出文字记者及摄影记者，记录和报道这一历史的时刻。

当马俊仁与何伯权签字完毕，互递协议文本的时候，我们屈指一算，从何伯权躺在床上看《八小时之外》杂志的夜晚到全部完成运作，不过才区区一个月光景，马俊仁摇身一变，已是千万富翁。

签字仪式之后，今日集团代表和武装警察乘警车将那张马俊仁的“秘方”护送到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妥善保管，在公证人员监督之下，锁入保险箱。这专用保险箱的钥匙当然不可轻易交人，为郑重起见，这套钥匙由今日集团总经理何伯权拿一把，由中山市市长拿一把，由市银行行长拿一把，三人共同掌管，也就万元一失了。能拥有其中一把钥匙，这本身就是极大的荣誉，甚至等于就是财富的拥有。与此同时，马俊仁及世界冠军王军霞、曲云霞向今日集团回赠礼品，这是一双写有马家军全体队员签名的运动鞋。今日集团遂正式聘请马俊仁为该公司特别营养顾问。这个头衔虽然不易鉴定其级别，但意义也是很大的。

马家军师徒此次羊城之行还有一件喜事，仿佛专门是为今日集团的大喜事助兴一般。新闻发布会的次日，马俊仁同王军霞、曲云霞又前往《羊城晚报》社，领取全国体育飞龙奖颁奖大会的奖品。马俊仁获全国体育飞龙奖最佳教练特别奖。王军霞、曲云霞分获全国体育飞龙奖最佳运动员奖。真是热闹非凡风光占尽。

这便是本世纪90年代即1993年中国大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次经济活动的缩影。试问，谁能阻挡这无比迅疾的脚步？

何伯权穷追不舍，马俊仁当仁不让，一千万高价一拍即合，想来这一切的背后，必定有个颇具合理性的无形之手去操纵着、摆布着当事人。何伯权应该是一位具有现代人素质的商界骄子，他当然懂得出资一千万买马家军一个普通药方究竟换来了什么：买药方绝不仅仅是单纯投入性的，更要产出。马家军的大牌药方比任何新产品的牌子无疑更具有广泛的传播效应、全民参与的大众效应，其资源广阔又巨大，有着浓厚的经济学意义。东北经济界巴俊宇先生，道出了个中奥妙：一种营养液补品，特别是大众性的经常性的营养消费品，且不谈在国际上打开市场，就是在国内全方位打开营销局面，你没有一定的“入场费”也就是商品流通费用，那是不可想象的。现代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仅仅广告费的支出一般都要拿出百万千万乃至几千万以上，许多厂商多年惨淡经营，其结果也不过是咬紧牙关打出个牌子，而有了牌子才有市场，才有一切。马家军还需用谁闯牌子！美国“可口可乐”总裁曾自豪地向世人宣称，现在把我的所有厂房设备人才资产全烧光，我只要凭着“可口可乐”的一个商标牌子，我很快就会有全新的公司！可见知名度以及商标牌号等无形产权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何等令人膛目结舌！而马家军产品姑且不论其科学性、实用性，也不管这里提供的秘方之真伪，你只要能够借用它，本身就借助了马家军的知名度和世界金牌的信誉度，首先就无须耗去千万元直至近亿元的广告营销资本投入，这就等于其自身有着难以量化的潜在资本。有人惊叹于马俊仁一个配方值千万，似乎不甚公平，殊不知就经济学意义上讲，此种属性很强的配方交易仍然是一种廉价的出售——这大约就是何伯权果断拍板并毫不迟疑的全部意义所在。

何伯权是生意场上闯杀出来的人，他不是靠小聪明致胜，他的大思路是从实践中从许多失败和坎坷中不断总结提高的结果。而当初老马偏偏提出了一千万而没有少提或多提，亦非信口开河，他经过细心度衡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内心里也有一杆准星几秤，少了不合算，不理想，再多了怕是很难谈成——有市场规律，有那只看不见的手，在把握着一个度。

何伯权拍板一千万的同时，其实已经对如何收回成本有一套秘不示人的保底计划。如果满街没人吃猪肉，屠户决不买猪杀，他就改杀羊了。摸着石头过河，那不是现在的何伯权。

一年内收回一千万，你信不信？

何伯权从沈阳马俊仁那里调头南返之后，并不坐等隆重的正式签字仪式举行，而是当即击鼓开张，组织精兵强将，火速成立了多达13人的“生命核能”攻关组，亲自挂帅指挥。他要争分夺秒赶上当年三月中旬在成都举行的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按常规，一项正规的新产品从研制到验证到批报到亮相到批量生产到市场交易，环环相扣关山重重，最短也须一年半载，他却要攻关小组在短短一个多月里拼出来，死命令，最迟限于2月底全部完成40项报批，产品要出笼！全体攻关组的人立刻疯了，就像王军霞破纪录时那样疯跑，他们要从地球的另一端进口成套设备，要招工培训，要大批原材料采供，要安装调试万无一失，要全方位广告出台，要炸开中国庞大的一层层官府机构，要啪排排地猛盖千千万万个图章，要拿出全中国所有省市自治区的市场分析推销绝招儿，要把春节元宵节节假日切成无数的分秒碎片使用光，他们为推敲包装盒上两秒钟即可读完之文字而连续十几个钟头热烈讨论各抒己见吃喝全忘，他们为那份短诗般美妙泰山般坚实的说明书要大改15稿小改无其数，他们...我这儿也快写疯了，总之何伯权手下这帮人仿佛真的加注了核能，几十天时光，就把那“生命核能”营养液像江河的波涛一样哗哗地给奔流起来了。马俊仁在广州签完字儿回到东北觉得这事儿好像还没开始，何伯权就来电话说“生命核能”真能喝了，奇迹！攻关小组的人为此荣获奖金两万元。三月里，何伯权即携大批产品强攻巴山蜀水，在全国交易会上打出“核能”王牌，制造爆炸震波，在大会上独占望头。商家趋之若鹜纷纷要单订货，真是无限风光在险峰。

马家军调查1.txt434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值此关头，要单订货者甚众，何伯权反而不卖货！他推出了更恢宏的奇销方案——只在全国各大城市拍卖“生命核能”经销权！我想起了西方一座著名赌城之著名开张法，赌城竣工日进斗金。老板决策：一周仅对全世界的赌徒开放一天，其余六天关门谢客。结果赌徒欲望更加强烈，以平生在此豪赌一回为荣，门票订单须提前一年乃至更久方能如愿以偿。赌城倍加火爆，成本大大降低而利润远超计划，据说连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的赌客都储备好了。何伯权不想搞短期效益，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马家军辉煌的优势，推出“产品经销权”拍卖加商议出让手段，又获巨大成功。拍卖槌声在大江南北此起彼落，请看：

南京地区经销权拍卖，以“天价”320万元成功，造成轰动效应。

江西地区经销权，该省供销公司以55万元成交，仅允许经销两年。

广州华新贸易公司以100万元获珠江三角洲地区经销权，亦仅限两年。

汕头万商集团下属公司以100万元获粤东地区经销权。

浙江土产副食品公司以150万元获该省区经销权。

湛江东方贸易商行以50万元获粤西地区经销权。

沈阳农垦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以50万元获沈阳地区经销权。

成都是拍卖最早成功的城市，以将近80万元首开纪录，而何伯权在西安同样大获成功，遗憾的是我手上未及搜集到具体成交数字，应均在百万左右。还有一些地区的成交情况也十分可观，我资料不全，由读者们去填空。仅上面确认的数字已达825万元，如加上已知确切成交的成都、西安两地，何伯权当年就收回并超过了1000万元的巨额成本——至为关键的是，厂家的风险这一来同时也成了全国商家的共同风险，大家都是一根藤上成串的苦瓜。如今看来，这个决策当是深谋远虑的一招吧？

据报道，“生命核能”在常州等市场上市后，到第二周，销量已是多种畅销保健品的总和。在重庆，开头上市的几周其销量每周翻一番。各地市场均反映回头客增多，追加要货的商人不断增加。这正是当年马俊仁、马家军不可思议的金牌效应。

何伯权又不失时机地将“生命核能”契入卫生系统的各地医院和医药系统的各地药店，实为享受公费医疗职工的一大福音。这个市场更加大得可伯，据前几年的统计资料，中国每年到医院就医者达25亿人次，在街上药店开药的公民也为数众多。

由商界骄子何伯权一手策划、导演的这出与马俊仁联姻的大喜剧就是这样启动帐幕的。当然，一年后马家军的风云突变，实在是何伯权和我们都没有料到的事情。这喜剧是否一定标志着今后的更大成功，眼下还不好预断。就在九五年4月份我告别马俊仁的那一天，我得知今日集团派要员飞赴大连基地同老马做彻夜长谈，再度相商大事，天亮后又飞返广东。可惜我前脚已登程赴京，一次绝好的采访会晤我未能参加，是很遗憾的。他们具体谈了什么，我不敢妄加推测，只好留下一些空白了。

第四章 财源滚滚入帐来

马家军最火爆的时光是1994年新春。王军霞独得三项国际大奖。马俊仁再度献上“秘方”，他干脆自己当上了大老板。上次给何伯权的“秘方”开销需要三把钥匙，这回需八把。老马一年光景挣回高额利润达4000万元以上。新闻界盯住三台奔驰车，事过两年仍未决。

九三年农历最后一天，除夕夜，马俊仁率爱将王军霞、曲云霞出现在亿万人瞩目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师徒热泪交流之际，再次引起国人普遍关注。王军霞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第一次参加新年晚会的我，心情特别激动。中央电视台的会场虽然不大，但人满满的，气氛非常热烈。到了11点多，轮到我們上镜了，一开始倪平(萍)怀着激动的心情，采访到马教练，接下来是曲云霞，我们都向全国人民和家长拜年。这时，我在美国获得的欧文斯杯也摆在摄像机前。我带着万分感慨的情绪，诉说了我们艰苦训练的过程，在场观众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好多人流下了热泪，我被大家的热情感动得哭了。最后，我们没有等到晚会全部结束就先走了，我感到这是我最难忘的一个新春之夜。后半夜1点30分左右，中央台派车连夜送我们回沈阳。正月初一上午回到体育大院。又换车，先后到鞍山，又到大连，半夜11点半回到我父母的身边.....

这待遇无疑是相当高的。

忽然，马俊仁在正月再赴北京，舆论界又爆新闻：霍英东博士在京城贵宾楼饭店为马家军大颁其奖，一公斤重的纯金大金牌，一下子颁给马家军四块，马俊仁、王军霞、曲云霞、张林丽各得一块，同时颁发奖金16万美元。前任国家体委老领导荣高棠、李梦华、现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到会助兴。

几乎在霍英东颁奖的同时，报界又披露，英国伦敦马拉松组委会将以25万元巨额美金，特邀中国马家军赴英参赛。马家军炙手可热，设重奖数额空前，瞧，人们的目光转而又同美元干上了。

此前，报载马家军主力王军霞在马俊仁教练陪同下，飞赴美国纽约领取著名的欧文斯杯奖。王军霞身穿纽约最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库柏女士专为其免费设计制作的晚礼服，光彩照人，她简直就是代表所有黄种人而去的。至此，王军霞已获得三项国际大奖，除欧文斯杯外，还获得过国际田联评选的1993年世界最佳运动员称号；又首获英国人举办的世界每年一位最佳女运动员的殊荣。与王军霞比肩获得该奖的最佳男选手居然是伟大的篮球巨人迈克尔·乔丹。

又忽然，各报登出辽宁省政府向本省七运会健儿颁发奖金，省府一次性从财政拨款370余万元，马俊仁个人获52万元。

还是忽然，国际田联派专人对马家军进行突然飞行药检，结果尚未公布，引起多方推测，报界议论纷纷。.....马家军咋就这么多“忽然”呢？马家军好像生来就是制造新闻的，眼见得新闻一个接一个，众读者已经搞不清哪一件是旧闻哪一件是新闻了。人们在茶余饭后评议马家军的时候常把旧闻当新闻，常把传闻当正闻，又把佳闻当劣闻，因为新闻太多而民间权威人士太少，几天不读报纸马家军的新闻就改调子改内容了，因而新闻在读者中错位现象就时有发生，众人往往争得面红耳赤，到底也没有说清楚。譬如说经济，有人说是秘方卖了1000万，卖给了广东，本是事实，马上就有人说不对，是500万，卖给了辽宁，又马上有人说都对，都不对，这是前后间隔时间很短的两次经济活动，于是马上又有人表示疑义，不可能，马俊仁秘方还能卖了一回又一回？有人买他就卖啊？不是说独家买断了嘛！一个闺女还能许两个婆家？

然而这一切都是可以说清的。

马俊仁在前叙赴广东参加与今日集团的转卖配方协议签字后，相隔不到一个月，新闻界与辽宁体坛就又一次爆炒秘方。报上的标题与上次十分相似，仍然是《马家军 称雄世界田坛，得力于马俊仁深藏不露的保健配方，如今——马俊仁献配方》、《献出配方，联手研制》等等。上次新闻发布会的时间是元月19日，这次是2月8日，腊月二十八，所不同的只是地点有变，先广州而后沈阳，粗心的读者便极易弄错，争吵就不奇怪。

值得我们冷静思考的是，秘方都是“深藏不露”，马俊仁一人奉献，而前不久的何伯权之举那么轰轰烈烈，新闻界人士似乎一转眼就忘了。《辽宁日报》的报道只是在文中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以前几个厂家找他(指马)做广告，他干了；广东一个厂家让他开个方子生产补品，他也违心地同意了”，稍带这么一句，就算没事儿。我们不知道何伯权先生闻知此事当做什么感想？那么贵重价值千万金的“知识产权”，岂可容他人染指？对此都没有任何一家新闻单位提出质疑。好心的笔杆子们大概还在努力地尽心地维护着老马的形象，同仁们绝不会忘记何伯权先生的，只是不好意思提起罢了。这年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各干各的算了，中国市场大得很，井水不犯河水也行啊！

马俊仁这次不仅仅再次献出了配方，而且是一步到位，俨然自家当起了老板，索性直奔主题，坐在了“沈阳马氏保健品总公司”董事长的交椅上，是真正的一把手。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今日集团才免开尊口？

2月8日，老马在沈阳凤凰饭店举行的马氏保健品总公司成立新闻发布会上讲话：“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好像又回到了斯图加特的赛场。这是因为，我久久期待的一个梦想今天变成了现实，我马俊仁不仅要为体育事业的腾飞做贡献，而且要为亿万民众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做贡献！”

这一回，老马同样率领爱将王军霞、曲云霞到会，规模似与赴广州时一样。所不同的是会场上多出了一只刚从美国领回来的欧文斯杯，它酷似地球，光芒四射，令与会者大开眼界。在金牌就是实力的时代，人们崇拜这只杯子更甚于金牌。它重达40多斤，不知要比一块金牌大多少，它分明就是全世界所有金牌的象征。

还有一点不同的当然别人也不大在乎，就是上次新闻发布的产品名字很童话很工业很现代很梦幻，叫“生命核能”，这次发布的产品名字则很现实很正宗很专制很私有，叫“马家军1号”。

一幅逼真的欧文斯杯图片，就印在马氏公司的手提方便袋子上，赫然醒目。

本次合作伙伴已不是远在南国珠江三角洲的今日集团，那里当是水碧溪畅，叶儿绿草儿青，这回改了，改成了同沈阳第一制药厂和若干著名中医药学专家组成的辽宁省中药新药研制开发中心联合生产。

药方可没有大的变动，仍是“以8种天然名贵中药为原料，含有20多种微量元素，采用独特工艺精制而成，系马俊仁20余年心血与训练经验总结而成的秘方”。不知何伯权先生看了以上报道会怎么想。

这次秘方的保管也同今日集团保管方法相类似。给何伯权的那张方子交给了中国人民银行广东分行，锁入保险箱；这一张方子则交给了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沈阳机构，也要当众锁

好。只是广东那只箱子需3把钥匙联合使用方可开启，这回加强一下，箱子是特制的，需8把钥匙才能打开。8把钥匙经反复酌定分配甚妥：辽宁省分管副省长一把，沈阳市委宣传部长一把，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沈阳首席代表一把，辽宁中医学院院长一把，沈阳市科委分管副主任一把，沈阳市公证处分管副主任一把，省体委副主任崔大林一把，马氏保健品总公司董事长即马俊仁本人一把——共计8把，只要有一人不在场，万难一见秘方真面目。换句话说，咱今后谁也甭看它。你看它干嘛？

总公司给马俊仁的回报前头说过，这里怕读者搞错不妨再重复一遍：先期付给500万元人民币、今后每年红利再分给60%。

我估计这才把前后两件事说得清爽了。

老马最后激昂地对记者们说：“我要把为马家军的服务转移到为12亿中国人服务上来，让全国多出一些世界冠军，让各行各业的人们都精力充沛地工作。马家军系列保健品不仅要打入国内市场，还要拿到国际市场上竞争。马家军的运动员是最好的，马家军的保健品也会向世人证明是最好的！”

人们很难判定老马给广东今日集团的秘方同这张秘方相较，孰优孰劣？前者在报道时说老马研究了24年，后者在报道时为避免重复只称研究了20余年或称整数20年。少了好几年呢，怕是后者火候要欠些。

马家军中关于经济的故事很多很多，有喜的亦有悲的，有的不顺利就打官司上法庭。这些事情都很集中地发生在短短一年之间，不论哪一路人士都必须承认老马的确是个极有能耐的人。只是我为了文章里少出差错，不再一一详叙。为郑重起见，也为了给历史给研究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朋友们留些资料，现将我采集到的社会各界资助马家军的经济收入情况拉个单子粗列于后，虽然不十分精确，自信不会有太错。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老马也曾在大连基地主动热忱地向我谈过一些，有的他能够回想起来，有的款项他就一时间没有说清。这单子里有的属于老马私有，有的则属于公共财产，如若详加分工，还需专家。老马在花钱时有时难分姓公姓私，盖因为他自己原先是教练有一定的花销经费的正常权力，后来是培训中心的主任也就是法人代表，买东西花钱开支票可盖他的名章。有时候给公家买东西花钱时，他自己掏了腰包，有时候该从公费中投资的款项又是他个人决策拍板的，我这里就不好细分。好在我请各位读者都不是纪检委成员也不是检察官亦不是财会审计，大家无须板起面孔亦不必认真举报，只须将以下帐目当作一个萌动时代的产物去看待，当作中国体育界一个值得探讨和完善的社會现象去看待，也就可以了。老马独步天下的经济行为或许正是开拓之举，法律与制度都是现实的派生物，谁也没想到一个运动队的教练员能够扑腾得这么红火。体育界的立法远不够详尽，你能怨老马吗？不要真的因为我这一部闲书而有害于老马，我这厢倒切切不可落了：（以款项大小为序）1. 沈阳个体饭店耿老板赞助1万元 2. 北京长城润滑油公司赞助2万元 3. 北京八方广告公司赞助10.5万元 4. 新宾满族自治县建州人参总厂赞助

10万元(人参实物) 5. 国家体委后备力量培训费14万元 6. 日本某电视台采访费15万元 7. 马氏保健品总公司奖励20万元 8. 国家体委奖励20万元 9. 鞍山元亨果茶赞助37.5万元 10. 中国(圣达)高科技有限公司

奖励40万元(奥迪车折价) 11. 北京国际马拉松出场费50万元 12. 鞍钢赞助50万元 13. 大连市政府赞助50万元 14. 七运会后辽宁省奖励马俊仁

52万元(队员奖励不计在内) 15. 广东今日集团零星赞助61万元 16. 广东中山虫草王(两

笔)63. 5万元 17. 浙江圣达集团零星赞助(中华鳖精)

85万元 18. 鞍山马家军矿泉水 100万元 19. 国务院专项改善费 100万 元 20. 浙江圣达集团(中华鳖精)

奖励马俊仁388万元(购别墅)21. 沈阳“马家军1号”秘方产权

500万元22. 广东今日集团“生命核能”秘方产权

1000万元23. 台湾王惕吾先生赞助(马、王、

曲三人各两万) 6万(美元)24. 雷英东体育基金会奖励马家军

16万(美元)

(同时颁发重达一公斤纯金牌四枚)25. 斯图加特世界田径锦标赛奖励马家军

奔驰轿车三台

以上仅是粗略的统计, 约在4000万元以上。有些小项并不计在此表内, 如大连市奖励王军霞、曲云霞两居室住房各一套、鞍山市政府曾奖励过5万元, 国家体委等单位也还有小笔奖励及比赛出场费, 另外有不少奖品和赠品, 如照像机、电视机、金表、梅花鹿金牌、电暖器、山地车、海狮面包汽车、家具、运动装备等等, 这些物品都是一份儿情义, 就不好折价量化。如海狮面包车, 当初沈阳金杯汽车厂也是对马家军买一送一, 不好折算。后来老马出车祸毁了一台, 还剩一台现在大连正用着。

对于这些或属集体或属个人的金钱物品, 社会上种种议论极多, 有的说马家军战绩辉煌, 人家得这几千万块钱不算个啥, 外国冠军得到的更吓人呐!有的说外国选手是自己花钱练的, 自己租请教练, 自己负担营养, 自己买机票住宾馆, 甚至参赛报名费也要自付, 一练就是半辈子, 打冠军奖励归己理所当然; 咱们中国是国家全包, 运动员从小到大靠国家, 是正式工作人员有工资, 得了资金又该咋分?有的说国家体委虽有初步规定, 但章法十分马虎, 怨不得教练和队员。有的说要搞市场经济体育就不能例外, 体育跟社会的联系本来就有商业性, 厂家愿意出钱, 说明了人家就值这么多钱, 您谁也甭眼红犯病。有的说比起唱一嗓子就大把抓钱的文艺杂牌军, 体育界的兵将还是辛苦得多, 那唱歌的就该得那么多吗? 马家军还打了世界冠军, 也没见唱歌儿的唱过人家帕瓦罗蒂嘛!有的说运动员单纯为钱而战动机不纯觉悟降低后果堪忧, 立即有人反驳说过去你吃大锅饭那阵儿骂大街骂不公道骂干和不干一个样, 现在人家多劳多得你这儿又蛋疼!有的说甭管人家那么多了, 咱自个儿家里一堆烂事儿还管不过来呢!有的说此话不中听咱国家不强盛你在自个儿家连放屁都崩不响亮还摆什么清高? 有的说马家军给咱黄种人还是争了光添了彩更为中国人出了口恶气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有的说我现在宁肯到非洲当黑人去入了世界少数民族籍就算了, 挣那口气关我什么事?有的说我看马家军还是比那帮伪气功师走江湖卖偏方骗钱强百倍。有的说我看没一个好东西。有的说你懂个屁气功是国宝我妈就信那个, 练着挺管事儿身子骨硬朗多了, 马俊仁也是够意思的大国宝两样都是好东西。甚至还有人问: “马俊仁和马家俊(军)是不是哥儿俩?他们咋那么能折腾啊?有的就骂看这丑陋的中国人, 素质低到这个地步, 马俊仁就是马家军马家军就是马俊仁!那一位还问那干嘛叫成俩名儿呢? 这位就接着骂丑陋呀丑陋呀, 你小子还要把王军霞曲云霞当成一个妈生的呢!我宁跟明白人吵架, 不服糊涂人说话.....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正合了这古老的比喻。而马家军这支运动队确实触动到了中国各个阶层包括上层社会也包括贫下中农城乡贫民流浪汉的最底层, 乃是不争的事实。这根神经、那

根神经都功效不同触觉有异，马俊仁和他的队员们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两块金牌——运动场上的金牌和商海争雄的高额钱财，都很难使国人很快平静下来。

面对种种议论，马俊仁在报纸上坚决地回答：“一个好教练，既要明白训练，又要明白经济。我毫不客气地说，不懂经济的人，成不了好教练！”

然而就在辽宁“东北虎”七运会称霸神州金牌第一的时候，就在辽宁马家军以辉煌的战绩和庞大的财政收入震惊于世的时候，我很哀伤地看到另一个现象就是整个辽宁经济战线的疲软衰退。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基础的落后，对上层建筑的体育不能不带来严重影响。1993年3月，时任辽宁省最高行政长官的岳歧峰省长出席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他在发言中先是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地谈起马家军的崛起乃中国人的自豪，是亚洲人的光荣更是辽宁人的骄傲，又转而怀着沉重的心情说：“我们辽宁省是北方国有大工业重镇，几十年来受计划经济束缚太久太深，导致不能轻装上阵，发展速度缓慢，近几年在全国的经济位次不断后移，从全国国民经济总值一项看，辽宁省已从原来的全国第一位，下降到1993年的第六位，滞后于后来崛起的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等诸多省市，工业总产值也由过去的第一位下降至第六位。现在我省的经济状况在全国的排位仍呈下坡趋势——离前面的标兵越来越远，后面的追兵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竞技体育大上而经济滞后，实在是中国的又一怪异现象。

岳歧峰省长的担忧令人长思。在七运会上，辽宁省夺得了总分、金牌总数和奖牌总数三项第一，是全国名副其实的体育大户、金牌大户，而经济上不去，体育上去又怎么样？上去了能不能保得住？七运会前后，辽宁省府光兑现体育界的资金就咬牙拿出了1300万元，实属不容易了。如果再用“皇粮”去填补竞技体育的巨额消费，其难度可想而知。到了八运会，还能打好吗？岳歧峰省长所谈到的辽宁经济现象使我油然想起了山西省想起了太原市，尤以太原市的情况与沈阳市颇相似。大工业重镇，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步履艰难，亏损严重，观念滞后，体制锈老，计划经济的沉重包袱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著名大企业鞍钢已由利税大户转而变为欠税大户。莫名其妙的是，辽宁省的粮食供应居然也成了问题。我刚到那里时，大米1.40元一斤，不知什么原因，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中，涨到1.60元一斤，继而涨到1.80元一斤，到最后竟涨至2元多一斤。太原工业企业界也同辽宁人一样“有很大的失落感、压抑感”。有经济学家认为，辽宁经济正处于“东北现象”的困扰之中，产业结构的调整远不是一句话一个指示一道政策可以完成，而伴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软化的大趋势，国内许多省市的产业结构也逐步推行着由“重重轻轻”向“重轻轻重”的战略转移，东北和山西太原往昔的传统产业结构优势锐减，雄风不再，形势逼迫我们必须尽快从传统产业的捆绑中挣脱出来，蜕变成“高科技、大流通、多功能、新产业、软科学”的新型产业群落。省级运动队不能再指望省政府等靠要；同理，省里丧失大工业优势后也不能向中央伸手等靠要呀，须知中央也不见得有钱给你！

回过头来说，马俊仁四面八方出击商界，开拓哪怕是初级阶段的体育产业，炸开了一个又一个市场，同当今商界大老板平起平坐，不但不指望国家和省府的钱，反而还赚了钱入帐，又有什么不好呢？要说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也说不定。

只是马俊仁的动作在计划经济有着强大惯性的辽宁省显得太早了一些，太快了一些。天时帮助过他的成功，而他如此绝情地急于摆脱这个大环境，就必定要给这支铁军蒙上一层悲剧的色彩。或许他以为时机已经到来了，而实际上，唯转变观念的事情是再慢不过的。他成了出头的椽子呢！

而中国体育界的产业化、市场化、职业化、国际化的改革，正是中国体育真正崛起的必由之路。省队不能面向省府等靠要，你国家队就指望那口儿“皇粮”啦！国家的负担是极重的，

除了体育之外须知还有文艺怎么办，教育怎么办，卫生怎么办，出版怎么办，宗教怎么办，文物怎么办，扶贫怎么办，老促会怎么办，减灾防震怎么办，党务工作怎么办，慈善残疾怎么办，国际事务怎么办，广播电视怎么办，人民日报求是杂志怎么办：所以说，你体育健儿趁早想办法，不能等靠要。国家大，大有大的难处，手心手背都是娘的肉，你就是稍微娇气点儿也就知足罢了。行政单位先不谈，全中国仅事业单位就有130多万个，职工多达2600多万人，都等着吃这口儿“皇粮”呐！别人怎么办同样是个重大问题，总不能按住病腿连夜打，逮住不哭的孩子饿三天嘛——体育界以外，还有数不清的包袱堆。再深一点讲，即使我们保住了竞技体育这一块，只要经济实力不雄厚，整体上的全民体育事业全民健康水平还是上不去。又回到刚才的思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我在回顾马俊仁轰轰烈烈的经济活动的同时，又体味着许多欣喜和悲凉。有时候我觉得老马活得很男人很汉子很本质，有时候又觉得他小农色彩短期色彩太浓重了些。可是再往深里想一想，其实连同中国知识界连同我们自己在内，也同样在黄土红尘的漫漫岁月中裹挟了许多老旧农人的色彩。小农经济的东西与生俱来，一时间并不能从我们身上脱却干净，而我们在更多的时候倒不如老马做事情那样酣畅淋漓。我们这些穷秀才最大的本事就是哭穷，又有什么资格对他评头品足呢？高贵与卑贱、真理与谬误常常交错在一起难以辨识，更多的人们在看待我们这帮所谓当代文人的时候，我敢说人家都觉得马俊仁要比我们强得多。我们是不是把头脑中的那点理想太虚妄化了，当社会理想真正在实践之中时，反而有些叶公好龙，深感难以适应呢。知识界一部分人非议马家军便是一例。

正当由马家军所引发的种种经济现象乱成了一锅粥之际，偏又冒出另一档子事端，让新闻界把这一锅粥更是搅得热气腾腾。哪档子事？有读者会说是马俊仁同广东理科虫草王公司打官司的事，中途解除了合同。两边都叫马家军。马俊仁说我们不是马家军谁是马家军！虫草王那边反驳说，我们这里从老板到经理都姓马，当然也叫马家军。为此报上瞎闹腾了好一段时间，问我要讲的事端是不是指这回事儿——这事儿有，但持续时间不长，官司也不甚新鲜，打完就完。这里要说的是至今仍然悬而未决的一档事，国人尽知：那就是马家军在斯图加特极尽辉煌的同时，还首次从国外带回了前所未闻的美妙奖品：三台崭新的梦幻一般的奔驰小轿车。它是第三世界国家穷困已久的人们刚刚走向现代文明时候吟唱的三首朦胧诗，它是自行车王国的居民们在风雨中拥戴的天才帝王，它是当代先富起来那部分人卧室深处静静等待着的绝代佳人，它是农耕社会里长期欺压贫雇农的恶霸地主土改对象，它是二十年代江浙乡巴佬踏入夜上海首次瞻仰到的歌舞皇后，它是晋陕黄土地光棍放羊汉看见洋人传教士带着的三只贵宾狗，它是秀才屡试不第夜宿驿店无门而入的三只狐仙，它是因终身失败而潦倒的科学家在癌病中推翻重写的精美论文，它是扶贫村里靠希望工程复了课的山里娃耳畔的新词——剑桥、哈佛和北大！总之它是后工业社会的极品。怎么一朝阴差阳错就归了咱中国，那得主竟是东北黑土地上三个疯跑不停的小村妞，她们又不会开那车——奖给王军霞、曲云霞和刘东的世界名牌车就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氛围中，被一切向钱看的人们盯住不放。其实它的深层意义和多重价值远远比不上王军霞那只欧文斯杯，但人们还是要盯住不放。

没有办法。我向老马及东北知情人提起此事也是一种兴趣吧。

斯时老马和我正闲坐在其中一台奔驰车里，望着旷野抽着烟很舒适。他用右手轻轻拍打着方向盘，仿佛在抚摸一匹骏马的脖颈。他实在懒得相谈此事：

唉，真他妈的扯淡！我不明白就这么一件事儿、三台车，炒哇炒哇，他们到底是要干啥呢？是说不该得这车不该分呐？九三年，我上高原，为辽宁备战七运会。咱们国家你还不知道，各省打全运会才是正事，四年一回，省里领导上最重视。各省都调整了四年，就为了这一下。你看每到这一年咱国家的运动成绩就普遍上来了，国家队队员都归省，竞争相当

激烈，房子、职称、工资奖金都在里头嘛。辽宁上届打第二，这回铆足了劲儿要争老大。我们在青海高原正练在紧要三关时候，国家体委来人上高原了，动员我领上人去德国斯图加特打世界锦标赛。这就是矛盾呀，这可能也算是咱们体制上的老问题。我当然不想去，因为时间靠得太近，只间隔二十来天，我打了世锦赛回过头来就打全运会，队员调整是个问题，完不成省里任务我哭啊！这么着我和老崔老孙就都不那么积极。北京同志做工作说，都已经报过名了，现在更改很不好处理。再说斯图加特的冠军奖是奔驰小轿车，这我以前没听说过，奔驰车奖咱中国也没人得过。奔驰车，谁不喜欢，可是我不能去啊，再说奔驰车打回来我们也得上，当时规定大件还要交国家体委，运动队干想没份儿。这你可以查一下可能有过文件。这回就没谈成，我送客人下山，安心训练。要不说这事儿都往一块赶。那一年咱国家正用老劲儿申办2000年奥运会，上上下下都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全力申办成功，打好世界锦标赛就显得很重要啦。第二回国家体委又派人上高原了，还是为这事儿，说要从大局出发，要服从国家利益啊，老马你最好先去德国。为了解决特殊情况，国家体委对各省运动队还专门制定了优惠政策，就是当年在国际上打世界冠军的，算你一块全运会金牌，破世界纪录的也算一块全运会金牌，要不后来马家军在七运会的金牌为啥算了二十多块呢，都包括进去了。这算优惠了金牌儿，那奖品优惠不优惠啊？也应该优惠对不？大伙儿就又提到奔驰车的事。因为打好全运会我们省里有奖金，辽宁金牌太多不值钱，有的省牌子打不着，得一块金牌奖十万二十万呐。我要不谈斯图加特的奖品，回头省里的奖再得不着，我怎么交待运动员呐？两下里落空你干不干嘛？所以我们希望如果去德国打好了，奔驰车最好归马家军。这样他们就回北京请示领导。不几天北京回话说问题不大，关键要打出成绩，奖品可以破例，都是为了大局吧。到这儿离世锦赛时间就不多了，咱省体委也考虑到国家利益说去就去吧。可是原先有明文规定奖品大件上交国家，现在国家体委光这么口头讲一下，也没个根据，我找人家谁去要车呢？所以我觉得上边应该有个比较正规的批示什么的，否则将来不好使（老马的经济头脑实在到家），咱们国家这喊不清的纠纷太多了。临到出发前，国家体委三司田径处积极地把事情办了，他们专门给领导打了个报告，请示了那么几条，最后一条明确了一下，这次斯图加特的奖品归运动员、教练员所有！这个报告国家体委几个主要领导都同意了批了签字了，现在我照章办事儿，我手里有这个批件的复印件，那是假不了——归运动员、教练员所有，清楚的。前后就这么个事儿，世界冠军也打了，为国争光也争了，车也回来了，乱七八糟说法就来了，有说我不该得的，有说我要挟领导的，有说不符合规定的，就是没人敢来正经问我，你们审查嘛，我给你们看批件，不来找我乙啥也不说——他重重地拍击奔驰车的方向盘。

为此我又向有关知情人了解，老马所谈的前期过程基本上是怎么回事。

新时期以来，国家体委为适应时代变化，曾专门就运动员奖金问题下达过两个文件。第一个文件是1988年制定下发的，即(83)体计财字173号《关于参加国际大奖赛的单位提成办法的通知》，这个文件的核心内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奖金可以提留但是2000元封顶。到了90年代，这个文件精神已大大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众多参赛有功人员怨声载道，区区两千元，如今顶个啥？于是在4年后即1992年6月，国家体委又下发(92)体人字633号《关于大奖赛奖金管理的暂行办法》，废止了上一个文件，放宽了政策，重新制定了几个杠杠。

这个文件专指奖金。另有规定称，在国际赛事中获大件奖品悉数上交不得自留。

然而这个专指奖金分配的文件却有许多具体分配的缺憾，比如第一条所指“奖励运动员和其它有功人员”就很模糊不清，我们可以把“有功人员”理解为教练员和主要工作人员，即使这样理解正确无误，那么，运动员和有功人员的分配比例又该如何定夺？事实上，当前中国运动员与教练员（工作人员姑且不论）在瓜分奖金时约定俗成是一半对一半，八两换半斤，五五分成的情况居多数，但是要争起来怎么办？分不公怎么办？翻了脸怎么办？躺倒不干怎么办？人跑了怎么办？嘴上不吭气心里气不平怎么办？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此一来，真正吃了亏的只能

是国家。国家培养一名世界尖子选手花费多少?难度多大?大树长成了不能当梁使,岂不心疼!据说在斯图加特的世锦赛上中国铅球名将黄志红也得了金牌也奖给了一台奔驰车,黄志红在国外当时就把车出于卖掉净得四万美元,传闻说并没有给教练员平分,倒也没听说有不愉快的事发生。(这件事我掖及亲自调查,未必准确,这里只是借这种情况讲一个道理,读者姑妄听之也别认真。)如有事实出入敬希黄姑娘宽谅。我的意思是说师徒不平分的情况确是存在的。进而我又想到,奖金当可分之,成品轿车倘没卖掉又如何分呢?马家军在斯图加特得成品车三台,王、曲、刘三个运动员每人一台就啥也不说了,可是还有教头马俊仁,便成了四个人,仁车四人怎么分?如按五五分成惯例,老马要得一台半,更如何分?仁姑娘再去分剩下的一台半,每人半台又如何分?即使是老马不要一台半,只要一台,那么还剩两台,对于三位姑娘又是难题。须知免税车进口,海关规定是不准倒卖的。于是,风波真的来了。高人何在——还得请教老马。

老马说:“这种情况不管对谁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海关的各项规定我们也不熟悉,只能走一步说一步。当时风风火火到了斯图加特,我的作战计划是在曲云霞3000米、刘东5000米、王军霞10000米,这三项当中确保两项,两块金牌两台车,结果最后打下来,哈,三项都拿下来了。咱在国外也没卖过东西,大伙儿只顾高兴没多想,就把车装了海船运到了天津。九三年那阵儿也不上税,海关人说,要车可以开走,如果不要车,每台车海关给两万多美金就算我们出手,三台车能得将近八万美金吧。当时国内车价挺高比较坚挺,谁都说每台车两万多价太低不能卖,八万美金折人民币八八六十四万左右,三台世界冠军大奖奔驰车才值这个价啊?我也觉得太不划算,再说咱辽宁以前没有得过这么高的荣誉,我把车在海关卖掉回去也不好看,就想把车开回沈阳,手续由天津海关移交给大连海关处理。咳,没想到这车回来可成了他妈的大麻烦,本来就不好分,这个挑唆那个挑唆,挑得运动员就光知道分东西了,都想占便宜怕吃亏。有人说我压根儿没份儿不该要,为啥?凭啥?我不要他要得上哇?按常规惯例讲,三台车有我一台半很公平。外头也瞎炒起来,这事儿一复杂就拖下来了。赶后来说干脆找主儿卖吧,我说早该卖,早知道闹成这样,在天津海关我就卖狗日的,卖上八万美金我得四万不就得啦!哪儿有后来这事儿。没想到,拖到九四年,更麻烦了,国家九四年以后新规定,车办手续都要上税,这车在海关手续还没办反而该咱倒贴税钱!幸亏此事是九三年的奖品谁都知道,要不然有嘴说不清,最近这才跟大连海关讲好了,省体委还得出证明信,按九三年的事免税处理。海关又说了,免税车一律不准倒卖,只允许本人在海关和本单位监督之下使用,好嘛,如今连卖也卖不成啦!当时队伍往大连搬家前儿,实在不好办,当时给沈阳留了一台没动过的车,这不——他又拍方向盘;开到大连两台,平时我开这台,另一台在别墅车库里放着,我就这么瞎开吧!往后你也知道,不等这车处理利索,她们就闹事儿,跑了,一直拖到现在。将来?将来咋说?我该得一台半,大连这两台我和曲云霞分,沈阳那一台王军霞和刘东想咋分咋分吧。

我们默默抽烟,一支接一支。半晌,我想起一个信息,就告诉老马说:前几天著名教练罗维信在全国人大会上发言了,讲当前有相当多的运动员因为经济利益同辛辛苦苦的教练员闹翻,在相应的体制改革尚不完善之前,毫不顾及国家利益。罗指导呼吁引起多方面的注意,他深表忧虑。

老马发出深长的一声叹息,低沉地说:老罗他最知道干我们这行的难处哇。

下了奔驰,老马锁车门,我观察了一下银灰色车体,整洁美观半大不小,正适合于平常日用,是地档道档的奔驰180原装货。

回到基地楼里,曲云霞的父亲就迎出来并随后将外大门锁好——这个大门一般情况总是锁着,防止杂人进入。老曲头一回到楼内,老马接着与我的话题就侃:我说老曲啊,你养不起一台奔驰车啊!你算嘛老曲,来不来你保险费先出1万5,附加费3万,听说是按什么6%

收，城市增容费人家要6万，也是按什么20%收的，每半年 的油钱少说要5千以上，你加一加，你用不用车都得先交10来万块钱，你能养这车 啊你?将来还是个处理品。

老曲头听明白这笔帐以后，很憨直地说：不管贵贱吧咱自家用不着这车，孩子们 也用不着，谁没事老整这玩意儿啊!老马说是啊，咱家要是不种地，你买不买耕牛?一 头牛3千吧，你不用它种地，还得给它拔草铺圈，你干不干?老曲憨直地笑道：这牛 一千块卖给我也不要!我买它看样儿?

老马对我一笑：你说老外他奖咱中国人汽车，真不如奖美金吧!

我离开大连时，到老马的西班牙式别墅作客。别墅有两个车库，曲云霞的那台闲 车停在一间当中，静静地发出很高档的幽光。这时候是九五年的3月底。

后来我几番从大连转赴沈阳，到运动队深入生活开展采访。在运动学院大院里的 田径队驻地，我有幸观瞻了属于王军霞和刘东的那辆奔驰车。它很有灵气儿地停放在 室内田径馆投掷房中的空地板上。停车点与训练区之间隔着一道帆布蓬，隔蓬那边传 来“吟吟”的铅球落地声和杠铃器械的举落声。我默默地尽量以平常心来看待这台双 料世界冠军车，仍然觉出了它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尊贵。那边的铅球不会误投过来吧?

这三件世人瞩目的特殊奖品将来会落入谁手?命运如何?实在难以预料。

第五章 辞职揭秘

当年，崔大林起用了马俊仁。为啥闹辞职?改革就是权力再分配。闫福君写了“体 坛王气在辽宁”的诗句。惊动上层人物说了话，闫福君忍痛离职，同情者众。老马做 驱闫先导，邓学政认为是个大败笔。两次家长会，冷热两极端。“金牌的摇篮，也是 腐败的摇篮。”

经过了1993年的辉煌，马家军在一片建立新基地的喧闹声中即将进入1994年。 时逢年头岁尾，田坛无赛事，马俊仁和他的马家军本该歇一歇喘口气。却不料媒体忽 报马俊仁正在辞职!据说重要原因是有人压制人才破坏训练等等。此讯立即在全国上 下引起轩然大波，同情理解马导者甚众。马俊仁的突然辞职引来了1994年中国体坛 第一桩爆炸新闻。

这场风波对于马家军后来的命运关系重大，应当载入马家军的史册。我们尚处在 一个人治社会里，深受僵说的计划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僵说的干部体制之苦。你只 要看一看周围计划经济系列的任何一个单位，鲜有不闹矛盾者。不是党政不合，便是 正副之争，拉帮结伙，人身依附，人格扭曲，内耗不停，走到哪里竟是一个样。所区 别者是个程度问题，有的矛盾公开尖锐，有的还相互留点儿面子，有的既联合又斗争， 有的先隐蔽后暴露，有的心甘情愿作宦官，有的把人马划成亲你或亲我，屁股坐在哪 一边?千条江河归大海，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营造自己的小王国——这是我们多少 年来封建人治专制土鹞的天然果实，是个国粹顽症，是人事体制要变革的问题，是促 使我们思考如何改良脚下这块土鹞的问题。

我们对马俊仁的脾气性格已经熟知，对当时的辽宁省体委副主任兼运动技术学院 院长崔大林也比较熟悉。崔大林在1988年力主辽宁体育界的改革，在国内体育界第 一个引进竞争机制，打碎铁饭碗，取消教练员终身制，实行聘任制，破格把马俊仁从 基层体校选拔上来，从而解开了马俊仁这匹千里马的缰绳。当马俊仁在五届全运会上 惨遭失败的时候，当平日

里许多人对马俊仁多有非议的时候，崔大林多次宣讲：“老马身上有一种非凡的敬业精神，勇敢的创新精神，他有一股子宁折不弯的闯劲儿，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他一次施展才华的机会呢？”当有人批评马俊仁身上毛病多爱放炮时，崔大林又坚定地说：“人不可求全，毛病谁没有？要敢于用人一技之长！”——若非先生垂三顾，谁识茅庐有卧龙？中国人际关系讲究的是渊源背景，封建人伦社会遵循的是主恩知遇。老马和大林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大林是正宗的干部子弟，文革中同样忍辱受苦插队插到铁岭。他从小浸泡在东北良好的体育环境中，特别喜欢篮球足球，插队的时候是县里男篮的一名好前锋。个头不算高，黑而精壮，弹跳好投篮准确动作迅猛。这又是孙玉森告诉我的。那时候孙玉森从沈阳体院毕业后正好分配在这个小县的体委主抓篮球队。往后孙玉森调到铁岭地区体委，崔大林也升到地区队。这又是一个较深的渊源。文革后大林回城返沈阳，先是在省体委援外办当干事，仍在体育这条线上发展。到了1980年，30来岁的崔大林就担任了辽宁田径队的大队长。孙玉森这阵子也从铁岭调回省城也到了省体委。他们从20多年前就在一起，切磋体育的技战术和人生的苦与悲。二人在相似的人生道路上算是前后脚一块儿前进。孙玉森是科班出身，崔大林是自学成才。具体说究竟是谁帮了谁的忙，这无关紧要，二人的关系一直很厚实处得挺铁，称得上心心相印。崔大林在1985年出任了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的院长并成了省体委党组成员，时年36岁。孙玉森当时大概不到40岁吧，又继崔大林之后担任了田径队队长，崔大林成了孙玉森的上级，两人一个心眼儿要把辽宁田径抓上去，1988年招来了马俊仁。崔大林当院长要操心的运动项目自然很多，但他毕竟是从田径队拼出来的，对田径队的业务感情上更关切也更内行。1990年崔大林在兼任院长的同时又当了省体委副主任，还是主管竞技体育业务。有报道说崔大林“对体育业务之精熟堪称活电脑”，此话不虚。干部子弟一旦踏上事业之路，思想素质和理想追求又高于孙玉森等农家子孙。应该说，是崔、孙二人用自己的优长和心血共同培育了马俊仁进而成全了马家军的。可以说，崔、孙、马形成三驾马车合力并进局面，为后来的胜利打下坚实基础。我在沈阳体育界生活50天采访数百人，大家对这一点一致公认。没有崔大林坐庄没有孙玉森事无巨细的操劳，没有崔孙二人做强硬的组织保证和人事后盾马家军断难成就大业。这一切反过来证明了那个古老的道理：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凡成大事者必铁了心团结一致。孙玉森和我处熟了，悄悄告诉我说：咱这儿不少人把老崔比作辽宁体委的邓小平，总设计师呢！事实上，崔大林任辽宁省体委副主任、运动技术学院院长，一身兼任两个副厅级，从1985年起主抓竞技体育，业务上各项工作颇为扎实到家，为辽宁体育健儿最终在九三年七届全运会上的崛起立下了头功，往后能否在中国达到那么高的境界，真还很难说。

我始终难以忘却全运会上辽宁代表团高举着的那面大旗——大片的海蓝色是大旗的底色，显衬着辽东半岛的地图，一只咄咄逼人的斑斓东北虎雄踞旗上，气势磅礴。这是谁主持设计的？有气势，有胆略。

说到这里就必须涉及到一个人，他就是从1993年初调入的辽宁省体委主任闫福君先生。后来成了那场辞职风波中悲剧的主角儿，在体委仅15个月就被调离。

闫福君是一个酷爱读书与赛场拼杀毫不沾边的文化人。年轻时候在鞍钢发展，终因才华出众笔底波澜，出任《鞍山日报》主编，说起来还是马俊仁的半个老乡。闫福君生很高大排场气宇轩昂很有派头，写作、讲话均属上乘，他的诗歌作品上过《人民文学》。闫福君在辽宁省上层中层干部中人缘甚佳，善于交往。是一个自律严谨，理想崇高的实干家，后来从鞍山调到省里，当省文化厅副厅长，最爱强调人的自身素质，在副厅以上干部中很有名气，很有生气，工作、生活诸方面都很出众。对子女教育很严，据说几个孩子都是名牌大学生。

在闫福君调去之前，有一位省体委主任名叫李孝生，因大权旁落而郁闷不乐离开了体委。

省体委已经空缺了半年时光没有主任。由于那些年全国上下推行奥运战略、全运战略，金牌至上。狠抓竞技体育就成了各级体委的工作重心，打冠军夺金牌占据各级体委工作的主导地位，一切都要服从训练和比赛，群众体育、县办体育可有可无。辽宁的体育尖子集中在运动技术学院，于是辽宁省体委一直是以实力派崔大林院长为中心。每逢大赛能打回多少金牌成了衡量一省体育工作的砝码，也是衡量体委主任是否称职的砝码，全国各省市都一样，不少省市由于全运会打不上去而频频撤换体委主任。上一届全运会辽宁省总体上获得了全国第二的佳绩，平日里崔大林当然比较气粗，呈现上升态势。而闫福君在1993年元月调到省体委，先是党组书记，三个月以后又兼任体委主任，主持全面工作，这本身就有些意外。要知道，老闫被派来之前，那块天地里呼吁崔大林当一把手的声浪已经很高，有说法流传：放着崔大林在，看谁敢到体委来！这在中国也是不足为怪的。人们都希望靠着知根知底能力又强的领导，将来个人的事情好办些。没想到，本来是非崔莫属的一件好事，等档档，等了半年多，却忽然来了个闫福君！给谁谁能痛快？就包括崔大林本人，恐怕也难以不发一阵子牢骚。是啊，省委你怎么搞的？干和不干一[毛求]样啊！

偏偏闫福君一身才华一身胆，他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同样也是从最基层一路拼杀上来，党把我放在哪里，就要在哪里发电发光！我是党政一把手，我不主持谁主持，我不掌门谁掌门？

1993年4月，崔大林作为省体委党组成员、学院院长，为确保打好当年秋季七届全运全这一仗，决定按照去年工作意向，改选学院党委，并召开了预备会。闫福君虽然刚来体委工作了仨月，却不会允许崔大林这么干，他不想大战在即临阵易将，稍有不妥，必将影响战局。将来他会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经向省委汇报以后，对崔大林的改组方案明确加以制止。他力图要改变以往“小二管大王”的局面。闫福君此举必然影响一些人的利益，不满情绪油然而生。注意：马俊仁这时候已经先期在天津打下了全运会的第一枚金牌第一枚银牌和第一枚铜牌：女子马拉松，王军霞等队友一举冲在最前面。

今后等待闫福君的将是什么命运？可想而知。他一去体委，就决定了他将来的悲剧。斗争将是残酷的。

4月份学院党委改选之事因闫的制止没弄成。到了6月，崔大林为传达宣讲国家体委的七运会比赛规则，召开全体教练员、运动员大会，在会上崔大林头头是道、丝丝入扣地讲了18条，轮到闫福君讲话已没时间了。立即有挑拨者相告：崔大林他这是故意的呀！一把手成了空架子嘛！闫福君后来对我说：“我在省体委工作了一年多，大林作为主管业务的二把手，是非常辛苦的，但是他没有主动与我通过一次电话，没有单独与我商量过一次工作，更谈不上请示汇报。也许我真是外行吧。我知道他心里难免有疙瘩，就尽量给予理解，即使是让我难堪，我也尽力团结他。他说去日本就去日本，他说去美国就去美国，从来不打招呼，可谓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但是为了全力奋战七运会，我提出一切服从于训练，服从于大赛。我和体委其他领导对大林一直持以忍让态度。我认为，从一个插队生成为一名国家体育事业的中坚骨干，很不容易，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每一个人都留下了深深的创伤，要吸取教训。我当一把手，不理解他，谁理解他啊？这对于我个人的素质也是一次考验。我们必须打好七运会，决不能因为一点儿个人的磨擦，辜负了辽宁人民的期望，决不能让省委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受到一丝一毫的损失。我个人担点难堪委屈有啥嘛！要说体育业务和管理，我还要好好向大林同志学习，他是难得的干家啊！”——说到这里闫福君豁达地哈哈大笑：“在体委工作时间不长，受锻炼长见识，我闫福君收获不小呢！”

在沈阳期间我前去寻访闫福君先生。他被迫离开体委很久以后，又担任了辽宁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同时担任党组书记。在宽敞的院长办公室一见面，他立即说知道我写过什么什么作品，他说作家光临，是沾了辽宁体委的光。我问他后来在社科院干得如何？他毫不迟疑地

谈了一番面对几十年的社科院老体制如何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的问题，改善辽宁学者们的境遇问题，说不改革，学术就没有出路，理论就不会繁荣，而丧失理论指导的改革最终也会蒙受损失。他仿佛早就忘记了往昔的一幕，已经投身到新的事业之中了。倘若我不提问，他就不会主动谈起自己在体委这一段。后来他反复强调的就是三句话：一句话是大林是个干事业的人如果能成熟些更好；第二句话就是生命诚可贵，一个人如果整天生活在怨言牢骚当中才最没出息；第三句话说我们的人事干部体制必须改革，人治社会家天下那一套必须批判，否则党和国家没有希望！说完他重又哈哈大笑，斯人从里到外透着一种爽朗开阔。

回想1993年，无论对闫福君还是对崔大林都一心要夺魁全运会，为自己的人生价值来一次证明。在全力拼争七运会这一点上，辽宁体育界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务求必胜完全是一致的——谁有什么想不开过不去的事，咱们凯旋归来以后再说。

大战在即。由750员男女战将组成的辽宁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东北虎积四载之蓄势，扑向京城抢金夺银了。这是在全国30多个体育代表团当中规模最为庞大、项目最为齐全、斗志最为旺盛、实力最为雄厚的一支劲旅。此去京城，早已摩拳擦掌，虎视眈眈，志在必夺，不到长城非好汉！马俊仁所率娘子军算是这支大军中的尖刀排，他决计一马当先，冲锋陷阵。老马乘着马拉松津门大捷的东风和德国斯图加特世界冠军的豪气，用沙哑的嗓音喊出了大破世界纪录的誓言。

出征前，《辽宁日报》刊出闫福君、崔大林共同接受记者采访的醒目照片，赫然发表闫福君七律豪诗一首：

厉兵秣马战云浓，各路英杰壮志横。
上下同心争冠位，老新联手逞豪雄。
冬梅不计凌寒苦，宝剑欣增砺利锋。
猛虎师京为奋翼，体坛王气在辽宁：

好一句体坛王气在辽宁！雄师未动，霸主已成。闫福君的这句诗后来就被省内外传媒广泛刊载引用，流传至今。这诗句像一支战斗的号角，令辽军将士热血沸腾，四千万同胞齐呼喝，体坛王气在辽宁！气吞万里如虎，惊天地而泣鬼神。

代表团团长由辽宁省副省长张榕明女士扛鼎，副团长则由闫福君出任，此院风云，军令如山。六年来主抓竞技业务的崔大林虽然也是副团长兼秘书长，但大的方面闫是体委党组书记兼主任，还要听闫的。同时确定七运会新闻采访也主要由闫福君出面。帅旗旁落。

决战前夕，辽宁省五大班子、驻沈部队、各大行业各大厅局部委办负责人倾巢出动，在文艺界的咏诗放歌声中，为代表团全体将士举行盛大壮行晚会。特邀著名体育节目主持人宋世雄先生专程由京赴沈专场主持。闫福君挥毫写就《辽宁体育代表团团歌》，由东北音乐家铁源谱曲：

体坛健儿多风流，
风里雨里写春秋，
江南赛场显英姿，
北国夺冠站排头。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走向世界，冲出亚洲。
人民期望我们记心上，

永把胜利握在手!

这首切歌虽然简短却唱得酣畅淋漓，闫福君乘兴再赋新词，又创作壮歌一首，标题就是《体坛王气在辽宁》，由东北音乐家王猛谱曲：

圣火燃，战云浓，
健儿飒爽踏征程。
擂圆鼓，拉满弓，
披金挂银送豪雄。
猛虎一吼山河动，
体坛王气在辽宁!

真是排山倒海壮志凌云。听，艺术家们正在用带着东北腔的普通话放声朗颂由闫福君主持创作的壮行诗。聚光灯下一男一女情绪饱满泪花滚滚，每逢那男的朗颂时，他总是把嗓音扩张得很大：“决战的圣火即将燃起，今夜我们为你壮行……决战的帐幕即将拉开，今夜我们为你壮行!啊，每一支响铮铮的队列，都有一部铁与血的故事；啊，每一块光闪闪的奖牌，都是一涨汗与泪的结晶!……收下吧，四千万人的热望与渴盼!收下吧，四千万人的理解与温情!雨来了，有四千万双手臂为你撑伞，秋凉了，有四千万副身躯为你挡风!盼只盼——爆发出辽宁人的豪爽与粗犷，跃出辽宁人的敏捷与轻盈，划出辽宁人的顽强与坚忍，射出辽宁人的稳健与忠诚，赛出辽宁人的迅疾与柔韧，打出辽宁人的果敢与勇猛；杀出辽宁人的朝气与锐气啊，创造辽宁体育的最佳水平!盼只盼，辽宁人个个刷纪录，盼只盼，东北虎一啸百兽惊，盼只盼，大球小球齐夺冠，盼只盼，水上陆上尽称雄!……今夜，在这里，我们为你壮行，明天，在这里，我们为你庆功!让我们放声高唱歌一曲——体坛王气在辽宁!”

我的天啊!想一想神州大地上，还有没有比这更狂傲的一个省!还有没有比这更狂放的壮行诗?这个体育超级大省看来是不打算让对手活着从七运会上走下来了。又一想，我中华儿女最缺乏的不正是这点儿阳刚气概么?整个体制整个机器都在为辽军健儿高速运转。马家军的成功之源正在于此。

辽宁人都称赞闫福君确实很有组织能力。为筹办本次壮行会他充分发挥了自己长期从事文化工作并曾在省文化厅任职的优势，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宣传机器，把整个务虚工作搞得尽善尽美。辽军健儿出征全运会再度成为全省人民关注的焦点。

今宵出征壮行把酒挥戈尚能携手，明日凯旋归来论功行赏又属谁雄?

果然，东北虎扑向山海关横扫京都，一路过关斩将，战绩最为突出的是马家军，仅这一支队伍就荣获金牌22枚，同时5人多次大破3项世界纪录，威震四海，山河动容。辽宁体育界的精锐之师终于在七届全运会上夺得金牌总数、奖牌总数、团体总分三项第一。不负四千万人众望，创下前所未有的辉煌。辽宁人、马家军更是世界华人的骄傲。

崔大林实现了自己6年来的凯旋梦，功勋卓著。他是需要全省人民特别是党政领导给予充分肯定的。你闫福君来体委不过才9个月嘛!

1993年9月23日，以辽宁省委省政府主办、体委承办的大型庆功晚会召开。省委、省政府出面主办庆功会，这面子是够大，在各省市自治区当中实属罕见。当天，省委省政府联合发出《关于向我省体育战线“马家军”等优秀体育健儿学习的决定》，号召全省各条战线广大干部群众结合本部门本单位实际，“在全省开展一次向以马家军为代表的优秀体育健儿学习的群众性活动，掀起为第二次创业建功立业的热潮。”据报道：“当晚，辽宁体育馆张灯结

彩，充满喜庆的气氛。容纳万人的体育馆座无虚席。省委、省政府为刚刚洗落征尘的体育健儿举行隆重的庆功表彰大会.....在欢乐的乐曲声中，身着‘东北虎’标志运动服的辽宁体育健儿健步入场，霎时，全场掌声雷动，欢呼归来的英雄。健儿们手持鲜花向全场观众致意。.....大会首先由省体委领导介绍我省健儿征战七运，奋勇夺魁的经过.....”

据闫福君讲，刚回来他们体委就闹了些别扭，这第一篇报道就只提“省体委领导”，抹掉了他的名字，这在过去尚无先例。闹别扭的一个主要事情，是确定省劳动模范的问题。有同志提出崔大林也应当上省劳动模范，闫福君则认为党政干部行政领导最好不要上，还是马俊仁等同志上为好。他不支持崔大林当省劳模，没有拿出硬道理，崔大林等人当然不会舒畅。

大会在极为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当时的省委书记全树仁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突出表扬了马家军。大会当场授予马俊仁等人省劳动模范称号(包括游泳队主教练鲁永明)，授予马家军省先进集体称号，对省体委予以通令嘉奖。当场宣读了省府号召学习马家军的《决定》。马俊仁和王军霞代表教练员和运动员登台亮相表态致谢。而后是艺术家献上了满台精彩纷呈热烈无比的文艺节目。在节目中再次大唱闫福君创作的《代表团团歌》，这一回唱来恐怕有些人就听着不像上回那么入耳了。而闫福君却毫不在意，认为一切正常理所当然。不但要唱原先创作的《团歌》和《体坛王气在辽宁》两首歌，而且闫先生还觉得远远不够过瘾，于是他为这次庆功会又挥笔创作了第三首歌词题为《赛场人生》，由马登弟谱曲、郑丽萍演唱、沈阳音乐舞蹈学院伴舞。我联想到半年后他凄凄惨惨独自一人调离省体委的悲凉，这首《赛场人生》仿佛还预兆了点什么，呼应了点什么：

长夜旋转不停留，
有多少属于我的时候？
也许短暂，也许长久，
平生体坛赛场竞自由。
一千次失败我决不低头，
哪怕一万回挫折，
依然拼搏不甘休！
当五星红旗从我肩头升起，
任凭那幸福的热泪
纵情地流。
人海浩瀚情深厚，
伸出手都是我的朋友。
也许熟悉，也许陌生，
同有一个不倦的追求。
流尽了血汗我决不后退，
哪怕历尽艰辛，
依然昂首敢承受：—
当五星红旗从我肩头升起，
任凭那幸福的热泪
纵情地流。

这人生的怅叹，也许正是闫福君先生的心声。

这台晚会办得非常活跃，著名曲艺家刘兰芳女士乘兴登台，以高昂的热情，为大家献上了评书新作：《话说马家军》，会场高潮迭起。闫福君组织这种活动那真是没说的。

马家军调查1.txt434

闫福君在庆功会上的讲话也振振有词相当精彩，充满文学色彩。他说：“.....进入决赛之后，我辽宁军团高举东北虎的大旗，赴津门、进四川、转战秦皇岛，决胜北京城，在四个战场打了四大战役，辽军将士以一往无前、摧枯拉朽之势获得节节胜利：在天津比赛中，王军霞勇夺七运会首枚金牌，马家军囊括女子马拉松金银铜和男子马拉松金牌、铜牌。天津一役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士气，在四川以船艇和射击为主力部队的辽宁水陆两军加女子排球，极为出色地完成了川西阻击战的任务，压住了上海，顶住了广东，为北京决战决胜奠定了基础；辽军入京，犹如东北虎呼啸而来，在七运会大赛场上创造了一连串的奇迹和‘神话’：田径游泳水陆并进，纷纷赶超世界纪录；柔道、举重、拳击、摔跤、击剑披金挂银，锐不可挡；自行车百里飞骑力拔头筹，勇夺进京后首枚金牌；足球篮球过关斩将，捷报频传.....在金牌榜上，辽宁高居榜首扶摇直上。而在闭幕式上，辽宁足球军团战胜北京，夺取了分量最重、含金量最高、也是全运会的最后一枚金牌！至此，我团获金牌总数第一名64枚，比上届的32.5枚正好翻了一番；奖牌总数第一为163.5枚；团体总分第一为1499分，比上届的747.5分翻了一番还多！仅田径游泳两项就获得34枚金牌，超过广东4枚，已经是金牌总数第一了！特别是马家军狂飏席卷京城，大放异彩.....今后，我省体育面临着两个考验，一是金牌大户的考验，二是市场经济的考验，一句话，我们面临着深化改革的考验.....”

尽管他讲的无比精彩动人，如前所述，第二天的重头报道中还是抹掉了他的名字，是不是有人觉得这段话压根儿就不该轮着他讲？由崔大林讲才更合适？而闫福君则认为，我是体委一把手，我不讲话谁讲话？

七运会的仗打完了，成功了，携手合作过去了，该干点儿别的了，比如说，战役的功臣们是不是应该有些相应的发展和进步？徐寅生、袁伟民当年不是都升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了吗？这个先例是尽人皆知的。咱中国人很勤奋一般不能闲着。我们不难推测，这时候的闫福君很可能正在转化为一部分人的对立面。所谓体坛王气在辽宁，试问，辽宁王气又属谁？

我想起早年间钱钟书先生在谈到文学革命时说：“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便要人家尊命。这不仅文学使然，一切社会上政治上的革命，亦何独不然。所以我想，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这种不免悲凉的感叹历经60多年以后，我们又在辽宁体育界看到这个循环着的怪圈。此刻我又想起北宋大词人柳永有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是名句。只可惜逸怀浩气超乎尘垢六根清净之人自古少而又少，谁舍得把一世英名换成小酒喝了变成小曲唱了？不仅多年的人事干部体制给了我们争当家长的思维方式，就单说东北男儿的脾性儿，也实属做不到浅斟低唱啊！

秋雨如丝，一遍遍地洒落在辽东半岛的黑土地上，渐渐地退去七运会胜利后的蒸腾炽热。更多的人开始冷静地算计自己的得失。除了马家军尚且火热难以冷却。

一场赛场之外的较量就要来临。

岑参有诗云：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新的寒冬等待着勇猛的人们。倘若老马的头脑冷不下来，就极有可能盲目上阵开枪轰炮。

在那些日子里，老马正处在一个风风火火的阶段，做报告、搞经济、上产业、打官司、办中心，统统超过了一名田径教练员的职权和范围。人就是这样，你做的事情一旦屡屡超出目前的职权，你就会觉得只有获得更大的职权，才能办好想办的事情。中国自古就有孔夫子的名正言顺说，不在其位，何以谋其政？北方的老百姓指责某人很狂，好说一句：了不得啦，咱村里放不下你啦！这放不下其实也就是指生存范围和生存权限而言的。有人总结老马的思想脉络时有三段说，九三年辉煌之前为第一阶段，比较扎实谨慎从善如流；九三年辉

煌之后变化较大进入第二阶段，难以正确对待巨大的荣誉和巨大的经济效益；九四年7月搬迁大连之后为第三阶段，完全进入了唯我独尊、自我封闭，最终导致队伍溃散——按照这个说法，老马现在就是进入了成功后的第二阶段，除了没有官阶，其余应有尽有，脾气大得吓人。老马一声吼，关东大地抖三抖，甭说在辽宁体坛说一不二，就是拿到中国体坛论，也是呼风唤雨无人可挡。这时候，也就是崔大林的话他或能听得进去，其他人统统不在话下，你见了老马最好专拣好听的。看不见吗？老马正烦着呢！

不少人认为，依照中国常例，崔大林劳苦功高，应该在辽宁体委当家做主说了算，同理，马俊仁贡献卓著，亦应该赐赏官阶，升为辽宁体委副主任，这样他办起事来才能名正言顺。这个思路是很顽固的。在中国，几千年以官本位为核心的传统观念盛行至今。一个人事业成功了，仿佛只成了一半，还要有政治上的成功才算完整。一旦为国家出了力建了功，就一定要封侯加爵，不然你建功业是为了啥？正是为了升官加爵求功名，才去沙场拼杀建功立业！现在，崔大林、马俊仁如果得不到上面的提升回报，很不合传统嘛！

在这一年的深秋初冬，闫福君和崔大林连续召开了几次意在体育改革的会议，他们还是想在今后的若干年里，保住辽宁体育在全国的霸主地位，推进和发展辽宁体坛向市场经济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步伐。他们还是提出来辽宁代表队要更上一层楼，全面具备独立代表国家队在世界赛场作战的能力，想法更高而信誓旦旦。为了把当年年后全省体工会开的有实际内容，闫福君先是调集一班人封闭于七盘山，专找以往体委工作的差距、短处和不足，放谈改革，继而命秀才捉刀，用十几天的时间，搞出了一系列的新文件，多达12种，形成了辽宁体育改革的总体方案。然后在鞍山召开全省体育工作大会，把搞好的方案全面推出前台。其中包括：《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关于训练体制改革的方案》，《关于竞赛体制改革的方案》，《关于群体体制改革的方案》，《关于发展体育产业的方案》，《关于体育科技改革的方案》，《关于体育人才交流的规定》。

洋洋大观，面面俱到，既有目标，又有操作，为辽宁省体育事业更光辉的未来画出了一幅壮美的蓝图。这里面有闫福君的努力，更有崔大林的心血。在辽宁体委，闫福君、崔大林和体委一班人都是很新派的人，谁都敢于承认自己是“跨世纪人才”，没有谁反对走一条新路。工作大会开得很成功，张榕明副省长到会讲话，闫福君作报告，马俊仁作报告，而后又由闫福君作总结。在高度评价马家军这一点上，全省上下尤其是一致的。副省长张榕明在大会上讲的话很有代表性，她说：“昨天，我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向书记请假说我明天到鞍山体工会去做个小结，书记问我马俊仁回来了没有？我说他回来了，书记说你在大会上替我讲几句，我们全省一定要好好学习马家军，如果各行各业都能把马家军的精神学到手，辽宁的工作就好做了。我说一定把省委书记的意见传达到，这个意见也体现了我们体育界的一致呼声，首先在我们体育战线必须把学习马家军的活动开展好。大家可以看到，七运会结束后，中国体育报的报道没有一天离开过马家军，现在是组织大讨论，全国怎么学习马家军。全国都在学习马家军，全省各行各业都在学习马家军，我们体育战线怎么办？不能墙里开花墙外香嘛……我们体育自身优势很多，利用我们的著名教练，利用世界冠军可以做许多事，省政府已责成省经委，组织力量，研制和生产以马家军称号为商标的一系列产品，如马家军饮料、运动服和保健品等。体育部门应该在开发名人产品方面多做工作。这一点李宁已经打出去了，辽宁为什么不利用马家军？我们体育战线为什么不利用马家军这块牌子？这件事情我们大有文章可做……可以自豪地说，马家军不仅是我省体育战线的一面旗帜，也是全省各行各业学习的榜样，省委省政府在9月份就专门做出了学习的决定。……对马家军的评价也有争论，但我们不能求全责备，金无赤足，人无完人。体育界不要自己拆自己的台，要互相鼓励，互相支持。自我诽谤，自我拆台，打内战是不对的，体育界不应该有这种不良风气。铁映同志曾说过：在我们体育不行的时候，谁都不说话，行了的时候，就说三道四，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对马家军要充分肯定。得冠军不易，能站住脚更不易；树立典型不易，使典型站得住更不易。在我国训练运动员，就得从实际出发，取得

了成绩拿到冠军，这就是科学的!可能他还有不完善的地方，所以才要求帮助他总结、完善。我们看人才，评教练，不能光看文凭，还要看实际水平，有的人能讲一大套理论，但他培养不出人才，这算什么教练?..... 在这里我再强调一点，就是体委系统的各级班子要加强团结，省市体委之间要互相支持，团结就是力量!"——你看，团结问题提上来了在中国，提团结就是说已经不够团结了。

张榕明副省长在全省体工大会上强调了学习马家军的一面。闫福君呢，他在强调学习马家军的同时，却又谈到了引进竞争机制，赶超马家军的一面，这就不大协调。他说：".....现在全国都学习马家军，呼唤马家军。马家军在辽宁，我们辽宁怎么办?我们要搞一马当先，万马奔腾，搞万紫千红才是春，要出现更多的马家军式的队伍，要出现更多的马俊仁式的教练。有的同志提出来对典型也要加强管理，严格要求，这个意见也很好嘛!"闫福君还倾向于保留设立在大连体校谭兵那里的省田径二队，继续引进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他在大会上说，从1988年初，成立了省田径、游泳二队，初步建立了这两个项目的竞争机制，增强了教练员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激励他们严格管理科学训练快出成绩，为在竞争中提高田径、游泳这两个项目的运动水平，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所以他要保留二队。崔大林则出于多方面考虑认为取消二队也可以。你看，差别又出来了。而事实上，大连二队的存在也确实意义重大，别的不讲光说田径，女的王军霞、姜波，男子名将孙日鹏、张福奎都是从那里输送上来的。针对是否保留二队的讨论，校长谭兵先生在大会上站出来讲：学习马家军，首先就要敢于改写他，他不是顶峰，世界纪录还要发展，田径历史还要发展!不要搞顶峰论，更不要闹迷信!老马则在发言中给予驳斥：现在有人要和我挑战和我竞争，我们已经打世界冠军了，你还竞争啥?你们可以找弱项竞争，不要和我马家军对着干嘛!可以促弱项嘛——有观察家认为老马是想要吞并大连体校，以便把自己的队伍拉到大连去。结果在闫福君的主持之下，大连体校的省田径二队还是做为一个竞争机制保留下来了。对此，老马在当初是颇不满意的。当然事情到了今天，老马和老谭处得很好，大家早就想通了。

然而保留或者去掉一个田径二队毕竟不足以使矛盾尖锐化。我们说过闫福君、崔大林应该都是力主改革的。问题还在于改革的深化必然要涉及到人事的变动。就像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将引发政治体制改革那样不可避免。改革就是权力的再分配，改革的深化不能不触动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和将要得到的利益，这很严酷。崔大林在1988年力主改革教练员终身制的时候，也是冒着风险、顶着压力干的。而今闫、崔都在说："我们必须看到旧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虽然在十多年的改革中有所克服，但深层次的矛盾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新旧体制的摩擦力不断加大，社会经济体制对体育的冲击日益加剧，我们必须加大改革力度，求生存求发展。"要改革的地方很多，而最关键的地方则在于闫、崔二人一致认为，"要进一步对省体委直属训练单位的一把手、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和教练实行层层聘任制，以及三级合同制"，要对旧的人事管理体系动手术。看看，一深化改革就触动到人了，进而言之也就是要把权力再分配一回。

对于改革方案的看法是完全可以一致的，方案是死东西，而对于处在改革漩涡中的大活人，那看法上的差别就太大太大了。谁是你的人?谁是我的人?马俊仁好办，他牌子比任何人都大，他任省田径队的总教练，原先的总教练不管他是否乐意，都只有挤掉打发掉让他走人。可是辽宁省的直属训练单位还有很多很多，光县团级单位就有12个。所有的干部都要从任命制向聘任制转一遍，你触动了哪一拨儿都很悬!也不会有几个马俊仁那么大牌子的人去当这些单位的一把手。一把手的聘任人选首先要由省体委党组研究确定——尖锐的分歧就来临了，中层和上层的矛盾就搅和在一起了。闫福君反复讲要搞"五湖四海"，这可能吗?

突出的一例是在决策省体育运动训练中心领导人选的时候。这个中心位于沈阳之外二十里地的北陵，在决定一把手人选时，闫、崔二人看法不一致，结果是崔大林的意见没能实现。然后引发了项目布局上的分歧。后来为平息争论，还是把乒乓和举重从学院分了出

来，果然招致这两个项目的职工的强烈不满。人们都不愿意离开条件优越的大院，上下班也成了问题。说到底，还是在中层单位一把手的人选问题上有别扭。这是我们在改革当中遇到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大难题。

这只是举一个闫、崔分歧的小例子。种种矛盾还有很多，举出来实在没什么意思。总之一触及人事，人们就难以做到和风细雨心平气顺。除非你真修炼到“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境界。

矛盾的普遍存在，使我们难以超凡脱俗。为什么说中国的改革一进入政治体制改革就困顿不前，就危机四伏呢？官本位，是核心。崔大林本来就是一名大功臣，业务上精专内行能力强，而在七运会以后却没有得到什么明显利益，偏偏闫福君当一把手还处处让人不痛快，他也是放着轻松不轻松啊！矛盾的焦点不是别的就在于辽宁体坛究竟应该谁说了算——种种矛盾在1993年的冬季发展的竟是那么迅猛，闫福君没能把这些矛盾解决好，事实上谁也不可能解决好。到了年底，闫福君就被推到了一个非让人家正面进攻不可的境地。崔大林与马俊仁相处甚深无话不谈，利益也是一致的，崔大林的处境很自然会获得马俊仁的同情和支持，不少人乘机煽动老马上阵驱闫，没有马俊仁这个大腕，一般人的确无法撼动闫福君。

恰在此时，一件具体事情引发了老马的强烈不满。老马听说闫福君主持了一个生产合同，要生产印有马家军字样的运动服装。老马认为是沾了马家军的便宜，借了马家军的光，而且认为生产的服装质量低劣，是败坏马家军名声，是寒掺我老马，是侮辱马家军。是不允许的。闫福君解释说省委一再指示要开发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厂家也有这个意向，但咱们并没有大的动作。那阵子确实有相当多的厂家乱找体委的人要借马家军的名声干事情。这件事正面引发了闫马之间的一次小冲突。于是，一场以马俊仁为前台的驱闫运动终于爆发。首先推出的重磅炮弹，就是1993年12月25日老马交出的《辞职报告》。导致闫崔矛盾终于公开化。

据闫福君当时的一份文字材料载：马俊仁同志在提出辞职前一天早晨8时，往我家里打了一次电话，在一个小时的电话里，老马直言不讳地说：“谁支持我，他就是我爹，谁不支持我他就是三孙子！大林已经答应我当省体委副主任，当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你为什么不提党组会上讨论！你还是我们鞍山老乡呢你，你算什么老乡够意思吗？我让你听大林的，在体委好好当你的老太爷，你就是不听话！告诉你，我和崔大林翻个浪，眼睛一瞪，一跺脚儿你就得下台你知道不？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我向有关知情人了解此事，老马是否打过此类电话，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说：“打过！老马那时是凶得很呐！比这难听的话多了，训老闫跟训小队员一个样儿！”

这是老马的悲哀。他还是赤膊上阵了。在我同老马相处的日子里，饱经挫折的老马曾清醒地反思自己的过去，他沉痛地说：我算是最大的牺牲品啊，过去我帮着人家夺权整人，整老闫，把老闫整跑了，把田径队总教练也整到威海去了，把一个老郑也整到河北去了，想一想真是浑呐我，到闫福君家跟人家闹，到了楼跟前人家都上不了楼，我马俊仁上去跟人家面对面地干，连着四次都这样啊！现在轮到人家整我。我是把那边的人也得罪了，这边的人又收拾我，两头都完蛋，老赵哇，我马俊仁是最大的牺牲品呐！”

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情！一个全世界公认的伟大的体育家，他仍然不能免俗。我说老马，就算你当上了省级的体委副主任又能如何，转瞬即逝的东西又有什么价值？又怎能与你对中国体育做出的贡献相比呢？

现在的崔大林也深有感悟，在我去辽宁拜访他时，他很诚恳地对我说：“有些事情虽然都

过去了，但是很值得我深思，有些事情要吸取教训。你实事求是地写吧，对我，对老马都实事求是没关系。人都是有缺点毛病的，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有教训不仅我可以汲取，写给后人汲取更重要。我爱人也是搞文学研究的，只要作品有利于将来的改革和社会就好。我和闫福君同志原先并不认识，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个人恩怨。后来有点儿矛盾，都是从工作引发出来的。事情都过去了，现在我只想今后尽我的全力为咱们的事业做贡献，把辽宁体育进一步搞上去。”我一再表示：许多悲剧的发生应该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上、从我们的现行体制上挖掘原因，大家都是为中国体育事业做过巨大贡献的，我无意伤害任何同志。写作品难免会涉及到许多遗憾许多纷争不能简单地埋怨哪一个人，更不能站在一般的道德评判的角度去看待人事，还是应该从研究改革的角度出发，研究为什么有些悲剧难以避免？报告文学要深化，首先就要避免非黑即白的简单批判。过去我写作也犯过偏激的毛病，一味追求震撼力，给后人的深思不足，因而也削弱了批判的力度——大林慷慨地为我复印了他长期积存下来的许多关于马家军的资料，这些资料是十分宝贵的。他说：对你我们不想保留什么，你在辽宁采访，我们为你提供方便，需要我打招呼的地方你尽管提，你可以找任何人谈任何问题。对我们的工作你有什么想法建议批评也尽管提——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新一代执政干部的开放作风和理性精神，还有清醒的自省意识。

马俊仁当时还是做为驱闫先导，响当档地交上了他的《辞职报告》。老马他自己写不了，便有好几位在辽宁当记者的笔杆儿帮他写。说实话，这几位记者朋友那是帮了老马的倒忙，如今看来也很可长思。当时这几位秀才集中在田径队，通宵不睡加班加点反复讨论措词严谨，最终炮制了马家军历史上这场著名的官司。现将这份意在驱闫胁迫上峰的《辞职报告》摘录如下：

.....在马家军取得辉煌成绩的这一个时期里，我遇到了一系列问题的困扰，使我从精神和身体上受到巨大的压力，接近于崩溃。因此我向学院领导提出辞职。辞职原因如下：

一、省体委人际关系复杂，直接影响到我的训练工作。辽宁女子中长跑队创业之初，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和歧视。一些人还在背后搞名堂，使绊子，不但不支持马家军，反而削弱这支队伍。他们借着大连的田径二队来搞多中心，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还千方百计地阻止队员的输送.....辽宁省委组织部拍摄了一部《马家军之路》的党员教育片，省内各界积极组织学习，辽宁省体育系统却一本录相带也不买，各市体委的订单也莫名其妙地退了回来。在全国学习马家军的形势下，辽宁体育界却有人制造这样一种气氛，不知想达到什么目的。在我健康状况不好的时候，没有人来过问，在我今年身体有了好转，特别是马家军需要继续提高成绩，巩固在世界的领先地位，迎接九四年亚运会的时候，我却突然接到省体委党组命令我离职休养治病两至三个月的决定，让我把队伍交出来，在之前之后都没有征求我的意见的情况下，就通过新闻媒介捅了出去。另外筹建马家军田径中心的进度极其缓慢，从提出之日至今有六个月却迟迟得不到批准。

二、国务院、国家体委分三次给马家军拨了共计132万元的经费，至今一分钱没有得到。正常训练受到影响.....斯图加特比赛之前，国家体委竞训三司批给我们12万元经费；9月15日在北京，李鹏总理握着我的手说，要给马家军拨款100万元为我们补充营养改善训练条件；10月初在国家体委召开的全国田径训练会议上，袁伟民宣布奖给我们20万元。这三笔资金共计132万元，到今天我一分钱没见到。我曾多次向国家体委田径处打电话询问，有关领导回话说，这些钱早已给辽宁汇去，国务院的拨款也早在两个月前就划到了辽宁省财政厅。因为不可知原因，尽管学院和田径队的领导多次催要，这些钱却迟迟不给到位，党和全国人民对马家军的支持不知道被什么人从中作梗而阻断了。按照计划，今年11月底，马家军就应该到云南进行高原训练，可是由于没有经费，到今天也走不了，照这样下去，是难以完成高原冬训计划的。马家军的成绩已经受到一定影响，这个损失我无法向党和人民交待。

三、一些人打着马家军的旗号，招摇撞骗，乱做广告，滥用商标，严重损害了马家军的声誉，侵犯马家军利益，破坏马家军形象.....我们不能允许这种盗用马家军荣誉、损害马家军利益的事情再继续下去了。这种非法牟取暴利的手段我们是不能容忍的。

四、有人利用一些喜欢猎奇又不明真相的小报胡编乱造、诽谤诬蔑，严重干扰了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有些人不知出于什么用心，不知在谁的安排下，近一个时期内，《鞍山工人日报》、广东的《体育参考》、湖南的《体坛周报》、江苏的《金陵晚报》、《杭州日报》等多家报纸几乎同时登出署名“二瓦”的文章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说纪实片《中国马家军》“半途流产、分歧为名利”、“马俊仁为钱与香港老板闹翻”.....由于省体委已应下此事，又迫于我的权限，为了委婉地拒绝对方美意，我提出请对方投资50万美元修建培训中心，作个台阶以“吓退”对方。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奇怪的是席间的几句话竟成了一篇篇意图明显的文章靶子.....这些报纸众口一词，说我为名为利，我不能容忍。12月10日上海《体育导报》上又抛出一篇署名“嘉痕”的所谓《马俊仁误区》的文章，再次对我进行攻击，这种不敢使用真实姓名，抓住一些小报猎奇欲望大打舆论战的做法十分卑劣。淹死了马俊仁无所谓，但是毁了刚刚起步的中国中长跑事业我承担不起这个责任。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原因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目前我被这些无端干扰纠缠得疲惫不堪，心力交瘁，难以支持，特向学院领导请求辞职.....

马俊仁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为此，老马恳请“组织上理解我的苦衷，尽快批准我的辞职请求”——这就是引起轩然大波的马俊仁《辞职报告》的原文摘要。

这个报告是由几位从事体育报道的记者所写。他们算是老马的“铁哥们儿”。后来我在辽宁听人讲，主笔干这活儿的有《中国体育报》的记者邓学政。1995年5月份在太原的全国田径锦标赛上，我遇到了他，就问他：小邓啊，你参加老马写辞职报告了吧，可帮了他倒忙。小邓大呼冤枉，他详细对我说情况：写辞职报告时我并不在辽宁。我是12月24日就是圣诞节前一天，才坐火车去的沈阳，这有据可查，当时有一个活动，好像是今日传播公司要拍马家军的电视剧，我要去参加新闻发布会。12月25日大清早孙玉森把我从火车站接到大院一个地方，这时候他们几个记者已经干了一个通宵，有的记者跟体委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他们给老马起到了拱火的作用。天亮时候辞职报告已经写完了。当天上午老马就交给了上边。我怎么来得及参加呢？当时倒是听到他们议论说，这下子闫福君要垮台了，老马这东西交上去闫福君不下台才怪呢！不出3天就叫他下去！其实我觉得老马很单纯，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人际政治，拿掉闫福君并不是那么容易的，3天怎么可能撤掉一个正厅级的一把手呢？要说老马为啥辞职，后来我知道主要的有两条，一条，老马具有一种侠义心肠。当初，是崔大林把他从鞍山弄上来的，大林与闫福君有矛盾，他要讲义气帮一下，他觉得谁整崔大林也就是整他。第二条就是省体委不能使用马家军的商标，要收银子只能是马家军收，队伍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你体委没这个权利。闫福君则认为运动队是体委的，省领导也讲要借助马家军推动辽宁经济上台阶。体委可以参与或者指导马家军的经济活动。这两条也许不够准确，但是我在此之前一点儿也不清楚他要辞职，觉得很突然，只是事发当天才听他讲的。如果这事我事先就知道的话，我不一定会支持他这么干，这对老马并没有什么好处嘛——邓学政所讲情况属实，此处待为他开脱一下。

1993年12月25日上午，马俊仁交上了《辞职报告》。为了避嫌他没有把《报告》交给崔大林，而是很正式地交给了学院党委书记于锡九。于锡九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在那里任职

的。他一接到这个《报告》，立即感觉到了事态严重责任重大，不敢 延误怠慢，当天就向省体委党组做了汇报。闫福君却相当冷静并不惊慌，他明知道这 矛头是冲着自己来的。当天下午闫福君即召集体委党组成员召开紧急会议，党组成员 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惊愕。崔大林表示：这个马俊仁简直是精神病嘛！会议决定立即向 上级汇报，对马俊仁展开思想工作，以控制事态的扩大。他们还听说这个辞职报告已 经印好了35份，电传或散发到北京和全国的新闻单位去了，这可不得了！闫福君立即 于会后紧急向上汇报。他先向省委宣传部领导做了汇报，领导指示：你们体委党组无 论如何要做好马俊仁的工作，为马俊仁排忧解难，尽快消除不良影响，辽宁省内新闻 界由宣传部打招呼不发表《辞职报告》和消息，省外则请求国家体委的援助。25日 当晚，闫福君晚饭未吃，先是长途电话找到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汇报情况请求帮助， 辞职之事不要见报。夜9时许又用长途电话找到伍绍祖汇报求援。伍绍祖和刘吉考虑 到国际国内发表马俊仁辞职消息十分不利于大局，就及时向新华社、《中国体育报》 等国内新闻单位作了通知打了招呼，称要帮助爱护马家军，不要推波助澜，辞职消息 不要见报。深夜里闫福君才回了家，然后就是一夜耿耿难眠的长思。他是想：不论个人 恩怨如何消释，体育事业首先不能再受损失，怎样才能用实际行动弥补这一切呢？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天不亮闫福君就起身出门。他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放松，星期 天也不能放松。他要继续主持召开体委党组会议，摸清情况，展开自我批评，研究如 何为马俊仁排忧解难，最终确保队伍训练。并派人邀请马俊仁到会，主动请马俊仁向 党组成员、党组主要负责人提意见，谈想法，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偏偏老马是个倔 头，你闫福君请我上党组会？没门，我不去！

人们一看老马不来，傻眼了，没辙了。而经验丰富的闫福君没有被难住，他立即 决定：携省体委财会、行政等职能部门负责人，随同党组成员全体出动，主动去田径 队寻找马俊仁，实行现场办公，用最快的速度为老马解决一切难题！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雪花飘扬之中，闫福君当即率众出发，奔向南湖大 院田径队驻地。孙玉森等人都在，马俊仁仍然避而不见，现场办公难以推行。闫福君 一行人被晾在那里。

搁一般人，也唯余几声浩叹，打道回府作罢。而闫福君不是一般人，他不会轻易 撤退。马俊仁不在，也好，我们可以间接收集情况，当场解决难题！能对话的人也只 有孙玉森了。孙玉森总能在每次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大事小事都能抵挡一阵儿。这时 的闫福君心中明白，人家孙玉森也不会倾向于他，但他就是要从正面把工作做进去， 把自己的态度表示清楚并推向纵深。闫福君说：“老孙，你就说吧，老马也好，马家 军也好，田径队也好，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出来嘛！”

闫福君这一套中路正面进攻的路数还久凌厉，球已经攻过来了，老孙你总得顶着。孙玉森也是极富斡旋经验的。在他多年的政治生涯和体育生活中，多少次逢凶化吉化 险为夷，也算是历尽沧桑。谁都说老马脾气大脾气怪不好处，唯独他孙玉森却能跟老 马朝夕相处六载春秋而从未发生过一次冲突，简单吗？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老马老孙 共唱红脸白脸，配合极为默契。多年来他遇上了说不尽的凄苦，道不完的难堪，他都能以强大的韧性安然渡过，从来没有灰心，从来目标明确，直至马家军大胜于天下。晚间10点运动员熄灯他才归家，凌晨5时他又出现在田径场上，天天如此。别看他 粗壮墩实面容粗糙，声音洪亮，却是个心眼儿细密感情丰富行为严谨的人。在相当长 的一个时期，老马前台执教马家军，孙玉森家便是老马的大后方，常在老孙家吃饭议 事，老马把老孙家称为“第二食堂”。这阵子说不定老马躲在“二食堂”等消息想事 儿也说不定，前方则由孙玉森出面抵挡。现在闫福君形势被动却主动出击叫阵，老孙 又需上阵应战，马俊仁能躲掉，孙玉森守着大庙念经却是无处躲藏的。

闫福君代表一级党组织催问不停，孙玉森只好代表老马谈出一些当前的困难。

一是说目前队伍经费不足，如果上高原训练，尚需筹措。这一点老马在《辞职报告》上提到过。闫问：缺口多少？孙说大概还需10万元吧。闫当即指令在场的省体委财务处长，不管有多大困难，立即调出10万，明天就拨给马家军，专款专用。

二是说七运会以后省里在鞍山奖励老马住房一套，房钱不足尚需12.7万元，而运动学院和田径队要付这笔款力量不够。闫福君当场拍板：好办，这笔款项先由省体育基金会支出，保证明天全部办理完毕！鞍山住房需要配汽车库等工程，我亲自给鞍山市府秘书长通电话，求援，保证满意！

三是说最近学院又将分给老马两套双居室新宿舍(串通使用)，谈了一下装修，需要5.6万元，亦无力支付，同时尚待通电通暖气，需要支持。闫福君毫不犹豫：今天即由行政处把电接通，暖气没交工不怕，现在就上街购买电暖气，功率大一点，天黑以前点着取暖！装修所需5.6万不出明天由体育基金会一块拨来！——现在的闫福君考虑的不是财政而是政治，他要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得尽善尽美不留后遗症。以上诸条许诺果然在最短的时间里全部得到了兑现。

这是辞职风波第二天的事。第三天，依然是个雪天，闫福君不屈不挠继续召集党组成员开会。再请马俊仁。老马仍不来。闫福君再接再厉，第二次率全体党组成员出动，要寻找马俊仁当面听取批评。雪花飘落不停，闫福君率党组一班人来到南湖大院马俊仁宿舍门前，亲切地呼唤：俊仁，开门呐！俊仁，有意见开了门咱当面提嘛，俊仁开门啦——千呼万唤门不开。闫等人认为马就在室内，马俊仁后来则说：当时我根本没在家——又没谈成。

在这种情况下，闫福君立即向省府领导做全面汇报，同时表示，问题的症结在于崔大林。省长指示要敢于多做自我批评，继续深入细致地做好马俊仁同志的思想工作。闫汇报带领一班人寻找马俊仁的经过，省长指示：工作还是没有做到家，要继续做下去。

同时省委决定立即由省纪委、省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三家组成联合工作组，进驻省体委，考察省体委班子，对马俊仁所提出的多项问题展开全面调查核实，广泛听取意见，澄清是非，慎重处理马俊仁辞职事件。

在此期间，闫福君咬紧牙关，先后8次前往马俊仁住地主动接触，均遭拒绝。“每一次我都吃了闭门羹。有一次在漫天飞雪的腊月天傍晚，被拒之门外的我独立站在门外，久久地等待着老马开门，暮色降临我任凭风雪抽打，那种滋味是任何局外人都无法体会到的(据闫福君当时所写的《情况反映》)。”

事件进入僵持阶段，省内外大报小报对马俊仁辞职一事很快做出一系列曝光报道，显然由于形势严峻，靠捂着盖着是挡不住了：各界读者议论四起，海外人士纷纷询问。闫崔矛盾进一步公开。为防止事态恶化并最终解决问题，辽宁省委责成省委副书记王怀远牵头，有副省长张榕明、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锡林参加，先后约闫福君、崔大林分别进行谈话，解决一二把手的团结问题。闫、崔二人均表示要团结起来，共同做好马俊仁的工作，都各自做了自我批评。而后省委领导希望闫、崔二人能够坐在一起，当面交换意见，并约好时间。很遗憾，双方斗争已是水火不容，这两个人在约定的时间里还是没有相聚成，致使会谈泡汤。

12月29日，辞职一事仍在恶化中，辽宁省体委针对马俊仁在《辞职报告》第四条中提出的新闻报道失实一事，根据党组会决定，要尽力补救，为此而产生了一个相当特殊的文件，

提出今后对有关马家军的新闻报道必须经过运动学院审查方可发表。这个思路在中国新闻界不断改革开放，社会各界强烈呼吁加强舆论监督的时代出现，是很古怪的。几十年来，体委系统粗暴干预新闻甚至干预文艺的恶习此件又为一例。当然产生此文件并要求省委宣传部批转有关部门执行，是在一个特殊背景下“为了平息马俊仁辞职事件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或可一笑而理解之？也为历史存照，摘录如下：

辽宁省体育运动委员会

关于对我省新闻单位发表有关
马家军报道的审核意见省委宣传部：

近几年来，辽宁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我省竞技体育取得了突破性成绩，是与新闻单位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特别是马家军的辉煌胜利，引起国内舆论界的极大关注……但由于有些报道失实，或对有关人物、事件的评价不准确、或报道了一些不宜公开见报的事情，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在全省体育系统引起一定的思想混乱。尤其是有些报道马家军的消息、文章，时有上述问题出现，效果不好。如：湖南《体坛周报》12月7日发表了署名为“二瓦”的沈阳专电，指名道姓地斥责马俊仁同志“太商业化了”、“太商人气了”、“太傲慢了”、“仅为名利”等。我省《鞍山工人日报》转载了此文，而且另加醒目大标题《马俊仁为钱与香港老板闹翻》。引起了马俊仁同志不必要的误会，使其十分恼火。诸如此类还可以举一些。这些报道引起的麻烦，给体委和上级领导工作造成被动，干扰了马家军的正常训练，有损马家军形象，对我省体育事业发展和马家军的建设是不利的。

我们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是没有执行严格的审核制度。因此，我们建议今后省内各新闻单位凡发表涉及马家军的消息、文章，要事先经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审查，经其同意方可公开发表。这样做，目的是尽量避免出现前面提到的情况，从而有利于辽宁体育事业和马家军的继续发展，向新的高峰登攀，也是对新闻单位的爱护。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批转有关部门执行。

辽宁省体委(盖章)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看，只是由于一位体育教练“不必要的误会”和“使其十分恼火”，就要对全省有关他的报道、文章审查把关，“经其同意方可公开发表”，且是“对新闻单位的爱护”。我们众多的体育记者孰悲孰喜倒还事小，只是担忧报道之多，运动学院是否需要成立一个专门审稿机构或曰“审稿委”？

我们的体育教练员是不是也太脆弱了一点儿？我们不难想象，一支失却了社会舆论真诚帮助的队伍会是怎样的孤独，失却了公正评说的老马又谁还敢招惹？谁还敢有不同的建议不同的主张不同的声音？有《渴望》歌中唱道：“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问询南来北往的客……”半年以后老马搬迁大连，不到一年队伍造反，老马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挫折，老马感叹到：早一点儿咋就没有人告诉我是对还是错呢！

1993年的最后一天即12月31日，马俊仁正在与广东客商何伯权握手言欢，相互恭贺新胜利，而以闫福君为首的省体委一班人整忙了一年却不敢有片刻歇息，谁也不曾想到取得辉煌胜利的一年却有黑色的最后一天。在这一天，他们必须紧锣密鼓地把本周以来所发生的事情认真地整理成系统文字，向省委、省政府作恳切汇报。我们也庆幸毕竟留下了一份正式的文件——《关于对马俊仁同志申请辞职一事处理情况的汇报材料》，以致对今天的读者和今后的历史都有了一个较可靠的答复。材料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沉痛的自我批评，

较短，可读。第二部分是事件发生后的紧急处理情况，前面写过不少，可略。第三部分最重要，是对老马《辞职报告》的正面驳回，当可详读：

(开头语从略)

一、对马俊仁同志提出辞职一事的反思

马俊仁同志为我国的体育事业的发展和田径运动的腾飞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为此，他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成为各行各业学习的榜样。对于我省体育战线这样一个典型的扶持爱护并使其不断完善和发展，是体委责无旁贷的。然而，由于七运会的胜利，体委上下沉浸在一派欢乐之中，虽然我们反复强调从胜利的喜悦中解脱出来，但是我们没有深刻地看到一派凯歌声中隐藏着的矛盾和问题。在深化改革、工作重点向备战八运会转移的过程中，我们对由于权力和利益再分配而引发的碰撞和冲突的严重性重视不够，估计不足，没有抓住苗头解决于萌芽状态。所以，在马俊仁提出辞职时，体委班子成员都感到突然和震惊，思想准备不足。这说明我们工作中还缺少辩证法，重视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面；有官僚主义作风，了解实情少，抓业务工作一手硬，抓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手软。特别是对贡献大、名气又大有个性的教练员，应针对个性特点对症下药未能重视起来。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二、对马俊仁提出辞职一事的处理情况

(一)、连续两次召开党组会议研究此事。(略)

(二)、及时向上级领导汇报处理情况，按领导指示做好工作。(略)

(三)做好马俊仁同志的思想工作。(略)

(四)为了有利于马俊仁的工作、休息和生活，解决具体问题。(略)“

(五)针对马俊仁同志精神压力问题，发文解决新闻报道失真。(略)

三、关于马俊仁辞职报告的说明

马俊仁同志在《辞职报告》中提出一些问题作为自己辞职的理由。现经核实，将这些问题说明如下：

(一)关于有人借大连田径二队搞多中心问题。……为迎接八运会，省体委着手对优秀运动队进行调整，在研究是否保留田径、游泳二队的问题上有分歧意见，田径尤为突出。我们于10月10日、10月20日和11月8日三次召开主任办公会和党组会，研究项目布局方案，于10月20日下午召开离休老主任、直属班子成员和部分教练员参加的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这一系列会议，大多数同志赞成保留二队，认为有利于开发大连地区人才资源，有利于在竞争中提高成绩。对此，马俊仁同志有意见。为了支持马家军，体委又规定了四条：一是马家军可在全省优先选才；二是田径二队项目不与马家军冲突；三是压缩二队编制给马家军；四是大力加强两支队伍的管理。于11月12日召开的党组扩大会议，最后决定保留二队。

因此，二队的建立不是多中心，而是引进了二强对抗的竞争机制，不是浪费了人、财、物，而是有效地提高了投资效益。田径二队提出赶超马家军以形成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局面

面，是正常的和允许的。只有你追我赶互相学习积极进取，才有发展。

(二)关于省内各市把《马家军之路》录相片订单退回的问题。

11月19日上午，在马俊仁同志作报告之前，体委会务组向大会介绍了由省委组织部编辑的《马家军之路》录相片，并当场将该片订单发给与会的各市体委。到日前没有收到退回的订单，购买则直接同电教中心联系。而在录制该片过程中，省体委积极支持，共资助该片两万元。

(三)关于下文命令马俊仁休养一段让他交出队伍的问题。

马俊仁同志患有胰腺炎。中央领导、国家体委领导和省领导对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十分关心，多次向省体委领导交待，要给马俊仁同志找最好的医院，请最好的医生看病。并明确指示：如有困难，可进京检查治疗。省体委领导为此做过马俊仁同志的工作，但由于马俊仁同志一心扑在事业上，不愿意离开训练岗位去治病检查。为此，省体委领导也非常焦急。11月8日省体委召开党组会议研究运动项目布局的问题，会议刚开不久，崔大林同志接到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同志办公室的电话，电话内容是：丁关根同志在新华社内参上就一则关于马俊仁身体健康情况和消息作了批示，要求为马俊仁同志治疗疾病。丁关根同志的批示转给国家体委，国家体委要求辽宁省体委对马俊仁同志的病情进行彻底检查。崔大林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国家体委的电话批示精神，并说马俊仁同志对自己的病情也有很大的思想负担。根据崔大林同志传达的国家体委的意见和马俊仁的病情，会议认为问题严重，必须作出硬性规定才能使马俊仁同志安心治病，因此会议作出决议，以党组下文的形式让马俊仁妥善安排训练工作后，暂时脱离训练单位，休息2—3个月，彻底检查治疗。虽然这种硬性规定的办法是党组织出于对马俊仁同志的关心和爱护，但这种办法对马俊仁这种性格特点的教练员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如果用其它形式去做工作，效果可能会好些。

(四)关于筹建马家军田径队培训中心的进展缓慢的问题

省体育运动学院于11月23日上午提出筹建马家军田径培训中心的规划方案，省体委即于当日下午，在学院召开了主任现场办公会，专门研究筹建中心问题。会后省体委立即积极配合学院做了三件事：一是协助写好建设中的大厦的可行性报告，经过几次反复修改，于11月30日即把建中心大厦申请立项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报至省计委(仅用一周时间)。二是反复与学院沟通草拟培训中心申请编制的报告，并于12月6日由省体委向省编委正式报送了关于培训中心的请示件。省编委已表示尽快例会研究，这些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但不是省体委一家说了算的，我们正在继续积极争取早日批准。三是马俊仁在省内为培训中心聘任教练员，这些人事关系省体委已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大部分办妥，因特殊原因仅余沈阳市张艳玲一人，也将于近日办妥。

(五)关于说国务院和国家体委132万元补助经费未到位是有人作梗问题。

国务院补助马家军100万经费于12月28日才进入省体委帐户，立即拨给了学院。

国家体委奖励马家军20万元事，经查此款额早于11月10日由国家体委直接汇到学院帐户，于11月15日收到。省体委未见此件。

国家体委给予的培训后备力量专款，由省财政厅于12月31日才向省体委拨付，尚未进入我帐户，待来款后拨给学院。

(六)关于生产马家军系列产品问题。

生产马家军系列产品，是根据省领导的意见办的。11月1日，省经委召开有关部门会议，省体委一名副主任和省体育产业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出席。会议传达了闻世震副省长关于生产马家军系列产品的批示。省经委选定鞍山矿泉水作为生产马家军饮料合作单位。11月6日，省经委又在省纺织厅召开会议，研究生产马家军虎头衫问题。因这些项目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所以没有系统地约马俊仁同志介绍有关情况。但没有利用新闻媒介打广告。

(七)关于有人利用小报干扰马俊仁同志的问题。(略)

对于马俊仁同志提出辞职一事，省体委将继续按照省委、省政府指示精神，做好过细的思想工作。我们要竭尽全力解决好马俊仁同志的实际困难和要求，使其心情舒畅地、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工作中去，为我国和我省的体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

辽宁省体委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看来老马的《辞职报告》所列举的事实与辽宁省体委的正式解释相去甚远。这一切对老马很不利，尤其是辽宁上层的一部分人中，开始对老马产生了不满甚至反感，同情闫福君的人不在少数。

斗争进入僵持阶段。事态完全不像老马等人预计的那样顺顺当当，别说3天拿不下闫福君，如果没有中国高层人士后来的直接干预，闫福君再留体委干3年、5年也不奇怪，即使他一直在体委干到退休你老马也不见得有何高招儿。于是，更多的人们是对老马深感惋惜：咱那位老马，他放着正经大事不干，掺和这些烂事儿干啥呀！你懂田径你哪儿懂得政治啊你！更有人说：整这玩意儿老马是外行，你没把人家拉下马，你又要辞职不干——这下你可干不干？

其实老马一天也舍不得离开他的运动队。外面的世界却已经把这件事爆炒的一塌糊涂。

老马这些天干啥呢？既然自己打了辞职报告，却又不想真的离开运动队，就得想点儿办法。他仍然忙的脚踏风火轮，忽而东来忽而西。《辞职报告》一交，他立即就投身于《辽宁日报》举办的优秀教练员座谈会。这是一个巧合！他要为自己的辞职举措造点儿舆论声势。他激动地在会上说：我非常感谢贵报在年终岁尾召开这个座谈会，能让我们这些干教练的说说心里话，这在我这辈子的记忆当中还是头一回……我平生有三大心愿：夺世界冠军、破世界纪录、建中长跑中心。前两个目标已经实现了，这后一个目标实现就难啦。说心里话，我这个人有事业心，但我也很犟，想干成的事我非干成不可！干扰再多也要干！（他列举了指责了省体委有的领导对他的干扰，还是辞呈里提到的那些事）……有人写文章，说我马俊仁有啥“误区”了！（指《体育导报》1993年12月10日头版头条发表《马俊仁的误区》一文，撰稿者系中国新闻社资深记者苏祥新。邓学政很快发表长文予以全面驳斥，刊于12月19日《中国体育报》，也是头版头条）生活中有许多误区这不假，但我至今对我的误区是什么还不明白。难道不出成绩没有误区，出了成绩就出来种种误区？……国家现在这样重视体育，重视教练的作用，我不敢想象一个队伍没有教练是个啥样子，没有一个好的教练是个啥样子！《辽宁日报》摘录发表了马俊仁这个充满怨气的发言。

斗争在继续。然而光发发怨气造一种舆论当然不行也不够，还要有另一种舆论或多种舆论才更有鼓动效应。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密组织，马俊仁在沈阳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特别活

动。

1994年元旦这一天的上午，沈阳运动技术学院三楼礼堂里热闹非凡，一片欢声笑语，鲜花镁灯掌声热泪，老记们来了一大堆，光电视摄像机就架着3台。30多位从辽宁各地应邀赶来的客人个个激动不已。这些客人一部分是马家军运动员的家属，绝大部分来自农村，一部分是启蒙教练，同样是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家长从农村来，好理解，启蒙教练又为何多从农村来——老马所邀请的并非是在各个体校任教的前任专职教练，而是最早在农村小学或中学带过马家军队员的体育教师们。这段时间有舆论批评说老马“风光占尽”，不同程度地伤害了王军霞、曲云霞、刘东、刘丽、张林丽等人的前任教练，导致了这些专职体育工作者对老马的不满。作为补救，老马越过这些专职教练，“自费”把奖励追溯到最早的农村中小学那里去了。把这批人说成是启蒙教练也可以，说成是农村民办教师更准确。王军霞在中学时的体育教师庞厚东、曲云霞在中学的体育教师张成群，都是多年的民办教师、农村户口，经年挣扎在贫困线上，他俩获奖最高每人5000元，其余还有带过张林丽的郑佳兰、带过张丽荣的黄继山、带过吕欧的马振忠等12人，则得到3000元至1000元不等。当老马把红信封交给他们的时候，贫苦乡亲的手没有一双不是颤抖的。男儿有泪不轻弹，而今皆因马导亲！同时为运动员家长赠送了纪念品——老马此举甚为高明一举多得，他们在感动之余不由联想到近日的辞职风波，从内心深处发出拥戴老马和“老马不能走”的呼声。这些农村学校里的体育教师是真正的贫困者，日子过的甚至还远不如正在脱贫的正宗农民。在九五年的春天，王军霞的父亲王有馥骑着他那辆名牌山地车，领着我去过庞厚东的家，果然一贫如洗，惨不忍睹。用老王头的话说就是：这样的家户也只有在沂蒙山的老山里头才能看到！我惊叹他比喻的准确，也说只有在太行山的老山里头才能看到。庞厚东在农村中学教体育挣不来什么钱，庞妻帮外贸做咸菜打零工更挣不来钱，全家人守着一台中国首批木壳单杆天线且残破的黑白电视，还是从别人家的废品堆里花100块钱买回来的，有图像时没声音，有声音时没图像。我心情沉重又极力想幽一默，就说，把它留着吧，将来卖给厂家，办厂史展览是早期文物。主人反倒郑重起来：咱再看几年再考虑吧——我们不难想象，老马这个红信封在庞厚东等人手上是何等高贵而珍重！直到一年多以后我见到曲云霞的教师张成群，他回忆起那次奖励大会依然激动不已：当时我们知道有人不想让老马带队伍了，逼得老马辞职，真要把人气坏！我们坚决不同意！老马成功以后没有忘了我们，还奖励我们。我们从来没受过任何奖励，奖金一般发到少体校的教练，往下就没了。人不能坏了良心啊，王军霞太不像话嘛！我就常教育曲云霞，要永远记住马导的大恩情，谁反对老马，我头一个站出来不答应！曲云霞这次留下来，我真高兴，我高兴有这样一个懂事的好学生……

庆功会特地安排在上午9点18分正式开始，由崔大林开宗明义先讲话，表示老马要自费奖励对马家军做了贡献的功臣们，学院也感谢不尽，吃水不忘打井人嘛！其实这些来自基层农村的人却在想，老马才是我们的打井人，不是老马该谢咱，而是咱该谢老马！现在人家老马还自费掏腰包奖励咱，咱能做点儿啥呢！家长们被感动了。体育教师被感动了，老马激动地讲话：今天我老马也时髦一把，9点18分开会，咱们都发一下，这18啊，主要还象征着咱马家军的18个姑娘，18位中国英雄！老马的话博得场上场下掌声一片。9·18？我至今觉得这9点18分同这些象征联系得太牵强，倒是有点像三一年九·一八东北事变。老马当时讲的很激动，脸上鼻尖上满是汗珠，抹一把继续说，说到后来老马就掉眼泪了。

其实，这3万块钱并非真由老马自费掏腰包，是为了宣传出效果，这么说说而已。这钱还是从运动队费用中支出了。但在当时受奖者和新闻界统统不知道，一律被告知是从老马七运会的奖金中支出的，各媒体也就这么报道了。只有《辽宁日报》的一篇特写对“自费”二字加了引号，并说“场下一片会意的笑声”。事实上，头天晚上确实已经有过镇密的安排，要家长和启蒙教练到会上站出来讲坚决支持老马的话，不然这会不白开了？重点安排的人选，一是王军霞的父亲王有馥，一是曲云霞的教师张成群。代表性比较强。没想到第二天老马在会上超常发挥感人至深，造成了踊跃发言无需提示的热烈场面。平日里老马是极少哭的，

但是在这个会上他先是喜气洋洋，继而热泪滚滚十分悲伦。老马含泪讲话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往后干工作越来越难，最近发生的事情你们也知道一些，我马俊仁已经把这些孩子带到这一步了，今后怕是再也带不成这帮孩子啦。

与会者无不悲愤激昂。大林接任老马的话讲：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在这儿说一 说嘛！大伙儿立即纷纷表示：老马不能走！这不是卸磨杀驴吗？马家军不能没有马俊仁，老马要辞职，我们坚决不同意，坚决不答应！但见同仇敌忾，一片拥马呼声。一位队员的母亲当即哽咽的哭出声来：过去我们支持马导，现在我们更要支持马导，将来我们还要支持马导！如果谁敢让老马辞职干不成，我们当家长的现在就把孩子领回家！

本次颁奖大会开成了一个“拥马会”，而且开得非常成功，舆论界立即给予高度评价，《人民日报》发表沈阳专电，《辽宁日报》发表特写，《文汇报》发表评论，博得一片赞誉之声，成为倒闫运动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不少家长和旁观者认为：这个会对闫福君的打击可不小！

然而命运是千奇百怪的，仅仅在一年以后，马家军溃散了，除曲云霞以外，王军霞等多数队员离开老马回到了沈阳。为解决好这一事件，学院又在1995年元月份召开了第二次家长会，到会的还是上次开会这些爹妈。当他们听子女们讲了对老马的种种不满之后，这些家长依旧同仇敌忾，喊出了一片倒马之声。家长会从一年前的“拥马会”急骤转变成了讨伐马俊仁的“反马会”。还是那位队员的母亲，还是哽咽着哭诉：我们坚决不同意再让老马带队，坚决不同意把孩子再交给老马，如果再由马俊仁执教，我们当家长的现在就把孩子领回去！

先后两次家长会，都是开得那么激烈，内容同是围绕老马干不干的问题，不过一年时光，其结果却是相差万里天上地下，正如辽宁体委的那份“汇报材料”中说的那句话，“对由于权力和利益再分配而引发的碰撞和冲突的严重性重视不够、估计不足”。

马俊仁1993年12月25日抛出了辞职报告，他非常清楚，善意的支持者在中国大地上总是绝大多数，人们热烈地拥戴着马俊仁和马家军。一位记者写道：“人们无比热爱马家军，就在我逮住马俊仁的那天，他刚刚参加完一个宴会回来，当我问他都有哪些单位邀请过他时，他很认真地回忆了一下，最终还是歉意地摇了摇头说，我实在想不起来了，类似的宴会活动实在太多了。”是啊，由于自身的辉煌业绩，没有谁会批准他的辞职申请。他的事业正处在颠峰期——

11月26日，新华社评选九三年度中国体育十大新闻，马家军在十大体育新闻中名列榜首；年底，他以1000万元同广东今日集团草签配方转让协议；1993年12月30日，国际田联评选九三年度世界最佳田径运动员，马家军主力王军霞榜上有名。次日新华社揭晓九三年度世界十佳运动员，王军霞又列榜首。1994年1月19日，马俊仁、王军霞、曲云霞在广州领取全国体育飞龙奖最佳教练员、最佳运动员奖；此后又是老马陪同王军霞前往美国领取欧文斯奖...
...

你说，辽宁省谁敢批准马俊仁辞职？可是，就这样随便拿掉一个省体委主任又太不近情理。干部们说：“一个非党业务人员以辞职要挟撤掉厅局级党组书记的事，从来还没有听说过呢。”

事情僵持到20天的时候，也就是1994年元月15日，仍无结果，马俊仁再也不客气了，他在这一天对省委联合工作组再次陈述了自己意见，居然要求省委省政府必须在2月6日以前给予明确答复。

工作组立即向省委做了汇报。

辽宁省委、省政府诸位领导为此事本来已经非常焦虑了。现在老马又提出了2月6日是个期限。老马为什么提了一个2月6日为限呢?据分析,原因在于老马陪伴弟子王军霞从美国领取欧文斯杯之后,将于这一天凯旋而归。天啊,马家军的荣誉本来已经快有天高了,这不,又获了欧文斯奖,谁还敢让他真的辞职呢?省府愁云四布。

正在这时,报界又刊登了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先生对此事的看法,报道说,伍绍祖对此事最终能够圆满解决抱有十足信心。他说,马俊仁的请辞只是辽宁省体委的事情,他的辞职报告并没有交到国家体委,所以国家体委不会干涉此事。马家军平时所需经费亦由辽宁省政府负责——伍绍祖先生所讲的是一个机关的权限问题。按共产党的规矩,他讲的没有错,国家体委怎么能去管辽宁省的干部任免?国家体委对各省体委及运动队的关系应是工作指导性的、业务管理性的,并不能直接干预省内的人事安排——说来说去,还需辽宁省委、省政府自己解决。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先生也发表谈话讲:要帮忙,不要添乱,要抓住主旋律,宣传马家军,我们应该充分相信辽宁省委、省政府会圆满妥善地解决好这一问题。

一转眼,省委工作组已经进驻体委一个多月了,责任重大的工作组成员们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闫福君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查不出来。马俊仁提出辞职之后,闫福君又态度端正积极补救,与党组织配合的也很好,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七运会战绩辉煌史无前例,应该说政绩堪夸。你怎么撤人家?一个多月以后,工作组决定打道回府,同时对辞职风波做出了一个结论并就此向省委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工作组认为:草率地调动干部不利于省委、省政府的形象,不利于党管干部的原则,不利于党风党纪建设,不利于辽宁的体育事业。解决问题的办法应是,继续作好思想工作,化解矛盾,抓班子带队伍,巩固和发展辽宁体育大好形势——看来事情难办,斗争还在僵持阶段。

马家军老队员的情绪开始出现波动。“教练着急了,队员更是上火,直到现在弄得是一塌糊涂”,马家军队员的训练和生活实际上已经受到较大的干扰和影响。老马哪里顾得上队伍,为防止队员们外出,他只能指令运动员在不训练的时候,每天必须全体集中呆在他的宿舍里,哪儿也不能去,一直等到他回来。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吧。我们看一看王军霞在这种情况下留存的一则日记。

1994年1月6日,星期四,晴天寒冷。

这些天好冷啊!自从元旦开完家长会以后,马导忙得不见影子,他也无心管我们。我们整个上午就在他屋里坐着。屋里人多,地方小,又困又乏,两腿发胀,挤在一个小角落坐一会儿,就能不自觉地睡过去。醒来以后满头大汗,浑身又潮又冷,开始勉强挺住了,后来由感冒到发烧,全都倒下了。只剩几个能坚持训练的也处在感冒边缘,说不定哪天也该挂上吊瓶了。教练着急,队员更是上火。到现在弄得真是一塌糊涂。今天上午我们又在小屋里坐到将近十一点,我眼看快要坚持不住了,我好困好累,后背酸痛,头有两个大,看样子到下午就够呛了。然而马导可能由于忙,没想到(发烧的)根本原因,就只是说我们穿得少,还是让我们照样在他屋里坐着。病号都打针去了。看样子,我们这几个所谓健康者也快挺不住了。真希望他能理解我们,让我们上楼好好睡一觉。唉!

王军霞这篇日记字迹潦草,还把最后一个“唉”字写的老大,又加了一个醒目的惊叹号。从日记中可见,队伍正在走下坡,老马已经着急了,但是由于他陷入了复杂的人事纷争而难以把心收回来。他分明知道,一个月以后,在北京还有传统的北京国际马拉松接力大赛,等着她们上阵,去年马家军首次代表中国出场夺了冠军,许多国家尤其是日本的团队很不服气,今年的较量会怎么样呢?另外,好几个国际上的马拉松大赛也愿以优厚的待遇,高昂

的费用邀请中国马家军出阵参赛，国际国内对马家军的企盼极高，老马却提了辞呈骑虎难下，心中怎能不急？或可认为，老马对省委工作组强烈地提出限时答复，也是出于着急无奈的心情吧。

2月6日很快到来。

2月7日早晨，王军霞和马俊仁抱着欧文斯杯，从美国至北京又转乘53次列车返回了沈阳。副省长张榕明等领导和众多的故乡父老到车站热烈迎接。7点20分，车到沈阳，张榕明女士率众上前，向马、王表示亲切的祝贺：“感谢你们为祖国和人民争得了荣誉，马家军辛苦了！”就是在这个场合，张榕明拉住老马的手告诉了他两句话：“省委省政府决定，第一，坚决不能接受你的辞职申请；第二，请你继续率领马家军为祖国和人民争光！”——至此，辽宁上层总算是对已经历时一个多月的“辞职风波”表明了一个初步的态度。这个答复比他的限时要求只晚了不到8个小时。看来，领导集团还是顺应了马俊仁个人，分明老马有失误，却无人给纠偏。将来的结果肯定是宽人惯人害死人。眼下，既然有了这么个答复，总算一个台阶儿，老马也不能硬扭着，想想闫福君也不是说拿就拿得下来，队伍还得自个儿带着，于是老马就表示：既然领导信任我，祖国需要我，我就一定继续努力，尽全力工作——老马他会就此甘休吗？

岁月荏苒。老马和弟子们在春节前夕走进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演播大厅，热闹而又悲伤。王军霞、曲云霞对着镜头还哭了一鼻子。越来越繁忙的人们似乎已经快把老马辞职的事儿忘光。

2月20日，老马率部进京，在国际女子马拉松接力赛上展开卫冕大战。结果比赛虽说保住了冠军地位而成绩却明显下降，全程速度比上一年慢了两分多钟。比赛结束后马家军参加新闻发布会，马俊仁突然向众多的中外记者们重又提起辞职一事。而且语出惊人：如果我向有关部门提出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我无法全力抓训练，下次出场比赛的，将不是我马俊仁带领的马家军了——记者们纷纷命笔见报，再次表示内心的焦虑，呼吁早日解决问题。

历史真是有奇特的照应力，人生命运实在不可预测。万万没有想到，到第二年出场时候，果真不再是马俊仁带队！这一点决不是老马能够预料到的，他当时的意思是说，如果再不解决闫福君，那我老马就有不干的可能，他要炒别人的鱿鱼，然而无情的生活却让别人炒了他的鱿鱼。老马那句惊人的话语很是不吉利呢。

虽然这次比赛成绩下降，但是老马在北京还是受到了首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理解支持。又有霍英东先生慷慨解囊，大奖了一下马家军，奖给马俊仁、王军霞、曲云霞、张林丽4人每人4万美金外加一块纯金大金牌，每块金牌重达一公斤。后来我在大连时欣赏过老马那一块，有小盘子那么大个儿，漂亮之极。当时由京返沈，老马把16万美金现钞提出一半来，搁腰包里，塞得鼓鼓囊囊。打了冠军又领了巨奖，本应高兴，而老马依然难解心头郁闷。待回到沈阳一下车，英雄凯旋归来，人们热热闹闹地前来接站，正是智者干虑必有一失，老马于慌忙中就把那值了大钱的腰包给丢在了火车上！幸亏让一位干了14年的列车员拣到，后来几经周折交还了老马，幸未遗失。巨款虽然失而复得，但是丢钱破财总不能算个好兆头。

打这儿以后，马家军一直不顺当，最后终于出了大事。刘吉在中央党校的大会上讲：“在马俊仁辉煌的时候，我们谈了一次话，我说：马教练，我给你提三条意见，第一，我希望你不要卷入人事矛盾中去，对人事问题你不懂，如果你卷进去，后患无穷。别人出现人事矛盾时，你应该带着队伍上高原，去训练！第二，你不要去争当辽宁省体委副主任，那个副

主任在辽宁省找一千个都能找到，但现在找你一个马俊仁是很难的，你的贡献是当教练，对体委副主任这一套你不懂。如果你当上体委副主任，不信你试试，你这套思想方法、处世方法，半年之内还可以，因为中央领导都接见你了，大家买你的面子，半年以后没人会买你这一套，做体委副主任，你这一套是不行的。第三，你自己不要亲自管钱，钱应该交给会计去管.....这次我去看他(按：一年后马家军兵变，老马车祸住院，刘吉赴沈阳看望)，他在医院里，我说你恰恰没有接受我这三条。一是人事问题你往里卷。二是钱的问题(刘吉在此处也举了火车上丢美金的例子)。马家军里没有党员，也没有党代表，这样的独立大队今天怎么搞得下去?最后出大问题没人帮他处理。马家军的教训是深刻的，从他本人，从体委系统都要吸取。”

辞职风波最终平息于1994年的5月。才华横溢的闫福君不明不白被调走了。闫福君先生是怎样离任的呢?笔者不好详尽叙述。我只能简单地说，最终还是北京上面的人发了话，由省里执行调动，另行安排。显然，上面领导的愿望是为平息纷乱结束风波，也为了咱们中国多出几个世界冠军。有一种传说讲：中央领导说了，省体委主任多得很，而马俊仁只有一个嘛。

4月13日，由辽宁省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代表党组织同闫福君谈话，闫福君表示不同意变动工作而没有谈成。次日，又由分管组织工作的省委副书记继续同闫福君谈，虽然，也谈得不痛快，但是闫福君还是以沉痛的心情听取了领导的谈话，这位副书记诚恳地谈到：福君同志，这是在特殊情况下遇到的一个特殊事件对你进行的特殊调动，你一定要顾全大局，从党的利益出发考虑一切问题。打个比方吧，一个县委书记，不让他在这个县了，还可以去另一个县嘛，还可以当县委书记嘛!所以你必须服从省委的决定。闫福君无奈，只有表示服从省委安排，服从组织上的决定，顾全党的利益。他同时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让时间去说明问题，让事实去检验正误。

很快，张榕明副省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等一行人前往省体委，召集党组成员大会，宣布了免去闫福君同志党政职务的决定。请闫福君在会上表态，闫只说了一句：我没有什么好谈的——跟没说一样。崔大林则表示拥护赞成组织决定。

至此，马俊仁辞职事件终告平息。

提到这段时光，闫福君豪爽之后又沉吟不已。他说：我去体委时候孤身一人，走时候一人孤身。想想我在那里工作时处处别扭，就好像共产党人刚刚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时候那样谈不通，话说不到一块，心连不在一起。那天走的时候，没有人与我正式交接工作，没有人道别送行。我含着眼泪独自一人走出体委大门，我不知道自己该去何处?我不明白为什么干出成绩的人竟被免职!我也想去跟许多同志告别，但我又不愿意连累人家，心情十分矛盾。我还想到，强行调离我的结果，会极大地损害英雄的马家军的形象，我担心这样下去，缺乏约束机制，一味吹捧娇惯，咱们中国的一支铁军就会垮掉!这里面有一个领导和群众如何对待英雄和功臣的问题，特别是领导上，应该怎样扶植和爱护英雄和功臣?英雄和功臣还要不要接受批评教育?什么叫真正的爱护?这不利于马俊仁，也不利于极富才能的大林同志的成长。我个人这场悲剧的发生，也不能单纯地看作是体育界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腐败现象，还是一个民族素质问题。共产党实事求是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受到了破坏，党的干部只知对上唯唯诺诺，放弃思考放弃原则而明哲保身。金牌的摇篮，也是腐败的摇篮啊!根子在于大体制有毛病，政治体制要改革。在当时我一度很悲观，对许多事情，对以往的信条，对社会，我一度丧失信心。噢，现在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我完全想通了，一个人一生中是免不了要受些磨难的。对我也有好处啊。

大家已经知道能文能武的闫福君爱写好写，这时候我就带着希望问他那时是否留有诗作，

果然他说有一首随意之作，也是一首七律：

为官苦辣三十秋，政务缠身无尽头。
谗言横生心头冷，酸泪垂滴腹中流。
满头青丝化霜雪，青春润泽一时收。
人间应有公允事，却将遗骨葬荒丘。

他说写了个毛坯，后来再无心去改它，所以比较粗糙，人总不能者是在苦痛里拔不出来嘛！尽管老闫对这首诗不尽满意，我想还是在这里把它抄给读者们好。他的诗和他说的话，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索。

宣布闫福君免去党政职务一个多月以后，有关方面才把他的免职议题提交省人大常委会讨论。因同情闫的人较多，讨论中众人多有抵触情绪。经省府再做工作，终以一票之差，同意免去。过了大约半年光景，闫福君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前往省社科院走马上任，投入了与体委拼拼杀杀的工作完全不同的新领域。不久，人们便读到了他新发表的洋洋万言的大论文：《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地方社科院如何走出困境迎接新生的大胆设想。看样子他又要狠抓落实了。辽宁的干部们说，这个人，真不简单，确是个专当一把手的人才呢。

省体委主任由张榕明副省长兼任。这在全国是罕见的。崔大林仍以副主任之职干了一年多，到1995年4月终于扶正。好不容易啊！而马俊仁升任副主任的说法就变成了一个相当遥远的后话了。

马家军在那一年春天因无暇开赴高原训练，“整体实力急速下降”有待恢复，不仅在年初的北京马拉松比赛中成绩下降，而且在当年的广岛亚运会上也表现欠佳，张林丽在3000米决赛中仅以半步之差夺冠，险些被日本选手吃掉。在这之前，马家军参加那一年六月里举行的全国田径锦标赛，问题已经暴露不少，女将们虽然捍卫了各项“王冠”，但成绩很平常，其中10000米和1500米的银牌还被河南选手掠走。老马在答记者问时说：整个冬训基本上没有训练过，恢复正规训练迄今仅一个来月，王军霞因为有伤开始训练才十几天，所以我们只能把这次比赛当成一次练兵了。但是老马当时仍估计，“我们的优势可以保持10年！”虽说口气仍很强硬，老马还是在无奈中推辞了原定的多项重大赛事。比较知名的一是印尼雅加达国际公路赛，奖金高达近百万美金，马家军曾报名王军霞等三名选手参赛；二是韩国汉城国际马拉松接力赛，马家军曾报张林丽等八名选手参赛；三是英国伦敦马拉松大奖赛，奖金亦高达40万美金，马家军原计划将派出最强阵容参赛。现在，都泡汤了，不仅国内万众叹惜，就是在国际上，关心田径运动的人们也深为遗憾。老马对此曾伤感地说：我和我的队员们心里都很难受。别的不说，只要上高原进行一段正规的强化训练，王军霞、曲云霞都可能打破英国选手保持了5年的马拉松最好成绩，这还意味着她们可以得到52.5万美元的奖金！唉，去汉城、去伦敦，奖金都很高，本来也是非马家军莫属哇！这样好的机遇，我们何尝不愿意参加啊！

巨额奖金飞落他人之手是一方面。更应叹马家军失去了百年不遇的最好战机，致使世界马拉松最高纪录至今仍被英国女将保持着，这项殊荣与中国人失之交臂。

最严重的问题是辞职风波给整个队伍的管理留下了巨大隐患，老队员心绪不宁思想有变。铁桶般的一支队伍终于出现了可怕的裂痕。老马官运不通越发坚定了独走大连的念头，最终导致了队员出走的悲剧。

正如邓学政所分析的那样，辞职这件事对于老马并不合算。邓学政对我说：这件事引发了

许多人对老马的不满，辽宁省上层的干部包括周边的一般干部对老马的看法产生了很大变化，支持闫福君的人是相当不少的。老马他们没想到拿掉一个闫福君这么复杂这么难，又引发了省体委内部的无序和动荡，体委工作乱了相当一段时间，改革不下去了，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刘东风波也是在混乱中重新炒起来的。从政治上讲，老马实际上已经失败了，人家觉得和你老马打交道人人自危嘛，谁还支持你？在中国，政治上失败就会孤立无援，许多跟随老马的人动摇了，觉得领导层没有人支持你老马，你老马也不过如此，我们跟着你会有什么好前途？那么长时间你连个闫福君也拿不下来，你自己也没有当上体委副主任，我们跟着你有什么希望？所以他上大连以后，更加孤立，只有批评他的，没有帮助他的，最后又有人策动兵变，老马就彻底输了。其实经济纠纷是次要的，主要是政治上失败啦。

邓学政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再好的天时也架不住这般折腾。

在这一章即将完成的时候，1995年全国足球甲A联赛已接近了尾声。我痛心地看着在中国连续十年保持霸主地位(这在世界各国是罕见的)的辽宁足球队，一战不如一战。打到第21轮已经输了43个球，排名在十几个队中的倒数第二位，随时有降组的危险，王气尽失。国人惊叹：十载雄师成追忆，一落千丈为哪般？(补记：最后结果辽宁队果然没有逃脱被踢出甲A的命运，还是给降到甲B去了。)

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僵死的人事制度一旦打破，许多时代精英必将登上历史舞台。这是历史的需要，时势造英雄，如同没有对日抗战，东北也不会产生张学良、马占山和无数的抗日英雄那样，马家军的成功同样是改革时代的产物。国有的体育体制、基层体校的牢固基础、辽宁省府的大力支持，省体委党政干部的通力合作，包括体委主任闫福君在1993年的积极操作，崔大林撑起台子，马俊仁登台献艺，孙玉森辅佐立功——所有这一切是个系统工程。辉煌的业绩赖于时代的大契机，大天时。干优势，万优势，都不如天时这个大优势。

很可惜，马俊仁在刚刚成功不久，即向这个天时宣战，过早地改变了当年的最佳格局。

也许有善良的人会感叹道：如果马俊仁不卷入这些纠纷该多好！殊不知，这是由不得他自己的。除了老马自身的局限性以外，我们更应该看到，在老马的背后，有着多么深厚的大背景哟！中国不乏有英雄辈出，但是照这样厮杀下去，多少英雄也会被毁掉。是谁重创了马家军？

第六章 凶吉未卜上大连

“中华鳖精”企业为马俊仁在大连买了别墅，很豪华。老马急匆匆买楼办基地，从此独立。离开了大天时，脱离了老体制，离去的是多年同仁，进来的是农村父老。搬家当天揍队员，吉利吗？大连人惊喜迎老马。“中华鳖精”广告片的最后终结。

那么，当初马俊仁又是怎样把队伍带到最终发生了惨痛悲剧的大连来的呢？既然筹措的资金已经不少，若完成原先可行性报告中设想的两座大楼已是绰绰有余，为何放弃？又为什么不去别的城市而对大连情有独钟？

不错，大连的确是悲剧的发生地，但是大连更是美丽的大连呀。有一首很著名的歌曲，就叫《大连好》。

马家军调查1.txt434

马俊仁的西班牙式别墅就坐落在这里，面对着大海，那天，夕阳把别墅前的海面映照得一片通红，金光万点。我和老马长久地站在别墅前，观赏这迷人的景色。我说我原先生活在太行山区，那里的人们祖祖辈辈都没有看见过大海。我20多岁时才见到大海，那时感到大海神奇极了，到现在我也非常喜欢观赏大海，也许是缺啥想啥的缘故吧。马俊仁也沉吟道：是啊，山里人偏就喜欢海，我辽阳老家也是大山，我就特别喜欢大海。要是到渤海和黄河的交界处那才更好看。其实我早就沿着海岸线选窝了，从河北方面的秦皇岛北戴河黄金海岸，到山东方面的烟台威海青岛日照，我差不多都跑遍了，看遍了，选遍了，最后还是选中了大连。别的地方都有些不合适。外省的海滨城市好地方也很多，但是存在一个运动员的来源和分配问题，咱是辽宁队，到人家那里就不合适。……你看这里多好啊，有山有水，是养人的好地方。旁边这个小村子也让北京人买了，很快也要开发成别墅区。这里的老百姓从小吃海货，尽是高蛋白，人种杂，身体发育好，底子好，找干体育的材料满街都是，过来一个是长腿，再过来一个是细腰……

他说的很在理，大连是足球之乡，国脚层出不穷，青少年不算在内，光正式参加过国家队的球星就达70多名。1985—1986年全国足球甲级联赛，150多名运动员，大连籍球员竟达82人，占一大半。有时满场全是大连人在比赛。大连又是田径之乡，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人刘长春就是大连甘井子区人，与王军霞是地道的同乡。后来还出过大名鼎鼎的中国短跑之王陈家全。而王军霞、曲云霞、刘东三位世界冠军也都是大连人，男子方面的全国冠军田径名将也不少，穆维国、孙日鹏、张福奎……七届全运会光大连籍运动员得金牌26枚，可列全国各省市第4位，仅一个金州区就得14枚，可列全国各省市第10位，排在山东和解放军代表团之前。看看厉害不厉害！

这些因素都是促使马俊仁热爱大连最终进军大连的重要因素，但却不是最直接的、关键性的、决定性的因素。

建立基地的事情决定下来以后，又有了大笔的钱，这下社会各界前来掺和的热心人就多了起来。市场经济时代，人人都想挣钱，也属正常现象。

最早介入的是一些沈阳方面退休后下海从商的老干部。最美不过夕阳红，这些老干部办事很认真，公司业务紧，发挥余热忙，原定中心大楼建在学院田径场西侧，恰好是沿大街的，老干部们惜地如金，热情前来洽谈盖大楼包括一楼对外共同经营事宜，田径队孙玉森、马俊仁也有此意，但是老干部们并不打算投入多少资金，就是说意向虽好，当时仍是个盖不起。盖不起就算完啦？不，胜利往往就在于最后再坚持一下之中。对了——这些老干部还有个分公司恰恰就驻在大连开发区，这厢沈阳大楼盖不成，转而就提出，希望马俊仁到“整个东北开放的窗口”大连开发区去图个发展。开发区已经建设了10年，规模气象很不一般，又座落在海岸线上。一下子就对了老马的心思。就在这时省编委批准马家军建基地的文件也下来了。说来说去，在1994年初老马辞职闹剧尚未谢幕之际，刚过春节不久，马俊仁与孙玉森当即随老干部前往大连进行实地考察，受到大连地方党政热情欢迎，待为上宾。市长薄熙来亲自接见，很支持马家军来大连落户，当即表示：大连地皮任马家军挑，看中哪块，就给哪块。以期田径之乡再添异彩。开发区不能光搞经济效益，更应注重软环境的建设。早春的海风依然凛冽，东道主的好酒暖人情怀。然而建立国际第一流的田径基地谈何容易，场地广阔、风向阳光、“七通一平”、训赛配套、不仅消费，还要效益，不仅单身，更有家属，方方面面的因素都要考虑到，且投资预算实属巨大，即使大连市政再支持，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不会让马家军白驻。马、孙二人在老干部陪同下，顶着冬天的海风一连深入开发区内外踏勘多次，还是一时间难以抉择定夺。

说来也巧，浙江圣达“中华鳖精”营养液公司与马家军的合作进入了新的胜利的一年，看我中华鳖精——电视映神州，又见马教头，广告促销售，从此创名流，国人竞相饮，鳖精贵如

油。大喜开门红，更上一层楼——这更上一层楼不要紧，马俊仁确是看上开发区别墅群的西班牙式小洋楼了。他感慨地对人们说：“我太累啦，我也该到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好好休息休息啦！”浙江圣达方面原本也没付给马家军多少广告费，双方相处甚佳。按目前国内行情，马家军为“中华鳖精”作重头电视广告，最少也值数百万元。这一点，精明的圣达集团自然非常明白。那么，开发区的一栋别墅楼也就是这个价——约四百万人民币。看来，筹建基地之事头绪繁多，尚有待时日，而买别墅的事情则不应存在多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浙江圣达集团几无疑议，很快派员赴东北大连开发区为老马奔走。稍作洽谈，即付款成交。圣达方面果真购置了傍山面海崭新西班牙式别墅一套，遂以奖励名义交给了马俊仁，不久又办妥了产权归属。在成交时，房产公司因为是把房子卖给教练马俊仁，还特地降低了房价，便宜20来万出手。圣达集团、房主、马俊仁三方皆大欢喜。至于后来马家军兵变以后，有不少运动员和家长提出“中华鳖精”的广告费去向问题，要计算这栋别墅，那是后话了，此处按下不提。

由于马俊仁有了海岸边那套美丽的别墅，当然也就毫不犹豫地要把家从鞍山、沈阳两地搬过来，安顿在大连才是。事情进展极快，这年头只要有钱就行。圣达集团帮人帮到底，为别墅内部配备了全套家电设备并装修完毕。马俊仁自己只买了一张昂贵的大床，其余都由圣达集团办妥，随时都可以住人开饭过日子。后来我去别墅做客，所见果然豪华气派。门外长廊养着纯种北京哈叭狗五只，是老马过去艰苦奋斗时的遗产。三层楼室内面积达330多平方米，一楼客厅呈高尖顶，繁花大吊灯照亮了大幅古典西班牙油画。室内用具一应俱全，确实豪华。只是圣达方面什么都买了，就是忘了给老马配上两个书柜，买上两架书。很遗憾在这里我没有看到一书籍——如此一来，当初在沈阳筹建马家军基地的计划也随之相应修改，别墅成了一个新的轴心。原本的计划是以尽可能低的市价在开发区圈地建楼，建成后可训练可经商亦可结合旅游业开发热线，现在就顾不上那么多了。先有个地方能把队伍拉过来再说。离这个新家也最好是近一点，来往照应方便些。就这样，先建基地后安家的顺序被颠倒过来了。

在新的指导思想下，原本精明过人，极富商业头脑的马俊仁便匆匆选择了现在这栋价格一点也不合算的路边楼作了基地。这楼要价700多万，因没有全部完工，马俊仁先付了500多万。楼前楼后仅有两三米距离归主楼，拉上铁丝网，外面没有一分土地可以做田径场。一座孤楼在道旁，颇似一家路边旅社，怎么看怎么不像个体育中心。门口公路上的车流量很大，整日里有卡车轰鸣而过，经夜不息，天将亮时就更是车来车往运输忙，不但运动员休息不好，而且危险性也时时存在。没有场地训练，马俊仁又凑合将就联系了数公里以外的开发区一中操场权宜一时，每日还需面包车接送队员。训练时世界冠军们同场上一群群的在校中学生混在一起，已谈不上什么封闭。运动员训练结束必定一身汗透，却难以及时就近冲澡，还需坐车回楼。而马俊仁对于这一切绝不会不懂，事实上他比一般人懂的更精到更全面。此为何来？据知情人讲，在开发区的既定整体规划中，这座楼座落的位置系商业餐饮区，将来这里是饭店和旅社很集中的繁华地带，马俊仁一向精于商道，他是想在将来不干体育了，便充分地把这楼利用起来呢！又有人说，老马是想在将来把这楼一分为二给了两个儿子……各种说法，不一而足。

唉，老马到底是咋想的，我们不必追究了，即使真是这样也未尝不可。如今商潮滚滚，人人思商，为什么偏他不可以想一想呢？

事情飞快地办到这一步，顺利得令人振奋，老马对大连市府自当心存谢意。再说来日方长，待队伍正式进驻后，更需地方父老支持。所以老马有意同大连市诸方面进一步搞好关系。正好大连市每年都要隆重举办国际服装节，那开幕式如同盛世大典。为此市府领导特请马俊仁的老同行、大连体校谭兵谭校长出面，邀请马家军前来服装节助兴。用谭兵的话说，当初马俊仁还真给了老大的面子，特地带领王军霞、曲云霞、刘东三员大连籍名将，

亲临国际服装节。三大世界冠军啊!于是,马俊仁的巨幅画像 耸立在大连街头。大会精心安排了马俊仁的出场节目。由于大会开幕式主会场设在大 连体育场,主办者便很国际化地装点了一台豪华敞蓬卧车,在鲜花彩带的簇拥下,请 马俊仁居中站在车上,王军霞、曲云霞、刘东各站两厢,高举鲜花,将车缓缓驶入主 会场的四百米跑道,绕场若干周,向热情的大连观众和各国来宾致意!整个会场沸腾 起来,欢呼声此起彼伏。人们深深地为优秀的大连女儿和她们功劳卓著的教练感到骄 傲!马俊仁和三位女将面带笑容,频频向观众摇动着手中的鲜花,把服装节开幕式推 向高潮。市府诸领导倍感兴奋,一时不知如何感谢马家军,忽有人提出应该扶持帮助 奖励马家军才是,情急之中,市府领导稍一碰头,当即决定:除奖励王军霞、曲云霞 新居室住房各一套之外,再赞助马家军人民币50万元。闭幕式则安排在风光明媚的 著名旅游点老虎滩举行,马家军再度亮相,重演辉煌。

马俊仁实实在在感到累了。他和每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一样,有着相当农民化的 局限性。在大连购置别墅,客观上是老马从高峰向下坡滑动的转折点。最了解马俊仁 的崔大林先生后来曾经告诉我:人的精力和奋斗精神都是有限的,老马长期征战,又有病在身,早已经身心疲惫了。他想休息一下,我是非常理解的,他想安顿一下自己的家庭和将来,我更是非常理解的,老马在大连买房子,我也知道。从广义上讲我们都是中国农民的儿子,对农民的改造是好多年好多代的事情。我们不能要求他运动成绩高,思想境界也很高?那他成了完人了?老马也是个普通人嘛,老马曾经动情地对我说,老崔我感谢你,多年来你支持我,没有你就没有我马俊仁,现在咱们成功了, 钱也多得,光吃利息也足够,我不能一个人享这个福,到了大连开发区也给你弄一 套别墅吧,现在能干就干点儿,干不动了就在那儿歇着。老马对我当然很真诚,他是 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啊,可是我当时仍然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我说开发区我不去,小 洋楼我也不住,我要批评你这种守着粮食吃几年的小农思想,你这是打退堂鼓嘛!所 以说运动员后来的思想波动,也不是孤立的.....

崔大林比较清醒,他的话使我想起了我们山西陕西的乡亲们,手中有粮,心里不 慌,小富即安呢。其实甭说农民,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包括咱自己在内也不乏其类哟。

到了1994年7月份,马家军田径培训中心的搬迁之举终成事实。从当时看,要 把所有的多项田径运动小组迁到大连显然有困难,大连基地没有场地和设备,除了一座孤楼,什么都没有。而马俊仁的家已经在别墅区安顿妥当,他执意要先把自己的女 子中长跑组拉过去,全部人马计有20名女兵和新扩充的10名男兵。其实,关键在于 老马要把新的帐户在大连开发区建立起来,把成千上万的钱转过去。这个时期,老马 在辽宁体育界已是说一不二,没有谁可以劝阻,或者压根儿也不思劝阻,闫福君毕 竟还是给硬性调定了嘛!在一般人看来,老马早已用事实证明了他在长期的奋斗中 是强悍的。可是,从沈阳转大连,对于身在运动队的每一个普通体育工作者来说, 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十年前我写过一篇东西叫《太行山断裂》,里边专谈要从山 西上党古城硬性调动一批干部到一百公里外的新晋城去安家,遭到长期抵制,一拖 就是数年,至今仍未得到善终。此刻,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别人也没有在大连 海边买别墅住,整个田径队,除了老马还有谁会有积极性呢?沈阳到大连将近400 公里之遥。沈阳是 省会,沈阳有家有老人有孩子,沈阳与人们有千丝万缕很深蒂固 的关系,沈阳交通便利经济发达,是辽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政治经济文化当然也是 体育的中心。一句话我 是沈阳人沈阳就是我的家,我爱我家。大连偏远大连开发 区更偏远,沈阳建设了上百年,大连开发区还是个刚开发的新区。

如果一件工作在多数人那里行不通,只有一两个人要办,要一意孤行,这事情恐 怕就值得怀疑,后果将不难预测。王军霞、曲云霞、张林丽、刘丽、张丽荣等一帮 老 队员都不想离开沈阳,不想离开这座热闹的、充满荣誉、充满体育气息的体育大 院儿。搬家的头天下午和晚上,马家军的队员们一片悲伤,在食堂,在宿舍,随处 可见眼含 热泪,以多种方式依依话别的年轻朋友们。这里有着国内一流的包括几乎所有项目的 数百名优秀运动员和教练

员，一年又一年，大伙儿和睦地热烈地相处在同一座大院里，抬头不见低头见，而明天，我们就要离友而去... “走!”老马斩钉截铁。

7月27日大早，天还没有亮，马家军要出发。从四面八方涌来了上百名嗅觉灵敏的记者，他们手里拿着照相机、录音机、采访本子。人们也许不曾意识到，这一天将是马家军从鼎盛走向衰败的重大转折，人们只是觉得马家军大搬迁是好梦成真，是一件值得记录在案的大喜事。

几十辆不同型号的汽车集中在田径队大楼前。

凌晨五点，突然听到马俊仁在楼下怒吼：快一点下来!这帮小崽子你们都他妈的想挨打啦!你们在上面磨蹭个啥!

队员们一个个像受惊的小兔，当时就手忙脚乱了。队员们后来告诉我：一听马导在下边吼，我们就更着急出汗，洗脸盆，笔记本，这个茶缸还要不要?破家值万贯，哪样扔了都不行。铺盖卷，手提包，运动鞋，晾衣架，啊呀，谁帮我一把!从五楼下一楼，提哩嘟噜，忙中出错，俯冲而下，还没到楼口，就听啪啪!可能是三军霞还是谁，挨了老马俩大嘴巴!待冲到楼门外，只听老马喊站队，大伙儿赶紧往一块儿拢，当着全体记者的面，老马劈哩啪啦一顿臭嘴巴子直扇。他怒气冲天，边打边骂：惯坏你们这帮小逼崽子啦!队员们想躲想跑，马导大吼，都他妈给我原地坐下!这是武警对待犯人的做法呀，我们只好全体坐在地上，这下就不好躲不好跑啦，马导上来就踢，记者们醒过神来，都一齐上前连拉带劝，马导又是一顿臭训，这才集结完毕。车队浩浩荡荡向大连出发。上了沈大高速公路，过路卡也不交公路管理费，是啊，马导从来就不交费，点头就过，因为这一点在鞍山路上还闹过气呢。赶下午，总算到了大连开发区。到那儿一看，我的妈呀，到处是施工工地，乱七八糟的，还守着一条大马路，汽车呜呜地跑，楼里头空荡荡啥都没有，就是干床一张，要啥没啥，我们的心呀，当时就凉到底了...

孩子们争先恐后向我诉说着。王军霞在那一天的日记中顽皮地写道：

1994年7月26日。早晨四点钟，我们大家就起床了。因为要搬家了。每个人心中都有些恋恋不舍。望着宁静的大院，我默默地收拾着剩下的一小点儿行装。忽然听到有人急促的喊声：“快点下楼!马导生气了，快点，动作快点!”只此一声，大家都徒(陡)然从沉寂中惊醒，一阵骚动，有几人已经奔下楼去。可是还要搬行李一起带下去呀，我屋里四个人都着慌了，因为除我之外，其他三人都不会捆扎行李，当时也只有我一人的行李打好了，三人一齐向我求援，我只好一个个帮他们把行李捆扎起来，那么大的行李，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捆完，肯定下去时已经晚了。我顾不上擦满头满脸的汗水，来到队伍旁。突然听到马导一声大吼：“下来晚的都到这边来!”于是下面的场面开始了，在众目睽睽之下，马导第一个冲向我，问了一句什么话，不由我分说，右手已经打了过来，我机灵一躲，没打着，却打在张丽荣身上，随后又是一脚，踢在我屁股上。于是第二个、第三个... 噼哩叭啦一阵乱打。可能瞧我们态度不够好，又怕我们躲着跑，就命令我们都坐在地上。他气冲冲地发表了一阵演说。只一小会儿，我们又嬉笑着说起话来。这场面我们都习惯了。气得他直翻白眼儿...

下午，大队人马到达大连后，当地欢迎者已经拉出了火红长幅标语“热烈欢迎马家军进驻大连!”并在基地门口空地上热热闹闹地举行了欢迎仪式，大连人不亦乐乎?而省体委方面的工作人员都当即调头返回了沈阳。老马也不想让更多的人呆在新基地。

从那一天起，也就奠定了后来队员们造反出走的基础，悲剧的大幕从这一天拉开了一道可怕的缝。

现实矛盾的复杂性正在于此，僵死不变的旧体制要不得，一下子全不要又使不得；固守城池的旧观念要不得，一下子脱离这座城又使不得，我们该怎么办呢？而老马，他不管这些。

渴盼独立的老马终于自觉不自觉地脱离了计划经济的古老轨道，向自己赖以生存发展的中国体育大体制做了总告别。这个体制曾经像无私的子宫一样，孕育了无数的中国竞技体育精英，使中国竞技体育在很短的年代里获得了巨大成功，乒乓、女排、马家军，无一例外。这体制本是中国体育工作者在某一个时代的老天爷，是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的第一要素，国家需要以全民输血的方式确保五星红旗频频升起在国际赛场，为这个民族争光添彩，为我们的现行政治穿上一件件美丽的外衣，国家将用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财力保证运动员成长所需要的一切。多少年如一日，每年十几个亿的人民币投入到这个庞大的队伍中，即便是在最艰难的年代里，我们也不会不要这个脸面。马俊仁，你成功的背后本来就是因为有这无可比拟的一条龙体制为马家军输送了全部队员，辽宁省体委确保了你每年的基础经费和成龙配套的工作人员，每一个运动员都从一大群学校教师和基础教练员手中经过了艰苦而又精心的打磨，而这些集体和个人都是这个体制下全包全养的国家工作人员，惨遭淘汰的选手成千上万，退役下去的优秀运动员至今没有找到出路.....没有这个大天时，任何一个中国人没有能力在国际赛场打出名堂来，马俊仁也决不例外。但在当初，老马却不以为然。客观上，或可说他向这个强大的现行体制展开了全面的挑战。他有点儿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柯德.....

总之，眼下老马成了独自一个人，他踽踽前行。马家军成了一支悲壮无比的孤军，今后的旅途上，必将危机四伏，险象环生。

这一切，却被大连各界真诚欢迎的气氛所掩盖。锣鼓响、鞭炮鸣，热烈欢迎马俊仁，自古英雄走天下，赢得身前身后名，壮哉马家军。

查当时大连的报纸，头版，马俊仁和王军霞的大幅照片赫然入目，报道肩题曰：《风水宝地引来最漂亮的凤凰》，主题：《马家军移师大连开发区》，文章精彩，摘录如下：

7月27日，是大连开发区发展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举世闻名的马家军在遍寻风巢之后，终于慧眼识宝地，把训练基地建在产生多名世界冠军的故乡——大连。

在广岛亚运会临近，马家军诸将奋战正酣之际，教头马俊仁率领全体健儿乔迁大连开发区，给我们的拓荒者带来了兴奋和喜悦。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高姿在讲话中，希望开发区每一个职工都要以马家军为榜样，勇于拼搏，共同奋斗，在建立现代化、国际性城区的过程中，与马家军一起走向世界，大连开发区因马家军的到来，定会出现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新局面.....

辽宁省、大连市、开发区的领导王光中、崔荣汉、毕锡帧、于桂荣以及省科技实业集切、省老科技工作者联合会、省科联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及大连分公司的领导参加7进驻欢迎仪式.....

一件多么令人畅快令人振奋的事情啊！

马俊仁多次表示的人生三大夙愿终于得以全部实现。他动情地对记者发表谈话：我高兴啊！虽说初来乍到，困难确实很多，但是有全国人民支持我，再大的困难也能战胜！你看呐，

没有训练场地，开发区一中把场地让给我，上场地太远，厂家就送来一辆价值28万元的金杯海狮面包，搬家经费不够，圣达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国安专程从浙江飞到沈阳，捐赠开办费30万，新潮家具商场的常经理免费给咱提供家具，我老家辽阳千山酒厂给我们送来千山美酒.....我们不是来玩的，这里的气候，饮食都将对马家军队员的训练产生积极影响，虽然最近我们有9名女队员和3名男队员得了阑尾炎，做了手术，但我们我马俊仁绝不辜负人民的愿望，一定要打好第12届广岛亚运会，为祖国人民争光!让马家军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老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至此，马家军的20名女兵和刚刚扩充的10名男兵全部进驻这所新基地。而早在队伍进驻此基地的前两天，王军霞和曲云霞的两对父母亲也别离了老村的乡亲们，欢天喜地住了进来，基地进驻了一小群地地道道的农民父老。

马家军就这样去了大连，是个县团级。

马俊仁差不多完全独立了，他同自己朝夕相处的体院崔大林院长、党委书记于锡九、田径队孙玉森队长、苏魁生副队长、助理教练若干人、队医张琦女士、司机兼工作人员孟庆全以及田径队的全体同行、食堂冠军灶的全体师傅们以及其他的许多同仁告别了。在基地重新与他结伴的仅仅是王军霞的父亲王有馥和母亲，曲云霞的父亲曲国力和母亲，加上前头介绍过的鞍山外甥媳妇张娟和从金州临时招来的炊事员孙有巍。看，老马的独立仍然不是彻底的呢!刚从泥塘子拱出来，却又踏上了沼泽地。

这支孤军还能打世界冠军吗?

九四年夏季，大连市再次举办隆重的国际服装节，马俊仁就近从开发区出发，仍是王军霞曲云霞相伴，只是缺了刘东，再度拥抱鲜花和阳光，再次携手拉开了大连国际服装节姹紫嫣红的大帷幕。天蓝蓝，海蓝蓝，风习习，人精神，衣艳丽。

倒是“中华鳖精”与马家军愉快合作，其最终结局如何，一直受到国人的关注。九五年春我在东北采访期间也顺便做了一点儿了解，此处插进来报告给诸读者。“中华鳖精”的广告以马俊仁以及王军霞等人为主体，属明星广告类，电视观众俱已熟知其内容。只是这群明星与文艺大腕相比，时间上就很不从容。因此拍摄广告镜头时基本上以杂乱的体育场为背景，匆忙间完成几句很直露的台词而已，从创意到摄制都很不精到细致，用光和剪辑也极不讲究，算是最简略的制作，当时也不曾有哪一位影视高手在现场给指导一下。老马扯着沙哑的嗓子直不隆咚就是一句：我们常喝中华鳖精!好!——不幸落入三流广告的俗套。对于这则广告，观众当中多有微词，大皱眉头。乃至到1994年3月间，时有批评公开见诸报端。比较突出的是《彭城晚报》的一则报道，以醒目的《中华鳖精广告有损马家军形象》为题，引起读者注意，各地多有转载。该报南京专电称：

南京理工大学等高等院校最近组织一次“明星广告”调查评选活动，对象为南京大学生。大学生们对既是商业行为又是文化现象的“明星广告”评头论足，其中一些看法颇让人玩味。获“喜爱票”最多的是葛优、冯巩的“双汇牌火腿肠”广告，大学生们认为这条广告在俊男美女充斥的广告中独树一帜——

崇拜马家军的人们大概想不到：马家军为圣达牌“中华鳖精”所作的广告被公认为明星广告中最差的一个。大学生们一致认为该广告落入了大吹大擂的俗套，因而显得很假，同时也损害了马家军的形象。一位被调查者写道：“众所周知，马家军的成功靠的是艰苦的努力，广告却把成绩归因于一种滋补品，不切实际。”与马家军的冷遇相反，同是体育明星的刘易斯做的“画王”彩电广告则几乎获得大学生们的一致好评.....

糟糕，马家军抛头露面的商业广告被大学生们评为“最差”一档，很令人伤感。于是，便有热心人把这则报道剪下来，很负责任很恳切地写了一封信，郑重寄给了马家军的主管领导崔大林先生，来信人单位系徐州铁路第一中学，看语气和字体多是一位前辈教师。他投书给崔大林，是很有眼力的选择，可以发挥作用：……我是马家军的崇拜者，因为她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殊荣，为振兴中华体育事业开创了光明前途，应受到吾人的崇敬和爱戴。

马家军子弟兵，靠的是千锤百炼艰苦卓绝的拼搏精神，百折不挠的毅力；生活上靠的是科学饮食搭配，科学利用时间。而不是靠什么灵丹妙药来补充恢复所谓的“能不累吗？”大军领导(指马)在银屏上翘着大姆指为中华鳖精叫“好”，收取有限广告费或物资，却忽略了威震全球的声望，太不合算了。出于对大军的爱护，剪寄报纸一页，请看众望所归，便知此类叫好举措是否算作“错举”呢？应否适可而止呢？……

马家军的崇拜者

杨再新上

1994年4月10日

杨先生的这封信果真发挥了作用。或许崔大林同时还听到了不少类似的包括省内外上层人士的诸多反映，或许大林本人也有相通的看法，总之杨先生这封信促成了一次转机。崔大林没有再犹豫，他提起笔来在这封信上批了一条很明确的意见：中华鳖精广告形象不好，应该停止。此件请老马和玉森一阅。大林于4月25日。

当天，信转到田径队。

孙玉森和老马都不同程度听到了许多反映，也深深感到广告问题不容忽视。此时已近五月，大连那边买到别墅事也基本办完了。再这样将广告日日照播下去，实在有害无利。不要因为这一笔钱，影响了形象断了几笔钱！于是，孙、马复又请示大林，遂决定与圣达集团正面谈一谈，在不伤和气增进友谊前提下，寻求解决办法。

为慎重起见，辛劳的孙玉森专程飞赴浙江，与圣达老总们进行了一次恳切的面谈。老孙综合各地反映，陈述马家军的被动局面，分析双方利弊，引起了厂家的重视。圣达方面也很通情达理，大家都是爱护马家军的，最后商定一个近期解决的办法：首先在辽宁省内停播，随后待中央台播出一个周期后不再续播，其它各省市一段时间内尚可播放，有机会再重新拍摄录制新广告。

此后，马家军的广告在中央台的频道上就渐渐少了下来。但在各省市电视节目中仍时有出现。一直持续到1995年初马家军兵变以后，才基本上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筐筐热气腾腾的甲鱼——闲话一句，从产品本身的需要看，似乎增强了可信度，但从广告水准评议，其品位仍然让人不敢恭维，倒觉得还不如马家军那一条独有个性。

事情都过去了。不管怎么说，圣达集团在大连给老马买的那套别墅真实而又适用，房子的档次拿到全国排一排，那是第一流的。我在广东沿海看过一些同类别墅，综合条件都不如老马那一套。

我们应该看到，马俊仁作为体育界比较早地站出来在电视上大作广告的人，虽然受到了不

少非议，并且还引起了一些上层、中层人士的不满，最后广告也不播了，但是，马俊仁客观上带动了体育界人士向大市场的推进。在这一点上很有些第一个吃螃蟹之人不无悲壮的色彩。从他以后，我们在电视和媒体的广告片中又相继看到了体坛明星谢军，看到了聂卫平，看到了郭莎莎，看到了莫慧兰，好像还看到了高敏，人们渐渐地习以为常，不再听到指责之声。这些世界名将同样也是中国的英雄，照有些人的说法，也可以说成民族英雄，他们或她们可以做广告，何以偏偏就指责了一个马俊仁呢？当然，人们可以说是从爱护老马出发，是好意，而中国人对乍一定向市场的许多事物总是不习惯，总是不适应，总是有抵触，自己也很难走出去，对这一点，实在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叹息和深思。

不管怎么说，老马现在是背水一战上了大连，前程莫测，凶吉未卜。我想起有古语说，“任重而道远者，不择地而息”，如今老马择地而息了，宁知其道尚能远乎？

第二部·地鼎

第七章 和老马清明上坟

马俊仁出生在莽莽山林中一个叫滚子沟的地方。祖上独居大山梁，遗迹尚存。他喂猪有奇绝之招儿。上辈人不算传统中的耕作农家。小学没上完，全家走鞍山。队员长跪坟前不起。老马说：“两山夹一杠，辈辈出皇上！”

我一直觉得对马家军的解剖与评说是一个危险的命题，于是我力图去开掘事物背后许多规律性、必然性的东西而宁愿忽略一些繁枝琐节。我一直想把马家军的绚丽传奇还原为质朴可触的生活实体，于是我奔波的脚步就必须踏遍故事发生的早期疆域。寻根在这里成为一种使命性的劳作。

中国东北地区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确是个好地方，即使拿到全世界去看，也是数得着的好地方。从小我们会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辽宁省又是整个东三省的一个中心。俯欧辽东半岛，东西部为山区，中部的辽河大平原一直向西南延伸，插入渤海与黄海之中。这是一片多么富饶的土地啊！她是中国最具实力的重工业基地。值得注意的是，与国内其它省区相比，辽宁有着独特的人口构成，全省人口四千万，她的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比例是1比1，而其它省份则是以农村人口为主。于是，高比例的城市人口为整个辽宁省大大地强化了独一无二的全民体育意识，成为高水平竞技体育的根基和土壤。从历史上看体育基础是很厚实的。有人说，在大连，卖冰棍的老太太看孩子们踢球，也能判定啥是越位。如果拿辽宁同北京、天津、上海这几个直辖市相比，又占尽优势，广阔的农村和将近2000万之众的农村人口，为艰苦卓绝的竞技体育提供了雄厚的人才资源，取之不尽而用之不竭，令北京、天津、上海望尘莫及。这真是天赐神设的一块宝地。

把东北的城市体育意识与农村中体育积极分子沟通起来的人，就是东三省的各级体育教练。马俊仁等人就像是一座座桥梁，一头扎在古老黑土地，另一头跨向都市运动场，一批又一批的全国冠军、世界冠军便从这桥上走过，天堑变通途。

1995年的清明节，老马开着那辆沈阳产金杯牌面包车(另一辆已毁于车祸)，拉着曲云霞、董艳梅、崔颖、姜波、白雨、尹莉等小队员，从大连经鞍山疾驰三百多公里，要回辽阳老家那大山深处，给逝去的父母亲上坟——老马的父亲是今年春节前刚刚病逝的。这时我先期

已在鞍山，一边采访，一边等候老马的来临。清明节前一天傍晚，老马拉着队员到达峻山与我会合，安排队员们在张娟的亲属家中任下。老马不大愿意让队员们住宾馆。那样架式太大，又不便于集中管理，且多花钱。到某个家庭里床上地下挤一挤，好处甚多，符合老马一向推行的东方家族式管理方针。

营养师王伟也和老马同车前来，必要时即可上手做饭。

老马的故乡属辽阳市，只是离市区极远而靠近鞍山边境，位于鞍山东南50公里，名为辽阳市塔子岭乡滚子沟村，与著名的千山旅游区连成一片。这辽阳也不是个等闲之地，历史上名人辈出，是文化古城，在当代体育史上也写着世界乒坛名将李莉、射击巨星王义夫、游泳女杰戴国红的大名。马俊仁的名气就更响亮些。1991年的全国游泳冠军赛就是由辽阳市承办的。蹬掀世界冠军郑世玉也是辽阳选手，她居然先后24次打破世界纪录！我查了一下，辽阳体坛值得骄傲的人物还有前国家登山队队长、攻克世界屋脊的功臣、中国登山协会主席史占春，著名射击运动健将、中国射击协会马青山等。你看，李莉、王义夫、戴国红、郑世玉、史占春、马青山，现在又出了一个马俊仁，都是辽阳人，这地面足够辉煌的了，全是世界级的。

晨五时，老马驾车上路，我们出鞍山向东南方向而去。我原先以为仅这一车人马而已，没想到尚有一台大客车拉着许多老少尾随其后。老马对我说，这次上坟和往年不同，除了给早年逝去的母亲烧纸外，还要到坟上为春节前逝去的父亲祭百日的香火，所以凡自家弟兄姐妹都必须出动，加上同辈媳妇脑嫂，也就多出好几批人来。马俊仁弟兄姐妹共计九人，马俊仁上头有两兄一姐他排行老四，下头尚有四弟一妹(妹妹病故)，各家还有晚辈子女一大群，都是马俊仁的大小侄子男女外甥，就样算下来加上运动员们，此次进山上坟超出百号人头，也就需要动用一台大客车。这次马家置办清明节就显得格外隆重浩荡，是整个庞大家族统一而又郑重的行动——名副其实的马家军。

老马驾车，我坐其旁，一路唠嗑。从而我得知，老马家兄弟姐妹多，各自都成了家，每家还是子女多，生活负担较重，过去一直过着苦日子。但是兄弟们都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个好的传统，那就是肯吃大苦肯出大力，在生活的重负之下从不弯腰叫屈。除了老马本人体面风光成了大气候以外，其他的兄弟们都在鞍山从事不少挣钱的工作，如司机，如搬运，如修理等等，文化不算高，日子过得却红火。老马成名，为马家争了光，全家上下很高兴。老四家首先在经济上翻了身。但是因为大家族子女亲属太多，一时间也不能照顾如意。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很坚韧很能干很务实的家族。

离鞍山渐远，汽车下了柏油大路，在沙石公路上颠额前进。山渐渐高起来，河滩渐渐乱起来。而人烟越近稀少，老马的话却越多。看得出来他在故乡荒远的山水之间是随心所欲的，而他一旦身置纷坛繁杂的现代大都市之中，却往往难以协调人际甚至无法适应。反过来，他的许多说法做法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也难以被山外的人们所接受和理解，总觉得他是半个怪人半个奇人而不太合群。

途经一个穷困的集镇，马家军停车购物，为中午起炊开饭做准备。这是多年来的惯例。老马先是买了几十斤蔬菜，然后到猪肉架子前割肉，他相当老到而又随意地用手在一扇肉上划了一个弧形，但见手上一黄一白两个大戒指在阳光下刷地闪了一道明光，那野村屠夫一看来了大户，只图肉卖得快，未及细想，提刀而下，十几斤上秤，摘钩子报纸卷了，付帐走人，却不留意剩下的那小半边猪肉已是次等劣货，再不好卖。老马提肉便走，低声对我窃喜道：这人傻得不会卖肉。操刀卖肉，里边功夫深了，来的户头再大，也得好坏搭配，不然剩下的不好办。他看我用手划了划就急着下刀，只想多卖，刀走到半路上后悔了那刀却拐不回弯来，只好切给咱！

上车后老马又高兴地重复说那卖肉的等咱走了才要发愁。我琢磨着，莫非老马对猪亦有研究？便问他：你也喂过猪卖过肉？这一问不要紧，引来老马兴致勃勃一顿大侃：

我喂过猪。猪才是精明东西，它一点也不轰不笨还和人斗心眼子呐！我是六二年的兵，在本省公安部队干了7年，看监狱，押犯人。当兵回来是1968年吧，经过短训分配到鞍山55中教体育。这个时期我刚结婚，家在农村，每天骑自行车来回跑，那时候经济上手紧，一家比一家穷得邪乎。我先是养鸡，收入少，不来钱，顶不了大事儿。都说养猪要比养鸡强，就琢磨怎么养才养得好长得快。见集市上卖小猪崽儿，一问挺贵，我舍不得花那钱，它啥时候才能长大换钱？那太慢啦，总琢磨还有别的法子没？

说到这里我就笑了：不养猪娃儿你养啥？莫非你还真有高招？

老马接着侃：那当然有高招！在农村有一种架子猪，一辈子也长不肥，瘦得光有皮和骨头，总在街上晃，肋条一根一根看得清，杀了不能吃肉，想卖没人要它，养着它又不长肉，不知道你们山西有没有这号猪？我说有，常见的，老马说我们管它叫老柴猪。跟他妈的一把干柴似的！我说山西老乡们叫它绝廊猪，就是说脏兮兮光有个空架子，老马说就是它！我就买它！三二十块钱就能买一头，比个猪崽贵不了多少。他别人养不肥，我倒要试试养肥养不肥！我琢磨着凡是这种猪都是没有调教好哇，它不好好吃，肯定长不肥。我先把两头废猪关起来，蹲在猪圈墙上看着它我就寻思，它咋就不好好吃东西呢？这是有原因的，就是原先那个主家把它给惯坏了，嘴也馋了，胃就小了，我喂它一瓢猪食，它抬头看着我，低头捞槽子里的米渣子，喂一瓢它捞着吃两口，不正经吃。一般人家早没信心了，放了它拉倒，省得拉到圈里还收拾不过来。这么着它就再也长不成了。我琢磨明白了，就有了办法。我使了一种饥饿训练法，你得跟它斗哇！一整天，我啥也不喂它，光蹲在墙上看，它满不在乎，转天我还不喂它，我还是蹲在墙上看它，它饿得挺不住了，抬头看着我它嗷嗷叫，大眼瞪小眼的，我还不喂它，第三天，它饿极了，饿得狗日的直打晃，想吃好东西没门！这时候我提桶水，不喂它正经食儿，我给它一瓢水，它冲上去就喝啊！这天我就光喂它水，给多少它喝多少，咕咚咕咚，把个肚子喝得溜圆，一泡一泡光撒尿，往后一段时间，总不让他吃饱，总让它饿着，光喂它稀汤，它再也不挑食了，听话得很，我这边一扬瓢，它总是抢着喝，直到稀汤把胃全撑大了，它再也知道啥叫个饱，给它多少都会吃光，把个槽子舔得精光啊！

我哈哈大笑！老马也被他创造的奇特方法所激动，更加兴奋起来：这时候你要用洗衣粉，大量加食，精饲料不够就把豆秸发酵，弄碎了喂，大量加洗衣粉，效果很好，一个个拼命抢着吃啊，一天一个样地长膘啊，眼瞅着月把地就肥上啦！那时候我中午从学校回不来，可是早午晚三顿猪食一顿不能少，又不能交给别人喂，别人也喂不了，我就动脑筋解决这个问题。我把中午这顿猪食给它改在半夜不就成了啦！算下来早晨、傍晚、半夜，还是三顿不少给，这样我半夜里喂了猪才睡觉，早晨喂完它才往学校走，嘿，只俩月，那猪就长到二百多斤，可以出国了。老乡们不知底细，也不知道咱半夜里喂猪，就惊奇百怪地传开了，说马俊仁用了什么高招儿，他每天只喂两顿猪，那废了的猪咋就长得那么肥呢？真神了！——说到这里他自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连笑带说：我摸着这个窍门以后，就到处找谁都不想再养的这种柴猪，买回来就训练，最多时候我养了狗日的11头，我训练它们排队，赶着它们在村里逛，11头猪排成一条线，我牛气得很呐！老乡们看着眼馋，穷啊！都想知道这猪是咋整的，我保密哪敢告他们，都会用这法子我就买不着老柴猪了。有捣蛋的坏群之猪，你要重点调教。也有反复训练它还不记事儿的，它不好好吃，就会影响别的猪，那猪们也是看也是比呢，它和我比胆儿啊。有一头猪，怎么训练也不好好吃，狗日的不听话，我看它实在没前途，又影响别的猪，我就专门当着别的猪的面打它。要打就往狠里打，那次我在墙头上拿着大杈棍子捅它，其它猪都知道害怕，我打它戳它，用大杈子把它打在圈里的洗澡

坑当间，死不放它。它急了我也急了，极伎它的脖子往洗澡坑当间接紧了，其它猪都躲到一边看呐，吓得直打哆嗦，我就骂，教你不好好吃!教你不好好吃!其它猪都能听懂，一直到把它憋在稀泥坑里憋死为止——老马讲得直喘气：我决不轻饶它，非把个破坏纪律的猪打死不可!杀一做百，杀猪给猪看，往后啊，我喂的猪更是一拥而上，猛吃猛喝，都是两月就出圈，一头比一头肥。

沉默了一阵，老马歇了口气，又想起什么似的，说：猪养的太肥也出问题，肠道要生病，肝脏也容易发病，一发病它就不好好吃东西。我也有针对性的法子。70年代那时候机关单位执行制度严格，没有见过假药，医院里的西药一过期就不准再让人用了，这些过期药找个关系很便宜就能买到。我常去医院打问，一有过期药就买点儿存着，有消炎针剂，有药片，回来给猪大剂量用上，一用就灵，真是好使得很。现在可买不着那样的好药啦!我给猪治内科病有了名，有人还请我去给他们的猪治病呐，手到病除!后来有一种外科病把我难住了，那就是猪吃得太胖，老是趴着活动少，皮肤上容易生癞子，这是一种很顽固的皮肤病，啥法子也不见效。猪太脏了就不好卖，把我给急得用土法上马，我先是给它抹六六粉，心想消毒杀菌顶事吧，可是不行，皮肤坏死，猪疼得乱咬乱叫。我忽然又想起汽油，就用汽油给它涮，倒是杀菌效果不错，可是汽油挥发太快，把猪的皮肤也蛰坏了。那胖猪身上的肉让汽油搞得裂大口子，那肉往外翻大花!看来汽油不行，我改用柴油，哎!柴油不错，挺好使，但还是好得慢，把个猪抹得油乎乎的。最后我又试验机油，机油最佳!后来就一直用机油，罐头瓶子里加点药，抹三次，那皮肤病准好，一罐头瓶子就足够了，机油哪儿都找得上，简直不花什么钱

上坡了，老马换挡加油。汽车在两座大山之间的崎岖大路上前行。老马讲完猪的故事，颇有些自豪的神情。我却一时间不知该说些啥才好。只觉得正是这位当年土生土长的中国北方农村后生，带出了后来的世界冠军，打破了世界纪录，实在是个奇迹。我们似乎从他养猪的成功之中又联想到了一些别的什么，这很具体，要比他养花、养狗更值得我们重视。我不禁回头看了看身后的曲云霞、王伟和其他的小队员们，大伙儿并没有注意我们之间的谈话，满车昏昏欲睡的样子。

老马又说话了：老赵你可别笑话我土啊，其实这土东西里头给了我不少真东西。咱读书少，遇事就是爱琢磨，琢磨不透我这人睡不着觉。我说：你掌握了许多民间生活中的朴素辩证法，而且很会运用这些辩证法。老马说：这世上的事儿，你细想一想，道理都是相通的。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汽车路经一个小村子，只见村边路旁有不少一房高的柴垛子，看来此地缺煤，只好满山砍柴烧。我说可惜了这些树木，老马就说：农民他懂啥?眼光浅呐!靠山还要会养山，养好山才能养好人。这里的农民不光他自己砍林子烧柴，他是缺煤没办法，不砍山不行，更糟糕的是他砍山卖柴换小钱儿，这么好的小树都砍了，卖六毛钱一捆，山外买柴的人开卡车来拉，农民以为讨了多大便宜!其实这都是野生的好柞木，长得大一点儿，就可以作成地板材料，在城里那值老钱了!可惜都烧了，一年不知道要烧多少，最后谁家也没有发了财，人均年收入还不到五百块。老马毫不客气地说，这架山要是让我马俊仁管，保证发大财!连三年都用不了!

快进滚子沟的时候，老马又重复同样话题，一再说这山是富山，都让人给毁了。他说：我们家过去住在西边的大黑山上，传说山上有只大神鸟，前些年有人看见那大鸟飞动起来，落到东边一座小山上不见了，有人就在那小山上挖，结果挖出大量的黄金来。许多人都发了大财。这几架山可是宝山哟!

上午10点多时，马家军到达了辽阳市塔子岭乡滚子沟村。老马家解放前后一直独家住在大黑山的密林中，祖坟都在那里。搞互助组时候才逐步下山来，搬到这个村。因为自己家没有土地，到50年代中期又搬迁到鞍山，全家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当时村里只有20来户人家，几十年后，如今也不过70来户，从东向西散落在这条沟里。房屋都属于东北深山老林中很低很矮的那种，规模不大，用石头垒的山墙，房顶也多用石板或木料。四周的山岭上不停地传来野鸡们的鸣叫声。老牛斜卧在村中道旁反当。各家的柴垛经过一冬霜雪已经发黑发朽。所有的石头院墙都不超过人头高，垒砌的亦不整齐。整个村中少见新房，院落布局也是很原始很零乱的，显然在初盖时不曾有统一规划。总的印象是经济还不富裕，却也安逸平静。倘是夏日，想来是个避暑养性的好去处。

一大一小两辆客车擦着柴垛子开入村中，似乎也没有引起村民们太大的震动，反正知道是老马家的鞍山亲戚们回村上坟来了。可能村民们今几个办的都是同一件事，村中人也稀少。

老马的安排是先在叔伯兄弟亲戚家报个到，把路上买的猪肉蔬菜卸下来，把大批的黄纸也卸下来，该裁的裁，该用铁模子打印子就打印子——这才能上坟烧用，趁这功夫开车拉我去附近几个地方转一转，顺便借些碗筷盆盏回来。不上坟的人就地在院子里垒灶支锅把馒头蒸上，大队人马就进山上坟，办完正事，晌午再到亲戚家的大院里吃饭，后晌就收兵回鞍山。

如此安排，使我有幸同老马开车去了趟5里地以外的山村小学。这里是老马最早的启蒙之地，老马有限的那点儿文化就是在这所四四方方的残败院落里学到的，学校坐北朝南，院外院内满是冻土初化后的泥泞，有入校通道而没有装门。老马有些激动，疾步径自入内。东瞅瞅西看看，仿佛要寻找少年时代遗失的许多宝贝。这所山村小学在我眼中完全是希望工程扶持对象，教室常年失修，门窗玻璃残缺，隔窗探望，但见桌椅板凳无一健全，黑板上裂痕密布。站在院中央环顾四周校舍，一如进了几十年前的北方农村车马大店，难以寻找到些许文化的气息。今日正逢清明节，又是休息日，校内大人孩子一个没有。老马转了一圈，鳄鱼皮鞋上已沾满春融的泥巴。他喃喃地说：当年这是乡里的中心学校，我上学那会儿比这新，咋就破成这样子啦？那些老师我还记得，也不知住在哪儿，这条件不行呀。那老校长可严格啦，还在不在呢？老赵你说说，我就他妈在这儿上学，开头上学时是8岁9岁吧，反正我四四年出生，刚解放不几年嘛。上到3年级时候迁走的，迁鞍山时我12嘛，又接着读了两年，后来就不上学了。

我们站在校门口很柔情地向南而望，老马一口接一口地抽烟，阳光下烟雾笼罩着老马的脸庞久久不散，使我感到了斯人的苍老。老马指着对面的山谷低沉地说，那时候上体育课，老师总是让我们爬这座山。我总是爬得挺快，一堂课下来感觉就是饿，饿了就忍着。忍到中午放学后，吃自己从家带来的饼子。我每天在腰里缠一个长形的小包袱，里头是课本和饼子，走很远的路来学校，刚才咱们开车来不觉得远，要走可得老大功夫。山里有狼，吃小孩，也不知道害怕。我每天要趟过一条河，遇上那河涨水，就把包袱解下来顶在头上游过河。有一回班里大扫除，傍晚放学晚了，我紧往家跑，半道过坟地，就碰上那头老狼，灰出出的开头我只当是条狗，走了几步就觉得不对头，它老跟着我，我猛一下子想起那是狼！出了一身汗，怕它从后边爬我的肩膀头子，我赶紧面对着狼倒退着走，也不敢跑，我退着走，一走就是好几里地。那老狼不远不近它一直跟着，有几次它想往上窜，我就吓唬它。眼瞅着太阳落到山后边，天快大黑了，幸亏临近了村边，我猛转身没命地往村里跑哇，狼看见村里有灯火，才没敢追。那一回把我吓得可不轻，我妈后来说我给吓得在家病了好些天。唉，想起那时候可真是，啥苦也得吃的下噢！我很感慨地说：是啊，真不容易啊。

二人说完话儿，调转车头回村，路边有一个老乡持久地盯着驾驶仓里的老马，突然失声大叫起来：是马俊仁！老马嘴里叼着烟卷，很洋派地冲着这位老乡把头上的黑呢礼帽摘了一下重又戴上，算是打了个招呼。

回村后，我和老马卸了盘子碗筷，人们已经用镰刀把黄纸裁成许多方块，捆好装了车，拉上人，出村向西行了三、四里地，到了黑山跟前不能开车了，众人又下车，抬着黄纸步行上山。蜿蜒的山间小路正在解冻，满是泥泞。此山绝无杂人居住，时有受了惊吓的鸟兽飞动而去。想一想老马全家老少十几口人就独门独户住在这大山梁子上，过着近乎原始的、自给自足的山林生活，实在匪夷所思。早年间这里属无人区，老马爷爷的爷爷从外省逃荒在此落脚，撒下种子，收起杂粮，几代人竟然就生存下来了。一年又一年，马家老小首先要战胜无情的自然灾害，任凭风霜雪雨肆虐逞凶，马家人为了生存必须坚韧、再坚韧，最终学会了同这莽莽山林和睦相处，从大自然当中汲取乳水甘露。马俊仁的坚毅当是有来由的。这莽莽大山从他出生时候起就开始了对他的锻造。

马俊仁最困难的时候，最不顺心的时候，最需要力量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总是这架大山和这片祖居地，一个迫切的愿望就是回乡上山，到这寂静而又苍凉的祖坟地前过一夜睡一觉。祈求祖先保佑他、指点他渡过难关。于是这积存着厚厚的腐叶的大地，就会给他莫大的慰藉和狂暴的精神，使他无往而不胜。远程征战斯图加特和七运会之前他来过，七运会后他来过，广岛亚运会之前他又来过……这是多么神圣的仪式！如今，老马身心备受重创，他再次来到这里，未知莫买中之神灵，能否再度辅佐他力挽狂澜呢？

在一片平缓的地带，残留着马家无顶的石屋，风吹荒草在石隙间摇动。老马对我说，这就是咱家！我发现了一个斜躺着的圆石碾子，体积很小。几十年前马家老小就是靠它把大山的馈赠碾碎，果腹充饥。我和老马站在断壁残垣旁抽了支烟，照了张像。石屋往上不过几十米远，就是坟区了。

一堆堆的坟火燃起来了，青烟与纸灰即刻飘散在满坡的树木之间，阳光穿射高高的树丛，马家子孙们营造出一派地道的先锋电影的影象——树干是黑色的，烟是灰青色的，山坡上白雪皑皑，阳光里烟霭飘动灿灿如同一盏盏专业大灯射下，逆光中的人们身披彩光时跪时站形同剪影。每一座坟前都有跪着的马家子孙在对死者交流心曲，低声呢喃的话语声在我们耳畔柔和地回荡。

马俊仁先是在父亲坟前跪拜，雪中尚存去冬其父病故后的花圈。那花圈经过半冬霜雪已退色不少。在山西农村有纸扎的莫器花圈一般都要烧掉，这里不知为何留至今日。然后他又向右挪几步，郑重地跪在母亲的坟前，用人们熟知的沙哑的嗓音，低沉地诉说着他对自己命运的不平，对王军霞等人的哀怨。

整个上坟烧纸肃穆严谨，秩序井然。曲云霞和姜波等一干新老队员长跪坟前不起。

我问及老马此地为何无碑无字？老马低声答复说，早就要给父母立碑的，不巧今年逢闰八月，动工不宜，明年再立吧。

人们陆续下山。坟区传来一阵阵必不可少的哭泣，女人们哭出声来以渲染一下整个活动的圆满尾声。

我们再次路经旧石屋。老马停步迎风而立：老赵你看出来了么？这山是少有的好风水好吉相呢，你看，老百姓的话，两山夹一杠，辈辈出皇上，我爷乙一直舍不得搬家，咱家住山下的村子搬，搬了好几年才算搬完。下山以后他老人家80高龄还常回山上采药，打猎。山

里人有了病，全靠草药，我从小就信这个。后来我家在村子里 啥都干，养牲口，赶马车，做小买卖，采药卖皮子，没有土地，逼的。

我猛然悟到，这东北的大山林子就是当代马家军的根据地。

老马家显然不是中国传统的以农耕为主单一经营的农民，马家祖祖辈辈渴盼土地，而没有土地的农民是最有危机感的，不停地拼搏和奋斗成为老马家半个世纪以来的精神内核。夹缝中求生存，靠技能求生存，靠见识求生存。

生活的严酷锤炼了马俊仁的吃苦和坚韧，而世代孤寂无援的山林生活使他性格孤傲突死难以从善如流，太多地相信自己，较少地顾及他人。大山足以使他们的根扎得深牢厚实，大山却也容易遮住他本应当更开阔些的眼界；大山可以赋予他执着倔犟宁折不弯的硬汉脾性，却也同样可以使他闭锁心灵狭隘固执难以与他人交汇融通。

老马全家搬迁到鞍山的直接原因，是其伯父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因伤残留在了鞍山城区而不再回村。这样老马父亲就携全家离开了滚子沟，投奔城市而去。到了鞍山即加入运输合作社，赶马车养家糊口。马俊仁14岁辍学，执意要为父亲减轻负担，争着抢着要学赶马车。个子小他需从车后边爬上去，卸不了车就寻找有平台的地方停车卸货，要苦干也要学会巧干。空闲时间他独自一人步行50公里翻山越岭回辽阳大山里去看望祖父，早晨从鞍山出来，不等天黑就又回到了滚子沟。渐渐地他独立了他长大了，直到后来参军。

午后回到村中吃饭，我注意观察老马亲戚家墙上的像片框子，许多不大点儿的黑白照片很紧密地镶在玻璃框中。我从照片上意外地见到了马俊仁母亲的形象。这时老马的姐姐在一旁向我介绍说，母亲当年从十几里地以外的屯子嫁到山林，却是远近闻名的利索人，极爱整洁干净，说城里人也没她那么爱干净。照片上的马母显然已是迁到鞍山以后的装扮，穿深底白花洋布上衣，脚上是一双高帮圆头黑皮鞋，肥腿布裤子，一看就是50年代的风格。她端坐在高凳上，大脸盘方正豁达，头发一丝不乱，气象庄重安详。她不会想到，在她去世以后若干年，她从事体育工作的三儿子会把她塑造成一位名扬四海的梅花鹿大仙.....更使我高兴的是看到了马俊仁当兵时的一张留影，上有1962年字样，系照相馆内所拍，年轻的马俊仁相当英俊，很像电影演员唐国强。他穿着军装，领章上有两颗豆，旁边有人说是上士，右手握着一把五四手枪从腰际指向前方，目光炯炯做有敌情状。晤，一晃间，30多年过去了。

王伟站在院中新垒的灶前掌勺操瓢，把衣服袖子挽得多高，动作麻利果敢，百十号人一顿饭，不大会儿功夫没见他费劲儿就了结了，一副专业运动队营养师的气派。

吃过饭的亲属们团团围住马俊仁争着说话，乱嗡嗡的气氛很热烈，我稍加留意，听出来所谈的基本是一回事，就是要求老马用尽可能快的节奏，为下一代侄甥儿孙们在城里安排工作，以减轻各家经济负担。只听老马半推辞半应承，不无得意地说：那人事局劳动局又不是我当家.....市长又不是听我指挥，咋能那么快呢!市长办公室是咱家呀?

天黑前，我们返回了鞍山。九五年的清明节就这样很隆重地度过。我一闭上眼睛就想起的那些小运动员们长跪在残雪坟前的图画，耳畔，风声如鼓。这情景弥留脑际，怎么也难以抹掉.....

果真是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啊。

第八章 苦斗在鞍山

田径之乡，得天独厚，人生表演大舞台。文革期间短训班成全了马俊仁。受歧视是动力，人争一口气，步步要回城。赤脚大仙不服专业队。鞍山体委贡献大，关键时刻帮老马。老马心态长期难平衡。上省队，到底怎样去的？

如果说辽阳塔子岭的大山是马俊仁赖以成长的老根，那么，鞍山体坛就是马俊仁登台亮相的舞台。辽阳塔子岭和鞍山连成一片，同属于老马的根据地。要是从辽阳去大都市沈阳，鞍山又是必经之地，这是很有意味的。辽阳塔子岭的人士得掉渣儿，一到鞍山，见往来的入就很洋派了，青年男女的穿戴颇讲究，街头倚门女子披金挂银，男子多烫发而身材挺拔，令人总是在想：钢城的人们啥时候偏偏爱上田径的？

鞍山在全中国算得上一个有名的去处。50年代的《鞍钢宪法》似乎比后来的“工业学大庆”还要影响深远。印象中鞍山就是鞍钢，鞍钢就是鞍山。其实鞍山除了有一座著名的钢城外，还有两个有名的好地方值得一去，一是千山风景区，出玉石，一是汤岗子温泉，当年博仪、张作霖常在那里温汤泡澡。再一个有名的事项就是体育发达，尤以田径突出最有影响，和大连并列为“田径之乡”。眼下采访马家军时间紧迫，有名的好去处只好兔掉，集中精力跑体育这条线。

鞍山市是全国基层体育工作的老模范市。我去那里的时候，正逢国家体委群体司年轻的王玄处长在那里指导工作，他对我介绍情况说：马家军的成长不可能离开鞍山这个基础，一个地方运动队最后打出那么高的成绩，首先在于根基深厚。跑遍全国，要说田径的普及好像还没有比鞍山更突出的。鞍山的少年代表全国中学生参加世界中学生田径比赛，一共去了五次，五次都是冠军。那一年在鞍山搞全国性的田径运动会，观众最踊跃而且人人特内行，田径比赛门票成了问题，分配不过来，居然还有倒黑市票的，这种盛况只有在鞍山才能看到。我建议你明天大早去体育场转一转，各个行业各大单位都有田径队，主要是径赛项目，到处可以看到拿着秒表的教练员，特专业——当然绝大部分是业余的。说大连足球好，同样离不开高质量的球迷。鞍山的田径迷多得不得了，个个都能说几句专业词儿，人人都像个中长跑教练。全国各个城市都有综合体校，鞍山除了体校办得好还有专门的田径学校呢！我说这些都是头回听说的新鲜事儿。王玄就说，过去我们宣传得不够。马俊仁的成长离不开鞍山这个田径大舞台，就像阿里、贝利、马拉多纳、泰森的成长都离不开他的社区他的街道那样，刘易斯压根儿就出生在体育世家。这叫氛围。

后来我采访了许多位鞍山田径界人士，大家果然不觉得老马的成功有什么奇怪之处，老马无非是先行一步罢了。

王玄所言不虚。每天早晨，鞍山体育场人来人往热闹非常，田径运动深入人心根本不分老幼，我叹为观止。田径学校年轻的校长马士慧骄傲地告诉我，这些人当中，几十年如一日的田径迷有的是。我说你在鞍山当个田径校长真是荣耀风光得很，士慧就笑着说：在鞍山我也算个名人，我们体委主任贾忠良，鞍山教委体工处长傅广贤都是大名人，名教练王元孝进政协参政议政，马俊仁当然就更有派头了，鞍山嘛！

我想起那天从辽阳山上归来后，鞍山市某机关宴请马俊仁，我们一道赴宴出来，老马乐哈哈地对我说：像这样的饭局，咱们在鞍山每天答应两家，吃一个月都轮不过来，还不吃回头饭！看来此言绝不虚妄。

在鞍山年年举办各式各样的田径比赛，小孩子只要田径突出，工作和前途就算有了着落，马上有单位前来招收入队，再突出点儿，省队、八一队带走，田径运动和子女就业密不可分。于是，我又和贾主任、马校长开玩笑说，你们快成了鞍山市半个人事局了！老贾就说：话不敢这样讲，但是体育运动和群众利益联系起来挂起钩来，事业才能繁荣，这倒是事实。

我顿有所悟，马俊仁在鞍山田径界一步一步奋斗发展，同自家的切身利益是紧密相连的。田径场上的胜利就是一个鞍山男子汉人生价值的实现和证明。

最早跟马俊仁共事的人们对我介绍老马，都离不开人生奋斗这条线索，他们说：

马俊仁从3368公安部队回到鞍山以后，首先面临的是饭碗问题。在农村呆了一段成了家。当时正处在文革期间，学校里搞复课闹革命，过去的教师们普遍挨整，有这问题那问题的都不能重用，各个学校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市革命委员会要培养新一代的教师队伍嘛，就从知识青年当中、从复转军人当中和表现好的社会青年当中选了一些人，在鞍山五七师范组织了一期教师培训班，经过短训搞速成，然后分配到各校去任教，学员从此就算参加工作了。一位与马俊仁当年同在短训班里共事的教练回忆说：那时候找个正式工作很不容易。马俊仁和我们都幸运地来到班里学习。全班四十来人儿，主要是培养体育教师。时间是七零年6月份至年底，第二年的元月份分配。老马复员时属于哪来哪去，已经回郊区农村当农民并且是结过婚的人，所以对这次机会他很珍惜。入班后他学习很辛苦，每天骑着自行车跑学校，回了家还要喂猪、起猪粪、收庄稼，家庭负担比较重。短训班每人每月发15块钱津贴，别人都没有结过婚，够吃够喝了，老马就很节约很仔细。当时我们20来岁都没有出过门，对外面的事情啥也不知道，老马在朝阳那边当过兵，相当于现在的武警，还看押过犯人，参加过大比武训练，算是见多识广，我们就都叫他大哥。女同学们也爱跟他说笑，他当时就挺能说的，啥事儿都说得挺神秘的样子。在专业课上他球类和跑跳都不突出，可是有两个项目比较好，一项是游泳，他从小在辽阳河沟里泡大的，再一项是投手榴

了8弹，在部队训练的底子挺扎实，全班谁也投不过他，一出手就上60米。一到投弹时候他就很神气。但他文化基础较差，记得有这么一件事，几个月后在区运动会上，我们实习做田径裁判，盯终点，填报成绩单，应该写清某个运动员是第几道、多少号码、跑第几名、成绩多少秒。他开始不入门，动笔能力不行，只在成绩单上写了个“最后一名”，其它都没写清。辅导老师在总结会上没点名，就举这个例子挖苦学生，说最后一名是第几名？要是两人跑呢，是亚军，三人跑是季军，八个人跑呢？这最后一名算老几？取上没取上名次？大伙儿就哈哈大笑。那时候谁会想到马俊仁后来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田径教练呀！但是老马很倔犟，从来不服气。尤其是嘴上更不服气，因为争论铁饼出手以后是逆时针转还是顺时针转，这么个简单问题，本来老马说错了，他能和另一个人打起来！打完也不改口。要说人受歧视也是一种动力吧，老马对业务还是挺钻研的。到了七零年1月份，全班都要分配了，老马很不幸，给他分到鞍山市最偏远的山区中学去了，就是后来他作报告提到的那个55中。记得当时就只把他一个人分到农村去了，别人都分得挺好，大部分在城镇厂矿，我们当时挺同情他。老马非常不服，情绪也不好。毕业时同学们各奔东西，告别时候他对我说了几句话，到现在我印象非常深。他说，别看他们分配得比我强，咱走着瞧，我马俊仁将来非干败他们不可！20多年以后想起来，逆境出英雄，这话让他给说着了！当时他去了55中，辛辛苦苦建立了运动队，在山上开出了体育场，立志要在鞍山L[赛中拼一拼，大概不到两年吧，零的突破，他那个学校在鞍山就打第一了，谁也想不到，这个学校以前从来没在运动会上拿过分。你看老马的队伍，是最不正规的，小队员们都没有运动衣，女孩儿们上身穿着土布兜兜，下身穿着老百姓的大裤衩子，为了跑得快，他让队员比赛时候不穿鞋，在煤渣跑道上穿着袜子干。人们讥笑他的队员是赤脚大仙，袜子跑下来就磨烂了，结果赤脚大仙是冠军！他这个人有想法，按自己的想法干，根本不怕别人讥笑，他就是要在田径场上出人

头地!成绩好了,他就有资格改善自身环境,果然不久他从55中调到了17中,17中是区政府所在地,比山区中学进了一步。老马专心搞封闭训练,自己从家里带米带菜在学校吃,从来也没有中学教师这么干的。一般讲孩子们都是下午放学后训练一堂课,他大清早上运动量,实际上就成了两堂训练课,所以成绩上的快。猪也不喂了,晚上不回家。这下子他媳妇不理解了,怕他长期跟女队员在一起不好,就到学校找他,他当众把媳妇打了一顿,毫不客气。老马训练队员一心一意,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干扰捣乱,这也是其他教师做不到的地方。他到了17中以后,17中又成了全市第一,好中学就愿意要他。他就一步一步向城里的中学靠拢。他决心通过自己在田径场上的拼搏奋斗,全家一定要回城!17中往后,他又调到29中,又换过几个中学,他到哪儿,哪儿就是全市冠军,总分第一。主要原因是他搞半专业的准专业的训练。不重视文化课。别的中学教师做不到。他一没事儿了就上体育场,看体校的专业训练,整堂课整堂课地看,心里琢磨如何改进和提高自己的技术、战术。为了解决一个小问题,他常常主动请教专业教练,不厌其烦,那时真是虚心得很,一个问题,不弄清楚不罢休。家庭迁进城以后,他更是这样,目标也定的更高了,他一定要在普通中学训练出打败专业体校的队员。由于他心情急躁脾气又不好,在中学就经常打骂小队员。就因为打学生,市教委正式在全市通报批评过马俊仁,他不服,这个毛病到后来也没改掉。批评归批评,教委还支持他干事业,还让他带中学生出国去参加国际比赛,第一次出去在西班牙就打了冠军,在鞍山市很震动。但是这个震动在体育界内部还不够级别,当时确实有人说他是拔苗助长,是榨油法,小孩子还行,长大了不好使,一进专业队就完蛋。另外也有人说跟外国小孩子比赛好办,整体比赛水平低,跟大人比就不行了。说啥的都有,反正是不服老马。八二年他的小队员打破了辽宁省成年纪录,又震动了一下子。可是同年他带队员打五届全运会马拉松失败了,就又有各种说法。不过,是真金就不怕火炼,真正让鞍山体育界产生震动的是1986年的五届省运会。当时老马争取到自己一个队员报名参赛的机会,是叫杨新吧,这次省运会上很意外,鞍山的队员全线输光,输得很惨,田径总成绩排在全省第10位,唯一是老马的队员杨新在省运会上独得两块金牌,还是个中学生!成绩超过了市体校,打败了专业教练的队员。一个中学生,在堂堂辽宁的省运会拿金牌,不容易啊!别的教练一块金牌没捞着。这下子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各地市最重视的就是省运会,鞍山在这次省运会的失败,猛然间促进了人们对老马的认识。体委贾忠良主任和几位老主任还有马士慧,都力主要把老马正式调来,经过排除各种干扰,老马终于上来了。所以他好讲自己在鞍山始终是个受压的过程,老马在成功的道路上也确实艰难无比,是顶风而上,但是说到受压,在关键人关键时候,倒偏偏没有压过他而是扶他了,鞍山的教育和体育两个系统都是扶了他帮了他的。压你你还能上来?—这几个人谈的脉络挺清楚。

市体委主任贾忠良也怀着沉思的情绪谈到相关情况:

老马这个人是个奇才,但他不大会与人搞好团结,文化素质差些。在调动老马来鞍山体委时候,各种意见很多。有说人品的,有说训练的。总之是反对派占上风,还有人说老马这人不听话,调来以后怕是个麻烦。其实说来说去,实质是担心自家干不过老马,怕老马高过自己一头。那年省运会全线失败,鞍山田径就马俊仁的队员夺了两块金牌,我们专门召开党组扩大会,有关人员都来参加,由马士慧在会上做了一个鞍山体育总体规划的设想报告。设想中又谈到加强田径,调王元孝和马俊仁到体委来,俩人都是中学教师,再次引起争议。记得会议一连开了3天,我和几位老主任坚决主张调,批评了不少人,不要说什么榨油啦拔苗助长啦,谁榨出油来都是能耐嘛!改革开放了,黑猫白猫,抓使老鼠就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要吃着葡萄就说葡萄酸。我们必须增强教练力量,力图几年后东山再起,这只是调一个体育教练,是要发挥人的一技之长,又不是选领导。后来崔大林同志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们又不是评模范评优秀党员,一个普通群众,有一技之长就不错了。当教练马俊仁是成功的,为什么有才不用呢?要说马俊仁不大听话,不好管理,我倒觉得这个人有自己的主见,敢想敢干才是长处。长期以来,我们的人事制度都是任人唯亲,关起门来武大郎开店,光讲老实听话,就是不管这人能干不能干,事业发展不发展。

如今从中学里调一个马俊仁，个性强点儿，也不过是来当一名普通教练，咋就这么难呢？不正常嘛！从现在看，马俊仁的一套训练方法是管用的，他注重恢复的方法正在被全国的教练员接受下来应用起来并且还会发展，这不是好事儿吗？我们既不要因为马俊仁当初出了点儿成绩就神话他，也不要因为他的队伍这段时间垮了就连他的长处也否掉。依我看马俊仁的成功原因有千条万条，最突出的一条，就是我们众多的教练员的懒惰、平庸、缺乏持之以恒的事业心，反过来促成了、显示了老马的成功！当然了，后来马家军的挫折教训极其惨痛，值得好妹总结，我也在思考，一时还不能用三言五语讲清楚，咱们共同研究吧！

贾忠良属于千千万万名基层干部当中爱读书善思考的那一种。他的话显然要深刻一层。这种干部更多地惦记着事业的发展，而我们的国家实际上就是靠这些人支撑着。

马士慧校长告诉我：今年以来，马家军出事以后，马俊仁再次成为鞍山体坛的焦点话题，各种说法满天飞，有人骂声不绝幸灾乐祸。我们贾主任为此专门在体委干部大会上讲，对老马的事情一定要正确对待，谁也不准乱说乱骂，鞍山人没有把马俊仁当做鞍山体坛的骄傲就已经够奇怪了。老贾讲我们对马的态度应该是：坚持实事求是，做到不远不近、不卑不亢，他要求体委干部们在马俊仁辉煌时不要迷信他，要敢于超过他，在他困难倒霉时，不准推他下坡，更不准随意揭短谩骂——这是老贾在体委内作为一条纪律宣布的。在生活上，老马在鞍山还有一套房子，还有亲属，鞍山体委尽自己所能，一向照顾老马。七运会以后，省体委在鞍山给老马买了一套房子，我们协助他盖了小院子和车库，给他安了电话，给他报奖金。老马这个人从八八年借调到省体院，一直有一个保退路的思想，所以房子的事情很重要。钱的事情也看得重，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后来他的队伍出了事，我们很着急，到处打电话。他父亲去世后，贾主任指示立即前往辽阳协助老马办妥丧事，该派车就派车，让我带上点儿钱，做为社会性的资助去辽阳塔子岭看望他。老马并不缺钱，给他钱的目的是送温暖，觉得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要尽快振作起精神来，为国家的田径事业再作贡献。我带上钱在塔子岭找到他，给他钱他不要，他觉得这时候鞍山体委还专门送钱来看他，挺感动，挺感慨，有反思。他坚决不收钱，他说我要收了这钱，不等太阳落山我就死！没办法我只好跑回来，贾主任不放心，掉转头又亲自去了第二趟，安慰他鼓励他。没想到转天他开车回大连，又出了车祸……很可惜的是，老马这个人孤独惯了，对人对事总不大信得过，遇事不往好处想不往宽处想，总疑心鞍山人们对他不好，甚至怀疑他的队伍出事造反，和鞍山人的挑拨有关，其实哪儿有的事！绝大部分人是真正爱护他的。老马从中学调来干专业，我们一直很佩服他的干劲儿。当时调动他对他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生大转折，业余向专业的转折嘛，更上一层楼。他推行一整套大密度、大运动量、小强度不断的训练方法，自己特别辛苦。体校运动员本来有文化课，为了出成绩在他手上也不上文化课了，一天三训练，早晨练，上午练，下午还练。晚上必须跑到他家吃鸡蛋☆用民间方法搞恢复，洗脚按摩是重点，吃中草药又是个重点。他最早地重视恢复，为中国田径探索了一条新路。运动员全封闭，别的就啥也干不成，我说他人了一贯道了。这种精神，别的教练确实比不过，我们就经常表彰他，激励教练们向他学习，支持他工作……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下调走的事。他调省里去，也是我们支持的结果，舆论上讲的不确切，甚至还说是鞍山不支持老马工作等等。那是1988年的元月份，当时的大背景是崔大林坚持在省体委搞教练员聘任制改革，这一点在宣传上是准确的，但是来鞍山调人，并不是伯乐一眼就相中了千里马，专门直奔马俊仁而来。我记得当时省体院的副院长马林和田径队的孙玉森来了鞍山，希望鞍山支持省里的工作，提出要借调宋天智。宋天智是北京部队的优秀运动员，当时转业回了鞍山，破过5000米全国记录，过去在辽宁队也干过，孙玉森他们主要是想把天智请回去加强省队教练力量。结果同宋天智一谈，他不乐意去沈阳，因为他已经分配到鞍山市公安局了，工作很好，不想再干体育了。我们为了顾全省里大局，提出鞍山支持省体委，人材可以选调，别的教练比如马俊仁等人，也可以推荐给你们，只要辽宁体育界的改革能走出第一步，我们支持。马林和孙玉森的意见是可以同马谈一谈，省里急需业务过硬的好教练。这样我就去跟老马谈，支持他到省里去干大事业。结果是老马也犹豫再三不想去，记得我

们在他家里长谈了一个通宵，我谈到去省里可以进一步体现自身的价值，当初调市体委是一种肯定，现在借调到省里去，更是一种肯定。到省里带专业队，私下里讲对咱们鞍山也有好处，还可以多解决几个运动员入专业队的出路问题。而老马的考虑也比较多，包括当时他手上的队员和将来的退路，他犹豫再三。最后我们商定向孙玉森他们提出几个条件，一是先不正式调动，老马家也不搬走，单独去试试，好有个退路，干到二青会；二是中级职称正在评定，要设法保证职称能落实到老马头上，不论是在鞍山干或是在省里干，将来你没有职称，就什么都不是；三是老马手上正在训练队员，在省队要有专门的8个编制给老马，以便于把他鞍山的队员带到省里去。马林和孙玉森当时没答复，只是带着条件回沈阳去了。然后他们向崔大林汇报，一定是获得了大林的支持，崔大林功不可没。过了一段时间给我们回话说，要马俊仁来省队，二个条件可以接受，这样事情才最后定下来。并不是宣传中的什么三顾茅庐。后来老马也不再说什么，当时说走就走。老马带走了六个队员，突出的是李颖。贾主任和我专程用车把老马送到沈阳。这一切过程都是很正常的都是从容出发。过了两中老马办正式调动手续，也很正常，中间并没有发生任何问题。老马出山，鞍山体委功不可没。可是后来的舆论乱哄哄的就太偏激，一种倾向说老马这个人才长期在鞍山受压制，崔大林发现了他才把他调走了；一种倾向说我们千方百计把老马推走，一推倒推出了一群世界冠军，全是瞎编嘛！我和贾主任当初都力主把他调来，就是要用他一技之长，如果压制他，何必把他调进体委压制他？如果是推他走，何必当初费力气把他调来？不符合逻辑嘛！舆论界习惯于想当然，不搞调查就乱写，对老马后来和我们的关系很不利。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老马在讲话时不够谨慎的因素，为了讲话效果，常常忘了事实。唉，这些事情都过去了，说多少也没意思，说到底，老马从鞍山走出去，成功了，我们打心眼里高兴。眼下他出厂，汽儿事，我们都为他着急，还想为他再尽一份心尽一份力。他今后用得着用不着鞍山人，那是另一回事，但我们都是这个心情。鞍山永远是他的家，鞍山人永远是他马俊仁的朋友，这一点改变不了……

我感慨系之。在基层搞工作不管是体育工作或舒是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是很单纯的，一个体育教练员的起用和评价，能牵扯方方面面数不清的人和事。马俊仁在中国土地上长大成名，骨子里就更浸透这种非体育化的复杂因素。话音里我们不难体味，老马在鞍山创业时，尽管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都有助于他，但毕竟由于他同周边关系的长期紧张而造成了自己心态上的不平衡。他或许认为自己的人生道路都是与人斗争的结果。“斗争哲学”深深地影响着老马包括整整一代人的身心，人们的心灵深处始终顽固地留存着与善相立对的另一侧面。以至于老马到省体委工作后，就惹出了同辽宁省体委一把手闫福君的那场莫名其妙的纠葛斗争，直搞得融蚌俱伤，好端端一支马家军也就走了下坡背运。斗啊斗啊，我们还要斗下去吗？

第九章 王军霞的根

祖宗老太太，强渡大海峡。王父独走天涯性格强。“是我的我就要！”欧文斯杯放在土炕边的湿地上。最早推荐王军霞的是父亲。哥哥横死于车祸，军霞忍痛夺冠军。马俊仁险些被大板凳砸坏。王父不辞而别，在基地仅干了28天。

王军霞在马家军队员当中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她和曲云霞并肩作战，这两个姑娘的丰功伟绩从根本上奠定了马家军在国际国内田径界的崇高地位。或可说没有二霞震古烁今的光辉，就没有马家军，没有二霞的伟业作证，马俊仁就不好说是一位杰出的世界级教练。马、王、曲三而合一始有马家军，一如没有刘、关、张焉有蜀国？当然，刘东也相当不错。

马俊仁、王军霞、曲云霞以及刘东的家族背景都是世代农民，后面三位主将的家又同在大连农村。说太平洋西岸渤海之滨的大连是东方大地上新崛起的风景线，是专指大连这座新兴城市而言的溢美夸张之辞。离开城市不远，甚至远不过几十公里，便是广阔天地便是地档道档的农村了。这些脱贫不久或者正在脱贫末及小康的农村与整个东北农村广而言之与整个中国北方农村相比，简直没有任何区别。世界冠军的前辈们依旧沉浸在东方农业社会的大家庭之中，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尚且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他们的子女尽管功业显赫却片刻也不会忘记自己是苦难农家的子孙。一部马家军的历史，其发端起始其最后终结，内在动因盖出于此。

我先后两次去过位于大连东郊海岸线上的前盐村。王军霞的家就在此村中。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正是傍晚时分，前盐村沐浴在大海与夕阳的交相辉映之中，把村中许多不同颜色的小洋楼紧密地装核在同一幅油画的木框中。这楼群是一部分能人先富起来以后将货币物质化的标志。前盐村是一个半渔半农以渔为主的村庄，站在村南可见远处海湾中有渐次归来的点点渔船，只是无帆而已。人工近海养殖业品种繁多，终于转化为诸多家庭的实惠。这美丽的景色使我想起1994年中国农村人均居住支出比10年前高出6到7倍的说法，那只是一个全国农村的平均数，前盐村的小洋楼一座连一座而且形式多样，很显然远远超出了这个平均线。回忆过去搞农业学大寨，荒了海面开山地，是很单一很愚笨的。种地几十年，穷了几十年，结果是海荒了，山也开废了，农民的积极性一点儿也没有了。

当思想颇为开放的中年村长王有双领我来到王军霞家的时候，我怔了一下。我没有想到，王军霞的家仍然是四间陈旧的石头小平房，在众多小洋楼的比映之下，显得很失调美观。如此看来，王家的居住支出情况则在全国农村的平均线以下——她家没有盖新房建新楼，茅厕仍建在大门内侧一角，同砖砌的存煤池连在一起。铁链子拴着一条当地传统品种的黄狗，用温和的目光打量着我们。王村长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便解释说：老王家这房子在十几年前还是很不错的。

削瘦的王有馥老汉从房内迎出来，人们便恭贺他为中国养育了一个世界冠军好姑娘。王村长介绍说是作家来看望你啦，他就乐哈哈地让我们进屋，抽烟喝水说话。

一进屋门边就是灶火，直径半米的铁锅上腾着热气。这灶火除了烧饭还要穿过墙壁进入里间的大炕之下取暖，客人来了脱鞋上炕，暖暖和和昏昏欲睡。再往里间结构相同，仍是一盘大炕占了半间屋子，灶火能量继续穿墙而过算是集中供热。房间各处未见任何高档家具，一台普通彩电尚非遥控。但是炕上炕下却收拾得干净利索，每样东西都特别有用，没有一样多余的。喝茶吃饭则用小炕桌，典型的中国东北农村特色。一望便知主人在长期的艰苦条件下是很会调理生活的。稍显醒目一点儿的消费晶是三五牌香烟，显出了老王头毕竟不是一般的农民。

我看见久已闲置的缝纫机上放着一台电话机，却用点心盒子扣着，只有红色的话筒把子露在外边。盒子上贴着纸条，纸条上写着“停用一个月”5个字。我有些好奇，就问老王头这电话怎么了？他直爽而又不满地说：咱村有总机，只要每月交费就给你家安分机，小霞(王军霞在家中的小名)这孩子顾家，在外头训练回不来，就说安一个电话好，联系起来方便，我就安了这台分机。可是每月的电话费我不理解，按说打一次电话就算是五毛钱吧，这几个月收费都是每月一百二、一百三、一百五，哎！这就怪啦，你看这是上月的单子，又是一百五，你说打一回五毛，10回才五块，100回才50块，200回才100块，100回才到150块钱。一个月30天，这是说我每天要打十几个电话啦？咱一个农户人家，难道我没事儿干天天抱着电话打着玩啊？怎么打也用不了这么多钱嘛！所以——他语速减慢，所以我觉得有人偷着串接了咱家的电话线！这个月，从月初一号开始我扣上它，我一回也不打，看看你月底收我多少钱？要是还收费，就证明是有人偷接了线，咱好查。这么着，我就把它扣上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这人有话憋不住，便对他讲，倒不一定是别人偷线，我说每次打电话如果时间短是按次数收费，如果时间长，即便不是打长途，它也要加钱，超过三分钟，那边电脑就跳字儿就给你记上帐了，有时候在电话里闹瞞磕，打一回要顶十几回呢！要打长途就更贵些，所以不一定是别人偷串了您家的线。每月一百多块钱，大体上属于正常范围。

我这么一解释，老王头半信半疑，但仍然坚决地说，好赖先封它一个月再看！我说那你干脆把线拔了或者把电话搁在柜子里不更省事？他马上说那不行嘛，小霞打电话回来还要接呀，接电话又不要钱，我这不是露着话筒吗？光接不打就可以了。

老王头显然属于农村中极会算帐的精明人。探寻一下他的人生历史，更可以知道他很会开拓，很会劳动，很会挣钱也很会养家。

村长王有双这些天正在修订一部前盐村的村史。据他考证，前盐村人的祖宗是山东人，确切的老家应是登州。人们到现在还残存着较明显的山东登州口音。村里人王姓最多。在一百多年前，登州战乱，一个老太太打死了日俄夷兵，摇着小舢板漂向大海，漂啊漂啊，老太太以顽强的生命力战胜了渤海湾的万顷波涛，终于在大连湾靠了岸，在荒无人烟的海滩上落了脚，割草、开荒、打渔，为了生存而斗争。渐渐地，这里成了登州人聚集的小部落，终于在百年以后发展成一个很有规模的村庄。这个故事反复在王军霞乡亲们中间流传，给山东登州后代们的血液中注入了一种刚烈和不那么安分的基因。中国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在被逼无奈时候就会想到动一动，动到另一个新的环境中去开拓进取去争取生存。所以如今山东、辽宁两省的体育官员们每当赛后相见，往往开这样的玩笑，说我们山东的优秀分子都跑到辽宁去了，当年留在山东的村民一定是逼死也不走的人，因循守旧的人，所以从拼搏进取这一点上看，东北人——包括从旱路闯关东的人更宜于诞生体育人才。1932年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位运动员刘长春就是大连人并且与后来的王军霞还是一个区的，相距不过十来里地。当年的刘长春浩然正气发表了拒绝作为“满洲国”代表的严正声明，肩负着四万屯同胞的希望，最早地踏上了世界赛场，却又含辱而败，那无比悲壮虽败犹荣的一幕乃是我中华民族体育史上的高亢绝唱！没有浩大血性的人是干不成的——耐人寻味的在于刘长春也是田径项目并且也是赛跑……

关于大连人种溯源的考证，大连体委主任益增圣先生自有一整套的说法。而将此见诸文字者，则是作家、诗人韩作荣先生。他以激扬而又严谨的笔触写道：

辽宁人体质强健，而其中出类拔萃者多为大连人，七运会大连籍运动员得金牌26枚。大连人自称“海南丢子”是说自己是渤海之南“丢”过来的山东人。辽宁人80%的原籍都在山东。辽东和辽西就隔着渤海湾，说山东黄河闹水害，地里闹蝗灾，讨饭的人走遍全国，都知道关东好过，人烟稀少、海边有鱼、山上有果、水田种稻、荒地种麦、早涝保收。敢闯关东的都是不安现状的人，按时下的话是“思想解放型”人才，心理素质好。一个村子走了18户，拖家带口都是这类人。剩下的，不是一扁担打不出个屁来的，就是老弱病残，或是宁可吃观音土、啃树皮，也恋着土屋不走的人。那些山东人到了沈阳、大连、或煤都抚顺、钢都鞍山，以及煤铁基地本溪、文化古都辽阳。能到这些地方逃荒者，都是体力特别好的人，差些的，未出山海关就贫病交加饿死累死了。而乘小船奔大连的人更不容易，正儿八经需要两下子。一个大连朋友的父亲，当年在海上颠及得精疲力竭，爬上大连海岸，又被日本人一枪将胸口崩出个血窟窿，竟奇迹般活了下来，这需要何等顽强的生命力！另一位大连朋友常常诧异自己的婶婶竟比叔叔小二十多岁，忍不住问其原因，叔叔叹口气说：当年矿上从山东拉来一船女人，一条麻袋装一个，分给谁背上就走，碰上谁算谁。这是天意。试想被装在麻袋里像货物一样被运来的女人，又有什么苦不能忍受？

问题的结论是：最优秀的山东人与努尔哈赤的后代杂交，产生了更为健壮的后代。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乱侃的味道，但也并非胡说。遗传学中远缘杂交的优势是事实而并非虚妄的杜撰……(见《人民文学》1994年第工期)

韩作荣先生的这段文字颇能说明问题。的确，这种从中原向东北延续了多年的大移民运动——闯关东，是黄土地文化中不安现状的躁动，是对贫穷落后的积极抗争，是比热恋放土更高的追求。黄土地与黑土地的结合，形成了、诞生了一个崭新的人群。尽管在当时人们也许是极不情愿的。韩先生描绘的这幅辽东半岛迁徙图还使我联想起美洲大陆的黑人体育明星们，他们的根在遥远的非洲，阿里、乔丹、刘易斯、乔伊娜的诞生与辽宁人的崛起在前世的命运竟是那般相似。这样我们回到前盐村来看王军霞的家族，就看得更清楚些。

灾难深重的1958年以后，集体大食堂的锅巴惟水再也留不住饥饿中的农民了。尽管那食堂曾被描绘得妙不可言。这时候，年轻的王有馥向村干部提出要外出学做木匠活，心想可以混几顿饱饭，他决不甘心在黄土地上刨那几粒干瘪的食粮。不等村干部们批准同意，他就擅自作主偷偷地跑到附近村子拜了师傅。没想到刚干了一天活儿心中正喜，却被村干部探悉，找来谈话严令不准外出，并表示如听话将考虑培养他也做村干部，反正不准他出门。王有馥分析周边环境，显然在附近求温饱已不可能。他身上奔流着“闯关东”人那绝不凝结的热血。看来唯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像祖先们那样再度远行，到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去闯荡人生。

他主意既定。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年轻的王有馥背起了简单的行李，悄悄地离开了前盐村，离开了大连。没有一个人送别，他孤身奋然前行。他要走到村干部们再也找不到的地方去。这在当时划地为牢封闭很严的农村来说，迈出这一步该是何等壮烈。

这一走，王有馥不仅冲出了大连，而且冲出了辽宁，他一直走到吉林省蛟河县的大山深处。继续走，就到了一个叫做夹皮沟的地方。他环顾莽莽山林，有鸟兽奔走飞动，有山泉缓缓流淌，于是他在这里停住了疲惫的脚步，取下腰带上那只瓷碗，打开简单的行李，开始了自己崭新而又艰难的人生。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马俊仁故乡的大山，他是辽宁省辽阳市塔子岭乡滚子沟村那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精灵；而王有馥的脚步所停之处则叫作吉林省蛟河县白石山镇夹皮沟村。这两地的名称分明是一幅对仗颇工的对联。

王有馥在这大山里创建了新的根据地，渡过了最可怕的六十年代初期的大灾荒，直到两年以后脚跟站稳，才给大连前盐村的亲人们打了信。前盐村人终于知道了他的下落。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三，现在又再度闯了边关，打那以后前盐村的乡亲们就管他叫作“边外三”这绰号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乍一听“边外三”这个词，似乎又带着一些编制以外的意思“边外”与“编外”竟是同音同意。

王有馥到了夹皮沟，凭着一身力气也凭着过人的精明，两手空空起了家，他参加了当地的农业生产组织，渐渐就成了夹皮沟的正式成员。到了该说媳妇的年龄，又遇到一位从苏北流落到此的年轻女子，经人说合二人就简单地办了婚事，组成了一个新家。日子虽不富裕，却也井井有条——这又是远距离杂交的一个优秀范例。一晃间20多年过去，王有馥夫妇在夹皮沟生养了3个孩子，老大是个男孩儿，老二是个女的，老三就是日后扬名全球的王军霞。

按照韩作荣先生的推理，早年间最优秀的山东人奔向大东北同努尔哈赤的后代结缘，产生了王有馥的上辈人和自己，现在王有德又同机敏柔韧的苏北妇女结合而生下了长跑天才王

军霞，可见那理论足可以成立。王有馥回忆说，可也就怪了，小霞她妈年轻时候就是走道一溜风，人家都说她快得像是小跑——江苏北部的妇女确是比北方的妇女要轻巧敏捷得多。

时光到了1982年，王军霞已经在夹皮沟上了小学。我看到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王军霞在破烂不堪的小学校门口与几个小朋友合影，她坐在台阶上极不显眼，像一只瘦弱的小猫。从照片背景上看得出，夹皮沟也是个亟待扶贫的地方。而恰在此时，老家大连的改革潮声和海洋资源的富有再一次吸引了王有馥的目光。是啊，这山里贫寒，他还能再往回走一次，走向海岸线。他就是要再走一次！带上全家！

1983年，边外三带着一家5口真的又回到了大连湾。你必须承认王有馥确实是农村中“思想解放型人才”。回村以后，他又一次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他不在乎，就租了小渔船，起早贪黑，重操旧业，仅一年多，他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就建起了现在这个小院子，住进了四间崭新的石头房。这房子现在是显得不那么入眼了，可是在王有馥看来，那是他人生再度辉煌的自豪和骄傲。

你说，大连湾祖先们的奔逃生涯和父亲王有馥的两度大动作，会不会对王军霞后来的率众脱离马家军产生某种精神影响呢？我们不是常常讲所谓的文化背景么？

老王头全家回到大连湾，王军霞的玩乐天地就变得无比广大起来。有大海，有沙滩，小学校就建在沙滩旁，她跑啊跳啊，心花怒放，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大海边的沙滩更好玩的地方啦！除了跑沙滩，就是泡浅海，她是大自然之神偏爱的女儿。

王有馥名字中的这个馥字挺有文化，我纳闷农村里给小孩子起名时怎么就会用这个字？一问，方知原先叫王有福，很平常的，只是因为从吉林回到大连后，发现村里本家兄弟当中也有一个叫王有福的，完全一样，正式场合比如搞承包签合同，就很不方便，总不能啥情况都喊边外三嘛，这就把那个福字改了改，在字典上选了一个馥字，以示区别。

王军霞在大连体校受训3年，算是上了个中专，然后被马俊仁选人省队，这下子连正式工作也解决了，王有馥夫妇高兴得乐不可支。没想到跑沙滩跳大海的黄毛丫头居然也能跑出个正式工作！这就比她哥哥、姐姐干临时工要有出息。村里人羡慕的直咽唾沫。而更高兴的事还在后头，王军霞到辽宁队以后屡战屡胜，上报纸，上电视，名气越来越大，到了九三年，王军霞接连在天津打了马拉松冠军，斯图加特打了世界冠军，北京破了世界纪录，一跃上升为超级明星，老王家喜事连台，在十里八乡千家万户中老王家成了舆论焦点，都说老王头大半辈子的苦没有白吃。不少农家把老王头看成了一个关系户，纷纷要老王头赏脸看看自己的孩子行不行，能不能跟那个马俊仁说说，把孩子也收下，将来也光耀祖宗，像军霞那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运动员真是个好路子。于是，老王家这一排石头小平房光芒四射。乡亲们有容没容的都喜欢上老王家捆袋烟，听老王对国家的体育发表相当专业的系列述评。如体育与家庭经济的关系，体育与子女前途的关系，体育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体育与电视的关系，具体点儿讲还有平时训练方法与场上战术运用的问题，高级党政领导接见与地方官员看望的问题，几乎所有老百姓感兴趣的话题与这排不平凡的小平房都可以交叉起来。想来以后还将派生出一个体育与纪实文学创作的问题。后来，国家体委隆重地为优秀运动员的家长在北京举行表彰活动，通知王有馥夫妇赴京领奖，吃住行不用花钱，走前走后王家再度辉煌了一回。电视上亮相时，人们发现别的世界冠军都是去了一个家长，唯有王军霞家中是老两口都去了，这不是殊荣是什么？其实说来也颇有趣，国家体委的通知发到辽宁省，省里的工作人员没细看，就给大连接电话报喜，催促二老即日登程。老王夫妇如约前来沈阳，工作人员这才发现通知上各家赴京受奖只限一人，然为时已晚，只好将错就错，不再更改，对二老也不再提起。二老乐哈哈进北京光荣了一回。老王头想，既然当了国家体委正式表彰过的优秀家长，就应该加倍关心中国的体育事业。他首先

自家掏钱订了一份《中国体育报》——这点儿钱还是要花得坚决些，每日里在炕上取过报纸一看，分析研讨起来就更加权威更加全面准确。而仅仅停留在看报纸发议论上还不行，还要身体力行，不能光当体育看客，不仅坐着说，还要起来行。这几年渔船干脆不承包了，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前盐村的小马路上就出现了老王头脚穿旅游鞋练习长跑的身影，摆臂、踏蹬动作很规范。光练不赛又不行，老王头毅然参加了大连市老年马拉松(短程)大赛，在他所属的年龄组当中跑完全程，荣获该项大赛第16名。既然已经不再从事渔业生产，那么白天的时间就很充裕，这时他已被公认为村中和镇上老年人当中的体育专家，村中有老年门球队甲乙两支，岂有不加入的道理？于是又见他扛起了门球杆，逐渐上升为主力队员，并角逐主教练席位。镇上比赛的时候，前盐村的队伍没有打好，老王头对我说：主要是教练问题，战前准备不足，临场指挥失误，战术意识没有，不输才怪！要是我当教练，你试试看！

我向他了解家里经济情况，如果不承包渔船不再出海也不再从事别的副业，手头可有钱花？他相当满足地说：现在好了，闺女给过一些钱，存在银行里，光吃利息也就足够。现在我上大连逛一逛，别人看见一道好菜，要掂量吃不起，我没有这个顾虑，只要我想吃，就可以点来吃到嘴里，我感觉还不错！想吃啥就能吃上啥，还想咋的？

有馥老汉真的满足了。

他把我领到里边那间屋子，说这里边有好东西，请你参观参观。撩帘而入，迎面一个两米多高的铝合金玻璃橱柜，挂满了王军霞历年来所获各种奖章奖杯，琳琅满目，令四壁生辉。有馥老汉向柜子一挥手慷慨地说：看吧！我近前观赏，赞叹不已。只见老王头又一挥手不屑地说：全是假货！见我听不懂，他补充：没有一样是真金都是镀金！

我向他解释说这玩意儿不可能都用真金去做。他就不同意：人家霍英东奖给的那块就是纯金的！不缺斤不短两整整二斤重，有小盘子那么大。不过不能往这儿放，丢了咋办？我把它存到银行里了。我又问：欧文斯杯是不是在马俊仁那里？他顿时兴奋起来：那还行！我早就给要回来了。这柜子里放不下，在这儿呢！——他弯腰搬动土炕边砖地上一只残破纸箱，看来有点儿份量。我一惊，难道这里装着世界驰名的欧文斯杯吗？这是亚洲人、中国人、黄种人唯一的殊荣呀！他动手打开纸箱，里头塞着一些碎纸絮，清理清理，果然露出了欧文斯杯的那硕大的圆弧顶来。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略略地跳动，它在世界体育界看来，几乎就相当于电影界的奥斯卡奖，相当于文学界的诺贝尔奖！这种大奖创立于1980年，不规定运动项目，专门“嘉奖在世界体坛上有杰出成绩和贡献、有高尚的风格和真心诚意致力于世界各国人民间的国际合作的优秀运动员\它是目前国际上颁发给世界最佳运动员的最高荣誉奖，每年由国际上一批有影响的专家共同组成评委会，经过各大洲提出候选人，然后由评委会郑重投票选出大奖得主。此前已有13位体育家获此殊荣，他们中间有4位来自英国、摩洛哥、加拿大和前苏联，有9位是美国人。在上一届评选中亚洲提名的中国跳水运动员高敏曾经落选。这次则有世界各地的六位巨星候选，结果是德国游泳名将阿尔姆西克得28分，美国体操尖子米勒得4分，西班牙自行车大王英杜拉因得70分，阿尔及利亚中跑强人莫塞利得96分，美国百米和百米栏双料冠军德弗尔斯得106分，而中国的王军霞以134分的绝对优势获奖，实在是中国人的骄傲！出席颁奖晚宴的主持人、司仪和发言者，皆是为世界体育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其中包括摩西、阿里、乔伊娜等，一张门票价格高达8000美元。王军霞被安排住在全美最豪华的曼哈顿华尔道夫五星级饭店，住总统套房，有美国总统布什、克林顿、中国领袖邓小平曾在此下榻——这杯子竟有这么大的气派，让人刮目相看，肃然起敬。老王头说：我给你搬出来细看看！

欧文斯杯像个铜铸的大地球，静静地停放在老王家的土坑上，发出幽幽的光，方形底座上镶着一块铜板，上面刻着：献给杰西·欧文斯国际奖获奖者王军霞”字样。圆形铜体的周边是各项竞技运动的精美雕刻。举目室内，土炕周围满是农家陈旧的日用杂物：针线篓子，带

补钉的衣物，浸透着逃荒人基因的铺盖卷，防止小孩子尿湿褥子的塑料布，磨成溜光的大炕木沿子，潮湿不平的砖地，带着泥巴的半旧鞋子散见于地上各处，老式的箱子上油漆正在剥落……这一切同欧文斯杯混成一团！我久久地注视着它，又觉得却是欧文斯杯凝视着我们。窗户上糊着旧报纸，阳光透进来，太阳以它普照万物的博大和宽容，无私地照射着伟大的欧文斯杯与中国北方农人的家。

老王头说：取回来那天我用大秤把它称了称，看看它到底有多重，一称，42斤，比报纸上说的还多二斤！

他用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欧文斯杯，使我觉得有些不妥，这杯子长年放在潮湿的地上并与土炕紧紧挨在一起，海风中带着盐分日日吹来，这个摸一摸那个抱一抱，防潮防盗措施几乎没有，屋内的干湿、温度都很不利于铜质杯体的保护。时间一长，它就会锈蚀就会损坏杯子上精美的雕纹。国家体委何不搞个复制品，把这个真品很好地保存到体育博物馆呢？我提出自己的想法。

老王头连连摆手：那还能让他们取走！这又不是奖给他们的。去年，北京来过人，说是国家体委的人，对了，是中国体育博物馆的，他专门来说这个事，说是要开世界妇女大会，要搞体育展览，说这是中国体育的一项特殊奖，不光要展览，还要教育小孩子下一代，当时我还在基地，老马和我都不同意让他拿走嘛！老马生他们的气，当时从美国领奖回来，老马嫌他们北京人不够重视，现在又来要，就赌气说没了，砸了，当废铜烂铁卖了！北京来人在大连住了好几天，连杯子啥样儿都没见上。临走的时候反复讲只是到北京复制一个，把真的还回来，那也不行，谁知道还回来的是真还是假！最后那个人没办法了，只要求王军霞、曲云霞在长布条上签名，这当然可以，就给他签了名，我和老曲头还签了一个名，最后那人没办法，走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坚持跟老马要这个家伙，老马心里不乐意，我坚持要，是我的东西一样不能少，不是我的东西白给也不要。这才把它搬回咱家来。

无奈，实在无奈。看来这杯子只有在这土炕边的湿地上呆着。我心中感慨万千。

收拾好纸箱子，老王头忽又想起什么来，说老赵你给看看这样儿东西是啥质量的。言毕他又取过一个尺把长的绒盒子，打开一看，那是一个方体的水晶杯，晶莹剔透，光芒四射，上写王军霞三个汉字，他告诉我这是英国人奖给王军霞的，我说我知道这次奖励，九三年评世界两佳，一男一女，男的是美国NBA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亥的是小霞。我告诉她这杯子才是地档道档的水晶杯，是驰名世界的爱尔兰水晶，它的基本价值最少在2000英磅以上，应该保存好，打了太可惜。他说：不是玻璃的就行，村上有人说它是玻璃的，他们懂个啥。又说，这些东西只是在我这儿放几年，将来小霞成个家，还要取走的。言语中多有惋惜。

王有馥家在前盐村虽然不是一个大款富户，却拥有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这一点又是任何一户农家或渔民无法比拟的。几年来，王家喜中不断，去年王军霞又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露脸了，这可是给前盐村争了大光。老王头生活充实，丰富多彩，令乡亲盯晾赞不已。

突然，平地一声起惊雷，乐极之处却生悲，王有馥家里出了大事！谁也没有想到在老王头历尽艰难苦尽甘来本该大享清福的晚年时候，命运再一次拷问了他的坚强。

那是1993年吧，王军霞在长期训练和比赛的夹缝中有短暂的几天功夫回家探亲。女儿载誉归来，市里、区里、乡里、村里皆大欢喜。在马俊仁的奔波帮助下，大连市有关房地产机构还慷慨地奖励给王军霞和曲云霞两室一厅单元住房各一套。乡亲们说老王头在城里有房

子住了。那时候老王头尚不知道这房子其实是只能居住不算私产，住可以，卖不成，也觉得城里凭空掉下来一套好房，实在是洪福造化，就打发人装潢拾缀，喜气洋洋。得知此房并不属于私产而装磺已经投入上万元就找报社，很不愉快，那是后来的多。当时他只觉得好戏连台美不胜收。诸领导额额来家探望，门前车马不断，都感谢他培养了一个好闺女，老王头也就感慨这辈子总算是跟往昔无边的苦难做了一次总的告别。只希望闺女多在家住些时日。

王军霞当年却还有斯图加特世界田径锦标赛等许多比赛，自然不能多住，要赶回沈阳参加训练，还要上云南高原。临行时，老王头为防意外，特意让唯一的儿子把军霞妹妹护送到大连去，乘“辽东半岛号”特快列车返沈阳。兄妹俩高高兴兴结伴而去。王军霞后来对我说，我就这么一个亲哥哥，小时候他总逗我玩，后来我只是希望能和他多在一起说说话。那时候他也要准备成家了，我希望他早些带回一个好嫂子，给我爸爸好好添个胖孙子，老人就更高兴了。

万万没有想到，王军霞前脚回了沈阳没几天，她亲爱的哥哥就在村外的公路上被疾驶的汽车撞倒，紧急送到大连抢救，因伤势太重，抢救无效，永远离开了人间——大喜之后，大悲临头。

出事当天，王有馥夫妇并不知道任何消息，第二天辗转有噩耗传来，人已经在大连医院里没了。少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乃人生三大悲剧，老王头摊上了这最不愿意接受的第三项。

在中国农村，男孩子的价值之高不言而喻。而老王头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真是晴天霹雳啊！为不再触及老人的伤心事，我不想对军霞哥哥的死做更多的采访。我只是想知道晚年的老王头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又是怎样处置的？

乡亲们风言风雨，说啥的都有，有无比同情的，也不乏幸灾乐祸的。种种迷信说法趁机抬头，说老王头福气太大大得难以承当，老天爷要折一折王家的喜，说王军霞这孩子此生是个大人物，比男的还强万倍，家里只能存下她。

面对血雨腥风，王军霞的母亲已经哭得缓不上气来，王有馥老汉却异常冷静。但见他那张刀雕斧刻般的老脸上唯有刚毅，言语中并没有更多的哀愁。他忍受着巨大的悲痛对乡亲们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天灾人祸躲也躲不开，人死了，能哭活？咱腰杆子挺的直，趴不下！我王有馥偏不信这个邪！一辈子不信！

他最早的决定是：王军霞正在抓紧训练，当年各项大赛出发在即，决不能动摇军心，必须严守消息，不准外传！“谁要是让小霞知道了消息，影响了她的比赛，我打断他的腿！”他考虑到了马家军的整体利益，考虑到了孩子在国际上的影响，他觉得这样就生出了许多崇高感，告诉马俊仁，让小霞好好打比赛，王有馥这边儿挺得住！”

崔大林、马俊仁和孙玉森正在积极备战，得知消息后他们十分重视。悲痛之际，出钱出资，一再深深感谢老王头坚强的配合。决不把消息向军霞透露丝毫。

令人伤感的一幕是，王军霞给家里通电话问候家人，家里正在操办她哥哥的后事，王有馥把万分悲痛强咽下，在电话里温和地鼓励女儿要好好训练，家里啥都好，我和你妈都好，你哥哥姐姐都盼望你打出好成绩，打出中国运动员的威风来！”——我赞叹我们中国的运动员们，有这样英雄的父亲！这是中国农民坚韧无匹的又一个侧面。

一连数月，王军霞在队里食宿严格，训练正常，情绪饱满。为进军斯图加特打下了坚实基础，一举夺得1万米世界冠军。她急急火火地把电话打给渔村老家报喜。她乐哈哈地在电话里问爸爸妈妈们高兴不高兴？王有馥悲喜交加，连说高兴啊高兴啊！王军霞就又问我哥哥他们知道了吧，他们也要视贺我啊！王有馥强忍巨大悲痛，连说：你哥他们都高兴啊，视贺你啊！

哥哥的死一直瞒着王军霞。她不负众望，不久又继斯图加特胜利之后，出战北京七届全运会，连创1500米、3000米、10000米三项世界纪录，再次震动海内外。她又把电话打到家中，又一次问起她的哥哥，家中老人再一次忍痛祝贺。对于她举世罕见的伟大胜利，最爱她的哥哥在冥冥地下是永远不会知道了。

这是人世间的一种大遗憾，大悲痛！

历尽沧桑的王有馥老汉无比坚强地顶住了这一切。他多么希望心爱的女儿能再多创一次胜利，多添一次辉煌，直到永远。

当年斯图加特和七届全运会以后，王军霞面临的一项新的重大赛事，就是西班牙马拉松世界杯赛。

可是，在中国，偏偏就有这样的写家，他脑子里没有那么多忧患思虑，他的心也和中国农民的心无法沟通。就在马家军即将出征西班牙前夕，湖南一家体育报悍然编发披露了王军霞哥哥车祸身亡的醒目消息。整个辽宁体委整个田径队、全体马家军队员包括王军霞都看到了这张报纸。

王军霞悲痛欲绝。多少天以来人们严守秘密的种种工作宣告无效。

不幸的是，远在大连渔村的王有馥也看到了这张报纸。直到今天他跟我谈起此事仍然余怒难消：儿子死了，我不吱声儿，我挺得住，看了这个消息我管不住我了，我的肺要气炸，恨不得闯到长沙，抓住那小子，好好收拾他一顿！长沙离得远就算他躲过了这一关！我抓起电话就给他们报社挂长途——要你们主编接话，我是王有馥，王军霞她爸！找你们领导。主编来了接电话，我说你们怎么搞的？谁允许你们登的？你们想让我老汉去跟你们拼命啊？你给我说清楚，说不清楚我找你找到长沙！

他生气地点上一颗三五牌香烟。猛地咳嗽了两声，接着讲：

那边主编问明白情况，也非常着急，不佳声地道歉，说一定要好好查一查谁这么干，要严肃处理。转天我又打过去，问查清了没有？那个主编说查清了，写稿的不是他们的记者，是外地的特约记者，要严肃处理。但现在还找不着人，又道歉，我说那不行，光道歉不行，在外国要赔偿精神损失费，现在我不要钱，你们必须把那小子送到大连来，交给我，看我怎么当面整他！主编又道歉……

我心想，幸亏长沙离的远，否则写稿子的记者怕是要吃些苦头的。但是写稿人只是用了个笔名，我分析很可能就是辽宁当地的记者们给捅出去的。

沈阳那边也紧张起来。崔大林、马俊仁、孙玉森三人苦口婆心轮着劝慰王军霞，鼓励她化悲痛为力量，一定要坚强地挺住这次打击。队医张苟女士在特殊时期发挥了特殊的抚慰作用，队友多人也争送温暖，王军霞终于振作起来，她镇定地对崔大林他们说：我真诚地感谢领导上对我的关心！人死不能复生，我只有用最好的成绩来报答哥哥对我的爱，报答父母养育我的恩情，报答领导上的一片心！

不久，马家军开赴西班牙。王军霞力挫森雄夺得马拉松世界杯金牌。我们难以推测她在那漫长的42公里195米的征途上是否想到了她亲爱的哥哥和坚强的爸爸，我们只是从她奔跑时那紧闭的双唇、严峻的表情中看到了她又一次走向了成熟。人生磨难也是对运动员心理素质的极大锻炼。这块金牌凝结着多少中国人的凄苦和坚韧!当五星红旗在西班牙的上空升起的时候，王军霞站在最高一级领奖台上，凝视着国旗，一颗难以察觉的泪滴，洒落在异国的土地上。而远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国大连，王有馥关掉电视，老两口一任大泪谤馆.....

就是这一切，构成了王有馥这位老人奇特而又复杂的晚年。儿子去世以后，王军霞就成了他们老俩口精神上的唯一支柱，成了他们晚年情感生活中最主要的寄托。

1994年7月里，马俊仁把队伍拉到了大连开发区。一开始，老王头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女儿又回到了他的家门口。新基地与前盐村同在☆条公路上，两地的距离如乘汽车只需一刻钟工夫。从沈阳或大连去基地，前盐村乃必经之地。马家军兵变的那天晚上，王军霞和张林丽就是回前盐村家中睡的觉。那天夜里王有馥老汉也在家中，他始终没有责骂和劝阻女儿的行动——他为什么一定要劝阻呢？

马俊仁在前盐村一带建立基地以后，为实现家庭式的管理，肥水不流外人家，他把王军霞的父母和曲云霞的父母请进基地来，发工资，干杂活儿。由于父辈的介入，运动队从此就变得复杂起来。而在从前，二霞的父母同马俊仁都是远距离打交道，把老马看成女儿的恩师。进入基地以后，老老小小搅在一口锅里吃饭，近距离打交道而且非常具体，各人的缺点毛病完全放开，你说还能保持原先的情义么？

马俊仁从辽阳大山中走出来，个性刚烈独断专行披荆斩棘乃有今日，而王有馥闯荡半生百折不挠历尽磨难也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农民。一个是王军霞的现世恩师，一个是生身父亲，针尖麦芒啊！

事实是，王有馥只在基地干了28天就断然离去。他回顾起那些日子，时而很满足时而愤愤然。他说：

老马让我和老曲头去基地，要说也是个好意。干活挣钱就不说了，他关键还图个安全放心嘛，到底是自家人管事儿，光房门钥匙就哗哗的两大串，老马他敢交给旁人？要是我用人，也愿意用自家人，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古话已经讲死了对吧？吃啦喝啦，一日三餐，还要熬药，把世界冠军吃坏喝坏谁负责？小霞她妈和曲云霞她妈主要就是帮厨摘菜，我和老曲头干重一点的杂活儿，还要把大门管好，生人不准他进。老马的意思是让我们把村里的房子都卖掉，往后就不回农村了。我多了个心眼子，心想到那儿看看情况再说，卖了房子不是就把退路断啦？将来你哭出龙叫来也没人管你嘛。老曲头他倒实在，说卖他还真把房卖了，不打算回老家啦？结果怎么样？现在？现在他想回也回不去啦！我就是觉得老房子老土炕咱的老根儿哪能卖哟，这不，我不顺心就回来，咱俩在这盘炕上一躺，谁能管住咱？一会儿咱吃老酸菜猪肉碗粉条子，谁能管住咱？咱俩喝酒就是喝醉了往这儿一躺，谁能管住咱？这是咱家！——他一拍大炕，很昂扬地说完这段话。

我想到中国农民的房子是最要命的东西，没有房的农民在全世界都会被认为是最没出息的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走出家园才是现代人一个永不停歇的话题。其实老王头不卖房并不是什么多了一个心眼子。而是潜意识深处根深蒂固的传统威慑不允许他把房子卖掉。那么曲云霞的父亲同是农民，却把房卖了，又为何来？我想他决不是不要房和家，而是想把山中的房和家转移到条件更丰厚些的海边来而已，也并非缺了多少心眼子。下一章的采访将证明这一点。

王有馥结论性地说：在基地就是遭罪，老曲头他老俩那么实诚的好人，现在可苦啦，遭罪可遭老啦！老王头语中多有自家庆幸之意。

王军霞的母亲早已在外间灶台旁把晚饭做好，催促几次让我们吃饭而无效。她默默地在旁边听了一阵儿谈话，看看正说到一个坎上就又催促开饭，说：吃吧吃吧，今天晚上有小霞的电视，不想看啦！

我们猛然想起今天是1995年，月单日，正是传统的北京国际女子马拉松接力赛及中日友好马拉松赛的日子，一年一度。中央电视台将在晚间详细转播白天的战况。此战对于关心马家军命运的人们来说很关键，因为这是马家军自去冬兵变之后，王军霞、张林丽、张丽荣她们首次亮相。以往两届均由马家军代表中国出战并大获全胜，经一番疾风骤雨之后，人们想知道没有马俊仁的队伍还能再创辉煌么？王军霞率众谋反孰功孰罪？

于是我们抓紧吃饭。一条海鱼端上来，酸菜猪肉粉条子端上来，烈酒斟满，电视打开，众人闲话收住口，地上小儿不乱走。

村人们陆续走进来，参与分析战局，等待转播。北国农家小屋里弥漫着体育大战前浓烈而又复杂的气氛。我意识到王军霞的根确实在这里，偏远贫困的中国农村构成了无数运动员奋勇拼搏的原动力，成为中国运动员精神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老王头看来，千万里之外王军霞每次赛事的成败，都与老王家在村中的许多荣辱兴衰联系在一起。

那么，老王头对马俊仁又是如何看待呢？

全世界著名的大教头马俊仁，在老王头看来，也不过是个相熟相近时好时坏的兄弟或亲友，他并不理会老马崇高的社会价值。比如谈起老马的基地管理和运筹经济，老王头就认为不怎么样，尽管老马已是众所周知的“化学脑袋”，极富从商经验，实践也证明老马已经搞到了钱富了起来，老王头仍然不大服气不那么佩服，他有他的角度：

都说老马他脑瓜子灵会算帐，我看他就不会搞生活不会算大帐。过去我在吉林夹皮沟时候，村上大队经常搞一项研究，就是粗粮细作精打细算，各家都要学会过日子。劳力差不多挣的工分也差不多秋后分粮都一样，咋就有的能过得去有的过不去？我们在大队常研究，常教育那些算不来帐不会过日子的人……比如说老马他对待那台奔驰车，报纸上哄哄汉汉都知道了，他就没有处理好。本来是小霞一台曲云霞一台刘东一台，外国人是奖给咱运动员的，没说必须给教练嘛，回来他想要一半，这一半咋给他？就上了报纸。要我说，要一半就要一半四，他又没处理好。当时从斯图加特运回来，到天津口岸卸了货，当下就有人出钱买车，每台车出120万，人家图个稀罕。奔驰180，出这个价就很可以了，嗨，老马他不卖，他舍不得！本来3台车一卖360万就到手了，老马你要一半就一半，180万又到手了，剩下一半三个闺女分一分，每人还得60万，也行了，这不就都高兴了？也就没事儿了，谁能放出一个屁来！如果你真想坐坐奔驰车，那行啊，你用一百八十万买台奔驰600，多气派多牛气，那钱还用不了对不对？谁敢说不是你的车？结果到手的好买卖，他不同意，飞了！现在快两年了，这事儿也没完，3台车弄回来，光顾吵架，车还算不上你的！你说你说，他会算啥帐？他根本不会生活！

我对老王头说，海关有规矩，进口免税车不能随便卖，他就反驳，你办了海关手续当然不能卖，当时没办手续，不是卖就卖啦？好比交公粮，你交给国库办了手续，就谁也不能动了，公粮公粮嘛，可是从咱家地里收一布袋买走，你谁管得着！所以那，台车现在不好办啦！他只能开出一台随便玩一工歹[，

听老王头讲经济我总是忍不住想笑，他就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进一步说明他的经济观：不是咱的东西，白给我也不要，咱不沾那个光；是咱的东西，一样我也不能让，一样不该少，我凭什么要让给别人？我到基地以后，连一颗钉子也丢不了，是基地的东西谁也捞不走，我的东西我当然不能放，有个自行车公司送给小霞一挂山地车，算个名牌我也叫不上来。小霞一挂曲云霞一挂，拉到基地是两个整箱的没开包。我觉得这车子是属于咱的，又用不着和谁商量，瞅了个空闲时间，就自己开包自己装车子，打开包啦，正装哩，还没装完，酶，老马来了他看见了，先是站那儿不吱声，我就装我的，过一会儿他问我，老王你这是干啥？我说闹着它干啥？装起来我用着方便！他再没说啥，掉头走了。结果我把车子骑回咱家了，老马把曲云霞那一辆不知弄哪儿去了，说是送了人。你看，是我的东西我要，不是我的，白给我也不要！我现在骑的就是它。还有欧文斯杯，我也主动跟他开口要，是我的我为啥不敢要？结果老马没啥话说也同意了，我用自行车把它驮了回来！你不要，谁给你主动送回家来？你说对不对？我在基地干了28天，该算工资也得算工资，老马还不错，18天给我们算了一个月。到走那天，我也没跟他多说啥，他见我收拾东西，就问我你这是上哪儿？我说我回家转转。结果我回来再没去，他也没来找，就算拉倒。

我的心情渐渐沉重起来。不难想见老工头与老马的关系是相当难处的。我便忧虑地问他是否与老马发生过正面的冲突？

他沉吟一阵说：正面冲突嘛，我们没有发生过。不过也差不多。我是看不惯他动手打人。闺女大了，再打她她服吗？我觉得教练严格管理是好事，小霞你必须听老师的话，老师培养你不容易，不严格不能出成绩。骂几句你不能顶嘴，好几次小霞要顶老马，我就制止她，小霞！不准顶嘴！运动员嘛，光说好听话你能打出成绩来？可是要说动手打她，尤其是当着我的面，是吧，亲生骨肉，我看不下去。再说如果她犯了错儿，也不是不能打，要是没啥错儿，你打她，她不委屈咱还委屈哩对不？就是那一次，国家体委田径处来了人，来基地了。定时候有车往大连飞机场送，老马在办公室喊小霞拿个提包来，意思是给客人带点水果饮料好在飞机上吃。小霞急慌慌拿了个包下来，老马说太小，让她重找一个，小霞赶紧去找。北京那个同志直说不用带了，一会儿就飞到北京了。赶小霞第二次拿来个包，老马还嫌小，就训她说平时那么些提包都藏哪去了？这时候你咋这么小气！快去找！小霞只好又掉头去找，出办公室的时候，过道里风大，把门刮得当哪响了一声，老马火了，说小霞当着领导摔门子撒野，冲上去非揍她不可，让人拥上去给拉住了。北京同志又劝又着急，怕误了飞机就赶紧走了。这一走，老马在一楼饭厅就发了大脾气，把小霞喊下来左右开弓啪啪就是两大嘴巴子，骂她就知道当着领导发贱！他打小霞我真上肝火，强忍住我没吱声，没料想小霞推开大门就跑，一跑她就跑到楼外头跑到大公路上☆我一看，真急了，汽车呼呼地过，我就冲出去喊小霞！听话！回来！老赵我不瞒你说，我怕呀，我不能在马路上丢了个儿子又在马路上丢个闺女啊

一说到这里老王头情绪极为激愤悲痛，他跳下炕来站着继续讲：小霞懂事她知道我心里想的啥，她忍住委屈从马路上回到楼里。这边老马火更大了就骂你个小贱逼还敢跑！你看我不砸死你！说着他就在饭厅捞起一把凳子上去就要砸小霞，我真急了，他捞起凳子在前头喊我砸死你，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你马俊仁有什么了不起！谁不敢操家伙！紧急中一看手边没东西，我也哩地一把捞起一把凳子来，谁不敢砸就是他妈的舜种！前头众人就冲上去围住老马拉呀劝呀，老马他没砸成，我那天在他后头紧紧地抓着凳子，他要砸坏小霞，我就砸坏他马俊仁！一命抵一命！那天他没砸成小霞，我在后边才把凳子放下。谁怕谁！老王头站在地上紧紧地握着一双老拳，激愤不已。我急忙劝他平静些，他又来一句：我这把老骨头了，走吉林闯海湾我啥没见过，我怕你马俊仁！

这段小故事听得我脊梁上直出冷汗。真是太悬乎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基地竟成凶险之

所，险些酿成大祸。

从那以后，老王头和老伴就动了返回家园的念头。可以推测，王军霞等人意欲尽快离开马俊仁的信念也就更强烈了吧.....

现在电视转播开始了——

以王军霞为首的中国辽宁队的姐妹们情况不佳，张丽荣第一棒下来已经落在第10位，曾记得去年第一棒是曲云霞冲在最前面。眼下来自14个国家的59支队伍争先恐后，罗马尼亚、日本、俄罗斯的选手成了领头军。第二棒是3000米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马宁宁，穷追猛赶仍显不出太大优势，把位置追到第七位，一转眼第三棒王援带伤参赛，跑得很不利索，又将这一点战果丢失落至第十一位。王军霞是第四棒，镜头上出现她焦急地站在雅宝路桥上，一个又一个别国选手从她面前飞奔而过，北京观众对着王军霞大喊：你可要追亡去啊！王军霞神情严肃。电视机前老王头挺直了身子睁大了眼，王母侧坐在炕上，紧张得有些不敢看画面——王军霞一把抓过接力带，疾疾如风跑动起来。镜头切换到前边，日本选手已是遥遥领先。镜头又切回来，王军霞正在超过一名老外，顿时这农家小屋里开始躁动，王军霞姐姐的小娃娃摘摘在炕上蹦起来，对着电视大喊：老姨加油！老姨加油！这个小姑娘稚嫩的嗓音令我心碎，她的呼喊代表着全家人和全村人的心声，电视中孙正平急切切的解说与屋中小摘摘的喊声搅成一团，当时我就觉得眼眶一热，险些没有掉下泪来。失败的现实是多么严酷啊！转眼间王军霞已经跑完了第四棒那10公里全程，不错，她追上了6个人，把名次推进到第五位。下来是王小霞接棒，降位至第六，张林丽最后一棒复超一人，已是回天无术，以半步之差先于乌克兰选手冲过了终点，全队名列第五。王军霞在终点迎接气喘吁吁的张林丽，二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看得出来姑娘们已经拼了气力。她们从昔日的冠军宝座跌落下来，仅得大赛第五名。日本队复仇成功夺走了金杯。马家军六个姑娘因兵变以后长期停练难以恢复，每人成绩都下降不少，总成绩比去年夺冠慢了5分钟，比前年夺冠竟慢了7分多，更令人吃惊的是比国内另一支由内蒙古姑娘组成的队伍还慢半分多！

这次失败真是五味俱全，一时无法评说。关掉电视，老王家一片沉默，那小摘摘依假在姥姥怀中不出声又睁眼看着屋内所有的人。乡亲们先后沉重地离去。我们不难预料明日舆论界定是一片哗然，也不难预料各界对老马的再估价定会重新卷起——还需老马？

王军霞的姐姐轻手轻脚地收拾饭桌上的残局，小碗小盆发出很低很清脆的叮当声。

老王头上炕，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盘着腿想心事。

王母相对而坐，居然也点着了一支烟抽起来。半晌还是她低声地先说了话：真丢人呐，真丢人呐！

我也找不到安慰老两口的话语，就笨拙地说那句废话：胜败乃兵家常事，兵家常事。王母又喃喃自语：这一回马俊仁该有话说说了。

老王头突然冒出一句：明天我要上沈阳！并不知他出自何种考虑。

我胡乱分析说你现在上沈阳无济于事，只能增加孩子们的压力，他就又不再咬声。

夜深了，我独自睡在王家里间的大炕上。脚下炕边，伟大的欧文斯杯静静地放在破纸箱里，暗夜中有柜子里的许多奖杯闪闪发光。我忽然想到应该给辽宁博物馆的头头写封信，请他们把欧文斯杯和重要的奖品收起来，听到外屋老王头一声叹息，转而想到自己这个念

头是多么糊涂，多么不应该!

后来我到沈阳采访，直接住在田径队里，经常见到王军霞，每当相谈起她远在大 连的家，她就显出很关注很美好的样子。我问及她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家庭的成员都 如何看待?她微笑地想一想，突然转身跑出去，不一会儿拿来一个笔记本，翻至某页， 交给我：这是我平时瞎写的，都在上边，作家采访跟记者不一样呢，咋是啥事儿都稀 罕呢?

我接过本子来看，发现王军霞写的字虽说不算漂亮却是非常认真。关于自己的家，她自白式地写了三个人，姐姐、妈妈、爸爸，我看挺文学挺生动，经她允许抄录下来。通过这些心声也有助于我们对王军霞另一侧面的了解：

姐姐王军玲，1958年2月5日出生，属猴。我从小就在你的呵护下长大，我深 深地了解你的性格，善良、倔犟、耿直。不拘言谈的你虽然不很美丽，但你特有的温 柔会使人不知不觉地愿意倾心于你，对你表示充分的信赖。为了这个家你受了不少 苦，却没有半句怨言。如今你业已成家，并有了可爱的小女儿槭杨，虽然家境并不富 裕，但也算是一个幸福家庭。而我，你的妹妹，现在有条件让家人摆脱困境，除了爸 爸妈妈，你是我最亲近的人了，我怎么会对你视而不见?我总觉得现在我给你的还太 少，以后条件允许，我会极力帮助你摆脱困境的，谁让你是我的姐姐呢?

妈妈崔维香，1946年阴历12月26日出生，属狗。

不用问，只要看到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和那双带着硬茧的手，就知您是一个勤劳的 人。妈妈，女儿发现，您的眼中除了对女儿满含着挚爱，还不时流露出一不安的神色。从您的言语 中，我知道您是多么怕再失去我们，您多么希望能从我身上得到更多的爱。我要对您说： 妈妈您放心，从前女 / 乙不懂事，有些地方忽视了对您的关心，现在我 大了，知道您多么需要子女的爱。我会让您幸福的，妈妈，我深爱着您，愿您今后永 远幸福、健康、快乐!

爸爸王有馥，1941年阳历6月18日出生，属蛇。我最最亲爱的爸爸一生含辛茹 苦，为了生 计，四处奔波，家境一直不很富有，虽然不致于落得贫穷潦倒，但一观其 颜面，就知您历 尽沧桑，吃了不少苦。士。今，在您的一双大手养育下，女儿已经长 大，再也不是以往那个讨人厌的野丫 头了，家境随之焕然一新。您也该是享享清福的时候了。做为女儿的我， 现在方知您的生辰，实在不孝。为了爸爸健康快乐，我愿在 今后爸爸每个生日来临之际， 无论我身在何方，都会给您献上我衷心的祝福。也许您 不知道您在女儿心中的位置，告诉 您吧，您永远是最亲爱的爸爸!

从她的自白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温柔懂事的大孩子的形象，相比她在赛场上那凶 狠顽强的 模样相去甚远。我们很容易去理解，马家军的队员们大都出身贫寒，家里经 济普遍比较困 难，在她们成功之后，做为女儿，都有一个爱心和愿望就是用自己的辛 劳钱补贴家用，报 答贫苦多年的父母，让家里的境况得到改善。这一点又恰恰是老马 考虑不周的地方。总担 心队员们钱多了会影响训练，会不受控制。可惜王军霞的这段 自白没有注明日期，又写在 日记本的最后几页，以致我不好判断写作的时期，是在马 家军出现经济纠纷以前呢，还是 以后?随后我又翻到一则与家庭有关的日记，是注明 了日期的，时间是199]年12月24日，这是 在马家军最辉煌的一年将要结束时王军霞 的心声：

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好想家哟!一晃数月，对家中的情况一无所知，具是可怜啊! 也许对我 来说还不算什么，可那爸爸、妈妈思念小女儿的心是多么具切呀。爸爸妈妈， 女J乙不孝， 让你们挂念啦。

元旦即将来临，已经确定回家是不可能的。掐指一算，加上今年我已经整整五个元旦和春节没有同家人团圆了。他们不知怎样，我可是岁数越来越大越来越想家了。最近，我还时常偷偷的流下恋家的泪，心里反反复复，很不是滋味。只希望家人一切安顺，我也争取不让他们操心。

家中的情况虽不知悉，但哥哥的离去却令我万分伤悲。为了比赛，有多少泪水我强压心中，有多少心里话儿将永远不会展开，泪水没流出来我心里好痛，多想找个地方痛哭一场，可是却难觅一处理想的地方。哥哥——妹妹思念你!

就在这则日记之后不久，马俊仁和王军霞、曲云霞由辽宁省副省长张椿明女士作陪应邀出现在万众瞩目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我们看到了王军霞的泪水，许许多多同胞被感动了。当天晚上，节目结束后，中央电视台特派专车，从直播现场出发，不远千里把他们送往东北，初一前晌安全到达沈阳，初一半晌，王军霞、曲云霞终于回到了自己久别的家。

令人深思的是，马俊仁急于远离沈阳人群把队伍拉到大连去，急于以一庄一户、独门独户的形式搞一套家族式的管理，本是他意识深处最认同的美妙理想的实现。而舵手的意识决定着航船的去向，老马实际上也就把一条孤船开向了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这海一看上去，日日风平浪静十分深沉，而一旦咆哮起来便是惊涛骇浪足以覆舟夺人。凡中国农村家族，弟兄们长大成人都要较量分家，头破血流寸土必争而鲜有例外。假设老马是领上一伙子世界冠军去故土休闲养老采菊东篱下，想必会很悠然，然而却是从事竞争激烈的现代体育事业并且是名利同丰的行道，那么，在这片厚土上，首先要战胜的就决非体坛困难而是面对着无数的农民们，他们恰恰比马家军要强大一万倍!马家军的最终溃散便是难以避免的了。

第十章 曲云霞的家

老曲头忆苦难思甜。家园已属他人，何处堪安身?马俊仁偷窥训练真情，召开训话会，仍解决不了曲云霞的苦恼。为保住翻身王牌，马俊仁一狠心奖励曲云霞一套别墅。无奈间，作家当了买别墅的中间保人，老曲头喜出望外。

对曲云霞和她父母的采访都是在大连基地内进行的。前章所述，曲家实际上在农村已没有家园。我去的时候，老曲头夫妇仍在基地干杂活儿挣工资。正如我们的预测那样，他们全家在基地住着很不安心，正在被无法重建家园的苦恼所困扰着。

老曲头大名曲国力，生得高大挺拔，与神情严峻思路广阔的王有馥老汉相比，老曲头的脸上常挂着敦厚的微笑，言语也拙笨许多。他的祖上也是从山东逃荒来到大连的。只是到他这一辈儿，却没有王有馥那种走南闯北的惊人经历。曲家的祖先们逃荒上岸以后选择的落脚地点相当荒僻偏远，离海岸线有9公里，大概是当年逃荒的人们在大连湾登陆后，发现海岸线上已是人多地少，就朝着金县的荒山里走去。这个山窝子后来叫做金州区德胜乡上姜沟村。

在基地，老马晚上开车回了别墅，曲云霞和小队员们也早早休息了，老曲头说老赵来了正好解解闷儿，咱就唠磕儿吧。老曲头先来了个忆苦思甜：

马家军调查1.txt434

我那个上姜沟可是太苦了，全村106户，才104口人，人比户少，为啥？日子过不下去，好多人家锁上门子又走了，户还在。有的户是单人户。我为啥没走哩？就是因为咱在村里顶个全劳力，群众怕我走，就选我当了个小队长，没想到这个乌纱帽一戴就戴了11年！走不了啦。百十口人，才四百来亩地，人均3亩多一点儿，全村没有一家不是苦日子。我开始当小队长时候正闹文化大革命，一个工分才两毛钱，你说咋活吧？咱家孩子多，云霞上头有一个哥哥俩姐姐，该长身体时候都吃不上东西。刚生云霞的时候日子也不行，插队知青还没走，她上小学以后才赶上有吃的。她的名字还是一个叫江桂荣的插队生给起的。小时候云霞每天跟她妈上山薅草，卖到山下二分钱一斤。她从小就满山跑。有一年到年底队里不分红，两车草卖了70来块钱，算是过了个年。农闲时候我也赶海，从大连湾用肩膀挑80多斤海菜，挑几十公里卖到别的村，串着家户卖，换点儿零用钱，那日子真是不敢想。六四年我就想盖房，打了720块钱的饥荒，好不容易盖了4间小平房，720块钱的债我还了5年才还清。我养猪，把好肉给了人家顶债（按：他养猪没有马俊仁那么能养）。现在一看，那房子早不成样子了，30年了。上这里来，说卖房，人家出了四千，咱就出手了，实际也不是要那几间破房而是要咱的地皮。鸡鸭牛羊粮食都送了人，有的东西给了她两个姐姐。我在那条山沟里实在位怕了，要是在王有馥他们村，有那个条件我哪儿也不去了，更不会卖房子。老马让我和老伴来基地，咱一辆卡车就把家全搬完。乡亲们都说咱家出了好孩子，苦日子算熬到头了。刚来时咱也高兴啊，光顾高兴了，觉得怎么还不比那个穷村强！云霞整年在外头比赛训练，有7个春节就不见回家过，这下子也算能过上团圆年了。我和她娘能不高兴啊！来这儿以后，老马每月给我们发500块钱工资，我300她娘200，不能说少啦。老马常问我，说老曲这日子好了吧？我就说好哇好哇。后来在开发区时间长了，才知道这个水平只能说比咱村里强，比起在开发区干别的，就比不上了。反正咱高低都不说啥，做人不能忘本，没有老马，哪儿有云霞的今天，我啥也不说啦。

老曲头话语很实诚，又似乎言犹未尽，他忆苦时谈得畅快，思甜时却吞吞吐吐，显然有难言之隐。

曲云霞仍然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老马约我到开发区一中场地看训练，曲云霞在训练中明显地兴奋不起来。倒是姜波、崔颖、尹莉、白雨等几个小队员练得生龙活虎。还有一名刚刚归队的队员叫董艳梅，早先是老马从瓦房店选拔出来的。她在兵变当晚也跟着大队跑回沈阳，后来通过关系特招到西安上了大学。老马听到消息，当即和瓦房店的同行密切合作，又从西安把她挖了回来，近日刚刚恢复训练，跑得大汗淋漓。老马说，这闺女停练了好几个月，身体发胖了现在尽出虚汗，再出上一星期就没这么多汗了。

在训练上老马无疑是个大专家，他早就看出了曲云霞的情绪不对头。要是搁从前，他会毫不留情地严厉责骂，现在他没有吱声，只是低声对我说，明年打奥运，还要靠曲云霞，她这样下去哪儿行啊！我问老马，她主要存在什么问题？老马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意思是曲云霞思想上出了问题。

这堂训练课以后的某日上午，刚吃完早饭，老马突然召集全体队员开会。老马很生气很难听地训话，除了曲云霞，全部批评了个遍。原来他早晨躲在暗处观察队员们的训练，发现了不少问题：

咋着，你们都想糊弄我啊！嗯？我是谁呀！就你们那点儿小心眼子！刚对你们好点儿就不知道姓啥啦！昨天夜里你马老师做梦了，梦见你们有许多怪事，赶早晨5点我睡不着，开车去了场地我看训练。曲云霞领上你们到底去场地上干什么？，是去逛街啊？，我上了一中教学楼，你们一个一个咋跑的我看的清清楚楚，跟梦里头一样——你！你先和尹莉一块跑的对不，跑到半截子你停到足球门框子那儿干啥呀？搁那儿和中学生唠嗑是不是？现在你换上衣服鞋，马上出去到公路上，跑到西边汽车站那儿往回返，18公里全速跑，跑不好你中午别回来吃饭：去，

现在就去!——你! 你在单杠那块儿光压腿不动乎是不是?后来转了五圈半你又停一边了对不!——你! 说你呢你看谁!你爹你妈叫你来这儿放松遛腿吃闲饭啊?跑了八圈你使什么速度, 最后一圈你才跟着曲云霞冲起来, 冲的也不快!——还有你, 你刚来时间不长就敢偷懒啊, 你半截子躲到楼这儿躲着是不是?问你话你回答, 到底是不是?.....你们糊弄谁?以为老师不在他就啥也不知道哇?傻子!大傻子!我啥不知道啊!你们说, 马老师讲的是不是真的?曲云霞你是老队员现在也当教练了, 你说我讲的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好.....你们不能跟曲云霞比, 她是立过大功的, 到时候她肯定说上就能上得去, 你们这帮小崽儿能跟她比啊?现在世界上1500米没有曲云霞的对手!我打过她骂过她, 当然打人骂人老师不对, 现在外面批评我, 说要民主训练不打不骂, 我承认, 可是你们如果保质保量把任务完成好, 老师为啥还要打?打你我费力气, 骂你我费蛋白, 我何必打何必骂?训练好叫老师打老师也不打。老师在和不在一个样, 这是个品质问题, 是个觉悟问题!告诉你们, 到现在我也不认为是老师全错了, 为什么打?那叫强化训练, 是你们完不成任务嘛!是你们逼着老师上火嘛!搞田径人家外国人搞了一百多年, 咱们才几十年, 不抓紧不严格能行吗?不逼你你能上去不?过了芒种, 不可强种, 时间不等人, 芒种以前要搞完春播, 这道理你们懂不?喂!前几天, 王军霞她们在北京跑的怎么样?丢死人!离开马老师, 有新教练说了, 说他有一套独特的训练方法, 到底是什么独特的新鲜的方法咱不知道, 我弄不明白, 好比这个桌子, 嗨!他往起一站猛击一拳: 这桌子, 这模型, 都做成了, 你打碎了重做一个行不行!说我不科学, 打了世界冠军不科学, 在人家屁股后头追也追不上就科学?北京比赛你们看电视了吧, 小日本子他哇哇叫, 他从来在北京打接力没打过冠军, 这回让他赢了跑了!大鼻子俄罗斯也上来了, 罗马尼亚也上来了, 还有什么过去听也没听说过的破队也上来了!就是咱们上不来!打个第五还谈什么狗屁独特训练方法, 还谈什么科学, 在中国家门口把脸都丢尽了, 还吹!我看见小日本子在中国首都夺走冠军, 就觉得是三八年他又打到东三省了, 他拿刺刀捅咱中国人, 用刺刀在咱的肚子上这么哇哇地搅啊!你们气不气?是个中国人你气不气?这回小日本说了, 说这支队伍没了 我马俊仁, 就跟一般队伍一样嘛!人家想怎么赢就怎么赢嘛!队伍不出场他就不赞助 嘛!明摆着报复咱欺负咱嘛!嗨!他越说越气又猛拍桌子: 我一看见外国人嚣张我就上火就坐不住!老赵, 我这辈子, 饿死不抽外国烟, 饿死不吃西餐饭!东北人咱中国人受他的欺负还不够哇!我马俊仁干一天教练, 就要为中国人争一天光, 争这口气!前几天王军霞她们为啥争不了这口气?就是训练上不去!有人那个独特的训练方法为啥不拿出来?胡吹!就是没这个本事!我告诉你们, 中国人不是孬种!你们再这样练下去就统统给我滚蛋!.....现在我宣布一个任务, 也是一个秘密, 你们记在心上连家长也不准告诉, 老赵你现在也不要宣布, 我想我们明年, 还是这场比赛, 我们要杀出去, 实力上再加一个人, 我他妈的非把小日本子开了不可!明年咱们这个秘密武器要亮出来, 他今年报复咱, 咱明年报复他!我到时候不以马家军名义出现, 我以一个小小的代表队名义就要打败他, 让咱们中国人再挺一次腰杆子!他小日本子有什么了不起, 去年前年咱们第一棒到第六棒都是第一, 今年他第一棒还不是第一嘛!现在我把计划提前宣布了, 就是要让你们好好练, 你们就愿意伸长了脖子让小日本子拿刀砍啊?.....你们不要让老师上火, 老师不是什么都错了。我举过一个例子, 说一挂马车, 现在拉着一车死沉的货上坡, 快到坡顶了, 那马它拉不到了, 吆喝它它不走了, 停那儿了, 当时我问队员们你们说怎么办?有的队员说推车, 推它也不动又该咋办?有的说拉它, 拉不动又咋办?这时候是李颖吧, 她说了, 说只有打它, 我说这就对了!打!只有打: 用鞭子啪啪地抽它, 往狠里啪啪抽它, 那挂车哗哗就上去啦对不!所以说不是老师全错了。你! 你刚来时间不长, 傻子你懂啥?你怎么赶上去?怎么超过曲云霞?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多练没别的办法。外面都说王军霞聪明, 她聪明在哪儿?她不过就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加压力嘛, 别人跑里圈她跑外圈, 别人不跑了她还跑, 明着跑, 偷着跑, 这一点谁也比不上!曲云霞也偷着练, 王军霞她就这点儿聪明别的还有啥?这一点你们学不学?要学会这个聪明, 最后开了她!——你! 你家在农村, 你爹在家盖房了没有?你爹要是聪明, 就不等别人不看别人, 别人不盖时候, 咱家搬石头挖土方砍条子, 偷偷盖!累啊, 是累得够呛, 别人家没累, 你家累了, 累完了什么结果?你们家住上大瓦房了对不?你家住上大瓦房, 别人家还住小石头房, 你在大瓦房里头笑哩, 别人在小石房里头哭哩, 谁也看不见谁, 老师说的对不对?你是要笑还是要哭哇?他拿小石头房跟你爹换, 咱换

不?咱不换!老师有什么高招儿,这就是告了你一招!脑袋瓜子长在你身上,你琢磨着学不学这一招?比赛以前你一直偷偷练啊,给自己加压啊,就像压弹簧啊,弹簧不压光往长拉,拉呀拽呀到时候都没劲儿了,压呀蛰蛰蛰足罗,到了比赛咱就像炮弹啪就打出去了!拿什么打败别人!所以好运动员都要偷着练,练一身硬功夫真本事。那好马都是练成的,不练不是好马,练好了要懂得记住老师,报答老师,报答国家,人不能像猪狗一样,人也是动物,但他是高级动物。过去国家打仗,让黄继光上去堵枪眼子,他毫不含糊就上去堵哇,他背叛国家背叛首长行不行?谁不执行命令就坚决枪毙掉!现在国家也要用你们,可比堵枪眼子强多了,享福多了!好吃好喝不过就是往快里跑,堵枪眼子的事儿咱们没赶上,但是跟堵枪眼子的道理是一样的。书上说体育就是和平时期的战争,让谁上谁都得上!国家培养你干啥用?曲云霞给国家立过大功,还要再建大功!人是高级动物要懂得知恩报恩,低级动物它还懂呢是人你不懂?辽阳山里有匹大青马,那主人平时训练它严格得很,它懂事啦,有一回去鞍山拉货——老马越说越快——到大山顶子上开始下坡,下坡要拉闸,坡大得吓人,车把式用全力气拉闸,车重得不行,想不到那车闸嘎巴当场就给拉断!那车再也收不住,车把式脸也白了,车把式要丢命了,那大车就往山下大沟里窜啊,这时候大青马它急了,它耳朵挺得直竖竖,四个大蹄子死死抓牢往地上戳啊,它猛一戳没戳住,那车连蹦带跳,一家伙把主人也给颠翻几个跟头摔到大车前头去了,情况万分紧急,眼看主人往山下滚摔不死也要轧死他,干钧一发眼看没救了,那大青马使尽全身力气控制住大车,就这么猛低头一抄,一口把主人就叼到嘴里,叼住那车把式的后脊梁死也不放,那大车就哗哗往山下冲啊,大青马心想,它再冲也还在路上别冲到沟里就行,车把式早就吓得昏过去了,大青马驾着车叼着人,腿上用劲儿嘴上也用劲儿,哗哗一路惊险,路旁边的人都捂住眼窝子不敢看呐,大坡一下子下了十几里地,到坡底到了平地上,脱离危险了,大青马把主人轻轻放下,浑身那个汗啊就刷刷往下淌,四条腿直打哆嗦累得站也站不住——老马讲得直大喘气:老乡们都围上去救人,那车把式后脊梁上肿了盆子那么大一块肉哇,上头还有大青马的牙印子,过大半天才救醒了,那车把式搂住大青马就是哭啊!救了他的命他不哭?他爬起来就卸车,他把货都扔了,不要了,他心疼马怕马拉不动了,他自个拉着一挂空车一边哭一边往回走。他再也不舍得使唤大青马,大青马哧哧叫着跟在车把式后头回了家。回去以后那主人把正房腾出来,把大青马从圈里搬到人的正房住,他天天陪着它说话儿,天天刷毛洗澡,大青马救了主人,主人感谢它后来就再不使唤它了。大青马死后车把式还给它使厚葬。唉,大青马救主这个故事不是我马俊仁瞎编,你们到辽阳问一问,哪个车把式不知道?这是谁都知道的一件真事!

小队员们哪见过这阵式,一个个早已听得惊心动魄目瞪口呆,我看着姜波和崔颖这两个从大连体校新来的小姐妹直想哭。

我也听得激动不已,深感老马讲话果真生动具体。我们不好评判他这一套到底是来自中国儒学还是来自北方民间还是自创的杂说,反正他的确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民间演说家,非常出色。他在北京给体育同行中的上层人士做报告,也曾口若悬河博得掌声阵阵,中央电视台全场播出,效果特佳;在大连棒槌岛接受江泽民总书记的接见,原定他汇报40分钟,结果是总书记越听越带劲儿,中间精神振奋把上衣外套也脱了,兴致勃勃一心听老马谈体会,老马一口气讲了一个半小时,突破规定时间一倍还多,没有任何人责备阻断。下来后别人说超过了时间大伙儿都挺担心,老马说,那有什么可担心的,咱琢磨着人家愿意多听才多讲几句,一看人家不爱听咱就收口嘛!一副很有把握的大口气。

而今日老马训话整整一个上午,却有一个听众显得很漠然冷肃,就是曲云霞。也许是同样的训话曲云霞已经听了无数遍不再引起她的兴趣,也许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心中已在千里外,也许是身体不适倍感疲倦,总之她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就那么木木地听着。直到开会之初受罚去跑公路训练的那个小队员归来,曲云霞见她浑身上下全部湿透,从头发上直往下淌汗,她才以队长、老队员兼教练助理的身份站起身来,关切地问了一句:跑完啦?那

小姑娘点点头，曲又挥挥手说：去洗换洗换 准备吃饭。小姑娘扭头而去。曲云霞恢复了原先冷漠的神态。

老马独自讲了一上午，时间已近中午，中途没有片刻休息而且也没有任何人插话，果然他唾沫星子不断喷射，蛋白质消耗了不少，此刻仍然毫无倦意。显然他已经忘却了时间。他要集中精力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曲云霞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刚才的话有一半是说给曲云霞听的。我觉得大青马的故事讲完之后应该是个难得的段落，便插空提醒老马该吃饭了。他点点头，做收口总结，没想到这个收口也是相当漫长的：

你们知道天上的星星吧，星星是咋发光的知道不？傻子哟！星星它自个儿是不会发光的，它的光是月亮给的知道不？——他很认真地盯住曲云霞：不是月亮给它照着它有光发不出来！大自然的东 西你信服不信服？反正我信服，天上星星数不清，月亮咋只有一个呢？没法子啊，月亮只能有一个！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主席，不能除了江主席还有赵主席王主席李主席张主席十几个，那听谁的！天上挂着十个月亮十几个太阳行吗？不把庄稼都烧死？天上自然现象和地上人间是一样的。所以必须听老师的话，要听从指挥，这样才能进步快，那子弹头汽车你们看见了没有，它是尖头在前，为啥它屁股不朝前？因为前头有风，尖头朝前才能减少阻力跑得快，就像老师在前头开道减少阻力，你们光跑就行了，别的你不要瞎想。要有信心，明年打败王军霞！不怕，我说你、哪哪哪，你们四个人都能打败王军霞，就像先是冬天雪地里 的老牛车，见着过吧，它嘎吱嘎吱别看它现在走得慢，出了村它变成马车了，比牛车快了吧，马车它听话呀好使呀，一转眼就变成了拖拉机了，往后越来越快，吨，拖拉机变成大火车，大火车变成小卧车，小卧车又变成了飞机了，飞机又变成火箭了，啊呀，越来越快，你跑最前头去了！越跑越快！哈哈，黄毛丫头不简单呐，坐上飞机扔炸弹呐，一步一个新台阶呐，哪，你说你是跑八百的跑不了一万更跑不了马拉松？哪，你说你是跑五千的跑不了八百？哪，你说你是跑马拉松的跑不了一千五？傻子！你们跟上马老师学吧，一样一样都要学会。当年我们超了辽宁纪录了，该学什么，学全国最好的训练法，超国家纪录，又超了又学习，就超了亚洲纪录，再学什么？我就学欧洲男子训练法，向世界纪录冲击。他别人是先练速度，把心脏练到头了，还是跑不好，我是先练能力，逐步提高，能力上来了，我能力速度一块练，结果是哪一样都提高，像曲云霞这样的队员，长的短的都能跑，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从八百到一千五到三千到五千到一万到马拉松，她都能跑，都能打冠军。有回比赛我给她报八百，她不自信，直嘟噜说跑不好，比赛下来她是冠军！她刚开始练的时候有五个新队员，她排第五她最慢，结果呢？她听老师的话，训练任务完成的好哇！那四个全送回家了，剩下她最肯学习，她成了世界冠军。你们看明年，她上亚特兰大奥运会，肯定又是冠军。上回奥运会她订第三，就是有人保守了，战术指挥保守；保守了不敢去想夺金牌，才打了个第三，要不然上次就打奥运冠军了，这不怨她。也不怨我，因为当时不以我为主。（到现在老马没有喝过一口水）你们几个小崽儿听好啊，我今天上午讲的啥呀？讲的就是要听话，要肯用功跟老师学习，不要学什么 化个妆啦穿个好衣服啦，学那些没用，啥叫美？运动员你抹什么口红化什么妆！吃好睡好练好，脸上的皮肤就比化了妆还要好，每天必须喝阿胶，阿胶是专门给妇女用的，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容品还化什么妆！啥叫美，什么是美，干美万美，出了成绩最美！你们看曲云霞眼睛多小，那怕啥呀眼睛小不影响当世界冠军，眼睛大了还不一定跑得快呢，越小越好，反正出了成绩是美女，不出成绩是丑丫头。我看人家给曲云霞介绍对象的时候，小伙子一个个都点头哈腰，他知道他不配曲云霞嘛！打了世界冠军你要啥有啥，这就是最美，啥女人也不如你！明年曲云霞再打一个奥运会冠军，那是有把握的，现在世界上一千五百米跑三分五十秒的没有嘛！去年世界最好成绩都不如她嘛，所以打奥运会有把握。你看那是什么风光！喂？好了，中午多吃点儿，去吧，都给我多吃点儿！

训话会终于结束。曲云霞并没有被老马精采纷呈的话激励起来，她毫无表情地往起一站，看得出她心底深处还带着对老马的某种不满，扭身而去。

老马很机敏很严肃地观察着曲云霞的一举一动，明知她现在有情绪有想法，想打退堂鼓，便心情沉重起来。说实话老马其实也是很窝火的。过去，哪个队员敢对他这样呢！现在他却不能正面狠批曲云霞，只好忍着：唉，老赵啊，这屋里没人了，我跟你心里话，我太难啦！现在的运动队太难带了。我干了大半辈子，也算是出了成绩，啥也没落着倒落了一身不是，现在想歇又不能歇。外国我是坚决不去，咱是炎黄子孙不能给外国人干。我打了世界冠军反而是我啥都错了！可是现在咱一身是病，还得坚持干下去。外国人培养一个世界冠军要十几年，我没明没黑地干，用五到六年时间就把世界冠军培养出来了，可是，队伍没保住，还得从头来，我还要争这口气！唉，曲云霞她不能退啊，剩下那几个小崽儿条件都不错，但是一两年之内还上不来，顶多是个亚洲纪录，三年差不多——老赵你在这儿我感谢不尽，我看能不能这样，你呀，你这么着……

老马压低声音面授机宜，他要利用一切机会做曲云霞的工作。

我深深理解老马的心。形势对于老马是十分严峻的。重新组队以后，新选来的小队员如姜波、崔颖等大部分都是一级运动员或健将级运动员，她们都是老马将来借以一朝翻身的很有份量的砝码。但这满把一张张牌虽是好牌都不是王牌。王军霞无疑是一张世界王牌是皇后，可是她再也不会听老马指挥。尽管社会上从上到下希望马、王和好的呼声很高，不断有人发表和谈和解言论，新闻界乐此不疲炒得很火，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老马知道王军霞的脾性儿，这闺女这辈子是不会回到他的阵营中了。那么老马手中的王牌目前只剩一张那就是仍然极有实力的曲云霞。曲云霞只要答应继续干下去，干到奥运会，老马的腰杆子就还能直起来。再估计一下，王军霞离队以后负担日重，在沈阳整个队伍管理混乱，很可能会渐渐垮掉，如果真是这样，曲云霞就成了国内独一份儿，短期内尚无人可以匹敌。中国人还不曾在奥运会夺过田径项目的金牌，马家军最高峰的九三年和九四年偏偏是两届奥运会之间的空档年。因而曲云霞就是老马手上一块无价之宝，这块宝将押到哪儿赢到哪儿。

但是我们只知道曲云霞有情绪不想干了，具体一点儿，究竟是因为什么呢？老马希望通过我这个客人，去探究分明，“看看她都有些什么活思想”，掌握了这些“活思想”以后，一来可以避免马、曲之间发生正面冲突，那是老马决不希望出现的情况；二来在摸清底细之后，有我这样一个中间缓冲地带，将有利于老马从容考虑推行决策，共同努力把问题解决好——以往马家军由于具体问题引发矛盾冲突的教训实在太沉痛了。老马吃一堑长一智，正在吸取这个教训，对自己的学生他不再那么主观武断。这是老马一个大进步，十分可喜可贵，我理当尽力相帮。

老马告诉我的做法是当天就去和曲云霞聊天，隔了天就不真切了，今天上午刚开了会，她正有一肚子话没处说，一聊准灵。

从今天早晨他独自观察队员训练到现在，我觉得老马做工作的方法有点儿像间谍，我上曲云霞宿舍去，就有一种身受派遣不那么自然的感觉，又觉出了几分好笑。

所幸曲云霞和她的父母一样，是非常憨厚诚挚的人，我来看她，她丝毫没有任何疑虑。为了掩饰一个探秘者的最终目的，我还是迂回了一下，先到曲云霞隔壁其他几个小队员的宿舍转了转，然后才悠闲地来到曲的宿舍。房门半开着，曲云霞正独自一人坐在床头听音乐。磁带内容是一首关于人在旅途的流行歌曲。由于过去马俊仁坚决不准许队员们听音乐，砸过队员们的录音机，故而我开了一句玩笑：现在你可以尽情地听音乐啦！说着话我走进来，曲云霞就说：我想听就听谁也管不着！这时曲云霞的母亲后脚跟进来说：云霞你声音小点儿，有个事，楼外边搞基建的那个民工想借咱点儿钱。曲云霞就问那个民工借钱干啥？曲母说那民工看上了一件皮夹克，觉得便宜，手头钱又不够，想借上咱300块，你说给不给？

曲云霞并没有搞清楚是哪个民工，很茫然很实在地说：你答应人家啦就给吧。说着就从提包里摸出几百元钱给了母亲。曲母说人家张了口，咱不好意思推托，借就借给他吧，老赵你看.....

对此我难以参与意见。但我心里觉得民工在附近干活只是个临时的事儿，他怎么偏偏逮住曲家借钱呢？又不是什么紧急事情。这年头借钱给民工的人家可是不多啊！“借”出这300元钱，八成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曲家人也真是老实厚道。

曲母接钱而去。云霞一笑说：没办法，净是来跟我家借钱的。我说：家里日子刚好些，还要仔细点儿操心点儿。她就说没办法，我父母从不会拒绝人，打发不了人家，我当女儿的也不好说什么。

渐渐地，我们攀谈起来。曲云霞果然负担沉重，有远虑亦有近忧，她说话比较慢：赵老师，你说闹事儿那天晚上我没有跟她们走，到底对不对？前几天中央电视台采访辽宁队，说曲云霞现在和父母在一起，至今没有归队，咋就叫至今没有归队呢？我真不懂，好像我做错啥事了。当初没有走，是个啥情况呢？谈判啦有意见了我也都参加过，但是到后半夜我没跟着跑，是我犹豫，我怕都跑光了马导他受不了，再说我父母也住在基地，老人并不支持我跑。其他人当然没牵没挂说走就走，我心想反正已经知道第二天领导要来，王军霞她们也没走远，第二天也还要回来，领导来了再做决定吧，这样我当天晚上就留下了。第二天崔大林院长和孙玉森队长从沈阳来了，处理不下去，最后说全体都回沈阳，我就也打起了铺盖卷，东西都收拾好了，领导让走咱就走。是临到走的时候他们才突然决定把我留下来，我服从组织决定就留下了，到现在成了我没有归队，还在中央台广播！王军霞她们和我同甘共苦多少年，本来感情挺深厚的，就因为我留下没走，她们误以为我要心眼儿，肯定会说我是叛徒，这不把小姐妹们都惹了？马导这边我是始终尊重他的，当然哪儿会一点意见也没有，我希望他把他的那点儿毛病改掉，他就更好了。比如他应该更理解人，可是人的缺点也不是轻易就能改掉，就怕他好了伤疤忘了疼。现在他也对我有点看法吧？真是.....唉，老队友们都走了，我一个人住在这屋子里，真没意思。跟这帮小队员吧也不是太熟，我还要处处以身做则起带头作用，马导常回家，我管不好队伍还批我。一个人闷在这儿，和住监狱差不多。老队员不在，我练也练不起来，越练不起来这腿还越疼，是老伤，真是没有一点儿意思！我是真不想干了。现在父母跟着我在基地，我又操不尽的心，他们老两口养育了我，我怎么办？.....刚来的时候我爸我妈挺高兴，后来他们也觉得住在这儿很不合适，再怎么这这也是个体育基地。他们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这块儿亲戚又很多，我哥我姐他们还有小孩儿，总想来看创老人看创我，说实在的，连出入都不方便。体育基地毕竟不是他们过日子的家，逢年过节他们就很不习惯，别的老人阖家欢乐老的小的那么自在，做点菜喝点酒他们才觉得像个家，现在这算什么？所以他们特想离开这儿。重建一个家自己过也不容易，上哪儿去呀！你问大连的房？大连是给了王军霞和我一人一套房，还没交给咱。关键那房子不属于咱，只能住，不能买卖。老人们觉得那不是咱的房子建设它有啥用，王军霞他爸也不去住。马导原先说过给我和王军霞买一套别墅，奖给我们，出事儿以后再也没提别墅的事，我想他说归他说，还得靠自己。要等别人给买别墅还不知道在哪辈子，可是我父母将来怎么办？上次邱立斗老师从金州和你一块来，我托他在金州给买套房，邱指导最近说的差不多了，如果这次没变化，老人们就打算搬出去。他们没有自己的家肯定不行，时间长了还要病倒呢！把老人的事安排好，我自己好办，领导上给我分配掉算了，我也算给国家出过力了，现在浑身是伤，明年奥运会让别人打吧！赵老师这些年我真累啊，我真是累得再也跑不动啦！如果老队员都在，练的时候还能互相促进起来，互相激励起来，现在我孤孤单单的也25岁了，还干个啥呀！可是老人的事我没有处理好，现在是进退两难，真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我。如果这样凑合去打奥运会，还有一年半吧，肯定也是个输，不如现在退，沉痛的教训太多了。迟退不如早退，省得将来输了.....

曲云霞的心已经让严酷的现实揉搓得很破碎。在她的世界里，似乎除了打出成绩，剩下的什么也没有处理好，反而弄得父母无家可归——这忧虑最为突出。队友逃遁友谊危机，马导不理解说话没兑现，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难怪老马讲了一上午对她均不起作用。她沉重的思想负担显然不是一席动听的话语可以卸却的。

中国农民，哪能没有自己的家园呢？家园不仅仅是他们物质上的生活必需，更是精神上的寄托和灵魂归宿，是一种千年不变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曲家的确正处在危难之中。不论是王军霞的父母还是曲云霞的父母，他们都无法甘心情愿地去适应现代入迷的竞技体育生涯。东跑西颠、争强斗胜，他们不适应；集体生活军营制度，他们不适应，总之，以现代体育文化为背景的运动队所要求的一切生活方式，都不是他们所梦想的人生。同理，中国农家子弟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吃苦耐劳的传统精神成就了马家军，这个现象正好迷惑了马俊仁，使他进一步误把农耕社会常见的家族式管理的模式引进到现代体育中来，这恰恰又错了，这种引进必将引发深层意义上的尖锐冲突。大而言之这是东西方文化难以调和的冲突，是人类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冲突。移师大连之后，眼见得问题和矛盾接踵而来，运动队因而波澜四起风雨飘摇……

我们正面临着从东方农耕社会家族式管理向西方现代社会契约式管理的嬗变，换句话说，我们可否认为这一切都是封建传统同现代社会的碰撞和较量？在今天急剧变化着的社会生活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这种较量这种抉择。

曲云霞的“活思想”已经摸清楚，只可惜当今中国已无法用毛主席著作这把金钥匙去轻易地解决问题。老马也陷入了深深的困扰之中。在那几天中，我和老马共同与曲云霞几度展开新一轮的对话，苦口婆心谈的很艰难，收效甚微。老马把他所能想到的话都快说尽了：

曲云霞啊，你跟着我这么多年了，你给马家军立了不少大功。我当然知道你有伤有病，再干一年要说也是真艰苦的，可是你不干哪能行呢？要说退役你讲讲怎么个退役法？你这个马家军的老资格就这么不明不白退役了算哪回事儿呢！你跟赵老师谈了真实想法，我看这些想法都不存在什么大问题，你爸你妈在我这儿不是挺好啊？哪儿不好？你说其它还有啥呢？

曲云霞没言声，我也不插话，老马便激动起来：上次她们闹风波，你没有跟上走你留下了，你经得起考验又立新功，现在面临奥运会你咋经不住考验呢？这几次她们闹分钱，你也分了你该得的那一份，好几十万不止吧，你觉得钱也有了是不是？这辈子够花了是不？曲云霞，这点儿钱就挡住你的双眼呐？钱算啥呀，钱才什么都不是呢！过去国民党发行金元券，我辽阳老家的老百姓开始是攥在手里谁也没舍得花，后来涨得不值钱了，他又急了，就集中起钱来让我父亲用大车拉上，赶着车去鞍山想换点儿正经东西，用麻袋把钱装了满满一大车。我父亲赶车上了鞍山，结果那钱屁也不值，什么也换不成，白送人都不要，还得往回拉。回来上山走上坡，把马累得拉不动，我爹没办法，明知这钱拉回去也没用，不如让马省点劲儿，就把钱都倒大沟里，不要了，扔了，它没用嘛，倒沟里还要把麻袋提溜回来，因为那个麻袋比一麻袋钱还值钱！所以麻袋不能丢。回到村里老叔老婶子们有哭有笑，反正是一辈子啥都没了。车上就剩了一麻袋钱，我父亲扛回山上当废纸用，家里炕围子上贴得花花绿绿的净钱了，这我都有印象，老赵你说钱有啥用！这不，说苏联变化了，那卢布一把乙乙也是买不来好东西，听说都作废过好几次了。我看世界上顶数钱这玩意儿靠不住，银行倒闭了票子作废了，存钱户哭也白哭，是不！曲云霞就你那几十万块钱呐，更靠不住！靠得住的还是人的本事、人的事业，将来一说你是奥运冠军，看，曲云霞来了，这比几个臭钱顶事儿，傻子！因为你有真本事，人家才尊重你，光拿钱能买来尊敬啊？钱这玩意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没时候想它，有时候没用！社会都是朝前发展的，你必须哗哗往前跑，你不能站着不动，你看从大连到沈阳的火车道，上边有火车一列跟着一列走，谁也不能停到半道上！

有一次一台机车停半道坏了，就给拖着走，拖不成就得掀翻到铁道边上，别的列车照样前进，它不能总占着道儿对不？在马家军你资格老，功劳大，就是这样退下去不行，编筐拧篓全在收口，口收不好，那筐子枝叉八网地，不成个东西。现在是党需要你干下去，国家需要你干下去，等到打完奥运会，把口一收，好啦！外国运动员梦里都想参加奥运会，自个儿倒贴钱也要上，哪有能上求着上自己不上的？要是我的孩子就是让人打个血窟窿只要能上奥运会也行！你再打一届奥运会，这辈子就参加了两届奥运会，光荣啊，头回打铜牌，二回打金牌，光荣啊！天底下有几个运动员能有这个好福气……

曲云霞闷着头听老马讲他那套重义轻利、义利并举的道理，始终不多言语。两个小时过去，照旧没有打起精神来，老马一时间想不出新的论据。一阵儿冷场，曲云霞就往起一站说：马导、赵老师，你们也早点休息吧，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我回去了。

对才于今天的中国运动员来说，靠大讲无数的空道理已经无济于事，其它行业亦如此。这是中国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的一个深刻命题。

一连数日，曲云霞每堂训练课她也完成，却仍然表示想退役不干。

我同马俊仁就曲云霞的事又相谈几次。我明确谈到了别墅问题。又往深里走，我们谈到了从家族式管理向契约式管理转化的问题，谈到了如果不彻底改变过去模糊管理、家族管理的指导思想，就不光是王军霞和曲云霞这一批人的工作难以做好，今后在一代新人身上还会发展激烈的经济矛盾和不尽的纠纷。要从根本上改变单纯人身依附的恩恩相报状况，要善于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向体育法度化变革，向俱乐部制过渡，从制度上解决运动员成才以后的管理难题。国际上有先进的范例，国内有足球界的开拓先行，值得马家军很好地借鉴。否则，你马俊仁就是有一万张嘴，每天说几车皮的话，也拢不住运动员的心，拴不住运动员的腿，鼓不起运动员的劲儿。我建议老马邀请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为马家军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短期和长期的法规，入队时签署教学双方的合同协议，甚至可以考虑有人做保，完成任务奖励要兑现。再如参赛资格怎么办，转会怎么办，违约怎么办，退役怎么办，立大功怎么办，犯了错误怎么办，提升怎样进行，等等一切，都要根据国情制订严格的规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这个基础上再辅之以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事业才能有保证，基地才能往长远发展。我对老马说你不要光爱听好听话，人家表彰你说向你学习，江泽民、李铁映都表扬过你，伍绍祖还谈过五学马家军，说一马当先要引来万马奔腾，袁伟民、刘吉也说过要学习你的严格管理，这是人家给你荣誉，并不是说你就毋庸改革到了顶峰，依我看人家提出向你学习，其核心正是要学你敢于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不被传统的旧东西禁锢，所以你自己不要闹误会反而把自己的手脚给绑死了，不敢动了！咱自家不改革就不会有新出路了，只有等着人家超过咱。我看办好基地首先是家族式管理必须变，要用人才，不要靠上阵父子兵这一套，要靠科学管理，人才遍地都是，看你怎么用。父子兵这一套事实证明不适合竞技体育。说到底，要改革，要从僵死的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转化，彻底转变机制，要结 合国情吸收西方体育走向大市场那一套。如果东方化一点儿，也有大可借鉴的真经，过去山西商家票号包括安徽商人都非常辉煌，往日的晋商富可敌国，纵横万里，他们就摸索了一整套培养和管理人才的经验，完全是东方式的国粹化的，那些办法也非常宝贵可取，同样严格且相当奏效……总之是一切阻碍我们事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都需要改变它，伟大的体育家肯定都是改革派，否则他就不会成为体育事业的推进者。我们的长谈很有实际意义，老马的态度非常认真。老马是极聪明的，他正在从各方面吸收好的意见来帮助自己记取马家军裂变的沉痛教训，并不像人们推测的那样，说老马犟的什么话也听不进去。谈到高兴处，他会激动地说，老赵哇干脆你来我这儿干吧，我们太需要一个好政委了！我就急忙说担当不起，只是因为看到马家军的现状人人着急，粗浅地提供一点思路。你真需要好政委可以全国招聘，能人有的是。

老马无疑是中华民族万千精英当中的一员。他的长处就在于可以在自己的训练中容纳百川而无往不胜，可以在迷惘和困惑中听取有益的意见而果断决策，他从不意志消沉知难而退，他从不凑合浪费每一天，他喜欢动脑筋而且善于动脑筋并注重了行动，大大地弥补了自身读书甚少这个亏损项目，从而使他的人生转亏为盈。刘项原来不读书啊!

这天大早，他开车来了。一上楼就叫：老赵呢，起来了没有?王伟啊，快去把你赵老师叫来，我这儿有正经事儿要商量!一听他沙哑而又振奋的声音，我就觉得他一准儿是摸索到从根本上解决曲云霞思想问题的办法了。

一见面我先说话，好像昨晚的谈话仍在继续：老马你有好主意啦!

老马急急相告：昨晚回去到天亮我睡不着，咱们谈的那些话那些个道理在我脑子里全翻腾了一宿。曲云霞的事儿咱光靠嘴说真不好使。咱这样，原先我打算奥运会以后奖给她一套别墅，我看用不着等奥运会以后啦，我现在就给她兑现，老曲头想留就留想走就走，她把合同给我签了，咱就啥也不用说啦!

我没来得及说话，他又把具体方案推出：前边不远有个望海大公园，房子是现成的，冲着大海，小一点儿的别墅一百万元左右，跟老板谈一谈说不定还能便宜点儿，反正不超过一百万就下来了。说小一点儿也不小，实际面积将近二百四十平米，她曲云霞住还小哇!钱的问题我想好了，最近这次分队费，就是我住院期间她们又闹着再分一次队费，曲云霞分了17万，这17万还在帐上没交给曲云霞，把她这17万用起来，我给她补上83万，加起来就成了!她的合同就要冲这个订，订到奥运会以后再打了八运会房产就归她。不好好打比赛，房子我再卖掉!现在房产证先不交给她，老赵你说呢?

对此我无法发表具体意见，听他这么一讲，说实话我倒担心曲云霞可别吃了亏。老马又高喊：王伟啊，把曲云霞和老曲老两口都叫来!上午我领你去看房，那房子好得很哟，现在一平米合五千元左右，往后还要涨。

我又问：老曲头如果搬过去，基地还用他吗?老马早已想好：他定，由他定，想在这儿继续干，每天他骑个自行车就过来，反正基地总要用人的，我工资照发。他要是真不想干就算了，咱再雇人啊，你不是说父子兵不好，要淡化亲属关系嘛!

曲家三口惶惶地来到老马办公室，不知有何大事。

老马立即打足了精神大谈购房计划。老曲一家的表情不断变化着，由惶惶然而渐次变得欢乐不已。曲家有些意外，或曰喜出望外。曲云霞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老马神侃：老曲啊，这下子好了吧!原来说也有王军霞一套，现在她跑了，没了!是她自个不要嘛!王有馥不是愿意回家吗?那他就在村里住吧!老实人吃亏吗?不吃亏!吃亏吗?不吃亏!

老曲头高兴的不知该说啥，只向着老伴儿重复一句：这回可就好了，这回可就好了。

曲云霞快乐之际又商议地问：金州邱老师那边还问着一套单元房呢!老马问房子多大多少钱?曲云霞说不算大要十七万八，价钱也不能算贵。老马立即出主意：跟你邱老师讲，先不要啦，十七万八存银行，一年利息是多少?现在等于你花十七万买了一个大别墅，还要那小房干嘛!曲云霞说：邱老师挺辛苦的，买就买啦，反正也是固定资产，房子在市区今后还会增值哩。老马就批评道：你看你傻孩子不会花钱是不?我好说这句话，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你们哪儿会花钱啊，干军万马凭指挥，一兵一将都要调度好，东一锤子西一棒，你有多少银子也花不到点子上，你有几千万也不见得能过上好日子!这又是你马老师教

给你的一个本事，记着，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你那点儿钱，还值得一花?!

曲家人就乐哈哈地笑。老马陡然严肃起来：奥运会要尽全力打好!我和你赵老师去看看房子谈谈价儿，曲云霞你要考虑怎么个训练法，考虑这一年多怎么办?啊!要不然房子再好你最后也要不上。任务不轻啊!老赵你这就帮我琢磨琢磨合同怎么个写法，想好了帮着起个草吧。

曲家人就信赖地望着我。我知道他们内心深处还是隐隐地有着一份担心，他们担心老马会不会变卦?这个合同在他们看来相当重要，或说比老马看得还要重要。曲云霞诚恳地说：赵老师，谢谢你帮了忙!这诚实厚道的家人觉得可能是我连日同老马的长谈发生了作用，对我更加信赖。

老马突然兴奋不已：来来来，老赵咱干脆先写合同!那边房子现成的又跑不了，老板是咱的熟人，你先给起草合同咱听听，干脆你就当一回中间人，合同签完咱拉上老曲全家去看房，那多带劲儿!

老曲头神情冷峻地说：成!

曲云霞急去找纸笔，她期盼着我能完美地促成此事——看来肩头责任不小，不能让老曲一家的希望化为泡影。但是一时间我还想到了事业单位的财会制度，想到了公款使用的法规，想到了曲家良好的愿望只能在严谨的操作中方能实现；一瞬间我还想到了王军霞那边又会怎样看待，想到了老马的处境，于是我用非常低沉的声音对老马说：用这笔钱是不是申报一下领导。

老马一挥手大声说：给王军霞和曲云霞她们买别墅的事，不是一天两天了，大林知道这个事儿，都知道，谁也不会不同意嘛!来来，纸来了。王军霞她不要这个运动队了，运动队还不考虑她啊?

事已至此。我肃然捉刀。这草稿正好也还留着：

合同书

甲方：马家军田径培训中心。

乙方：运动员曲云霞。

马家军田径培训中心是经辽宁省政府正式批准成立的事业单位，以培养国家田径运动尖子为宗旨。运动员曲云霞在以往几年的训练和比赛中表现突出，多次为祖国争得荣誉。为此，甲方奖励乙方大连开发区大安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海滨别墅一套计238.8平方米。款项来源除17万由乙方自己支付以外，余额83万元由甲方支付。双方现已对大安公司一次性付清100万元房款。为进一步调动运动员积极性，保证甲乙双方利益，特对该别墅产权事宜及有关事项签署合同如下：

- 一、乙方应在完成好日常助教工作同时，全力以赴完成好自身运动员的训练任务。
- 二、乙方应尽全力以运动员身份完成好1996年第26届奥运会比赛任务。
- 三、乙方应在完成好第26届奥运会之后，继续以运动员身份完成好1997年第八届全运会比

赛任务。

四、乙方完成好以上三项训练及比赛任务之后，甲方应确保该别墅产权在1997年归乙方所有。

五、在别墅产权尚未正式归属乙方所有之前，乙方父母及亲属有居住、建设和维护该别墅的权力，但不得转让或租出。

六、倘遇不可抗拒原因如赛事取消、战争来临、重大事故、甲方隶属关系变动等情况，甲乙双方均无力完成以上任务时，甲方仍应保证履行以上产权合同，使乙方权益不受损害。

七、乙方在确保完成上述任务和履行合同之后，当可自行选择工作去向，甲方应积极协助给予安排。

八、在今后所有赛事中所获资金，甲乙双方仍按国家及省里有关规定处置，与本合同无关。

以上合同由甲乙双方共同遵守，严格履行，一经签字即申报有关公证处完善公证手续，不得反悔。

甲方 马俊仁

各方签字：乙方 曲云霞

中方 赵瑜、王伟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七日

合同书起草完毕。写这玩意儿咱是生手，起草的东西未必尽合法律规范，肯定还有遗漏和不足，自当贻笑大方。但在当时，文化水儿高一点的也就我了，一时间又找不到合适人顾问顾问，只能是把意思说清了，要凭大伙儿的良知。这个合同书尽管简陋，但在我起草时候，周边诸人还是很肃穆的，甲乙双方并不乱说话。起草完毕后我一字一顿念给大家听，老马和曲家人都听得极其认真。然后我又逐条加以解释，稍作修改，直到双方认可。依稀记得一番讨论之后又在抄出来的稿子上加了一条什么内容，草稿上没有，现在我想不起来了，好像是有利于老曲家的。最后老马很敏锐地说这也是改革，这合同恐怕是中国田一径界头一份呢。

当下三方在抄好的合同书上签了字。大家觉得中间保人光我一个人嫌少，我又不常在东北，便临时把营养师王伟拉上。王伟被邀请当中人自己觉得有些唐突滑稽，直开玩笑说我算啥呀我，我自个儿还照顾不好自个儿呢，好事好事，让我签就签，将来你们打官司别找我，往后到你家别墅吃饭老曲大叔曲大妈你们别把我轰出来！

办公室一片欢声笑语。

张娟遂取走合同书，去外面开发区街上打印成文。

全体登上面包车。老马驾车拉着一车欢笑，向碧蓝的大海边驶去。

房子果然好，地处一座大院之内且有人看门。每家独户三层向阳。南面不远就是大海，可见一架东西铁路长桥从海湾上凌空跨越，有“辽东半岛号”豪华型列车在海面上空飞驰而过，景色十分稀奇。老马赞叹道：这多有艺术性！房子位置在大院里边多安全！又在东头，俗话说住东不住西，头一家台湾大老板，第二家就是曲云霞，好啊！

众人围着别墅转了两圈观看。这建筑华美玲珑，白墙红顶。别墅前后均临小马路，一楼后方有车库一座，卷闸门严严实实。老曲不妨在这车库后面开个烟酒柜台，白天开卷闸给小区零售服务，夏天冰镇啤酒敞开供应，晚上把卷闸一关，回屋抱着外孙看电视。

入得室内，见一楼大厅有三十来平米的样子，老马即建议可把进门过道隔墙打掉，采光又好又扩大了客厅活动范围，在大厅正面一定要建一个荣誉柜，奖杯牌子都放进去，要多排场有多排场。从一楼大堂往里进是餐厅厨房卫生间，都很宽敞方便。一楼二楼三楼均有卫生间，有大阳台和专供养花的地方，格局很合理，足够曲家老小居住。

我心中感叹良多：老曲头后半辈子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曲云霞说可以在三楼向阳那间屋子搞一个健身房。老马说：那还不是由你，你从阳台上看着大海练吧，这空气多新鲜！

离开别墅以前，老马作总结性发言：老曲啊，曲云霞啊！行了，你们现在啥也不缺啦，就缺一块奥运会金牌！

曲母很少说话，这时候却激动地冒出一句：还缺一个好女婿呐！老马快人快语：老婶子看你农民了不是！我看你闺女最不缺的就是这个，干好了奥运会屁股后面排队排老了！现在你老两口住进这新房来，不用搞装璜先住一回新，赶曲云霞过两年结婚时候再装璜，又住一回新，喜事还在后头呐！老婶子你两回住新房！老曲啊，你们这后半辈子就算是住进高级保险箱了。

语无伦次，皆大欢喜。

中午吃饭时老曲头给我频频上菜，还特地跑到楼外边自己掏钱给我买了一瓶白酒，表示谢意表示高兴。他说这酒跟平时不一样，这是我请你喝的，我们全家谢你，你这一来让我安心了。

我既为老曲家高兴，又怀着深深的忧虑，一时间却说不清楚。这基地的财政也没个监督审计，现在是老马一人说了算，往后算不算呢？中国的事情太复杂了。可是我私下里很严肃地对曲大叔建议说，你们不要拖拖拉拉，简单收拾收拾就赶紧住进去吧！夜长啦，你们得抓紧把生饭往熟里煮……老曲头紧紧拉住我的手，几欲下泪，狠狠地点头。

付款办理买房手续的时候，老马出于种种考虑，又郑重地和我商议：这房证、发票开成谁的名字好？是不是先开成我马俊仁，将来再改成曲云霞？我思虑一下，表示还是直接开成曲云霞为好。理由很多，其中一条我说老马你嫌自个儿麻烦事儿还少吗？内部人真假难辨，社会上人们更闹不清，问你咋又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呢？过去的一个教训，就是把简单的事情人为地复杂化了。老马顿首称是，思绪万千。我再次建议他到省里去办一个较为正式的东西，或打报告形成批件，或上边针对这事发个短文，这样好。

十几天以后我离开基地，手续已经全部办理完毕。老马让我看了付款支票的回执，看了写有曲云霞名字的发票，老曲头已经把房子的钥匙拿在手。曲云霞的哥哥姐夫们已经进驻

别墅，要搞点儿卸墙建灶的基本建设。曲云霞也已经飞奔在开发区的田径场上。老马的谋略是在奥运之前不打算让曲云霞参加任何赛事，一心训练，到亚特兰大再亮出这个核弹头。

此后我没有机会再见到王有馥老汉，不知他对此做何感想？大约半年以后我见到王军霞，她偶然提起此事，问我知道不知道有这个情况，我说知道的，反问她军霞你怎么看？她平静地回答说：我个人没啥意见，曲云霞是真够苦的，再好的别墅她也该得，马导办了这事儿就算做了一件好事。我跟曲云霞的感情是很深的。马导他想气我其实我不气，我离开马导就没指望他多给我些啥，是我自己要跑掉嘛！

没想到王军霞小小年纪竟能如此人情练达，高屋建瓴。顿时我内心为二霞她们的友谊而真切地高兴起来。王军霞这么一说，反倒显得我们很小孩子气了。宽容和理解是人间一种多么美好的情感。

人们常说体育是一门最为综合性的科学，说知识单一的人干体育绝对不会有什 么建树。你看搞一支田径运动队，其中包含着数学、力学、中西医学、遗传学、物理学、气象学、地理学、烹饪学、心理学、人种学、仿生学等等，不论精专，却要通杂。如果是从事自行车、汽车、摩托车、帆船、登山、跳伞、马术等运动，科技水平还要更高些。然而我觉得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干体育，通晓以上诸子杂说百家科技却是远远不够的，许多新一代的优秀教练并不特别缺乏科研观念，但是有一点很缺乏，那就是不大通晓植根于千年农耕社会的传统社会学。在中国无论干什么事业，你一定要透彻地读懂中国社会的国民性，中国农民的劣根性这本传统大书。也许陈景润演算哥德巴赫猜想仅可除外？马俊仁的狂飙突起，就是因为他深深地懂得这一套并能够从容地处理之。从他处理曲云霞等一系列杂事的过程中可知，新的胜利已在他的手中。所遗憾者，马俊仁精通此道不虚，却是精通的有些冒头，有些过于精专了。于是，他的成功与失败就令人痛心地揉杂在一起。

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孕育了大批世界冠军，也毁掉过更多的人类精英。写过王军霞和曲云霞，让我们再去看一看刘东。刘东的命运与二霞共同构成了一桩立体事物的多侧面。

第十一章 细说刘东事件

马俊仁驱逐刘东，奖杯从五楼扔下。意在杀一儆百，效果适得其反。刘东回忆有说法。表面是队员去留，实际有更深冲突。事件之后说法种种，甚至疑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刘东事件客观上成了后来全队兵变的先导，令人长思。

1993年是马家军红透半边天的最高峰。年初开赴天津首战七运会马拉松赛大获全胜；年中出征斯图加特世界田径锦标赛勇夺三项冠军，标志着中国女子中长跑大举登上国际舞台；而后在北京七运会对世界纪录一顿狂轰滥炸。国际体坛余震未消，马家军又猛虎扑食般杀向西班牙，包揽了马拉松世界杯赛的前三名。同年还有亚洲田径锦标赛，马家军风卷残云奖牌无一漏网。江泽民、李鹏、李铁映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程接见。国家体委、辽宁省委频频发出向马家军学习的号召。舆论界一致赞扬表彰。正如国家体委主管宣传的副主任刘吉先生后来感叹的那样：马教练啊，现在报纸对你赞扬的词我看都用尽了，我再也想不出更好的词来赞扬你了！

正是在这一年的年尾，关于马家军的舆论宣传开始发生变化。首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众所周

知的“刘东出走事件”。最早的报道大约是《沈阳晚报》，该报以《马家军中出走一冠军》的醒目标题，以较大的篇幅，披露了世界锦标赛1500米冠军、七运会800米冠军刘东被马俊仁驱逐出队的惊人事实，引起轩然大波。此后，各报围绕刘东的事纷纷追踪调查、报道议论，在进入1994年以后同时搅入马俊仁辞职事、经商事而久久不能平静。

1995年春天，刘东在沈阳和王军霞等老队友一起恢复了训练。我们在交谈过几次之后，她依旧哀伤有余。一个弱女子，灵魂受伤需要在平静中慢慢恢复。

当时《沈阳晚报》记者冯旭和栾俊学的调查显然下了一番功夫。刘东事件发生是1993年9月30日，冯、栾的报道发出来已经到了12月25日，相距近三个月。在内部本是旧闻的事情外部却一无所知，因此一见报就在社会上引起了震动。冯、栾的说法谨慎而又客观，他们说——

“第七届全运会之后，马家军在云南呈贡训练和参加世界杯马拉松赛、亚洲田径锦标赛和后来马家军的几次公开露面，都没见到1500米世界冠军刘东的身影，广播、电视、报纸也没有披露个中原因。刘东哪里去了？本报编辑部频频接到读者电话，一时间议论纷纷，传闻不一。为此，我们曾几次询问了省田径队有关负责人，得到的回答是：刘东这孩子有点儿小情绪，没什么大不了的，马俊仁给她放假回家反思去了。刘东为什么闹情绪？得到的答复是刘东想退役。但是一些细心的爱好者也发现，在当年评选的田径十佳中，这位战功赫赫的世界1500米冠军，全运会800米冠军竟然榜上无名，太不可思议了，人们不禁要问：刘东到底怎么了？我们专程奔赴刘东的家乡进行追踪采访，可惜未能见到刘东本人，只见到了她的母亲，而在沈阳的同仁也没见到刘东，刘东会到哪里去呢？刘东难道就这样离开了马家军吗？

“那是1993年9月30日，马家军即将赴云南投入高原训练。此前，马家军到大连服装节进行表演，就是这次，金州区奖励了刘东5000元钱。回到沈阳，在去昆明的前一天，刘东向马俊仁提出退役的想法，刘东说她完成了七运会的任务，不想再干了。马俊仁当时没答应。随后，马俊仁与孙玉森共同和刘东谈到夜里12点半，但刘东没有什么表示，就说不想干了。孙玉森送她回宿舍楼，又同她谈了一个小时，孙玉森苦口婆心，就是想让刘东能够第二天随队赴云南。第二天一早，原定6点20分出发的马家军，6点钟仍不见刘东。刘东此举惹怒了马俊仁。那天许多人看到刘东的行李、奖杯等物从五楼宿舍窗口扔到了楼下。马俊仁告诉刘东回家休息，不发工资、奖金，每半个月写一份检讨。刘东就回家了。

“到了12月14日，我们专程去了刘东的家乡——大连金州区杏树屯镇小刘屯寻找刘东。在镇党委同志陪同下，我们在一个破旧不堪的小院门口停下。这就是刘东的家？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马家军主力、世界冠军的家？“刘东的母亲丛佳香从那低矮的三间小房中迎出来，身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蓝上衣，银灰头发有些蓬乱，憔悴的面容露着有些病态的苍老。整个院落能让人心生一动的，是那条久不见生人的狗，它兴奋的上蹿下跳，狂吠不止。走进房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半缸玉米面和带冰渣的水缸及摆放无序的杂物。屋内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一架很旧的板柜摆在地上，上方挂着一个相框，其中唯有刘东身着运动装和父母的合影及刘东佩带奖牌、手捧鲜花的照片是彩色的。刘东没在家，说是回沈阳了。女主人介绍说，刘东今年二十岁，上小学时被金州区体校邱立斗教练选中，后于1987年12月到辽宁省体校宋元红教练麾下训练，4年后加盟马家军，战绩显赫。说到刘东的成长，57岁的丛大娘喜上眉梢，说刘东从小就喜欢跑，我们家里困难，不愿意让她跑，我大儿子过去就能跑，在学校里成绩可好了，我不让他去，给耽误了。刘东是老姑娘，没办法只好由着她。这些年家里的钱都贴在老姑娘身上啦。谁曾想她还真的跑出了名，前些日子(七运会)电视上有刘东跑，我们老两口都到邻居家看电视，看到刘东800米又拿第一名，高兴得直掉眼泪，谁知1500米这孩子没跑完就下来了。

马家军调查1.txt434

“刘东的父亲叫刘典瑞，今年59岁，他们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已成家自己过，家中只有刘东一个老姑娘。全家的经济来源是刘典瑞在镇肉禽场喂猪所得的菲薄收入。不久前那破旧房子的山墙倒塌，刘典瑞差点儿被砸。至今后山墙上仍留有漏雨水留下的痕迹。刘东的母亲有冠心病，气管病，她目前最大的心愿是房子别再塌了，不然就得住露天地。

“听说刘东不干了?——我们的话题一转，老人们的脸色也变了，眼神黯淡下来。刘母说，有一天，天都有些擦黑了，刘东突然回了家，说了一句妈，我不想干了!说完就扑到我怀里哭了起来。你跑的这么好，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俺边问边劝，是不是和教练闹矛盾了?家里人着急，刘东哭，她爸也急得直哭，一家三口哭成一团。俺说你去跑是为国争光，教练教你也不容易，怎么能说不干就不干呢?你现在成绩这么好，你不干对得起谁?家里这些年受那些苦，让你出成绩，你不干了我们养不起你呀!大娘说着就又哭泣起来。

“刘东是个性格内向的队员，脾气比较倔犟。在马家军当中称得上才女，有些抄抄写写的事总是刘东来做。性格内向的刘东心里总有自己的小九九。马家军的队员都梳短发，惟有她留长发马尾巴，马家军明令队员不准谈恋爱，可刘东偏遇上一个好小伙子，是田径队的短跑名将崔会，个头1.78米，运动成绩很好，两人在一起互相帮助，互相督促，时间长了有了感情成了情侣。为此，她受到马俊仁严厉的批评，但她并没有因此而与崔会终止恋爱关系。

“刘东的母亲是一家之主，这位在艰苦的生活中煎熬了大半辈子的农村妇女，诚心诚意地希望女儿尽快回队里训练。暂且不说刘东在运动场上正如日中天，就说这几年家里付出那么多，也希望有所回报。刘母说，本来刘东跑出成绩了，能挣俩钱修修房子，还还饥荒，可俺没看到刘东拿回什么钱，就是金州区奖的5000元，刘东给了家里4000元，还饥荒用了一面对窘迫的生活和心爱的女儿，这位老人不知如何是好。辽宁田径队没有遗忘他们的优秀队员刘东，10月中旬，田径队长孙玉森、教练栾其成等曾来到刘东家，请刘东归队。当他们看到刘东家的房子、刘东家的生活，无不为之动容，深表同情。

“那一回刘东在家住了近一个月，每天闷闷不乐。丛大娘怕孩子有个三长两短，决定送刘东归队。11月9日刘东母女踏上了去沈阳的旅途。那几天沈阳正下着大雪，身体不好的刘母几次滑倒在省运动技术学院的大院里。想找马教练，不巧马教练回了家不在队中。找院领导，领导的意见还是让和马教练谈。在沈阳十来天，刘母终于找到了马俊仁，她恳求马教练留下刘东，她说俺这老姑娘惹教练生气是不对的，她有错儿，也是俺们家长没教育好，你说她让她改，是你把她拉扯成人，俺们都感谢你。在家里靠父母，出来就得靠教练呐。但是，马俊仁认为刘东不听话，仍要她回家‘休息’，不同意归队。没法了，母女俩又回到大连老家小刘屯。

“在家‘休息’的刘东，整天看着父母伤心的表情，再也呆不下去了。1993年12月18，刘东告别了父母，再次返回沈阳，临别时，刘东含泪告诉父母，回沈阳后一定好好参加训练，请父母放心。可以想象刘东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离开老家的。

“令人不理解的是刘东并没有能够恢复训练。马俊仁认为刘东认识错误不够深刻，而且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态度依然强硬，刘东又被告知回家反思。到了12月17日，我们到大院去采访刘东，被告知刘东回家了，而且记者获得了一个信息，刘东的男朋友，我国著名短跑名将崔会也被分配回家。”

从此以后，刘东流落四方，无处落脚。

冯旭和栾俊学采写的报道发表于报端之后，从北京到辽宁的许多报道随之而来，但很少有

替马俊仁说话批评刘东的，更多的是同情刘东婉转地批评马俊仁并寻求解决出路的，使马、刘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多方报道久不停歇，很快在海外媒体也有了连锁反响。人们普遍思虑和关注的是：马俊仁是不是有些过份了？“马俊仁干涉队员恋爱。又贪、又霸、又损”，中国培养一名田径方面的世界冠军太不容易，刘东不能恢复训练令人殊为痛心。

1993年12月29日，《辽宁电视报》站在马俊仁立场发表访谈录，正刊标题很生动：《马俊仁终开金口对本报记者独家披露，七运会一段鲜为人知的内幕——女子八百米世界纪录为何没有拿下》。文章说：

当刘东得意洋洋地把七运会女子800米金牌挂在胸前时，马俊仁脸色铁青。

“我们马家军本应该在这个项目上破世界纪录！我的计划是从800米到1万米，破四项世界纪录，让世界瞧着咱中国人也吃惊！”马俊仁在本报记者的再三追问下披露了其中的详情。谈这段事时，听得出老马很是生气。

“为了在七运会上冲击800米世界纪录，我们马家军事先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做了周密的部署，安排刘东、刘丽和曲云霞上场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当时我计划采取让刘东先领跑，其他二人紧跟最后三箭齐发的策略，凭他们的实力如果按此计划跑，三人都可以改写这项世界纪录。赛前我把这意图跟她们说了，当时就看出刘东的脸色很不好看，因为领跑太消耗体力，而且必须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但刘东当时却什么也没说。”

比赛开始后，场面却让坐在看台上的马俊仁大为吃惊。刘东果然没按事先制定的计划领跑，反而躲在刘丽和曲云霞的后面，而她们二人在前面跑，见刘东迟迟不上来领跑，就把步伐放慢，可仍不见刘东上来，心里纳闷，不知如何是好，这么一犹豫，第一圈就跑完了。马俊仁一掐表，比预定的慢了将近3秒钟。老马心里“咯蹬”一下：800米跑总共就两圈，第二圈就是再快也抢不回来了。

后来赛场上的刘东突然加速，凭她优秀的冲刺速度，自己跑了个第一。回到驻地马俊仁问刘东：“为什么不按计划跑？”刘东满不在乎说：“不管怎样反正我得了金牌。”马俊仁厉声道：“你一个人得金牌和全队破世界纪录谁轻谁重你想过没有！如果你不愿领跑当时为什么不提出来，我完全可以让别人去领跑，那时结局也不会是这样！”但事已至此，老马只好把火压在心头。

“第二天就是1500米决赛，因刘东已在世锦赛上拿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并被计入全运会成绩，她本人在七运会上就再拿下这枚金牌也不会为辽宁团加分，而且刘东的1500米成绩在马家军中并非顶尖，世锦赛上王军霞和曲云霞因为力保10000米和3000米金牌才没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所以我劝刘东在比赛时带一带队友，为她们创造机会。她不肯，说自己来了例假不能再跑了。我说你别唬我，你的例假半个月前我就给你调过去了，没这能耐我就不当你的教练了。刘东仍是不干，最后我只好让步说那你明天就带两圈然后下来，她这才勉强同意。”

哪料到第二天比赛时，枪一响刘东就像箭一样蹿了出去，比她昨天跑800米时的冲刺速度还快。眼见着就把别人拉下一大截，这哪里是领跑？曲云霞等人的节奏也被这突如其来的速度给打乱了。“最后冲刺时她们虽然也打破了世界纪录但体能已到了极限，身体差点都被带坏了，相当危险。”马俊仁沉重地噓了口气。

话唠到这时，马俊仁言犹未尽。记者又问起亚锦赛为何不补此遗憾，让刘东建功？

“参加完七运会，刘东就提出不想干了。我和体委极力挽留她。后来正赶上亚洲田径锦标赛在即，领导又苦口婆心地劝她参赛，她答应了。但在买飞机票时，又说自己身份证丢了。好在民航局知道是马家军出征，破例没用身份证也给她办了机票。出发前一天，我向队员说好明天早6点15分在大门口集合去机场。第二天早上我们等到6点45分还不见刘东的影子。我急了，冲进她的寝室去找，可她不在，一早就跟人出去了。这下我可真气疯了，抓起刘东床上还没叠的被子一下从窗口扔了出去，后来我们紧赶慢赶奔机场，司机忙中还差点出事。那天航班为了等我们(不，等刘东)竟耽误了20多分钟才起飞。她躲开了亚锦赛，何谈建功?刘东是两年前才由别的教练那儿转到我手下受训的，并不是我从基层体校挑来从小看到大的，所以我对她并不是十分了解……所以，我的工作出现了一些失误，导致了这些不该发生的事情。

“刘东现在已经不参加任何训练了，谁劝都不行。有人劝我干脆把她分配算了。凭心说，刘东的身体条件在马家军所有队员中是最出色的，而且她毕竟还很年轻，闹成现在这样子我也有责任。少了刘东，马家军还是马家军；但有了她，我们马家军势必就会更多一份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大连有关方面以及不少单位纷纷要求吸收没有着落的刘东入队。《沈阳晚报》于1994年1月24日发出消息《世界冠军刘东将回大连训练》，消息称，“自七运会之后，刘东由于种种原因一直赋闲在家，中止在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正常的田径训练，她本人及各有关方面都十分焦急。大连方面日前已与刘东本人达成共识，尽快恢复训练，努力提高运动成绩。目前大连方面正与刘东就训练地址、教练人选等问题进行商讨。大连方面已形成书面意见向省体委申请调转刘东的人事关系，国家体委负责人也认为刘东长期脱离正常训练是一种浪费。希望大连方面把这件事处理好。目前赋闲在农村家中的刘东坚持自己进行训练，笔者日前见到的刘东显得红光满面，信心十足”云云。圈内人已知刘东的男友崔会被担任辽宁田径队总教练的马俊仁分配掉以后，已转到大连铁路局即火车头体协效力。

人们似乎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刚松了一口气，报端又发表马俊仁的意见：“他们这么干不是挖墙角吗?刘东不能走，也走不了，人事关系还在辽宁省田径队!”

这样一来，全国想请刘东到自己队伍中来的许多单位又把手脚缩了回去。

后来居然还有消息扯上了素有“魔鬼”之称的中国竞走队教练王魁，说，“刘东在被马俊仁开除后，曾对王魁表示希望在他手下训练，王魁当时考虑到诸多矛盾，没有接手。”真是扑朔迷离，莫衷一是。

荏苒之间，一年就要过去，刘东的事情仍未解决，慑于马家军的声威，没人敢于吸收刘东入队。此事因而没有平息，婉言批评马俊仁“简单粗暴”、“霸道”的海内外言论越来越多。又有消息称：“由于刘东得不到应有的工资和奖金，生活无着，曾多次请求马俊仁让她归队，但都被马俊仁所拒绝。然而，此事经一年多以后却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态度一直甚为决绝的马俊仁在广岛亚运会之前一反常态曾多次公开向记者表示欢迎刘东归队。1994年11月9日，他同辽宁田径队领队孙玉森及一名记者找上刘东姐姐家里，言辞恳切地请求刘东重返马家军。”这一消息在1994年11月11日的《中国体育报》头版头条及同一时期的《辽宁日报》得到证实。文章标题是《马俊仁寻弟子刘东纪实》，系中国体育报的记者谢延民先生所写。谢延民是跟随马俊仁寻找刘东的亲历者。有不少人认为老马此举是为了平息海内外的不利舆论、迫于压力的无奈之举、策略之举，之所以一反常态这么找刘东，是为了改善和维护马家军的形象，也是领导上的一片好意，换句话说，此举乃是老马不得已而为之，是一种对策与谋略。如此一来，别人就更不敢再打刘东的主意了。具体背景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是为了平息舆论。谢延民先生的报道相当详尽：

1994年11月9日早8时，马俊仁亲自驾驶一辆崭新的白色海狮面包车(注：就是后来在沈大高速公路上翻车那一辆)，驶出位于大连开发区的马家军田径培训中心。随行的还有辽宁田径队队长孙玉森和田径教练刘琦。马俊仁一向爱开快车，汽车飞快地向35公里以外的大连市区驶去。

三天前，马俊仁用长途电话向省体委副主任崔大林汇报了想抓紧时间，亲自寻找刘东归队的想法。崔大林当即肯定了他的想法，并立刻派孙玉森、刘琦由沈阳前往大连协助寻找。最近几个月里，马俊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三次表示欢迎刘东归队。第一次是在赴广岛亚运会前，第二次是在亚运会期间，第三次是在亚运会之后沈阳庆功会上。

8时40分。汽车停在大连铁路局体协所属体育场前。此前有消息说昨天有人看见刘东和已转在铁路局工作的男朋友崔会在这一带的市场购物。而当他们找到崔会的宿舍时，那儿的人说没看见他们。马俊仁一行又在附近的百货商店、菜市场找了约一个小时，但无结果。

10时整。马俊仁来到大连市体委，请体委协助寻找刘东。

11时。马俊仁一行驱车到大连市体校挑选运动员.....

19时。夜幕四合。据孙玉森推测，刘东可能在姐姐家住，而只有王军霞的父亲知道一些她姐姐的情况。大家直奔距市区20多公里的甘井子区前盐村王军霞家。王父提供的情况很模糊，只是说刘东姐姐家在距此地不远的沙家沟，而刘东姐夫姓甚名谁，住什么地方却一无所知。

按王有馥指点的方向，我们很快到达沙家沟。当我们向当地一位青年讲明情况并请求帮助时，他看清坐在驾驶室里的人真是马俊仁，他兴奋异常，忙跑进路边杂货店，要了一张信纸，请马俊仁签名，随后开始十分热心地帮我们查找。

由于我们的唯一线索是只知刘东的姐姐是从杏树屯刘村嫁到这儿的姑娘，因此颇费了一番周折。

20时30分。在几位村民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刘东姐夫家。一阵敲门后，来开门的除了刘东的姐姐、姐夫之外，还站着一位高个姑娘，大家很快看清正是刘东!

"孙队长"，刘东惊奇地喊道，"你们怎么来了!"

"马指导来看你，"孙队长闪身让出路说，"让我们这一通好我!"

此时面带笑容的马俊仁已跨进门槛。

大家在客厅落座后，马俊仁用他独特的沙哑嗓音说："回队吧刘东，我希望你能重新参加训练。"

"太晚了吧，"刘东低着头说，"都停了一年了还能行吗?"

那个大家熟悉的脾气倔犟的马俊仁今晚像变了一个人，态度十分诚恳，声音温和，从始至终面带微笑。他不断耐心解释，并坦诚地承认过去有些作法偏激，缺少工作方法。当然也有一些客观原因造成的误会，彼此应当谅解。

孙玉森对刘东说，马指导把你从一个普通的中专生培养成一名世界冠军，你们之间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教练和队员之间发生点儿矛盾是正常的，完全可以解决。要把眼光放远点儿，你还年轻，路还长。

刘东说得少，听得多，显然，马俊仁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的出现，使她始料不及，似乎有不少话要说，却理不出头绪。

刘东的姐夫、姐姐说，刘东早该归队了。

刘东请马俊仁给她时间好好谈谈。

马俊仁告诉她家中电话和培训中心电话及近期的日程安排，希望她早点儿来谈谈。

22时30分。刘东把大家送出门外，在很有些凉意的夜风中对马俊仁说：“马指导，真对不起，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谢延民先生记述的这个过程不仅刊登在《辽宁日报》上，而且也引人注目地发表在《中国体育报》头版头条。还有《北京晚报》也做了刊载。马俊仁亲自寻找刘东劝其归队的事情就算世人皆知了。

如此一来，原先有意吸收刘东的不少单位和学校果然打了退堂鼓。我在1995年春天在沈阳见到已经归队的刘东，曾问她当时都有哪些单位要过她，刘东告诉我，大专院校比较多，运动队比较少。

此处有一位老先生提得一提。他叫赵元康，曾在《人民日报》工作多年。后来退下来在北京经商，任中国金元经济技术开发中心总经理，公司地点设在北京安定门外亚运村。赵元康先生恰恰也是辽宁大连金州人，刘东是他的小老乡。赵元康的哥哥还担任过沈阳体育学院的老院长。赵元康先生在得知“刘东事件”之后，非常着急，很同情刘东，对马俊仁的做法颇不满意，就在刘东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赵元康挺身而出，主动要求把刘东接到北京亚运村训练。一切费用由赵元康资助。刘东在感激之际，也实在无路可走，就跟随赵元康在北京独自练了一段。但是赵元康的公司毕竟不是一个体育机构，刘东在亚运村一个人也练不起劲来，对象崔会又在大连情分两地，最后刘东还是辞别赵老板回了东北。赵元康也别无良策，只好让刘东先返回去，将来再说。

这事儿不大，我们应该善意地理解为同乡之间的热忱之举，却也在好事的人那里引起了一点儿波澜。广州一家体育报刊登了刘东和赵元康在一起的照片，大标题为《谁把刘东当枪使》，让人倒吸一口凉气。有消息说赵元康已是刘东的监护人，而且说赵元康还成了刘东的干爸爸。越说越复杂。又传说赵元康的公司同时是一个涉外公司，是不是有老外要在刘东身上打什么主意？要警惕。于是有关机构还特意派专人对赵的背景情况、与刘东的关系做了一番探秘。结果自然也没有什么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打个情况报告回复上峰，事情就不了了之。

我曾在结束了东北的采访之后，在北京给赵元康先生打过一个电话，时间是1995年的初夏。我出于采访尽可能详尽的想法，想顺便向赵元康先生做些一般性的了解。他公司一位东北口音的年轻人告诉我，很不巧，赵总当天乘飞机去大连出差了，归来尚需时日。我闻言只好作罢。

1994年12月王军霞率众兵变回师沈阳之后，经孙玉森多方做工作，漂泊一年半的刘东终于回到辽宁老队友这一边恢复训练。对此老马曾很不高兴地说：刘东到哪儿也练不出来了，毁得差不多了，再练也不行，因为我了解她，别人掌握不了，那就恢复不成！

在她回到沈阳队里不久，我采访了她。依然很文静的刘东默默坐在我的对面，二人的谈话真是欲说还休。事到如今，我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为好。还说七运会吧，矛盾是从那儿开始的。刘东慢慢地陷入回忆中：

我十几岁开始训练，从大连金州到沈阳，一天也没有在社会上呆过。先在大连107中上学，后来跟邱立斗老师在金州体校练了一段，本来要上大连体校，邱老师和王时忠老师选我去，正好省里的宋元红老师她特别希望我来沈阳，谭老师他们就让我跟宋老师练。这样八八年底就来到这个大院。我一直跟宋老师练得挺好，感情也非常好——宋老师是我的教练，她爱人是我男朋友崔会的教练，这不都挺好的。她们夫妇一直把我当自己的女儿那样看待。我们俩的成绩也挺上升。可是干了几年以后我就算是中专毕业了，我们的中专本来就是为了给省队输送队员的。这样马导就把我吸收到马导组。因为我不是马导从小带来的，所以关系比较疏远，我也不太害怕他。我一向看不惯教练打骂队员，出成绩还要靠队员自己有积极性吧。是人就应该相互尊重。他痛打过所有的队员，就因为我是宋元红老师的学生，又在大院里呆了好几年，也有男朋友，也可能是他有什么顾虑吧，所以唯独没有打过我。再说我完成训练课一向挺自觉主动，他凭什么打我？也许是我的个性太强吧，我们的关系不远也不近，相处的比较一般，长头发我想留就留着。只要不影响训练和比赛就行，剪短了头发也不见得就都出成绩，外国的冠军也不见得就是短头发。后来，世界锦标赛打了冠军，得了奔驰车，是我的奖品我当然有权力要，他就不高兴，但是当时彼此还没有闹大的意见。舆论界有说是因为奔驰车闹事，不准确，捕风捉影。有矛盾、明朗化是在七运会。他先是让我打800米领跑，金牌给别人，后来又要我把1500米也让给别的队员，他说1500米你已经是世界冠军了，谁也夺不走，应该为别人做一点牺牲。为了做我的工作，他就说也不光是我让出1500米，曲云霞也要牺牲3000米，王军霞也要牺牲10000米，都要牺牲点几个人照顾全队。这我也就平衡点吧。结果是王军霞先打10000米就夺了冠军谁也没让谁。后来3000米王军霞又夺了冠军，她们照样跑第一破纪录，为什么偏让我让人？800米让我领跑让别人冲冠军，1500米还让我领跑让曲云霞冲冠军，这公平吗？这是欺骗人。一个运动员，有能力却偏不让她上场拼搏，比什么都难受！大家本来机会就不多，全运会又那么重要，我那两年练的那么好，你再有实力没有机会也不行啊，实在不公平！所以800米我自己冲了第一，马导觉得没破了纪录老大不高兴。1500米你让我领两圈我伯领慢了破不了纪录，可能就领的快了点，跑了两圈我完成任务就下来了，他又说我跑的太快了，想把别的队员拖垮，我不跑快点能破了1500米纪录吗？真是慢了不对快了也不对，打了第一不对不要第一还不对！何智丽就是这样的命运。他后来到处说我不听话，就是指这个。比赛一完他就想整我。七运会出了成绩，北京人特高兴，北大清华都来人请马家军去做报告，记者也来的多，他让好几个队员跟他去，偏不让我去，人家问刘东呢？他告诉人家说刘东病了去不了，明明他是有意整我不让我去。我觉得他太欺负人，他就是要把运动员当成私有财产，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我就正面跟来说：我根本没病，我挺好的！这在马家军过去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做。从北京回了辽宁，我们就一直不和。我不是想退役，是真心不想跟他这个人在一起干了。其实经济问题是相当次要的。

刘东讲话时习惯性地把眼睛一闭一闭的，显得很独特。她接着慢慢讲：七运会是比较突出的一个矛盾，更主要的是他长期不准我和崔会好，多次讲只要你不跟崔会好，咋都行，他有他的怪想法。为这件事他经常批评我，我当然不能听他的话，我要忠于自己的感情。后来为什么我多次无法归队，说到底还是因为这一点。他当了田径队总教练，就利用权力，非把崔会分配掉不可，我不解除和崔会的关系，他就不罢休，他以为自己的权力有多大！我不能抛弃自己的男朋友，我们同甘苦共患难。所以不是我 不想归队，是我没法归队，怎么

说都白说。他多次跟人讲，他非废掉我不可。

说到这里刘东的眼睛湿润了。我心情沉重地请她说下去。她又谈起出事那天的事：出事那天我根本没有想到。他到处说是我不去昆明训练。头天晚上是谈过话，但并不是我主动找他谈要不干，而是他打发人叫我谈的话。我并没有说啥。第二天早晨我在南湖跑训练，根本没想过不随队去昆明，可能跑回来晚了一点儿，其实也不晚什么，他就把凡是我的东西全都扔到楼下，大到行李铺盖，小到肥皂盒，都扔出来了。我最心疼的是我的奖杯，扔到五层楼下都摔坏了，现在还保留在盒子里，我都不忍心再看，后来电视台拍我的专题，我都不敢拿出来.....

刘东说着说着就又想哭。我急忙转移话题，没话找话，问你母亲后来找过老马吧？

刘东说，找过不顶事。我又问小崔现在怎么样？刘东眼睛一亮：他在大连火车头体协继续干短跑，一气之下，为铁路争了4个百米冠军！我们现在照样挺好的。

关于刘东母亲那次找马俊仁的事，据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讲还有说法：那次刘母去找老马，是同另一位老年妇女相跟上一块去的。刘母对老马说这是刘东她老姨。其实这位刘东的老姨正是刘东男朋友崔会的母亲。两位老婶子没有暴露这个亲家身份，老马不知情，在谈话中对刘母她们说：刘东我一直都很培养她，可是她偏要跟崔会好，有啥可好的？我儿子都25岁了还没有对象。可是刘东她就是不听话，她要是听话，将来她结婚成家要什么我给什么，花钱多少我全部负责，不用她操一点心，她偏不！还是回去写检查吧！

听到这种说法，我报以一声长叹，心中若有所思。

田径场上，我以体育人的目光观察刘东的训练。由于间隔时间太长，刘东已经尽失往日雄风。我沉痛地看到她在跑道上显然跟不上王军霞、张林丽和所有的队友。每堂训练课，她只有量力而行，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适合于自己体力的课目去跑，去拼。以期慢慢地恢复起来。我看到她离开大队人马独自跑在田径场上，总是那个不紧不慢的速度，一圈又一圈，跑的相当艰难，心中便涌起一阵阵难言的哀伤。

1995年5月，刘东随队赴太原参加全国田径锦标赛及世锦赛选拔赛，我也赶回了太原。见刘东尝试性地参赛一个集体接力项目同刘丽、王媛、吕亿等队友上阵合作4×400，结果惨遭失败。想一想就在两年前，她还是世锦赛的冠军，而今却没有能力打好国内的选拔赛，这无言的结局真是太残酷了。

这块古老的土地啊！

从刘东事件的披露到大连兵变发生，正好一整年，仿佛刘东事件是开头，王军霞率众造反是结局。不管怎么说，刘东事件的发生对于马俊仁来说确是最早的不和谐音响，在当时，对昏昏然的一大批马家军的崇拜者、神话论者都是一剂清醒药。刘东事件的意义告诉人们，马家军也是中国这块土地上一支凡俗普通的运动队，而不是理想当中拒腐蚀永不沾、拖不垮打不败的铁军神旅。在太原期间邓学政曾同我就此交换意见，他分析说：刘东风波是在老马闹辞职的混乱中重新炒起来的。对于刘东这件事，大量的报道很少有倾向于老马的，同情刘东的呼声要高于老马，对老马相当不利。老马本想在新的形势下搞点杀鸡给猴看，整了刘东今后的队伍更好带，没想到效果适得其反，大家都同情刘东。关键在于客观上对王军霞等一批老队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她们对待老马的心理发生了变化——你看刘东一个人都这么厉害，我们联合起来应该比刘东更厉害吧！从刘东事件以后，她们开始怀疑老马的许多作法，开始怀疑老马驾驭社会的能力。老马在内部、外部都大失威信，给最后

的兵变留下了隐患。

第十二章 谎言的诞生

当事人自我宣传失实过度，舆论界爆炒昏吹顽症堪忧。王军霞、曲云霞等名将究竟是怎样出山的？科学和历史都成了小姑娘，可以随意打扮。以满足一时的民族心理开始，以摔杀一流的世界强队告终。马俊仁成了孤独的半仙。

曲云霞在基地仍然不大爱说话。每日里晨光未启，我总是见她以老队员和新教练的身份把睡梦中的小队员们一一叫起来，她第一个打开楼门迈出楼外，活动活动腰身，率先向公路上奔去。老马自从搬迁大连以来就不在基地住，早操这堂课就由曲云霞来督促完成。这时候，曲父曲母便开始同基地的营养师也就是炊事员王伟一道，点炉子烧早饭。

过一个多小时的样子，大概是在六点半左右，曲云霞领着一帮小队员汗津津地回到基地，洗漱开饭。这早饭没有传闻中的那般特殊，无非是大米稀粥、肉肠、煮鸡蛋、凉拌蔬菜、老咸菜、面包片或馒头片。只是每个人吃的数量比较多。然后整整一上午，小队员们重新倒在各自床上，睡二遍觉。午饭吃得很丰盛，有鸡有鱼，但极少吃王八。吃完再睡觉，至下午四点左右，由王伟熬好了阿胶汤，连锅端到老马办公室，运动员们起床每人喝一茶缸，便出发又去训练，这堂课则要由老马亲自督阵。这阿胶汤有时要配大枣同煮，有时配红参、拘把子等几味中药，晚间九点多入睡前还要再喝一次——天天如此。早晨、下午两训练，上午、中午、晚上三顿饭三睡觉，每天两三次阿胶汤。很少变化。如遇阴雨天，就在一楼健身房或楼道里做身体素质训练，保持每天有一定的运动量。20年前我在自行车队训练，平时也大致如此，临到大赛前，为适应上午开赛的惯例，再做时间上的调整。区别是马家军喝阿胶大枣汤，我们不喝。那汤是专为女性补血的。总而言之，生活枯燥无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猛一想打个世界冠军确是不易。须知绝大多数选手是不可能打冠军的，亚军也未必能沾上边。而田径赛的冠军与第三名与第六名也不过差那么一秒半秒少半秒，或仅差一公分半公分而已。足球则仅仅相差一个球两个球，职业篮球往往在最后时刻才能决定胜负，其实各个团队各个运动员之间其能力的差别是非常小非常小的，全世界的观众为什么只认冠军呢？

这小小到不能再小的差异，这决定着尊卑荣辱天上地下决定着运动员全部命运的微小差异，正是日日年年枯燥痛苦的训练中换来的。这实在是一个异常艰辛的过程。

王军霞最初在大连68中就参加两年业余训练，后来又在大连体校正规训练三年整。曲云霞和刘东则在金州训练两年到三年，张林丽在鞍山训练近三年。刘东在转到马俊仁名下之前，在省运动学院田径队宋元红手上整整训练了5个春秋！张丽荣则从1985年开始即在沈阳市体校练中长跑，1989年才加入马家军。刘丽也是沈阳铁西体校的佼佼者。这些马家军的选手在原先的运动队里其实已经成为尖子了，只是没有后来那么耀眼。否则老马就不会将其吸收入队。

而从老马的多次讲话、报告以及大量的宣传报道当中，却轻视甚至无意间歪曲了事情的真正过程。人们普遍有一个糊涂的印象，好像马家军的队员要么是老马从贫苦的农村选招为徒，要么是别的运动队淘汰下来，老马慧眼识金，在马导手上时隔不久便神而又神地勇夺世界冠军，大破世界纪录。

造神运动在中国经久不衰。

马家军中主力之一张林丽当年在鞍山台安上小学，是台安体校郑桂兰老师发现了她，先是练篮球，因发现她跑的快而改练中长跑。1988年1月郑桂兰推荐张林丽转入以田径训练著称的鞍山体校，由著名教练王元孝指导训练，1989年在鞍山大中专运动会上即获1000米亚军，达到运动健将等级。而后来的《中国体育报》的报道则称：马俊仁要吸收张林丽去省队，“谁知她脑袋一拨楞说：跟你练也是练，跟王教练也是练，都一样！”而这一年里张林丽却在原教练那里“训练不系统，技术动作变形，运动成绩下降，一心想参加的第二届全国青少年运动会，也因而没达到标准失去资格。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这块料。不过，还有一个人惦记着她，谁呢？马俊仁。1990年秋天，.....他终于把张林丽调到省女子中长跑组。在最初的两个 月里，张林丽每天训练10公里就不行了.....马俊仁对她的技术动作进行了大手术，张林丽的成绩迅速提高”云云。而事实上，张林丽1991年元月在全国马拉松接力赛上即获个人冠军——短短几个月，马俊仁就使一个头俩月连跑10公里都不行的选手一跃而成为马拉松接力全国冠军，是不是过于快了些？张林丽的前任教练王元孝在辽宁省是公认的高水平中长跑教练员，从鞍山培养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尖子选手，在全国田径界也是鼎鼎有名，张林丽后来的成功无疑有着坚实的基础。

为褒扬现任而贬损前任是中国官场宣传的老毛病，不知何时传染到体坛上来了。

再如一位新华社记者赞誉马俊仁刚到省队艰苦创业的通讯中是这样写的：马俊仁“把所有的委屈和怨恨都咽到肚里.....别人不相信他，各市三级以上的运动员他招不上来，马俊仁就到县区体校，甚至步行到穷乡僻壤的农村中学去选材。曲云霞、刘丽就是这么发现的，他要了8次才将王军霞招到手.....小队员都是农村孩子，有的连换的衣服都没有，甚至衬衣、内裤都得马俊仁给借、给要.....”——这信息不知从何而来，王军霞、曲云霞、刘丽、刘东均是各体校的老队员，不至于连衬衣、内裤都没有吧？还有更离谱的：“刚组建的马家军是一个杂牌军，连个住的地方都难找，10个人挤在一个过去装杂物的仓库里，隔壁是水房加厕所，又冷又潮又臭。”——堂堂辽宁省田径队，展刮刮的一栋五层大楼，各个项目的队员都住在较正规的运动员宿舍里，不知这信息又是从何而来？也许记者是将老马早期的个人宿舍当成全队的宿舍了。情况不明，写起来又宁愿夸张些，真实性就丧失掉了。哪一位队员是老马“步行到穷乡僻壤的农村中学”去选来的呢？这位朋友接下来写道：“马俊仁卖掉了在鞍山养的花，把工资和运动员的津贴凑到一起买营养品，在别人热衷于出国打热身赛时，他带着小队员们坐着毛驴车悄悄下乡了，哪里僻静、哪里吃住便宜去哪，从此开始了六年如一日的半军事化训练。”——这谱就离得大了些。

有些记者朋友可能觉得不这样写就不带劲儿就不感人，其实这些报道正在拉开老马与现实与群众的距离。

又一篇报道笔下生花：“别看今天的马家军个个能征善战，但在马俊仁挑选来队之前，却活像一只换丑小鸭，像曲云霞、刘丽只不过是区体校的试训队员，连市区一级比赛的名次都没捞着.....与此同时，辽宁省当时有个队员年纪和王军霞一样轻，已经达到国际健将标准，但马俊仁愣是没看上，为了要王军霞，老马和地方整整打了两年的争夺战。事实证明他眼光不谬，王军霞来队不到一年半，就连破纪录，成为目前世界上顶尖的中长跑选手。”此类报道是很多的。

刘丽，她不是报道中说的那种不起眼的农村小姑娘，事实上她是地地道道生长于沈阳闹市、有城市户口的职工子弟。在沈阳铁西区体校中长跑教练姜清智的小组里整整调教了5年。因成绩出众，“有天赋的中长跑运动员的身材”，曾被沈阳市体校的几位教练同时慧眼相中，姜清智一心想让刘丽早日打出成绩，不借冒犯市体委的几位同行，把刘丽直接送到了

省队老马那里。此后刘丽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荣获1500米第五名，基层教练姜教练因而受到表彰，有关方面还奖给他一只箱子和一条毛毯。而老马成功后，有的媒体就把以前的刘丽说成了“什么成绩也没有的黑脸小姑娘”，城市姑娘也变成了村中少女。对此，有记取历史教训的人便以《警惕宣传误区》为题发表评议性文章，专门披露了刘丽和曲云霞出山时的真实情况，呼吁“切不应遗忘或抹煞基层教练的功绩”，“他们会特寒心的”，“将严重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这无疑在扼杀体育事业的基础”，措词严肃，很不客气。

据我了解，马家军的队员有一半并不是人们印象中的农家女，如张林丽、刘丽、吕欧、吕亿、王援，都是职工子弟或城市户口，有的父母还是大学生如吕亿，有的父母是工程师如王援。兵变前后招人的一批新队员如姜波、尹莉、白雨等人，也压根儿不是苦寒贫困的村姑土妞。

这些基本的事实，当时人们咋就视而不见呢？

宽一步想来，当初写文章的朋友们原也是一番美意。大家无非是想褒扬老马选材有方，独具慧眼，专攻有道，他打破了传统选材的老路子破除了迷信选中队员后又训导神速，化腐朽为神奇，功高盖世而已，至于是否对老马过誉而又是否伤及他人，却没有多想。问题在于如此以讹传讹，情绪至上，敷衍成篇，却是少了点儿职业的严肃性，违背了客观真实。究其根源正是造神运动的心理惯性在发挥作用，其后遗症是大可哀痛的。我神州大地并不乏时代英雄，而英雄既出，马上面对香风花雨，捧杀的结局就难避免，这个现象已成为许多当代英雄们的一大悲剧。因此，新闻界的责任当是很重大的。

我案头上有一篇1993年10月载于《辽宁日报》的长篇通讯，盛赞中国马家军，头版转二版又转四版，赞马之声扑面而来，对曲云霞的出山过程叙述颇为详尽，文章说，老马执鞭，选材心切，雪夜奔金州，办事不过夜，“冲着运动员的房门就略略地敲起来，好一会，房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细高挑的小姑娘，马俊仁往大炕上一瞅，一个个棉被包得姑娘们连头都不露，他欣赏开门姑娘的勤快和勇敢。”

当晚，马俊仁见到孩子们的教练邱立斗之后，指名要调两名队员，文章接下来写道：“老马的要求当即以筹备青运会的名义被拒绝……他再没有补充人选了。可能是开门时留下的感情，便提：我要给我开门的那个小孩行不行？这厢立即答应：她行，她啥也不是。（按：曲给马开门，邱并不在场，何以知道马所指其谁？）

“啥也不是？莫不是发傻、发呆、一个废材？看看再说……”嗯，反应满灵敏，没毛病，再看小姑娘的长腿和几道脚关节，马俊仁心里暗自惊喜，他发现这小姑娘有鹿的腿姿，有鸵鸟的足式，他当即拍板……”

——这“鹿的腿姿、鸵鸟的足式”，一般的教练肉眼凡胎，所以给曲云霞一个“啥也不是”的评价，老马一要，老邱就给。

种种失实的说法和报道出来后，金州体委的干部职工心口堵得慌，纷纷为者邱等人打抱不平，促使有责任心的记者们连续在报纸上发表《打底层教练邱立斗》、《曲云霞出山记》、《警惕宣传的误区》等阐述真相的言论和文章，针锋相对地说“像邱立斗这样的人多几个，中国的田径就更了不起了，写中国田径史应把邱老师写进去”！在充分肯定马俊仁后期功绩的同时，为基层教练大鸣不平。专门注明“根据邱立斗口述整理”的文章《曲云霞出山记》以事实为依据，纠正了种种不实之词，综述如下：

马俊仁那天下了火车，天已经大半夜，他来到金州体委随意敲了运动员宿舍一扇门，开门

马家军调查1.txt434

的是个大个子女孩儿，老马要见邱立斗，女孩儿告知邱已回家，老马即请队员将邱找来。省队选人，老邱当然认为是好事，历来是支持的。老马点名要一名叫靳雪的队员，邱教练告知：靳雪连小学还没有毕业，去省队太小了。我手里现有9个女孩儿当中，最大的上初二叫曲云霞她得过金州5000米第一名，我看她行。老马问是不是开门的那个大小儿，老邱并不知道原先是谁开过门，即主动把曲叫来让马验看——这里是邱主动推荐身高已近1.70米的曲云霞。老马随即验看曲云霞的腿、脚、肌肉类型，当下并没做任何决定。邱立斗亦知道光看静态不够，即建议老马先住下，明日早操再看曲云霞晨练，然后再做决定。老马遂住下。次日晨5时，邱骑一辆自行车又捎带一辆自行车前来，天色未明，邱、马二人随运动员蹬车上路。至4000米处上坡，曲云霞慢下来，老马骑在车上推曲加速，到终点时曲跑了第三位。老马显然对前两名队员感兴趣，邱则根据自己平时掌握的情况，力荐曲云霞。老马临行前表态同意“那就让她先去试试”。事后曲云霞即到沈阳报到。不料想，只试训9天，马俊仁却把她退回了金州！曲被退回，这在体坛也是平常事一件，不足为奇。邱教练对曲仍然充满信心，一如既往率其继续投入冬训，纠正动作，点拨姿势，送走严寒，迎来暖春。数月后，即1988年3月底4月初，在传统的大连市中长跑比赛场上马俊仁到会选人，又见邱、曲师徒。开赛第一天，曲云霞和师妹纪军勇夺3000米冠军及亚军，马俊仁爱才之情流于言表，未离赛场即同邱重新商议招曲入队之事。到了下午，5000米比赛，纪军、曲云霞又分别夺得冠亚军，邱安排曲要让纪半肩撞线，试试老马眼力。老马当场谈笑揭穿迷阵，邱立斗心中赞叹。马对选曲入队之事迫得更是紧迫。这时的邱立斗与老马双方都是以事业为重，没有什么更多的杂念。二人就言定六月份曲云霞参加完市运动会以后，赴沈入队，老马高高兴兴回沈阳而去。此后邱带曲训练更加精细刻苦，到六月五日，曲云霞不负众望，在大连市运动会上又夺得1500米冠军，同时打破大连市中学生纪录。邱立斗言而有信，践约如约，曲云霞这才跟鹏展翅从金州飞到沈阳。当年曲通过运动健将标准。马俊仁接手曲云霞以后，又继续精心培育，终成祖国栋梁之材。用邱指导的话讲，“这丫头到了老马手里，成绩就越来越好了。”这才是曲云霞出山之实际过程。不久前，我又向邱立斗、曲云霞问及当初旧事，他们反映的过程与上述相符。

在我同邱立斗教练接触的过程中，我感到了年近花甲的邱教练那郁郁的哀伤。他这辈子很不容易，上有二老，下有五子，生活负担极为繁重。这位老牌运动健将早在1958年辽宁省41个县的工人运动会上，就夺得过5000米和万米冠军，代表辽宁参加过第二届全运会和全国马拉松锦标赛，自70年代执教以后他为大连市和辽宁省输送了33名优秀中长跑运动员，这些队员中，有高士军曾获全国马拉松冠军；有杨昆获首届青运会女子自行车冠军；有徐永久成为世界竞走名将；有宁礼民七运会马拉松第3名，国际400米接力冠军；而曲云霞和刘东则是世界锦标赛冠军、奥运会铜牌得主、世界纪录创造者——却轮不到邱立斗这一级的教练们去拿分文奖金，他们的实惠与省队和国家队的教练比，少得可怜，他们更看重的是精神奖励是职业尊重！前面说过仅浇金州区的运动员在七届全运会上就为辽宁争得了14枚金牌、3枚银牌、3枚铜牌，比山东和解放军还拿得多，而老马打七运会的奖金竟可以一次达到50余万元，悬殊已经很大，为什么，我们连一点儿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都舍不得给老邱他们？

老马对曲云霞的精雕细刻严格训练，功不可没。只是不要把老邱等人打底子有功的事实一笔抹煞。冠军的诞生本来是一场接力赛，老马从老邱等人手里接过了有力的一棒。

每一项竞技运动的团队形态应是宝塔结构才最为合理。巍巍塔顶赖塔基。凡尖子选手，无不经层层选拔、打磨，教学双方均汗血无数，始能步步登高，其间之淘汰筛选比例惊人，至为严酷，尤以中国为甚。以辽宁省为例，从一般体校而重点体校而二线队员而一线主力，其布局计划即为30:15:5:3:1，倘马家军精兵10人，到基层则至少近300健儿已被淘汰！甚至更多。如以一名世界冠军与全国在册同行比，其比例更加大的惊人。清醒者稍加思索即不难想见，马俊仁再神再奇，又怎么可能从一弱小村姐直取世界金牌呢？果如此，举国有一马俊仁足矣，其余万千教头皆可悠悠哉坐视国旗升起在国际赛场，倒省下不少计划经

济之经费！——明乎此理，国人正该对马俊仁推崇之时，亦对垒建坚实雄浑塔基之众教头众体育工作者同样肃然起敬才是。冷嘲莫落且借助纸笔瞒哄真实，吹喇叭抬轿，不借渲染臆断，又于心何忍！把老马吹得越神，离普通人就越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众多偏离事实、神话老马的舆论宣传也是最终扼杀马家军的一只黑手。

但是，舆论宣传者却都是好意，宣传再过头，只要当事人自己清醒便也无关紧要。谁也没有半点儿想通过自己的笔毁掉马家军的意思，关键是老马自己不可飘飘然、昏昏然。遇上失实报道，见了同仁再做一些解释工作，说声误会也就没事了。很遗憾事情偏偏不是这样，1993年之后，老马自己往往口若悬河，嘴上缺个把门的，总把自个儿往高里拔，这就要脱离群众了。这样的例子还不少呢。我们仍举选拔曲云霞这一例。那是老马在辽宁省体委干部、教练员大会上所做的报告，根据录音整理。他在谈到选苗子这一节时开炮：

古人有句话，说鱼过千层网，网网还有鱼。选曲云霞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嘛。当时我听说大连金州体校有个运动员叫靳雪，1500米跑4分58秒5，我连夜赶去，当时下着雪，到那里是晚上10点半，到体校时是曲云霞给我开的门，找到邱教练，邱教练说靳雪这个队员不能给。我只好再另找人，当时还有一个叫李秋利，邱教练说你可别打她的主意，她本来不安心，好不容易做工作她安心了，你可不能要。我心想，我也别空着手回去啊。我问刚才给我开门的那个怎么样？他说，行！她什么也不是。我一听心全凉半截。我想，这什么也不是，会不会有点傻？后来把曲云霞叫进屋看看，我问她，你叫什么名？她说叫曲云霞。我说你坐下，她就坐下了；我说你站起来，她又站起来了。我看她也不傻呀。我后来叫她做小步跑，她不会做，不过当时我头一次选材也不能空着手回去。我问曲云霞愿不愿到省队去，她看看邱教练，大概连什么是省队她还不明白呢！那时她刚到体校是试训队员，调她不用通过体校领导。刚进队时，曲云霞1500米跑5分20多秒，训练一个月，跑了4分58秒5……

好一个鱼过千层网，网网还有鱼，想一想，当着省体委那么多干部和教练员就这么随意讲，会是什么效果？看来载于各地的许多文章，有多处也是源于老马讲话然后又演义而成的。人一旦成了神，就要与莹营众生拉开距离，挖出一道鸿沟来。

又常有显赫报道称“马俊仁在选定王军霞时，她竟是一个必须隔离的重病患者”！“马俊仁调王军霞，一次不行，两次不给，三次不放，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马连着去了8次，还是不成，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马俊仁棱有一片爱才之心，也只好叹息而归”，直到王军霞转氨酶高达630已是病人膏肓且成绩大降之时，才万幸转到马俊仁手上，今所以马俊仁把王军霞从医院里接出后，就在队里把她养了起来。这时的马俊仁已不是5年前的马俊仁了，他为突破恢复和补养的至关重要的环节，从我们老祖宗那儿讨到了精髓，大家已经知道的王八血、甲鱼汤之类不过是马氏法宝中之一二，在医术上他已练成了半仙之体……没多久，在马俊仁的护理下，王军霞的转氨酶降到340……”(以上引文见1993年10月6日《辽宁日报》)

笔下稍不留神，马俊仁又荣升为从老祖宗那里讨得了精髓的马半仙。何伯权之所以一定要搞到老马的一个普通药方子，归根到底，还是源出于此类报道。这类说法有市场，就不愁产品没市场。

王军霞不但是个病身子，而且在加入马家军之前还是一个“小懒鬼”。就连尊贵的《人民日报》发文章也直接了当地用了这样的标题——“《小懒鬼》怎样变成世界冠军”。记者们转述马俊仁的侃谈，很轻率地忽略了基层教练的艰辛劳动——“王军霞刚转人马家军时，动不动就嚷跑不动了还一个劲儿地夸前任教练好，其实就是懒惰惯了。马俊仁当时让她自己选择，要么回原教练那里继续享福，继续默默无闻，要么在马家军听从训练安排，保证有朝一日出成绩。王军霞考虑了几天，终于还是留了下来。短短一年之后，‘小懒鬼’居然成了世界冠军……。(见1993年12月；日《人民日报》、香港《文汇报》)

此类报道尚有许多，恕不一一列举。在旁观的读者们看来，无足轻重，饶有兴致而已，看老马把懒鬼都治理成世界冠军了。然而在大连体校的教练们看来，却打击非小，王军霞在那里整整苦练了3年。

我在大连体校采访了许多人，包括王军霞的前任教练王时忠和校长谭兵，始知不被理解的正是他们。

这所在全国无数中专级体校当中鼎鼎有名的大连体校由于长期经费不足而十分简陋，竟然连一间正式一点儿的房屋都没有，二层教学小楼和运动员宿舍全部是钢木结构的临时建筑，很像是一家工程队的短期驻地。就是我们在新建的铁路工地、水库工地、建筑工地常见那种工棚。谭兵和请教练们在二楼下象棋杀得飞抄走石，每将一军这楼层就要颤一颤；那操场也极糟糕怪异，在场地当中斜刺里横着一堵长墙，把跑道切成两半，教练员们手持秒表站在断墙豁口从左右两边探头观测运动员训练。食堂里举目皆是老旧的大长木凳，全体师生员工在这里就餐时如同工地上收了工开饭。而这点本钱还是师生们经过长年的争取才得以保住。十多年前这里是沟壑纵横的一个旧盐池，谭兵校长协同环卫部门硬是给填平了。紧接着有三家实力单位上阵争夺这块刚刚填平的地皮，几度打的不可开交。争夺白热化的时候体校派三十多名膀大腰圆的运动员组成守军，展开夜战近战，死守城池，血肉横飞，才保住胜利成果。大连市府到底是支持体育事业，最后在市政会上经反复研究终于决定划归体校使用。这基地来得不容易。谭兵是山东人，性情豪迈雷厉风行，敢做敢为敢于承担责任，地皮归了体校谭兵就说，“这一回讨饭的总算有了个杵棍子的地方！”这话具有山东逃荒人的传统特色。后来他们又在北面的山坡上盖起了职工宿舍楼，大家这才有了新窝，才最后安定下来。我感受到这里的教练们事业心极强，奋斗精神高涨，教练队伍中知识构成很高，科班出身的大专以上教练员占到总数的90%左右。谭兵是国家级教练，其余具有高级职称的教练多达15人，占70%。全校教练员平均教龄16年。因此，王军霞从这里诞生决不是蒙出来的。从这座简陋的校园里杀出去的专业运动员多达200人，胡亚东、王世杰、王贵华、都本忠、程少波、展濒萍、张福奎、张巍、刘会铭、金铃、赖亚文、孙日鹏、谭正则、王禾林、冷运莲等著名国手都从这里崛起。在国际国内夺得金牌总数两百多块，王军霞当然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凑巧的是我过去在《强国梦》当中写到过的那个少年游泳尖子谷雨和优秀教练王采，当年也曾坐在这食堂的长板凳上，同吃一口大锅里的饭菜。这些国际国内的体育名将是大连体校全体教练员的自豪和骄傲，王军霞从这里横空出世更是体校的巨大光荣，欧文斯杯当中无疑凝聚着这些老师们的斑驳血汗。从如此简陋的设施到如此辉煌的战绩，反差太大而不容非议。这一切正是中国人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极好例证。他们不能理解的是，明摆着的事情，怎么一到了报纸上就变成了另一副模样？

楼棚里隔音效果极差，彼此间说话如在耳畔。我在其中一间房采访的同时，听到隔壁有一男声说：那个写《强国梦》和《兵败汉城》的作家来了，听说是了解马俊仁的事儿。另一女声就说，这回要把马俊仁那点儿烂事好好介绍介绍！又听谭兵说话：乱嚷嚷啥！老马咋啦？老马功不可没！人有缺点也要实事求是，你们不要瞎嚷嚷。就听又有人反驳老谭，很气不忿地说老马放大炮，不仗义，太爱钱，猛听老谭一拍桌子“噔”的一声：谁胡说谁负责！大伙儿就都不吭声了。

看来此地说不详尽。我便约王时忠出门过一座摆摆晃晃的小桥，到马路对面饭店里寻一雅座，要瓶德惠大曲，平分了开聊。

“要说老马干中长跑，我佩服他”，王时忠的心绪很平静。他扶一扶眼镜，很斯文的样子，“老马是个吃得下大苦的人，打世界冠军决不是撞大运撞的，训练上恢复上都摸索出一套真东西，咱不能否定人家。他这个人的优点长处和他的缺点短处一样的突出。报纸上贬咱，

他也不抬举咱，这在全国的基层教练中老多人尝过这种滋味，整个风气就是这样，普遍现象。只是有些情况出入大邪乎了。王军霞取得最后成功，本来对大家应该是一件高兴事儿。”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我们喝了几口闷酒。王时忠1984年毕业于著名的北京体院，人很精干，从头至尾没有离开过中长跑这个行道。上体院前在辽宁省夺过冠军，在北京参加马拉松的前身比赛——北京迎春环城赛排名第十五位。毕业后回大连，一脑门子就是要在中长跑上头于出点儿名堂来。谭兵很支持他，刚来体校就放手让他带队伍。现在的王时忠还带着昔日北体大学生的气息。他在深深的回忆中讲述着往昔的故事：

那是1988年吧，我在大连中小学田径运动会上选材，跑1500米的时候，王军霞是个不起眼儿的小丫头，细瘦的身材，可是她一跑起来就把人吸引住了，她跑的很舒展，步频快，该加速时候她能加起来，冲刺时候有速度，特别有那么一股子不服气的拼劲儿，这在运动员素质中是最重要的。1500米跑下来，她得了个第一。后来知道，那次比赛还是她爸爸上68中跟校长争取到的机会。中学里体育经费很困难。她真正的启蒙教练是学校的农村临时工庞厚东，这位民办体育教师到现在还没有转正，写时候你应该提到他。庞厚东在课余时间带了她好几年，基础很扎实。我不同意我是启蒙教练的说法，庞厚东才是真正的启蒙教练，我算基础教练吧。到比赛时候报上名了学校实在没钱参加，是她爸把王军霞推出来了。要不是那次比赛，世界冠军被埋没了一点也不奇怪。当时我就上去测王军霞的脉搏，恢复很快，说明她心肺功能不错。后来她急剧训练后的即刻脉搏每10秒25次，三分钟就恢复到每10秒17次，的确是个中长跑材料，不可多得。就这么选定她入了体校。入校三年，我一直带着她，生活指标、身体素质和专项成绩逐年提高。1988年10月入校，身高1米56，九一年底上老马那儿长到1米62，送走时候早晨脉搏每分钟43次。1989年我带她参加全国七星杯赛她1500米跑4分30多秒打冠军，1991年跑4分17秒，1500米和3000米都通过了国内健将标准，报道说她到老马那儿以前什么成绩也没有完全不符合事实，1500米差几秒就通过国际健将了。王军霞训练在我们学校是公认的刻苦，那报道上怎么能说“小懒鬼”在我手上是享福呢？训练中她坚持跑外圈，从不叫苦叫累，我真不知道这帮记者们是咋整的？还是人民日报！

我们在体校的教学方针并不特别注重短期成绩的大幅度提高。我带她三年，主要是要求技术定型，这很关键，技术定型了，才能承受强度。我主张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培养运动员放松快跑能力，放松快跑这四个字我始终坚持不放，放松快跑是为以后出大力打基础，不能搞拔苗助长，我们都不赞成给孩子加量加量再加量，强度强度再强度，这是她们到省队、国家队以后出成绩不可逾越的阶段。青少年运动员要的是动作协调，动作越协调，将来越能出成绩。王军霞是1973年出生的，当时我们瞒了两岁，报的是1975年出生的，现在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全国体校没有一家不虚报年龄的。按七三年出生讲，加量太早，动作容易变形，孩子如果过早地厌倦训练，容易产生逆反心理。国外优秀选手都是年龄大些时候出成绩，运动寿命比中国运动员长得多。王军霞那一阶段从不讨厌训练。我也从不打骂运动员，多是采用谈心的办法，设法让运动员自己产生动力，培养她独立自主的能力。中国运动员普遍文化水平低，缺乏理性上的自控能力，民主意识也差，心理素质低，我常常针对性地对她们讲自信心，讲自信而不狂妄，这些东西需要长期灌输。王军霞到老马手上出了成绩，都与此有关，后来她不服老马打骂，带头与老马对话谈判，也可能与此有关，也许就因为她同马家军的其他运动员想法不一样，才敢带头造反。在身体素质训练方面，我对王军霞也不强调片面地练肌肉，我要求小力量、小肌肉群的不断增强。中长跑运动员要有爆发力，要有绝对速度，到关键时候需要加速，噌噌噌就能加起来，场上的应变能力要靠小肌肉群做基础，否则你想变速也发动不起来。后来老马私下里也承认，王军霞的技术在全世界比，协调全面轻松自如，与北体毕业的王时忠系统化、科学化的三年训练分不开。应该说王军霞和其他的马家军队员，都是各级教练员长年科学训练的结果，这是一种必然。我坚决反对把老马的训练神秘化，那样并不利于对老马宝贵经验的总结继承和深化，

对国家的中长跑事业有什么好处呢？我只相信科学，在北京体院学了几年，说到底，也就是学了个相信科学，破除迷信吧，只有科学才长远，否则就是盲目的，是短命的。作家你说对不？来，咱喝！

听着王时忠的诉说，我很震动很感慨。由此我又想到了曲云霞和邱立斗也想到了刘东。刘东在省队宋元红教练的手上那漫长的5年肯定不是白过的。

一瓶酒即将见底的时候，王时忠谈起了当初输送王军霞的过程：

咱大连体校是直属省里同时大连市代管的双管体制，职责就是培养人才输送人才。培养运动员不往上输送还培养她干啥？送王军霞上省队对我们来说是很自然的事，也是谭校长和我的共同愿望，走的也不是王军霞一个，怎么能说是马俊仁同我们打了两年的争夺战，要了8次都硬卡住不给呢？她以前没有成绩你为啥还要8次呢？记者们瞎扯，老马在这一点上也不顾及这帮基层的弟兄，不但不体谅我们事业的艰难，反而加油添醋。现在我当老马面也照样可以谈我这个观点，出成绩了，我们祝贺你，你不提我们无所谓，只要求你不要贬低我们，这个要求并不高。报道上却说我们最后给了他个重病号，王军霞是必须隔离的严重肝炎等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嘛！王军霞明明是谭校长和我正正规规办了手续送走的，身体情况很健康。王军霞跟曲云霞一样，也让老马给退回来过！不要为了抬高一个就打击一群！有的报道胡编乱造，说老马对王军霞讲了，谭兵王时忠他们再不放你，你连铺盖卷都别要了，自己跑出来就行。上次来拍《双霞齐飞》的电视剧，剧本竟也真这么编，说什么不放偷跑也行！我拿着剧本就去找导演，我说你们搞点儿调查研究吧，这完全不符合实际。也不知道那片子后来怎么处理的。来，咱喝！.....当时我和我们体校的人看了许多片面报道，都很生气。当时气，现在我一点儿也不气，老马干出那么大成绩，应该允许他有点儿放炮吹中的缺点，谁还没点儿毛病。我琢磨不透的是中国这么多优秀的记者编剧作家，干嘛都要跟着瞎扯呢？历史是个小姑娘，可以随意打扮啦！我当时生气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来自老马这边儿，他说话没准儿，出了成绩我们都应该维护他，他名气那么大，攻击他显得特无聊；二是来自家庭的，我媳妇说我傻，说还不如真的不给他，给了八一队倒好了，我说那是国家的事业，王军霞又不是谁的私有财产，我媳妇看见老马做广告就跟我来气；三是来自社会的，朋友们同学们都笑话我窝囊废，说把人练出来让别人得利卖乖，嗨，反正说啥的都有，咱也不能捂住人家的嘴对不？后来我想通了，我们是给国家带出了人才，我很自慰，我很自豪，王军霞我带了三年，从我手上走的，这一点儿谁也改变不了！王军霞到了老马那里老马也尽了全力，老马功劳更大，这都是事实。在中国干基层教练，你没点儿胸怀肚量，能把你气死。再一说，体校的领导和同事们还有大连体委的领导们是理解我的，常常表彰鼓励我，最近又评我为高级教练，这在八四年毕业的北体同学中已经很不错了。还派我去日本友好城市交流访问，也是安慰我。今天你老兄又专门采访我，你说我还有啥生气的？我很高兴才对，来，咱干啦！

从王时忠身上，我隐隐看到了中国新一代体育工作者的某些特征。至今我在写这一段的时候，眼前还在晃动着他那很有朝气的神态。到底是什么新的特征呢？是有点文化？是学会了宽容？是自我调整？是看透一切？一时间我又理不清个眉目。

在大连体校，我通过谭校长调出了王军霞多年前的原始技术档案，在“选材组意见”栏目中，王时忠当年很郑重地写道：

该队员身体形态比较好，具有顽强的毅力及意志品质，是很好发展的中长跑运动员。故同意进入体校。

签字：王时忠

看来，对于现代中长跑运动员身材的选择，显然也不是马俊仁一个人独具慧眼；在“运动员训练评语”一栏中，王时忠逐年写到：

一九八九年：自1988年入队以来，训练很刻苦，意志品质顽强，训练目的明确，态度端正，有远大的理想，有决心提高运动成绩。已有1500米和3000米两项通过一级运动员标准，是很有发展前途的队员。

一九九零年：该队员训练刻苦，意志品质顽强，训练目的明确，态度端正，有远大的理想。经过两年训练，运动成绩有较大提高。1500米达4分25秒，接近健将标准。

一九九一年：该队员训练很刻苦，意志品质顽强，训练目的明确，有很强的事业心。今年参加全国城运会，成绩又有很大提高，已达到健将水平。

看来，王军霞以及曲云霞、刘东、张林丽、刘丽、张丽荣等等马家军队员的最后成功，确非一朝一夕，这是一个中国体育大体制艰难运作的历史过程，却不是哪一个人的神通。泰戈尔有诗曰：“夜把花悄悄地开放了，却让白日去领受谢词。”

在即将离开大连体校的时候，我顺便向身材魁梧的谭兵校长重又问起王军霞当年的情况，这位辽宁田径界的资深人士快人快语，痛快淋漓：

我和老马打交道有好些年头了，他见面叫我谭大哥，我俩人一直相处得很热闹，见面就吵，吵了没事儿。老马这个人的成功还是很值得研究的。我多次讲，你老马就是这张嘴不好，放大炮，说话不负责任。事业你也干得挺好，就是那张嘴让人难接受！王军霞的事儿，我们早就说要给老马，唐山城运会那年，说好了打完城运会就带走，老马说好汉汉，后来如约兑现，并没有什么波澜。我们就是输送运动员的，省队要人怎么会不给？我们这个基地同时也是省二队，我们完全可以把王军霞留在省二队，一样出成绩。但是当时我考虑到这里没有女队，女孩子大了没个集体总不好管理，又考虑到老马那里省一队的实力强些，军霞去了可以更好地竞争，可以更严格地管理，考虑到孩子的前途和田径事业，我们是很热情地把军霞送给他的。没想到后来他到处说我们卡了他，要了8次也不给什么的。我说老马你给自己贴金我理解，不要踩在别人头上！事实上，王军霞到沈阳走了一个多星期，突然又让老马打发回来了，瘦小的王军霞背着行李用具，眼圈哭得红红的，费老大劲才从火车站回到基地。我们都很奇怪。到省一队就算正式参加工作了，这里头不知老马又搞什么名堂。

旁边一位教头插话：老马这是利用职权想治一治王军霞他们家，让人家买他的帐，再进进贡！还不是为了几个臭钱！

老谭当即给予制止：老马乱放炮是错误的，你们也不要乱放炮！当时军霞糊里糊涂给打发回来，我很生气，老马说她有乙型肝炎，根本不能练，我很生气，你老马想搞什么鬼名堂我不管，你不能让孩子受这个委屈！军霞走时候好汉的，我就不信走了半月她就成了肝炎不能练了！为慎重起见，我指示我们学校的校医梁大夫，立即带王军霞去大连市一家大医院做检查，要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体检证明！梁大夫第二天就带上军霞去了市体检中心，全面检查下来，根本没什么肝炎！怎么办？我知道老马最爱人才，就故意给沈阳省训练处打了个长途电话，我说王军霞根本没有什么肝炎，老马要坚持说她有肝炎不能练，那就算了，我们要把她重新调给别的省别的队，你们可别说我没打过招呼！我特地给他个信号，将他老马一军。结果呢？嘿，我太了解他老马了，他在沈阳一听说我这边挂长途打招呼动了真的，就伯把王军霞给整飞了，他就连夜坐火车来了大连，大清早就找了我，说谭大哥，是我自己搞错了，我把一个老太婆的化验单搞成王军霞了，我弄错了，我不对，我诚恳地向谭大哥道歉。马俊仁碰上好材料不挖走不罢休，他哪里舍得放弃王军霞？这时候让

他下跪他都干！这不，这才把王军霞第二次又带回沈阳。所以说要花招的不是我们而是他老马。这点儿真实情况，我说话我负责。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俩吵归吵，我还是承认他有很强的事业心，我常用老马的奋斗精神教育我们的教练员。他不管用什么方法说多少怪话，都是围绕事业的。一个没有事业心的人决不会出成果。后来的宣传把他神化了，净瞎扯淡，老马干得汉，总结经验就对了，搞那么神秘没必要。这也是个系统工程，没有我们扎扎实实的基础训练，他老马也不行。他从鞍山直接带到省队的几个孩子，从来搞不过王军霞、曲云霞和刘东，原因就是基础扎得不牢不系统。刘东也是我们这里最先从金州老邱手上招来的，当时刘东已经由王时忠提名正式确定了来大连体校，但是省里的教练宋元红长期和我们合作很汉，她是咱大连人，多年来一贯支持我们，我们也支持她。宋元红也看好了刘东，她很自豪和我们长竞的合作关系。后来经王时忠的同意，我拍板让宋老师带走了刘东，几年后才转到老马手上，出了成绩。所以说基础很重要。老马有好经验要科学地总结，我认为他的成功有五条，一是目标敢于往高定，冲亚洲，闯世界，老马有这个雄心壮志；二是有长竞不懈的事业心，老婆孩子都往后靠，半途而废不行，一般人也难做到；三是善于解决大运动量训练后的恢复难题，换句话说，没有恢复就没有训练，比重一样；四是队伍在上升期间管理特别严格，训练有质量，尽管有点儿过头，在操场上使用半头砖，但是一个运动队不严格绝对不行；五是高度重视选材，见着好队员，说破天也非挖走不可，只要给人，咋都行！就这五条，老马他都做到了，你必须服。缺点还是文化太浅，说话放炮，嘴臭。王军霞的事后来他乱放炮，体校同志们都有意见。几个月前，他又来找我要人，说快走麦城了，支持支持他，我没说二话，又让他选走了两名队员，就是崔颖和姜波，一个是健将，一个是一级运动员。我们照样支持他。现在俩孩子在大连基地和曲云霞一块练得很好。老马最红火的那年在省里开会，号召向马家军学习，我在发言中说，学习马俊仁，首先就要敢于改写他，他不是顶峰，世界纪录还要发展，田径历史还要发展！不要搞顶峰论，更不要闹迷信。老马讲话就驳我，说现在有人要和我挑战和我竞争，我们已经打世界冠军了，你还竞争啥？可以找弱项竞争，不要和我马家军对着干嘛，可以促弱项嘛！他正讲着忽然看见我在台下头坐着瞪他，他马上改口，老谭大哥也是支持过我的嘛！知情人都哈哈笑，那家伙改口改的快得很哩！唉，我说了这么多，老马又该说不中听了。他知道了也没关系，当面我也照样说。那次他带王军霞、曲云霞和刘东来大连参加服装节，电视报纸一块上，风光了一阵，晚上我俩住一屋，俩人深谈了不少，我说你成功了，怎么就把基础给忘了呢？你实事求是又能损失什么？他当我面讲的都不错，一见记者他就昏了头，忘记了基础事业的艰难，田径事业你一个人再能干也不成嘛！其实我也不真生他的气，他就那么个人，嘴上没把门的，我都习惯了。我这脾气，跟他还是合得来，说句老实话，还是有老感情的。那一年在省运会上，我们大连跟沈阳、鞍山积分交替上升，竞争特别激烈。他带鞍山队倒找我来伸手要分儿，和我商量让我们大连队的王军霞让他鞍山队员一块牌子，脸皮那个厚。他说谭大哥，今儿我们鞍山的领导来了，你千万给个面子让一让，我说不行，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他就缠我说鞍山领导说了，今儿个鞍山拿下这块牌子，领导上给我解决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说咱这么多年风里来雨里去，混套房子不容易啊！我一听，干田径的那数不尽的甘苦我理解，住房的事儿是件最大的事儿，这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问题，让就让吧。我就安排了王军霞，让她第二位撞线，把冠军让给老马的队员。嘿！别提了，比赛的时候老马的队员真差劲儿，王军霞跑的快，鞍山队员跟跟不上。现在想，也许王军霞是从心里不乐意让这块牌儿，一窜一窜的，中间几次让人看出破绽，最后王军霞先接近终点，老马的队员还上不来，嗨，军霞干脆站住不冲刺了，在那儿等啊！搞得太明显了。这下子我们大连的领导给看出问题来啦，绷着脸叫我过去问这是干什么？我没办法只好向领导讲了实情，讲老马多年征战没房住，不容易。领导说为了住房嘛，那算了吧，下一项不能再让啦，我这才过了关。想想老马在基层那会儿，我们真有意思。我和老马就这么个关系。我跟他吵，但我决不会干那种因为个人闹别扭就耽误事业的事儿。我一辈子干田径，爱田径，说心里话，中国像马俊仁这样的教练再多几个就好了，我们国家的田径事业就能翻了身。王军霞是个好孩子，特别懂事，在我这里3年多，很尊敬师长，很遵守纪律，有自控能力，爱动脑筋。她是田径教练最喜欢的那种运动员，是

举世罕见的好选手。行了，我今天算是说得最多的，供作家参考吧。见着老马问个好，就说我老谭又骂他啦——我们大笑不止。

很明显，关于王军霞的出山，大连体校的反映同各种报道的说法差异颇大。谭兵等人所讲的情况是可以信得过的。这一真一假就苦了老马，那么多不真实的报道都是从哪来的呢？读者自然会怀疑是先从老马口中讲出来的。有人干脆认为是老马信口雌黄的直接产物。冷静查一查老马当初的报告记录，确有老马的责任。还是在全省体委干部、教练员大会上，老马讲到选王军霞的时候说：“我到大连体校七八次，要王军霞要了两年，也没有调成。后来王军霞在城运会上1500米和800米都没有取上，说是可以给我了，可这时她的转氨酶630，澳抗1:16，黄疸1:14。我领她到传染病院，医院马上就腾出一张床……按道理，我受那么多挫折，这个运动员我早就不要她了，后来还是没死心，用两年多的时间终于把她要到手。”老马无视中国体育体制的先天延续性而过分地夸大了自身的努力，因而疏远了自己同体育大基础的关系。两者的关系原本是十分坚实稳定的，没有这个庞大的天然机制，就不可能有马家军后来的辉煌。我们深深地为老马感到遗憾。如果让老马再度成功一次，相信他一定会变得聪明一些，变得同自己赖以生存的中国社会更融洽一些。古人曾言：“天与人，友也。友于天，乐无穷。人胜天，是以天为寇仇，愚哉！”马俊仁没有把这个科学而又艰难的历史过程提到一个相当明确的高度，也许是出于他的单纯，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他从此变成了一个孤独者，变成了一个高高在上失道寡助的人。每一名运动员的背后都有着一个社会系统，这个系统对老马有微词有意见，对最终导致运动队兵变决不会没有影响，整个系统都在间接地推波助澜。所以说兵变不是孤立的。如今我们中国人回顾总结这个沉痛的教训，当感慨良多，每一个人都在理直气壮地向社会讨一份公道，宁可你队伍垮掉！老马哪里懂得这个浅显却又无情的道理？在中国日正则斜，月圆当亏，硬弓折断皆在于其弓太硬。罗曼·罗兰说过：“不结果的树是没人去摇的。”可见在外国也情同此理，何况中国乎？

第三部·人 鼎

第十三章 造神造出半个仙

缺少文化，精神动力今何在夜半烧纸，国手魂灵常泣怜。马氏宗教图腾专制新女性，母庞大仙感召全军勇向前。书籍音乐成仇敌，禁欲主义达极致。吕欧成光头，体坛封神榜。马俊仁撕毁新乳罩，别墅中供错神与仙。众姐妹惶惶难终日，王军霞算命躲灾星。

说起来，中国的确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度，数千年璀璨的文化令炎黄子孙们骄傲不已，让全世界的人仰慕惊叹。但是很怪异，古时候的绝大部分中国人却是并不识字的，著书立说者当然极少，而读书的人也实在不能算多。自古以来老百姓写封信都要请人代笔。千年以后之今日，这种情景有所改变，小学好歹算是比较普及了吧，文盲却仍以亿计，新的文盲又不断成批产生，紧着扫都扫不过来。但是我们仍然一厢情愿地顽强地保留着一个映挟大国东方中心的梦。体坛上的胜利之所以令国人陶醉颠狂，正因为金牌可以把这个梦得到瞬间的验证。于是从统治集团到老百姓都不能不要金牌，于是竞技体育通过举国努力而超前发展起来，宁可曾经长期忽略全民健身。中国的运动员们也由于超前献身而放弃了自身的文化建设。在中国，低文化的世界冠军是绝大多数。他们过早地进入了专业训练，过早地扔掉了课本和笔——问题出来了，打一个世界冠军本来不容易，同样需要综合实力，而我们的运动员们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知识储备异常薄弱，为什么她们有时候也能夺取胜利呢？

说到以体能为主的田径运动，尤其是径赛中的长距离项目，运动员的意志品质就成了第一位的重要。按说，一群没有文化思想空虚的人是不可能具备最顽强的意志品质的。马家军又何以能够获胜？我们不禁要问，马家军队员们长年经历严酷考验的意志品质是从哪里来的？姑娘们正是在体能不及欧美人的前提下大面积地获得中长跑世界冠军，多次打破世界纪录的。特别是王军霞的3000米，10000米大幅度超过世界纪录，马拉松保持世界一流，令全世界震惊不已，令无数科学家要重新审视本来已经毫不怀疑的体育定论，究竟是哪里搞错了？

马家军的英雄们究竟是怎样去思想的？那强大的精神动力从何而来？我们的秀才们便说：是为国争光的雄心壮志推动着她们前进，困难时候想起党，荣誉时候想人民；学习雷锋好榜样，勇攀世界最高峰，争当四有好青年，新的长征突击手；振兴中华比奉献，走向世界志全球；斗私批修炼意志，革命理想高于天！——你信么？

在一般的工作岗位上出了成绩，如上所说似乎还可以这样概括，用来解释马家军中的“东方魔女”就显得太八股太牵强。姑娘们没有这么高的觉悟，马家军中也没有一个中共党员，马俊仁至今还是无党派。姑娘们也未曾有一人申请入党。极而言之，即便是一群最优秀的中共党员，也不能轻易打破世界纪录。

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许许多多的中国记者们、作家们都激动地描绘过这一时刻，许许多多的中国报纸都为此大大地扬眉吐气了一番：

这是王军霞、曲云霞、刘东在斯图加特荣获世界冠军的20多天之后。

1993年9月8日下午北京中国第七届全运会田径场上，演出了一场世纪之战。王军霞在女子10000米决赛中，以29分31秒78的优异成绩，改写了由挪威“世界长跑皇后”克里斯蒂安森保持的10000米世界记录，将这个沉寂了年之久、被称为“下个世纪的纪录”缩短了41秒96，王军霞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个冲上世界径赛最高峰的人。这真是世界体坛的奇迹！

石破天惊。历史将永远记载这一时刻，世界田径史册将庄严地书写这一时刻。

当代世界高水平的田径运动大战，是向人类自身极限的挑战，破纪录是十分艰难的事。尤其以径赛当中，哪怕超过世界纪录仅仅一秒、半秒，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而王军霞却一举超过将近42秒，突破幅度如此之大，是奇迹而不是神话，在几乎是欧美世袭领地的田径场，中国健儿终于靠自己的精神和实力给了全世界一份惊奇。

这天下午是首都北京自9月份以来罕见的好天气，秋高气爽，不冷也不热。对于七运会的田径决赛来说，这真是天赐良机。王军霞觉得浑身是劲儿，状态出奇的好。

16时55分。一声发令枪响，26名长跑女将奔上400米一固的跑道，开始了25圈的角逐。一眨眼功夫，云南长跑名将钟焕梯和20岁的王军霞就把其他选手甩下十几米。曾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打破亚洲女子万米纪录的钟焕梯在前面领跑，王军霞紧跟其后。一圈、两圈……到12圈时，场上观众呼喊起来，她们俩马上就要超过第二集团整一圈了——这叫扣圈儿。果然，在12圈时，钟焕梯和王军霞追上了两名对手，到15圈，她们已将七八个选手扣了一大圈。场上观众一片欢腾。

跑到18圈零300米，王军霞突然加速，像一支离弦之箭，像一匹脱疆野马，一转眼将钟焕梯抛在身后，又超过了大队人马。她越跑越快，动作极为蔚洒、协调、流畅，步频如行云流水，两腿像梅花鹿疾驰翻飞。观众在楞过片刻之后终于猛醒：王军霞要破世界纪录了！

敏感的记者们率先看出了这一趋势并发出了惊呼。人们发现，王军霞当时的成绩是23分多一点儿，如果她能在7分钟之内跑完最后6圈半，一个沉睡整整七年的世界纪录将被惊醒，当然这是非常艰难的，通常情况下10000米后半程总会慢于前半程。“王军霞，破纪录！王军霞，破纪录！”这疾呼唤醒了正在意外之中的观众，看台上顿时群情激奋。从南看台到北看台，从东看台到西看台，上万名观众再也坐不住了，人们齐刷刷地站起来，为王军霞加油呐喊，擂鼓助威。这时的看台上已经不分什么省市、行业的界限，啦啦队也合并成庞大集团，万众齐呼一个口号：“王军霞，破纪录！王军霞，破纪录！”震耳欲聋。马俊仁挥动手中的秩序册，为弟子加油。

王军霞越跑越快，如雷，如电，如风。

主席台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体委领导人再也坐不住了，他们纷纷站起来助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激动地跑下场地观战。

这就叫天时、地利、人和，全齐了。

王军霞飞驰在跑道上，看台上万众呐喊心潮难平。我们中国人就要获得一项径赛世界纪录了，这纪录在过去我们从来不敢奢望！人们恨不能伸出亿万双手，推动王军霞跑得快些、再快些。许多内行人手持秒表在计算，这几圈王军霞跑得极好，平均每圈耗时1分12秒左右，相当于比赛1500米的速度！全世界的长跑高手后半程从来没有跑过这么快！这速度再次激励全场观众持续不断地发出排山倒海般的呐喊：“王军霞，破纪录！王军霞，破纪录！”撼人心魄。

还有最后两圈了！王军霞加力前冲，好像这是在进行800米的决赛，她越跑越快。最后一圈的铃声响起，万众呐喊更强更急更响更烈，冲刺了，最后冲刺了！17时24分，计时钟停在29分31秒78，王军霞在万众欢呼声中刮风一般冲过了万米终点线！世界纪录被打破了！

无数的观众热泪夺眶而出。看台上手持秒表的行家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破纪录破得幅度太大，不少人甚至怀疑是不是我的表坏了？大家纷纷拿着秒表查询，真的，这一切竟是真的！还有国际标准的电子纪录为证，毋庸置疑。咱中国人第一次超过世界径赛纪录啦！一哭百哭，看台上数万华人齐挥泪，泪飞顿作倾盆雨。王军霞也很激动，她接过一面鲜红鲜红的五星红旗，高举过头，在场上绕场慢跑，那面大旗摇呀摇呀，王军霞跑呀跑呀，她在笑，她在哭，她在跑。一位老体育工作者“扑通”一声跪在看台上，一任老泪纵横，而今，咱中国人真的有了自己的径赛世界纪录了！李铁映按捺不住冲动，大步上前向王军霞说：“祖国感谢你！”

这一刻，中央电视台向全国转播了赛场的实况，亿万观众都从荧屏上看到了激动人心的一幕，奔走相告，把酒相庆，一醉方休！很快，遍布世界的华人同胞通过电视也看到了这一幕，他们上街游行，自发庆祝，夜不能寐。外国记者们人不离赛场当即向全世界发出快讯：一个崭新的万米世界纪录在中国北京诞生了！整个黑眼睛黄皮肤的民族欢呼雀跃，而欧美各国则惊愕万分。

看到美联社、法新社、埃菲社、路透社、合众社连篇累牍的报道和惊呼，前世界冠军詹宁斯失声痛哭泪流满面，这可不是激动的眼泪，她伤心地对记者说：不可能，这不可能！王军霞跑这么快是不可能的啊！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日本田径强化本部首脑小佳照二把现场观感也报回国内，日本全国舆论哗然。许多外国人实在难以接受这一现实。

几天之内，王军霞、曲云霞和其他姐妹再破1500米和3000米世界纪录，轰动世界。

当年10月28日，国际田联对上述3项世界纪录予以正式承认。

10月：1日，马俊仁率众弟子赴西班牙征战马拉松世界杯。王军霞、张林丽、张丽荣、吕欧四姐妹又包揽了前4名，3面五星红旗同时升起在西班牙的上空。马家军里并不是只有一两个明星，而是同时崛起了一批世界级高手。从800米到马拉松，个个能征善战，人人争分夺秒。马家军的多项成功惊世骇俗，再说得高一点儿，马家军的突破不亚于在星球上爆炸了一颗原子弹——美联社在1993年底发出年终专稿做了统计：据当年的排名，在世界女子1500米前10名运动员中，中国选手占8名，且占据前5名；在3000米世界前10名中，中国选手占6名，同样占据前5名；在10000米世界前10名中，中国选手占7名，还是占据了前5名；在400米前10名中，中国选手列第一。在800米前10名中，中国选手列第二、第三；在5000米前10名中，中国选手列第五、第六；在马拉松前7名中，中国选手占6名，同时占据前4名！——所有这些成绩，居然出自一个长期以来在世界径赛排名榜上寥无踪迹的国家——中国。在世界田径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一年之内如此迅猛地崛起和胜利，产生如此重大、如此强烈的影响。法新社在年终撰文称：1993年是中国体育的田径之年。自国际田联1912年成立以来，所批准的世界田径纪录多达几千个，其中把纪录提高率位于2%以上者只有8次。而王军霞打破三项世界纪录，居然有两次提高率超过2%，其中10000米纪录缩短近42秒，提高率为2.31%，世所罕见。3000米前纪录为8分22秒62，王军霞新纪录为8分6秒11，短短的3000米赛程竟然缩短了将近17秒，提高率达2.28%，前所未有，其提高率在世界田坛破纪录的历史上雄踞第一位。加拿大生物学家曾预告过这两个项目的前景，认为原纪录已经很高，只有到下个世纪才有可能打破，没想到中国王军霞在1993年就给刷新了，而且3000米比科学家们对下个世纪的预测成绩还快6秒钟，10000米比下个世纪的预测还快7秒多！而且，国际田联已决定在国际重大比赛上把3000米项目改进为5000米加以推行，今后3000米大赛将很少举行，这几乎就是说，中国女性王军霞将在人类体育史上永远保持这项纪录而极难再被打破。这是人类3000米奔跑极限的一个永久标志，是中国人的大骄傲！中国马家军推出了一名真正的世界长跑女皇——但她却生得很瘦小，甚至很不起眼。人们无论如何想不通，这小姑娘从哪儿来的那么多力量？她像永远累不垮呢！

这就又回到了先前那个疑惑的话题：中国马家军的姑娘们是怎样去思想的？那么强大的精神动力从何而来？

我们知道马俊仁自己并没有读过多少书。小学没毕业随家迁鞍山，中断了一段学业。到鞍山后迷恋赶马车，小小年纪就想为家中减轻负担，连初中也没有上完。当兵回来就成家，接着只仗了半年的教师短训班，总共也就这么点儿学历。从事田径运动，向人类极限挑战，意志品质为第一要义，他拿什么去武装运动员的头脑呢？没有灵魂的肉体便是一具尸体，你无法设想一具尸体会有什么人类成果。一个运动员，终年奔跑不息，你同样无法设想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又怎样干得下去？文化水准高，可以用理性战胜困苦，例如不少“老右派”长达21年不见天日，依然苦中作乐，信念不倒。反之又当如何？老马自身读书不多，又拿什么东西去武装运动员的头脑，调动她们的积极因素，排除一切纷心杂念，把天大的苦痛吃下去？

把人的体能逼上颠峰状态，这个过程是极端痛苦的啊。

在体育训练与尖端科学的结合方法上，老马既不懂美国的生物力学工程，也不会用电脑选择最佳训练模式，他靠着中国特色的土法上马成功了。因此说，在科学训练上，他坚持了实事求是路线，敢于破除迷信闯一条新路，马俊仁是一个很科学的唯物主义者；现在，面对运动员精神世界的建造，他也要土法上马，这一点与训练方法的路子相比，同样要实事求是，同样不能有框框，同样要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他同样也找到了针对性——他要创

造一种近乎宗教的迷幻的氛围，要采用一种最适合中国农家小女儿的精神控制术，把东方神秘主义的货色引进到运动队的精神建造上来，该迷信的要来点迷信，该唯心的也要来点儿唯心。

这一招儿是非常厉害的。既然在短期内，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呼喊还不大可能在一群文化浅陋、理想不高的农家女儿身上转化为精神动力，既然崇高的理想暂时并不具备实用性和物质性，无助于完成人类最艰难的训练课目，那么，就要实事求是地向运动队提供士得掉渣儿的精神食粮，“别的东西再说多少也是白搭，我这儿的思想工作太难太难呐！”老马说。

我们不能简单地甩出一句“封建迷信”来看待这一切。君不见，世界足球巨星们上场之前，不是都在胸前划着十字，祈祷着上苍的保佑吗？

1988年初，老马应聘到辽宁省队任教，从一开始他就神秘地向新队员们推出了关于梅花鹿大仙的种种说法。世上没有比梅花鹿跑得更快更好的动物。梅花鹿成了大仙当然就跑得特快特好，有了大仙的保佑，土丫头就要飞奔向前！农家女儿们从小听惯、看惯了迷信的东西。在广袤的中国农村，贫困的人们难以把握自身的命运，总是把无穷的希冀寄托在千百种神灵的保护和昭示中，生儿育女、灾祸寿福、生老病死，无不打上神巫虚幻的烙印，传统民俗亦同封建迷信紧密相连而不可分割。姑娘们接受“梅鹿大仙”的过程将是十分自然的一件事。

早期的马家军队伍中有一名队员叫古冬梅。邓学政记录了一段关于她的小故事：古冬梅的父母特别信命，有一天，一位算命先生对古家大人说：你们闺女现在有个好教练，这位教练的老母亲可不是凡人而是有名的梅花鹿大仙，这大仙保佑她的儿子将有大福，你家闺女跟着这位教练，将来必有善果。这位算命先生还给古冬梅治疗伤病，伤病好了以后居然不再复发。古冬梅把此事向马俊仁一讲，马俊仁越想越是那么回事儿，每次比赛，老马均能预知队员的成绩。再说，当时古冬梅及周围的人均不知马俊仁的亲娘早年已死。这些现象，至今仍是个谜云。

说是个谜，也不是什么谜。总之老马从不否认这些说法并且很好地利用了这些说法就是了。也说不定古冬梅的说法本来就是老马演义的。记者们是从老马那里听来的。

经过老马本人的肯定加上文人的渲染、营造，神秘故事就进一步编创出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开头：那是年轻的马俊仁在辽宁军区独立二师当公安兵的时候——深夜，窗外的天宇像是被蒙上了一块灰黑色的布，捂得人透不过气来。马俊仁猛然从梦中惊醒，他一头一脸冷汗淋漓，瞪大了双眼，思绪弥漫纷乱。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呢？一只漂亮的梅花鹿在前面飞快地奔跑，马俊仁在后面拼命追，想抓住它，可中间总有那么一段距离。鹿越跑越远，马俊仁穷追不舍，最后被逼到了悬崖上，马俊仁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他想用手拦住它，可它一纵身，坠下去！——看看表，时间有整有零，1966年4月29日凌晨1点22分——万万没想到，次日一早，老马在军营便接到了“家有急事盼速归”的电报。老马请了假急赴鞍山返家。到了村口，碰上一位老汉，老汉告诉他，他母亲已坠井而逝。死的时间正是马俊仁在部队梦见梅花鹿坠崖的那一刻。而母亲的死正是因为日夜想念远在部队的这个小住子，生生给想的。她每天坐在村口的石头上等啊等啊，日日夜夜，不见儿子归来，老人的神经再也经受不住等待的煎熬，终于疯了，那天夜里，处在幻觉中的母亲坠下井去……这便是关于梅花鹿大仙的最早版本。此后身为大仙的母亲便一直保佑着她的小仁儿。

马家军成功后，这样的报道很多，大同小异，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不辨真伪。古老的神话，美丽的传说，总是有口皆碑这么传下来的。神灵更是人来造，造出来好为现实服务。

唯物主义者说过：属于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就是属于人的本质。“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们还没有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之前，它总是围绕着人而旋转。”还说：“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来研究，业已成为探讨宗教生灭的一个首要环节了。

在马家军这里也一样，母亲思念儿子，肝肠寸断天下亦然，儿子感念母亲，刻骨铭心终生不渝，进而把母亲神化也是可以理解的。两年后，马俊仁复员返乡，时常到母亲的坟头缅怀亡母，有时长卧坟前陪伴母亲，昼夜皆忘，常常直至东方破晓。当了体育教师、干了中长跑教练以来，马俊仁仍然时常独自一人到坟头长睡不起。后来家人把坟迁回辽阳老家，老马每到紧要关头，都要抽出时间跋山涉水，到大山之中的母亲坟前去烧纸进香卧眠。他自己越来越认定母亲确系梅花鹿大仙而坚信不疑。至今他毫不动摇这一点。1995年清明节，我陪他返乡上坟，他依然如故。这时期老马正走背运，他对我浩叹一声说：真想在这里再睡一大觉哇！我们应当冷静地去分析，抛开迷信成分不说，母亲的感召却是人间至爱的最高感召，母亲传递给儿子以信念以坚强以力量乃是非常可信之事。千百年的历史记载都不乏其中精义。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许多最杰出的人物便是由寡母苦苦抚养大的，他们对母亲的挚念贯穿一生。这中间有鲁迅、胡适、茅盾、老舍、康有为、严复、陈独秀、蔡元培、熊十力、博雷、田汉……随便一举，便是一串惊天动地的名字。正是母亲伟大的爱，成为一代人大业精进继而爱国救国的潜在动力。无数伟大的人物自身虽有千差万别，但在对母亲的热爱、对大地的崇敬这一点上完全一致。是母亲无比健康美好的乳汁，培养了伟人们健全完美的心智与信念。

马俊仁的智慧在于，当他的运动员极需精神武装之时，他毫不迟疑地把母亲的力量做为武器交给他的运动员。就像运动会的火炬历经传递，最终点燃了赛场上的熊熊大火那样。再说老马手中也实在不具备别的更管用的武器装备。

只是这武器是经过精心包装的。

在无数次训练课之后，疲惫的马俊仁总是把更加疲惫的队员们召集到他那间昏暗潮湿的小屋，他仰面靠在床头，身前身后床边地上坐满了尚且不明世事的队员们。一盏小灯把少许光线照射在老马的额头，仿佛那光环就是苦难人生的希望。黑暗之中她们静静地不声不响，耳朵在聆听老马一遍又一遍地讲述梅花鹿大仙的神奇故事，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补充着完善着梅花鹿大仙的光辉形象。不久，她们变得昏昏沉沉，睡意不断地袭扰着苦练了一天的姑娘们，渐渐地，她们进入了另一个纷扬迷幻的世界，于是她们喃喃地念四着谁也听不清的话语，一千次一万次地祈祷大仙保佑自己早日伤愈飞奔在跑道上……

直到老马说一声回去睡吧，孩子们！她们才迈着飘飘欲仙的脚步，蹒跚地走向宿舍，很快地进入梦乡。

事实的确如此。马家军的队员们刚入队时不过十五六岁，大多数没有出过远门，没有读过高级文化课程，没有接触过更多的人，更不曾接受唯物主义教义，而在农村的家中接受的许多神幻常识与老马所讲又非常接近。她们多么希望冥冥之中真有一双神奇的手在帮助自己渡过艰难走向成功，跑第一，夺金牌——那该多好啊！

当我向王军霞、张林丽、张丽荣、刘东、刘丽、吕亿、吕欧、李颖、马宁宁等一大批老队员问询此事时，她们无不为此感慨万千，甚至有人至今一提此事仍对鹿仙心有余悸。李颖和刘丽在马家军中资格最老，她俩说：真不知道那几年是怎样度过的，脑子里啥也不想，也不敢乱想别的，只有苦练，好像一想别的鹿仙就会知道，就会生气！我们的心挺净化的，贼净化。也许真是梅花鹿大仙帮我们渡过了难关吧。现在想一想那些日子实在可怕，也许没有鹿仙在心里支撑着，当时就会垮掉，我实在跑不动啦！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度日

如年，什么叫痛苦！就这样，一年一年挺过来。当然，后来就不怎么信了，现在？鬼才信那一套呢！

张林丽对我说：本来我出身在工人家庭，又是回民，对汉民族的许多迷信东西接受得少，刚入队时对马导的说法有点儿半信半疑，并不完全相信，后来天天重复慢慢就信了，人在困难时候总希望有个神灵帮助自己吧。马导最常用的说法就是，昨晚上我又做梦啦，是你鹿仙老奶奶托的梦，她老人家跟我说啦，哪个丫头最近练得可不太好，偷懒啦，跟老师要小心眼子啦，下次比赛她可不保佑这丫头取得好成绩，你###还有你##鹿仙奶奶说的没错儿吧！你们还不赶紧去给#鹿仙奶奶烧点儿纸，去认个错，就说今后再也不敢乱想别的啦，要一心一意好好练！反正马导讲这一套可讲老了，时间一长，我们也就都信了。什么？烧纸？去过！我自己半夜里去大院外头的十字路口，给鹿仙烧过纸，烧过不知道多少次！谁没去烧过？我去给#拿一件自己织的毛衣看，我们在上边只选择梅花鹿的图案，别的图案都不要。觉得穿上能保佑自己——我说不用去拿了。结果第二天张林丽就穿上了她说的那件毛衣，胸前果然织了一只奔腾着的梅花鹿。

在马家军兵变以后重新组建的新队伍当中，也可以见到这样的毛衣。姜波、白雨她们自己不会织，就让妈妈给织，别的图案不要。

老队员们还告诉我，马家军胜利了，到处受到吹捧，这种事情一传开，外面的人就迎合。比如圣达中华鳖精在拍过马家军的广告之后，要送给姑娘们礼物，专门用24K金镶上钻石，到香港请人给马家军做了六枚梅花鹿纪念章，分别送给了马俊仁、王军霞、曲云霞、张林丽、张丽荣、吕欧。在我采访期间#还经常可见张林丽和王军霞等人把这枚小金鹿佩戴在胸前，金灿灿的很高级，上面的小钻石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非常好看。她们说：马导当时也觉得很珍贵很喜欢，就跟我们要，说如果你们不常戴，就先交给我，让我给#们保存嘛，我们实在舍不得，就没给他，他看我们不愿意，后来没再提这事儿。

王军霞说：马导自己特别相信这一套，他可坚决啦！我们当时都没有自己的分辨能力，长期熏陶你不信也不由你。他让我半夜去外面十字路口烧纸最多。夜深人静，心里老害怕啦，马导就说，你烧纸时该把心里的话高声说出来，就不害怕了。当时我不知道啥意思，我就高声说话承认错误，把心里的意见都说出来，把纸烧完赶紧往回跑。后来我才知道，让你烧纸时候高声说话，实际是他派上另一个人悄悄跟着你#专门听你说什么，监听你的心理活动，然后回去向他密报！以便更好地调理你——我听着毛骨悚然。

吕亿证明了这一点。吕亿说：马导命令我跟上王军霞去监听她说些啥，再回来学给他听。我看见王军霞到十字路口以后把纸点着，她跪在地上直拜，说话出声，能听见她说鹿仙老奶奶保佑我，我不该有私心杂念，我不该不听马导的话，以后再也不敢了等等。回来跟马导讲。马导就说，我早就知道她是咋想的！马导派过我也派过别人。弄得我们都不敢乱说乱动，谁跟谁也不敢说心里质。

王军霞深思道：崇拜鹿仙到后来就发展成我们全队的自觉行动了。也不用马导逼我们去，每月里到阴历初一、十五，队员中都有人半夜主动去给鹿仙烧夜纸，求告鹿仙老奶奶保佑早日治好伤，比赛出好成绩。心里头总想着这一套，再往后就发展成喜欢算封算命。我刚到大连基地时就找人算过命，我们都不想搬大连，又不敢违抗，我想通过算命占封，知道一下换了地方以后的命运。传说金州有个算命先生可灵了，那个算命先生告诉我，大连新基地的风水特别不好，肯定长不了，这队伍迟早要垮掉等等，心里就直犯疑。这一套早把我们大伙弄得变态了。唉，我们都相信过鹿仙，而且有一段时间还老怕自己心不诚，担心自己落了后呢！烧纸啦有什么活动啦，都是争先恐后的！自从那算命先生说了以后，我觉得有点儿问题了。

我心里想老马后来被队员们“炒了鱿鱼”，多少有些自食其果的意味。我还很疑虑一点：她们哪儿来的那么多黄裱纸呢？

很少说话、很少议论马俊仁的李颖告诉我：买纸的事儿大部分归我。按说在队员当中数我跟马导的感情最深吧，他从鞍山来沈阳时候#最早就是带着我来的。所以我当过队长。买纸的事儿都是我去。马导特相信这些东西，七运会天津马拉松开赛前，他自己去过老家，求鹿仙保佑，之后他又去过一次，说天津胜利了，如果七运会决赛再胜利以后，就要带我们这些“小崽儿”去坟上看望和祭拜老奶奶，算还愿吧。结果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我们在斯图加特和七运会上都胜利了，世界冠军也夺了，世界纪录也破了，马导就要去还愿。在准备出发的前夕，我在队里收买纸的钱，大家交钱都特别积极，都想多交点儿钱表表心意，我记得有一次就收了五百多块钱呢！在沈阳偏僻的小胡同里就有卖纸的，人家也就挣点儿蝇头小利。我坐上车带上这么多钱去买纸，一张口把卖纸的小贩子吓了一大跳，说从来没人一次买这么多纸！把纸拉回队里，全队连夜叠纸，准备纸钱儿，忙了一整夜，大伙都还挺高兴的，都想着明天就能直接到鹿仙老奶奶坟上去还愿啦，早就盼着这一天呢，愿望就要实现了这多么好啊！有的队员高兴得根本睡不着。等到早晨天还没亮，大伙就都起床了，才凌晨四点钟吧，马导开车过来，大伙儿把纸抬到车上，黑咕隆冬就出发了……

刘丽说：后来还去过一次呢，不光我们相信这一套，连我们的孙玉森队长，学院里的好多领导也都不反对，不管心里信不信，嘴上反正没人反对。从来没人提出来说鹿仙是假的。第二次去的时候就不光是我们运动员，还有些领导，一台车拉不下，又开了一台车，这回是开两台面包车一块儿去的。好像是打亚运会之前吧？马导说得神而又神的，谁都不敢怀疑。

邓学政曾经记载过这么一段文字：“1992年9月，王军霞在汉城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夺得万米冠军，一位韩国记者无意中送给她一个金色梅花鹿纪念章，这位记者无意的举动，在王军霞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枚梅花鹿章一直别在王军霞的左衣领上，无论是训练还是比赛，她的衣领上都别着这枚纪念章。(赵按：我疑为圣达所送的那一枚)这梅花鹿变成了王军霞的保护神。说来也怪，这之后，王军霞从没有失败过，一直以较大优势夺冠。不料这梅花鹿也有离开王军霞的时候，我在高原观看她们训练时，有一天王军霞挨了马俊仁严厉的批评，原因是没按教练的计划跑。那一天，王军霞恰巧没有把梅花鹿纪念章别在衣领上。王军霞喜欢这枚纪念章，在西班牙夺得世界杯马拉松冠军后，有外国人出数百美元买，王军霞也没有卖。

梅花鹿大仙——这苍老的中国母亲的形象，渐渐成了马家军全体成员心中至高无尚的图腾。

七运会以后，马家军取得了全面胜利。马俊仁高兴地对邓学政讲：我考虑很长时间了，我想给这些队员们都封个名，我看咱就来个“封神榜”吧，你说叫她们什么好呢？王军霞短时间就拿了世界冠军，破了世界纪录，拿的金牌最多，就叫她“神鹿”吧。曲云霞呢，她从800米到马拉松都能跑，还没有人能像她这样一个人顶好几个用，奇的不得了，我看干脆就叫她“奇鹿”吧，中华神鹿、中华奇鹿，叫着还蛮上口的。张林丽、吕欧她们，就叫“东方群鹿”吧，我看一点也不比纪政的“亚洲羚羊”差嘛！我的那些第三梯队刚入选的小队员，就先叫她们“小鹿儿”吧，对她们来说，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不是？

有人说马俊仁的脑海里，根深蒂固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个人英雄主义意识，这话应该有一定道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迷信色彩同时也贯穿着老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马家军当中除了辉映全球的“二霞”之外，后来又加入一个王小霞，这位王小霞入队时候真名叫王

妹，因训练时间不长，打比赛成绩 不尽如意，马俊仁别有思路地说：王妹啊王妹，你这名字就只剩一个输字了！干脆我给你改个名字，就叫王小霞吧，你看你两个师姐，带个霞字多厉害！你叫成王小霞，往后就好了——打这儿以后，王妹就再也不用原先的名字了，马家军中又多了一“霞”，凡正式报名正式见报都用王小霞的新名，生活中人们也渐渐忘掉了她原先的名

我在前几章里写过，1995年清明节，老马旧调重弹，率领新拉起来的队伍 返乡上坟，队员当中只有一名曲云霞是老队员，其余董艳梅、尹莉、姜波、白雨、崔颖等都算新人。队员们两人抬一捆黄纸，逶迤上山。在坟前，老马自己烧拜结束后，他深情地将一把一把的香烟抛入火中，嘴里说：妈啊，咱们现在有钱用了，儿子给您带来了人民币还有美元，您在阴曹地府尽管花吧！他从容地将一把一把的纸钱续入火中。然后招呼曲云霞等人：曲云霞，你们也跟老奶奶说说吧！他又转向坟头：鹿仙老母亲呐，现在儿子又有了不少新徒弟，这些 小鹿她们都来看您来啦！您要保佑她们好好训练，早出成绩啊！

曲云霞已熟知这些礼节，她带领小师妹们哗啦啦全体对着坟头跪下，一番情真意切地磕拜施礼之后，曲云霞站起来用长木棍子挑火，小队员们则长跪不起，反复用短树枝把火中的黄纸翻动，并不断轻取新纸续入火中，以期那坟火更充分地燃烧，嘴里不断地呢喃低语，讲许多心中企盼保佑成功的话。有《千家诗》曰：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做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她们是新一轮的鹿仙崇拜者呢。

此时，马俊仁和他的亲戚们用带来的手锯修剪坟地周围的树木，有的剪去旁枝，有的连根锯掉，使这山坡的坟场整洁开阔美观。王伟等人上前动手除草，老马即说，别别，那草不能拔啊，就让它们长着。我问为什么不可拔草，老马低沉地说：鹿仙是吃草的！把坟头的草拔光了，鹿仙就挨饿呐，这草不能拔哟！

坟直到前面不远处，有一眼小小的山泉，当年老马全家就靠这小泉饮水，那泉水至今叮略有响缓缓流淌着。待黄纸烧尽后，老马低声命曲云霞带小师妹们到泉眼处，每人喝一点水，说那是吉利的神水，小队员就欢快地就着山泉喝水，说早就听说这儿有圣水呢，从前王军霞她们来，每次都要喝这水的，还要用瓶子带一些回去。老马就说，少喝一点，不敢多喝，洗洗手脸也可以，喝太多了要闹肚子——这时候他又唯物起来了。

从山上下来，这批小队员个个呈现出心满意足的神情，正是“日落狐狸眠冢上，暮归儿女笑灯前”的情境，她们认为，原先的师姐们那么辉煌，肯定与亲往鹿仙坟前朝拜以及喝圣水分不开，这一回，我们也过来了，最终我们也会如愿以偿的。

我还想说：不要简单地用封建迷信四个字去否定这一切。对于七八年一个轮回的运动队来说，这种尽管是短期效益的凝聚力确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对神灵的崇拜、对梅花鹿大仙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很大程度上支撑着和统一了对姑娘们的管理，使复杂的管理变得相对简单起来，大大地减轻了她们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痛苦，集中了全部的注意力拼过一个又一个难关，使马家军的训练和比赛始终笼罩在一种神圣的气氛中，进而将一种无比强大的精神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奋斗、现实的成果、人生的辉煌。这使我想起了中国西藏地区崇拜佛教的人民，他们生活在最艰苦的高原上，宗教的精神和人类的生命意识融为一体。正是因为教神无处不在，才使他们坚韧不拔，藐视困难。世界还没有一个民族能在那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生不息。在那片高原上，自然与超自然的力量越是险峻，生命的力量就越是强大，越是神奇无比。每当去朝圣的时候，他们在漫漫的高原之路上匍匐前进，千百次地经历了灵魂与肉体的双重磨难，使自身的生命变得更加辉煌起来。宗教在这里成为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说他们被教义钳制，不如说

他们被超度释放；与其说是人人有幻想，不如说是代代有神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痛苦追求，又会在他们盛大的宗教节日中得到有力的升华，得到精神上最大的满足。物质寓精神，精神变物质，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他们是生活中真正的勇士，是艰辛严酷的生存环境的战胜者——马家军不是这样么？在她们最痛苦不堪难以忍受的时候，她们始终有渴盼成功的精神支柱。最后她们向人类极限的巅峰进行了集团冲刺，使一切都变得那样不同凡响。

老马隆重推出梅鹿大仙，堪称尊重中国数千年国情的又一求实之举。他有点像乔丹，每一个动作都那么扎实有用，一切为了进球，没有半点废招儿。乔丹打球是完善无缺的，又是最实用的。然而这一切恐怕也是相当短暂的。

老马为了完整地有效地实施自己的统治，他容不得来自外界的任何一种“杂质”对这个思想领地的侵犯。他深深地明白，如今的现实社会各种诱惑难以抵挡，小姑娘们在接受新潮这一点上同样迅猛同样“倍儿灵”，迟早有一天她们会睁大了双眼看世界——于是，老马只有把她们完完全全地封闭起来，把队伍变成一个真空领地，最好你们对训练以外的事情一概不知，或者知道得越少越好！唯有精神是最难统治的，哪怕只有一点缝隙，精神就会泄出去，也会有诱惑挤进来，真空就会被破坏殆尽。

老马的方法是加强防范，不择手段，谁想搞乱队伍的思想都不成！当然他首先制裁的是队伍内部的运动员，一旦发现问题，严惩不贷。队员们有什么思想活动只能跟老马谈。或者同冥冥之中的鹿仙对话有鹿仙保佑就足够了，还需要向谁言说和谁交流？

因此——不准读书。书可以污染人的灵魂，这多可怕！队员们想读书读杂志只能偷偷摸摸地来。有一次老马发现不少姑娘们手中居然有书，便大发脾气，命令全体队员把所有书刊统统交出来。刘丽惋惜地说，那一次我正在读《简爱》，刚读了一半，没藏好也给抄走了，到现在也没机会读完。李颖苦笑着告诉我，还有赵老师你自己写的一本《强国梦》，是我在街上买的，那次也被查抄走了。此外更多的是《辽宁青年》、《女友》、《体育博览》等正牌杂志。当时收集了那么一大堆。马导一看，这么多书啊！他更生气了，自己愤怒地动手撕书，一边撕一边骂：好啊，乱七八糟搞了这么多哇！我让你们看，我再让你们看！——老马撕得满头大汗。全体队员们在一旁不敢吱声，都站着不动，没有一个人上前帮着撕，她们不忍心自己动手把书撕掉。撕了一阵子，老马累了，擦一把汗，命令由队员把撕烂的书抱到外面去烧，全部烧光，一本不剩……

不准听音乐。老马在会上讲：你们这帮贱逼还想听音乐，没有一个好东西，听什么？不就是男的要听女的唱，女的要听男的唱吗？统统把小录音机、把所有的磁带给我交出来！——队员们强忍痛苦一个个交出了自己的小录音机。她们管它叫“宝贝”，队员们交出“宝贝”来，以为马导是暂时地没收，万没想到，老马举起一把修理摩托车用的小锤子，把十几个“宝贝”集中起来，一锤子一个，猛砸一气，最贵的是曲云霞那一台，值1000多块钱。一个不剩全部砸烂。上百盘磁带也砸得一盘不剩！李颖当场哭出声来，因为她正在用录音机自学日语，这“宝贝”是她好不容易攒齐了钱刚刚买的。

严密控制队员与外界通信往来。凡是寄给马家军队员的信件，老马一律任意拆看，“认为可以交给队员的还好，认为无需交给队员的，你就永远也见不着了。”

严密控制队员与领导或记者的接触。不论任何情况下，未经马导允许，任何队员不准擅自接受记者采访，不准同领导随便说话。这一点是全国记者众所周知的。“要接受采访，教给你说啥你说啥，别的一句不能乱说”，“有一个队员在集体活动中跟别的领导多说了一两句话，回来之后马导发那脾气可大啦，狠狠地把她给揍了一顿。”

严密控制队员与任何男性的接触，更不允许有谈恋爱的苗头。刘东与老马的矛盾已被报端反复披露，这里不再重复。就平日而言，“马导坚决不允许我们穿好看些时髦些的衣服，我们只好穿得破破烂烂。按马导的说法就是，你们穿成那样儿想干啥？想招男人呐！所以我们有好的也不敢穿。”整个运动大院里，就数我们这个队穿得陈旧破烂，男队总是笑话我们，说我们一个个像小叫花子，给我们起的外号叫丐帮。”王军霞说：有一次外出比赛，去了北京，我们仍然不敢换好衣服，当时队里需要买鲜花，我们几个人相跟上去花店，没想到让老板给轰了出来，人家看见我们穿得太破烂实在不像买鲜花的，老板损我们说：去热热，什么样儿来这儿干嘛？这儿是你们来的地儿吗？当时真把我们羞死了，心里好几天都难过！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然而在这里，爱美同苦练是对立的。

比较突出的一例是关于吕欧的。吕欧的父母是鞍钢的职工，因此平时穿戴稍稍精干一点儿，待人接物也开放一点，吕欧长得也挺出众，在队里相对引人注目些。老马最忌恨她跟男孩子犯事儿。那是1992年7月份吧，马家军在青海多巴基地训练，老马怀疑吕欧与外队的男队员有接慈，为了整一儆百，某天在出早操的时候，老马对吕欧大打出手，耳刮子猛扇，然后强制性地给吕欧剃了一个大光头！“我让你再跟男人发贱！我让你贱到尼姑院去！”吕欧痛不欲生，没脸见人，为此给鞍山家里写了诀别信。吕欧说：那时我想死死不成，想逃跑不知怎样乘车逃不掉。可是连自由市场卖菜的老太太都知道山上有个女队员让教练剃了光头！我没法出门。要是在沈阳肯定当时就跑了。那段时间我神情恍惚。正是7月大热天，马导逼着我戴一顶小帽子跟着训练，再热我也不敢摘帽子！别人都对我指指划划的。我实在不知道那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当时吕欧一连给她的父母写了四封信。她写道：

想念的爸爸妈妈：

.....当初在鞍山时候，我回家不练了，你们逼着要让我练，把我送到这儿来受苦，我每天都在挨打挨罚挨骂，我实在受不了啦！.....现在我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如果我收拾东西回家热，他肯定会想办法整你们，他决不会让我们好过的，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等到我再也忍不住的时候，我就会不计后果的，你们也要做好思想准备！你们谁也不准来看我，我会为你们忍到下一次放假的时候，女儿再回家见你们一面！尽管那时候我可能已是一脸的伤疤，耳朵也许会被打坏。我并不想为我而牵连你们.....尽管我表面对我爸不好，其实我心里是想念爸爸的.....你们千万不要来青海，千万不要让别人看信，不要让别人知道.....

直到现在，吕欧她妈一提此事就痛哭不已。在如此严酷的管理面前，有谁还敢同外人接慈？老马一旦发现，断然不轻饶。你们什么都不要想，一个心眼儿就是跑，你们的头脑中只能有鹿仙的存在！

老队员们还向我愤怒地讲起了这么一件事，那是1993年准备去北京决战七运会前夕。这时候的队员们已经苦练多年，一个个都发育成大姑娘了。但是她们平生还从来没有戴过乳罩，在奔跑时候感觉胸前一颠一颠的怕不好看。某个休息日，她们买了乳罩回来。人大了，到什么时候就要干什么事，人热如此，家家如此。买乳罩本是青春女性再自然不过的一件文明之举，作为女队教练一般都会予以理解，并且还应该针对青春期女性特点，辅助讲一点生理卫生知识才是。本来她们一个个战战兢兢，就怕马导对此有什么看不惯的想法，为了不至于单兵挨整，便来了个集体行动，十几个姑娘一起买上，第二天早操便一起用起来了。

这是个阴云密布的早晨，越是担心的事情就越要发生。老马果然发现了她们胸部的异常。现在的乳罩大部分都垫点儿海绵，队员们用上之后显得胸部有些高耸。好啊！这不是勾引男人的新动向又是什么？在老马一顿疾风暴雨式的嘶吼声中，姑娘们遵命在大操场上列队站成一排，老马认为她们严重背离了队伍的一贯作风，并且这种步调一致的团伙作案又分明是向教练权威的抗议和挑战，这是决不允许的！老马站在队前破口大骂：你们这帮小贱逼！又想什么啦！你们想野汉子啦？学会臭美啦？非得找几个大老爷们操你们不可啊？我越来越管不住你们啦是不是！他越骂越气，终于怒不可遏。这时操场上的人也越聚越多，但见愤怒的老马径直冲上前，不管三七二十一，冲到第一名队员背后，骂一句：叫你们臭美！呸！伸手从运动衫的后领口猛然掏入，揪住乳罩硬撕下来，狠狠地抛在足球场上，队员们不敢反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随之而来是压抑的抽泣却又不肯哭出声来，任凭老马连骂带揪，揪出一只抛掉一只，又扑向下一个。轮到刘东的时候，刘东强压怒火毫不客气地对老马说：不许动！我自己摘！老马大吼：那你就自己摘！转身疾扑王军霞而来，王军霞既不同于忍辱吞屈任凭揪抓的其他队员，又不同于个性冷峻敢于捍卫女性尊严的刘东，她的特色是大哭出声掉头就跑。老马更加愤怒，紧扑两步没扑着，弯腰抓起地上的一块大砖头就砸了过热，王军霞跑得快，算是没砸着。老马又砸又骂，气喘吁吁，他不可能追上这位全世界最善奔跑的女性……此时的操场上东一个西一个，到处扔着姑娘们的乳罩，那情景惨不忍睹让人过目不忘。未了，还得孙玉森上前调和相劝收拾残局。但是老马事后一直觉得这次老马有些过分。

这个故事如果不是经过多人叙述印证，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在新时代的跑道周围，发生在最具现代体育精神的绿茵场中。然而这一切却是真的发生过。乳罩是现代生活方式的产物，是文明女性的重要标志，而女神灵包括鹿仙则是千百年传统观念的产物，古今中外的女神灵一律不需要乳罩以及所有的女士用品。

现代文明生活的产物在与国粹大仙的首轮搏斗中败给了大仙。但是鹿仙这至高无上的图腾柱也正在姑娘们的心中倾斜……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生活方式不断进化的今天，大仙的权威和胜利能长久么？这些冠军们会一直在蒙昧中忍受下去么？——双方还会不断地交战，一方是开放书籍现代音响女士用品爱的温柔加上财富，一方是封闭耻辱专制鹿仙禁欲主义恨的严酷加上贫穷。这大战惊心动魄不断升级，一直延续到次年马家军兵变乃至兵变以后许久许久。广而言之，这大战决非哪一个人的事情，这种交锋较量必将贯穿着我们时代的全局而不可回避。甚至这些截然不同的东西也可以胶合在同一个单元里。比如老马自己家就是这样。

1995年的春天里，老马领我来到他海岸上的新家——地道的西班牙式别墅区。周围环境非常清静优美，老马家与一位法国人相邻。别墅面对大海，宽阔的前厅长廊是一溜铝合金落地窗，阳光灿烂。从长廊中间走入，可通入房内，右侧放置一个崭新的国际标准乒乓球台案，谁没事儿便可以扣几板。左侧是狗栏，五条名贵的纯种北京哈叭狗洁白如雪，隔着栏杆对我群起而攻之，吠声此起彼伏。一看见它们，便使我忆起了马俊仁早期奋斗的艰难岁月。老马走过去亲切地抚慰它们，吠声渐渐平息。

走过了阳光充足的前庭，进入内厅，老马顺手啪啪打开照明开关，但见金碧辉煌，豪华气派，总的基调是乳白色。一楼大客厅宽阔约有60平米，上面空间高耸无须吊灯，直至三层，大幅油画镶在二楼的半腰上，显得很高远，油画的内容倒是在印刷品上常见，表现欧洲冷兵器时代的一场圣战，场面宏大，马嘶人喊。这画挂在这里应是原来的设计，老马当不会有这份儿雅兴。只可惜那油画笔法粗浅夸张，显见出自国内三流画匠手笔，不能不留下了一些遗憾。总的看，这宅子透露着一种苦尽甘来的翻身感。一切都具有西洋风格异国现代情调，繁杂之极的玻璃大吊灯，30多英寸的新潮彩电、山水牌或健伍牌的大音响、一排透明橱柜中摆着不少体育奖品、阔大的真皮沙发配以厚厚的纯毛地毯，舒适而又昂贵。而同

时，却有一样中国神物醒目地供置于西洋壁炉之上，在长明的电烛光里充分显示着东方传统特色，由于同西洋壁炉相连一处，让人觉得虽然不那么协调倒也凡俗亲切——读者会猜说一定是供着梅花鹿大仙，错了，壁炉上供奉的是来自黄土高坡的关云长关老爷，与一般商家所供相同。区别在于这尊关公塑像高大威严又是纯铜铸制，觉得比平日常见的关公豪华精美许多。应属高档关公之列。

老马非常热情地接待我，特邀基地王伟过来主勺烧菜，好菜好酒伺候还送了我几样小礼物。饭前饭后谈话始终豪放热烈，看得出他对朋友十分真挚，我来他家他是诚心诚意接待的。王伟有些奇怪地悄声对我说：马导从来没有这样接待过人呐！大哥你这是头一份呢。我茫然不知所以，心中很感激老马的真意，以至于想问点什么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我对老马又爱又怨。这种不好意思又爱又怨就一直延续到后来直到现在。老马是个复杂的矛盾体，我在评述他的时候理性上觉得应该揭示和完成这种矛盾。问题在于我自己也变得很矛盾起来，我没有哪一次写作曾感到如此心头作难如此笔端沉重，我心中明白当作家难免有世俗情感，写作品则需要秉笔直书。但是我仍然担心，也许有读者包括王军霞等朋友会由于我往下的描写而对老马产生更多的偏见，给事业带来损失，我更不愿意让有些人用我叙述的故事当成枪弹对老马射击，给老马带来伤害——还说这件供品，里头含有一段故事，我欲说还休，心中反复了好几个来回。

其实，原先在这壁炉上供奉的正是梅鹿大仙。读者猜得并不错。我凝视着关公问老马，你为何想起在堂上供奉关老爷呢？老马顿时严肃认真起来：老赵，你说说，是不是不合适啊？老马他本来就很重视很在意这种事，他担心别出现什么差错。他说：我可把握不大准，这事儿挺玄。你看我手上这俩戒指，黄金白金一样一个，我死活不敢摘，一摘他妈的准出事！弄不清咋整的怪了去了。这家里供关公我不知道行不？有啥你只管讲。

我不忍让他担忧不安，便说：关公从黄河岸畔山西河东出世以来，身经百战浩然正气，威武吉祥，人而臣，臣而帝，帝而神，神而圣，古往今来海内外华人奉为圣尊，他不同于佛教不同于天主教不同于一般的道教，供奉关老爷是从中国现实出发，文有孔夫子武有关云长，都是人间大圣，应该说没有他压不住的邪，没有他挡不住的阵，此宅供奉关公保护，理所当然嘛！

老马仔细听完我的话，终于坚定地嗯了一声，算是松下这口气来。

“只是在过去从没听说过你信奉关爷，人们总说马家军有鹿仙辅佑，这里不见鹿仙却见关公，觉得有些新鲜罢！”我还是有点儿困惑不解。

老马点燃一支烟猛抽几口，很郑重很严肃地说：唉，说起来也真是气人。按理说我这里最该供奉的，那肯定是梅花鹿大仙才对。当时搬来这新屋，最先想到的就是要供鹿仙，没想别的。咱鞍山产上好的玉石，鞍山体校马士慧你认识吧，他们也挺关心咱，我麻烦他们给搞一块上好的玉石打个大点儿的，漂漂亮亮雕一个鹿仙供这儿。咱一辈子托老母亲的福，我不敬她敬谁去？马士慧他们真挺帮忙，也是选得上好绿玉石，现在南边就兴玩玉石，黄金都不玩了。我给他们钱他们不要，送我了。谁都没细想，把那鹿就供这儿了，那是去年冬天的事吧。不承想，刚把士慧他们送走，我供上鹿仙，香火点上，嗨，基地那边队员就跟我闹事儿，跟我要她们那点儿东西，一点也不客气，王军霞挑头儿跟我对话，那个气粗哇，要成老大啦，我心说过去谁敢跟我这样啊？她们这是怎么啦？谁借给她们这么大胆子？这是去年12月8日的事。半夜里回来我睡不着，就坐你这儿，我一个人寻思琢磨，不对头哇，这肯定是有原因的！不是偶然的！原因在哪儿呢？不由我抬头看鹿仙，我坐这儿仔细一看，吓出我一身冷汗呐！我越看越不对头，这玩意儿蹄子都老大个儿，身上也看不出梅花来，特别是那一对大耳朵，直楞楞地竖老高，我想这是一只啥？咋我越看越像头驴

呢？啊呀，这就是一头犍母驴哇！驴是最不知道体统的家伙，我怎么把它给供在这疙瘩儿啦？我真犯混呐我。我定住心再往下看，更坏啦！底座上刻着俩大字儿，偏不是鹿仙这两字儿，明明白白地刻着两字是神鹿！这下可把我吓坏了，我不是早就封曲云霞是奇鹿，封王军霞是神鹿嘛！我怎么一点没注意呢？我都把王军霞供这儿了，你想她多厉害吧，我说她怎么那么横呢！过去她敢吗？我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啊！

我听着听着，不由我呼吸急促，心抖肉跳。老马也紧张得直喘。他接着说：这下可找着病根儿了，我赶紧把那东西搬了下来。转天我去基地，平静了几天，她们不怎么闹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处置那玩意儿，东放西放没地儿搁，我想赶紧请关老爷来压阵，可是一时太急又上哪请去？过了没三四天她们这就又大闹起来，最后闹得造反不干了，全他妈跟我翻了。这关老爷还是事后抓紧时间请来供这儿的，这不，现在算是稳住了。唉嗨，真是不走运呐，要不你刚才一问关公这事儿我挺紧张，我想这都是问过真人的，不该供错嘛！

老马心有余悸。

我后来在鞍山专门就这件玉雕之事问过马士慧他们，马士慧苦笑着说：咱也是想给老马帮点儿忙，玉石还是咱这儿的特产，根据老马的意思，雕了一头鹿，花了4000多块钱呢，算我们送给他的乔迁礼物吧。因为这是鹿仙不能雕成公鹿也就不能有角。老马后来挺不满意的关键是那俩字儿，我们的想法是，咱干体育的也算是文化行列吧，都是国家干部，动不动鹿仙鹿仙的有点儿太那个，我觉得还是刻上鹿神比鹿仙要雅一些吧。一共俩字儿，按传统规则从右向左念，是鹿神，可是现在的人又相反，习惯从左往右念，就念成神鹿了。这谁能想到？忽略了。

就这样老马把玉雕鹿神念成了神鹿，进而又当成了王军霞。

我问老马，那玉雕呢？你怎么处理了？老马当下领我从客厅出来到前庭大廊。在乒乓球案子一侧的最南头，偏角处，有阳光通过落地窗直射进来。老马指着一大摞层层叠档的纸箱子说：暂时压在这儿！人家告诉我说最少要压五层塔，就这么重重地压着，再用太阳暴晒它！——老马说着话就一层层地搬箱子，边搬边念叨：这层是烂苹果，这层是烂棉花套子，反正没一层是好东西！当他搬到最下边一层时，露出一大堆卫生纸，老马说就得用揩屁股纸臭它！用太阳晒它！翻开烂卫生纸之后，露出一个长方型的工艺品锦盒子，个头是不小，老马将其挪出来，打开，又拨开里头的一堆烂卫生纸，我终于看到了那件绿色的玉雕。老马将它抓出来，说你看看，这哪儿像头梅花鹿？鹿仙能这样么？这纯是一头不服管教的母驴！你看它撅着个大脑袋，谁也不服的样儿！我还没来得及处理它，先搁这儿晒着它压着它臭着它！老赵你说也就怪了，我压它五层，结果最后她们在北京打马拉松就输惨了，不多不少，正好输到个第五名：

我无法回答，只是双手把那玉雕接过来掂了掂，挺沉的，大约有十几斤重吧。将来打算怎么处理呢？老马为难地说：是不太好办，把它整碎了扔海里怕不行，它碎了以后还会兴风作浪，随着潮涨潮落上到岸滩，还要发淫威呀它！火烧又烧不烂，扔马路边儿也不行，送了人更不行，都不彻底。我琢磨着，只能把它运到深山里，找一条永远不见阳光的大背阴，打条老深沟，挖个老大深坑埋住，上头再用大重石头压住它，压它好几层，让她永远不见天日，永远不敢犯上作乱！这个家伙比较难处理，弄不好还要出事啊！

老马一边说一边又搬动物件，把一切复归原样，他一层一层把纸箱子压好，不厌其烦。老马动手干活儿时十分老到，有条不紊的，又仔细又利落。

回屋里来，重又坐定。老马深情地凝视着西洋壁炉上的关公塑像。四周的长明电烛光把黄

铜关老爷映照得更加睿智威严。老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有关老爷在位，似可放心许多。他以他一贯的思维方式防范着王军霞以及众弟子们新的“犯上作乱”，他要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他一定要战胜那帮不知体统的小姐儿们。

我想到王军霞她们毕竟还小，她们经历了疾风骤雨的洗礼相信正在走向成熟，如果王军霞读到以上段落，我多么希望她能够宽以待之、一笑置之，一代新人宽容理解上辈人正是一种可贵的美德。

我的忧虑也有点儿小根据。兵变以后不久，弱小的王军霞尚未从以往的思维惯性中解脱，她也沿袭了过去的那一套来防范老马，说起来真是哀其不幸。麻杆打狼，两头害怕，马家军原是很脆弱的。

兵变后，王军霞她们回到沈阳，还没有恢复正规训练，全军心神不定，去向未明，全队又分了一次队费。然后她回大连前盐村与父母过春节。这时社会上舆论纷杂，说啥的都有，她心烦意乱便又找金州先生算了一封。这一封直算得王军霞惶惶不可终日。算命先生说：大事不好，正月初七到初八，有灾星要加害于你，姑娘你要倍加小心！王军霞请教怎样才能躲过灾星？算命先生告曰：届时深居一处，不可见天光，不可见杂人，不可出门走动，不可生火做饭，不可高声喧哗，不可半途而废，如此静处两日后，祸难可解，灾星无寻。

王军霞记在心中甚是疑惑。开始她还觉得也许这一切是无所谓的，死了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在前盐村过节期间，她仍旧早起独自出去跑它十几公里，但是老父亲王有馥不放心，千叮咛万嘱咐的，每天早晨还派王军霞姐夫或别人骑上自行车追随护驾，越搞越紧张。眼看到了初一初二初三，王军霞心里七上八下的。遥想去年春节，上中央台春节晚会何等荣耀热闹，转眼才一年，风水大减。到了初四，她就怎么也坐不住了。从全国的来信看，虽有更加崇拜的，有帮助鼓励者，却也不乏咒骂批评者。难听话直说到“决没有好下场”的份儿上。长期以来，马家军的姑娘们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生活中本来就特别委屈敏感，心灵被压抑被扭曲灵魂已经变形，现在到处都是非议她们的声音，王军霞长多少张嘴也说不清，心理上就更加孤独更加恐惧，算命先生的话语不断地出现在她的梦中不断回响在她的耳畔。她神情恍惚寝食不安。她告诉我，那些日子她真想一死了之一了百了，又觉得家中已经死了一个哥哥，自己成了老人唯一的精神支柱，如果再有个三长两短，又如何对得起亲爱的父母？又怎样报答父母的恩情？“我只有坚强地活下去啊！”现在眼看着快到了初七初八，大祸就要临头，怎么办？只有跑！

初五，王军霞不顾家人劝阻，拔腿要去沈阳。王有馥只好派军霞姐夫护送返队。中午来到大连火车站，登上了“辽东半岛号”特快列车，当天返回了沈阳，王军霞姐夫自己找车返大连，王军霞当晚回到田径队宿舍。不料，队友们一个都没有回来，大楼里寥无人声空空如也。王军霞无奈，只好硬着头皮一人顶着，顶到啥时候算啥时候。她把门窗关好又反复检查，然后钻到被窝里，严严实实地蒙住，就盼着自己能够赶紧睡着拉倒。可是越想睡着越睡不着，耳朵比啥时候都管用，平日里这大楼日夜喧闹，从来都没有这般死静，此时反倒发出许多阴森森的怪声儿来。那天晚上，楼道里那几个呼叫人的有线喇叭偏偏忘了关电门，间或发出劈啪毗啦之声，后半夜又突发几次电波的长啸，仿佛有无数妖魔鬼怪在整个空楼里乱舞了一夜！吓得小小一个王军霞头皮发炸。好不容易盼到初六天亮，各种怪声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王军霞不敢在此久留，她决计按照算命先生的指点，认真地到外面去躲一躲。谢天谢地，马宁宁从鞍山回来了！真够朋友！王军霞当即约上马宁宁，二人出大院奔大街，朝着一家三星级宾馆遁去。

俩队友当即在总台包了一间客房，又胡乱买了些水果点心面包饮料，估计也够坚持两天饿不死了，便一头栽入房中，拉紧了窗帘，锁死了房门，打开了床头灯。她们慢慢喘息着，

相互慰藉着无定的惊魂。猛抬头，见高处居然还有一处亮口，有天光斜射而入，这可不利。王军霞一蹦多高，急急找来服务员小姐，请求小姐想想办法，一定要把那个亮口设法堵上！那小姐自然很乐意为大名鼎鼎的王军霞效劳，便用被单毛巾等物攀高堵塞，直到马宁宁在下边连说好了好了，这回可堵严了，小姐方才罢手。6只眼睛复又环顾四壁，拉灭了灯仔细察看，那亮口确被堵的紧紧实实，整个屋内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半丝天光也透不进来，二人这才安心。遂反复郑重叮嘱楼层小姐，两天之内任何人来找，绝对绝对不准开门放入。那小姐觉得责任重大，事关世界冠军人身安全，就做了誓言般的保证。

二人谢过小姐，小姐又将开水为她们备足，正式告辞而去。

初七、初八一连两日，王军霞和马宁宁闷在铁罐一般的房中，未敢越过雷池半步。既不出门去，亦无人来扰，电话线干脆拔掉。渴了喝开水，饿了吃面包，热了洗个澡，冷了钻被窝，闷了聊闲天，困了睡大觉，彻底地过了两天两夜与世隔绝的非人生活。如此这般，量那灾星想找咱也找不到，找到了地方它也进不来。

初九上午，避灾日程已满，二人早已憋坏，终于出得房来，对那小姐千恩万谢一遍，结帐买单，不过将近800块钱！二人走出了宾馆的大门，啊！是个大晴天！灾星已躲，难日已过，王军霞和马宁宁对着灿烂的太阳欢呼起来，又蹦又跳，引来许多莫名其妙的目光。尽管那阳光刺得她们睁不开眼睛，她们还是楞楞地看了一会儿大太阳，心中喜悦不已仿佛又获新生。王军霞后来对我说：我看见过的最美好的太阳光就是在那一天！

二人神经兮兮，拦住“的士”就上，嘴里不断重复：可把咱俩憋坏了！可把咱俩憋坏！宾馆内外的人见状就说：这俩小运动员是病号吧！有人告说那就是王军霞！大伙儿就议论怪而又怪，真真不可思议。

依我说，马家军的姑娘们从某种程度讲确是一群病人，而且病得还不轻。要想治愈，很需要一段理疗的过程，因为那是灵魂深处的异变，是精神上的重创。

马家军刚刚从中国东北的黑土地上诞生，却已经显得老态龙钟了。就像民间故事里讲的，有个娃娃，打从娘胎里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小老头！这种变老是因为过多地带有东方特色的缘故。中国曾经有过长期封闭的悠悠历史，产生了许多纯属于自己的国粹旧货。即便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近百年来，我们的先辈努力引进世界上最新潮最科学最进步的东西，努力与世界体育接轨，最终把中国推向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并开始向现代化迈进。然而，一整套封闭的国粹旧货依然顽强地存在着。换句话说，中国尽管已经处在世界大体系之内，但仍然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封闭的文明体系。并不是一说改革开放打开国门，这套老而又老的体系顷刻就烟消云散了。虽然我们也有科学技术、马列主义、人造卫星、竞技体育、国际经贸等等相当现代化的好东西，所有这些都属于世界体系之内无疑，但是我们仍然固守着自己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这种特殊性与别的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同。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马家军参与国际体坛竞技，其成功是世界性的，而队伍的家族式管理人化礼治和运动员的精神建造，对人的设计方式，却仍然是东方化的、中国式的，对外按照国际规则办理，对内按照祖宗那一套办理。成功与失败，尽在其中。

有人讲马家军的成功是革命性的，我看还是没有革命，倒是保守或传统性的东西中的精髓部分，短期内帮了特殊的忙。

说到精神力量，还要补充一点，就是老马在常常擦拭梅花鹿大仙这个武器之外，还时常对全体运动员进行舆论一再称赞的“爱国主义教育”。动不动就是要打败小鬼子、大鼻子、大肚子、看你那德性等等，受东北特定的历史的环境的影响，老马这方面的语录很多，不能排

除的确曾经给予运动员以精神动力的可能。老马的言论很使一部分中国人深表赞同并扬眉吐气一番，好像不跟着这么说自己就成了汉奸似的。依我看老马的此类说法很有些给自己给队伍“包装”一番的意味。人民爱看这样的包装。对这个问题，我在以前的《强国梦》等拙作中谈得较为详尽，这里不再重复。我只想说，这是我们的过敏和脆弱。做为发展中国家的人，这种情绪化的东西还要延续相当长的岁月，是足以理解的。但情绪化的东西恰恰不能长久，仰仗情绪化去踢球非输不可，直到输得我们理性化起来，直到我们真诚地拥抱这个正在走向“车书一统”的大世界。

永不安宁的灵魂啊！

第十四章 笑傲江湖是男兵

阴盛阳衰体坛大局面，众望所归寄托马家军。过高估计实力，轻率招募男兵。不服专制管教，男兵敢于抗衡。孙日鹏当众分钱不给老马留情面。马俊仁许诺买房最终健儿两手空。一天一个马拉松原属虚构，彼此尊重教与学才是真经。男队员率先出走，女队员心生异动。

从1994年7月至当年年底，整个马家军基地大楼里始终飘荡着种种不祥的气息。梅花鹿大仙的凝聚力正在消散。不少队员代之以算命打卦，所有的测算结果都使得姑娘们更加迷惘无措，人人皆叹红颜薄命。老马则由于家庭刚刚迁入别墅，诸多拖累百事待举，再也不像往年那样，集聚了全部精力来管理这支队伍。而马家军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恰恰在于严格的管理。现在他每晚都要回家。记得过去读梁实秋的散文，有一段话说得妙极，大意是：一个人要想一天忙，你就请客吃饭，要想忙一年，你就修房搬家，要想忙一辈子，你就娶二房小老婆——以此推理，眼下老马刚刚搬入新居，正是忙乱一年的时候，队伍管理势必松懈。更何况他又失去了“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二个帮”的优势，连个得力的助理教练也没有。眼见得整个队伍的状况已是江河日下。

队伍状况不佳，老马就犯急上火，对队员们的态度越来越粗暴，打骂也越来越多，于是队员中的不满和对抗情绪也就日益上升。悲观失望成了整个大楼里的主旋律。

这时候的队员们多数已是声名显赫的世界冠军、体坛巨星，并且也到了独立思考的年龄段，马导他方法不变，其效果可想而知。

但是从外部环境来看，从全社会总的呼声来看，马家军仍被抬着捧着吹着护着，只有极少数敏锐的行内人看出了几分苗头。绝大多数体育爱好者和马家军的崇拜者对于马家军搬迁大连前后的变化只是一知半解，稍有察觉。我们的媒体很少公开发出冷静客观的高水平述评。造神运动依旧如火如荼。对于老马的前程，谁心里也没底。这里有一份感念马家军的相当典型的短文，辽宁广播电台还认真选播过，可以代表当时许多人复杂忧虑的心声。就文章的笔法语言而论，我本人也非常喜欢，特不吝篇幅，收入此书中。文章标题是《老马大哥悠着点》，署名新宇，发表在1994年3月辽宁广播电视报上。

作者热忱地写道：——他老马大哥，这阵子可好？总想和您搭句话，可是我认识您，您不认识我。

年三十见您坐在春节晚会的直播现场，真是哪儿有您，哪儿盛况空前，哪儿有您，哪儿就火爆的不得了，哪儿有您，哪儿就会有让咱中国人热血沸腾、扬眉吐气的事。黄宏说，您

给每一位中国人打了一针强心剂，这话算是说到了俺的心坎上，就冲这句话，也得拼了命地给您鼓巴掌！

要说您的马家军，可真是了不起，在那么多蓝眼珠、绿眼睛面前，在瞬息万变的赛场上，跑在最头里的五位，一码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姑娘，全是您的手下！这才叫强将手下无弱兵啊！五身红艳艳的运动服，就像是跳动着的五颗红火苗子。烧得俺全身暖融融心里这个热啊！唉，作梦都想梦到那激动人心的场面。但是，电视上千嘛不多放那么几回，好多让俺们看看王军霞、曲云霞，多让俺看看老马您在场上振臂疾呼，指挥姑娘们向世界纪录冲锋的场面啊！

不过，这些日子，在电视上也没少见您的面，俺没想到您一下子成了马氏集团的董事长，您兴致勃勃地出席新闻发布会，您神采飞场地给某公司提建议，您正儿八经地拿着一盒“中华鳖精”对观众说，我们常喝中华鳖精，您的手下也大谈鳖精好……唉！看得出来，您这心里突然觉着有些不踏实，俺不知道您这么做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董事长和教练到底哪个官儿大，董事长会不会穿着西服领着运动员摸爬滚打，风里来雨里去？

要说“千年王八万年龟”咱没亲眼见过，可是这王八经您的手一调理，就变成了精，平时吨王八的人也不少，没见他们吨出什么样来，最多流几滴界血。可是您就不一样硬能吨出几个世界冠军来，人生自古谁无死，能死在您的汤锅里，死在冠军的肚子里，这是多么大的造化啊，换了谁，都会倍感荣耀的。

这“中华鳖精”到底是啥东西，咱可不清楚，但是咱敢说，不管是谁吨了都成不了世界冠军。土军霞她们队员的每个人脚上的脚趾没一个是完整的，如果受不了这份罪，吃条龙也没用！

俺在电视上看见过，您蹲在地上，用电炉子给运动员熬鸡汤，炖王八，您是位热心肠，是位好教练，可是您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董事长，这俺不敢打保票。因为您得领导好三家，这一手托的是生产厂家，这一手托的敬仰您的消费者，怀里还得抱着您的马家军。俺的老马，下海绝不比训练马家军容易，什么管理啊，质量啊，价格啊，信誉啊……咱懂得都不多，但是商海里的活计肯定不是一纸合同就能囊括的。商海险恶您要倍加小心啊！只可惜，咱是小人物，只有干着急的份儿，想不出帮您的法儿。不过，您的朋友多，遇事多问个为什么，肯定没坏处。

都怪俺没见过大世面，心里搁不住事儿，可是谁好谁坏，咱心里明镜似的。唉，别人俺才不操心这份儿闲心，可您是咱中国人的骄傲，您的一举一动都连着俺的心！真害怕这一不小心滑个跟头，那世界纪录让谁破呀！——不管怎么样，俺信任您，一看见您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和抿着的嘴角，就知道您是条硬汉子，最喜欢听您说话，那嘶嘶啦啦的嗓音透着东北人的实在。您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能把运动成绩提的更高，手下的兵生活的更好。有难处您只要一句话，砸锅卖铁，俺不皱眉头！这是俺的心尖子，老乡一回俺唯恐您有个闪失，那太让俺心疼了！

最后，俺再和您唠一句：他老马大哥，海里多浪，您千万要留神！——这篇短文我之所以很喜欢，还因为作者相当准确而又生动地表达了群众中一种独特的复杂的情感，善良中有防范，真诚中有疑虑，期待中有劝阻，亲切中有严肃，理解中有批评，崇拜中有冷静。感情、文笔都非常民族化，并且还考虑到了老马的面子和承受能力，用心良苦。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全世界最好的老百姓啊！

可惜，如此珍重的劝告老马在当时根本不会听进去，即使听完了也是一笑而已。很多时

候，伟大的人物往往不如一介草民聪慧。他的成功本来源自一个伟大的民族，而成功者一旦站起来却往往讥笑和轻视这个民族本身。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人当中是很多的。

1994年的老马已经过分地夸大了自己的力量且身不由己。他一连串的许多举措远远超过了实际可能。下海经商充当老板，官司不断毫利必争，参与政界权力角逐，拉走队伍独立门户，当总教练兼管多项，上镜头赴大宴省内省外做报告，大小事必搞新闻发布，动不动搬出泽民、铁映压人一头——按演艺界的习惯说法就是过头了，戏过了！老马还是咱的老马吗？

在这种通体膨胀的情况下，马家军正在由强转弱走下坡，本应当引起老马的高度警惕，可惜每当记者们对这支队伍的前景表示担忧时，老马总是搪塞说：现在是调整期，今年是调整年，正在调整中等等。一个人，一辈子，能集中全力老老实实为社会为国家做好一件事情就很了不起了，老马他偏偏连自己的看家饭碗也顾不上了。

就在他负担日重的时候，老马又轻率地做出了一个大的决定：他要在马家军的队伍里扩充招募男兵！这个决定对于半年后全军兵变将会起到相当可怖的作用。而在当初老马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决定的实质仍在于通体膨胀，过低地估计了困难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这个决定的出发点无疑也是好的。长期以来，中国竞技体坛的阴盛阳衰现象有目共睹。一些比较突出的项目都是女将当先冲锋陷阵。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妇女砸碎了桎梏自己数千年的沉重枷锁，蕴积已久的巨大能量像火山一般迸发出来。从50年代到1995年秋为止，中国女性在国际大赛上夺得世界冠军多达513个，创造和超过世界纪录多达527项次，占全国总数近70%！我们参加了三届奥运会共夺得金牌36枚，竟有19枚为中华小姐女士之奇功……

于是近年来，意在改变中国阴盛阳衰格局、大力提高男子竞技水平的疾呼之声，在金牌至上者中间叫得越来越高，马家军崛起之后，这样的调门更上到高八度。1993年12月13日，《中国体育报》刊出江苏陆兆明的文章，正面提出了由马俊仁组建男队的建议。文章说：马家军火得不行，马俊仁亦扬名四海。人们看到了，没有优秀的教练就没有优异的成绩。马俊仁在世界杯马拉松赛前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时有一段鼓舞人心的精采答话。记者问：“你们有那么多女选手，为什么没有优秀男选手？”“我只是女子中长跑教练，我没有带男子，我想我带男运动员也能达到世界水平。”马俊仁答得十分自信。马俊仁没说过不兑现的话，他这样说，我们信。这一问一答可算是扯出了一个重要的话题：一方面，我们田径项目从总体上看也是阴盛阳衰，中长跑项目亦是如此，现在女子的半壁江山已经打下了，就我们这几个世界纪录放在那儿，够世人忙乎一些年了；另一方面，也是向我们提出挑战。假如那位记者继续问，你是否为你们国家再作贡献，把男子水平也搞上去？我想，马俊仁会说，那要看国家的需要。是的，马俊仁的思想境界能做到这一点的。笔者认为这个战略措施极为必要，虽然马俊仁身体状况不是太好，但是他正值壮年，正是干事业的好时机，假若他不愿意离开自己执教多年的女队的话，不妨在他继续抓女队的同时带上部分他看中的男子。只要提出不同的训练指标，会形成一种以女促男，以男带女的互相竞争局面，更会有一种微妙的“异性表现”的激励作用，可谓一举两得。这个建议，想来也不是异想天开，希望能看到“马家军”这个特有概念改变性质，不光是指马教头麾下的一群世界级水平的中长跑女将，而是包括男子在内的优秀选手集群的完美全称。

马俊仁，看你的了。

恰在此时，七运会结束了，一批中长跑男选手的成绩不错，并且明显地处在上升阶段。老马他寻思着，完全可以考虑吸收过来拼一下，弄好了就很可以光彩一番——老马忽略了中国男子项目接近和超过世界水平的制约因素比之女性要多得多，操作起来困难度要大得多，

所需的时间要长得多。实际情况是：中国男子项目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其差距不仅难以缩短，近年来而且仍在拉大。欧亚男子人种人体多项指标的 差异比女性间的差异要大得多。例如血红蛋白指数的差异，女的差异小，补一补或能 拉平，男的就差得远了，很难补起来。

马俊仁的女队在九三年出现高峰，若能保持相应水准别滑坡，打到九六年奥运会 已属不易。保住领先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创造领先地位更苦更难。竞技体育就是这样，有时候，咬牙拼几年冒一下尖儿说不定能办到，要想总是你冒尖就相当难了。中国 女排，中国 跳高，即为可叹可悲之沉痛先例。由此说来，倒是中国乒乓球队和中国 跳水队、体操队的成功经验实在值得国人认真总结，他们真是很伟大很了不起的。

马俊仁的难处国人恰恰没有看到，关于马家军的神话仍然不断地创造出来。老马 自己百事缠身且精力渐疲，外界的鼓噪反而使他不断膨胀升温。尽管他也知道打好男 子项目确有难度，但是他在那一阶段已经很难客观评估自己的能力。招募男兵的决定 还是匆匆出台并昭示天下了。国人顿时欢欣鼓舞，新闻界当下寄予厚望。谁还会注意 到，几个月以后，马俊仁这一名教练将在广岛亚运会上承担男、女中长跑大赛多至 10项以上!就他个人而言，他在大连独立了门户，领导和教练力量削弱了许多，就任 务而言，份量加重了许多。先不说提高运动成绩，光说那么多人的思想工作他就顾不 过来。队伍扩大了，海内外华人的要求更高了，任务更重了，就他一个人，他受得了 吗?

我们的新闻媒体不管那些，大家还在一个劲儿地往紧里上弦。孙玉森对我讲：七 运会以后到广岛亚运会，一年多时间，奔向马家军的各路记者成百上千，在云南基地 时，旁边的小旅馆住满了要求采访的记者们包括老外，全是冲马俊仁来的，一住好些 天，根本轮不着见老马的面。没办法只好攒一块儿召开新闻发布会，安排不过来嘛! 走了一拨儿，又上来一拨 儿，跟农村赶庙会似的。我们这边儿瞎说，他们那边儿瞎写! 都没一点准儿了。

竖起招兵旗，就有吃粮人。

到了1994年7月马家军搬迁大连之际，陆续投奔老马的男子中长跑选手已经达 到8至10人。这其中，包括中国90年代以来继第'个长跑国际健将张国伟之后最优秀 的男选手穆维国、孙日鹏、张福奎、宁礼民等。他们有的曾是七届全运会的金牌得 主，有的是当代中国公认的马拉松新强人，有的是国家纪录的创造者和保持者，有的 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大赛，长期生活在国家集训队。但是，他们在加入马家军队伍的时 候，却与女队员有一些重要的差别和鲜明的特色值得读者们注意，我在采访后为其归 纳了至少十点：第一，半成品的选手马俊仁不想收，招收来的男选手多半是事业的成 功者，他们干到这一步基本上无求于你马俊 仁，更没有感恩戴德思想，他们能在体坛 起步靠的是各自的努力和前几任教练，与老马无 师承关系，因此对老马的尊重程度不 会很高；第二，多数男选手年龄已近成熟，比较善于 独立思考，不信神话不闹迷信，老马平时那一套例如梅花鹿大仙等说法对其无效，不 像小女孩子那样好哄；第二，经 济上要求自立，大多数男队员考虑家庭负担较多，有的(如张福 奎)甚至已经结婚，至少也到了谈对象想成家的时候，他们既要拼出成绩又急需用钱，老 马在经济分配问题 上处理不好，就要翻船；第四，男队员的社会活动圈子比女队员广阔，受 当前社会经 济大潮及其它思潮影响较多，兴趣较广泛，独立行动的愿望强烈，好赖见过些 大世面，难以适应马家军的全封闭；第五，他们过去信赖的体育界人士大多数对马俊 仁有一定 看法和意见，不少看法又有一定道理，这对于他们不可能不发生影响；第六，你马俊 仁脾气暴躁这帮男运动员脾气也不小，骂不行打更不成，老马不敢打也打不过这些大 小伙子，而靠民主管 理靠理论服人老马暂时还不灵；第七，大男大女吃住在一起，整个基地 的氛围势必发生质的变化，“更会有一种微妙的‘异性表现’的激励作用”，彼此相爱亦有可能，老 马今后当着男的骂女的，或当着女的训男的，都定将产生强烈 逆反心理；第八，男队员的

介入势必改变过去马家军中无交流无对话无主见的僵死封闭局面，女队员们的思考将会活跃起来。第九，数月之后男队员的任何行动——例如离马而去不辞而别，都将为女队员最终揭竿而起发挥榜样作用；第十，在女性眼中对所有男性时时都在展开比较，十来个大小伙子生机勃勃，老马未必在比较中占上风，往日的权威之塔将受到塔群塔林的围困，女性的注意力分散开来，老马唯我独尊的局面将从根本上改变。

还能归纳出一些要点，但最主要的是这十条。总之，运动队成分的变化，将使“马氏一号”的权威受到极大抵消，女队员们的思想将发生空前转化，全队的整体素质大幅度改善，老马的自身素质倒要经历新的考验并亟待提高。否则，权威破产就在眼前。遥想中国社会数千载封建礼教那般吃人那般严酷，“五四”运动一来许多弱女子都敢于众叛亲离敢于独立搏杀，敢于把“革命”二字绣于胸前招摇过市，敢于提起藤条箱打点细软跟男士私奔，况90年代之今日乎？况名震世界之冠军乎？女性一旦真爱情一旦要革命，比男儿愈加执着坚韧无所顾忌，往往为许多伟男子所不及。伟岸男儿之内心常有懦弱可悲在，女性一朝醒来此生不再糊涂，清醒男儿反倒恨不得大智若愚越糊涂越难得。阴盛阳衰竟成此定势，决非一日之寒。今日之中国疾呼女性解放，在偏远之山区老区范畴确乎必要，就社会中上层而言，当疾呼解放猛醒之对象，正是我辈男儿诸公！

打住。不往远处扯，扯着扯着就拉不回来了。还说马家军，自从一彪男兵男将介入队伍中来，老马渐渐就感到了头疼，全队大解放的势头眼看即将来临。

我在东北奔波采访期间，先后见到过三位曾在马家军干过的男队员。一是穆维国，他早已离开马导转向铁路方面效力。那天他在东北财经大学招生期间相见马俊仁，地点是该校体育馆一楼的体育教研室，我正好在座。身材细高的小穆当初跟着马俊仁半年有余，在广岛亚运会上订了一块800米银牌。随后自做主张离马而去，具体原因我未及探究，但老马和小穆谈及房子的事，问是否铁路真给解决了？小穆回答说解决了。不知小穆当初离去是不是由于房子的原因？这次见面他给老马带了一条“红塔山”香烟，可见彼此关系还不至于太僵。但是老马与他谈话间，他却几乎一言不发，长时间沉默着竟无意交流。老马问他近期跟别的教练在高原训练如何，小穆冷不丁冒出一句：连续40天，一天一个马拉松！然后又不大作声。老马立即批驳这些教练的谬误：什么一天一个马拉松！那是胡抡胡干，傻子！那是过去咱哄老外的一个说法知道不？整啥啊一天整一个马拉松？把人都整垮啦，把人整的尿血整的三年恢复不过来，还一天一个马拉松！这不是瞎整嘛。哄老外的话，咱中国教练也傻乎乎上当啊？咱不那么说，人家当时就不相信咱能打那么高的成绩啊傻子……

老马见穆维国不怎么吭气，也觉得说着没啥劲，双方的会面就草草结束。当时我同老马匆匆上车而去。有心与小穆约个时间好好聊一聊，可惜此后再没有机会见到他。

我见到的第二位男队员是马拉松名将宁礼民，他个子不高而精神喜人，思维活跃而又与人友善，欢声笑语不绝于口。他是最后一个离开马家军的男队员。女队员兵变次日，他跟老马打了招呼说请假回家，就算结束了在马家军的训练。他在马家军的最大收获是自己谈成了对象，看样子双方相当满意，我在运动队生活期间所看到的情景是双方关系已经公开化。女方是谁？犹豫一下还是如实向读者报告，小宁的对象正是马家军女队员里赫赫有名的主力队员之一张丽荣。俩人身材都不算高，但是彼此挺般配。张丽荣认为在兵变前，男队员们纷纷离队的行动对女队员心态确有潜在影响，客观上起了一定程度的带头作用。在基地与小宁相爱以后觉得心中不再孤独有了力量，对马导就不再像以前那么害怕，心中有啥想法也可以和一位贴心男士商量的。爱的力量是无敌的。小宁之所以留至兵变时尚未离去，实因已同张丽荣建立了恋爱关系，要不然也早走了。

宁礼民对我相当客观公正地评价了老马的优长缺陷，他对老马完全采取一种冷静平视的视

角，态度中肯，思考较成熟。现在他仍在辽宁队服役，仍在刻苦训练征战不已。

我见到的第三个男队员，是以3000米障碍为主项的著名国手孙日鹏。他在广岛亚运会上力夺金牌。他同宁礼民在看待老马问题上总的观点是一致的。孙日鹏坦荡荡地补充了与老马相处时的若干细节，对我的写作对大家共同分析当时情况颇有意义，他和宁礼民所谈的许多具体情况都相应地印证了前面分析的十个要点。

孙日鹏生相黑黑的，一身细瘦精肉，身高1.82米，体重62公斤，一看就是个搞中长跑的特殊材料。从面部到两臂两腿腰部臀部，你我不出半点儿多余的脂肪多余的疙瘩肉，上下身比例也好，两腿细长挺直，上身短瘦轻盈，跑起来姿态极为协调快捷，猛一看像个肯尼亚选手，跑开以后技术动作又像是欧美选手，有节奏地刷刷向前窜，你眼里光见很柔韧的两条长臂两条长腿了，别的啥也看不见。与马家军女队员们步幅小、步频快、少起伏、不腾空的跑法不是一种风格。这也许是因为他主跑3000米障碍的缘故。这个项目对运动员的要求很高，他每跑一次本项目，就要28次飞跃高高的栏架，7次跨越3.8米长的水池，跑鞋全成了湿的。这个项目的人材要求必须全面，因而比较难找，勉强找见一个柔韧性、灵活性、协调性都好身材也好的选手，一经训练技术难度又很大，往往不出成绩。等技术掌握好了，耐力上不去还不行，所以，孙日鹏长期在国家队精磨细练，能在亚洲打冠军，已是很不简单了，并且以8分31秒73的成绩打破了亚运会的纪录。

如此高难复杂的一个特殊项目，马俊仁也从来没有认真搞过，对孙日鹏的技术指导很有限。所以孙日鹏在闲谈中清楚地声明，他自己不是马俊仁培养训练出来的，早在1989年全国二青会上他就拿第一了。早期训练主要是在辽宁省庄河市二中，由酷爱体育的父亲孙仁年把他送到了这所中学的体育教师宋绪章名下，打底子，垒基础。宋绪章恰恰是孙日鹏的舅舅。到了1987年，他舅舅把这个前程无量的外甥推荐进入大连体校——又是大连体校，中间还有过痛苦的反复，差点儿干了别的断送了孙日鹏的体育前程。选择3000米障碍这个项目，也是他舅舅宋绪章的决定。几年以后孙日鹏被调到国家田径队集训，多半是因为早期选项准确的缘故。在国家队苦练了将近3年，到七运会就出了成绩，技术动作成熟定型，专家一致看好，孙日鹏潜力尚深。——我这一条道儿走下来，与马俊仁有啥关系呢？到马家军是九四年初吧，我在别的教练手上已经干了快7年，都24岁了，张福奎都25岁了，穆维国也是24岁吧，大家都该着出成绩了。

就是这一年，孙日鹏成为中国在该项目上第一个站在亚运会冠军台上的人。他在马家军干了10个月。——我跟马导10个多月，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增加了训练量，平均每月比从前多跑100来公里，可以达到每月240公里，平均每天8公里左右。体能的确上升了。这一点我承认。但要说一天一个马拉松，那是胡扯，根本没有那个必要。马导那一套训练法总的来说不适合男队，也不适合我的特点，所以在训练中我经常自己修改计划，和弟兄们共同讨论着改进训练，单靠马导那一套，我上了亚运会肯定不行。

我问他，当初为什么决定加入马家军？

孙日鹏直言相告：我虽然长期在国家集训队训练，但是我毕竟不属于调入北京的运动员，关系仍是辽宁队的，时间长了也苦恼。七运会以后，产生出一批条件不错的中长跑另选手，在这批冠亚军当中还是辽宁人最多。如果要马导从头带男兵，我敢说他同样没信心，从小队员抓起，那样成功的保险系数太小。这批人一冒出来，我们的年龄正是大干一场的时候，成绩都在上升，马导受舆论界影响，他分析着这批人可能会给他争光添彩吧，就决定抓大不抓小，如果出了成绩那又是他的！这样他几次三番动员我回辽宁干，当时他跟我说得清楚，只要回来跟他干，辽宁就给我办成教练兼队员，把待遇提上去，还说打比赛得了奖金他决不要，保证不跟我分钱等等，好处说了一大堆。我也考虑，在哪儿干还不是一

样?九三年底我就回来了, 年龄大了, 也要为长远落脚考虑吧。回来以后, 兼教练的事他不可能真心给我办, 算他白说了, 原先我也明知道这个是放空炮, 我不在乎。谁知他反而牛起来了, 连一点儿起码的尊重人的意思都没有了。在昆明训练备战亚运会, 往往因为屁大点儿的事, 他动不动训人, 谁吃你这一套! 有一次因为一只梨, 不过是一只梨, 还值得他在大会上当众批我! 我当场就要搬行李下山走人, 你训女孩子训惯了是不是? 队友们把我拉住了才没走。教练不尊重运动员, 运动员凭什么尊重教练? 何况还是个说话不算话的教练! 这是一次。亚运会以前他拍着胸脯子许愿, 说男队员谁在亚运会上夺金牌, 我马俊仁奖他一套房子! 结果我打了第一, 他又装起糊涂来了。报纸上登过这事儿, 你看见过? 对, 当时报上说终点冲刺以后, 马家军男女队员在看台上欢呼起来, 这时候王军霞向马导说, 孙日鹏拿了金牌, 你许下的愿该兑现了吧? 马导反而好像一时没明e, 问王军霞兑现什么, 王军霞提醒他输了房子的事儿, 当时他自己还低声说, 是我老马输了一套房子。从广岛回到大连基地, 他闭口不谈, 就跟没这事儿一样, 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吗? 我们年轻人干这行吃这碗饭不容易, 应该说房子问题还是挺要紧的, 他老马那么大人了, 怎么总是放空炮呢? 舍不得花钱你就别说嘛! 这又是一回。亚运会回来以后, 我准备参加大连的国际马拉松赛, 那是一年一度的传统比赛, 奖金明码标价, 打冠军四千美金, 亚军三千, 第三名两千。还没去比赛的时候, 马导他来跟我谈, 说这次如果得了奖金要分给他一半! 我啥也没说, 表示同意, 我犯不上因为这点儿美金跟他闹别扭。正式比赛时候他也去看, 还坐在主席台上, 领导、记者不老少。跑完以后, 我得了第三, 领奖台上两千美金当场发放, 我从领奖台上走下来, 一边数钱我一边就上了主席台, 我分出一千块钱来走到老马跟前, 当着领导们和记者们的面, 我明打明举着钱就当面给了他! 你不是爱钱吗? 你不是要分一半吗? 给你就是了。这一下在场的人都看见了, 我明人不做暗事, 你要就给你! 当时给老马一个下不来台。这事儿有记者看见还给报出去了。咳, 想想也真没意思, 跟他干着太没意思。就这样, 我跟穆维国等七八个男队员都不想跟他干了, 我还跟他打了个招呼, 小穆连招呼也懒得跟他打, 从门口叫了辆出租车没吭气就走了……这一走, 我们知道对自己同样损失很大, 什么好处也没得到。但是我们就是不跟他干了! 到现在我的工作手续还在自己身上, 还没落实个地方。后来听说基地的男队员都走光了, 剩下一个宁礼民没走是因为他已经和张丽荣好上了, 他得等一等看看形势发展。一个教练员, 就算你是个大教练, 说话不算数, 在队员当中就没威信! 女队员造他的反, 我看也是个迟早的事, 不过我没想到那么快就闹起来了, 连九四年都没过得去。赵老师你说, 这事怨谁, 怨他自己还是怨别人!

孙日鹏是个直性子, 多年在运动场上的拼搏使他养成了只认正理儿不会拐弯抹角的脾性儿。他的叙述难免有些情绪化的成份, 然而这情绪是从谁那儿来的? 让一个男子汉一点儿个性一点儿情绪都不要有吗? 男队员们的情绪和信念是那样的一致, 他们拔腿而去, 笑傲江湖, 朝着也许更艰难的征途走去而毫不犹豫彷徨, 他们勇敢地迎着命运所给予的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富贵不淫贫贱乐, 男儿到此是豪雄。明知征程艰险千重, 明知还会失败, 他们却敢于坚持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今日中国的中长跑男儿们, 应是水不停歇的跋涉者, 应是向强者冲击的挑战者, 应是人生命运的驾驭者! 他们只有用自己的头脑, 指挥着属于自己的双腿, 才能最终从困惑走向胜利。要说中国体育男子项目的轰然崛起, 只有依靠一群热人格健全的新人, 才有希望。靠奴隶不行, 靠病人不行, 靠唯唯喏喏不行, 靠八面玲珑不行, 靠别人指挥自己的腿, 永远不行。

我们民族的整体崛起亦如是。

想想马俊仁自身的成功, 走的正是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当年, 他决不要哪个人给他当家长。所遗憾者, 他成功以后, 他在率领中国最优秀的一群中长跑高手的过程中, 却偏偏忽略了这一点, 他不由自主还是要当家长, 他没能拧得过这个弯儿来。生活严酷与初愿相违, 在招募吸收男队员这件事上, 他马俊仁算是栽了。他从头至尾都没有找到感觉。

我在基地采访时，有一晚，曲云霞的父亲和我闲聊，谈到宁礼民独自与老马话别，郁闷中的老马问小宁道，你说我老马到底哪里错了？宁礼民在总结了好几条沉痛教训之后，直言不讳地告诉老马说，还有一条，你把我们这帮男兵招来，加速了女队员的转化，也算你一大失误吧！老马听后，长时间默默无语，这一点他原先压根儿没有想到。

老马曾经深沉地对我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招来那些男队员，没想到坏了全队的大事，是个沉痛的教训，但是，他们也给我上了一堂课，对我还是有很大启发的……

我说不准他的思路想到哪里去了，到底启发了什么？也说不准他的反思究竟落到了哪一个层面上。至少他承认决策的失误。我不知道，他会恨他们吗？

感慨当时，竟有7名男兵相继离去，女将大梦初醒。神话正在破灭，基地终成孤岛。自从男队员拂袖而去之后，马家军开始进入了一个半瘫痪的可悲局面。这一切，生是狂热的造神运动给造的。

第十五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编筐拧篓，全在收口”。马俊仁思退意已决。冬训取消，伙食骤降。基地飘摇如孤岛，队员痛切大反思。从王军霞日记看心路历程，从众队员书信知天怒人怨。卡拉OK彻夜唱，设立暗号巧周旋。曾经失去多少剥夺多少，去，今就要讨回多少。忆苦思悲，兵变在即。

生活本身的无情演进终于把马家军推到了1994年的冬季。这一年，大东北的寒风恶雪来势格外迅猛。大连基地的独楼前后不靠，几自在凛冽的风雪中呻吟着。居住在海滨别墅新区的高等华人和客居他乡的外国人一致抱怨暖气不足。孤独的老马枯坐在大客厅里，裹紧了皮衣抗御着阵阵寒气。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入冬以来，很少有客人光顾这座华美阔大的新居，清冷之间老马越发觉得，西洋大房要说过冬真不如咱东北的土暖炕顶事儿。想想近来的杂事，一桩桩一件件，使老马苦恼叠加，他脑子里充满了疑问：

——鞍山田径学校马士慧他们送来了刚刚完工的玉雕梅花鹿。匆匆间没久留，掉头就走了，为啥？

——基地里的男队员也陆续走光，就剩下一个宁礼民，为啥？

——王有馥老两口当时说回家去看看，一去再也没回来，又是为啥？

——白白找了一回刘东，在她姐家还谈了那么些话，刘东为啥到底也没有归队训练呢？

——亚运会打的不是特别好，但也不能算很差，平时常见的记者们最近却来的少多了，是因为眼下没有什么大的比赛任务吗？

——北京那帮拍电视剧的朋友光说这儿冻得受不了，就跟身后边有狼撵着似的，拍完了镜头上车就走，歇也不歇，行动真够快的，咋就一天也不多呆呢？

——往日服务于马家军的老成员像队长孙玉森、司机孟会全，队医张琦等人，留在了沈

阳，为啥轻易也不来一趟？

——大林呢？也许是他真忙吧。自打把个闰福君整走以后，这几个月体委和学院的大事小事都找他一个人。虽说副省长张椿明兼着体委的主任，实际具体工作还得大林抓。光是搞足球搞俱乐部的事就够他折腾的，哪儿能老来咱这儿啊。

——厂家们该来的早来过了，该出钱的财神也出过钱了，不出的反正是个出不了。“理科虫草王”的官司啥时候才能打完？这些日子不会再有什么正经公司来跟我老马谈生意。钱有多少算是个够？够了。

——打一开春就干闰福君，那是谁说的，说；天就能把人家整垮哪那么容易？人家到底还是个平调，该做啥官做啥官，马俊仁我得到啥了？

——该得到的没得到，还落了那么多的不是，指责我马俊仁的报道越来越多，魏纪中批评我的话也在报纸上登出来了，国家体委那个司长现在越发跟马家军过不去，处处为难马家军，让我听她的？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谁也别再想利用马家军，咱再不会上谁的当。早该看透这些事了！

——至高无上的奥运会金牌，马家军没有打着过，就这点儿遗憾，真遗憾。不过好事儿哪能让咱占全了。去年在斯图加特时候人家老外是低潮，国内要打全运会，咱正是高峰年，所以赢得痛快。下届奥运会要等到九六年秋天，到那时上去比赛，各国选手都是高峰期，咱到那阵儿还能行吗？。唉，谁想打谁打去吧！

——我马俊仁今年都50岁的人了，从辽阳大山里闯到鞍山，从鞍山闯到沈阳，从沈阳闯到全中国闯到全世界，没白闯，罪也受了，福也享了，钱也挣了，名也出了，好房也有了，国家最高领导人也接见了，也算是耀祖光宗了，咱这辈子，够够的啦！

老马平时好说一句：编筐拧篓，全在收口。考虑过来，分析过去：咱现在不收口啥时候收口？往后，分明是越来越难干啦。过去曾对报界说过，生平三大意愿，打世界冠军，破世界纪录，建中长跑基地，当时那么说说，也是万幸如今还真的都给实现了，咱还想咋的？这基地，属实说，风水差，买的时候时间紧没顾上那么多，怎么办？让谁来接这一摊子？所顾虑者主要的还不是人选问题，人好选，年轻的教练刘琦他们都不错，他们都能先替我干上，还是我总管，大的权力还在咱手上。主要的难题是这座楼将来如何开发利用的问题，说实话，买这栋楼，人家要了700万，现在实花了500多万，既可以算是公家投的资，也可以算是我马俊仁投的资，最后产权属谁，有人说应该归公家，其实理顺了关系也可以归到我马俊仁名下，将来这楼价钱准涨可就不止500多万了。当初何伯权买咱的知识产权，给了1000万，如果上交所得税，要交400万，咱反复讲这笔钱要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结果交了100万就够了，当时说这1000万要干这个基地，全嚷嚷出去了谁都知道，光税钱就省了100万算没事了，实际上呢，买这楼从前到后也确实咱自个儿办下来的。到时候归了别人，那太亏了，那是说啥也不行的。可是这楼的风水实在差，再干下去有多大意思呢？——咳！倒也没啥，这楼的事儿也没什么太值得发愁的，到时候再说，现在的关键是不能再盲目干下去了，前功尽弃的傻事咱说啥也不能干。还那句话，编筐拧篓，全在收口，不能干了，撤！

说不干，怎么个不干法呢？有什么好办法吗？北京上层人士还热忱要求咱继续出成绩，在下届奥运会上打金牌，老百姓还在没命地嚷嚷让咱为国争光、为民争气，对上对下，如何交待？——撤，也只有一步一步撤，撤得狠了要出大麻烦，政治上，经济上，名誉上，我老马都会蒙受巨大的损失。

有什么办法吗？

多么可惜，举目世上，人海茫茫，却已经没有谁会为他马俊仁出谋划策了。事情千头万绪，纷争无论大小，办法无论好不好，这时候，只有老马独家自行策划自行拍板了。事到如今很有些自谋生路的意味。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办法总还是有的。稳妥的一个办法，就是在继续当好总教练的前提下，离队住院治病，不再直接任教，调任年轻教练入队。如此一来，进可攻退可守，大权没有丢，责任咱不负。轮到大比赛，队员成绩好我领上进攻，成功了大家都高兴，成绩差了我就不再出面，都知道我老马还在治病……要提到病，早已宣传过多时，上下都关心，去年写《辞职报告》，还有一条说，闰福君用行政命令手段让我离职仗俩嘛！现在我真到了该仗俩的时候了。这个理由从各方面讲，都是说得过去的，对上对下都好交待。

就这么定了——从1994年入冬以后，马俊仁即以多种形式向崔大林、省里和北京的更高层领导正式提出了离队治病的请求。

这个理由是很正当的。崔大林、孙玉森等人明知道老马分明是要打退堂鼓了。没有比大林和老孙更了解马俊仁的。明知老马要退，却也只有完全同意，只有热情支持，没有任何别的话可说。

队伍怎么办？老马提出人选，先把省田径队优秀教练刘琦同志拿到大连这边来，把队伍管理起来，把训练抓起来，力量如不够，随后再配人。刘琦本人表示愿意到大连，暂时接管队伍，搞好冬训工作。崔大林即向有关领导请示汇报。老马看病嘛，早该的事儿，诸领导都希望老马静心养病早日康复，各级领导对崔大林的请示表示同意。并指示一定要给老马妥善安排治疗。

刘琦教练很快接到了孙玉森的正式通知，当即做好前往大连准备。

因事关重大，事关舆论，事关许多世界冠军的训练，一向郑重其事的崔大林觉得处理此事理应严肃正规细致，同时也想现场处理可能临时出现的杂务事宜，遂决定同孙玉森一道，亲自送刘琦前往大连，以便明确一下各自的职责，马家军临时交与老马以外的人接手，这还是从未有过的第一回。

北方的原野上，夜色沉沉。脚下，早已冻瓷实了的辽河河道更被日甚一日的严寒冻裂开来，在长夜里发出嘎嘎的响声一直传到很远很远。山岗，河流，海岸，老树，黑土，尽在这严冬的风雪里沉默不语。

屯子里的父老乡亲们俱已沉沉入梦，炕洞中的柴火尚有余温。忙过了整整一年，人们在热炕上睡得死去活来。谁也不知道这个冬天将会发生多少人间故事。

就在寒风中的电话线呜呜作响的那些夜晚，马俊仁已经同远方崔大林等人说定，处理离队治病事宜不再越过1994年。奔波半生的马俊仁就要解脱了。这将是他一生中具有战略意义的转折。从1995年以后，世界上就会退隐一名体坛的巨人。而他偏偏是在事业的高峰期退下来的。谁能知晓这其中的无穷奥秘无穷烦恼啊！

最后确定下来，崔大林、孙玉森、刘琦三人前往大连的具体日期，将是12月12日的白天。此后，老马便可以悠然养病了。

正是在这一天的前夜，震动海内外体坛的马家军兵变终于爆发。老马用整个冬天独自策划的方案宣告落空，即将得到解脱的马俊仁重又落入了苦海之中。

可叹，在那个严冬，老马很孤独，很孤独。

这一边，在距离老马别墅5公里以外的基地大楼里，同样塞满了许多思索和苦恼。队员们的教练仿佛果真有一种相对的感应。她们终于确切地知道，往年冬天赴高原冬训的老皇历今年又将必改无疑。马家军自从九三年的夏季和秋季在国内外大胜之后，已经恍惚间虚度了上一个冬季。那时的马俊仁正沉浸在丰收之后浓浓的喜悦里。

说运动队，年年冬训少不得滴汗成冰，春夏里比赛旺季一来，才能身轻如燕。冬训其实就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建设。

马家军的九三年冬训当时就免了，要过“调整年”了。老马那好事情满得实在堆不下。在中央电视台作报告，在杭州等地做报告，到北京接受霍英东先生的奖励，在沈阳接待今日集团何伯权老总谈知识产权拍卖一千万，请律师同“理科虫草王”打官司，飞到美国领取欧文斯杯大奖，筹建马家军基地为财政独立而奋斗，浙江圣达即中华鳖精集团那边还要巩固合作，广州这厢出席隆重的新闻发布会，挺身而出誓把闰福君的第一把交椅来推翻，辞职风波定要见个分晓，沈阳马氏集团抓紧成立，亲自出任董事长……都这光景了，真的满满当当要溢出来了，还顾得上什么冬训不冬训？搞什么基本建设？

转眼间又到了九四年这第二个冬季，距离目前最近的一项比赛，是1995年元月在日本大坂举行的国际马拉松赛，马家军已决定派王军霞、曲云霞等五名主力前往参加。这个冬季并没有上回那样忙。然而，冬训计划还是无端地被老马取消。甚至连这档子事情一个字都不提。对于队员们来说，这一次再度取消冬训，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当教练的要歇班，他已经不想继续带领队伍征战拼杀下去了。

入冬以来，老马一直没有向队员们公布他将要离队养病的暗中计划，而种种迹象又说明马导行将退避三舍，行踪不定，又神秘秘的。越是如此，笼罩在基地上空的阴云更加难以驱散。

基地一楼的营养食堂越来越不景气了。这个冬季的伙食标准降至马家军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一日三餐很少见到有高档些的菜蔬肉蛋。这怎么能够决胜日本大坂的国际马拉松大赛呢？既然已决定报名参赛，时间近在眼前，吃这些东西能跑吗？——按队员们后来的话说，当时是葱头芹菜一买一大堆，整天是芹菜葱头，葱头芹菜，单种单一面味同嚼蜡“让人吃着吃着就想吐，一见葱头就堵心！”为了澄清此事，我特地寻访了当时在基地任职的炊事员孙有巍。我向小孙了解那一段时期伙食标准的前后变化，小孙回忆说：“一般来讲，运动员的伙食标准每天应达到16块钱，马导平时总说不够吃的。那年亚运会以前抓紧训练一阵子，这个标准当然很低。马导常说那句话，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要受穷，所以他对买菜的事向来很操心，有时候他开车早早赶到金州菜市场，亲自买批发菜，可以便宜多买点儿。他之所以愿意让我到基地做饭，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父亲是海产养殖的承包户，有一条大点儿的船，还有几条小船。我家里也为了最终能让马导给我解决个正式工作，几次给基地送海产，一次200多斤吧，按低价卖给队里算我们的心意。这种情况大约过了一个多月，队伍在1994年8月下旬去云南高原强化训练。在高原有一个来月吧，伙食标准相应提高，每人每天吃到：10块钱左右，再高也高不到哪儿去了。马导最近在报上解释说后来降低标准是因为亚运会以前的标准太高了，达到248元，那是太邪乎了，吃啥玩意儿每人每天能够达248块钱？从高原下山直接从北京去了广岛亚运会，返回大连以后伙食标准越来越低，队员们

都有气，其实就是因为马导有了其它心思！11月份以后饮料根本不买，我这边只有一口锅烧开水，根本来不及烧来不及用的。要说这段时间的伙食标准，大概也就是每人每天10块钱左右吧，决超不过这个数，是这几年来最低的标准了。特别是已经确定要参加元月份大坂马拉松比赛的几个主力队员，意见更大。一到开饭时间，我总发愁，我怕队员们有气怨到咱头上，可是没东西你咋整啊？她们在外屋吃饭发牢骚，我躲在里边都能听得见... ..

小孙还年轻，兵变以后也离开基地去了沈阳大院。我又从几个侧面了解情况，同小孙讲的基本相同，伙食标准降至历史最低点。

队伍渐渐呈现出败相，任何看不顺眼的小事情都可能引发矛盾。一如夫妻俩不再一条心的时候，对方连个习惯性的小动作都容不下。何况马家军中多年的矛盾已经积压到了这般地步——葱头芹菜，芹菜葱头，这还算冬训期间的饭？一个月以后还要打国际马拉松？每到吃饭时间，餐桌上果真怨声四起，并由此进一步引发了全队对当权派的不满和动荡的情绪。不少老队员认为这与基地总管张娟女士有直接的关系。原先说过，张娟在基地兼职甚多，每日里花钱采购的事情自然由她包办，会计出纳都是她。队员们便私下议论，要么是马导存心如此，要么是张娟克扣了军粮损公肥私了。而张娟本是马导的外甥媳妇，也居住在马导的别墅里，平日总是与马导同车来往，伙食标准问题马导断然不会不知，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事情变得邪乎了，说明马导要收山了，大坂马拉松胜败他无所谓了，明年他不干了，“成天吃芹菜还嫌俺们吃的多”，这不是要拆灶散伙嘛！

对张娟的不满时而转嫁到老马头上。

对马导的不满时而转嫁到张娟头上。

伙食标准明显降低一事，成为最终引发兵变的一个新的原因。“马导自己不想干了”——这一基本判断逐渐变成全体老队员的共识。正因为人家不想再干下去，所以才没有必要给咱们这帮丫头片子继续投资，养活咱们还有啥用场？

群风无首的马家军衰象已现。

王军霞和她的队友们窝在几间小屋中，大伙儿回顾以往，感叹今日，心事难平。

每一名男队员的离去，都深深地触动着女队员们的心。仿佛他们每走一人，这座大楼就被抽掉了一根横梁。

王军霞她们此刻正在悄悄地传看着几张报纸，有体育方面的小报，有正规些的大报，有各地的晚报，报纸上登出了中国奥委会秘书长魏纪中先生对马俊仁的公开批评。如1994年11月7日的《北京青年报》，明确使用了这样的标题：《管事太多，被钱迷住，说话太多，有些浮夸——魏纪中批评马俊仁》，各种呼声促使姑娘们把对于老马个人的思考同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了。这些报道语气颇为冷酷：

.....魏纪中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称，体育官员对中国田径马家军教头马俊仁现阶段情景表示担忧，尤其是马俊仁被钱迷住这一状况。

魏纪中说，马俊仁手下的世界级优秀选手在她们浮夸的教练高压之下，始终处于紧张状态，承受超负荷的训练量，“去年我们发现马俊仁的运动员为破世界纪录进行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艰苦训练，我曾向体育官员建议注意这种情况，并中止这种做法。”...在采访中，魏纪中还对马俊仁目前在公开场合说话太多表示了不满，他认为马俊仁应该停止说话很随便的

做法。他说：“马俊仁讲话太多了。我们已建议马俊仁集中精力做些事情，而不要对他所做的四处宣扬，也不要管与己无关的事情。”

至于“马俊仁被钱迷住了”，魏纪中未谈及更多内容，但很显然指的是这阶段以来被国内新闻媒介“炒”的沸沸扬扬的“理科虫草王”与马俊仁打官司的事。

自从去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上马家军震惊世界田坛以来，国内就一直流传着马俊仁与国家体育领导官员闹矛盾的说法。此番，作为中国奥委会秘书长的魏纪中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作上述评论，是第一次体育高层官员作此评论，很显然已将矛盾公开化。虽然魏纪中讲话显得很婉转，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怎么国事。而且在“理科虫草王”公司与马俊仁打官司之际称“马俊仁被钱迷住了”，其态度如何更是一目了然。

姑娘们在传看报纸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个最重要的感觉，就是国家高层体育官员对马俊仁有意见，这一点过去虽然也有所感觉但是从来没有公开过，似乎现在情况渐渐明朗

刘东一去不回，马俊仁也没能把人家怎么样，各界都同情支持了刘东。马俊仁粗暴的作风吓不倒更多的人。我们要团结起来反抗他，他有什么了不起？

另外，还有许多讨论性的文章也让姑娘们感到了某种支持。例如有篇文章是专门思考马家军队员的经济待遇的，标题也是直接了当：《别让她们再穷下去》，文章说，“马家军的女选手们都是苦孩子出身，用马教头的话说，连雪花膏都未曾抹过，从电视上看到她们的家庭状况，那低矮的农家小屋，那一贫如洗的生活条件，不能不感慨系之。如今咋样？她们的家还是那样困窘么？她们是否也像从前一样连雪花膏都抹不上？传媒介绍是奖金集体使用，奖金用来建基地，给人的印象是国家颁发和企业赞助的奖金似乎还没有发到她们个人手里，她们家庭的生活条件似乎没有多大改善。假如真的如此，我想就有点说不过去。有许多歌星及演个小节目的什么星，已成百万富翁富婆，我们马家军的姑娘为国争光，付出那么大的牺牲，都还那么穷，能讲出道理吗？”这些议论算是真正说到了姑娘们的心坎上——

“此时此刻有关方面的领导要站出来讲话，前不久，报载我国有10名专家获国家航空金奖，在颁奖会上，航空航天部长林宗棠强调指出，奖金全部用于获奖专家的个人生活补贴，不准搞捐献，不准在单位内部分摊，接连用了两个‘不准’，关切之情让人感动。这个例子有普遍意义。效力马家军应该尽快改变贫困的生活状况，选手们也该抹抹雪花膏了！也许有人认为，贫困是马家军女选手们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似乎要保持勤奋拼搏的精神就必须再贫困下去。须知，贫困可以锤炼人的意志，但贫困也能所丧人才！体育之星不应钟情于金钱，却也决不倾心于贫困。用贫困来激励艰苦奋斗的精神是难以持久的，富裕起来也并非必然走向奢侈腐败懒惰。难道女选手们抹上雪花膏、住上好房子就不会好好跑了么？贫穷不是马家军的经验，我们过去穷了那么些年，又有几个打破了世界纪录？”

整个舆论倾向都有力地促进了马家军姑娘们的思考，震撼了老马多年来苦心营造的以无知、贫困和封闭为基础的管理体系。

王军霞和所有的老队员们苦苦地思索着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她们由于人性的复苏而厌恶以往非人的生活。请看王军霞这段时期的几篇日记，我们按时间推移往下走。

下面这篇日记没有注明日期，按日记本的顺序应写在1994年6月——“...说到笑一笑，我们只能苦笑。我每次笑都那么艰难。我们实在太累了。九三年大赛一个接一个，到现在还没有缓过劲儿来，怎么休息两眼都发困，我不敢睁大眼睛看人，头胀胀的，晕晕的，训练一抬腿就发沉。每完成一节课都是非常艰难的。特别是在做跳的时候，头痛欲裂。每天没有闹钟就醒不过来。做梦都是在训练，每一觉醒来第一个反应就是又要训练了，能再多睡一

会儿多好啊，而且每几堂课下来就要发烧一次.....

“1994年6月1日—6月5日。全国锦标赛及亚运会选拔赛.....这次比赛总体上看并不好，大家拼搏意识并不顽强，连连失利，从气势上很令人着急，最主要的原因是思想上心理上大家根本就振作不起来。看到这种情形内心很是着急，希望马导赶快收住心神，不然整个队伍会垮掉的。

“...—这阵子我的心情特别烦躁，简直要产生轻生的想法，但一想到含辛茹苦的爸爸妈妈，我又犹豫了。我实在不忍心不甘心离开我未完成的事业，我还想打奥运会，还有好多梦没有圆啊！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表露出我的悲伤，我发现不光是我，好多队友都有不同程度的悲观思想，也许我们都长大了.....在奔跑的时候，我是一个自信的高傲的神鹿，如果失去跑的能力，我将一无是处。我对现在的处境感到无限惆怅.....我觉得我只有大叫，才感觉到自己还没有冷却。”

马俊仁与队员们的矛盾正在逐步升级：“1994年6月了日，星期二，晴.....想到我们的处境，真是凄凉的很，但是我就要那个劲儿——可杀而不可辱！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战胜你，让你知道人的至尊！你欠我的我要让你加倍偿还。逃脱得掉吗你？看你的运气了。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想你无法逃脱一个把死都押上了的我！

“1994年6月24日.....我几乎找不到自身的价值，我不知自己到底为谁而活。整个大脑整个身心麻木了，没有了时空，没有了审视自己的机会，总想找个朋友倾诉，更想找个肩头靠着放声痛哭一场，让我的心获得那么一丁点儿满足。

“1994年8月15日.....倔强的我无时不在折磨自己，痛苦的心灵眼看就要承受不住那一次又一次的打击。看似完整的身躯已经开始摇曳。不晓得哪一天“咕略”倒下再不用叹息.....我是被逼疯的，是在长期压抑、忍耐的情况下被逼疯的.....事情已经成为定局，这些破铜烂瓦有谁来拾起，由谁来承担这不可收拾的残局？

“1994年8月26日，晚。我现在真不知道该干。何是好，每天只是一味地训练吃饭睡觉，单调乏味，还不时地受到马导的咤(斥)责，冷嘲热讽。即便是我默然不语，不去犯错，也会受到他那恶毒语言的攻击。对这一切我烦极了。我好累好累，我明明白白，但我又无力反抗，只有默默忍受着。试想，一个人在(再)有多大的能耐，不受重视相反还处处受到节制、批评。不管我怎么做，听到的都是贬义的一面，任谁不心灰意冷，不充满惆怅呢？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啊！”

接下来的一篇日记表达了王军霞对知识的渴望，对以往的反思：“1994年11月13日，晴，天气很冷。看了谢军的一些报道，我深有感处(触)。同样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都已经采下了事业成功的花环。这是中国女性的骄傲，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骄傲，整个东方世界的骄傲。谢军学习非常好，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我既羡慕又羞愧不已，同样的年龄，我的英语简直一窍不通，而且马导组从来都很少组织学习。我只是一个运动健将，其它方面我简直是一个低能儿，我渴望学习，渴望提高自己，但我又不知该从何做起，我为我的幼稚和无知而感到自卑。上帝真会作弄人，他给予了我长跑的天赋，使我一帆风顺地夺取了世界冠军，打破了世界纪录，并掉回了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欧文斯奖杯，但是我却有一种人在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如今念书的时代已离我而去，好像故意报复我所耽误的美好时光，让我深为当初没有学到什么而遗憾、惋惜。多想自己也能拥有那梦一般的知识，让我在每个空间里都有一个表达自己的天地。真难想象，一个在体育界辉煌闪光的我，头脑里的知识却少的可怜。可怜的我拥有的只有万般无奈(奈)，没有一个适当的学习场所，我找不到进入书本的大门，东一头西一下地乱撞，最终在一声长叹声中无可奈何(奈)何地停下来。就好像有

人跑步一样，开始充满信心，但枪一发，便两腿发沉，怎么也跑不起来干着急，到头来累的够呛，还没取上名次，整个白费劲儿，唉！”

这段时间王军霞她们对马俊仁的态度除了愤怒还有漠然。距离马家军兵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王军霞写道：“1994年11月17日，阴，无雨。大连薄熙来市长要来基地参观了。马导把消息传到我们耳中，于是乎，每个人都忙忙碌碌起来，像接受卫生检查一样，我们在楼道里、宿舍里擦着、扫着、抱着……马导又发火了，这是惯例。早在我们的预料之中，真佩服我们这些少男少女，在一场暴风雨之后，只是一声叹息，便又坦然地干起活来，我们算是修炼到家了，因为大家知道，为这点小事不值得与他那种人生气过不去。”——这是大战爆发前的平静。

1994年12月9日，距离兵变只有几天了，王军霞写道：“转眼问来到马家军已经三年多了……我不停地问自己，我该怎么办？大脑一片空白。我发现我适应不了那一个个令人窒息的公开场所，我喜欢随随便便，但又不得不板着自己，故意做作，所做的事都跟我的心境成反比。我实在不喜欢那些束缚，我愿放弃现今的一切，换取我过去的自由与欢乐……，如今我更累了，现在我一点也不为自己的荣誉而高兴，反而后悔，我的人生要是平平淡淡该多好啊，虽然有很多人羡慕我，围拢我，但我是孤独的，我不会花言巧语，很少有知心朋友，我的内心没有人可以接纳，我都快要疯了，心里的压力太大太大了。我只希望日后能够平平静静，来生平平淡淡，不再辉煌！”

在这片土地上，我们看到光照人类的体育事业已经完全被扭曲被肢解被异化了。她们在追寻着体育的本身面目。

当王军霞和她的队友们把一本本、一篇篇用血汗写就的日记交给我的时候，她们神情肃穆非常认真。一个人，要想清醒地告别恶梦般的过去并不是一件容易事，这需要理性，需要勇气，一位队员在献出她的笔记时，给我附上了这样的信件：“……当我答应了别人的事情以后，我就会尽力去做，我发动朋友们和我一起翻箱倒柜，总算找到了关于当时的一点记载。也许会对您的调查研究起点作用，请您慎重采用我提供的这些资料。我们不再需要世人廉价的同情，我们早已体验过了痛楚，品味过了煎熬，那不是吞下一杯难咽的烈酒那么简单。我所真心期望的，就是您能够深入研究，揭露实情，警示后人，催人猛醒，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

有两位队员在兵变前半个月即1994年12月5日、12月6日分别写给沈阳朋友两封信，由于基地离开发区邮局较远，未及发出，不久兵变终成事实，此信已经没有发出的必要就留下来了。信中可以看出队员们在兵变前夕凄凉而愤怒的心情。其中一封写于12月5日的信中说：“……自从离开沈阳离开你们那天起，我就不再是原来的我，一句话，一首歌，都会令我联想伤感，使我默默地哭泣。我具的太想念你们了，从到大连至今，逃离苦海的念头一直萦绕在我们的脑海里，内心深处心事重重，厌人厌事。在这里我不愿提起我们的教练，如果说以前我还有些感恩之情，如今呢？唉，现在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真是度日如年，他也变本加厉，精神病般的疯狂，外界又有谁能相信我们所受的一切苦难？现在，什么成绩、金钱、名誉，我已经啥都不在乎了，这种日子又有啥意思，做牛做马都比我们强，他对一只狗都比对我们强！现在这个组已经有名无实了，老鬼(原件如下，下同)基本上不领我们练，每天基本都不练，体重长胖了许多。团结就是力量，我们组大些的队员基本上抱个团，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商量到底怎样办才好。老鬼也早就不想干了，他想装病住院，由别人带我们而他仍然在背后操纵，如果查出丑事来，跟他毫无责任，而出成绩他还可以渔利坐收，真是一箭双雕，阴毒的手法。他的一言一行都会令我们做呕，这样怎么还能长久相处下去呢？我们已无法忍受了，混下去以后结局会怎样我们很难预料，白白浪费时光是多么可惜，下一步怎么办我们正在酝酿之中，我受够了！##”——三个惊叹号，末了还注

明一句：请千万不要回信。

另一位队员将要发出的信写于12月6日，我在想，为什么马家军的队友们几乎同时纷纷给外面的朋友们写信呢？这只能说明她们已经预感到了兵变在所难免，希冀着外部世界的精神援助和最后的理解。信中说：“谁能预测我们的未来呢？前途太渺茫了，马导他无端苛刻，动不动指责和打骂，让我们的心都冷了，说不出哪一天我做了愚昧的事，请不要怪我，我实在不想继续这样压抑地活下去。这么多年来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多少女孩子拥有的纯真！虽然我们曾经为祖国争得过荣誉，可这能代表什么呢？因为马导变态，我们也不想再出名，再为祖国努力了！祖国和人民不会理解我们，我们的牺牲是无谓的牺牲，又何必呢？我们的后果谁能想到呢？教练一点儿也不为我们着想，我们又何必再顾什么师徒之情呢？我们为他打江山创名望，可他没说过一句让大家安慰的话#.....马导看到我们这样也要整我们，现在我们也不知怎么办才好，只有等待时机了，不过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今年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为什么老天爷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这些苦命的孩子？为什么要同我们一生的命运开玩笑？现在已经是深夜一点多钟，我还在给你们写信，我的心难以平静，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落下来。我不敢多想，更不敢设想未来，我真的好怕，在这儿没有任何事情使我高兴，我恨透了。有一次马导亲口讲，你们都是活驴！他还总羡慕别人的师生感情，你们的教练、人家别的教练像他吗？我真想让他看看离开他我们有多自立。我们并不比任何人差，我们都好了以后，气死那个变态的老鬼！现在我们都在混，他一天也不管我们，愿意练就练，不练也没人管，现在体重已经达到该宰的小猪了，你说可怕不？男的都散伙了，现在整个大楼空空荡荡的，简直都不像个集体了。马导要是明白些，就快，占、解散了算了.....”

所有队员都是从思考自身命运开始，以不满现状怨恨老马告终。她们还小，她们不可能学会分析更深刻的原因，她们看不到老马同样也是受害者。一位队员效仿马宁宁的作法，给家中父母灌了录音带。她在录音时哭泣不已：“我要通过录音这种方式，向家人诉说明白。你们是不会理解也不会体验到我在这个组的心情的，更不会用另一种眼光，去审视马俊仁这个人。他简直就不是个人，他是个禽兽，他是个虐待狂，神经病#他对我们的处理手法总是那么狠毒。冯文慧和古冬梅跟他那么多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可是他为了他家的两个亲戚，硬是给她俩从沈阳挤兑到偏远的鞍山七矿，这对她俩来说，是多么不公平，而我们的下场可能比她们还要惨！我们退下去能干什么？没有钱，没有文凭，我们什么都干不了。在这个组，只有伤害和痛苦，每一种伤害，都是那么刻骨铭心，每一种痛苦，都是死去活来。我对往后的人生道路已经彻底绝望了，我只是一天一天盼着，盼到死的那一天#”

我不厌其烦地摘录马家军队员们兵变前的日记、信件和录音，我觉得只有如此才能最真切地表达她们当时的心情和思想，任何第三者的描绘形容都无法与生活的真实相比拟。在写作中我的心情是很痛苦的，我决不想伤害老马伤害任何人——在使用这些材料时我已经尽可能地回避了队员们许多对老马较直白的不雅语言。随着岁月的流逝淘洗，队员们的心会渐渐平静下来，时间正在抚平她们心头的创伤。可是，如果我们要探求她们当时内心世界的全部真实，却只有依靠这些留给历史的记录。

基地大楼在寒风中呻吟着，颤抖着。

马俊仁这些日子来基地实在太少。他躲在别墅里，他对于队员们的沉痛反思并没有太多的察觉，队里竟然没有人像过去那样及时向他打小报告，以至于事到最后关头他还什么也不知道。他整天的事务就是打长途电话，说看病的事，安排前来接任的新人。

然而基地女队员们对老马的声讨正在毫不犹豫地展开。除了一支支刷刷作响的笔在日夜奋笔疾书以外，明里暗里的小型声讨会夜夜不停。睡觉晚了无人催问，黎明不起但睡无妨。

谁也别管谁，你自己还顾不住自己呢！前途，命运，金钱，爱情，自由，独立，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所有严重的问题，一下子推到了每一个人的面前。

人在最后抉择的时候就要陷入偏狭的回忆，而回忆却是非常惨痛的。0 声讨会”往往在毫不在意的情况下就开了起来，而且开得有声有色。姑娘们七嘴八舌，专拣忘不掉的屈辱激发自己的愤怒，以证明愤怒的正确。她们说：

——有一次在云南高原训练，只是因为王军霞带队跑在集体前头稍稍快了点，马导就骂她是想在记者面前出风头，要给她点颜色看看，就地痛打王军霞一顿，毫不给世界冠军留情，对着摄像机的镜头也要打，“就是要打给记者看！”

——吕欧长得出众一些，马导就要治理她，丝毫不顾忌女孩子的自尊心，除了一顿皮肉之苦以外，还亲自动手给吕欧推了一个大光头，“我让你再发贱！”

——痛打曲云霞，不过就是因为曲云霞吃饭时显得为难了点，饭在嘴里打转，实在咽不下去，马导就往狠里揍，“让你再今吃不下去！让你再不好好吃！”其实，是因为曲云霞跟别的教练多说了一句闲话。

——刘丽是个勤快的资深老队员，马导往床上一躺，伸直了双脚，总是刘丽上前擦脚，剪指甲、抠耳朵、洗袜子，就好像伺候一位老太爷，在打曲云霞的时候，刘丽仅表示了一点点不理解，马导就说她“你牛逼什么！”掉头把刘丽痛打一顿。

——运动员的肝病已经到了疼痛难忍夜不能寐的程度，偷偷去医院看了一回病，回来就难逃劫难，人人过关，“打不服你不算打！”刘丽被打成乌眼青，还瞒哄家里大人说不小心在桌子上给碰的。

——那一年在云南高原训练，有一个小队员名字叫王小男，因为跟不上队，马导冲上去把王小男痛打到泥塘里，直到浑身是泥是水，打的王小男没处躲，没处藏，直往树上爬，脸已经被打的变了形，直喊救命，没人敢救。马导说，这叫强化训练。

——李颖是从鞍山第一个跟马导来到省队的老队员，资格最老。因为李颖在组里跑得不是特别好，没有给马导争光争气，马导抄起大木板子就朝李颖头上打，皮开肉烂，鲜血直流，队员们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到现在李颖头顶上留着鲜明的三角疤。

——还有一个小队员叫谷亚男，受打不过，连续逃跑三次，每次都被抓回。有一回马导亲自追到火车站，上了车一直找到最后一节车厢，找到谷亚男，笑嘻嘻连哄带骗抓回来，照打不误。马导用树条子蘸水猛抽谷亚男，把谷亚男脸上抽得全是血印子，长期消退不去，谷的父母得知以后嚎啕大哭，要告马导毁容罪，经过多方做工作才算平息。谷亚男只要看见马导，就浑身打哆嗦。

——吕亿模着自己脖子后面的大疤，感慨地说：这是我在马家军留下的永久纪念。

——为防止队员身上有钱，多次烧毁队员应得的工资，最后一次烧了十几个人的全月工资，共计两千余元。

——在队里几年来，从马导一个人嘴里，我们已经把世上最肮脏最难接受的脏话听遍了。做俯卧撑他不满意，就骂我们说：“起！起不来啊？你爸和你妈在家里大炕上就这样笨吗！”

——在训练中，跑得落在后边，马导大骂：怎么啦？跑不动啦？今晚上该给你 过过电啦？非找几个大老爷们操坏你不可！

——在大院时唯独他不准我们到课堂听课，每周三个半天的文化课，马导的队伍从不参加，求知的欲望被剥夺。

——扣留我们所有人的奖金，控制在他一个人手里，你想要钱吗？只有俯首贴耳唯命是从了，否则不给。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我们是人，不是畜牲，不是赚钱机器.....

山雨欲来风满楼。

基地大楼就是一座即将爆发的活火山。

老马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他过低地估计了队员们的力量，他认为这帮小姑娘 没什么了不起，哪一回不是整得她们服服贴贴？除非背后还有特殊人物做后盾！——其实哪儿有这样的人呢？

是的，后来的事件曾经使无数善良的人们疑虑重重，许多人总是认为：马家军 兵变，令人意外，小姑娘们懂什么？肯定是背后有人指挥策动，不然她们哪儿来的 那么大胆子？中国人总有那么些人要破坏民族的事业，从背后捅老马的刀子！

实际上，至少这一次不是这样，而是马家军从内部爆发了无畏的抗争。

这种抗争是无法遏制的。在兵变爆发之前，姑娘们所采用的抗争形式也是稀奇 古怪，多种多样，甚至有些不可思议。比如，当时的队员们对老马很仇恨，又一时 没有演泄的办法，就借助中国农村中最古老的“咒人法”，用剪刀把老马剪成小纸 人，写上名字，用锐利的钢针扎，用唾沫唾，或者把纸人日夜压在床脚下，垫在床 铺最底层。兵变以后，有队员匆忙间收拾行李，来不及把纸人处理干净，竟被老马 事后发现。把个老马气得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愤怒地对我说：把我铺在床褥 子下头，她们这是干什么？这是要流氓嘛！纯粹是女流氓！

在那些最后的日子，队员们与外界的年轻朋友已经多有联系。这些朋友又是 如何进入这座大楼的呢？队员们用什么办法告知外界老马在不在队里呢？老马在， 人不来，老马走，人就到。——这是姑娘们用各种暗号联络的结果。最常用的办法 就是，老马开着奔驰车刚刚离开基地回了家，姑娘们就在朝着大马路的阳台上挂出 了预先定好的信物——红色的运动衣裤。朋友到达基地附近时，先从远处眺望，看 看那阳台上是否有红色运动衣在寒风中飘荡。这情景有点像抗日军民对付日本鬼子 的“消息树”，又有点像国共两党在早期严酷的斗争中，地下工作者常常摆在窗台 上的一盆花。如今是和平年代，姑娘们为了向朋友倾诉，为了朦胧的爱情，为了酝 酿新的行动，采用了这样的奇特的举措。

后来我与姑娘们多有接触，意外地发现她们中有不少人竟会唱新歌。这在别的 运动队是很自然的，马家军的姑娘们会唱就有些令人不解。一问方知，还是在那段 时间里，老马回家不在楼中，姑娘们围在王军霞受赠的一台电视机前，不知疲倦地 观看久违了的各类节目，直到出现“晚安”、“再见”的字样。光看电视尚不过瘾， 就有人从外边借来了录像机，与电视

接通后，放入卡拉OK的录像带，彻夜大唱卡拉OK，直唱得东方欲晓，新歌唱成老调，人人嗓子冒烟。她们太需要连嚎带叫大唱出声了，她们的生活太无聊，太压抑了。这事儿在当时，老马居然一无所知。这也是姑娘们与现实抗争的一种特殊方式算一种人性的渲泄吧。

马家军的核心内部正在发生着剧烈的深刻的变化，人格曾有多少扭曲，姑娘们就要追回多少坦荡；人性曾有多大压抑，姑娘们就要换回多大释放；人道和正义被摧残到什么程度，姑娘们就要匡扶到什么程度；劳动的价值曾经失去多少，而今就要讨回多少；自由被秩序所剥夺，而今就要破坏秩序还我自由；人的尊严被贬损殆尽，责任者也将要尽失尊严；世上曾经有多少虚伪，迟早就会有更多真诚——谁也无可回避了，人格，人性，人道，正义，爱情，自由，尊严，真诚——天啊，这些至高无上直古久长的深重命题，如今在这帮小姑娘身上竟然体现得如此集中强烈，如此切肤直感，如此刻不容缓！

在中国，年轻而又奋斗着的女性们，所要夺回的，不正是这些本来应该得到的东西么？除了这些，她们还稀罕什么？珍稀财宝？人身依附？醉生梦死？任人宰割？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里，而今，新一代女性正在走向成熟。马家军的姑娘们什么都见过了，什么伪善都不灵了，什么大仙都不信了，什么说教都听不进去了。说到底，时代的演进，最终决定着中国女性的独立和解放。女性的命运，只有觉醒才能自己掌握。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第十六章 最后的军营

争权益军霞小胜大教头，起狂澜孤帅竟无一将援；曲云霞过生日已成悲军盟友，马俊仁打电话宣告离队日程。导火索终被老马点燃，论责任无关新来教练。真男友驱车远程接应，众姐妹签署集体辞呈。队员行动多慎密，马导意懒少明察。

前面说到基地大楼里产生了种种危机，众队员把多年的怨气统统集中在马俊仁身上。兵变随时可能爆发，中国体坛的一个神话即将破灭，一场悲剧眼看着难以避免。只

可惜马家军登上历史舞台才不过一年多些，到了大连真正独立也不过半年多些，这大幕谢得也太早太快。我们实在难以说清这个时代是喜剧多呢还是悲剧多，抑或是悲喜交加，两难境地？队员们怨老马恨老马虽有一定道理，可老马又该怨恨谁去？马俊仁同样是大社会和新时代的产物哟。

在最后的兵变爆发之前，马家军中的经济矛盾更加尖锐化。她们与当前这一个物欲横流的大社会同在，人人都不可回避地思索着同一个问题：我有多少钱？我现在有多少钱，将来才能办多大事。既然今年冬训已经完蛋，马导连即将参加的日本大坂马拉松赛都不顾了，明年怎么办？往后怎么办？没出过大成绩的队员那少许希望彻底破灭，出过大成绩的队员更没有新的企盼。人在无望的时候心理时钟很容易趋于一致，那就是反正我已经干不成什么名堂，钱也不会挣得更多，干脆大伙儿都别干啦！团结起来，讨回我们早该得到的、属于咱自己的那份儿血汗钱！钱，还是钱。这时我想起了后来报界屡次披露的马俊仁集中烧毁队员月工资一事。较突出的一起正发生在此前不久。那把火使贫苦多年的农家小姑娘真正心疼坏了。那是1994年秋季某月份的全队工资，老马在一楼食堂烧掉这些钱的时候骂道：我让你们花！让你们花灰！你们告我去吧，告我马俊仁烧人民币犯法！——队员们有时候并不十分在乎眼睛看不到的若干奖金，可是对于日日奔跑挣来的工资，却无比珍惜。

时隔半载，队员们仍然在忿忿地对我讲：烧掉俺们的工资，当时敢怒不敢言，可是马导他家的儿子们亲戚们都算基地的人，长期在基地开支，他们一领工资领老厚，一大摞，他们笑嘻嘻的，我们一分没有，搁谁谁不恨？驴也要吃草哩，机器还要加油哩，人为什么要白跑？事情到了后来，营养伙食这么差，都是为了从我们的嘴里硬扣出钱来肥他家的人！俺们的工资让他烧光，俺们的奖金让他扣着，这合理吗？这公平吗？外边的人都说俺们挣了大钱了，钱在哪儿呢？家里人年年月月眼巴巴地等着用钱，爹妈养活我们一辈子不容易，可是钱在哪儿呢？

话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王军霞父亲王有馥的牢骚来。老王头说：那一回，人家请我去参加全国模范运动员家长表彰会，到会上人家都说我有钱，我就奇怪我受穷一辈子，有啥钱？杨文意和谭良德的父亲还跟我开玩笑，说咱养了个好闺女，说我现在日子好过啦，说我早该有百万元的存款啦！这话把我说伤了，我上哪儿弄来这一百万？人家说我家小霞至少存有200万，这就怪了，怎么就没见她给家拿回来过？——老王头有牢骚，平日里很自然要叨叨给女儿听一听。

我想起了马宁宁的父母亲 and 许多贫苦家长们那殷切的期盼：孩子，好好练啊！再大的苦也要吃下去啊，要多出点名儿，多给家里挣回些钱来！咱家穷，就靠你啦……

我想起了刘东家中穷困的景象：残破的院落，陈旧而又简陋的家俱。那一次，刘东给了母亲几千元钱，家里竟然什么都没敢买，先拿这笔钱还了陈年的旧债……

我想起了曲云霞的父亲满头汗水，几十里地肩挑海菜，走乡串户，在声声吆喝中，一斤一两地把海菜卖出去……

因此，在兵变前不久，即1994年12月初，马家军全体队员尚未做出要集体辞职出走的决定，当时，她们只是把强烈的不满聚焦在马导扣押各人奖金这个最心寒也最不服气的问题上。在经济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势必更多地表现为经济利益的关系，或者说这种关系在暗中起着有力的杠杆作用。这与过去的公社化时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以人际关系的表面淡化来谴责这种新型关系的建立是传统道德的滑坡和堕落。大锅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先生在回顾和总结马家军解体的具体原因时曾说：“一是管理队伍越来越粗暴，运动员受不了。像王军霞这样一个世界上著名的运动员，一个22岁的大姑娘，马俊仁拿着棍子打，这是不行的，对其他运动员也有管理上的粗暴行为。二是经济问题。马俊仁这几年取得好成绩，社会赞助包括广告费，收入是很丰富的。但这事他没有处理好，运动员这些年的奖金，至少要发给她们，但他都管在自己手里，包括工资他都扣在手里。有一次他把运动员的工资点一根火柴烧掉了。运动员们当时都很担心，这几年辛辛苦苦得的奖金都在马指导手里，他哪一天一把火都给烧了受得了吗？所以强烈要求把钱发给她们。他长期没有发，这也是矛盾激化的一个方面。”——刘吉先生所分析的关于奖金问题这条直接原因，是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果，是符合实际的。

这时候的王军霞情绪确实坏到了“历史最低点”。就在前不久，马俊仁又当着全体队员的面，狠狠地把她臭骂了一顿。队友们人人自危，实在也难以给予王军霞多少安慰。这位世界运动场上最坚韧的女性之一，现在却到了崩溃的边缘。可是她天生不会与人吵架，她无从发泄无处申冤。队员们人人都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感觉。人是不是应该学会吵架？有时候，心中憋得难受，吵一吵干它一架，反而痛快些。事情反倒不至于真正恶化。可惜姑娘们还学不会同马指导正面去吵，吵的结果似乎准是挨揍。那就憋在心里吧，

越憋越危险。最终，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王军霞终于率先走进了马俊仁的办公室。她没有与任何队友相约，她独自一人，她要同老马正面拼杀一次。这个看似瘦小的乡村姑娘曾经无数次向世人证明了她在跑道上拼杀的无穷力量，如今，她又一次爆发出令老马不可思议的强悍。

这是一个化雪天的下午。老马刚刚打过长途电话，在电话里他又一次向省府有关负责人重提离队看病的愿望，得到的答复是他满意的。此刻他正在沉思中。忽然，王军霞昂首推门而入，并径自坐在沙发上。二人并不打招呼。沉默中，老马点燃一支香烟，他对于王军霞此刻的到来实在没有多大兴趣。

“马导，”王军霞首先说话，“我很正式地向你提出，我不干了，我要退役。”

对王军霞突然提出的要求老马并不感到有多么意外，这些天老队员们普遍情绪低落，他并非一点儿看不出来。他只是盼着自己早日一走了之，我脱身以后，你们爱干不干。所以老马淡档地回了一句：“真的不想干啦？现在还不行，现在你王军霞还不能退。”

“为什么？”王军霞问。

“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那能行啊？以后你不干能行，反正现在不行。”他有他的心思，他想把一切问题留给自己离队以后的新人去解决，而不是现在解决。离队以前，他不想发生和处理任何棘手的问题。

短暂的沉默之后，王军霞很平静但很清楚地说道：“你要是不同意我的申请，我这就走，现在我离开基地，一切后果你要负责任。”王军霞说完就往起一站。

马俊仁一怔。他没有想到王军霞要以走人相逼，这一招儿使他很被动。王军霞的名气实在太大了，如果她真的卷起铺盖一定，势必对老马总退却的战略计划造成诸多不利。情急之中老马也急忙站起身：“王军霞你坐下，”老马的语气温和下来，“你咋能说走就走呢？你好好想过没有，明年打世锦赛，得了冠军又是一台奔驰车，你不想要啦？再说，你坐下，你不干了可以，那也得慢慢说嘛，年轻人办事欠考虑，一个运动员退役不是小事情，退役以后怎么办呐？干啥呀？你还是要好好想想嘛！——难道你啥都想好了？”老马想试探一下对手的决心。

王军霞并不落座，她悲哀而又坚定地说：“我都想好了，如果马导你硬逼我干下去，我随时都可以死在基地，我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所谓了，活着太没意思！”两行凄楚的眼泪从王军霞削瘦的脸颊滚落到水泥地板上，“我随时可以死！”她低沉地强调说。

马俊仁倒抽一口冷气，真发慌了。王军霞一旦独自出走，当教练的已经责任重大，如果她再来个基地自杀，马俊仁他更受不了。

——经济谈判就是在老马毫无退路的情况下得以开始的。整整一个下午，王军霞态度强硬坚定不移。马俊仁不断调整对策，他大主意不变：说一千道一万，在自己离队以前王军霞不能走掉，他实在不想给自己的光辉结尾添加任何暗影。要走，我老马先走，你们后走，以后的事情我就管不着了。于是，老马首先表示同意王军霞退役，表扬她为队里立了大功，吃过大苦，也为老师争过气添过光彩，他要稳住这个倔强的女子。

王军霞坚意表示：“既然同意我退役，就应该把属于我的奖金和金牌还给我，你为什么把这些并不属于你的东西长期扣留在自己手中？无非就是为了更严密地控制我们。但这种办法

只是暂时的，你管得住钱管不住心，现在你如果不把这些东西还给我，我可以暂时不要，东西拴不住人，我可以离开基地先走，然后通过领导，通过新闻媒体跟你慢慢往回要。”

办公室外，所有的老队员都在密切关注着这场对话。王军霞终于率先冲破了僵局，说出了大家早就压在心底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她喊出了全队的心声。她们感到了许久没有过的兴奋，她们奔走相告，她们希望王军霞打头炮能够夺取这次胜利。室内，面对这个表相瘦弱却要以死相拼的小姑娘，马俊仁实在想不出对付她的好办法。可是老马又担心把奖金和金牌一旦还给她，她还是那个扬长而去，或者走得更快，那又怎么办？老马且战且退，且退且守：“这些东西老师肯定不会要，该给你的迟早要还给你，你要相信马老师啊！”

王军霞说：“既然迟早都要还给我，为什么不可以现在给我？你给了我，我才更相信老师的话是真的。”

马俊仁做悲苦状：“不是老师现在不给你，东西在家里放着永远是现成的，多会儿也给你留着的。但是，你也要替老师想一想，发给你一个人好办，我给不给其他人发呀？给你发，不给其他队员发，不合适吧！”他想用整个集体来钳制王军霞，把事情拖延下来。

却不料王军霞毫不犹豫地回击：“你不给别人发同样是错误的！是谁的东西谁就有权力跟你要，你就应该给。现在我跟你要回属于我的那一部分。既然东西在家里很现成，咱们现在就可以去取。你说从这里开车去别墅要多长时间？”老马一时无语。

王军霞转而询问同老马对面而坐的张娟：“张娟老师，你每天跟马导在路上打来回，你说现在去一趟别墅要多长时间？”

张娟是后来进到办公室的，她见到师徒俩的这场谈判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严峻局面，就始终没有插话，只是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此刻王军霞突然向她发问，她一时没想好，便匆匆回答说：“要十几分钟吧……。”

“对呀，”王军霞说，“不过十几分钟的事，咋就不能去取一趟呢？”

老马到这时候才算是真正冷静下来了，他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看来不做相应的妥协，还说不定要发生什么更加可怕的事情。王军霞这个小姑娘如今分明是拉开了一个鱼死网破的架势，靠骂、靠打、靠哄、靠拖显然都不行了。这个小姑娘的倔脾气他还是有所了解的。

怎么办呢？老马只好同意按照王军霞的意见，在一两天之内，尽快把奖金发给王军霞，同时也发给其他队员。这是他第一次在这个集体中违背自己的意愿向队员们屈服。又很遗憾，在这个紧要关头，老马只是为了自己尽快圆满脱身为了挺住这最后一仗而采取的被动防御措施。他没有积极地从自身角度去反思失误颇多的过去。因此事态并不能得到根本性的转变。

老马为了最后控制队员出走，决定分两步走，他提出奖金可以早发，但金牌却存在银行里，暂时还取不出来，只能随后发——这就是为什么直到兵变前一两天才发放金牌包括健力宝金钥匙的原因。

从王军霞和马俊仁正面谈判的这个下午之后，老队员们胆壮了许多，坚定了许多，于是她们也纷纷向马俊仁很不含糊地提出了奖金和金牌问题——集体辞职那是数日以后的事情了。此刻奖金问题的提出并非集体一致提出，而是在一两天的时间里队员们相继提出的。我们

不必去在意老马的记忆是否有小的误差，总的情况确已向老马形成了一个大的攻势。老马后来对我回忆说：“... 马士慧他们送来玉雕梅花鹿大仙，没呆多时他们走了，我把那玉雕供奉到客厅点上火，当时我没注意到神鹿那两个字，转天就不对劲了。王军霞跟我要奖金要金牌，我当然跟她没好气儿，哎，可是怪了，张林丽也气哼哼的跟我闹，我寻思不对呀，刘丽也要，张丽荣也要，马宁宁也要，那两天都管我要奖金要金牌，开始我还解释，说奖金退役后肯定分给你们，我马老师一分钱不要你们的，中央首长都说过嘛，早给她们没好处嘛，35岁以后保证给清嘛！后来我看这势头不对，心想发就发吧，我就在家里给她们准备了一个书包，转天晚上给她们把钱分下去了。这样才稍微平静了几天...”

应该说，奖金之争是兵变前夕马家军队员同马俊仁教练第一次正面斗争的胜利，尽管队员们认为所给的数额远远不够。但这毕竟是自己要回来的呀！奖金问题以分散提出、集中发放的方式暂缓了一下紧张的气氛——初战告捷。发奖金那天晚上，马俊仁召集全体老队员开会，彼此在会上争论并不很大。一方索要自己的东西，一方也想尽早脱身，会议开了没多久，老马表示同意发放奖金给队员。他指令唯一滞留队中的男队员宁礼民和女队员吕欧相跟上，去别墅家中取回放有巨额奖金的那只背包。这是一只蓝色的耐克运动背包，世界名牌。宁礼民曾对我乐哈哈地回忆说：马导给家里打了电话，我和吕欧就去马导家取那个耐克包，外面黑咕隆咚的，出了楼外，老半天才拦了个出租车，就去马导家，马导他爱人把包交给我们，我们掉头又回来。当时咱也不知道害怕，我把那包搂在怀里，回来的半道上只觉得这个包也够沉重的，黑灯瞎火糊里糊涂就回来了。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儿后怕，幸亏路上没遇上坏人呐，要是有人知道实情，这包可值老钱了，那非一刀杀了我不可，出租司机肯定也活不成.....

严格地讲，这回队员们所分得的奖金只含两项，一项是七运会比赛的奖金，一项是公开报道过的几项美金。并不包括历次广告费及收纳到公共队费中的诸多款项，还不包括多项利息和多次出场费。按照老队员们的粗略估算，这次所分得的这笔奖金只是她们数年来应得款项的一小部分。

宁礼民和吕欧把那只大钱包取回来以后，在马俊仁的办公室，由张娟拿着纸笔、计算机，给每一位队员结账，一个一个来。整个办公室里的气氛相当肃穆凝重。这是少女们岁岁年年终血汗钱和拼命钱的一部分，这是头一回哟！

曲云霞是队长，先从曲云霞开始，她合计分得69万元人民币。第二位给王军霞折算，她分得人民币17万元，美金6万元加零头300元。王有馥老汉曾在家中炕上给我搬过指头：这17万人民币，大概主要是七运会，七运会给小霞计算她得了7块金牌，按辽宁省七运会的奖金标准，一块金牌两万，二七一十四，14万元，加上第二名的钱可能还有破纪录的钱又是3万元，共计17万元，报纸上报道说，这次小霞分了71万元，咋的？实际就是把美金折合成中国钱啦，6万零3百美金，六八四十八，48万加17万，65万，还不够71万可也差不多吧，这个报道该是这么来的.....

曲云霞、王军霞所分数目相差不多，均在70万元左右。据报道给张林丽分得将近30万元，往下张丽荣、吕欧、刘丽、吕亿、王媛、马宁宁、王小霞，逐渐少下来，如老资格的刘丽仅得到3万元，往下几人均不足万元。当时大家的想法是讨回一笔算一笔，这钱肯定不够，先得到手再说。

这次奖金分发会持续到午夜后凌晨一时。队员们心中尚有许多话要说，许多帐要算，她们认为根据以往的参赛次数和优异成绩，各人该得到的远不止这些。可是她们预先并没有在一起核算过，款项很多而情况不明，具体一些谁也说不清楚。当晚时间已经太晚了，一时又难以展开新的对话，只好暂时作罢。老马情绪低沉地告诉她们：这帐笔笔清楚，谁再要

也没有了。

在这个寒冷的夜晚，老马的内心受到了一次不小的震荡，他久久难以平静。可是他心中不服可是又不得不如此办理。队员们想的是所分钱数太少，项目计算不足，马导私心太重办事不公；老马想的是在斗争中居然未能制服这帮丫头，并且还一定程度地依从了她们，实际上是败给了她们，这还成何体统！——这种颠倒历史的局面从来不曾有过。我分析这种局面的形成说到底还是因为老马存心撤退的缘故。假如他没有近期离队的计划，他就决不会允许她们乱说乱动，一切都暂时不会发生，现在他自己主动退居二线方针已定，先就没有了壮壮实实的底气，只好以退为进息事宁人，过几日一走了之。

然而这次奖金之争实在应该引起马俊仁先生足够的重视！这是兵溃四野前的密集枪声，这是人间悲剧的呜咽序曲，这是地震即发时的天火蓝光，这是预示了暴风骤雨的滚滚雷声！老马，你该豁然猛醒，你该紧急求援，你该断然刹车，你该奋力补救，你该扭转乾坤！老马！此刻，亡羊补牢，为时决不算晚，一切尚可控制，一切理当新生。当代中国体坛一支无比英雄的团队，曾经踏平无数艰难险阻走向胜利，曾经战胜巨大的外部困苦高歌凯旋，曾经击败过数不清的世界强手异国悍将抢金夺银，如今，一定能够解救自身于危困，力挽狂澜于即倒！马家军曾经谱写过一篇篇对外拼搏的辉煌乐章，铁军决不应该崩溃在中国人自己手中毁于我们内部！——老马，几天后兵变就要发生，你茫然无所反思，你将痛悔于大连海湾！

然而，无情的历史却顾不得后人的疾呼与惋惜，历史也不屑于迟来文人的笔墨涂抹或昏或醒，历史任谁也无法去假设去马后发炮事后诸葛，历史只会按照自己的脚步强有力地行进着。

最令人悲痛的是，深陷困境的马家军此刻已是一支孤军独旅，失去了政权、政府和全社会的任何外援，老马是一个光杆司令单帅难支，他手下全是哀兵穷将是切切思乡之众，白天窗外地冻三尺朔风呼啸，晚上大唱卡拉OK如同那楚歌夜起——最晚的一次队员们竟唱到凌晨四时——孤军，独旅，单帅，寡人，哀兵，穷将，四面楚歌啊，唯叹人世沧桑，英雄沉浮。

具体一点说，队里边缺了一个最吃劲儿的人，他就是洞察秋毫的原田径队大队长孙

崔大林当然可以起到与孙玉森同样的作用，或者更大的作用，但是，他毕竟身在省体委做领导工作，毕竟不可能直接地、过多地参与运动队的许多细节。孙玉森还是承上启下的唯一桥梁。

俱往矣！如今，除队员以外，基地的管理者只剩下马俊仁一个人，再加上一位女士张娟，顶多再加上曲云霞年迈的父母亲 and 一位炊事员，谁还能发挥堪与大林、老孙、队医张琦、司机小孟相比拟的作用呢？不但无人可以发挥“人和”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全体队员当中，已经连一个向老马“打小报告”的“告密者”也没有了！呜呼，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切都分明太晚太晚。

中国竞技运动专业队多年来的行之有效的思想工作方法，此时已无任何人在马家军当中推行实践，这固然是老马的莫大悲哀。不过，我们或可往深里想一想，此时此刻，冲突已如此尖锐，马家军病入膏肓，即便是有一位思想政治工作的老手在队员当中开展深入细致的化解工作，你说能不能奏效呢？仍大可质疑。大改革时代的风云骤变，运动队体制的僵化锈死，是一切悲喜剧启幕落幕的根源所在，外部大开放而内部打死结，外部变化快而内部老一套，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谁能把日积月累的问题化解掉？文化低而法度弱，专制强而家长凶，虚假多而实惠少，民主废而监督差，宽厚缺而私恨满——冰山沉重自非一日形成，外部的太阳要化解冰山还需要很久很久的时日。一个运动队是如此，一个大单位，一

个大行业，一个传统的大中国，不也是 如此么？

马家军兵变的爆发是一种必然呢。

第一轮分发奖金之事结束以后，队员们对老马的不满情绪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有增无减。过去她们怀疑马导将会盘剥队员劳动成煌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使我们有条件更辉煌。更让我佩服的是，这么多年来艰苦训练，她却从来没有怨言，硬是咬牙挺过来了。她爱听音乐，是一个性格耿直、倔军但不失风趣的好朋友，她不擅长言谈，说话直来直去，决没有一点儿坏心眼。我为她感到骄傲。对了，她还喜欢美丽的鲜花.....

我发现，王军霞在长期的日记中极少使用“马家军”这个词。也许在她的潜意识当中压根儿就不喜欢这个词。每提到集体，她总是使用“我们组”、“这个组”、“马导组”或“我组”这些较为规范的词汇。

现在，王军霞和张林丽等队员从开发区给曲云霞买回了一只大蛋糕。遗憾的是她们没有买到曲云霞最喜欢的鲜花。

12月9日晚，马家军因为给曲云霞过生日而出现了短暂欢腾局面。队员们谁也不再提那些烦恼的事情，也不曾把这个晚间的生日祝贺搞成往日对马俊仁的“声讨会”。她们只希望年龄较大、成就很高的曲云霞能同大家一样，心往一块儿想，劲儿往一处使，同甘苦共命运，团结在一起对付很可能出现的悲惨结局。也许，参加庆贺活动的人们都珍惜这欢乐的来之不易，她们已经许久没有这样充满笑意地聚在一起了，谁也不忍心破坏了短暂的欢乐气氛。每个人都预感到了今后天各一方、长久分离的命运，情知这样的聚会将不复出现在同一个场合同一个队中。也许，她们意欲通过如此短暂的欢乐，巩固一下仅存的美好记忆，证明一下曾经拼搏在这支队伍中的正面意义，此地毕竟洒下过她们的血汗，为此哪伯有意地制造出虚假的繁荣来。也许，参加者干脆就存心有生有色地拉上大师姐一块奔逃而去，哪怕走遍海角天涯，众姐妹再回头，让我们永远在一起。还有一种也许，本次活动同时带有谋略性的意义，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为了争取大师姐，联合大师姐，是与马导斗争策略的需要。如果大师姐一时间难以做出斩断师生情义的决定，如果还在担忧着父母的去留难以下定奔逃的决心，那么至少应该做到对师妹们的默许和宽谅。眼见得向马导提出集体辞职的态势已经不可逆转，曲云霞持什么态度将至关重要，大师姐是否参加集体行动呢？如果不参加能否不干涉不过问？最理想的阵容是从老队员到小队员都能够步调一致联合行动，曲云霞不应当脱离这个集体呀！

这个晚上的生日庆贺活动就包含着这么多复杂的成份，我们丝毫看不出马家军中居然埋藏着那么激烈的危机，如同大病之人临终前一次灿烂绚丽的回光返照。马俊仁曾在生日活动的中途时刻好奇地进门看了一眼，他的到来无人喝彩。队员们啥也没说，马俊仁啥也没想。他无心去管也管不了这些闲情杂事，转身而去了。曲云霞正是通过这次活动最终决定了要与姐妹们并肩战斗在一起，她要和大集体同去同留不分离。时隔许久，我前往兵分两地的马家军中采访，每谈起兵变前的情况，王军霞、曲云霞、老曲头、马俊仁、张林丽、刘丽、张丽荣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过这次生日庆贺活动，说明这次活动仿佛是兵变前统一动作的一场大演习，意义是很关键的。大伙儿发现曲云霞对马导同样有不小的意见，比如说马导早就答应给曲云霞和王军霞每人奖励一套别墅，为什么说话不算数？这别墅对于无家可归的曲家人来说太重要了，当时却从马导那里看不到半点儿希望！她同样对马导的行为发了牢骚，她同众姐妹多年并肩作战，情同手足唇齿相依，唇亡而齿寒，兔死而狐悲，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她不会站出来反对集体辞职。当然曲云霞也不会提出什么积极的建议，她生性含蓄内向，她对一切都失去了信心。曲云霞在生日贺礼上同众姐妹保持一致的基本态度，客观上促进了王军霞和张林丽等人带头集体辞职的决心。

集体辞职势在必行，兵败如山倒。

怎么个辞法？具体怎么去操作？姑娘们暂时拿不出任何既定的方案，她们谁也没有搞政治斗争的经验啊：我们假设，倘若老马盯得再紧点儿，姑娘们一时又没有更好的主意，说不定事情就不会兵变而是另一个样子，至少不会形成像后来那样全队步调一统，来势凶猛的泰山压顶之势，进而令老马失措举世震惊。

合该老马走背运，合该他到了行将倒霉的时候。正在这危急关头，鞍山方面偏偏出了大事：马俊仁的老父亲病危住院，几次昏迷又被挽救复生，老人临终弥留之际，稍一清醒就呼唤老三俊仁何在？马俊仁的兄弟姐妹一日三遍长途电话打给马俊仁，催促他赶紧返回鞍山，一者可望得见老人最后一面，二者也该和几个弟兄坐下来，共商老人善后大事。老马知情以后，着急上火，身心不安。老父病危，刻不容缓，大连这厢天塌下来也顾不上了。他来不及摸清队里危机四伏的思想情况，匆匆驾车沿沈大高速公路北上奔赴鞍山而去。鞍山离大连二百余公里，老马这一走就是两三天，且不能及时赶回大连。他一直到老父亲病情缓解短期内有所控制，才又风风火火换回到大连基地。

这两三天的空档使基地的姑娘们得到了从容商议大事的机会。刘东这些天没事儿时也来基地玩耍，她给人的印象是更年轻更洒脱了。刘东虽然没有参与策划集体辞职，但她的到来其实也就是一个生动的范例：马俊仁没什么了不起！自由是多么宝贵啊！刘东活得挺好的，我们也可以奔向自由！她们做出一个关于全队的动态分析：曲云霞虽不能积极参与集体辞职的策划，但她愿意随大流；王军霞则是第一首领，坚决不打算再跟马俊仁干下去；张林丽、刘丽、吕欧、张丽荣这几大主力是中坚力量，与王军霞的思考完全一致；吕亿、王援、王小霞、马宁宁和董艳梅，属于第二集团，因而成为集体辞职的同盟军；剩下的姜波、崔颖、尹莉、胡滨、白雨等几位小队员，又是一个集团，但入队时间很短，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准主意，眼见得马家军大势将去，定会尾随大师姐们行动，反正不管跟谁干、在哪里干都是差不多，师姐都要走了，我们还留下来干啥？——你看，整个基地找不出一个反对辞职的人，找不出一个留恋马导的人。集体辞职的多种方案都有所议及。有一条办法终于确定下来，就是要写一个集体辞职书，然后每个人签名，交出去就算大伙儿的。

在基地的四楼上，有两间住人较多的大宿舍，这是新老队员们每天的聚集地点或称会议室。大家总是在这两间屋子里向王军霞发问：军霞姐，咱们啥时候行动啊？怎么还不走啊？姐定时候可别忘了叫上俺啊！尤为滑稽的是，有队员提出这样的问题：姐啊，俺这两天做梦，梦见好多梅花鹿住在一个黑洞洞的山洞里，突然山洪爆发，就把个山洞给淹了，那水啊可大了，最后把大山顶也淹平啦！姐啊，咱还得多算几封，这次金州的那个算命先生怎么说？是吧，他也说这基地要黄啦？没说具体是啥时候？过不了今年？这就对上号了，非黄不可了！——长期的迷信教育，得出了迷信的果实。这一层，又是老马无论如何始料不及的。——现在的问题是马导手中尚拿着好几块霍英东奖励给队员的纯金大金牌和亚运会上由健力宝公司奖励给队员的纯金钥匙，纯金奖牌每块值人民币十几万，纯金钥匙每把也值三四万元，这些东西当然不能留给马导，集体辞职就是个时间问题了。

马俊仁上了趟鞍山，总退却的意念更加坚定。他在同半农半工的鞍山亲友们商谈自己的前程时，绝大多数亲友劝其见好就收，没有谁劝他把天大的苦头继续吃下去，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嘛！待马俊仁一回到大连基地，他的情绪由于老父病重而变得更加烦躁，接连在队员中无端地大发雷霆，从早到晚他总是骂骂咧咧不停口。渐渐地，他就把自己总退却的思路全盘暴露给队员们了。他实在不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他觉得自己还是这个家的当然家长。这几天他最爱嚷嚷的话就是：闹吧！整吧！你们这帮人能整住我马俊仁？我去休养看病，我拍屁股走了，看你们跟谁闹去？你们今后的日子长着呢，你们不靠我，我还不想管呢，你们想靠

谁靠谁去，谁能给你们办了后边的事情你们找谁去，咱们看谁能整住谁，我反正是不管了！

老马的用意很简单，他想让队员们因为退路艰难而对他有所依赖而重新靠拢他。金牌、档案、户口，一切关系都在他手里，他没有估计到全体队员都会背水一战离他而去，会集体炒他的鱿鱼！他们不靠教练不靠我老马还能靠谁去？难道他们不替自己的未来着想吗？难道他们不考虑退役后的分配吗？大权在我马俊仁手中？想想中国社会，谁会轻易惹翻单位的一把手？谁又会惹翻本系统内的最高权威人士？在每一个单位和机关里，为了一点儿蝇头小利给一把手当宦官当傻儿子的人有的是，唯上唯官是千年不变的传统。我有权，还怕了哪个没权的？不成？哪有老子怕儿子的？哪有爷爷怕孙子的？哪有县官怕百姓的？哪有大人物怕小毛孩儿的？哪有船儿怕水的？——其实，凡是这样去处理问题的当权者，最后没有一个不与众人离心离德的，没有一个老来不吃大亏的，结局往往十分悲惨。权力固然响当当，而人心不是更有力么？人道不是更持久么？权力要说重要也重要，要说脆弱也很脆弱。掌权时候竟不知道丢权也在转眼顷刻间。到头来，方醒悟，压根儿从来没把任何人的心制住，却连过去的宦官儿子们也会翻了狗脸骂起家长来。

人身依附那一套玩意儿几千年都管用，没想到现如今在市场经济时代变得不太灵便了。也许这正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向政治体制改革无情转化的一种必然。

众怒易犯而专权难成。马俊仁没有认识到他权力的危机才是马家军根本的危机，最大的危机。眼下他再用权力话语吓唬这帮久经沙场的老队员们，显然不会再起什么作用，只能证明过去的强者今天是脆弱的，力量也用到头了。所谓冲风之衰，势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队员们一任老马训斥咒骂，心中却不会生出少许转变之意，反而更加增长了对老马挥戈一击的怨恨。你越是要甩了我们躲开去，我们越不让你轻松如愿！你整了我们这么多年，我们也会最后整你一下子！老马适得其反的训话效果又是他所想不到的。最后的战火就要燃起。老马现在是一个真正的弱者，而对手却是一大群同仇敌愾的世界冠军，力量对比其实是很悬殊的。有古语说：骏黎之衰也，驾马可先之，孟贲之倦也，女子可胜之，是啊，千里马衰弱了，连普通马也敌不过，孟贲曾是与秦武王比赛扛鼎的大力士，他疲倦了，弱小女子足可以战胜他呀！

这基地装足了满楼的炸药，就差一根导火索了。

正在全队怨恨冲天的当口，1994年12月10日至11日，老马自己点燃了滋鬚作响的导火索。这两天，老马频频在办公室给沈阳打长途电话，他很不在意队员们的动态和情绪，他对着话筒大声嚷嚷：好啊，就这么定了吧，星期二你们把新教练刘琦送大连来，我等着，我把队伍正式给他交待一下，我就离队住院，星期二是几号？哦，12号？好啊，打12号往后，队里再有啥事儿我就都不管啦，对一切问题由刘琦负责！对，我治病嘛，现在队里可是没出任何问题啊，我交待给刘琦以后出啥乱子与我没关系！喊出龙叫来，我也管不着了，谁带队谁负责嘛，与我马俊仁有啥关系？刘奇当教练他爱咋整就咋整，今后这帮小崽儿闹出人命来也与我马俊仁无关！

马俊仁的电话被老队员们听到，立即在全队引起了很大的震荡，反响非常强烈。她们共同生发了一种长期受害最后又一次被欺辱被抛弃的感觉。老队员们直接的反应是：马导他把俺们当牛当马当赚钱机器使唤了这么多年，他捞够了他干不下去了，到头来把责任和后事往别人身上一推，他得计了！俺们无路可走，俺们成了世上最悲苦的一群弱女孩，横竖是绝路一条，长短将被人抛弃，于其躺倒等死，不如拼杀一场，拼个要走都鸟兽散，拼个鱼死网破都别干，或能拼出一线生机。就是要让马俊仁把队伍散伙的责任担起来！就让咱们两厢都不那么舒服吧！新教练刚上任，我们跟人家说不清道不明，凭什么让人家负责任？这个责任只能让马导担，你想担也得担，不想担也得担，你越不想担俺们偏要你担，世上的便宜事

让你占尽，最后还连累一个新教练，岂有此理？电话之后，马俊仁即在公开场合宣布了星期二即12月12日离队的决定，同时宣布将在星期一即今天晚上把手中的金牌和金钥匙发给个人——他认为这是最后一个晚上，你们就是想翻什么大波浪也来不及了。我只要拖过这一晚，只要次日上午崔大林、孙玉森和新教练一到，任何责任都与我马俊仁没有干系。

怎么办？事情分明到了最后的关头。队员们连日来酝酿的集体辞职之议迅即变成了现实。她们后来对我回忆说：“既然马导决定发金牌，那么俺们收回金牌就可以出发，连夜也要离开这个基地，再晚也要走，决不等明天！马导把发金牌拖延到最后两天，就以为可保平安无事，他错了嘛！”——在这个紧要万分的时刻，老队员们反而异常镇定，她们突然发现自己成熟了，长大了，什么都不害怕了。虽然她们仅仅拥有一个白天的时间，但她们却把一切准备工作办理的那样有条有理，不慌不忙。全队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在四楼的大宿舍里，以王军霞、张林丽、刘丽、张丽荣等人为代表的几个老队员形成全队领导核心，紧急制定了当天的行动方案。她们决定在严格保密前提下火速完成如下几件事——这些事情必须在当晚发金牌以前的这个白天之内全部做完，各人的分工也很详尽周密。

她们做出了这么几项决定：第一，文件问题。由王军霞等几位老队员牵头，尽快起草一份集体辞职报告，要简短，因基地无法复印，可抄录一式五份，分头找全体队员在五份报告上签名，然后由4位老队员每人永久保存一份，以示同盟，另交马俊仁一份。

第二，交通工具问题。由张林丽侧重负责。可在白天伺机外出，亲自给时刻焦虑着的男友打通电话或设法取得联系，紧急调用面包车一辆，开赴大连，务必于晚饭前后到达基地楼外，隐蔽等候。待马俊仁晚间离开基地返别墅后，根据楼内暗号驶近楼区，里应外合，暗号照旧。当晚把所有队员行李物品装车后拉走，即返鞍山。卸货地点为鞍钢某宿舍区王援父母家中。王援则应铺盖卷，不算兵变。

第三，人员去向问题。当夜把行李拉往鞍山以后，人员暂时不可溃散，不得擅自行动，应集结在基地外不远处某宾馆等待天亮。待崔大林、孙玉森等人次日上午到达基地后，应按召唤统一返回基地，向崔、孙等领导正式反映马俊仁的问题，提出退役要求，争取领导的支持和谅解，决策下一步行动。为此，应提前派人到开发区雅居宾馆找熟人安排一个集体过夜的房间，不得延误。如领导一时不能解决问题，今后一段时间内，部分队员可回乡自理，剩下的骨干队员则在鞍山某队员家中暂居一时。

第四，辞职程序问题。应在金牌发完之后进行。但不要让马导一拥而上乱吵乱说，防止激化矛盾发生意外冲突。应选择平日与马导相处较平和的一名老队员首先单独进入办公室，正常提出辞呈。同马导保持谈得下去，其余队员再逐步加入谈判，这样马导不致于拂袖而去。通过谈判尚有一线希望最后争取马导承认错误回心转意。首先进入谈判的老队员则选平时温良恭俭又总是微笑着的张林丽为宜，王军霞可带领其他队员在门外走廊内等候，掌握事态进程，相机而入。

第五，新闻发布问题。应做好记者及言论方面的充分准备，防止舆论偏袒某方，但不一定过早组织发布。有关队员可就近给大连市内某报记者打好招呼，预先说明简略情况，使记者先期介入，以便事件后需要时公诸于世。正好这些日子刘东时常跟大家有来往，那位常常跟随刘东的记者还是不错的。大家对刘东可以信赖，自然也可以信赖刘东的记者。但不得把具体行动方案事先告知记者，事后再详谈不迟。为历史存照起见，同时为防范马导出尔反尔说了话不承认将来把水搅混，应在谈判中安排专人把对话内容暗中录音以备后用。此项使命可交给王援、吕亿、马宁宁等谈判时说话较少的队员做准备并具体完成操作。

第六，撤离及善后问题。为保证夜间行动迅捷利落，每位队员应在晚饭前把行李物品全部捆扎完毕。各人的行李要做好记号便于搬运。每间宿舍主人要认真打扫一卫生，保证公物不受损害，防止马导事后借题发挥。各人的往来书信及日记本录音带要一律收拾干净，不给马导留下任何把柄痕迹

这是多么繁忙多么不寻常的一天啊!

人心啊人心，温暖人心留住人心太难太难，寒冷人心驱散人心却是太容易。如此周详的准备工作，动作这么大，涉及人这么多，老马却一丁点儿都不知道，没有一个人向他透露一丝风声，没有一个人向他揭发告密。谁都知道队里今晚将有大行动，就他马导一个人蒙在鼓中。就连曲云霞和她的家人也不会不知道这一切，偏偏大伙儿啥都不乱说!可叹一个功勋卓著世界知名的教练员，在自己的运动队里孤立到这个份儿上，在多年的弟子当中威信降低至如此地步!

我在同几位老队员的采访中表示了我另外一层忧思。我十分矛盾十分艰涩地说：当时你们心里对马指导有气，我可以理解，马指导这个人有缺点有毛病，搁谁身上也难免。可是我想说，你们是否还应该看到大局?国家好不容易培养了你们，你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咱国家的田径事业百年来是落后的，能够发展到今天真不容易真艰难，大伙儿这么一散一跑，直接受损失的当然是马指导，也很可能会是你们自己，而受损失更大的却是咱们国家，是中国的田径事业!在爱国家爱体育这一点上，你们同马指导应该是一致的吧，不管怎么说，马指导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出过很大贡献的中国人，咱们这样对付他，是不是狭隘了一点?残酷了一点?马指导是爱国的，你们都是爱国的，祖国的利益应该高于咱们个人的利益呢!

我的话刚说完，自己就觉得主题提得过高了一些。我担心她们也许会受不了。不料，她们马上给予回答反驳，看来队员们对这个严肃的爱国主义命题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她们很断然地说：马导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赵老师和许多善良的人一样，太相信马导的报告，太相信他的话了。他平时总是把爱国呀爱国挂在嘴上，动不动就骂老外，什么小日本啦大鼻子啦胖肚子啦卷毛黄毛的，动不动就说要给中国人争气什么的，还好讲什么饿死不抽外国烟，饿死不吃外国饭，词儿可多啦，其实这不过是他拉拢人心的一个手段，是一整套宣传上的说法，因为他一提爱国中国人就特容易激动，就更支持他。他要真爱国不爱钱，他就不会把队伍硬拉到大连，也不会首先自己打退堂鼓，其实啥都是为了他自个儿!——我本来想阻止她们说下去，我担心她们年龄还小容易偏激，她们却越说越镇定。一位平时话语不多的老队员举出例子来很有份量，这位老队员说：马导主观上就是为了个人出人头地，客观上他也给国家争过光。可是别的教练打国际比赛一出成绩，他就老大不高兴，常常气得上火大骂出口，谁出成绩他骂谁，真要爱国他就不该这样了。马导就是要他自己一个人出名，压别人。俺们干这行本来就是吃青春饭的，谁都想早点为国家出大力自己也成大名，可是马导他个人稍不顺心，许多有利于国家和我们个人的事情就办不成。那是上届奥运会之后吧，国家体委组队打世界锦标赛，当时安排出国教练人选中没有马导，只有他的队员，马导跟国家体委三司当时的司长有意见，又争取不上名额，就坚持不让队员出阵。田径世界锦标赛特别，规定除了美国单独派队，欧洲可以出两个队以外，其它各大洲只能派出一个队，还规定每个项目只能派出一个人比赛，参加一次世界锦标赛是很简单的。这次打世界锦标赛本来国家组队定的有刘丽，还让刘丽当队长，主项是800米，中国只能选一名最好的队员出场，想派俩都不行。国内就数刘丽当时成绩好，完全可以为国争光，马导一看自己去不成，就跟国家体委说刘丽有伤，根本去不了，去了也跑不好啥的，反正说成啥也不让刘丽代表咱国家去打世界锦标赛。这事儿国家体委三司和田径处的老师们都清楚。就这样刘丽没去成，后来一看，那次世界锦标赛800米冠军的成绩很一般，刘丽如果出场的话，和冠亚军完全有一拼，结果都让外国人把金牌银牌夺走了。私下里，刘丽

为失去这次宝贵的机会不知道痛哭过多少回，中国人也失去了一次在世界锦标赛上拼搏女子800米的好时机。赵老师你看，马导他心中有祖国的利益吗？刘丽失去这次机会以后，继续准危 搅已ッ臧桑 致值绞澜绀醮？赛的年头了，同时还有好几个大型的马拉松比赛，俺们和刘丽都憋足了劲儿要到国际赛场上拼一场，唉，就在这时候，马导他跟省体委主任闰福君正闹意见，闹辞职，他跟国家体委跟省委跟记者们都说了，只要闰福君不下台，我就哪儿也不去，队员也不准调用，谁来说也不行！这样，俺们好多队员好多项目包括刘丽的8加米，又一次失去了在世界大赛上为国争光的机会，刘丽又哭啊，俺们只好自认倒霉吧！祖国培养了俺们，却多次失去报效祖国的机会，只是因为马导个人的因素，总跟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俺们才真正是非常痛心非常倒霉的。后来俺们跑出来，又是马导自己先打了退堂鼓，运动员成了他私有财产，还谈得上啥的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这样的例子多着呢！

晤，我一时无语，她们的体会比我要深得多，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爱国主义是个神圣的命题，要把这种神圣转化为每个人生活中的具体行动，实在不那么简单。马俊仁无疑有过伟大的爱国主义行为，特别是在各种因素包括各种利益相一致的时候，这种行为曾经相当明朗显著。但是在利益不相一致的时候呢.....

现在，即1994年12月11日的白天，马家军大连兵变的事态急速发展，姑娘们按计划进行着各自的行动。忍着肝病苦练了两年，田径世界锦标赛挺怪，几位老队员很快拟就了那个辞职报告：

马导：我们大家都已经苦练了这么多年，马家军也已经名利双收。在现在这种形势下，您的身体不好，我们感觉身体也不好，所以想同您商量，大家都退下来。——这份辞职报告由张林丽抄录一式五份，然后由王军霞、曲云霞、张林丽、刘丽、张丽荣、吕欧、马宁宁、王小霞、吕亿、王援十名老队员先后在每一份报告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曲云霞的签名一如她的为人，写的很端正。十位老队员签名完毕，七位小一些的队员——董艳梅、葛欣、姜波、白雨、尹莉、姚雪梅、胡滨也很严肃地在报告上签了名。加起来共是17个人。身在基地的女队员无一遗漏。

这天下午，基地的气氛相当奇怪，要说紧张并不曾乱了套，说不紧张吧，人人又神情肃然手脚不停。整个大楼里没有喧哗嘻闹声，也没有悲哭怨骂声，一切都在静悄悄地进行着。每个人除了有条不紊地完成着各自的特殊使命以外，大家共同在做的一件事，就是默默地收拾行李物品。她们都明白，今晚以后就不会在这座大楼里睡觉了。恍惚之间，捏指盘算，从沈阳搬迁到这里那阵儿，是七月盛夏天气最热时节，到现在寒风呼啸雪花翻飞，也不过半年时光，众基地驻扎的日子不足半年，为什么，竟感到过了那么久那么久？度日如年这句话真是形象真是逼真啊！谁能事先料到，在大连这半年时光，竟成了人生命运的重大转折点。今晚以后，俺们将不再是马家军的一员，俺们将踏上一条崭新的属于自己的、但又是无比艰难的道路。离别之际，是喜？是悲？是吉？是凶？俱难说清。前程茫茫无所测知，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然而无论如何，俺们终于做出了属于自己的抉择，当无怨无悔，愿随风飘落，宁愿承担苦难吞咽苦果，也不再同昔日的马家军为伍！从今往后，俺们不再受打受骂，俺们不再过屈辱的生活，俺们不再当牛做马.....

昔日那些辉映四壁的奖品包扎起来了，日记本最后慢慢地合上了，借用的零杂物品归还了，晾干的运动衣裤叠好了，墙上心爱的小饰物摘下来了，硕大的运动背包鼓起来了，血汗浸透的钱财装在内衣里了，宿舍打扫干净了，行李卷捆绑结实了，不少队员默默地换上了平日很少穿用的便装.....王军霞最后遥看窗外，海涛汹涌，残阳如血，北风卷地，冰雪未化，这是她的故乡啊！一时间，她竟自言自语地说出了平日埋在心底的话：人生能有几回博！此刻，方知人生之搏，最凶险并不在运动场上。她在想，今晚一搏能赢否？此刻，她又低声

吟出了自己最喜欢的一句歌词：从小不知愁和苦，一心只愿向前飞，唔，今晚一飞能远否？

有准确消息证实：鞍山方面的接应车辆已经如约南下，正在向着200公里以外的大连开发区疾驰而来。张林丽忠诚的男友耿雷小伙儿和他的弟兄们就在车内，爱情的烈火在一个年轻人胸膛里熊熊燃烧。

马俊仁这半年来很少勘察运动员们的宿舍。今天下午，他仍然没有因次日将要拔腿离去而前往各宿舍走一走，看一看，这多么令人遗憾。他同队员们的关系已经相当疏远，还有啥可探看的？或许，他在这最后的下午生出了若干轻松的感觉也说不定。他连年征战不停，终于到了真要歇息下来的时候，脑子里那根曾经日夜紧张的弓弦再也绷不起来。马俊仁向以治军严格著称于体坛，马家军向以钢铁管理闻名于世界，何以在今日，老马竟懈怠糊涂至此——所有的宿舍收拾一空而不知？铁军大祸临头而不察？或许，他不想在此刻与队员发生过多接触，或许他觉得职责尽到最后一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亦可能，他平日里就不把这帮小姑娘看得有啥份量，此刻还有啥心思去过问她们？——反正，他在这一天思虑很多，偏偏没顾不上留心各个宿舍里正在发生的一切。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稍不留神，放鹰的让鹰啄了眼。

晚饭前后，几位老队员还陆续去过老马的办公室。马俊仁已经从家中带来了属于她们的金牌和金钥匙，彼此间并没有多少言语。属于谁的交给谁，属于谁的谁收起来，再没啥焦心的事儿了，彼此再没什么可说的。

大战之前，果然宁静。啊，西山残阳余晖尽，楼上女儿自掌灯。

晚饭后不一会儿，王军霞、张林丽等队友最后郑重地碰了一次头。鞍山接应的车辆就要到达，集体辞呈全部签署完毕，开发区雅居宾馆的房间也准备现成，不久前队员们偷偷为前程算卦结论也是马家军气数将尽，不走反而有违天命，全体队员正在听令整装待发，小录音机和磁带准备停当，大连有关记者亦将关注今晚动态，金牌金钥匙已经悉数收回，崔大林、孙玉森明日前来行期未改，好了，一切正常无意外，按照原定计划和部署，辞职行动可以正式开始了。

第十七章 兵变大连

师徒间白刃血战，谈判中实难求和。汽车如约拉行李，姐妹兵变不回头。宾馆众人睡得死，渔村王父夜不眠。小姜波留守竟成福将，大师姐南京迷走麦城。大林老孙扑大连，新老队员返沈阳。老马识途思良策，云霞落地生成根。读军霞日记全书掩卷，盼华夏明朝再创辉煌。

还是1994年12月12日，依旧天寒地冻冰雪未化。

沉沉夜幕降临在大连海湾。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此时都匆匆赶回自己温暖的家。人们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视机，两只眼观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一双手灶前准备晚饭。我们难以推测，曾经无比热爱马家军的人们这时候是否产生过什么异样的感觉？我们不知道，各家各户围拢在四四方方的矮腿炕桌前，这顿晚饭是否吃的香甜。我们似乎很难回忆，中国大地上在这个夜晚还发生了哪些值得全国人民关注的事件？我查了一下自己当时的日记，想知道我那时在什么位置。一看方知那天即1994年12月12日是个星期一，西安事变58周年，晚

饭由我们《内陆九三》剧组的制片主任徐重民先生安排在太原一家老字号吃涮羊肉，算是为我们长达两年多的愉快合作来一个话别便宴。畅饮半宵，谁也没醉。回想起来，记得徐先生席间问我现在交了片子，年后要去干啥？我茫然说暂时不想拍片子了，最大的愿望还是干老本行，写一本实打实的书吧。当时心中预想的选题断然不是关于体育关于东北马家军的。从那儿以后我就依依离别的山西电视台。马家军兵变恰恰就发生在这一天的夜晚。转眼间一年过去，现在，我即将完成这行事，没有发生任何差错。到晚饭时，王军霞等人只是匆匆吞咽了几口白菜洋葱萝卜“老三样”，便纷纷离开一楼餐桌，依次向二楼上的马俊仁办公室包抄过去。

谁也记不清马俊仁究竟吃没吃过这最后的晚餐，这无关紧要。他独自端坐在办公桌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基地通向外部世界那唯一的电话就在他的手边，整整一个下午电话沉默着不曾传来任何信息。老马长期以来有一个嗜好，就是喜爱啃嚼自制的咸豆腐干，特别是在沉思的时候。我10年前写过太行山里资深农业劳模李顿达，平生酷好嗑葵花籽，不知有无相通处。马俊仁的豆腐干也是土法上马的产物，他常常把生豆腐切成若干小四方块儿，直接摆在蔑子或纸板上，晾于阳台外，洒细盐少许，任凭风吹日晒，待十几日后水份渐干，软白豆腐竟成黑硬瓦片，即可收回慢慢地一点点细嚼受用。晾晒期间老马时常用手翻动，以便反面正面接受同样日照，尽快达到预期效果。基地生活期间有幸目睹了这一全过程。尝之味苦涩且略带些生咸鱼般的腥臭，嚼一阵儿腮帮子便发酸胀。老马问我好吃否？我答曰一般，他就说越吃越有味的，常吃此物好处甚多尤其健胃补肾还练牙。我玩笑说算不算一项知识产权？老马就哈哈地乐。没事儿时他双肘托在办公桌上，慢慢撕啃有滋有味，并劝我回山西后不妨一试——在那个傍晚，老马一边抽烟，一边星星点点地啃嚼着这种坚硬的食品，满腹心事难与人说。冬日的太阳落山快，一袋烟功夫屋子里就全黑上了。

窗外朔风怒号，夹带着公路上呼啸而来又呼啸远去的汽车疾驶声，赶路的司机们正急切切全速扑向家园。汽车大灯的余光从基地大楼的窗口掠过，掠过一间间运动员宿舍，也一遍遍掠过马俊仁冷峻的脸庞。

一场白刃血战即将在马家军的师徒间展开。

这是最后的肉搏，是短兵相接刺刀见红的决战。

门响，有人进来，伸手打开了办公室的灯。

细高的张林丽突兀地站在门口，与老马对视，她没有随手关门。一切就这样开始了。

今晚的张林丽神情格外严肃。她清清楚楚地说话：“马导，我向你正式提出来，我不想再干下去了，一天也不想再干下去，请你批准我退役。”一向温文尔雅微笑待人的张林丽现在一反平日常态，率先拉开战幕。

老马意外而又恼怒地问：“这是咋啦，张林丽你也有啥想法啦？连你也跟马老师过不去啊？”——老马的意外是真实的。这些天，他除了生王军霞的气以外，的确没有想到其他哪位队员也会正面向他挑战，“张林丽你可不能胡思乱想，你跟着少数人瞎跑，没你什么好处，我马老师啥地方对不起你？你想想...”

马导！张林丽果断地制止了老马的劝说，她再次表明了自己坚决退役的立场，她一点也不想让马导认为这一切只是别人的意图，她反复述说着属于自己的思考和决定，同时她坚定地告诉老马，不仅如此，这一决定更是全体队员的决定——

马家军调查1.txt434

那份有全队队员签名的辞职书摆到了马俊仁的面前!他拿起来细看,那签名密密麻麻又无比真实,那签名从队长到队员竟无一遗漏,再看一遍辞职书简短的全文,如同一发炮弹炸响在马俊仁的办公室——“马导,我们大家都已经苦练了这么多年,马家军也已经名利双收。在现在这种形势下,您的身体不好,我们感觉身体也不好,所以想同您商量,大家都退下来...”这报告真是字字千钧,压得马俊仁透不过气来。大家都退下来?这是啥意思?这个问题经全体队员联名,以公然造反的方式猛然推进到他的面前,问题的严重性不言而喻。一份事关重大的报告,别的啥也没写,就提了这么一个要命的问题!这让马俊仁意识到队员们已经下定了置全队生死存亡于不顾的最后决心。

马俊仁把报告慢慢地放在面前的办公桌上,眼睛盯着这张纸,半晌没吭气。他抽烟的手在颤抖,半块豆腐干扔在一边,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大恐慌,他终于明白,今晚,也就在他即将离队的最后时刻,全队要造反了!抬头看,王军霞毫无表情地走了进来,曲云霞冷漠地走了进来,刘丽、张丽荣悲愤地走了进来,吕欧、吕亿、马宁宁、王援、王小霞,绷着脸走了进来,她们一拨接一拨,前脚跟后脚,分明是预谋好的呀!10个人也就是马家军全部老队员,齐刷刷站到了马俊仁的面前,像铁壁铜墙。“我们坚决不干了!”这呼声,虽然十分零乱七嘴八舌腔调各有不同,但马俊仁还是听清楚听明白了,这是整齐划一的呼声,这呼声震耳欲聋,排山倒海,像钱塘江潮。

叛军!逆子!妖邪缠身了!

马俊仁心中腾起了愤怒的火焰,这火焰烧得他有些眩晕,他要怒吼,他要破口大骂,他要拼上全部的力量去跟这帮眼看着一天天长大的“小崽”战斗!一直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然而他不能乱了方寸,现在他再也无力像过去那样给她们以武力镇压!他第一次感到了使用暴力是那样的软弱,他寡不敌众。愤怒的人往往又是无奈的人。

愤怒并不是马俊仁性格的全部。他常常在不该愤怒的时候难以控制自己,有时在非愤怒不可的时候他偏偏能够挺得住。事到如今,各种表现十分怪异,他必须极力镇静必须开动脑筋。他最想弄清楚的一点并不是诸弟子凭什么如此无情,而是想知道究竟谁是她们背后的操纵者和指挥者!马俊仁不认为自己有大错,即使有错也不认为姑娘们会如此绝情,这里边肯定还有别的原因,倘若不是有黑了心的坏人在姑娘们背后鼓鼓捣捣搞阴谋,蓄意破坏我马家军,事情决不至于恶化到这般地步!这坏人大概还不止一个,很可能是两个三个四个甚至是一帮人,他们要联合起来搞垮我!我迟早要抓住这只黑手,同时今晚要保证度过这最后的难关,决不能让坏人的阴谋得逞...那么,这些背后放箭的阴险家伙究竟来自哪个方面呢?他们会是哪些人呢?

是鞍山方面的老对头?是大连体校的竞争者?是沈阳大院的旧搭档?

是辽宁体委的对立面?

是国家体委的当权派?是昔日带兵的前教练?

是痴于爱情的男朋友?

像啊!——琢磨琢磨又不像。是他们!可合计合计又不是。说像又不像,说是又不是。那么,到底会是谁呢?也许,他们统统都是伸向我马家军的黑手?也许,他们都不是。

马俊仁思绪翻飞,一时间难下结论。

队员们陆续找地方坐下，王军霞开始与老马对话，暗藏的小录音机即时转动起来。

王军霞直言不讳：“马导，啥也别说了，我们现在就走。跟你打个招呼。”

马俊仁：“走？往哪儿走？你打算上哪去？”

王军霞：“我回家去，在家呆着。”

马俊仁：“你们对我有意见呐？有意见可以提。提够了意见你们再走。”

队员：“俺们对马导没意见，就是不想干了。”

马俊仁：“没意见这是干啥？我一个人说话不算，我不能放你们走，明天中午以前，大林就来了，孙玉森也来，等他们来了，你们有啥想法可以跟他们谈。”

王军霞：“我今天想先走。”

马俊仁：“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大林他们明天中午就到，他们来了你们就能说上话，这个道理你们不明白！”

王军霞去意坚决：“那我现在回趟家，把东西送回去，明天他们真来了，我还可以返回来。我原来合计着崔院长他们今天会过来，跟你们一块讲，他们没来，所以我今天晚上只好先跟你讲一声，东西我都收拾好了。”

马俊仁调门升高：“就差这一个晚上你

马俊仁：“那就对了，咱们都等等。你有什么事不敢见大林的？”

王军霞：“有什么敢不敢的！马导，你想想，我们这样悄悄走了，实际对你有好处，我们原来打算是要公开举行记者招待会的，那样对你会有什么好处？现在记者招待会也不用开了，俺们走了就完事了，病休总可以吧？等到啥时候这股风过去了，俺们再办手续正式退出来，俺们也是为你的声誉考虑过的。”

马俊仁稍作思索，又谈到钱的事。他认为钱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关键环节。王军霞便说：“要说钱，有就有，没有就算了，俺们也不是单纯为了向你要钱。要是还有大伙儿的钱，你该给我的一份儿，就给我留着，到时候通知一声我可以过来拿一下，也说不定我捐献给组里，为咱田径事业培养下一代！俺们这次要退役决不是为了钱！”

办公室里出现僵持局面。一方执意要走，一方全力挽留。马俊仁讲了许多好话，也用了不少谈话技巧，均宣告无效。

办公室里紧锣密鼓一顿吵吵。张林丽一针见血：“既然在这个焦点时刻俺们不能走，那么，马导你为什么偏偏就可以这个时候先走呢？你明天不是照样宣布回家去养病吗？你咋就不考虑国家的影响呢？你咋就这时候生病呢？你就不怕人家说马家军的闲话？”

马俊仁：“我！我有病了马家军就解散了？我跟你们说我不带队了吗？说实话我身体不行了，我现在留在队里一天，就等于自杀，就等于老师拿刀在脖子上扎一刀，胰腺的病你们也不是不知道，我嗓子到了这种程度！你们这不是纯粹闹事儿吗？”

王军霞：“你一说就靠在俺们身上讲国家大事国家利益，你怎么不靠在你自个儿身上讲呢？”

马俊仁：“不是赶上这个节骨眼儿了嘛！你们不干也不能走在这个节骨眼上。”

王军霞：“俺们不该赶上这个节骨眼退役，你不也是赶上这个节骨眼就病了吗？你现在说了半天注意国家影响，平时你怎么不说这些话呢？咱老队员这都在，马导你想想你平时做的那些事情，说实话只不过是俺们想退役，你怕啥？”

马俊仁：“我啥也不怕！不管过去我们有多大的事情，反正这个时间不能散。队伍一散，社会上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政治损失用多少金钱、用多少世界冠军也补不回来。”

王军霞：“这些后果马导你早该想到。”

沉默，双方都在想心事。

王军霞又说：“一开始你让来大连，队员就都不想来，你硬让来，强扭的瓜不甜，你把俺们都弄到这儿来，那时候你也没想到今天，俺们跟着你这么多年拼命跑，你对俺们的伤害是很大的，你多少次害怕男队员跟你过不去，怎么就一点儿也不怕俺们呢？”

众队员争着说：“你动不动就承诺给男队员买房子，给多少多少钱，亚运会上你把发给俺们给国内打长途电话的牌子都收回去，你又讨好人发给了男队员，你还捂着电话跟男队员说，都给她们把牌儿收拾回来啦！你咋就没想到俺们也是人？结果人家还不买你的帐，说走人家都走了，俺们拿世界冠军，破世界纪录，你从来没想过奖励俺们，太不公平了！”（录音带上的声音一片嘈杂。）

马俊仁：“怎么不公平了？你们要分钱，我考虑现在不能分，但是你们要闹，那就把属于你们的给分了。”

——往下又吵吵了一阵子经济问题，涉及到队里的另外好几笔钱，马俊仁在给队员们算帐，此刻录音带A面结束，断了谈话线索，接下翻过B面，还是接着吵。

马俊仁在经济问题上坚持主权立场当仁不让：“这个问题我想没必要做更多解释，也不可能搞极端民主化，过去毛主席带兵打仗时候，也出现过极端民主化，所以毛主席就发布了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注：老马所指“极端民主化”和“反对自由主义”应是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之误）现实呢，我们是搞了一点儿创收，充实了队费，社会支持了我们，人家支援我们是要我们出成绩，不是支援我们创造万元户！创收的钱留给集体，怎么使用？集体使用。有人说集体使用就是我马俊仁掌握了独吞，没通过我们队员，这个属实没通过你们，但是眼下还办不到！这个钱我马俊仁当然也可以用！还有今日集团1000万，那到底是属于谁的钱？这个事我昨天晚上还给崔大林打电话问了，这个钱到底是什么钱？说是卖药方钱，谁的药方？是崔大林的还是你们队员的？说是我马俊仁的，那么这钱归谁？归我！这个权利我还要！给咱省的沈阳马氏，又卖过一个药方，给外省1000万，给本省500万我只要一半价，多吗？不多！这是我的专利，用在哪里都是我个人的权益：今日集团广告上，说合作不是跟马家军集体合作，是跟我马俊仁个人合作！……还有别墅问题，这两天我听说你们对我也有意见，还收集了不少材料，要整我啊！——要说处理我马俊仁，应该由组织上、法律上去处理我，还轮不到在座的你们哪个队员！有意见可以提，就这么回事儿。（老马猛拍桌子）我看看你们跟上有些人能把我马俊仁整到哪儿去！有人整了我一年了嘛！外国报纸都报道把我整了嘛！有的算计我的知识产权，有的算计别墅，有的算计我掌握队费，有的算计我迫害了刘东，有的算计我想分奔驰车，有的算计

我要离职逃跑，整吧，再整我一年，爱怎么整怎么整!(又拍桌子)我今天就看你们怎么整我，脑袋掉了不就碗大个疤吧!有什么了不起?王军霞!你个人提出来不想干了，既然你各方面都考虑好了，现在我答复，你退役我个人同意!”

老马气哼哼站着说完这番话，觉得也许该起点效果，他看着王军霞，又坐回了座位。

不料想队员们早已不怕老马发火，王军霞平静地说：“马导你个人同意我退役了，这可是你说的，大伙儿都在这儿听着哩!”

马俊仁立即指向别的队员质问：“张林丽，你呢?”

张林丽：“我早就说不干了!”

马俊仁又转向别的队员：“你呢?你呢?”

刘丽和张丽荣都表示不返悔，要退役。

“王小霞你呢?”马俊仁问。

王小霞回答：“我也不想干了!”

“马宁宁，你干不干?”

马宁宁毫不犹豫：“我现在就是问你呢，马导你到底同意不同意!”

看来，刚才发了半天脾气，并不起震慑作用。马俊仁想说什么又止住，他看了看曲云霞，忍了忍终于没有发问，曲云霞眼睛看着别处，也不吱声。马俊仁只好缓和语气说：“那好吧，既然你们都不干了，明天你们跟大林谈吧，这个责任我马俊仁负不起。”

众队员立即说：“那我们今天就走!”一部分队员就往起站，打算出门而去的样 子。

马俊仁抬眼一看墙上的挂钟，时间将近午夜零点，她们完全有可能逃离基地。不行，不能让她们走掉!于是他着急地说：“我反正是不同意!我没有让你们走!你们都坐下。现在，问题我都清楚了。”他语气和缓下来，“就算我马俊仁说话不冷静，可是，你马老师背后没有说过你们一句坏话，说一句你们的坏话都是冤，那我就不是你们的马老师!你们...”

队员们看到马导的着急样，并不忍心就这样离去，大伙儿转而观察王军霞的动态。王军霞觉得马导现在还在基地，现在想走也没个走法，还需等等看，就暂时坐那儿没动，大家就又重新坐下来。老马以为阻止见效，便抓住时机话锋一转，再谈经济问题，他这回换了一个叙述的角度：“这两年创收来的队费，平分当然不可能，但不是说大家都没份儿嘛!我要论功行赏!现在咱们出去比赛减少了，马家军挣钱就挣少了，可是我们可以用过去创收的队费弥补这个损失嘛。”他的目光盯紧了王军霞，连珠炮一般越说越快，像绕口令。“我早就说过，王军霞和曲云霞的别墅可以买，打世界冠军破世界纪录还不可以买吗?当然可以!谁要不同意，就让谁来带领马家军!那别墅好啊，好得很，别墅有车库，有3层楼，三楼上3个屋、一个厕所、一个卧室、一个小仓库，二楼上3个屋、一个厕所、一个小仓库，一楼一个大客厅、一个大餐厅、一个大车库、也有卫生间，3层楼3个卫生间，3层楼多少个屋?全家3代住不完，这个格局要不要?她们贡献这么大，该不该要?我认为应该要。只要渡过这段困难，明年就可以解决!第二年，给张林丽解决!第三年，给张丽荣、吕欧解决!你们都是有汗马功劳

的。第一批王军霞的、曲云霞的，现在就可以买，签订合同，3年后产权归个人，你完全可以卖掉，你爱住不住!从买房那天起，到3年，我交出房权，你们3年不用交住房费!我个人做主了，就这么定了!现在王军霞你要走，我也没办法，我不能拖住你。咱们今天算摊牌了，只要是留下来，就用这个办法弥补损失。王军霞你要三思啊，你毕竟辛辛苦苦这么多年，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做出这么大贡献，你合计合计，该不该得到这个奖励?你要走了我当然没有办法。大伙儿都一样，沈阳马氏，做广告，他一年怎么不得给我100万，给100万就又是一套别墅：北京马拉松出场费，一回50万，给中间人5万，咱还得45万，两年加一块，又是一套别墅!我给大伙儿算清了吧?——要是谁说不想干了，那我有什么办法?你们自己考虑!”

马俊仁看一圈队员们，见大伙儿都不言声，就放慢语气，进一步往深里讲下去：“我谈谈我个人思想，给大家亮一下底。我身体属实不太好，这大家都知道，我本想让组织上给我安排一下，该给个岗位就给个岗位，国家女篮的教练有功，叫李什么光，李亚光，给他安排了个副主任，女排的谁谁，这不用细说，也安排了职务，我呢?我马俊仁拼死拼活，从八八年拼到现在，功劳大不大?啥也没给我安排!这合理吗?没安排不要紧，我不能连身体也垮掉!大家知道，省委办公厅厅长陪着我看病，我上中央广播电台，群众呼吁给我看病，现在已确定我嗓子是肿瘤，就是癌!当时我提出口号，就要学焦裕禄，打完亚运会再说。你们都是我的学生，老师这些年可消瘦不浅，难道你们不希望我治病吗?不希望趁现在打比赛比较少的时候调整调整吗?要是良性瘤真给治好了呢?后期可怕啊，要是转变成恶性瘤呢?有人说我要逃跑，这是逃跑吗?我跑什么!我该不该趁这时候治好病?钱算啥?钱有的是，可是你们一定要走，我说一百遍不顶事，我当然不能拖缠住你们...”

午夜已过。凌晨到来。马家军在一场血战中迎来了12月13日这一天。马俊仁自顾自说下去，室内竟有人打起吨来。她们毕竟不适应长时间的谈话，不适应后半夜还不睡觉。马俊仁的习惯性话语和那特有的沙哑声调长期以来充斥于她们的耳畔，听者早已木然。尽管老马的心情此刻无比焦虑，还想接着说下去，最是遗憾，他完全失去了队员们的信赖，马俊仁这时候说什么她们都听不进去，真应了那句东北俗语：现在就是说出龙叫来也太晚了。

录音带里传出的声音越来越弱，话语间的空档隔断越来越长，满屋人无精打彩无心恋战，有人陆续站起身来，有人干脆出门走到楼道里，闲遛达。

“啪”，录音带的操作者终于不耐烦地关掉了小机器。对话实况转播到此结束。

13日凌晨1时许，对话毫无结果，谈判无法进行，双方早已疲倦不堪。马俊仁暗自琢磨，觉得危险期似乎已经过去，预计今晚不会再发生什么不测事件，都这么晚了，她们往哪儿跑?怎么个跑法?他自信经过一夜舌战，总算是把这帮小姑娘给劝说得留住了。看看时间实在太晚，马俊仁便挥挥手，依旧沉重地坐在原处。王军霞也没有更多的话语，她往起一站，大伙儿乱纷纷起身伸伸懒腰，最终与马导不辞而去。

人走散以后，马俊仁在办公室又小坐片刻，他重新点燃一支烟，努力想把今晚的谈话理出个头绪。不等他平静下来，老队员刘丽啼哭着独自返回办公室，一进门她就悲痛地对马俊仁说：“马指导，我的身体是真的垮了，浑身都是伤内脏都是病，不管你怎么说，我实在不能再干下去了，为了我的爸爸妈妈，马指导，对不起你，咱们再见了!”不等马俊仁说什么，刘丽悲哭着转身关门而去——她无疑是来向自己多年的教练做最后的诀别。女孩子是无比善良的。

马俊仁在惊骇中膛目呆坐，只有狠狠地抽烟。

基地还有一名滞留未去的男队员就是宁礼民。这时候他和曲大叔推门进屋。他们似乎是想

来安慰一下马指导。老马不知所云地问曲大叔：“老曲啊，你来咱这儿也半年了，你说说，我马俊仁待你怎么样？你也可以对我提意见嘛！”这时的曲大叔显得很冷静老练，他毕竟当过好些年的生产小队长，大小是个村干部，见老马这么一问，就不紧不慢地说出下边这段话来：“我说老马啊，我是个农村人，怕说不好，你让我谈意见，我就谈两点吧，一点，你平时对孩子们的工作方法有点问题啊，方法过份了，要跟人结仇，容易激化矛盾，一旦出事就是大事就难以挽回哟，我不知道说得对不对啊，我瞎说你瞎听，说不好只当我没说。第二点就说待遇，你问我来基地好不好，实话说，你给我每月300来块钱，不算低可也不算高，我只能说，要比我在村里强，我在村里累一年，不一定能挣三四千块钱儿，可是，要比起在开发区干雇工，就差，给开发区公司里值夜打更，每月是500块钱儿，要是在主家上灶，每月450块。你看，在你这儿是300块，我和老伴两个人加一块儿才500块。所以我说比在家强，比在开发区差，不算低也不算高。”

见老马紧紧绷着脸，曲大叔就没再继续往下说。

这时候张娟从楼道里走进来，她一直留在基地等待着老马的顺车，从基地到别墅尚无正式道路，没顺车她回不了别墅，因此这么晚了她还没走。她进到办公室后便把在各处看到的军情告知老马，有一个极重要的发现是：队员们的宿舍里收拾一空，已经有人把铺盖卷捆扎起来了。

马俊仁最后一个失误，就是没有重视张娟提供的这一关键信息——这么晚了，她们还能怎么样？捆铺盖卷的动作显然是谈判前所为，队员们那时的意图，与现在必定会有变化，谈了一晚上不会白谈吧？老马自信出不了什么大问题。倒是老曲头刚才的话语使他有几分不悦，怎么，连农村来的老汉也跟我闹起待遇来了？这成了啥世道！

马俊仁把桌上剩下的半块豆腐干重新取在手中，像是捏起一个坚硬的石子，他用门齿啃下一小块儿，在嘴里慢慢地嚼动。他感到有些饥渴。他对今天发生的事情百思不解。谈了一宵也没有谈出一个幕后策划人，还是弄不清，到底是谁煽的阴风点的鬼火。

曲大叔坐在一旁，再不多说一个字。

宁礼民正准备离开时，马导叫住了他：“宁礼民啊，你也说说，你看我马俊仁啥地方错了？或者你发现了什么其它情况，你有啥说啥嘛！”

宁礼民这个人好像永远不知愁苦似的。他轻松而又毫无顾忌地谈了自己的观点：“当初压根儿不该离开沈阳来大连，脱离了领导和组织，没有半点儿好处。再一个，更不该盲目招收男队员，男队员闹事，把女队员心里也搞乱了。另外还有...”

就在马俊仁同老曲头和宁礼民谈话的功夫，姑娘们正在做最后的准备，老队员们分别去动员董艳梅、尹莉、姜波、白丽、胡滨等9位小队员，随时听命一起行动。没有打好铺盖卷的抓紧打起来，把零杂物品收拾清爽，以便说走就走。

楼外朔风正劲漆黑一团。不远处的公路上，一辆面包车停在那里，车内，几位鞍山来的男友裹着大衣，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静静地观察着大楼的灯火。他们已经在开发区附近宾馆为队员们联系好了房间。一待楼内信号发出，就会按照原定计划驶近楼区。时间过得真慢啊！

楼内。马俊仁最后目送宁礼民走出办公室。此时他身边只剩下张娟女士一人，张娟劝老马说太晚了，该回去休息了。老马想立即给沈阳方面的崔大林打个长途电话，告知他大连这

边情况已是万分紧急，明晨务必尽早赶来，转念一想，这电话还是回到别墅家中去打吧，在办公室谈情况说起话来不方便。再说，张娟早已等急了。

马俊仁终于艰难地从办公椅上站起来。他迈着沉甸甸的脚步走到门边，犹疑不决地关掉办公室的灯，他感到周身要散架，嗓子眼儿隐隐作痛。

不远处的面包车内，鞍山的男友们看到老马办公室灯光熄灭，登时兴奋起来，车内一阵骚动。

马俊仁已是倦极，他一步一步走下二楼的台阶，缓慢地穿过一楼餐厅，他若有所思，又不知该说些什么，曲大叔静静地跟上来，准备锁住楼门和铁丝网制作的院门。

终于，马俊仁上了奔驰车，他隔着铁丝网回头看看这座大楼，直到高大的曲大叔把院门锁好，转身回楼而去。奔驰车的仪表盘亮起来，时针指向了凌晨一时。

这是多么沉重的一个夜晚。

奔驰车缓慢地消失在茫茫夜幕中。

王军霞、张林丽她们在阳台上看到了马俊仁的车渐渐远去，当即行动起来，她们向楼外早已冻坏的男友发出了预定的暗号。所有的队员把行李物品从宿舍搬到了一楼餐厅。她们相互间没有更多的话语，大伙儿从楼上到楼下脚步匆忙。

不一会儿鞍山面包车开到了楼门前，车门敞开了。

队员们轻轻地欢呼起来。她们急不可耐地打开了基地的两道大门，那情绪就像囚禁多年的冤犯重获新生，搬吧，装车吧，再没有犹豫彷徨。

就在面包车即将被十几捆行李装满的时候，曲云霞悄声地和王军霞最后商量自己的去留：“军霞，明天崔院长他们来基地，大伙儿是不是还要返回来？”王军霞知道这位战友的心，她说：“明天俺们肯定得返回来，你今晚不想走也好，明天咱们一块儿跟领导谈完后，你再最后决定走不走，不要让爸妈着急。”——曲云霞留在基地也是肩负一项特殊使命的，二人约定，如明日崔大林等人到达基地，曲云霞应迅即在阳台上挂出一条红色的运动裤做暗号。王军霞等人远处看到暗号，即可返回。不见兔子不撒鹰，不对，现在成了不见鹰兔子不来。

虽然曲云霞有些难过有些不舍，转念一想明天上午又可以见面了，就再没说啥。不论情况多么紧急，曲云霞还是那副不善言辞的老样子。走吧！暗号照旧。

曲大叔和曲大婶躲在自己的小屋里，没有露面。两位老人熄了灯，静静地躺在床上，光听动静不作声。在他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记忆中，屯子里每逢一个历史的关头，每发生一次翻天覆地的重大事件，总是与后半夜相连相关，好像凡是重大事情如果不发生在月黑风高的后半夜就不叫大事情了。

面包车大小了点儿，把十几个人的行李大包塞进车中，就再也坐不下这帮队员。于是，这群世界特级的中长跑高手们摸着黑，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开发区雅居宾馆相伴而去。回头望望，整个大楼只有曲云霞宿舍的灯还没有熄灭兀自亮着，好像在目送姐妹们远行。她们脚步匆匆，直到暗夜吞没了她们的身影。曲大叔和曲大婶支楞着四只耳朵，直到凌晨3时的时

候，四周再也听不到一丝人声。

基地大楼里彻底平静下来。只有暖气管子不时发出气流滚动的声响。曲大叔从被窝里伸出一只胳膊，开灯晃了一眼钟表，想跟老伴说点什么却又没说。他长叹一声，情知这局面是覆水难收了。

雅居宾馆的标准间还算上档次。队员们横七竖八和衣躺在了室内任何一处可资利用的地方。两张床上挤了6个人，地毯上、沙发上到处是人。她们创造了一项宾馆标准间一次接待客人最多的纪录，豪华尽失。队员们到底青春年少，心里不搁事儿，睡意特别浓，不一会儿，她们便睡死过去。数一数人头，除去王军霞和张林丽，一间小小的标准间见缝插针睡下了14个大姑娘。

王军霞和张林丽挤上了面包车，执意要送男友们一程。王军霞的行李物品亦决定不需要拉到鞍山去，可直接放回自己家中。再说那宾馆的客房再也挤不进更多的人去。于是；面包车没遮没拦地驶离开发区。不过十几分钟的样子，就到了王军霞的老家前盐村。车子一直开到王军霞的家门口。男友们把两姐妹放了下来。

男友们向她俩挥挥手，无言无语地驶上了沈大高速公路，拉着一车沉重的包袱，向鞍山方向疾速返回.....

王有馥十分惊异地给两位姑娘打开了院门。大黄狗见是小主人归来，不再吠叫，欢欢实实地直蹦高。王军霞没心思逗它，只是简略地向父亲说：“以后我不干了。唉呀困死了，赶快睡会儿觉吧，情况以后再跟你们细说。反正往后不干了。”

老王头本想多知道点原委，又怕女儿心中烦乱，就没敢多问。他也像滞留基地的曲大叔那样，黑了灯躺在炕上想事儿，睁着眼睛一宵睡不着。女儿此次夜半归来，显然非同以往，看样子这回是真的不干了，这不，铺盖卷都拉回来了。老王头是在基地干过的人，他知道事情的本相，女儿突然退下来，奇怪吗？不奇怪，说突然，其实也不突然。这也都是意料中的事啊.....他想听听两个姐妹在里屋炕上将说些啥，很遗憾她们啥也没说，仿佛一挨着枕头就睡过去了。

老王头后来对我疑惑地说：“俺也不明白为什么，这姑娘心里有事儿，为啥不可以跟父母好好说一说呢？整不明白这姑娘是咋想的，她什么都没有跟家里讲。”在采访中，我问起王军霞为什么当晚不向老人吐诉真情？她告诉我：“当时俺们也觉得事情不小，是福是祸说不清，也许有人会说俺们破坏国家的田径事业！这个责任可也不小，当时想，天大的责任俺们自己担，不愿意连累家里人，这事儿跟家里丝毫没有关系，俺们背后没有任何人指使，所以就啥也没告诉家里大人。”唔，是这样！我报以一声长叹，背后不曾有长胡子的人！

冬日里天亮得迟。一大早快7点时候，两姐妹爬起来揉揉眼睛，匆匆穿衣出门。王有馥急着问：“小霞你上哪儿？”

“还要上基地去！”王军霞简短地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啥时候回来啊？”

“说不准，到时候我给家来电话。俺们没事儿，爸你放心！”

唉，可怜天下父母心，老王头他能放心否？

崔大林在睡梦中被急骤而至的电话铃声吵醒，他大半夜两点多钟接着了马俊仁从大连别墅里打来的长途电话。马俊仁急切地告知：基地情况万分紧急，我已经收拾不住这帮人了，人倒是还没走都在基地，但是随时都有可能出大事，天一亮，你和老孙务必前来，救马家军于危难之中！切切！

崔大林再也睡不着了。他心生疑惑，这老马黑更半夜长途电话报警，声声告急，又是搞什么鬼名堂？基地发生了什么大事？本来说好明日就要去大连，沈阳这边已通知孙玉森和刘琦做好了准备……不管怎么说，看来明日必须叫老孙一块儿赶往大连救火。在马家军问题上，崔大林、孙玉森、马俊仁的根本利益当是一致的，至少目前是这样。

一大早，也就是12月13日一大早，崔大林即赶去向分管副省长张榕明女士做了汇报——本来是完全无需要向省级首长汇报的事情，由于老马昨晚紧急电话来的不大正常，崔大林就多了个心眼儿，认为还是向上边汇报一下好。官场上的汇报也是通报，有情况你不通报，一旦出事就有重大责任，通报了汇报了，情况便大不相同。崔大林向张副省长说明今日凌晨老马来电话紧急呼救，因而请示领导如何处理，应注意些什么。张副省长当即指示：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应该尽快前去协助处理不宜延误，无论如何马家军队伍不能散，一定要保住这批辽宁的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具体实施方案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而定。老马他该治病仍可照常治病。

高明的领导谈意见从来只是原则性的。现在把原则给了你：队伍不能溃散，保住国家财富！这就是领导的意见。

崔大林平日上下班常常亲自驾车。遇上跑长途时候则由司机代劳。这次上大连也是司机开车他坐车。他多年的老朋友，如今的好部下孙玉森也坐在车内，按计划仍有新教练刘琦上车同行。在我的记忆里，崔大林的轿车是一台黑色的奥迪，在车速快一点的情况下，他们8点左右从沈阳出发，300多公里，赶到大连应该不过中午。

马俊仁心事重重，一大早就驾车来了基地。昨晚上，他跟前边几个人的情况差不多，也是基本上没睡成。不过半夜功夫，他眼瞅着憔悴了许多。这辈子他经历了不知多少大事小事奇事怪事喜事悲事，而被他手下弟子狠狠地造一大反，实在还是生平头一遭。他怎能睡得安稳？虽然他料不到基地已是鹤去楼空，但他总是隐隐预感到要出大事情。

车停稳，曲云霞独自出楼来开门。这位一向不善言词的实诚姑娘，偏偏在这时候，对极端苦痛中的教练幽了一默。看来她并不曾有过那种生是马家军的人，死是马家军的鬼等等悲壮的情感。这时她很别致地站在楼外门口，微笑着对马俊仁说：“马导，你早：你不觉得今儿早上基地有啥新变化？”

马俊仁何等聪明之人！他一听这话，觉得弦外有音，顿时意识到肯定出了什么乱子。便狐疑地上下打量这栋楼：“咋了？”曲云霞又接着调侃一句：“你不觉得冷冷清清吗？”马俊仁惊得一楞：“人呢！”

曲云霞说：“昨夜里都走光了。”

马俊仁登时怒形于色：“你这个老队员你这个队长为啥不管？你当时干什么去了！”

曲去霞一赌气说：“我当时睡觉了，我啥也没看见！你别把气撒到我头上！”

马俊仁：“开什么国际玩笑！她们怎么走的？”

曲云霞：“我光听见搬东西还有汽车响，别的我咋能知道？”

马俊仁不信任地：“你真不知道哇？辞职报告上你为什么签上了自己的名？那白纸黑字儿不是你写的？事先你肯定啥都知道，你为什么不报告你？”

曲云霞委屈地说：“马导，我是签过名了。可是说真的，事先我的确不清楚她们要这样走，哪儿来的车，预先怎么定的，我一点儿也没参与。临到跟前儿，半夜里人就哗哗都走完了，就是想报告也根本来不及，人家自己要走，你怨我啊！”

马俊仁发出一声浩叹。他沉默了。是啊，事到如今，凭什么怨得着一个曲云霞呢？他抬头凝望这座静悄悄的大楼，心头涌起百般滋味。想不到英雄一世，大风大浪无所惧，如今竟栽在王军霞这帮小丫头手上，栽在自己亲自缔造的队伍中。

良久，他自言自语地感慨道：“昨晚上我不该走啊！”

他暂时还不会往深里多想。人的反思需要时间需要生活最真实最严酷的过程。昨晚走不成就不出事了？昨晚她们中止暴动矛盾就不存在了？兵变并非偶然，今朝不爆发，迟早要轰然。

马俊仁步履沉重地进到楼里，强打精神在各处走了走。偶一翻动室内剩余物品，就发现了队员们疏忽大意遗留下来的一件物品。这是用白纸剪成的小纸人，上面清楚地书写着“马俊仁”仁字，胸口密布钢针猛扎而洞穿的痕迹，它被队员们死死地压在床褥之下，其状惨不忍睹。这是中国农村老百姓古往今来常用的咒人土法。乍见此凶物，马俊仁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心中生生作痛。师生反目竟到如此地步，事情残酷竟到如此地步，他无论如何预想不到。他不知道该怨恨谁该咒骂谁，一时间竟说不出完整的话语：恩将仇报啊，欺师灭祖啊！巍巍大中华，绵绵千百年，找不出这样对待师傅的徒弟啊！

他预计，崔大林、孙玉森他们已经出发上路，正在紧急向大连靠拢。马俊仁期盼着他们快快出现，好帮他共同收拾这糟糕透顶的残局。一瞬间，他又耽心他们的出现，因为今天的处境太失面子太栽了，他不知道怎样向社会交待这个责任，怎样去解释这次事变。更可怕的是，这帮队员尽知他的全部秘密，她们会不会一反到底，搞新闻发布？如果那样又如何是好？眼下尚且不是最坏的结局，如果不严加控制放任自流，事态定会进一步恶化。当初，刘东事件发生以后，马俊仁等人并不曾十分在意刘东本人的前途和命运，而今可好，刘东那边风波刚过幸未出事，这边倒哗啦啦一下子跑了一大群，比起一个刘东不知道要厉害多少倍。昨天晚上谈判时老马反复强调马家军千万不能此时捅出乱子，谈得口干舌燥，最后，还是出事了！

马俊仁心如刀绞锥扎。他曾经对我真切地回忆说：“队伍出事以后，”那些天我真难受啊，当时人都走了，我一点儿办法没有，我一夜一夜睡不着，刚迷糊着一小会儿，让恶梦给吓醒，刚迷糊着，又让恶梦给吓醒！早晨我不等天亮就起身，站在别墅外头，就那么站着，我没地方去啊，眼跟前是黑呼呼的大海，多少次我就想，这还活个啥劲儿啊，老赵哇，我说不清道不明的，丢死人呐！我马俊仁他妈的不活了，我跳海，跳海死了算毯！我几次走到海边，在海边我一站几个小时，楞让大冬天那海风把这脑瓜子吹得生疼，我要让它把我吹个透！我想不通，我有什么错？我想死，可我又不能这样死啊！不死我又活不成，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一次又一次，我哭都没泪！一次又一次我没死成，算是留下现在这条命...”

我相信老马的话。1994年12月13日那天早晨，马俊仁经历了平生以来最沉重的一次打击。

我为他的不幸而深深地悲痛。

于是我们再次发问：是谁重创了马家军？

王军霞和张林丽在13号那天从渔村家中出来时，太阳才刚刚升起。她俩心中牵挂着滞留在雅居宾馆的那14位姐妹，不敢稍有懈怠。真不知张丽荣、刘丽等人昨晚是怎么凑合着入睡的。这样的经历对于她们中的每一个人来说，搁谁身上都是一桩大事，甚至要比她们在赛场上打胜一个世界冠军的事情还要大。现在天亮了，究竟是哪一种人生命运在等待着她们？众姐妹竟一无所知。

两姐妹的脚步急急如风。小步幅，高步频，平时走起路来也总像有什么紧要的事情正去办。她们的双腿早已养成了无法矜持的频率习惯，王军霞这一特点尤其明显，一如舞蹈演员走路必须挺胸收腹踏着八字脚那样，人的习惯都是职业铸成。你看篮球运动员总是大步慢晃足弓富有弹性。射击运动员每逢说话很平气镇定，你不问话他不言声。游泳运动员在生活中也时不时虚抖双臂常把肌肉全放松。健美运动员正相反，双臂偏要两边架开半握拳，似乎唯时时紧张起来才有纠纠雄风。自行车运动员总是挺不直腰杆子，往往脊梁如弯弓少有不罗锅驼背的。足球运动员上下肢动作特协调，但总以为四周空旷所以一说话面部表情很夸张。排球运动员平日里小臂做手势偏多，随手打孩子一巴掌过三天还喊疼。汽车摩托运动员上了岁数那作风就像一位老工人，生活机械而严谨。体育记者陶醉于名牌衣物，走到哪儿都显得比其它门类的记者活跃。体育职员喜欢拾掇精美纪念品往往微笑着把小玩意偷回自己家。田径教练嗓门大而十有八九声带沙哑。举重运动员哪怕是上了岁数也忍不住伸出一双大手在空中恶恨恨地抓，仿佛到处都是钢铁的杠铃。体育教师在全校总是学生们最害怕的人，却因说话太直又不是主课，自身地位总也升不上去。体育理论工作者一生中相对著书少而随时随地都可以畅谈不止。体育专家是各学科专家当中最不摆学者架式的群体，穿衣戴帽都随意。体操运动员到死不乐意留长发，他认定小平头就是全世界最美的发型。干过体育的人转行到别的单位通常人缘不错，说粗话多脾气急躁，喜欢集体行动，重视协作有竞争精神，比较关心他人渴望辉煌却也容易犯错误... 总之，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专项职业造就了人的某种特色并将伴随人的一生，他自个儿往往却不易察觉。我大步流星与王军霞等人结伴同行还总是落在后边，她们习惯于快捷地行走，有时候她们不好意思还需在前面站着等一等，而更不好意思的实际是我，我喜欢慢悠悠地晃，这样可以把周围的景致和事物看的仔细些。

闲话休提。现在，王军霞和张林丽轮流背着一只运动包，一转眼就从前盐村来到了相距10来里地的开发区。困守在雅居宾馆的众姐妹无所适从人心惶惶的。昨夜里大家忽睡又忽醒，几十只脚丫子蹬着别人的头，满屋里啥样儿的睡姿都有。此刻，刘丽、张丽荣、吕欧、马宁宁、吕亿、王媛、王小霞以及董艳梅、姜波、葛欣、白雨、尹莉、胡滨、姚雪梅同王军霞、张林丽重新会合了。这16个小姐妹终于迎来了纯粹属于她们自己的第一个晴朗的白天。她们当中有人因惯性发挥作用，径自走到宾馆外面去跑步，突然发现这个白天那太阳光芒四射非常刺眼，天空晴朗得有些过分，景色明媚得让人受不了，四处的楼房街道都显得十分异常。顿时心生恐惧，又急忙跑回宾馆来，16个人重新聚成一堆。她们对于独立和自由并不习惯呢。

属于她们的这个上午，其实就是心中空落落盲目等待的一个上午。

这里边还有个插曲。头天晚上，王军霞和张林丽去前盐村的时候，俩人共用着一个运动包，看样子空空的，其实不虚！那包里叮铃档邮装着两块纯金的老大金牌外加两把纯金的金钥匙。金牌是霍英东发给她们的奖品，金钥匙则是健力宝公司的奖品。昨晚上马俊仁把这几样宝贝交还到她们手中，她们倒手就搁这包里了。金钥匙不算重，那金牌可就份量不

轻。每块金牌有小盘子那么大，净重1000克，两块加起来就是四斤重。这只包的内容，实际价值已在四十万元左右，如果搞拍卖，价值上百万元不止。因为那金牌和金钥匙已经不光是纯金的价钱，还是极有意义的精美艺术品，大金牌上铸有美丽的天安门城楼图样，更显得光芒万丈十分珍贵，这价值就不好评估了。待到半夜里二人回家后，她们本来合计着要把这包交给父亲王有馥保管，本是可以放心的。转念一想，既然啥事儿都不想连累家庭，那么这包最好还是由自己来处理。于是，早晨出门时，两位小姐妹又把这只极为贵重的包给背了出来，二人轮流背着它朝着开发区雅居宾馆赶路。四处田野里雾气弥漫人影稀疏，只有脚步声沙沙作响，伴以金牌微小而清脆的叮当声，那气氛倒让人觉得有几分恐惧。张林丽心虚起来，她边走边说：这包背着背着还觉得挺沉的呢！王军霞也担心地说：要是遇上坏人可咋办？咱俩打不过人家，一下子就把这包给抢跑了！张林丽硬挺着给伙伴壮胆：不怕，我把包抡起来，朝坏人头上砸，准砸他一个血窟窿。王军霞乐了：砸完咱就跑！他谁也追不上咱——职业特色又来了。张林丽表示赞同：就是，他跑不过咱。哎，干脆咱们跑吧！是啊，谁能跑过这两位中长跑世界纪录的创造者呢？

俩人说着说着就忍不住奔跑起来，而且越跑越快，好像身后真有坏人撵着。

跑到了雅居宾馆，王、张二姐妹松了一口气。众姐妹会合，迎来一个等待中的上午。想不到，这金牌背包再一次成为一项麻烦。你看，把这包搁哪儿？宾馆是临时寄宿的，自然不能存放这物件，过会儿必定要赶回基地去跟崔大林院长谈思想谈去向，全队去向难测前程，总不能叮铃铛啷一直背着个它！装身上？死沉，也不是个法子。交给别人？给谁！这一群小姐妹连自己明天在哪儿都不知道呢。看，这包还真成了个累赘！

情急之中，二人忽然想起金货是可以存银行的！对了，这是个好主意。开发区就有银行可以把东西存起来。两姐妹一合计，事不宜迟，立即行动，务必抓紧时间。

两姐妹当下出门来到开发区大街上，就近踏入一家银行。进得门来，张口要存金牌，把人吓了一跳。一群女职员纷纷围上来，尽情观赏这世上的稀罕物件。末了说出一个答复：能存这玩意儿是本行的荣耀，可是咱银行条件不行，没有正规金库，所以我们不敢收存，只能表示太遗憾了——建议她俩到更大的银行去试试。

两姐妹心里急慌慌的，没法子只好掉头出来，直奔开发区最大的一家银行。这家银行的老板把她俩请进大柜，兴致勃勃地接待了两位世界冠军，一口答应愿为她俩妥善保存这几样纯金制品。两姐妹高兴起来，刚准备表示感谢，紧接着又傻眼，因为老板说了，按照明文规定，银行为私人存放金货要收取费用且金货价值越大所收费用就越高，存这几样好东西如果按质论价，交费是笔不小的钱呢！——两姐妹从一大早起这一上午就光跟这一件事发愁了。金牌还得背着走。二人无奈地叹口气，面面相视一时谁也没词儿。银行老板忍不住笑起来，他从心底爱戴这两位驰名世界的非凡人物。老板说：谁能找来照像机？来啊，让咱们和这两位大名鼎鼎的世界冠军合影留念！哈哈，小姑娘，不用发愁了，这东西我们收下了，对你们可以特殊破例，存金牌不收费！马家军是咱中国人的光荣，存你们的金牌是我们银行的大喜事，好了，就这么定了嘛！

两姐妹这就又笑起来，只是笑得那么苦涩，那么艰难……

世上谁人知真相，女儿此去恨辉煌！

二人不敢久留，再三谢过银行老板，急步如飞再返雅居宾馆。

卸却金牌包袱，俩人当时轻松了一下，忽念及众姐妹和自身的悲凉命运，心情登时沉重不

己。真是才下四斤，又上千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看看已近午时，宾馆里众姐妹正眼巴巴盼望王、张二人速速归来，战斗正未有穷期，往下的路怎么走？崔院长他们来了没有？真急死人：

王军霞和张林丽小旋风一般刮回来，即命两名队友步行向基地方向靠拢，从远处侦察一下基地阳台上有没有曲云霞挂出来的红色运动裤？然后立即回来报告，以便决策下一步行动。

中午饭怎么办？各人随便吧！饿吗？不饿。

正是此刻，崔大林和孙玉森携新教练刘琦3人如期赶到基地。迎接他们的分明是一座空城！崔、孙二人万分震惊。马俊仁把情况一讲，大林老孙直急得发毛。这帮全世界最拔尖的运动员都上哪儿去了？她们的安全有保障吗？马俊仁说不上来，曲家人亦不清楚，宁礼民无可奉告，营养师一言不发——基地再没人了。崔孙二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现在事已闹大，论责任，你马俊仁肯定负不起，而我辽宁省体委又何谈负得起啊。咱们千万不可忘记，就在一年多以前，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共和国的国家主席江泽民以及诸多高级领导人，都曾经热情地接见过这支队伍，对马家军寄托了殷切的期望。怎么一转眼，这事情就彻底翻了个呢？马俊仁你把天捅了个大窟窿，你可以不在乎，我崔大林可在乎呢！

她们会怎么样？目前必须从最坏处设想打算，既然有汽车把人拉跑，就必须尽可能估计到各种复杂情景——

她们到大连市区寻找相熟记者？

找刘东会合一处联合举事？

上沈阳公然召开新闻发布会？

赴北京状告教头马俊仁？

有没有外国人参与阴谋策动？

会不会有坏人谋财害命？

去鞍山投奔怀疑中的幕后人？

会不会走投无路寻短见？

月黑风高各奔故里而散？

背后是否有家长策动？

她们究竟要干什么目的是啥？

省体委的对立面们会有谁参与此事？

目福君等人最近在于什么？

马俊仁你谈判中说了多少过头话？

是不是各省队专门分化瓦解马家军？

倒戈易帜归顺谭兵的省二队？

八一队把人拉跑了？

教委或各大学暗招体育生？

谈判时最主要原因到底是哪一条？

王军霞几次谈到死就没说咋个死法？

最近常来基地的都是哪路人？

几点走的！

啥时候打的铺盖卷！

老马你准确讲离开基地是几点钟！

崔大林此刻真要犯急了，混呐，老马你真混呐，你咋就啥情况也不知道啥也说不清呢？你怎么搞的嘛你这么大个教练咋当的？队员全都跑了你咋就稀里糊涂整不明白呢你！她们不仅仅是普通队员还是名人甚至是世界名人你搞错没有你现在发愁顶啥用你发驴脾气都找不着对象了你还说啥呀你！

情况紧急，刻不容缓。眼下向省里汇报都是徒劳都来不及了：——而崔大林孙玉森绝非等闲之辈，他们饱经沧桑身经百战极善于乱中求定，当他们电脑一般把情况高速整理了一遍之后，崔孙二人当机立断：所有队员中王军霞最紧要立即开车先上她家！

奥迪轿车呼的一声利箭般射离基地，向前盐村扑去。

曲云霞见崔孙二人到来，正打算按约定往阳台上给战友们打出暗号——挂上红色运动裤，一不留神崔孙等人转眼间又离开了基地！她从来都不善于跟人斗争不善于应变，一时间竟不知这裤子究竟还该挂不该挂，她不知道对于外面的战友来说，挂上好还是不挂好？她整不明白。原先也不曾预约逢上这类情况该咋办？犹豫间她就采取了收缩办法，以不变应万变，到底不曾把暗号打出去。

王军霞这厢始终看不到基地的暗号。大伙儿不由得心中犯急。先是觉得有些奇怪，而日头看看已过午后，慢慢就觉出来大概是曲云霞那边出了什么岔子。崔院长他们今天到达该是无疑的。即使有万一情况可能改期，单凭因马俊仁陷入困境这一点也必定会电召他们火速前来，退一步想，即使是崔孙等人果真没来，也没啥了不起，大伙儿早已思家心切、思友心切、思退心切，顶多不过是各回各家一哄而散。各人并没有铺盖行李的负担，不过是每人一个运动背包，想走人谁也拦不住。现在，也甭管那暗号出现与否，干脆集体出发，向基地方向运动。

为轻装行动便捷快跑，大家可以暂不背运动包。眼下雅居宾馆尚未暴露目标，去向确定以

后，再回来背包不迟。因而决定让姜波和尹莉留守宾馆看家。以后姜、尹二姑娘就自然而然地和曲云霞一块儿留在了马俊仁的基地。尹莉是在大队上基地后心中忐忑不安，在宾馆给远在抚顺的爸爸打了长途电话，简略一说这边兵变情况，她爸爸心急如焚即刻不辞劳苦疾奔大连，当日下午见到老马后来见到女儿，尹莉因而得以留下。姜波和尹莉算一回事，尹莉没走姜波也稀里糊涂按兵不动留下来了——万万想不到，10个月以后，这位小姜波在南京城运会上做为马俊仁的主力队员出阵，与师姐王军霞在5000米赛场上不期而遇。人生命运真真是神机不可预测，再没有这般莫名其妙的事情，枪响以后，师妹姜波紧步世界名将大师姐王军霞后尘，半步不拉。也不见王军霞搞什么战术，径直领跑始终在前，姜波紧跟师姐直至4700多米处，最后250米竟一举超过王军霞首先冲向终点，二人同破亚洲纪录而冠军归于师妹姜波，舆论纷起，举国哗然，小姜波因此一举成名。此结果在体育赛场上本属正常，王军霞当然不会是永远的颠峰，一场城运会的一个项目也未必说明她的全部情况，姜波也确是一把好手。而问题的玄机在于，王军霞身为“叛军”首领是与马俊仁针锋相对之头号代表，姜波则身负马俊仁二度出山重大使命，比赛实际是一场马王之间的龙凤之争，极为引人注目，尽管姜波战术上跟随了4700多米，大大节省了体力反正最后撞线是姜波就等于马俊仁赢了王军霞。场上还有人高呼“马俊仁万岁”，实在是情不自禁。赛后有关报道直接使用了这样的标题——《还是马俊仁!》。这个马家军好像天生就是制造新闻的，三年来真是好戏连台，千万种说法层出不穷。而赛后各路记者紧迫不舍采访姜波，问话如连珠炮，姜波喘着气，半晌偏又说出这么句话来：“是我师姐让了我。”其余话语竟只字没说!这一来更为这场比赛蒙上一层扑朔迷离的梦幻般色彩，使如何评说这场比赛再度陷入沼泽。转天又是10000米大赛，庞大的南京五台山运动场全场爆满竟达到坐无虚席地步，实属中国田径赛史上绝无仅有空前场面。当年七运会马家军大破世界纪录红天紫地也没有如此众多迷狂观众!与王军霞同场竞技者仍是马俊仁数名弟子董艳梅等人，她们偏偏仍是当年“叛军”战友，后来重新归顺了马俊仁，还是王军霞的几位师妹。因而这场大战更加如火如荼炽烈难当你追我赶，最后结果竟与上一场完全相反，王军霞左冲右突越战越勇势不可挡重新以大优势夺魁，登时场上山呼王军霞的赞誉浪潮声震金陵撼天动地——这一切精彩盛事，相信当初大连兵变之际她们不会有任何一人曾经想得到。我们冷静分析，中国马家军无论如何都有大功于神州田径事业，这话应是无可争议的。遑论是马俊仁还是王军霞，都是深深令人敬仰的体育大家，都是中国体坛的特等功臣，都是中华民族光荣而骄傲的神奇超人。他和她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的无双表演，让一切崇尚竞技运动的人们记忆永驻，叹为观止。

痛惜兵变那个寒冷的冬季，双方无情拼杀撕心裂肺刺刀腥红刀刀溅血，国人哪个不哀哀相悲痛心疾首!马俊仁极善教而王军霞极善跑，马王本可合二而一，最佳组合千载难逢，铁军无敌横扫欧美，为什么一朝溃散不成军?为什么人不败我我自败?何年何月，我们中国人能够千行百业赤肝赤胆，真诚实现最佳组合于持久，大中华始能生机无限坦途通天!残酷的窝里厮斗断然不能继续下去了……唉，反正眼下是说什么都晚了。

那一时，姜波和尹莉留在房中，守着一堆包，王军霞等一千世界级选手轻装出了雅居宾馆，当下在街头租了两台带小棚的三轮机动车，咚哐哐向着马家军基地一路掩杀过去。那种车烧柴油且消化不良，车尾喷吐一路黑色狼烟，其情其景，无疑就是一支娘子军决死在硝烟之中向敌阵杀出的一趟回马枪，攻势甚为凌厉。

姜波和尹莉留在宾馆原地不动，渐渐地扛不住沉沉困意。尹莉去给抚顺家里打电话。姜波家在瓦房店，父亲是搞水果批发兼零售的商家，规模尚小，家里没装电话，就用不着操啥心了。她充分地伸了伸蜷屈一夜的长长四肢，便一头栽倒在此刻显得无比宽阔的软床上，昏昏睡去。她年龄还小得很呢，在她有限的运动生涯中，只动过一次窝，就是从大连体校转到马家军。也是谭兵校长举荐给马导的。尽管大连体校各项目英杰辈出，而头一份辉煌，就数师姐王军霞。小姜波心目中最敬慕的偶像，正是这位比她高三届的著名校友王军霞。

大连开发区呈现一片深冬里的祥和景象，中午街上很热闹。人们谁也不会料到自己曾经热烈欢迎过的马家军今天却是一个最心寒的日子。那家银行的全体职员们正在津津有味地共进午餐。而今日餐桌上话题很集中仿佛多出一道香甜的大菜，就是两位世界冠军刚刚存入本行的硕大金牌，真真漂亮。

不一阵，两辆喷吐狼烟的三轮机动车便开到了马家军基地。女决死队员们立即从车中跳下，蜂涌着向大楼门道扑去。

王有馥整整一上午都在家中大炕上无言闷坐。灶边煨着未动一箸的早饭而午饭又熟。他想起女儿昨晚和今晨的异常举动，竟不思饮食，只顾埋头抽烟。闺女临出门叫他放心，他实在不放心！他几次想动手给基地马俊仁打电话，又深感不妥。公家的人、运动队的事，咱是农村老汉，平日可以表热心，现在不能瞎掺和。小霞是个啥决策？不知道，乱打电话行不行？所以只能就这么闷在葫芦里忍着，忍不住也得强忍着。咱又不是村里那帮没见过世面、只会在海湾里打刀鱼、只知在岸坡上种棒子的愚笨人！小霞的事，不但不能乱打电话问，而且不能乱向别人讲，瞎传出去咋往回收？让人看笑话？谁知道咋回事儿？名人家庭就是光荣家庭，凡事还能不注意个影响？还得忍着，忍着看。

突然，院里大黄狗激烈吠叫，崔大林孙玉森从天而降。不等老王头从炕上翻下身来，这两位身材精壮相差无几的黑脸汉子就呼地一下跨到屋内老王头眼前，老王头由不得凛然一惊。焦急中的孙玉森径直迈向里间，伸手撩开布门帘往里探看，崔大林一扫平日与老王头往来时的礼仪笑貌，神情紧张地问：见军霞了吗？她不在家？知道她上哪去了？根本不在基地嘛！

王有馥老汉惊闻心爱女儿并没有回到基地去，脸色顿时变得灰白。这下子他可真着了大急，赶紧把昨晚上两姐妹夜半归来的情况前前后后讲了一遍，最后他说：“天刚亮她俩人爬起来就走，我追着问了一句你们上哪去，她俩明明说还要上基地去嘛！其余啥也没说，一上午了，她们咋就没回去？”他一边说一边紧张地思索。

三人碰清了情况，崔大林脑子一转，当即说：“赶紧给基地打个电话，问清楚这工夫她们回去没有！”

一生刚强的老王头此时不由得心里阵阵发慌，他拿起电话，用颤抖着的手指艰难地拨通了基地的电话——7620888，一颗苍老的心高悬着，企盼着能有女儿一切平安的信息。唯一的儿子横遭车祸丧生已经快两年了，他把晚年的全部精神寄托于女儿王军霞一身，要是她再有个三长两短，老王头便会彻底垮掉。

拨通了：基地那边有马俊仁留守。可是，电话却没人接。

崔大林坚定地：“重打！”

老王头顽强地把方才动作重复一遍。

还是没人接。

崔大林直挺挺地站在屋子中央，纹丝不动：“再打！”

——王军霞正是此刻率领众姐妹回到了基地。

那边，马俊仁奔上二楼办公室，一把抓起骤响着的电话，告知这厢：人都回来了！

老王头吐出一口长气，“啪”地一声放定了话筒。

崔大林和孙玉森更不打话，吼了一个“走”字，疾转身冲出门去。

老王头闷闷地瘫坐在大炕上，整整一个下午，他半闭着眼睛抽烟，屁股焊牢在大炕上不再动窝。

崔大林和孙玉森飞速赶回了基地。

日思夜盼，相见时难！崔大林只问了一句——“孩子们都好吧...”大楼里的空气登时就凝结了。千万种悲苦委屈骤然涌上红颜女儿的心头。强忍片刻，又忍了片刻，再也忍不住，全体队员终于爆发出一场集体大悲哭来。像从地狱到人间，如从暗夜向光明，她们猛然打开了那无比沉重的泪水之间，一任泪雨滂沱倾盆而下。在马家军的军营里，这场面实属空前，平日里谁也不会这样公开嚎哭，更不敢这样集体嚎哭，现在尽可以一泄千里了。仔细听去，这哭声十分恐怖，让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难以名状，那哭声里蕴含着多少冤屈弱女子的悲痛凄苦，喷发着多少非人生活的凌辱怨恨！这场排山倒海般的恸哭异常惨烈，且经久不息，直教日月无辉天地惊骇，神鬼同哀江海寒彻。

马俊仁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他感到胸口有些憋闷，恨不得自己也大哭一场。

阵阵悲哭声震屋瓦，使崔大林着实吃了一惊。他没有想到，多年来从无怨言每每笑意盈盈的队员们，今日居然能够悲痛到这般程度！她们究竟有多少冤屈悲苦要伸要诉呢？看来，老马那一套独断专行的管理办法大可质疑，从短期说，老马对于人的体能训练是有效的是成功的，从长远看，对于人的精神摧残是残酷的是失败的。最后，身体与心灵同颤抖，合成双重的痛苦加倍的愤怒。我们可以推测，这哭声给崔大林那天最后的决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面对这场罕见的恸哭，人群中唯有孙玉森的神情相对冷静些，他最清楚孩子们苦难沉重的心。哭吧哭吧，哭一哭就痛快了。也许他早已意识到，这一天的到来仅仅是个时间问题。队伍拉到大连不过是加速了事情恶化的过程。他怅叹这结局来得太快了一些。

不管怎么说，眼下这群孩子都还安全整齐，她们还没有散落到“别有用心”的人那里去，这就是万幸，她们还在我们的手中，局面尚可控制，丑闻还没有造出去。至少在当前尚有解救的余地，不管他马俊仁损失大小，崔大林和孙玉森的远近利益尚未受到大的损害。早晨时候省领导交待过的大原则仍可得到保证。崔大林渐渐地镇定下来。他决心拼全力保住这一切。

当下，中午饭暂时免掉，崔大林集中全体人员开会，把问题揭开。王军霞等人同马俊仁面对面再次发生争执。在这种无比悲痛的情绪之下，那会议的结果可想而知。

局势仍然很僵。

眼见得日影偏西，一晃间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众人腹中早已饥渴难忍，双方无心恋战。万般无奈中，马家军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不欢而散。双方瞎吵吵，收不到一点好的效果。令崔大林连声长叹，他和孙玉森自大清早起身，到现在没歇一口气，从沈阳到大连整跑了一

天，同样饥肠辘辘，说不成个话，只好催促大家抓紧时间先上餐厅吃饭，哪怕天塌下来，先填饱肚子再说。

事态发展已无可挽救。

饭后，崔大林情知队员们在这里无论如何不想再干下去了，但他还要做一次最后 的努力。眼见得众人似乎恢复了几分精神，崔大林便琢磨化整为零分别谈话效果会好 一些？再说，老队员们究竟还有哪些活思想也有必要进一步摸清。于是他决定，把他 自己和孙玉森、马俊仁分成三个摊子，分开来我队员重新交换意见。这种较为细致的 谈话其实也是一种调查，除了处理突发事端这个因素之外，还可以进一步探究事件发 生的外部原因，弄清楚外界到底都是哪路人马参与了兵变的策动？这对他们来说 又是 相当重要的。

王军霞和张林丽等老队员对此心中并无芥蒂。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她们红 肿着眼睛，哀哀地接受了分头谈话的提议——崔大林亲自同王军霞谈，孙玉森同张林 丽等老队员谈，马俊仁同其他小队员谈。一切根据三方谈话结果再看，或能谈得拢 谈得好，那就各个击破挽回败局，实在谈不成，崔大林将做出最后的决定。唯独一 条，保住队伍不能散。

3个多小时过去了。不言而喻，谈话的结果肯定是灰暗的。

任何一名队员都担心害怕留在老马这里会挨整。王军霞、张林丽等老队员的主旋 律仍是坚决退役脱却征衣，其余队员虽然不一定马上退役，但是强烈表示不愿意在 大连呆下去，可以到沈阳或者转到别的队，反正是要干也决不再跟马俊仁干。唉， 事到 如今，就是神仙前来处理此事也无法力挽败局了。崔、孙二人谈话无效果，老 马这边 同另外一些小队员谈，也是啥也没谈成。老马干脆懒得再和队员们说多余 的话。他身 心疲倦，神志恍惚，一切听天由命去吧！

太阳落山了，昏月升起来。通篇谈话，还是没有发现丝毫外界人士参与此事的迹 象。众队员去意坚决，矢志不移。通过谈话反而引出了更复杂尖锐的许多内部问题。

崔大林仰天长思，孙玉森愁眉紧锁，马俊仁茫然无措。3人再次综合分析全面情 况，一时难寻良策。要想防范引发种种无穷后患，唯有保住队伍不散。队员们一旦流 落到社会上，不仅崔、孙、马3人担不起这个重大责任，而且大部分队员必定为外 界 诸路人等所包围，天知道会从她们口中讲出什么奇闻内幕来。一个刘东，已经把 诸位 搞得晕头转向，这么一大帮人离队，等于无数个刘东出笼，不仅马俊仁定将蒙 受不可 弥补的名誉损害，而且对崔、孙二人的利益亦会造成重大损失，后果将不堪 设想。为 把糟糕影响缩减到最小程度，唯有继续维持集体管理的态势，欲如此，就 只有一 条路可以走着看——把队伍集中拉到一个矛盾缓冲地带，先控制局面，平抑 舆论，得到喘 息后，再分别根据各人矛盾特点，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或逐步淘 汰弃之不用，或拉 回部分队员重返马家军。而这个所谓的缓冲地带，唯有省城沈阳 这一处地方可供选择。

既回到沈阳，队伍可以归位在田径队，这一点问题不大。队伍交给谁来统领总 管呢？让谁带领这支队伍才放心呢？这就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请咱们老孙继续辛苦多 劳了。必要时，可考虑给队伍调配管教助手一名。

崔大林开动脑筋，又把以上诸多因素全盘思考一遍，觉得再议也议不出任何新 鲜办法，唯上沈阳一条路尚且可行。不能犹豫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眼看基地 楼外 夜色沉沉，时间紧迫，诸多因素再也不允许把事情拖延下去——在临近夜里 10点 的时候，崔、孙、马3人终于做出了连夜转移沈阳的最后决定。包括曲云霞在 内，全 队集结，即刻出发。马俊仁可

以留在大连原地不动，对外口径要一致：老马看病！

返沈阳车辆问题如何解决？崔大林指示马俊仁，立即开上奔驰轿车返回别墅去，把面包客车开过基地来，动作越快越好。一台面包车，大伙儿挤一挤，回得去！

司机问题怎么办？身边没有人手可替，崔大林当即决定由他自己亲自驾车返沈阳。事已至此，大家都辛苦一点吧。

新教练刘琦是个精明强干的年轻人。整整一天，他言语不多。待一切决定做出以后，他在走廊里见到王军霞，半开玩笑地说：“军霞啊，看来你们是不想让我带着大伙干呐！”王军霞苦笑道：“刘指导你想错了，不是不想跟你干，而是只有这样才真正对你有好处，你现在什么责任也没有嘛！”刘琦默然。

马家军的故事讲到这里，似乎可以划一个句号了。

有知情的读者便说：不，句号尚不可划，因为事实上，曲云霞并没有随队返回沈阳！

说得好。

情况是这样：马俊仁动身去开面包车。他出了基地，寒风扑面而来，脑子一下子就清醒了许多。在他独自驾驶奔驰车摸黑去别墅的路上，他把车开得很慢很慢。从昨晚激烈谈判到今晚做出全队赴沈阳的决定，这个过程如急风骤雨，他从头至尾是无法冷静、不够清醒的。现在，事件就要结束了，还不该把利弊得失好好琢磨琢磨么？马俊仁披荆斩棘闯荡一生，年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他经历过并且战胜过数不清的艰难险阻，他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智慧，他马俊仁绝非等闲之辈。用东北话说，马俊仁是白给的？此刻，老马把握着方向盘，一再迫使自己冷静再冷静，他走一路，想一路，猛然间悟到：队员走的一个不剩，我马俊仁还算什么教练！我不带队伍，此后自己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算个啥？一个无业而富足的无关紧要的游民？土地是农民的根本，牲口是车把式的根本，机器是工人的根本，钢枪是战士的根本，笔杆子是文人的根本，大印是做官的根本，同理，队员是教练的根本，尖子队员就是尖子教练的根本！土地、牲口、机器、钢枪、笔杆子、大印、运动员——这一切绝对不是几个钱可以替代的。没有这些根本，只有金钱照样失落！怎么，要把我马俊仁脱的一丝不挂赤条条吗？不，决不，哪怕只剩一条根，也要给我马俊仁留下！昨夜晚，曲云霞并没有随“叛军”而去啊？她的父母不是还留在基地么？这只能说明曲云霞和其他人是有区别的。曲云霞不是同王军霞一样赫赫有名么？但她并不像王军霞离队那么坚决！一年以后，各国就要组队打奥运会，曲云霞仍然是中国数一数二的一流高手，这个老大的砝码，这张王牌，应该握在谁的手中？我马俊仁还没有输干赔尽败到底呢！退一步想，即便是我马俊仁今后真的退下来不干，那时候再把曲云霞交出去也为时不晚：现在局势如此险恶，简单说退居二线为时尚早，别人拿拳头打我，我拿什么武器招架？有土地在，咱农民就啥也不怕。

马俊仁就是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做出了一项关键的决定：留住曲云霞。就世俗观点来讲，马俊仁此项决策是伟大而英明的。果然，一年后事态的发展不断地证明了这一点。一条根当初留住，马俊仁就能起死回生。

事关重大，马俊仁踏着油门的脚不禁狠狠地踩了下去。

老马从别墅开上面包车疾速返回基地。他一进大楼就寻找曲云霞的身影。这时候，曲云霞已经打好了铺盖卷收拾好了一应行李物品，并且已经把铺盖卷搬出了宿舍放在了楼道里。她已经同朝夕相处的父母亲依依话别完毕，单等面包车一到，即随队出发。正是紧要关头

见英雄，马俊仁劈面而来，冲着曲云霞就说：“曲云霞，你这是干啥？你为啥也要离开老师？昨晚你不是没有跟她们一块儿行动吗？现在你瞎跑个啥！”曲云霞觉得有些惊异，转而很不高兴地说：“怎么，刚才这不是你们集体决定的？走不走又不是我自个儿的主意，你冲我发什么火！”

“你自己想不想背叛老师？”马俊仁紧跟一句。

曲云霞随口说：“我又没说自个儿一定要走。”

“好！”马俊仁提高嗓门，“曲云霞自个儿没说走，没说走就留下！留下我给买别墅！说话算数！”

曲云霞便站着不动了，她的思想负担不轻呢。

马俊仁当即与崔大林商量：曲云霞自己没想走，她完全可以在大连继续练，我考虑她应该留下来，你想想，留下来对舆论讲，好处还是多！

崔大林和孙玉森没有表示反对。时间已近夜里11时，啥也顾不上细细商量的了，既然一个愿意留一个愿意收，那就啥也甭说了。留下就留下，有情况随后再商量。

就这样，曲云霞把铺盖卷重新搬回到宿舍的床板上。

全体上车！

面包车的大灯打着了，两道光柱穿透夜幕。王军霞提出应首先开到雅居宾馆去。‘

全体队员默默地把运动包从宾馆房间提出来，装入车中。有人还在抹眼泪。

留守雅居宾馆的两位小队员——姜波和尹莉此时毫无思想准备，既然曲云霞不走，就留下一块练吧！于是二人稀里糊涂留在了大连。她们和曲云霞合一块儿，仨人还是一个队呢。以后不久，大连的人马由少到多，新的马家军又渐渐壮大起来，这是后话。

马俊仁向人们挥动手臂，眼瞅着崔大林的奥迪轿车和载满哀兵的面包车一前一后，向北，驶上沈大高速公路，迅捷地消失在黑沉沉的夜幕中。马俊仁顿时感到孤独万分，他两眼发酸，大滴大滴的泪水滚滚落下。

现在句号可以划圆了。

在我所见到的王军霞所有的日记中，关于这一天的记载是最长的一篇。在日记里，我们有幸看到了她当时的心声：

1994年12月13日。凡事都有意想不到的变动，我组出了大乱子。队员们一扫往日温柔的模样，满怀激愤与委屈，全体向马导提出不干了！多年来压抑在心中的苦与恨，一股脑全都吐了出来。马指导，你太毒，你太狠，你太没有人情味了！就像我们日夜祈求的那样，我们也不想离你而去。这一切，我们只好哭着说：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敞开心胸说，我们对你怎么样，你对我们又如何？你把我们当狗、当驴、当奴隶，可我们也是人啊，我们也有自尊！……你下半夜一点钟离开，我们两点钟往外搬运行李，3点左右全部退出基地。当时，每个人虽然有着终于逃脱的兴奋，但更多的是留恋与悲哀，大家嘴里不停地说着：马导如果多少给我们一丁点儿爱心，我们也不会离开他！我们更不愿放弃大家多年来辛辛苦苦创下的事业，

然而，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我们要高声大喊：“我们是人，不是畜生！我们需要关心、爱护，我们需要人身自由！”我们也曾尝试着感化你那颗变质的心，然而一切却都白费。我们只有强忍内心的悲痛，和你挥泪告别。

但是，马指导请你放心，为了国家的声誉，我们会知道该怎样去说怎样去做，你辛苦了大半辈子，我们决不想整你。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把我完完整整送回家就行了。马导，我们走了，今后不在你的身边，只希望你多多保重身体，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太劳累，没事了多关心一下曲云霞。你培养我们这么多年，我们的成功有你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的确不是要整你，只是我们渴望有一片自己的土地，自由地开发自己，表现自己。真对不起啊！

再见了，那段悲伤的记忆.....

王军霞的笔触如泣如诉。她们很矛盾很痛苦，却最终执意不悔地告别了昔日的辉煌，踏上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她们的心潮时起时伏。

一支从东方中国大地上土生土长然而却举世无双的英雄团队，就这样自生自灭，在仅仅辉煌了短暂的一年零四个月之后，全军溃散，不复存在。“马家军”这个曾经响彻云霄的名字，将载入中国体坛历史那厚厚的档案之中。后人将一遍遍深情地抚摸这光辉而又悲凉的一页，默 地洒下一拥热泪。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生活将重新开始于我们艰难的脚步下。

就在兵变之后不久，我前往大连基地结识了马俊仁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非凡人物。此生中我为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朋友而骄傲而自豪。他来自于生活的最底层，他没有读过几天书，却能干出一番震惊世界雄视天下的千秋伟业，他该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骄傲和自豪。记否1993年的8月在德国她们奋勇夺走了1500米、3000米和10000米3块金牌，而且3000米比赛的前3名居然全部是中国人，3面五星红旗同时升起在斯图加特的上空！同年9月，在祖国的首都，他指挥着巾帼英雄们大举突破世界纪录，将中国人奔跑的成绩推上了1500米、3000米和10000米的世界颠峰，并且很可能还是下世纪的颠峰！同年10月，马家军又囊括了世界马拉松大赛的前4名，3面五星红旗又同时在西班牙的上空高高地飘扬.....还是这一年，举世瞩目的欧文斯杯奖给了中国姑娘王军霞，为整个亚洲人争得了巨大的光荣。马家军的姑娘们所开创的奇迹令举世惊愕，令海内外每一个炎黄子孙共荣耀。万分遗憾的是，马家军的不幸竟是我们民族的不幸，马家军的悲剧。竟是我们中国的悲剧，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马俊仁身上，在马家军十几位姑娘身上，包括在她们的家长身上，在马家军周围的诸多人士身上，同时显现了我们民族的许多致命弱点和许多千古尘埃，我们足以创造辉煌的胜利，我们却难以避免惨痛的灾难，我们常常豪情万丈，我们又常常昏庸迷惘、我们常常奋发图强，我们也常常固守桎梏，我们常常无敌于天下，我们更常常自溃于内伤，我们总是生生不息思进取，我们总是代代骄满做夜郎，我们同时这样，我们同时那样，我们的敌人不啻就是我们自己啊！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到哪里去？我欢笑，我悲伤，我活着，我死去，我永远放声歌唱，我此生满怀悲伤.....

就在我昼夜伏案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时有许多关于马家军的新消息不断传来，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种种消息的传播又因人而异评价不一。马家军的故事肯定仍将风云变幻发展下去，似乎这部足够冗长的报告文学也将没有终结。而去年冬日里，我独自走过一趟陕西黄陵，那一路上，黄土地风沙滚动，黄河水浊浪排空，我仿佛看见汉军浩荡旌旗蔽日，有战鼓雷鸣于耳畔。及至黄帝始祖庙前，看天鼎、地鼎、人鼎，三鼎高高坚不可摧立于祭坛，顿时感到我中华民族物竞天择生存伟力将永无止境，英雄豪杰层出不穷，千载豪歌代代吟唱，还是可以乐观一些的。凭将士气挟中夏，泪洒山河对北风，我的笔不会写到

生活的尽头，马家军必将后继有人。此书可以杀青矣！坚信时不多久，自有雄兵十万铁马八千，腾跃国旗飞扬，国歌传唱，远东的朝阳更辉煌。我们的脚步终将和世界上先进民族的步履错落有致相当生动地走到一起。

于是我们忍不住一遍遍发问：是谁重创了马家军？你说，究竟是谁。

第十八章 再造马家军

兵变后分光吃净，薄熙来慷慨解囊。闫福君人生谱新曲，王军霞奥运再增浑。毛德镇老来悲喜交加，马俊仁潮头重振雄风。

对于马家军的滔滔叙述我早已疲惫不堪。在1995年底，我写到上一章末尾，此书自当结束，次年春日做过一遍修改，我便逃离了悲剧苦海。做为休整，我重招旧部搭起班子，拍电视纪录片去了。拍电视片近乎是体力劳动，脑子则可以清闲许多。所不幸者，数载春秋逝如电，眨眼间又是1998年春节，此书迟迟难以出版面世。我尽量以平常心待之，写作唯尽心而已。短期内，出书人拿不准行情，瞻前顾后，便搁一搁无妨。如此平常心气儿我在过去竟难以做到，实可惭愧。不久前，我一向尊崇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刊《中国作家》以及与之息脉相通的有关出版社振奋了精神，嘱我后续一章马家军近况，与读者进一步拉近距离，即出此著。我也觉得从马家军兵变至今，已是3年时光，3年间这支受伤团队又挣扎着踏过了崎岖的道路，马俊仁和王军霞等人渐次揩干了身上的斑斑血迹，这中间要讲的话自然不少。我有兴趣亦有责任继续向读者报告他们的人生故事。

1998年春节刚过，我又一次踏上了辽东半岛这片瓷瓷实实的冻土。3年前我初来探营，也是万物冬眠待醒节令，寒风残阳，记忆如昨。体坛王气在辽宁啊！那时看马家军尚且人事疏生，而今已是老友成群，这番寒风里，就多了徐徐吹来的暖意，就多了几分人间亲近。而遥想当初辽宁体委上下、马家军团队内外，实在是经历了过于严酷的霜刀雪剑，马家军险些全军覆灭在自我所杀之中，险些淹没在大社会的悲惨遭际之中。

当时，兵变事发，电波飞传天下，骤然间在国际国内引起了极其强烈反响。事情昨会是怎样呢？一时间街谈巷议，评说蜂起。尤其令人沉痛的是，在兵变10多天以后，马俊仁尚且没有来得及清理一下纷乱思绪，鞍山方面竟传来老父病故的噩耗。1994年12月29日夜，马俊仁治丧结束驾车返回大连，此时他早已极度悲痛劳累，不慎又翻车于沈大高速公路，夫妇二人均受重创，又经紧急抢救万幸脱险。实在是祸不单行。马俊仁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焦点。一时间黑白莫辩，是非不明。

中国人一贯讲究遇事评出个说法来，讲究对簿公堂说一说，谁占理谁理亏，因此，大江南北就浮着许多议论：马俊仁和王军霞，两厢到底谁是谁非？这事情到底怨谁？当然不排除还有幸灾乐祸之人。少不得会有“我早就看着马俊仁那主儿不地道”或者“病根儿在于昏昏然”等等说法，还有不少人认为这是马俊仁盲目参加政权角逐，甘当“驱逐闫福君运动急先锋”的报应苦果，说老马他干好教练就行了，你还去搞啥政治斗争呢！更有人说：“马家军受了重创，说到底就是崔大林的责任！”反正啥说法都上来了。而同情马俊仁的人同样为数众多，觉得咱中国有才华先出头的人总是受苦受难，忿忿然便把怨气指向了上层领导——马俊仁又一次同体育界以外的世界联系起来。总的来看，还是以大局为重的人占最大多数，人们深深惋惜这支为中国人争得过巨大荣誉的铁军从内部溃散败北，痛惜中国田径事业再次受挫，鉴于这种忧思，“和为贵”的呼声扶摇直上占了主导地位，人们希望马王双方能够和解，师徒之间能

够不计私利尽弃前嫌，破镜重圆，以国家利益大局为重，携手并肩重新合作，保持咱中国刚刚夺取的女子中长跑优势地位。许多报道对车祸受创身心两痛的马俊仁仍寄予厚望，称“大难不死，吉人确实有天相；乐观抒怀，伤愈为国再立功。”先后前往医院探望马俊仁的重要人物有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辽宁省政协主席孙奇、辽宁省副省长张榕明等，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的顾金池先生特别指示有关部门，全力抢救治疗，省卫生厅副厅长门振兴亲自陪同中国医科大学两名教授协助治疗。各界人士纷纷致电问候，自发前往医院探视者络绎不绝，马俊仁病房里放满了盛开的鲜花和花篮.....在各界普遍呼吁“和为贵”的声势中，尤以中国奥委会秘书长魏纪中先生发表的谈话影响最广反响最大。1995年3月11日，上海《文汇报》以《魏纪中希望马家军教练和队员尽早和解走出困境》为题，刊发了魏纪中“我们有办法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谈话，全国各地大小报刊迅速转载全文，给关心马家军命运的人们带来了希望。针对一些报刊对马家军兵变的种种质疑与非议，崔大林也发表谈话以正视听，他说：“从我调马俊仁到省队当教练那天起，我就是用他的一技之长，而不是用党员、干部的标准要求他。从这个角度上说，我选他没有选错。”于是又有不少报刊发表言论，认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马俊仁同样不可以求全责备。一年多过去，爆炒马家军的态势看不出有明显降温。尽管国家体委曾经通电各新闻单位今后不要再使用“马家军”这一称谓，通报各新闻单位不要再无休无止地把马家军那点事儿炒下去，但是人们对马家军的兴趣太浓了，由马家军所引发的话题太多了，通电禁止似不起多大作用。

那么，王军霞她们这一方的情况又是如何？兵变以后，9位队员返回沈阳，辽宁体委崔大林、孙玉森等人为解决好王军霞的去留问题，煞费苦心。崔大林决计要保留这支队伍，队伍不能散，要散也不是现在，也不是这么个散法！他很快召开了一个队员家长会，试图通过社会力量及家庭力量，帮助队员们做出有利于事业的决定。不料想这个家长会开成了一次声讨马俊仁的批判会，绝大多数家长一改去年对马俊仁辞职之际的赞誉态度，180度大转弯，对马俊仁一贯作法表示了强烈愤慨，纷纷表示坚决不同意女儿重新归属老马指挥。与此同时，王军霞等人收到了大量社会来信，其中批评她们背叛老师忘恩负义自毁事业的论点不在少数，队员们认为导致这种观点产生的原因完全在于世人不明真相，一时间又万分苦恼于有嘴说不清楚。训练难以恢复。

王军霞本人在悲痛欲绝的情况下，给体委递交了一份血泪交流的辞职书，这份辞职书好似一份遗书，发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阵阵呼喊，这位曾经极度辉煌的欧文斯奖获得者写道：

.....这么些年，我拼命地训练比赛，也为祖国争得过一些荣誉，我觉得我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而我现在对我们这个圈内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我好害怕，我感觉再呆下去我的精神就要分裂了！没准儿我真的不想活了，我求组织上放了我吧！户口关系给不给我已没有太大意思。再不让我回去我就会把自己毁灭掉.....希望不要劝我，我的精神再也经不起这么严厉的折磨了。唉，真是不愿给你们添这么多麻烦，太对不起了，我在这里跪下给所有的人请罪了.....但我还是要回去。我再一次从心底发出呼声，我真的不想干了，我只想平平淡淡度过余生，挽救一下我这个即将崩溃的心灵吧！求求你们.....

我们不禁长叹深思，是什么力量把一个无比顽强的运动员折磨到如此地步？我们似可把这份报告看做对不合理的体育体制的控诉。

本来，王军霞可以独自默默走掉，可是她最终还是留在了沈阳，不久还恢复了训练。当初她为什么没有在悲痛中凄然走掉呢？在跟她交往很熟以后，我向她提出了以上问题。她沉思片刻，慢慢地回答我说：当时没有按照辞职的愿望办，我最终没有离开沈阳，没有离开队伍，原因是很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领导反复做我的思想工作，崔大林、于锡九、孙玉森、张琦、孟庆全，哪个人都对我苦口婆心的，真起了不小的作用。而这个原因还不是最关键的因素，我觉得许多队友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有老大的责任，压力特

别大。外面片面宣传。说是我把队伍拉跑了，这个说法不全面，大伙儿要是都不想走，那谁也拉不走，我有多大本事能拉动大家？我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是真的，最早我跟马指导对话也是真的，但是最早对话时谈的并不是大伙儿的事儿，谈的是我自个儿的事儿，后来形势发展那么快，我的事儿就和大伙儿的愿望合在一起了。出事以后不少人误解，认为我破坏了中国的田径事业，我感到很冤枉，我特别痛苦。可是客观上，我还是要多多承担大家今后的责任呀！事到如今，总应该有人站出来替大家谋利益吧？我春节已经回到家里去了，我心里不想再返回来，一想到大伙儿对我的期望，咬咬牙就又回来了，既然已经出了事情，咱就不怕事儿，就要有点儿奉献精神。我完全可以不管那么多，但是我们老队员应该是一个整体，越是困难时候越应该是个完整的集体，我应该为这个整体承担责任，光这样想，就没走成。

我点头称是。想一想，王军霞这小姑娘真是很不简单了。

我刚到队里采访那阵儿，辽宁省体委和运动学院正在抓紧处理这支队伍的诸多事宜。9位老队员给上级领导写了一份正式的书面报告，她们在报告中明确申诉了自己的要求和主张。现将这份报告原样奉录给读者们。不知怎么，她们给这份东西标了一个“协议书”的标题，大意可能是想说，倘若达不成如下协议咱就甭提别的了，咱还整啥呀！王军霞大概也就是为了这份协议的最终形成和落实，为了协议内容所关乎的每一个人的根本利益，才没有独立离去吧？如今我们不妨把这份报告看做马家军兵变的迟到的行动纲领，一个历史的文本。《协议书》全文如下：

一、辽宁田径队女子中长跑组的王军霞、张林丽、张丽荣、刘丽、吕亿、吕欧、马宁宁、王小霞、王媛等九名队员要求离队，其理由如下：长期以来，我们在马俊仁指导的训练中，忍受了人类不堪忍受的苦难、打骂和人格的凌辱，使我们的身体遭受了损伤，有些队员身上的伤病较重。我们的心灵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马导从来不把我们当人看待，而是把我们作为换取他荣誉和金钱的工具。

二、我们是多年征战在田径场上的老运动员了，我们把青春和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同时也为祖国赢得了一定的荣誉。现在，我们的年龄较大，而且马家军目前的训练和荣誉也使我们的成绩下降。已不适合再练下去。为了我们今后生活和工作的需要，我们迫切地要求去学习深造，以便将来能为祖国做一点有益的工作。

三、我们要求退队的理由，还有些不便于写在纸上的东西。如有必要，我们愿意召开记者招待会。在会上，我们九人将向国人控诉马俊仁对待我们的罪行！

在退役的同时，我们提出下列要求：

1. 按照规定把我们转成国家正式干部，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比照优秀运动员退役后的安排情况，给予我们合理的分配。

2. 请组织安排我们继续学习，带工资上大学，要求最迟不得超过1995年的入学期。

3. 我们在马家军奋战了多年，特别是从1993年世锦赛之后到1994年12月11日之前这段时间，国内外各界人士及企业纷纷向马家军赞助的费用很多，如广告费、专利费、出场费以及奖金、奖品等有价值商品，都应全部列出清单，开出明细。我们认为这里有我们应得的部分，我们应该得到。这些钱是我们用血和汗换来的，任何人也不应该贪污掉。分配方案应得到队员和家长的认同。

4. 最后我们提心吊胆地向领导提出，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防止马导报复行凶杀人。

上述问题解决以后，我们可以考虑恢复训练。但是绝不能让马俊仁指导再介入，如果发现任何可疑之处，立即解散。

我们不难看出，这份报告当中既有9名老运动员理性化的正当的人生要求，又有她们相当情绪化的难以排解的担忧。当我看到最后一部分的时候，我苦笑起来，不管怎么说，马俊仁怎么会行凶报复杀人呢？然而这担忧却也说明了姑娘们的某种心态。她们怕老马，是真怕，怕到骨头里去了，就连老马平时吓唬她们的话语也当了真，实在哀痛至极。

辽宁体育界领导层围绕这份报告中所提出的要求，在队员中做了大量安抚工作，最终使大部分要求得到了落实。于是，马家军全体成员又瓜分了一次队费。这次分钱很内部化，外界没有报道。分钱的原则是按照贡献大小及来队时间长短而定。款项来源自然是马家军的小金库，在老马无奈地同意后，由张娟从大连帐号上提取现金，用一个电视机旧纸箱把上百万元人民币装上，运到沈阳去。这些钱大致上包括1994年西班牙马拉松赛出场费、中华鳖精广告费、沈阳马氏集团部分奖励费等项目。老马对于这次分钱忿忿然认为纯属败家子行为，心疼得咬牙切齿，队员们则认为市场经济劳有所得，属于自己的就要自己管，凭什么握在你马导手中？她们的背后是贫困了多年的父母家庭，是整整一个时代的心理大趋势，是某种人生价值的直接体现。分就分吧，有什么奈何呢？为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此处不妨对每人所得款额做一简单披露：马俊仁分得相对高些，为人民币28.5万元，曲云霞其次得21万元，王军霞再其次得20.5万元，张林丽得16万元，张丽荣得14万元，吕欧得12.5万元，其余均不达10万，依次为：刘丽7万，马宁宁6万，刘东5.5万，王小霞5万，吕亿4.5万，王援4万，已退役的老队员李颖3.5万，厉建萍、冯文惠、古冬梅各1.5万，男队员孙日鹏2.5万，穆维国2万，宁礼民、张福奎各0.5万。全体加一块儿总共分掉了158万元。在讨论分配过程中，在得钱较少的人中间出现过一点小小的意见，有过一两次反复，王军霞为了早些了结此事，曾主动从自己所分配的款项内劈出几万元补给了别人，最后得款为20.5万元，使新的小纷争平息在萌芽状态。

我的心情十分矛盾，如今时代包括往后岁月，中国人理应学会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属于自己的自己得，正当的分钱无可非议。而另一方面，这支本来应该连年兴旺发达，逐步从计划经济老体制向市场经济新体制过渡的运动队，过早地分光吃净又是多么令人痛心！

改革开放成就了马家军，马家军中出现的问题又是改革开放时代所难以逾越的。而且问题之严重足以把改革开放的成果毁灭得根毛不剩，一切还将从头做起。我们陷入两难。

分钱过后不久，时逢东北财经学院招生，因马家军成员个个算得上“特种兵”，并不费什么周折，新老队员就挂个空名额入学，成了“大学生”。“东财”的校址设在大连，对体育一贯很重视——兵变以来队员们的几项愿望终于逐一实现。

真是关山重重啊！王军霞和她的姐妹们终于在1995年的春天，相互搀扶着走出了凶险的隘口，她们或把钱存入银行，小心地装好存折，或如数交给挥泪磋叹的父母，嘱咐家里近期要办几件实事，然后她们踏着歪斜跌撞的步履，重新向着久违的跑道奔去。

这一年的3月46，这群心身憔悴的姐妹们出现在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马拉松赛上。去年、前年，同是春风弄柳人声鼎沸，她们以绝对优势连打两届冠军，把日本强手远远地抛在身后。而今情景却惨不忍睹，全队上下连个正式的训练也没有。千里之外，孤独的马俊仁紧皱着眉头，裸露着牙齿咬紧了香烟的过滤嘴儿，一支接一支地抽，他呆坐在遥远的大连海湾，他无言无语，盯紧了电视机的画面，静等着这帮不肖弟子们惨败给“小日本儿”的消息。

胸中万般苦与痛，又向谁人说？输了！他怒吼一声：又到了1937年哪，鬼子他进了中原！

京都此役，王军霞在终点与张林丽挥泪拥抱——能跑下来就万幸了。她们不仅输给了日本队，还输给了国内另外两支队伍，名次仅列第五。呼唤马俊仁出山、鼓动马、王和好再次成为舆论主旋律，只可惜毫无成效。

为了保住队伍并尽快走出困境，崔大林、孙玉森临时选派了一位名叫李伟民的年轻教练执掌帅印，再登高原训练两个月以后，队伍出征全国田径锦标赛，深入太行山腹地山西太原。可叹这支伤痕累累惊魂未定娘子军，又一次把失败纪录留给了黄土高坡。唯王军霞一个拼命打赢了5000米比赛。面对10000米决赛时，她信心全无，临阵弃权，给我的山西同乡们泡制出一个大大的失望。蜂涌赛场的万千观众因未能一睹昔日军霞英姿而发出西北风一般的浩叹。当时我也是放下北京的采访，匆匆赶回山西观战，惊闻王军霞万米弃权，忍不住就对她摔过去几句难听话：一个运动员，临阵弃权，无异于战士火线开小差，逃兵！逃兵嘛你！

王军霞以及她的医生张琦先是辩护了几句，继而长时间埋头哭泣。她们迎接过许多胜利，却不曾品尝过接连失败的打击。这一来也好，失败可以使人更坚强，可以使一个国际级的运动员更成熟。失败的哭泣声正是日后决胜奥运的美妙前奏。

后来，王军霞选择了经验丰富的老教练毛德镇，二人如父如女，携手向次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一步一步迈进。这中间，她又一次经历了被马俊仁后续弟子姜波所战胜的心理冲击，更加埋头苦练，越来越迅疾地向亚特兰大奔去，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她飞奔的脚步。

所叹在马家军兵变之后，中国未能派出哪怕一名女子中长跑强手挑战世界田径锦标赛，及至1997年，我们在这项与奥运会交叉进行的全球瞩目的大赛上仍然毫无建树。我们从一个骤然雄起威风八面的中长跑大国，跌落到啥都不是的境地，变化是不是太快了些？1993马家军征战斯图加特的狂飘仿佛过眼云烟，转眼就成为遥远过去。中长跑加铅球，那四台雨后彩虹般的奔驰小轿车，曾经给了中国人多少幸福而又神奇的记忆。

整日抽烟不止的马俊仁，时常在那台奔驰轿车里一坐就是半响。1995年的酷夏对于他无异于油锅煎熬。他的钱库已经让不可捉摸的命运三下五除二整去大半。这对于一个出身于赶大车家族贫苦的后代而言，决非小事，更重要的是窝囊。堂堂一条关东大汉，让一帮小姑娘给收拾惨了，更何况这帮小姑娘是咱亲手把她们一个一个带上世界冠军之路的。

不，我马俊仁不是熊包软蛋，只要我倒不下去，队伍就还要拉起来！

王军霞等人处在北京马拉松的失败，在太原全国锦标赛的失败，在不停地分钱和更换新旧教练的混乱中，反过来，又给马俊仁凭添了一股子重新收拾旧山河的凛然浩气。

要命的是金库里的资金越来越少，许多原先亲兄弟一般的公司大老板此刻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这年头！

就在马俊仁一边积蓄力量，一边长叹世态凉炎的时候，最早欢迎马家军“凤凰飞来风水宝地”的大连市市长薄熙来，以高瞻远瞩的大家风度，向马俊仁再一次伸出了援助之手。薄熙来真诚地说：我觉得马家军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我们大连，服装节、足球队、马家军是三道壮丽的风景线。当初，马家军来大连，我支持过我欢迎过，今天，我不能眼看着马俊仁倒在大连的草坪上！

马家军调查1.txt434

近几年，薄熙来把国际服装节、大连万达足球队、辽宁马家军这三件盛事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每年都要总结、安排，直接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大连市府支持 马家军，前后不变。

薄熙来为马俊仁送来人民币50万元，嘱他安心恢复训练，全力再创辉煌，不要 悲观失望，不要嫌钱少。

这50万，对于马俊仁不仅救了急，更是力量的源泉。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把 队伍拉起来再说，老马的腰杆子挺起来了。两年多以后，我又见老马，他向我一一回 顾上次分手后的心路历程，首先提到的一件事，就是在分钱以后经济困难的关头，薄 熙来送来了50万元，钱不算很多，深情厚意啊！

崔大林做为最早提携老马的“伯乐”，在大连兵变、老马困难的紧要时刻，同样 毫不含糊地支持了马俊仁。他坚持认为：老马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他一定会记取沉痛 教训，重新站起来，只要我还在省体委主任这个位置上，我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他！崔 大林坐在阔大的办公桌后面，微微摇动座椅，陷入了关于老马的回忆：我前后3次支 持了老马，第一次是80年代，我启用他率队打马拉松，队员受伤，他失败了，这个 你都知道，当时他要面子，自个儿回了鞍山不露面；第二次是推行教练员招聘，我 让 孙玉森再去鞍山挖老马，支持他出山带队伍，3年后他成功了，辉煌了，可惜时间太 短，我们没有把队伍带好，兵变大连，剩了个曲云霞，剩了个姜波，县花一现嘛！老 马这一跤摔得不轻，大有可能告别体坛。所以，第三次支持他就是这次，也是最重要 的一次，我支持他拉起队伍重新干，打奥运会，打八运会，人不能不争这口气。全省 队员任你挑， 你的训练中心不变，你的中心主任照当，拉 起队伍来，重打锣鼓重 开张！不要县花一 现，要丢掉农民意识，你的训练是世界一流的，老马别 趴下！——崔大林第三次援马， 与薄熙来的资助一样，都是在关键时刻发挥 了作用。反过来，老马的新军又在崔大林日 后的人生道路上成为重要的砝码。

1995年下半年，秋雨迷朦之中，马俊仁重新拉起了男女40多人的一支新军出发了。他们从辽东半岛，向南、向南，不乘火车，不上飞机，不坐汽车，长途奔跑大拉 练，跑过大半个中国，跑过高山大河，跑过滔滔长江，跑向云南红土地，从海岸到高原。

这是一场严酷的心灵的洗礼。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老马率队拉练，志在重新崛起，一路上餐风宿露，毫无怨言。中央电视台及沿途 各媒体多有报道，再次引发世人评议。有观众笑话老马的访谈录，老马一本正经地说：我重走当年红军走过的路，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所 以我深受教育。有观者云：这都啥年头了，还红军红军的挺政治化，现代体育是综合 科学，你走趟红军路管用吗？

殊不知，马俊仁对于长途拉练自我教育这一点，确是十分真诚，他的人生阅历决 定了自己的语言方式和表达方式，是并不奇怪的。他深情地对我说：真受教育啊，看 到沿途老百姓那么穷困，我还有啥不满足的？队伍跨过长江，我受教育，跑过雄伟的 长江大桥，我受教育，你琢磨我当时想啥？我想我马俊仁做了点事情有啥了不起啊， 我还整天委屈得不行还心里堵得慌，看看这长江，看看这大桥，我就觉着咱太渺小了， 还有啥可委屈的？我太渺小了我！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山川大河，云水襟怀，马俊仁选择了一项很适合自己的 心理调整

办法，不是谈他的训练高就高在恢复吗？他同样也很会展开自我恢复自我理疗。你看，这有什么不好呢？

正是有了大拉练这样的磨炼这样的阅历，才使马俊仁挺住了此前的失败和又一次新打击。而这次新打击相当沉重，真是乍喜还悲——

1996年5月上旬，即兵变以后一年多，由马俊仁率领的新军团从高原下山，扑向南京城，几乎与此同时，王军霞的新教练毛德镇也率领王军霞、刘东、张林丽等人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训练，开赴南京而来。两支辽宁中长跑劲旅不约而同挺进金陵。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打好奥运会预选赛这一仗。国内外人士对这一仗给予极大关注。谁不能打赢这一仗，谁就事不到奥运会入场券，南京大战就是进军奥运会的资格赛。

当时，毛德镇这个资深体育工作者的名字尚未广为人知，而王军霞与马俊仁的冲突却家喻户晓，因而这次比赛仿佛成了马、王两个人之间的新决战。在此前不久的全国城市运动会上，打5000米和10000米，双方战了个平手，老马的队员姜波获5000米金牌而王军霞获10000米冠军。当时双方同场竞技，却代表着同一个大连队，事情也就很快过去。向前看，人们把眼睛瞪圆，紧紧盯住了奥运会资格赛。这关系到谁能代表中国冲击全球最有价值金牌的大事情。正所谓谁英雄、谁好汉，奥运赛场比比看，百次国内“窝里胜”终是小事，无法跟奥运会崇高荣誉相比。

老马长途拉练之举已经众所周知。城运会上姜波又小胜王军霞，中国观众便对老马有了过高期望值。

王军霞“率众谋反”，究竟给中国田径事业带来的损失大不大？离开马俊仁还能不能为国争光？中国人啊中国人，一胜遮百丑，胜者为王败者贼，千百年难变呢。

偏偏正是这一战，老马的新军团输了一个彻底：曲云霞、姜波、崔颖、董艳梅以及后来重返马部的王媛等名将，全线溃败，成绩欠佳，不达奥运及格线，无一人取得亚特兰大入场券，国人大失所望——老将曲云霞、王媛跑800米连决赛也没有打进去；1500米曲云霞仅获第八王媛第十一；5000米姜波跑了半程即退场，10000米姜波再次有负众望干脆放弃了比赛。马俊仁痛心疾首。

王军霞，力夺5000米、10000米金牌，顺利获得参赛奥运会资格，两项目均创近年来世界最好成绩。

毛德镇、王军霞笑逐颜开，心想事成。

马俊仁此次失败原因众多，我这里不好一一评述。最根本的一条原因，就是全队的心态还没有真正调整过来。尽管老马面对无数的采访话筒解释了许多许多，种种理由统统苍白无力。纵观全世界，哪一位有成就的教练能对奥运会参赛权问题做更多的辩白！甭管说什么也迟了。体坛英雄马俊仁，痛失了一次奥运拼搏大机遇。而在他半生奋斗辉煌战史上，最缺少的正是奥运得胜这一笔。就好像世界上的军旅巨头如果年轻时不曾与二战有缘，即使戴上五星上将的肩章也觉得不那么耀眼鲜亮。

马俊仁再一次承受了无情打击：5月10日，在他的故乡辽宁，一家大报赫然以《马家军兵败南京》为题，发表长文予以严厉评说。此类标题在辽宁出现尚属首次。报道称：马家军兵败南京意味着往日诸多神话被打破，什么王军霞离开马指导就不行、毛德镇带不好王军霞的迷信说法不攻自破。在辽宁在全国，已经出现了多支新军大有取代马家军地位之势。

文章中不无嘲讽地写道，“马家军的知名度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喊起来却越来越不那么响亮了，这是不争的事实”。有报道直接使用了这样的标题：《马俊仁走下神坛》，老马显然已落到了千夫所指，破鼓乱人捶的地步。要想重新崛起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必将是一个异常艰难痛苦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会很短，横扫奥运会至少需要4年。

两个月之后，王军霞和毛德镇出征亚特兰大，在该届奥运会上斩金夺银扬眉吐气。6天时间，王军霞连打四场预决赛，先后夺得5000米金牌和10000米银牌，成为5000米奥运纪录首创者，同时成为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中长跑项目上披金挂银第一人。海内外华人对此无比兴奋。中国中央电视台于黄金时段爆出专题，对王军霞所走过的坎坷道路进行了全面回顾。至此，王军霞成为世界锦标赛、世界杯、奥运会、世界纪录和欧文斯杯5项桂冠得主，被体坛称为“大满贯”，实现了中国妇女的光荣与梦想。

次日，中央电视台抓住焦点不放，出人意料地把马俊仁请到了奥运热线演播室，接通亚特兰大前线，在同一屏幕上与尚未归国的王军霞和毛德镇展开对话。王军霞称：我的胜利离不开马指导当年的辛劳；马俊仁对王军霞表示祝贺，称：“王军霞毕竟曾是我的学生嘛！”这台节目真是太残酷了，话来语往似平静，心如剪刀剂几番？笑意难解真悲愁，相对不洒征夫泪！马俊仁只有把万般苦痛沉沉压在心底。

从此他对媒体少言无语，埋下头来，扑下身来，率哀兵悲将，默然地投入了迎战第八届全国运动会的艰苦训练——他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咱一年以后再与国人见！

马俊仁就是这样。一点儿一点儿地变得更加坚韧、更加豁达、更加成熟起来。不过有一点他没有变，他仍然坚信万能的梅花鹿大仙那昭灵作用，坚信早年亡母地下有知，定会保佑儿子再创辉煌，定会赋予新弟子们以神力神速。清明时节、大战前夕，他依旧不惜劳顿，一次次亲率众弟子前往辽阳故乡那神秘的崇山峻岭，到母亲坟前祈祷朝拜。大雪茫茫松涛阵阵，我仿佛又看到了年轻的队伍在山道上逶迤而来的身影；香烟萦绕，纸钱飘零，我仿佛又看到了马俊仁脸上那垂落的泪花。

马俊仁的新军在山林里寻觅着古远而又悲壮的精神力量，尽管这力量终是短暂！我们期待着老马的胜利，我们又担忧悲剧的轮回。因为，马家军祭母虽然近似宗教却毕竟不是真宗教，虽然接近人性本源却不是志在人性解放，虽然她们郑重挚着痴迷却过于实用急功近利。

老马故乡那大黑山上的坟场，烟火处，残阳红，松柏高大，人影绰约之间，可以看到运动衣的色块斑斓，这一道飘忽而又朦胧的风景，我们既熟悉还陌生，静听啾啾哀鸟鸣。

王军霞在奥运凯旋之后回到辽宁，回到运动大院，就松松弛弛地歇了下来。她着实太累了，从此不想参加严酷训练。功成名就了，又何苦再与老马同场竞技：尽管她与国外同道相比还相当年轻，尽管她仍可以决胜赛场报国效力，可是她太累了也太满足，她找不到撕杀的动力。她不曾想得太远，她急切地需要靠在一个肩头歇一歇。仿佛人生早已走到了年迈。见好就收，这是我国运动员共通的深刻局限性。咱一个农家女儿，还要怎么样？青春短暂，女大当婚，愿将征杀换温情！不久，她就同一位大院子弟中曾经踢过足球的青年结了婚——办了正式的结婚登记手续。1998年春节我重访辽宁体坛，王军霞同她焕然一新的丈夫正处在甜甜蜜蜜的新婚期，朝朝暮暮，形影不离。我思虑再三，深觉她就此挂鞋对于一个绝难诞生的长跑天才实在太可惜了，中国是一个多么需要人才的国家！在向她真诚地恭贺新喜之后，我很认真地对她讲：国家培养一个世界级的长跑人才太不容易，军霞你想过没有再干几年？再打一届奥运会？看一看世界上优秀的中长跑选手，年龄跨度是很长的，不少顶尖儿运动员在生育之后心理更成熟，她们为自己也为民族创造了更大辉煌，如果你不想再跑

5000米或者 10000米，还可以向奥运会的马拉松项目冲击!从5000到10000到马拉松，都一试身手.....

话一说完，我就反过来责问自己：我们对于已经伤痕累累的王军霞是不是太残酷了?我们还在伸手向一个已经屡立大功的女性索要金牌，换个角度看，她依然一位弱女子，我们站着说话不腰疼，貌似昂扬，孰对孰错?人在多年艰辛拼杀之后，为什么不可以转而追求缠绵温情与婚姻幸福?尽管她对于中国体坛无比珍贵，却毕竟她可以保留一个普通人追求幸福的权力呀!我们给过她多少宽容和理解呢?

王军霞沉吟许久，低声对我喃喃道：请容我好好想一想。

我们期待着，最好是无声无语不作浮动状。如果，她有一天惨败在异国他乡，我们也不应抱怨她。

在大连，我见到了两鬓斑白已经退居二线的毛德镇先生。可惜这位奥运大战得胜回朝的成功教练并不快乐。记得前年他在八一队的场地上迎风而立，指挥王军霞训练，人虽老弱却煞有威风。当时他对我说的几句话我尚且记得，他说：我老了，拼不动了，在我退休之前，我赶上了王军霞这样的好队员，又赶上了奥运会，我不能输，输了我今后几十年心里不会安生，打赢了，这辈子我也就心满意足!——话语深沉犹在耳畔，却不见这位老教练有什么“心满意足”之处。他不仅郁闷忧伤且心理负担不轻。细问间，多报以声声张叹。

原来，在他率领王军霞紧张地备战奥运以及奥运夺金之后，他的家人和他自己都始终不得安宁。他与马俊仁两军对垒期间，情况非常复杂：并不知何人所为，接连在两个春节前的除夕夜晚，老毛家中都收到了匿名的恐吓信。一次在奥运前，那信扔在大连家门口，诅咒他早些死去，说年关在即，我们这里给你烧纸了；一次在奥运之后，信中恫吓他交出奥运会的奖金，勒索钱财!来信杀气腾腾，惊心动魄。

毛教练凄然诉说：咱家里人口不多，一个老母亲，今年99岁，一个老伴，身体也不好，整天提心吊胆，还有一个女儿。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女儿结婚了，女婿是远洋轮船上的大副，出海在外常年难回几趟家!她们在家时常有电话来，说有人出30万要我毛德镇的人头!有一次正是我自己接着了电话，对方又是怪里怪气，气得我对着话筒大吼，我毛德镇的头不值30万!我早就活够了，老子跟你们一块死!

我惊异地问：情况如此严重吗?

毛德镇张然长叹，遂撩开衣衫让我察看，于是我深深地吃了一吓，只见一条细皮带从右肩至左腋拴牢一个黑色皮刀套，好像警官腋下藏着枪。老毛的皮套里，竟是一把寒光凛冽的匕首!待我看清了，他合好衣衫，微闭双目，说：老赵你怕是不敢信，我活到60多岁了，还整天带着刀，可是我不得不防啊!

情况严重到如此地步，图穷而匕见。一个奥运会的冠军教练，天天带着刀子防身!此事却真实地发生在我的祖国。

我半晌没有吭声，我沉痛。金牌背后竟是这般惨烈这般黑暗这般丑陋!我的心好像挨了这一刀，我想起前辽宁省体委主任闫福君先生的话，说金牌的摇篮也是腐败的摇篮，这话还需补充：金牌的摇篮还是犯罪的摇篮呢!

毛德镇在奥运会之后从北京回到沈阳，那里没有他的地盘。呆了不久，即快快不快地退居

大连家中。大连啤酒厂田径俱乐部邀他到队里帮助训练工作，他本无心重返沙场征战，而几十年训练生活的惯性又使他在家里闲不住，与其躺在家中沉闷着，不如前往“大啤队”协助训练透透空气。去年由他组队代表“大啤”迎战一年一度的大连国际马拉松接力赛，马俊仁亦组队代表大连开发区参赛，另有国内外多支劲旅同场角逐，顿时，狼烟滚滚呼啸大连湾。毛德镇又一次卷入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斗争不以人的愿望而转移。就在各队鏖战正烈的当口，事件发生了。毛德镇的一名队员跑完一个单元，气喘嘘嘘退出公路赛道，突然，一辆白色面包车刮风一般停在这队员身旁，车门呼地一声打开了，有人在车内急急呼唤：跑完的队员，快上车！这队员从河南来到大连时间短暂，并不明真相，误以为是运动大会接送运动员的专车，并不细问，便纵身跃上。不料想这又是一个血淋淋的阴谋，当这位队员进入车内后还没弄清咋回事，即遭一顿暴打！直打得鼻青脸肿口喷鲜血，一脚将其端到车外……可惜这位河南队员人地两生，并未认清车上谁是谁，那车便轰吼着疾驶离去。健儿无辜遭此痛击。

毛德镇念及此事，复又哀叹不觉老泪纵横：我一生谨慎，不敢乱说一句错话，奥运会回来后我从不乱发言，没想到临退休时招来这么多是非，不得安生啊！殴打我的队员，无法无天，这都是冲着我来！

金牌，金牌，它是那样巨大，高悬在中国体坛的圣火之上，我们凝视它，恍惚间不知其究竟为何怪物。还有那一个个长长方方的锦盒，正面打开，露出丝绒铺衬着的精美金杯，迷朦间亦不知其为何怪物，慢慢地，我们看清了那装金杯的盒子就是潘多拉盒子呢，一旦打开它，种种魔怪都嘶喊着跑出来了。

一个奥运会上勇夺冠亚军的教练，他负担沉重少有欢乐，他站在辽东半岛海岸上，举目四望，竟不知晚年该向何处去。

方才提到闫福君先生对于金牌的“腐败论”，读者就想知他后来的命运。闫福君终日与诗书为伴，喜爱思考，行动上则是一个敢于挑战人生的强者。倘若当年他在体委无刚无欲无喜无忧昏昏然度日，别的强人就不必那么急切地驱逐他了。

是强者就会自疗创伤。闫福君凄凉地离开体委后，在辽宁社科院当院长兼党组书记，干得风风火火，一连几年都有书著问世，社科类论文在省内频频获奖。他的业余生活是写诗与摄影。中国首届艺术节期间，中国摄影家协会与辽宁联合举办他的个人艺术摄影展。作品诡思大气，时常携奖而归。他意味深长地说：“我要科学奖，我要艺术奖，我不要某些可能充满阴谋的金牌奖！不是一个档次的嘛，比方有的人进门是用手开门，有的人偏偏就是用脚开门，哐，这么一踢，他就进来了，那能一样吗？当然，开门的方式不同也不要紧，大家还要混在同一个社会中。我也快退休了，我考虑的是尽快换一个更好的活法，退休不是退出人生，而是更上一层楼，活得更有质量。”

我问他对于今后的人生安排有何高见。

闫福君在房间里走动，身材高大步履轻松，他以手向脑后拂动乌亮头发，昂扬地说：“我最近出的一本诗集，书名就叫《新生集》，辽宁是老工业基地，‘国有’这一块儿老化了；下岗工人200万，要新生才有饭吃！今后，上层建筑推进改革，党政干部也要下岗，也要新生才有饭吃！新生、再生，凤凰涅槃嘛。我们同中国社科院联合举办了多次老工业基地改造的大型研讨活动，在全国产生积极影响，出版《老工业基地改造》丛书，拿出20多种对策，就是为了新生。我们自己要敢于面对下岗。有的人研究改革十几年，到头来研究者也面对下岗，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就有情绪发牢骚，叶公好龙嘛。叶公不是真改革。改革开放20年，我们都是改革的动力，同时也是改革的对象嘛，思想解放不是一次两次三次的事，而

是不断改革不断解放，今后更要解放思想。十五大好哇，我从理论上看到了曙光，非国有经济今后不再叫‘补充’这就给每一个人提供了新生舞台嘛！我60岁，我不老，正成熟正丰富正年轻！国家转轨转制，个人也要转轨转制，我要转到私营民营方面大干一场！从此我用不着天天上组织部汇报思想，人身摆脱了依附性，我新生舞台大得很！”他有激情有思考，渐渐激动起来，“我可以参与和组建高素质的经济集团，也可能是经济与文化一体化的大集团。过去我们身上五花大绑，一动不能动，有点儿想法也只能在黄牛蹄子的窝窝里转圈子，把人憋死泡死，往后我们必须告别牛蹄坑儿，到大海里去扑腾，去畅游！我至少还能扑腾15年。第一步想法儿，首先我主编一份大报，暂时就叫《东北经济报》，重点为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四省区经济发展服务，这个区域的经济特色是相似的，官样文章我一篇儿不要，捧臭脚的文章我一篇儿不登，不实事求是的稿子我拒绝！自负盈亏，围绕报纸发展文化科教事业，作一篇大文章。老赵，你呆在北京转悠啥，到咱东北来吧，叫上几个志同道合的好哥们儿，兴邦兴国干一番事业，中国的大东北啊，过去知识分子往深圳跑，弹丸之地嘛，往后就要让你们都往东北跑，重新开发建设大东北！”

爽！老闫说得激动，连我听着也激动，热血直往脑门上涌。

我坚信他可以干得成事，时代需要这样的强人。

话题一转说体育，老闫谈锋更健：“中国体育是中华民族在当代最悲壮的一项事业，为啥这样说呢？中国运动员为了祖国的荣誉，他不惜自己的青春，董存瑞舍身炸碉堡嘛！他们为国家拼杀完之后，不具备文化知识和其它技能，再也找不到人生的出路，青春短暂壮烈牺牲！旧的体育体制必须改革，要科学要人性。当初我调到体委，开始是生疏的，但是我很快爱上了这一行，体育改革很快成了我生活中的兴奋点，我感到这是对我人生价值又一次考验，辽宁是个体育大省，我想为整个中国体育改革提供探索和试验，辽宁可以率先走向世界。”

“体坛王气在辽宁呀！”我插话。

“对啊，中国的改革开放，许多方案是来自下面推动的产物，是事物发展的必然产物，改革说到底是给逼的，不改不行了。下面先干起来，上面有一个争论，然后追认的过程。追认和完善之后，反过来指导全国的改革实践，摸着石头过河嘛。很可惜我的试验没有展开，就夭折了！指望从上到下搞改革是幼稚的幻想，处江湖之远，看得更清楚些。我对于当今中国体育三个担忧，一忧运动员的命运，他们应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大民族，要关心我们的运动员，不能让社会当包袱甩出去，要让他们健全地发展，将来好做人好吃饭。二忧竞技体育事业不要成为中国发展的负担，打几块金牌，国家投入太大，动不动多少个亿，畸型超前发展竞技体育，体育界自身光输血不造血，不符合国情地盲目追求高指标，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狂妄自大嘛！国家经济上负担不起。要重在全民健康，不断改造和发展我们人种的体质。最终到世界上打金牌，成为我们全民族综合指标的高级体现。第三个担忧，就是担忧我们的所谓体育头头们要犯严重的错误，兴奋剂的泛滥成为体育界腐败的集中表现，这是历史性的错误，不走正道走斜道，忘记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以摧残人性办法，换来自己头上的虚假光环！欺上瞒下，满世界被查禁到处给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丢人，给中华民族丢人！影响了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走向世界的信誉，还影响人民币的国际信誉！最近游泳队在国际大赛上又被查出一批人，这是第二次了，没有接受教训，人家说我们是政府行为，只要你国家体委是政府官办的，就无法洗刷掉，全世界的媒体都这样报，全世界的电脑联网全输进去了，这个责任谁来负？所以我说体育界不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摧残人性的坏事要停下来！”

目福君归纳说，三个担忧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体育界要自身改革，治标不治本，肯定不

能行。

老阎依旧写诗、搞摄影，新作不断。其诗集中有寄给民族英豪张学良将军七律诗一首，十分悲壮忧患。这也是他自我心声的真实写照：

黑地昏天日月沉，
家愁国恨两焚心。
一朝兵谏殃民者，
千载书彰爱国人。
纵是楚囚吞苦泪，
亦增壮志吐忠魂。
身居海隅忧天下，
亮节高风青史存。

老闫在辽宁省文化部门任职期间，曾为张学良将军晚年重返故乡多方奔走效力，故有此诗相寄。灯下赏析，教人荡气回肠。

几年前闫福君先生悲切切离开体委后，省内同情者众，不久即被增补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又因多有著述，被评为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我此次东北之行，辽宁正值省人大换届刚刚结束，闫福君再度被选为省人大常委，任职五年。

他将迈着更坚实的脚步，去迎接退休后的新生。

人世沧桑，风云莫测。使我不忍叙述的是，崔大林先生仍在他的位置上忍受着折磨。金牌指标的压力可能摧残运动员，同样可能损害体育界的各级首脑。崔大林被人称为辽宁体坛“掌门人”，一连几年辽宁体育界“王气”黯淡，战绩不佳。人们过分地推崇金牌信奉冠军，总以成败论英雄，大林就少不得备受指摘，煎熬日甚。先是国内十年足球霸主辽宁队，突然在某一日被踢出了甲A阵容，辽宁球迷心理上几近崩溃，无论如何难以接受这一严酷现实。此后连续两年滞留降级后的甲B，任凭媒介宰割无力翻身。据说沈阳球迷兼下岗职工多次到省体育学院闹事，毫不留情，矛头直指掌门人。这在辽宁各界实在不是小事。驱逐闫福君一事也被人们一再提起。大林后来虽然取目而代之，终于当了省体委一把手，实际在口碑上失分不少，好像他成了一个搞政治运动的行家里手，驱目运动得不偿失；马家军兵变大连队伍解体举国忧虑，又是一个对崔不利的话题，尽管拼全力保住了队伍，所憾人们对马俊仁的看法褒贬不一争议太大，不能不影响到对崔大林的评议。在人们看来，崔大林与马俊仁委实难以分割开，是一档子事，荣辱与共。间接地讲，马家军受挫，大林做为体委领导确有责任，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马俊仁的对立面客观上成为崔大林的对立面，一加一等于二，翻了一番，何堪重负？最近一个对崔不利的因素，是上海八运会，虽有多种关于上海人死保金杯不顾外省市影响的说法也不乏证据，虽有上海人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严峻客观现实，虽有马俊仁率全军殊死冲击的精彩夺金大战，辽宁还是丢掉了上届全运会体坛霸主的崇高地位，屈居上海之后。在金牌总数与上海差异不大的情况下，崔大林总算保住了省体委主任这个职位，他十分感叹地对我说：“金牌不应是评价一个人的最佳标准，但是目前人们还拿不出别的可以量化的标准。假如这次八运会我的指挥稍不慎，如果我们在几个项目上稍有失误，那没办法，我这个体委主任就当不成喽。”言语间颇有劫后余生的感觉。

崔大林保住了省体委主任一职，过年时总算长舒了一口气，他认为已经度过了八运会这道险关。而与此同时，对他不利的因素还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来。

奥运会争战以王军霞、毛德镇大获全胜而告终，这使马俊仁把全部的翻身希望集中到八运

会上。赴上海之前，老马率部到青海高原基地做强化训练，主将是曲云霞、姜波、董艳梅、崔颖等人。老马对我说：“这次训练我是豁出去了，我身体不好也要拼到底，队员们早晨就干他20公里，一天下来超过马拉松全程！”跟随他的年轻教练们反映：实在累得受不了啦，马导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劲头儿，年轻人都抗不过他，每天他迷糊一小会儿就上训练场，我们跟都跟不上，常常是大伙儿饿得嗷嗷叫，马导他跟没事儿似的，忘了开饭。

老马深知八运决战的意义，他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以往训练中能用的招数他全部使了出来，对曲云霞、姜波等人毫不留情，对全体年轻教练毫不客气，谁训练质量稍有怠懈，照骂不停，照打不误，而且打得还挺狠，哪个不老实也不行。打姜波最厉害的一次是在高原期间，把老马的大拇指关节都顶得差点儿脱了臼，好长一段时间红肿疼痛，足见用力过猛。今日中国田径界，秘密武器层出不穷，一到全运会，许多想不到的怪招儿、恶招儿都会冒出来，众所周知的体坛兴奋剂弊端也会急剧升温。老马必须正视这个惨烈的现实。金牌在这里可以直接等量于各省的资金、职务、职称、住房，所有的教练和队员都会杀红了眼，六亲不认。

因此，马俊仁必须采取种种措施种种对策，来迎接这一切。而最有效最根本的对策，只有一条，那就是把团队训练成一支铁军！

果然，在八运会的最后阶段，也就是1997年10月下旬，辽宁军团所获金牌总数距离上海军团尚有相当距离，上海人正待弹冠相庆。战前，在各项预选赛当中，崔大林、马俊仁采取了麻痹对手的战术，各项成绩都要求刚刚进入决赛即可，不要暴露实力。而中长跑的几大项目历来是大型运动会的压轴戏，一进入决赛，马家军队员突然像是充足了电的新人，骤然间在上海滩头掀起狂风巨澜，马家军鼓动起来，不夺金牌誓不还！

此前多日，马俊仁并不露面，偶有记者相遇，老马一律微笑告知：我们这次是来锻炼锻炼。他一改从前大吹大擂的风貌，对本队他队战绩一律不做预测。使全运会上各路英豪对老马一头雾水，上海队甚至传出话来：马家军实力不足为惧，对金牌预测统计时可不做过多考虑。

上海人偏偏忘记了一点，马家军历来是以创造惊人的新闻著称于世的！君不见，几天后，马俊仁即被《新民晚报》封了一个新头衔——新闻学博士。

10月18日这一天又是晴空万里，女子中长跑决赛第一项1500米开战。马俊仁不早也不晚率队出现在赛场周围。他像往常一样从容地抬头看看天空，好啊，好天气，有点斜风，但不算大，这让人想起了4年前北京七运会的辉煌时光。上海人一看老马乘坐的考斯特面包车，格外显眼，车身上打满了花花绿绿的广告，说明马俊仁仍然与市场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再一看那车的牌照，又让上海人大吃一惊：辽B—888881 这要花多少钱才能买到这五个八？须知此类豪华型的号码牌在许多城市是要经过拍卖的。老马喜欢这一套，在他看来豪华车牌即是车主身份和实力的象征。他高兴地对我说：“现在咱又发展了，机动车好几辆，都要挂上好牌子。我上大连交警大队去办车牌手续，这五个八人家没二话就照顾我了，剩下几台车的牌号都不如这个好，人家说老马外头挑不出来了，干脆你进库房，全在这儿了，由你选，任你挑！好啊，我就挑，三个六不错，四个九也不错，最后拍拍手我挑不出来了，人家说，支持你马家军。俺们一分钱不要。”我听了他的话，也跟着笑了，善良的人们期盼着老马的胜利。

马俊仁登上体育场看台，顿时让观众、记者们围了个水泄不通，青岛双星集团老总汪海先生紧随老马，特制了两块写有奖金80万元的大广告牌子，打算在比赛胜利后当镜头对准老马时，由老马高高举起，可谓临场广告宣传一大创新。

一到田径中长跑决赛的时候，上海体育场就满满当当，上座率空前。上海观众既想一饱眼福看到马家军的比赛，还想保住上海成绩前列的位置，精明得很。

下午3点40分，女子1500米决赛开始。马家军多名选手站在起跑线上。上海人似已预感到前几名的奖牌十有八九要收到辽宁帐下，而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能否打破世界纪录，因为不仅得奖牌可以缩短上海与辽宁的差距，而且大会规定破世界纪录也将按得一块金牌记数；一旦马家军好几个人都齐破纪录，几天之后辽宁就会超越对手，上海即将前功尽弃。

枪声响处，老将曲云霞立显凶狠顽强本色，冲在最前头，老将刘东也代表辽宁出战，小将姜波等人同场疾奔，煞是好看，全队势头强劲，狂飚陡卷，直冲世界纪录，最后一圈时，高高的计时表显示2'50"整，这意味着打破纪录就在眼前。这项纪录当初是由曲云霞、王军霞在北京七运会上双双打破，由曲云霞保持至今的。突然，迅跑中的曲云霞重重地跌了一跤！观众震惊，老马刷地一下从座位站起来身来，中跑比赛最怕摔跤，特别是选手拉不开距离裹成一团时，尤要当心。这时姜波已经一鼓作气进入冲刺。距终点只剩150米时，她发现老大姐曲云霞不在身边，匆忙问回头一看，冲刺速度明显缓了一下。冲了13'50"98！创当年世界最佳成绩，距曲云霞的世界纪录3'50"46仅差0.52秒，着实让场内场外观众和电视机前观众震动遗憾了一番。比赛结果，前8名中有7人是辽宁选手。老马后来肯定地说：如果曲云霞不摔跤，姜波不回头一瞅，这项纪录铁破！

辽宁团队与上海人的差距正在缩小。

看台上，老马按照此前的协议，高高地举起了双星集团奖金80万元的广告牌。那位做鞋的老总汪海认为，这法子最具轰动效应。出血80万元还是值得。

此后，马家军大破5000米世界纪录，金、银、铜牌尽收囊中。辽宁军团总指挥崔大林脸上浮现了笑意。全国舆论一片哗然。

男子3000米障碍赛，多年来就是辽宁孙日鹏称雄，这一回他又跟随马导训练，断然收下了这枚金牌，同时，打破全国纪录。

辽宁军团与上海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东北虎已经叼住了上海队的尾巴。情况紧急，上海军团眼看着马家军一天天地吞吃他们的胜利成果，心急火燎却束手无策，市府官员大呼往日情报不准，谁说马家军不足为虑？阿拉情报不准的！

马俊仁毫不客气地成了上海运动场上的主角，兴奋之中，他又对记者发出“为党的十五大献点儿礼”之类的话语，多少有些不搭调。

到女子10000米决赛为止，马俊仁横扫千军打了一个彻底翻身仗，女弟子董艳梅夺取冠军，超过去年奥运会冠军成绩。万米大赛前3名全部被马家军包揽。上海队再次惊出一身冷汗。

好悬！上海至此仅以0.5枚金牌的优势领先于辽宁。辽宁就因为这半块金牌之差屈居第二。除金牌外，辽宁奖牌总数还是超过了上海，继上届全运会之后仍保持了第一位。马俊仁在最后关头为辽宁人挽回了老大的面子。

媒体普遍认为：马俊仁关键是为自己争回了脸面，马俊仁的训练就是比别人强，马俊仁还

是一条好汉!

使老马内心深处不大畅快的一个因素，就是王军霞超然度外没有出阵，这姑娘精得很，她知道自己奥运会以来恢复训练欠佳，要同老马的精兵交战输多赢少，不如闲坐观众席，跟着观众轻松热闹一回。知情人则认为王军霞实在是太聪明难斗了，她就是不给老马一个同场竞技的机会，你竞技状态好，我偏不跟你赛，我不干那种我丢面子你得分的傻事儿!

赛场内外，王军霞始终当观众，穿一身干干净净白色休闲服，清爽利落。记者热情地采访她，她就洒脱地夸奖这帮小姐妹跑得好，跑得比我好。电视一播，大伙对她印象都不错。

总之，马俊仁大战上海滩，威风八面，扫尽了往昔晦气，找到了一朝翻身的新感觉。国人为他乐哈哈地高兴，咱中国有这么一个大奇才，跌倒了他竟然还能爬起来，咋说也要比大邱庄那位禹作敏强多了。而我则生出了对老马的另一重忧虑，这次八运会他打赢了，力破5000公尺世界纪录，国人对他的期望值便会随之升高，眼下面临着1998年底的亚运会和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随着比赛临近，人们对老马的期待也会越来越紧迫。按说，姜波、董艳梅等选手现在年龄尚小，到2000年正是为国立功好时光，老马将找不到脱身退阵的理由。一旦老马订不好，如何向世人交待?天下熙熙，皆为冠军来，天下攘攘，皆为金牌往，在中国，这种状况决非一时半会儿可变。从这个意义上讲，老马他又一次走上了钢丝绳，往后一两年，马俊仁将无可躲藏地活在刀尖上。人人都盯紧了他，这次胜利终是短暂。对于全运会各省市虽然重视非常，说到底毕竟是国内练兵，决赛中，好些弊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稀里糊涂也就过去了。奥运会才是真正硬碰硬的较量。从老马自身讲，他至今还没有补齐奥运金牌的空白。

王军霞此次在八运会期间退身休整，虽然从舆论上没有引起大议论，但从辽宁体育界内部看，还是兴起了不少怨言和说法，一些头头脑脑对于她的歇班多有微词。因而她身在外省时尚且轻松。一回到辽宁那个老环境，就烦恼横生，长叹做人真是难乎其难。马俊仁在省内扬眉吐气，也令她生出了许多担心和忧虑。有人常常对她说：马俊仁又起来了，他能放过你们吗?

写到这里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马家军兵变大连王军霞率队“谋反”前后，运动员们与老马的斗争是一个特殊阶段，斗争性质和内容，更多地显现了人性呐喊、人身自由这些亮色，革命性倾向明显，贯穿了一条反专制的主线，处处可见人要主宰自身命运的庄严与光辉。时过境迁，三年过去，马、王之间种种矛盾依然尖锐存在，形式上转为冷战阶段，这时我感到了斗争性质的逐渐转化，革命性内容越来越淡而市俗化成份越来越浓。中国近当代历史上几次大的社会冲突似乎也难逃这个规律。马、王双方原先那种红与黑的色彩区别而今被时光涂抹的脏灰暗淡。遥想20年前安徽风阳小岗村农民，冒着极大风险承包土地按了血红手印，盖因其向多年不变旧制度宣战而震撼于世，渐渐地渐渐地，疾风暴雨式的较量终于过去，小岗村的乡亲们进入一个表面相对平静的岁月，生活中的诸多矛盾转化为一种中国乡村常见的东西，地基之争啦，婆媳生气啦，妯娌不和啦，叔嫂之恋啦，秋日里谁家丢了老玉米，春光中羊儿吃了小青苗，婚丧嫁娶，鸡飞狗跳，不一而足。斗争的脉络很不清晰。这次我到东北为续写马家军近况而奔走，也就少有了当年采访时那份儿激动。从这本书结构的完整性上看，写到兵变结束，实是最佳。而续写这么一个尾声也好，矛盾的转化扩展了全书主题的外延，深化了我们对中国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我宁愿有一个平平常常的结尾。平庸的生活里透着深远与永恒，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

这不，马俊仁得胜回辽，崔大林保住了职位，王军霞以静制动，种种俗事儿就随之而来。老马要办的头一件事，就是当年因参与驱日运动而空手失掉的那个官阶：省体委副主任。这是老马近年来一件丢不掉的心事。

人们还是那句话：老马你当好世界级大教练就行了，为什么总要惦着什么官位？当一个省体委副主任又能怎么样？诸君差矣！在老马思想中，有着根深蒂固的相当中国化的官本位成份。鞍马劳顿，抱病建功，为啥不给我一份酬劳？我们的改革才短短20年，并轨转型的过程尚在进行，计划经济的模式并没有完全改变，直到不久前的中共十五大和今年3月举行的第九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以后，人们才正视到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回首中国体育界，乒乓球和女排，在计划经济年代打到巅峰，不是也加官晋爵了么？这才是刚刚过去几天的事。老马常念叨：人家可是都安排好了，都在国家体委做高官，马家军功劳大不大？比他们小不，光中长跑世界纪录就差不多了；一千五、三千、五千、一万，除了马拉松，全是马家军创造的！——我们上溯中国封建社会史，历朝历代，有几个立了大功又志在山野的？加官晋爵耀祖光宗，天经地义人间正道。即使有落魄之人游魂山水，短期内蓬头垢面浮云野鹤，也无非是貌似洒脱而心怀朝政，其实退与进还是连在一起的。在计划经济年代，体育军团立了功，又谈不上奖票子、奖房子、奖职称，自然也就沿袭了过去这一套，奖励一个官职，给了一份级别的显贵，有了比教练大得多的权限。这种惯例在国人印象中是很深刻的，大伙儿觉得合情合理并无非议。老马干的也是同样行当，他焉能记得不牢？

老马是农民出身的大名人，而名人未必等同于身分，在中国更不等同于行政级别。老马来说去，不过一个训练中心主任，天天干的还是中长跑教练的苦差事。老马也是50多的人了。他觉得我为啥不可以要一个身份要一个级别呢？这次他见着我提及此事，满怀欣慰地说：上边已经派组织部门考察了，不知道啥时候任命。反正这回问题不大吧！——我看得出他内心的愉快和期盼。

就老马有可能升官一事，我讨教了八运会后深谢老马的崔大林先生，问他老马是不是要当省体委副主任，崔大林脑子好，他先不给我正面回答，而是笑眯眯反问我：你对这事儿是啥看法儿？

我说这事儿是个并不新鲜的老话题，我的表态最好中性一点——从老马的思想愿望上他肯定相当重视，从成绩上比一比，给人家这么个官儿也实不为过。但是大家都希望他做官后仍把精力集中在训练上，行政上的事他未必内行，可以少管甚至不管为好。体育界的惯例只有在大的体制改革之后才能真正转变，只要体育界体制没有改变，老马就有理由提出这个愿望，你体委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大家就只好按政府的轨道运行，去争取做官。

崔大林点头称许，他也是一支接一支抽烟：“我早在1994年时候就提出过，国家体委这个机构完全可以不要！这是早期的苏联体制，现在世界上只有中国和极少数国家还保留着这个政府机构，在你以前的作品中也谈过这个思考。但上头哪能让我们公开讲这个话！当代体育用不着政府操作政府负担，出了问题倒成了政府行为。美国的篮球那么发达，人家白宫里头也没有什么球类司篮球处，可人家照样出世界一流的队伍，乔丹更不是什么大官儿。我看有两会就够用，对内有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对外有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还要体委干啥？在两会主持下，各单项协会和成熟的俱乐部走向市场开展工作，内外都与国际接了轨就算了！在全国，在辽宁就可以少许多婆婆。”我感到在体育改革方面，崔大林和闫福君同样都是思考者，都是极有眼光的。所不同者是崔大林没有身在江湖，他是具体操作的省一级体委主任，因而他无法脱离现实，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结论与闫福君亦有区别。要么为啥说我们既是改革动力又是改革对象呢！

往下他就涉及到老马的事了：“过去我们体育界安排一些有功人员做官，就是政府行为的产物，将来肯定要改。可是这在体育界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东西，现在，我们就不好改了。事情一旦约定俗成，那就是合理的东西嘛，老马有想法就不好转变嘛，我们就好不

给人家。你刚才说了给人家这么个官也不为过，我也觉得奖励老马什么 都不为过²所以，八运会回来以后，我们就和省里汇报研究此事，还是要为他努力促成这个职务。当然我还认为，一个称职的优秀教练不见得就是一个称职的行政领导，当教练和当领导是两码事。所以老马做了副主任，他不能乱管事，搅得啥事都管，那体委就没法工作，就乱了套。现在我正在为他努力，省里已经下来考察过了，还是要让他当这个官吧！”

话说到这儿，就该说别的了。只是我想到了老马倔强的性格，想到了他与周边复杂的人际关系，想到了中国人对他进军奥运的希冀，想到了他自身的素质准备，想到了共产党的规矩，说不清为什么，我总是对老马做官怀有一种深深的忧虑。这是1998年2月初的事。

中国的许多事情仍旧与政治搅成一团。对于往政治里头卷，许多人包括“精英”们竟是十分渴盼十分乐意的。不过，如果老马真的做个什么官，孰喜孰悲实难预料。我们不能武断地说，老马就一定做不好。改革开放20年来，种种预言都不尽准确，原先认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事情，后来不仅打破预言办成了，而且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在今天看来，我们要对老马早期投身商界的做法作一个重新认识，他主动挣脱我国体育界计划经济模式，是最早的一批人，也是最主动最出名的一个。如今他所领导的训练中心是个事业单位，有政府的经费当然好，没有这点儿少得可怜的经费他照样可以干。

他的探索尽管缺乏许多理性指导，并不是完全科学化系统化的行为，却起到了最早吃螃蟹的作用，甚至有那么一种自我爆破的悲壮色彩，我们怎能不重新审视深长思之呢？老马以饱满而又良好的自我感觉走向了市场经济，我们许多人包括整日里研究改革方略的人却根本做不到，只好依靠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去无情淘汰那些自以为是的人。老马的发展得力于人在经济占有领域里原生的动力，而不懂得民众原生力的人就不要侈谈市场经济。老马真做了官，没准儿这个部门就会出现新天地新格局亦可能。有西谚说，在证明一个人有罪之前，他就是无罪的。

尽管我们看到后来的马、王之争是那样的市俗平庸，这个阶段却是不可逾越的。

因了以上这些缘由，因了人事纷争平庸阶段的客观存在，因了辽宁体坛发生的种种不利事件，那么，崔大林为老马奔波要官的传闻，就又一次构成了辽宁各界对大林的再一次非议：老马能做官吗？崔大林又要拉帮结派吗？足球惨败、大连兵变、八运滑坡、为马跑官这些事情合一块儿，不可避免地构成了崔大林的直接损失。1998年春季，就在闫福君当选为省人大常委的重要时刻，种种对崔大林的不利因素便体现到了人大代表的选票上。此前崔大林被提名为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平心而论辽宁体坛对中国体育的贡献，大林当此重任受此荣誉实在够格。然而选举结果却是那样的冷漠肃杀。500多名省人大代表投票，崔大林所得票数竟不过半数。他落选了。

初闻此讯，我并不以为然。一个风风火火干事业的人，有些争议或非议，是正常现象的。全国人大代表，当不上就不当了呗，事业照干不误。过年时在沈阳见到他，我也并没有拿着这档子事情去安慰他。却不料，严重的事情还在后面。到了1998年4月3日，辽宁省举行第九届人代会第一次常委会议，情况竟已相当糟糕。当时，省人大常委会要选举任命将近50名政府厅局官员，轮到崔大林时，64名人大常委中，只有23人投了赞成票，崔大林任辽宁体育局长一职因票数不过半而凄然落选了，从法律上讲，他人到中年却被解除了自己赖以生存和奋斗的职务。可叹大林在辽宁体坛干了28年，对辽宁和全国体育事业的贡献很大，功劳苦劳，国人皆知，如今凤凰落第，真是太惨烈了些。反过来再想，世事沧桑人际复杂，改革开放新旧转型，大林为官数年，对自己对他人对事业对前途，待人接物于公于私，是否也有反躬自省之处呢？真是人在旅途命运莫测啊：对于中国体坛一时间走失崔大林这样一个英杰，我们是深感惋惜的。

我从省体委大院办公楼走出来，走向正值新春佳节却十分萧条冷落的沈阳街头。天寒地冻，长街静寂，凛冽北风吹来，我一连订几个哆嗦，急忙拉紧了上衣拉链。我钻进了在街头飘飘荡荡的出租车，告诉司机不妨在市里胡乱转几圈。我想到了这座古老的工业城市正处在艰难困苦之中。整整一个冬天都可以听到“为室内温度达到16度而奋斗”的悲凉口号。我看到繁乱嘈杂的火车站前，衣着俭朴的下岗职工们，正在寻觅着年后“再就业”的一切机会。我看到车站上两个巨大的繁体字：瀋陽，印衬在灰蒙蒙的天空中，十分古朴苍劲。

我以沉重的心情聆听着人们的话语，年轻的出租车司机和年迈的街头小贩们这样说：咱东北人不行啊，咱们思想太保守了，整啥啥不成，连体育都大滑坡了，从上往下撸，就是没钱呐！俺们太笨了脑筋不好使.....我说：“能觉着自个儿保守就是不保守。再说怎么能把东北人看得那么保守那么落后呢？”想一想，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一片曾经充满了胜利豪情的土地，一片为共和国奉献了骨头奉献了血肉奉献了乳汁的土地，一片在北方农民心目中无比富饶的土地。森林、草原、大豆、高粱，有金银铜铁钢，还有石油和煤矿！面对东北，我们足以套用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英雄辈出等等诸如此类词语去赞誉她，怎么能说大东北忽然就保守就不行了呢！我想到了在辽宁发掘的“红山文化”遗址，大型祭坛、积石家、女神庙，证明这里早在5000年前就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远古文明社会。一下子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红山文化”以及数不清的古代成果一再证实，东北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曾经并存于世，从而有力地修正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向四周扩散的单源中心说。正是从这里孕育和出发了许多强悍的少数民族的前锋，他们先后入主中原，为中华民族发展史留下了鲜明的北方民族印记。烈马奔驰，旌旗浩荡，从南北朝到清朝，漫漫1500年，东北民族或在北方建立区域性政权，如北朝，如辽、金，或在全国建立大一统政权，如元代，如大清，时间长达750年，占这段历史进程的一半。东北民族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更是一个相互兼容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历史过程。东北民族在倾慕之中，不断接受着中原汉文化的哺育和影响，同时又为中华文化注入了强有力的新鲜血液，补充了生机勃勃的无穷活力。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千百年历史发展过程所形成的，其主流是由许多分散孤立的民族单位，经过了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放开了说，马家军的诞生和发展，同样是东北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融合统一的结果，这是一次优化组合的卓越证明，马家军的辉煌胜利曾经激荡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勇武之心。往深里追寻，马俊仁及其弟子们既是山东人，又是辽宁人，既是东北民族文化的产物，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遥望古老长城以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历史上东北民族以游牧渔猎文化为基本生产、生活形态，肉骨以食，皮毛以衣，车马以家，转徙随时，逐水草而居，依丛林而猎，质实贞刚，注重实用，快马加鞭，开放流动，脚步是敏捷的，心态是进攻的。狩猎中，他们直面凶猛野兽，志在必得，动作稍有迟缓，反被猛兽捕食果腹，祖而父，父而子，子而孙，子子孙孙，那迅速紧张快捷的动作经过千万次重复，渐渐变成了东北民族世代传承的思维定势，沉淀于民族心理的潜意识之中。东北人性格粗犷直爽率真，盖源于其祖上在生产和生活当中，干脆不允许留下多少转弯抹角的时间。而相对严酷的自然地理气候环境，又造就了东北民族坚强的意志，挺拔的精神，豪迈的性格，雄健的体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马家军就是在这样一片土地上成长，在这样一个氛围中奔跑；相看长城以南，我们的祖先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廓以治，求稳怕变，祸福在天，自给自足，守业相传，文明程度固然很高，却轻易是不愿意革命的。从这重意义上说，东北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自身发展嬗变的宝贵财富，是充满阳刚活力的崭新因子，是中华民族振奋精神、张扬个性的积极因素。

昔日马家军的辉煌给了我们重新建造自身文化的许多启示；同理，马家军的危机与困境也

促使我们面对古老文化的重负而深长思之。

中华民族有着伟大而又灿烂的文化，却没有使我们免遭几百年来的落后，近代以来唯屡受列强欺辱，我们岂可一日有忘！写到这里，我想起了3年前的一个夜晚。那时我正在大连对马家军展开第一轮采访，夜宿部队招待所。这是一幢有着上百年历史的洋派旧楼，外面是灰砖，里面是木梯木廊木地板。整个招待所里客人稀少，四周显得更加空旷。临睡前我随意问一声服务员：过去这是啥人的房子？谁曾经住在此地？

服务员答：过去这里是日本人经营的“大和旅馆”，在这间房子里软禁过末代皇帝溥仪！

一问一答，使我再也无法入睡。周身的血液猛一下子火热，又猛一下子冰凉。脑子里翻腾着不尽连贯的中国近代历史，还夹杂着许多东北英豪的形象，马占山、杨靖宇、赵尚志、张学良、赵一曼……而马俊仁在赛场上呼啸怒吼的形象也时映眼帘驱之不去。

夜半时分，我索性从行囊中取出烟酒，踏着吱吱作响的木梯，下得一楼大堂来，与值班老者慢慢地聊开去。感谢这位曾在海军服役多年的退伍老兵，他告诉了我这座灰楼给中国人留下的深痛记忆：

本世纪初期，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与沙俄交战，把沙俄战败之后，占领了位于大连海湾的这座沙俄建筑并于1906年改为“大和旅馆”。九·一八事变后，阴险的日本关东军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潜送至东北。1931年11月18日到达旅顺，溥仪即被秘密送入这座灰楼中，命溥仪只准呆在二楼不准下来半步。贫弱之国决无外交可言，日本人就是要控制溥仪这位末代皇帝，阴谋实现成立伪满州国的罪恶目的。溥仪、郑孝胥等人在此一住就是3个多月，主子与奴才之间经过了肮脏的讨价还价，达成了建立伪满洲国协议，拟定了内阁成员名单——这一切竟发生在我所居住的二楼上！那一年12月29日，由日军控制的汉奸组织“全满洲会议”派遣九名代表从沈阳来到这里“请驾”，拥溥仪出任所谓的“新国家”执政首脑。溥仪按照日方预谋，装模作样“婉言辞谢”。至次年3月5日，日军又布置汉奸们再次前来“恳请”，溥仪遂“龙颜大悦”，允诺出班。1932年3月6日，溥仪偕皇后婉容从这里启程，在汤岗住了一夜，次日到达长春，于3月8日举行了伪满洲国“就职典礼”，开始了在日寇血腥刺刀羽翼下的傀儡生涯——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奇耻大辱，悲惨故事，真让人欲哭无泪，欲说还休！这座灰楼就是历史的见证。此外，臭名昭著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也在这里同蒙古王爷之子举行过婚礼。当年灯红酒绿，那分明是中国人喷洒飞溅的淋漓鲜血！

在这座楼里，在暗夜之中，我怅叹，我愤怒，我芒刺在背，直至黎明……我们背靠着伟大的中华文明，当时却不能逃脱厄运。

我们的伟大文化却不能保全一个自家的皇帝。

不是觉醒，就是死去。

知耻近乎勇，讳疾近乎亡。

我们决不提倡狭隘民族主义，可是当代中国人必须具备崇高的爱国主义和使命感，再造中华新文化，塑造新型中国人，刷新中华民族史，振奋民族新精神！挑战并且赢得21世纪。

就让我们从马家军的成败中，把思考和激情延续下去。

临近尾声，尚有几件事应向读者报告。一是关于曲云霞的现状。在大连我见到她，感叹她

决战八运会竞跌了一跤。她慢悠悠地说：干了十几年了，最后一战又给摔了，我遗憾死了。算了吧，我特别想去上学。我说上学好，上学最好。等于什么也没说。她转而述说当年老马邀我给曲家买别墅的事，说那套临海联体的别墅已经归她所有，马指导已经拿出了当年的发票。但是要办理房产证等等手续，可能还要花个十几万。另外，当年斯图加特奖励的那台奔驰轿车，也移到了她家的车库。可惜长年闲置，四只轮胎里的气跑光了，电瓶放烂了天天往下滴脏水。

我说：车跟房子一样，不用就慢慢坏了，修修吧！

她说：还得花钱。

我又问她，当初人家给你介绍了沈阳的一位武警军官，印象中挺英俊，不知现在谈得如何，她就埋头一笑：“我们已经登记过，就是他了。”

我祝贺她，请她转致我对曲父曲母的亲切问候。她就说：“老两口一直找不到事做，闲得慌，想挣点小钱又不知该干啥。”我说：把你家车库的后门卷闸改造一下，给小区住户们开个小卖部，萝卜青菜啤酒海带，慢慢来。

曲云霞就发出了真挚朴素的笑意。

第二件事就说斯图加特那3台奔驰轿车，老马、王军霞、曲云霞、刘东，4个人3台车，长期分不下去，打从德国开回中国那天起，小报上议论纷纷就不曾平息过。如今老马继续使用着一台，一台放在曲云霞家中，这二人在大连算一档子事，一人一台车。王军霞和刘东在沈阳，守着存放在田径馆里的那台车，也没法儿把车锯开瓜分。最近，在崔大林和北京体育官员主持下，还是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了作用：鉴于王军霞和刘东的强烈要求，鉴于此事已拖得年深日久，国家体委有关部门与辽宁体委共同协商决定，一台车，当年的价格是4.7万马克，折合人民币25万至30万元，就照这个价，国家体委出一半，辽宁出一半，凑成一部车钱，交给刘东或者王军霞，一人得钱，一人得车，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纷争。

崔大林对我说：只要国家体委那十几万汇到辽宁帐上，我马上凑齐另一半，尽快交给她们，她俩怎么分自己看着办。

王军霞的意见是：要钱要车，先保证刘东选择，我好说。刘东的意见是，看来我要钱比较方便实用些，军霞你决定吧——四份东西4人分，就怎么都好办。

1998年2月中旬，由国家体委田径处出面，把这一笔钱汇到了辽宁。此事了结了。

就在这部书即将杀青之际，北京上层相当热闹。国务院所属各部委的朋友们传来一个又一个权力机构大改革的消息。中央直属机关有十几个部委均在被撤消被重组被合并被精减的范围内。说来朱镕基这一次是下了最大的决心。往后，几十万中直机关的党政干部面临着下岗和转岗，包括上百名副部级以上的官员。司局长一级的官员多得数不清。人们的“官念”正在急剧转变，整个中国将再也找不到“旱涝保收”的避风良港。在这次激荡与重组的过程中，叹国家体委也将被撤消，业务机构分离转轨新生自理。这个确确实实为中国人创造过辉煌又曾经当了几十年“婆婆”的中国最高的体育机构，行将完成她的历史使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回忆体坛往事的一个旧名词。过去她准确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相当威严雄壮。我们似可想象，在北京天坛东面的体育一条街上悬挂了几十年而不动的那块大牌子，会在某一天的早晨或者中午，被几位在后勤岗位上长期工作，并且从来没有犯过政治路线错误生活作风正派的老张和老李，从容地把它摘下来……

这真是一个所谓平民化的社会啊!好像谁和谁都差不多了。

老马老马,你说说,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没准儿哪一天你又会嚷嚷。不是真货嘛,改革父父了这么多年,咋还有人管着咱呢!——你这个新闻学博士,你还是整不明白,中国社会的进步就是这样,从真到假,从假到真。假假真真,真真假假,轮回接着轮回,是一个生生不息,不屈不挠,一点一滴向前进的漫漫过程,我们决不要悲伤失望,假的终会变成真。

就在1998年春天里,种种关于机构改革的传说议论得到验证。二月底,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召开,以提出建议的方式拿出了一个新的组阁名单,推出了一个新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不等国内外观察家们醒过神儿来,紧接着,在三月初,第九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开幕,接受二中全会建议,机构改革方案出台。这一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了实实在在的重要内容,有了干货。

真不容易啊!皇城一片震荡。

本书重要主人公之一、我的朋友马俊仁先生,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率领他的军团来到了北京,代表国家队参加国际马拉松赛。不同的是老马的身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当然他仍然是一名中长跑教练员,但他同时成了本届全国政协委员!本次赴京,任务就不那么单纯了,他不仅要率队打好北京国际马拉松这一仗,接下来脱却征衣还要到全国政协会上参政议政。机构改革的骤变很可能使他失去当一回辽宁体委副主任的人生机遇,这下子当了全国政协委员,也行啊!对老马心理上便是一个平衡。

我在前面章节里写过,老马在1995年的春天里得知王军霞等队友兵败北京马拉松之后,立志参加下一届一定要“打败小日本”。结果如何?——次年春天,老马指挥曲云霞等新老战将赴京上阵打败对手获得冠军,实现了诺言;到1997年,老马的队伍情况不佳,又忽然冒出一个埃塞俄比亚,这支世界强队从北京把冠军拿跑了,老马屈居第二;今年,老马以全国政协委员的新身份指挥作战,说什么也要打好这一仗:也算是给“两会”献点礼!出一出去年失掉冠军的那口气。用老马的话说,咱头一回参加全国政协会儿,总要有个见面礼物,在中国的首都打输了,我老马还当什么全国政协委员!

紧接着,二月里的一天,北京城风和日丽艳阳高照,沿途观众热情洋溢助威呐喊。参赛选手分别来自中、日、俄、美等15个国家,80多支代表队,500多名运动员,声势浩大,马嘶人喊。起点是工人体育场,终点在丰台体育场,中间设6个接力区。马俊仁乘车随队指挥,全队奋勇前进。姜波、董艳梅等队友一路领先,以2小时11分41秒的惊人战绩勇夺冠军,创造了这一赛事13年来最好水平,竟比1993年马家军高峰时期创造的2小时14分16秒还快2分35秒。

我说:老马,痛快不?你又赢了。

老马说:也不怎么地:那个埃塞俄比亚本来报了名,临到跟前他躲在非洲咋就没来呢?来了咱就收拾他。

他觉得未能硬硬地报复一下上届冠军,实在是够遗憾的。我则不以为然,便对他说:那也没啥!往后日子长着呢。年底打亚运会估计问题不大。关键是,大家都想看你老兄能不能扛得住悉尼奥运会!

老马目视远方,没有接话茬儿,他沉思着,许久许久默默无语。

关于中国田径马家军的故事，我只能先讲到这里，后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生。3月初老马把得胜的队伍从北京打发回大连去，自个儿没有走。他换上西装打上领带，神情严肃地参加了九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我真不知道他到了会上要讲些什么话。只是听说会里会外，有人为国家体委今后存留包括现实利益而上下扑腾，搞了一些提议以及上书类的东西，联络动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签名。旧有体制是不容易一下子挥之即去的。搞签名的人找到马俊仁，请他也加入请愿签名声援的阵营，被老马一口拒绝。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说：我跟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种名我哪儿能签！

我知道，老马是诚心支持体育改革的，特别是竞技体育尽快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他和王军霞等诸位弟子们搅成一团，用惨重的代价去实践了这场改革。他们在这场马拉松式的漫漫征途上，留下了一行行血泪斑斑的足迹。他们总是在一次次征战强敌的时候，不断地战胜着自己，并且时有失败。

战胜自己是一个长痛的过程，是非常艰难苦涩的。

1996年元月太原完稿

1998年3月北京续写

编者附记：《马家军调查》由于某些原因，我们在发表时删去了部分章节。

责任编辑 龙吟

欧阳闻雪

摄影 选自辽宁美术出版社

《马家军》画册

题字 许仁龙

《马家军调查》座谈纪要

80年代以来，问题报告文学一度成为我国报告文学创作的主流，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品。由于种种原因，进入90年代后，它的发展势头逐渐减弱。但近些年来，仍有零星的作品在书刊上露面，引起世人关注。一向被视为报告文学领域重镇的《中国作家》杂志，于1998年3月19日在编辑部邀请有关方面专家、学者，为报告文学作家赵瑜的长篇新作《马家军调查》召开了一次小型的座谈会。

会议由《中国作家》副主编杨匡满主持。他十分感谢在座各位的到来。在简短的开场白中，他强调了本刊用整本篇幅发表一部作品，从创刊以来是破例的，而在一部作品未发表之前就有那么多专家、编辑读过并召开座谈会，更是少有的。他坦言，赵瑜的这部新作面世以后，将会产生较大反响，甚至可能引起争议。

《马家军调查》的责任编辑萧立军向与会人员介绍了该作品删除和补充的情况。赵瑜这部作品完成后，曾在北京的几家编辑部和出版社经历了长达3年的思考和等待。今天终将与读者见面，熔铸了许多远见卓识者的心血。

李炳银(评论家)说：我是较早接触这部作品的读者之一。我以为赵瑜完成的是一个重要的和有意义的题材。这些年来，写马家军的作品很多，但大都停留在表层，停在外在现象的

纪实。另外还有大量的猎奇性、新闻性的报告文学作品，而真正严肃地研究、深入地描写马家军的，当推赵瑜这部作品，作者的心态较稳定，既不存在看到马家军的成绩就热血沸腾，以情绪化的内容替代理性；又看到其不足。它充分肯定了马家军的始作俑者马俊仁的超常之处和他创造的奇迹，又深层次地表现了这位从乡村走出来的田径教练在文化上、观念上、行为方式上的局限。它写出了真实的、活生生的英雄马俊仁。马俊仁的聪明、狡黠、执著性格，全被赵瑜抓住并给予如实描写，使真实的人有了文学的典型性力量 and 作用。这部作品在写到辽宁体委改革的几位核心人物时，也对他们推进体育改革，发展辽宁体育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客观的报告。总之，作者在评价人、事方面，能够历史的、冷静的看待，以前的情绪化的东西少了。

李炳银谈到此，杨志广(《中国作家》一编室主任)插话说：这部作品从文学性上来讲，不是一部单纯报告事件过程的东西，尤其是刻画人物方面，起码不输给时下的任何一部小说。

刘茵(《中华文学选刊》副主编)颇有感触地说：这部作品3年前赵瑜拿给我看，当时已感到它是一部不同凡响之作。80年代，赵瑜是报告文学作家群中活跃的一员，他的报告文学《强国梦》、《兵败汉城》曾引起很大反响。整整十年之后，赵瑜又奉献创新的力作《马家军调查》，令人高兴。在赵瑜之前，体育文学大都是冠军文学，而赵瑜思考的是冠军背后、金牌背后的东西，非常关注社会现实，敢于触及矛盾。马俊仁、王军霞、曲云霞、崔大林、闫福君等人都是体坛风云人物，他们取得的成绩、为国家争得的荣誉引起世人瞩目；而马家军的挫折、起伏也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与思考，这是报告文学的极好题材。早在4年前赵瑜就把目光投向谜一样的马家军。在进行了深入采访后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马家军调查》，这显示了赵瑜的敏锐与责任感。他不是猎奇，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以求实的态度既热情地赞扬了马俊仁对民族体育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又怀着良好的愿望通过马家军思考着国民素质问题，也意图更深刻地从社会意义上、文化意义上来表现人，这种思考与探索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刘茵说马俊仁是体坛硬汉，赵瑜是文坛硬汉，硬汉写硬汉，读者看到的将会是精彩的作品。她希望人们对赵瑜怀有的期待，对报告文学怀有的期待，能在《马家军调查》中得到满足。最后，刘茵强调了这部报告文学的批判性。她认为报告文学应向读者展示更多的东西，报告文学绝不应存在“无冲突”。

李炳银就“更多的东西”介绍说，赵瑜为写这部作品，在东北住了几个月，文中材料都是第一手的。许多细节都有非常充分的依据。作家就是要深入到事件当中去，不单要取得“这”方面的材料，“那”方面的材料更要取得。这样才能做到冷静、客观。赵瑜扎实、深入的采访活动，为这部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建立在这基础之上的理性精神更使作品显得厚重深刻。

讨论会虽然是小范围的，参加的人不过七八人，但进行至此，发言愈趋热烈。

萧立军从编辑的角度，对《马家军调查》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他说：这部稿子给我很大的振奋，第一是英雄人物该怎样写。过去写英雄，很少写到英雄的灰色部分，马俊仁虽然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但不管怎么说马俊仁及马家军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英雄。而赵瑜这部作品对人物性格形成挖得很深，写得很透，人物形象鲜活生动。在创作上为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近年某些作品之所以显得苍白无力，与这部作品相比，差别在于缺少对人物性格形成背景的关注。第二，作为问题报告文学，80年代以苏晓康、贾鲁生为代表，也包括赵瑜在内，都有偏激的倾向。这也并不奇怪，在一定时代条件下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某种情绪，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而赵瑜在这部作品中，显示出成熟作家的气度，真实感很强，有历史，有深度。我个人对马家军兵变并不感兴趣，真正令我感兴趣的是这部作品所提供的世纪末诸色人等在新旧体制交替中，性格的相互碰撞，这是让我兴奋的。实际上它

反映了我们社会在世纪末经过改革开放20年所形成的现实状况。第三，这部作品文学性很强。90年代以后，有一类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作品越来越像社会学家的东西，不像文学家的东西。今天我们发表《马家军调查》，其中一个意图就是要把这个路子修正过来。我们的事业毕竟是文学事业，我们发作品，毕竟要在文学性上考虑得多一些，不能发像社会学家的调查报告或学术专著之类的东西，虽然这类作品有时也有一定的文学性。从以上几点，我认为这部作品非常好。当然会不会发生问题，现在很难说。尽管这部作品这样客观地对事实进行评述，但会不会在哪一方面让某些人觉得心里不舒服，我们确实有所顾虑。但如果因为有顾虑就不做，文学将永远没出息。

与会人员中的长者赵骜(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少将)讲起话来语调不高，但热情洋溢。他拿着一份事先起草的详细发言提纲，对作品发表了中肯的意见。他说：我是在去年最热的时候读这部作品的，当时很投入，竟忘了热，所以记忆犹新。好久没看到这样厚重、令人深思、让人坐不住的作品了。我曾对人说，这部作品如能出版，必将雅俗共赏，它最大的优点是与生活很贴近，实实在在地将生活原貌展示出来。这是作者在改革大潮中，对现实社会投入、关注并深刻思考的结果。这部作品写的是马家军，实际上写出了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各色人等，为当代文学画廊提供了一组生动的群像。赵瑜做了一件很有意义、值得赞扬的事情。《马家军调查》引人注目的是对社会和时代的思考。赵骜谈到此，将话题引开去，他强调作家要肯于思考。近些年的作品读后老觉得不过瘾，不满足，就是文章中的思想性减弱了。作家也应当是思想家，尤其在中国，太缺少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了。当然，文学形式可以多样化，但“休闲服”不要太多，“文学快餐”少一些好。我们的时代需要黄钟大吕式的作品来振奋读者。赵骜语重心长地说，作家在时代面前，要稳，要沉得住气，不要浮躁。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做到冷静、客观，与作者多年来对生活的深入调查、深入思考及平和的心态分不开。赵骜还举了文章中的许多事例，说明作者在处理原始材料方面的审慎和精心。他希望作家要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既要爱人物的优点，也要宽容人物的缺点，同时要有勇气面对人物的灰色面，这样才能创作出真实记录我们社会进程的历史画卷。最后，赵骜也表达了对这部作品发表后前景的忧虑。他希望公众不要在新事物面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将婴儿连同污水一起泼出去。他不希望这部作品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雷达(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风尘仆仆地赶来，刚一落座，便滔滔不绝地谈起他对《马家军调查》的感受。他也是这部作品的最初读者之一。他首先非常高兴《中国作家》敢于推出这部作品，他说：这部作品很早到他手上，作者希望能在北京早日出版。为此他也曾将该稿转给几家编辑部和出版社，但终被以含糊的理由婉拒。他曾感到奇怪，这样一部好作品难以面世，是他不懂文坛了还是文坛不懂作品了。当然，他也预感到发表后可能会引起争议。但现在沉闷的文坛，正需要这样引人关注的作品。雷达显然对主人公马俊仁非常感兴趣。他认为作品中的马俊仁是个惊天动地、创造奇迹的民间色彩浓重的传奇人物。通过对他包括对王军霞、曲云霞等一系列运动员和家长们的描写，可以对我们民族的灵魂、精神进行分析。雷达特别提到“马俊仁现象”，并将其提高到中国文化现象这一高度上来。这时刘茵插话说：它与80年代末期的一批企图重塑中国文化的作品有相连之处。雷达盛赞了作者的写作态度，他提到作者为创作这部作品，深入到第一线，并且是自费采访。他认为作品写得很扎实，超越了体育题材本身。这种带有文化思考；宏观的、理性色彩很浓的作品，赵瑜是坚持者和成功者。

赵瑜自始至终认真倾听了大家的发言，他感谢大家多年来对自己的帮助，尤其是数年来对这部作品的关注。他说：我最初并未想到它能在《中国作家》全文发表，只以为是节选。这部作品我已完成经年。我并不怕放置。正是这种放置，才使我有机会慢慢地思考，慢慢地改。我多年来对体育更投入一些。报告文学如果只是浅层次地写，题材写来写去很容易写完，有必要深入开采，写出题材之外的东西，人本的东西。而人这个文学的永恒题材，

马家军调查1.txt434

永远写不完。作家的眼光如果仅仅放在社会学上，不可能超越这方面的专家，所以应关注人学。这是我们作家的优势，我以为这样可以给当今报告文学的颓势注入新鲜血液。这些年的创作体验，使我越来越将眼光放在生活本身。这部作品中，我试图找寻马家军与中国社会文化土壤的深厚联系。中国刚告别文革迎来20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产生马家军现象，我想它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与今天这个奇异的历史段落，都有对应及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家评论半天我的作品，我以为我的欠缺是在创作中不善于提炼；再有是语言的运用，也不够精当。

日色已暮，不觉中数小时悄然流逝。杨匡满对这次座谈会热烈的气氛非常满意，他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问题报告文学，也许作为一种创作潮流已不存在，但大家都坚信，在今后的文化生活中，报告文学仍将发挥出直面社会现实、引人关注、引人思考的作用。

(方文 根据录音整理)